漢語詞法句法

王力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冊目錄

哲學類

易類哲學

周易費氏學八卷敍錄一卷……民　馬其昶撰　集虛草堂　一

邵村學易二十卷……民　張其淦撰　寓園　一七七

儒家哲學——四書

四書集編二十九卷……宋　眞德秀撰　浦城　三五九

大學集編二卷……三六一

中庸集編三卷……三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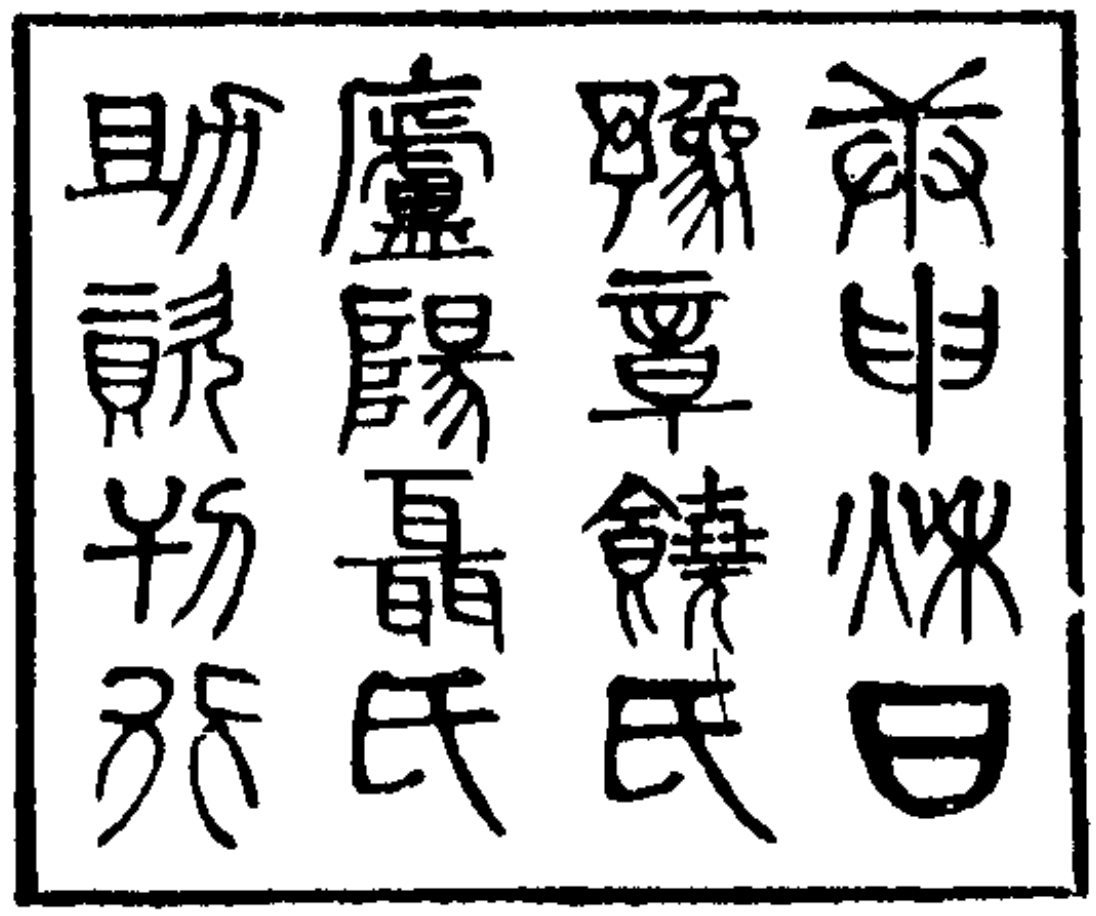
論語集編十卷……四三四

孟子集編十四卷……五三二

四書疑節十二卷附校勘記一卷……元　袁俊翁撰　胡氏豫章　六三九

民　魏元曠校

民　胡思敬續校



重定周易費氏學序

桐城馬通白先生撰易費氏學十卷劭悉既受而讀之或問於劭悉曰班固稱費氏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卦筮用上下經以彖象繫辭釋之義備矣故不爲章句今先生廣甄漢唐以後諸家之說而名其書曰費學疑與費氏亡章句之旨戾矣劭悉曰劉向以中古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故先後鄭馬融荀爽皆尚費學費氏興而諸家廢自王弼以下治栗者收其精鑿遺其糠粃未爲不知農事者也近番禺陳氏謂凡據十篇解易即費氏家法其自爲說非費氏家法考漢易家施孟梁丘皆出丁將軍其易說訓詁主大誼夫大誼豈有外於彖象繫辭者是費易與丁將軍亦無以異所異者諸家有章句費獨無耳有章句則不免自爲之說然而衷之以彖象繫辭則其失焉者寡矣此先生之書之所以獨絕也既以此答客復書其語質於先生俾并於首以當全書之義例可乎滕西柯劭悉撰

自序

余主講潛川書院三年成易費氏學八卷繕寫定值上丁釋奠謹焚薦稿本不敢瀆先聖爲册祝以通於先師朱子之前冀牖其明俾得是正繆失後館合肥李生國松輯入集虛草堂叢書遂刻行今又十餘年雖老矣異時不知後此所得當何如今幸猶及肄業芟夷裒益視前有加自度此生殆無能更進因卽以此爲定本客有問者曰費氏亡章句徒以彖象文言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今無存者而子以費學名篇

何也曰費氏書不傳其家法自在也晁公武謂東京荀劉馬鄭皆傳費學近儒陳氏澧遂謂凡據十篇解經皆得費氏家法其自爲說者皆非費氏家法者也說易者當以此爲斷然則荀劉馬鄭之言不既允乎曰知及之而不能純則有待於擇然則十篇備矣曷賛乎脩曰聖言簡而義蘊閎大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孰能通之一人思力有所滯則必聚天下古今才知之士羣盡其心焉爲天下古今才知之士不皆於經其治經者或頗遝才知不務師古若乃循誦

孚習無歧說矣又讐於大儒名高寔牾聖言勿敢越軼舊訓補苴掇拾益以猥陋經義所以猶有未明無慮皆以此也然則學易當奈何夫易有聖人之道四象辭變占是也象莫大於陰陽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乃至近取遠取皆象也而人事爲多人事則禮制尙焉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合禮則吉違禮則凶悔吝隨之故曰禮原大易周公致太平之書曰周官禮說者又謂周公繫易爻非也彖辭爻辭皆文王製文王繫易虛言其象周公思兼三王於是創制立法悉本於易耳父作之子述之所以爲成文武之德也韓宣子適魯觀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其知此也豈必簡册未竟賡續成書乃爲傳業者哉易家言禮唯鄭氏惜其注佚李鼎祚自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然其取舍失當未能窺制禮之原其他瑣屑以求象者乃益等諸兒戲此易之一蔽也象不明則辭晦凡注易者皆釋其辭然而有得有失其得焉焉者必其象之已明者也反是則否天下事變之無窮也雖聖人不能廑所據以言理則卽象以顯之大

學之教曰致知在格物物卽象也自輔嗣有忘象之
論世之求象而不得者遂欲空之以爲易之象猶詩
之比與爾適然取之義文孔不必同夫君子居則觀
其象玩其辭使無定象卽亦何庸觀玩爲乎韓退之
言易奇而法有定象之謂法而可忘乎此易之又一
蔽也雖然象旣不明矣辭因以晦辭旣晦矣於何求
象曰仍求之辭辭有其意吾求此一爻一象之意而
不得然其大指所在可推而知也善乎陸賈之言曰
先聖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
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當漢之初七十子之
徒其遺言固猶有存者賈之言疑非賈所及吾又聞
諸夫子矣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此聖人作易之本也
操其本以求其離散四出者證之他經苦思而潛索
之亦往往有得焉觀文言釋乾坤上下繫釋十九爻
皆舉大義其辭明白易知以此推較諸家支離破析
苟爲難而已就求其意於經綸世故敷宣性術舉無
所當倣心力而無當於用此易之又一蔽也易之爲
言也變易以利用左氏傳稱在乾之坤在豐之離雖

卷首序目
易例舉要　卷一　上經一乾坤屯蒙
上經二小畜履泰否同
人大有謙豫隨蠱十卦
卷二
第一册

第二册
卷三上經三臨觀噬嗑賁剝復无
妄大畜頤大過坎離十二卦　卷四下經一
咸恒遯
大壯晉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十二卦
第三册
卷五下經二夬姤萃升困井革
鼎震艮漸歸妹十
節中孚小過既
濟未濟十卦
第四册
卷七繫辭上
繫辭下　卷八說卦序卦
雜卦　卷末敘
錄

集虛草堂刻本後坿敘錄一卷詳其義例圖則闕如然學者不先通義例則經難讀故復簡其要者置之卷首不以複出爲嫌也八卦方位圖河洛圖皆關要旨近儒作重卦圖亦足資觀玩朱子本義前有卦象歌卦序歌分宮卦象次序歌以其便於初學故並錄之其稗記

彖象

伏羲畫三畫之卦凡八重之爲六十四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同此六畫而命名取義各異周易卦名則文王所命卦有彖辭爻有象辭皆文王作所謂經也孔子既釋卦彖又釋兩卦相重之象又釋六爻之象所謂傳也本不與經文連屬費氏合傳於經乃加彖曰象曰以別之言彖象如此云云也其釋重卦爲大象釋六爻爲小象

卦象

乾天也　坤地也　震雷也　巽風也　坎水也泉也　離火也電也　艮山也　兌澤也水也雨也　日也　月也　金也　土也　木也　木也　雲也

卦德

乾剛也健也　坤柔也順也　震動也　巽入也伏也　坎陷也險也　離麗也見也　艮止也成也　兌說也　日也　月也易也　金也　土也　木也　木也　雲也　火也電也　山也　水也　澤也水也雨也　土也　金也

卦畫

乾三爻　坤三爻　震三爻　巽三爻　坎三爻　離三爻　艮三爻　兌三爻

父母六子

父　坤三母　震三長男　巽三長女　坎三中男　離三中女　艮三少男　兌三少女

陰陽

陰陽有對舉而言之者如陽剛陰柔　陽光陰質　陽進陰退　陽先陰後　陽實陰虛　陽仁陰義　陽德陰刑之類是也若夫陽大陰小　陽貴陰賤　陽善陰害　陽明陰闇　陽君子陰小人則有扶陽抑陰之旨焉

二體

三畫而八卦成因而重之合兩卦六畫而成一卦下體三爻名內卦又名下卦又爲貞上體三爻名外卦又名上卦又爲悔

互卦

上下卦既合爲一卦矣卽有相連互之關係除初上

外下互則二與四同功爲一卦上互則三與五同功爲一卦其名曰互曰重曰中爻又曰撰取繫辭雜物撰德之義

內卦震
外卦坎
下互坤
上互艮

雲雷屯

卦主

卦主有二有成卦之主謂此卦由此一二爻所變而成卽乾坤之用爻也有主卦之主則必德與位俱盛故取五爻者爲多卦主往往與彖同義其餘各爻之義亦視與卦主遠近相得不相得而定其善否凡爻之比應者爲近非比應者爲遠也

中

二居下體之中五居上體之中得卦氣之純此兩爻最吉三四居一卦六爻之中卽是互卦之中上下兩卦錯雜不純最爲難處故不及二五之善

正

九爲陽爻六爲陰爻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陽爻居陽位如初九九三九五陰爻居陰位如六二六四上六皆爲當位當位者謂之正若以陰居陽位陽居陰其位不當皆不正也二五兩爻有中德不拘此例先儒又或謂以陽居陽爲過剛以陰居陰爲過柔顯與剛柔正而位當之說相戾不可從

比

比者逐位相連之爻也有承乘之分焉如二爻下與初比謂之乘上與三比謂之承也比以陽上陰下爲宜應每喜陰在上陽在下

應

上下兩卦各有三爻相爲感應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又必一陰一陽相感然後應俱陰俱陽則不應也

初上

初爲本爲始上爲末爲終故初上兩爻可以對觀二五兩爻對觀三四兩爻對觀此卽反對之理

爻位

上宗廟 五君 四公 三侯
師傅 近臣

三才

上五天位 四三人位 二初地位

乾元坤元

乾元者陽之精坤元者陰之精乾坤對時而其精氣往來相交乾元用九以交坤坤元用六以交乾凡六子之卦其兩畫相同者皆乾坤之本體其一畫獨異者乃乾坤之二用所謂元也六十四卦皆元氣所生生之謂易故繫辭中有所謂易者卽指元而言

卦變

凡卦之變莫不自乾坤來亦可言自否泰來否泰爲乾坤之合體言自否泰來仍是自乾坤來也卦變有二有主成卦言者是追溯本卦之所由來有主爻變言者是推究本卦之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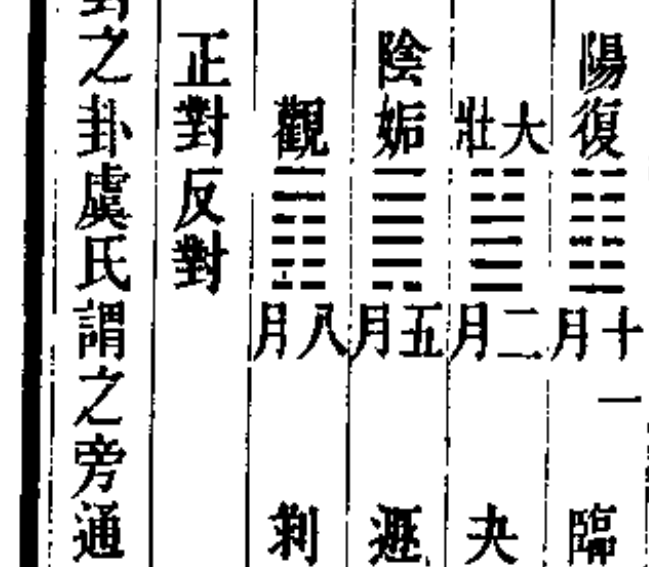
爻變

爻稱九六陰陽皆老可以變矣然而變不變其權在己聖人爲之觀象繫辭焉陽不善則變陰陰不善則變陽玩其辭可知也如其本善則其爻必繫以勿變之辭變則有本卦有之卦之者往也自此之彼也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若六爻皆不變則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凡曰動之正者皆其爻本不正變而反正也

七八九六

卦首六畫陰陽初生皆其少者所謂七八也陰陽之精乾坤對時而其精氣無一息停七變九爲老陽八變六爲老陰爻是也畫動之爻仍在本卦陽仍是陽陰仍是陰特老少異耳至九六爻動將由本卦變入之卦老反爲少而陰陽易體動之至也圖以明其消息進退之理

陰陽進退圖



十二消息卦又謂之辟卦

易氣自下而上相爲循環消於上復息於下故古人以卦氣配十二月

一陽復	十一月	臨	十二月	大壯	二月	夬	三月	乾	四月	姤	五月
䷗		䷒		䷡		䷪		䷀		䷫	
遯	六月	否	七月	觀	八月	剝	九月	坤	十月	泰	正月
䷠		䷋		䷓		䷖		䷁		䷊	

正對反對

正對之卦虞氏謂之旁通正義謂之變卦來氏謂之錯卦如

屯䷂與鼎䷱對　蒙䷃與革䷰對之類也

反對之卦五十六皆顚倒而成正義云覆卦來云綜卦如

覆屯䷂爲蒙䷃蒙䷃爲訟䷅之類也

卦序皆依反對爲次其反覆之而不衰者凡八卦卽

止對爲次如乾䷀坤䷁頤䷚大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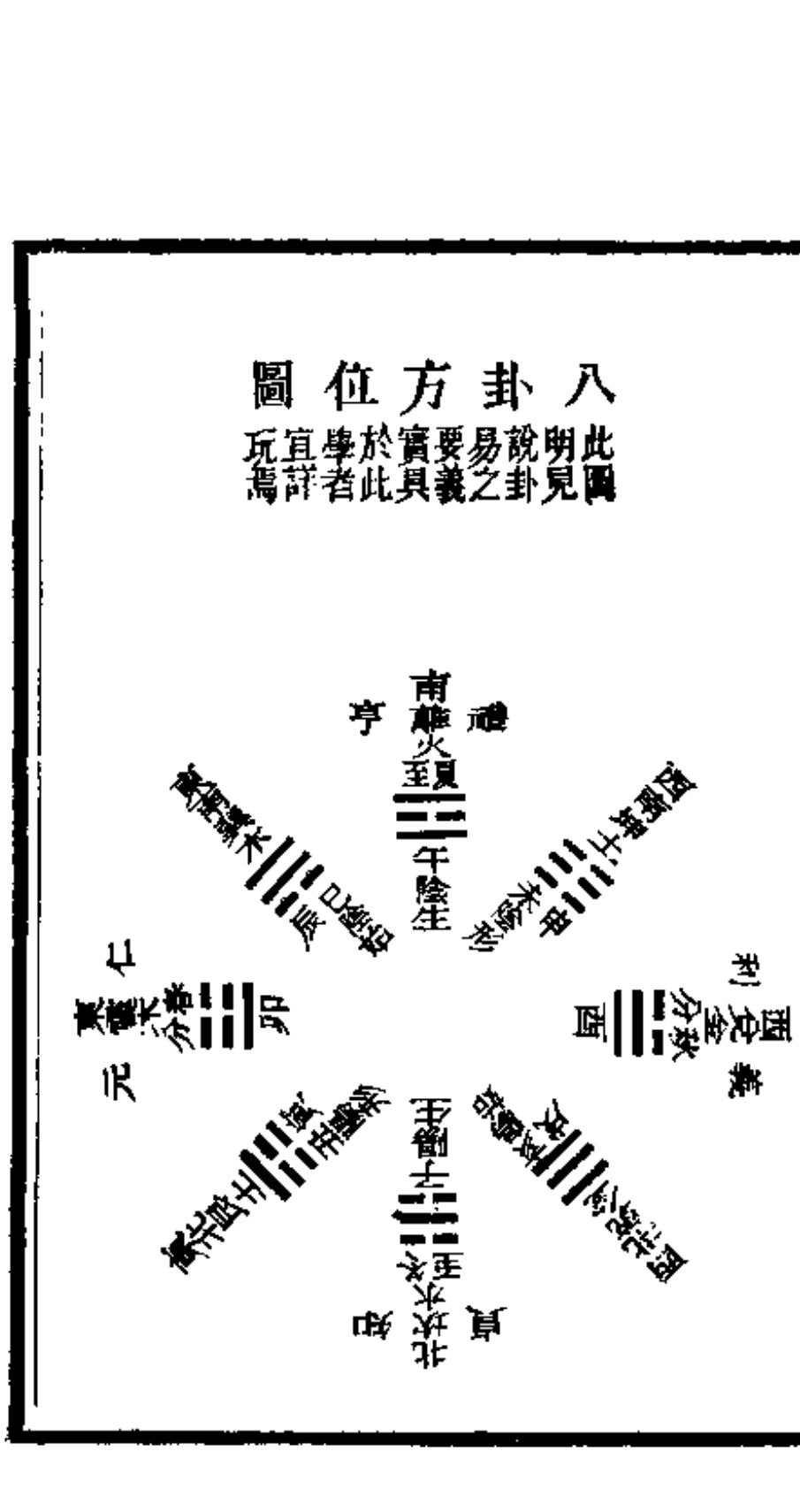
坎䷜離䷝　中孚䷼小過䷽是也又有反覆兼

旁通者亦八卦如泰䷊否䷋隨䷐蠱䷑

漸䷴歸妹䷵　既濟䷾未濟䷿是也

八卦方位圖

此圖明見說卦易之要義實具於此學者宜詳玩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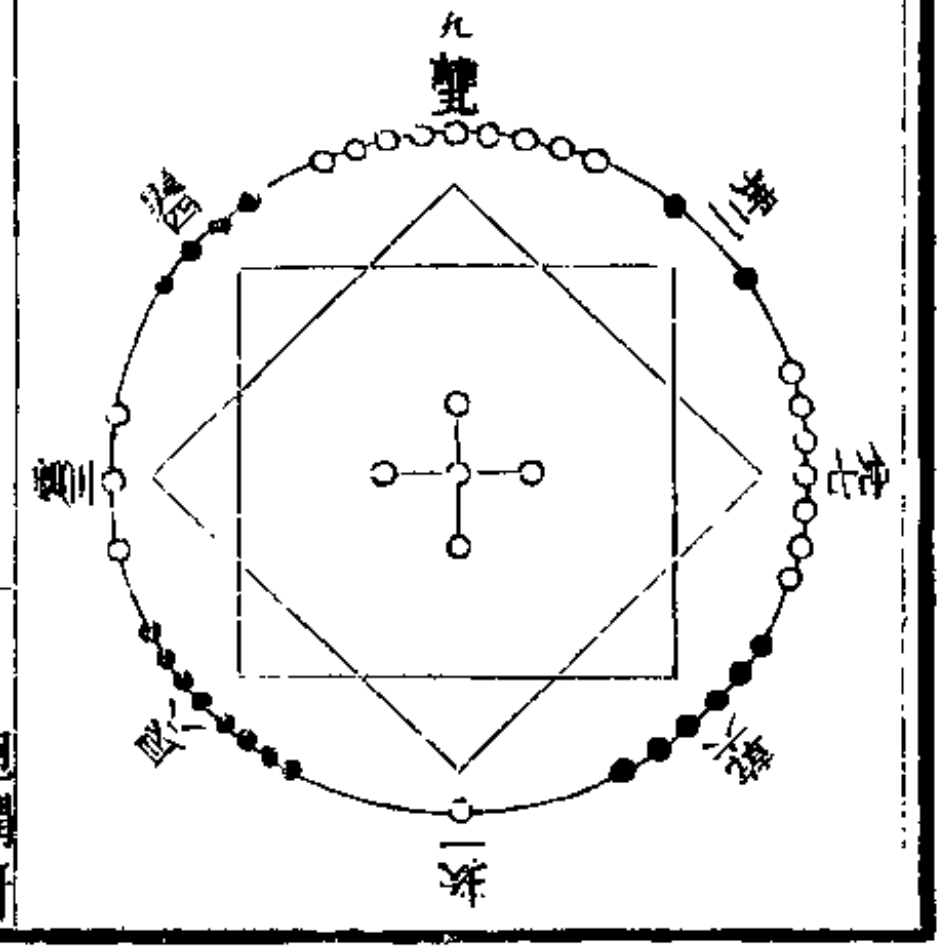


易例舉要

說卦云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言乎艮○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李鼎祚曰仁主春生禮主夏養義主秋成貞爲事幹以配於知知主冬藏北方水也信主土居中宮分王四季○項安世曰震兌離坎艮巽陰陽木在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坎陽土旺四季故近南而接乎陰艮陽土在陽地○陳璞曰火氣最爲中和物無由而生惟土氣最爲萬物之所由出而入者也乾坤土在夏秋之交艮土在冬春之交坤陰土在陰地○折中云雷者火之方發故動於春及火播其氣也乾巽相對爲天綱坤艮相對爲地紀天地以司時令水火則王於夏矣水火爲天地之用故居四正以生成萬物各據一位也坎離二火在下則參同契諸書水火而兌坎二水亦在其中以升降舉雷與日而該諸曜矣雷與日亦在其中之象也氣舉地也坤艮二土與五總居其中地在天中之象也氣既舉地也地日與雷連居其上七象此岐伯所謂大

倚數圖

舊稱河圖闕朗改爲洛書實卽古太乙行九宮圖也今據說卦稱之爲倚數圖



繫辭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乾鑿度云故陽以七陰以八爲象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變之數若一故太乙以九陰變八之六亦合之十五則象變之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一掛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一索而得七故陽爻之數七再索而得八故陰爻之數八三索而得九故老陽之數九三索而得六故老陰之數六故天一含地二而倚數參天兩地而倚數參者三也兩者二也天能包地左旋之三亦合之十五故西南坤數二乘乾二六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乘艮二八一十六故西北乾數六再以二乘艮二八一十六故西北乾數八再以二乘巽二四一十六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二乘巽二四一十六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三乘巽三四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之數如倚乾則用三乘乾數左旋三六一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三乘艮三八二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三乘巽三四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之數如倚坤則用兩地之二乘坤數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之數如倚巽則用兩地之二乘坤數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之數如倚艮則用三乘乾數左旋三六一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三乘艮三八二十四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二乘巽二四一十六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二乘艮二八一十六故西北乾數八再以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之數如倚坤則用兩地之二乘坤數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南坤數二乘乾二六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乘巽二四一十六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三乘巽三四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乘艮二八一十六故西北乾數八再以三乘艮三八二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三乘乾三六一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二乘乾二六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之數如倚乾則用三乘乾數左旋三六一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三乘艮三八二十四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二乘巽二四一十六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之數如倚坤則用兩地之二乘坤數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之數如倚巽則用三乘乾數左旋三六一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三乘艮三八二十四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二乘巽二四一十六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二乘艮二八一十六故西北乾數八再以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之數如倚坤則用兩地之二乘坤數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南坤數二乘乾二六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乘巽二四一十六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三乘巽三四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乘艮二八一十六故西北乾數八再以三乘艮三八二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三乘乾三六一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二乘乾二六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之數如倚乾則用三乘乾數左旋三六一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三乘艮三八二十四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二乘巽二四一十六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北乾數六此四維之數如倚坤則用兩地之二乘坤數二乘坤二三如六故西南坤數二乘乾二六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乘巽二四一十六故東南巽數四再以三乘巽三四一十二故西南坤數二乘艮二八一十六故西北乾數八再以三乘艮三八二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三乘乾三六一十四故東北艮數八再以二乘乾二六一十二故西南坤數

繫辭傳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太玄經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爲金五與十爲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鄭康成曰天地之氣各有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爲水三七爲火四八爲木五九爲金六五爲土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變化而行鬼神也○太玄經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爲金五與十爲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鄭康成曰天地之氣各有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爲水三七爲火四八爲木五九爲金六五爲土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變化而行鬼神也○太玄經云一與六爲水三七爲火四八爲木五九爲金六五爲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鄭康成曰天地之氣各有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陽無耦故又合之地

卦三陰三陽以類聚姤同人履剝比豫復師謙夬大有小畜一陰五陰以類聚一陽五陽以類聚遯訟无妄觀晉萃臨明夷升大壯需大畜二陰四陽以類聚遯訟无二陽四陽以類聚卦變存焉重卦之象本於自然者至易至簡而不可越如此

八卦取象歌

三乾三連 三坤六斷 三震仰盂 三艮覆盤
三離中虛 三坎中滿 三兌上缺 三巽下斷

上下經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兼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恆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是爲下經三十四

分宮卦象次序歌乾坎艮震爲陽四宮巽離坤兌爲陰四宮每宮陰陽八卦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旣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恆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地雷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筮儀

擇地潔處爲筮室將筮齋潔衣冠北面焚香致敬合
五十策薰於鑪上命筮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
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諏於神靈吉凶得失悔吝
憂虞惟爾有神尙明告之參用朱子筮儀及趙汸筮宗其用四十
有九朱子曰以右手取一策反槓中分二朱子曰中分四十掛一孔
取一策反槓中分二九策置之左右 掛一仲

達曰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朱子曰左手取左策執之而以右手取一策掛以象三○王船山曰古者蓍長三尺非指間所可持也筮禮就地揲四孔仲達爲席掛扐皆委之席前掛橫而扐直揲四曰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爲數最末之餘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朱子曰右手四揲左策其所餘合於掛扐之一處○奇于扐朱子曰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折中云掛與扐皆當象閏必併在一處○其祕案五生數爲奇九成數爲耦一變既畢合餘蓍四營如初分掛揲歸爲次二變朱子曰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二變餘策左一則右三則右四左四則右三通掛之策不四則八四奇八耦如初爲次三變朱子曰合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三變畢復合餘蓍四營而成一爻故名六七八九故名九二十四揲以四凡六故名六二十八揲以四凡七故名七三十二揲以四凡八故名八○朱子曰掛扐兩耦一少陽畫一朱子曰掛扐兩耦二少陰畫--朱子曰掛扐三耦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一所謂單也老陽畫○朱子曰掛扐三耦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X所謂交也○趙汸曰三十六揲以四凡九故名九二十四揲以四凡六故名六二十八揲以四凡七故名七三十二揲以四凡八故名八如是每三變而成爻數後二變屬陰其餘四八皆耦數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變謂老陰老陽六爻不變以卦象占一爻變以變爻占二爻變朱子曰占二變爻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朱子曰占本卦及之卦象辭四爻變五爻變其視案皆同例占兩卦象辭爻變雖多其成卦一也六十四卦互爲用非多變不克成也六爻變曰乾坤占二用其視案餘卦亦與三同例占兩象折中云放之春秋內外傳無論變與不變及變之多寡皆論卦之體象與象辭

禮畢韜蓍入櫝再焚香致敬而退

桐城馬振彪何汝賢仝校

三三乾上乾下
中爻重乾

乾元亨利貞子夏傳云元始亨通利和貞正也○九家易云乾者純陽天之象元者氣之始也○楊萬里曰德之名四其實則一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復者何復於元而已○沈善登曰說文乾下云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軋聲軋下云日出乙乙光軋軋也可見乾爲純一光明上出者即所謂太初氣始也○其昶案乾元者純陽之精光也亨利貞言乾元之光開通上浮爲天乙者物之達即所謂輕清於坤而成形質萬物各正其性命也乾鑿度云夫有形生於无形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視之不離

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據此是太易即渾淪即所謂元也本明之體也寂然无物中三始已具故元包亨利貞之三德光屬乾光託氣而始顯乾交坤而始亨故太易爲未見氣即老子所謂有物渾成先天地生陰陽未分无可見也至太初而光顯矣所謂物之達也是亨也太始則氣聚而有形是利也太素則形堅而成質是貞也四德即四始故曰乾資大始此四者在乾爲天德之純自乾元入坤散布六十四卦之中而成形成質遂有偏全純駁之分時位殊而變化生聖人乃各即其卦爻之象而發明之故此四字爲全初九潛龍勿用莊云乾鑿度云易氣從下生鄭玄云易本无形自微及著以象陽也○淮南子云潛龍勿用言時之不可以行也○說文云九陽之變也七陽之正也从一微陰從中衰出也○鄭康成曰三於三才爲地道上即初四兩爻當貞二五兩爻當利其貞其利也太始則氣聚而有形是利也太初則氣形質具而未離視之不離抱朴子曰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夜以息有道者能行之○鄭康成曰三於三才爲人道君子之象○趙彦肅曰乾德而在人道君子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也○姚配中曰乾之終未盈故日新不已○沈驎士曰龍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沈驎士曰龍其化也陰莫能萌故无咎厲一字爲句○其昶案兌正位在上三化失位故曰懼乃无咎

也專勿用之謂○其昶案卦首謂之畫少陽少陰七八是也畫動而之爻老陽老陰九六是也在卦之六爲氣變之始陽動而進由七之九陰動而退由八之六此氣動而老少變陰陽不變也在爻爲氣變之可進九復退而之八陰動无可退六復進而之七此无動而陰陽老少无不變動之至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人於其動而將化未變之頃觀象繫辭化不當化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是故二篇卦辭示人以當斷其本然之象可以決言故謂之象者斷也二篇皆象也初九潛龍勿用者陽氣在初當潛動而化陰則失正勿用言其不可化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鄭康成曰二於三才爲地道上即人田故稱田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在田即見龍於地上故曰見龍反見遍龍之出於潛淵軒昂聖人將顯之故曰此爻變爲離有見龍象○胡翹元曰龍興雲雨覃及農扈乃其普德施之所也王弼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利見大人也潛龍則光取氣而始顯乾交坤而始亨故太易未見氣也見龍則光取氣而始顯乾交坤而始亨故太初氣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視之不離抱朴子曰潛龍此必孔門遺訓而漢世經師所遞相傳述九三

輒興雲雨覃及農扈乃其普德施之所也○其昶案卦首謂之畫少陽少陰七八是也畫動而之爻老陽老陰九六是也在卦之六爲氣變之始陽動而進由七之九陰動而退由八之六此氣動而老少變陰陽不變也在爻爲氣變之可進九復退而之八陰動无可退六復進而之七此无動而陰陽老少无不變動之至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人於其動而將化未變之頃觀象繫辭化不當化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是故二篇卦辭示人以當斷其本然之象可以決言故謂之象者斷也二篇皆象也初九潛龍勿用者陽氣在初當潛動而化陰則失正勿用言其不可化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他歷反若厲无咎莊云乾鑿度云易氣從下生鄭玄云易本无形自微及著以象陽也○淮南子云乾乾因時而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夜以息有道者能行之○鄭康成曰三於三才爲人道君子之象○趙彦肅曰乾德而在人道君子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也○姚配中曰乾之終未盈故日新不已○沈驎士曰龍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沈驎士曰龍其化也陰莫能萌故无咎厲一字爲句○其昶案兌正位在上三化失位故曰懼乃无咎

不化屬者兌說之反乾乾行事至宴息之時而惕若厲无咎陰慝也白虎通云陽不動无以行其教陰不靜无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此以陽動釋乾乾以陰靜釋夕惕與淮南同旨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孔穎達曰或疑也欲飛猶疑或也○木義云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蘇秉國曰說文云淵回水也龍本水物在淵則有藉而得以上達故可躍而上也○其飛案六子由乾坤之變巽兌變於上坤然後剛柔正而位當初曰勿用四曰可躍明巽之正位在四不在初也四動之正然後可以承五飛龍先躍于淵然後可以登天淵者龍之所資也初之潛爲進德之資四之躍爲大人揚雄法言云龍之潛亢不獲中矣過中則惕不所憑依之未厚故躍而試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注云龍之潛亢不在二五之中故有利見大人之位必得大才大德之人輔佐以成天下之治○朱震曰文王卦下乾上震艮變於下坤然後案六子由乾坤之變而得象者斷也斷一卦之才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本義云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有生之後○項安世曰推其本統言之曰乾元終乎大和萬物出於元化言之曰乾道始乎乾元資始爲性統坤之辭也乾元資始爲性生之質是即本明也一大靈光湛寂虛明爲太極光一成而不變故曰形於一謂之性氣有聚成形又分於分而人身以氣聚成形又分於心性有清濁厚薄之分而人人不至孤立無輔正文言惠棟曰文言者指卦爻辭也以乾元通坤剛柔始交而首見矣故曰帝出乎震文言曰變則通通則久變用也崔憬訓曰此釋六爻之德也○劉向曰聖人德純剛不可爲首也其昶案天德不可爲首也崔憬訓曰此變通之義也○其昶案後漢書注造並也劉訓聚與並同並立無輔正文言非光氣變化所爲也光行氣中因氣益顯而不雜乎沈善登曰盈天地間無非光氣交養互發乃能變化生物獨言乾道者以乾元統坤之辭也乾元資始爲性坤元資生爲命漢儒訓橫渠易說云道行乎大和萬物出於元極其變化之曰乾道始乎乾元終乎大和萬物出於元之所以爲大也○其昶案化異爲進退史記蔡澤云國家非有變故曰形於一謂之性氣有聚成形又分於分而人身以氣聚成形又分於心性有清濁厚薄之分而人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劉向曰聖人聚也○其昶案後漢書注造並也劉訓聚與並同並立無輔正文言惠棟曰文言者指卦爻辭也以乾元通坤剛柔始交而首見矣故曰帝出乎震文言曰變則通通則久變用也崔憬訓曰此釋六爻之德也○惠棟曰陽不生也乾元通坤剛柔始交而首見矣故曰帝出乎震文言曰變則通通則久變用也崔憬訓曰此變通之義也○項安世曰一理而四名在事之初爲善善之眾盛爲嘉眾得其宜爲義義所成立爲事故分而爲四則曰元者亨者利者貞者性情也混而爲一則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混而爲一則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惠棟曰陽通陰義同

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陸希聲曰陽氣見於田則生植利於民聖人見於世則教化漸於物○其昶案龍之靈能興致雲雨龍不恆見其可見者惟雨澤之在田耳故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橫渠易說云道行乎大和萬物出於元極其變化之曰乾道始乎乾元終乎大和萬物出於元之所以爲大也○沈善登曰盈天地間無非光氣變化所爲也光行氣中因氣益顯而不雜乎乾道者以乾元統坤之辭也乾元資始爲性坤元資生爲命漢儒訓行也○本義云重複也○其昶案化異爲進退史記蔡澤云量可而進適其時則行或躍在淵進无咎也程傳云量可而進適其時則爲不果勉其及時故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史記蔡澤云國家非有變故不可爲首也崔憬訓曰此變通之義也郭雍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用不生也乾元通坤剛柔始交而首見矣故曰帝出乎震文言曰惠棟曰文言者指卦爻辭也以

尊卑之象定故南方爲禮入於兌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故西方爲義漸於坎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知之決也故中央爲知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李鼎祚曰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君法五常以敎化於人仁主春生禮主夏養義主秋成貞爲事幹以配於知知主冬藏北方水也故曰知者樂水信主土土居中宮分王四季水火金木非土不載○本義云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幹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王應麟曰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可以發明貞固之說○呂祖謙曰仁人之一也發端於乾六十四卦皆可通○李光地曰仁者德之大而禮則顯諸仁義者用之宜而知則藏諸用○其昶案知信二者皆貫乎始終即知即信不

相離也文中子言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知之功也知即太易光明之所發也此靈光湛寂常存是即信也誠也天道以誠爲本以明爲用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程傳云守其道不隨時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進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本義云乾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无淺深也○其昶案不易二句言其心樂行二句化其迹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俞樾

曰古世大通用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乾鑿度云大人者聖明德備也○王弼曰雖非君位君之德也○程傳云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不伐不有其善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李舜臣曰實則誠虛則敬故乾二言誠坤二言敬○何楷曰道止於中中寓於庸○其昶案信謹以閑存不伐故博化於五言聖人作明五爲大人二之言君德明二爲大人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欺錢澄之曰一念不肯自欺則用力眞實是進德之事一言不肯自欺則言行合一是居業之事○其昶案內卦進德外卦脩業三四互言進脩而意各有重己與人接而功業乃見人己之間非辭莫達其誠故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言居不言脩仍是進

德之意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其旨案上互於三始故曰知至下體於三成故曰知終　是故居上位而不憂王弼曰居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劉牧曰知能及之知至而能至之者也仁能守之知終而能終之者也惟幾成務義存守成○橫渠易說云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程傳云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本義云乾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无淺深也○其昶案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語類云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沈善登曰知至知終猶樂記言物至知知也至之謂適如所到之分際未至不逆億已至不自欺則有以愼獨而審其幾也知終謂推其究極終之謂盡其分量故曰可與存義所謂自慊也○姚濬昌曰厲是爻象乾惕乃所以處厲之道是謂因

其時易之言處事皆
因其時此亦凡例也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
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
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王弼曰去下體之極居
也用心存公進不在私故无咎○其祕案三四同居上下
躍之際三得正故所處皆當四失正爲邪今之正故非
之際○胡瑗曰上與進或
爲邪三四皆人位人下近地四則中不在人似離羣
易例六四承九五者吉四之退而化陰正欲進而承
五絕類從上故非離羣進德脩業蒙三爲言之正承
陽即其進脩之
實事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
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蘇早反呂
注水水流溼均
薪施火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乾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東方朔
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往言物類之相感也○王褒
曰虎嘯而風冥唳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
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君子之作而萬物
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淑人君子就者眾也○
孔穎達曰廣陳眾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
覩○惠棟曰此言二五相應之理發明九五所以
利見大人之義○姚配中曰親上親下明陰陽各以
類從乃同類相召之所以然也○沈善登曰心體本
一光明徹上徹下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以心印心
同根一體故也○其祕案五以中正在上二自化而
應之所謂相應相求也此發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
門兩爻同言利見大人之義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
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
以動而有悔也淮南子云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
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

六爻之位也○姚配中曰爻之九皆
元之用乾元不自用合眾陽以爲用潛龍勿用陽氣
潛藏馬融曰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動於黃泉陰是潛伏
古音潛鄧反李鼎祚曰陽氣上達於地百草萌芽莩甲故文明○本義云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化
成文明○其祕案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日
在淵乾道乃革音棘孔穎達曰未
○俞琰曰猶天道更端之時○其祕案革也何棘飛龍
案巽主斷制亦革義鳳云微陰初起陽將改變
袁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則天德也○其祕案九五天位乃
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其祕案與時偕行至上則窮而當變乾元用
九乃見天則崔憬曰此釋六爻之心夫大人之德
曰統六爻而歸之元乾元用九可見乾

道變化之則○王弼曰乾始
引之曰則常也　王
陰故始亨○其昶案亨
但云始而亨而不言所
氣无可言也无始之
始此元之所以大也
純一正萬物之情○本義云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
實○呂祖謙曰始者元亨者亦元利貞即乾元之性情
也○來知德曰春生夏長百物皆有性情但生意未
足至秋冬各正保合一物各具一性情故利貞者即
乾元之性情也則利
貞未始不爲元也
爲所變乾始能以美利
利大矣哉虞翻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
資其大即統天之說也
凡元亨利貞皆不言利故於此首發明之○沈善登
曰乾道變化明極發光爲能變氣聚成形形堅成質
光輝无
抱潤軒

不周徧之謂惟其周徧故无方所可言以光明之體
有若无實若虛猶太空中包涵大地星土萬形渾成
一大而太空初无方所故又曰不言所利乾固能所
不二矣即所謂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者也○其昶
案乾始即乾元也而不言元後凡彖傳之釋大哉乾
元亨利貞者不言利亦不言元皆於此發例大哉乾
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言乾是純粹之精故有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乾之大全也卦
案純粹精三者所以狀明極發光之體相也淮南天
愛其精注云精光明也管子云一氣能變曰精春秋
繁露云氣之清者爲精故凡言天氣皆承光爲說曰
光曰明則舉其
不雜者而言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孔穎達曰發越
之情○蘇軾曰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乾之大全也卦
也及其散而有爲分裂四出而各有得則爻也○王
引之曰旁溥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九家云謂時之元氣以
王而行履涉眾爻是乘

六龍也○其昶案六爻謂乾卦之六爻御天謂乾
元乘此陽氣行於六虛而成六十四卦之陽爻雲
行雨施天下平也荀爽曰陰陽和均而各得其正故
用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俞樾曰日當爲曰
潛之
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本義云初
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其昶案以未與物接故
光明未見德成在己行成在時以成德爲行即是亦
爲政之義君子能爲
可行而不能必其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吳澄
曰問辯是審別所當行於學聚之後
寬居是存貯所已知於仁行之先　九三重直龍
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反剛
抱潤軒

危无咎矣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
中○孔穎達曰不在天謂非五位不在田
以乾乾夕惕得无咎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
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虞翻
曰非其位故疑之也○孔穎達曰三四俱爲人道人
下近於地四則上近於天非人所處故曰中不在人
○蔡淵曰重剛重乾也○張振淵曰疑是詳審○其昶
案三四皆體乾互乾故皆曰重剛此論互體之最
顯者虞氏所
謂接即互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淮南子云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
與四時合信故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

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白虎通云聖者通也道也聲也聲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本義云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其形體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其爻案先謂乾元之統天元亨也後謂太和之保合利貞也九五卦主德與彖同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息浪反蔡澤曰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其唯聖人乎本義云知其理勢如是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胡炳文曰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於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其意深矣○其爻案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爻也本義云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固非計私以避害也

乾下坤上 坤 二二 二二 中爻重坤

乎其動也動而未形之時進退之權由乎己聖人示人以審幾之學焉陽至上九窮无可進其位非正也若退生少陰動而之正是之謂不失其正乾鑿度云陰陽失位皆爲不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虞翻曰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品物咸亨故元亨也坤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許郎反荀爽曰物生故咸亨○姚配中曰乾元資始父道虞於元每稱乾以乾元藏坤元中順承天九家云乾氣至坤萬物資受以生生○孔穎達曰天地之德而有案坤元之德合无疆蜀才曰天地交萬物通於乾光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全易言氣祇六十餘卦但言氣不言光昧其本矣○其爻案乾象也乾之所施而坤保合之遂成形質天以生物爲心地即承天而化生萬物故在乾第曰元亨利貞而坤則曰元亨利牝牝馬地類行地无疆王弼曰乾以龍御天坤以馬柔順行地○侯果曰馬之所以行地達遠者柔而伏人順故作易者取牝馬之象焉○其爻案乾象至眾言化育之功乃坤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誠臣子當至順故云地類○侯果曰馬之所以行地達遠者柔而伏人順故作易者取牝馬之象焉○其爻案乾象至眾言化育之功乃坤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誠臣子當至順以承君父之事也○其爻案坤元者純陰之精氣也亨則通於乾光大也○沈驎士曰乾言光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全易言氣祇光大也○沈驎士曰乾言光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全易言氣祇

坤 二二 二二 易一 抱潤軒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許郎反荀爽曰物生故咸亨○蜀才曰含弘者包孕之廣光大者發越之盛○游酢曰靜翕曰含弘動闢故光大○蔡元定曰含弘之事也德合乎乾故亦光大也○沈善登曰乾言光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全易言氣祇光大也○沈驎士曰乾言光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全易言氣祇

順承天九家云乾氣至坤萬物資受以生生○孔穎達曰天地之德而有案坤元之德合无疆蜀才曰天地交萬物通於乾光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全易言氣祇六十餘卦但言氣不言光昧其本矣○其爻案乾象也乾之所施而坤保合之遂成形質天以生物爲心地即承天而化生萬物故在乾第曰元亨利貞而坤則曰元亨利牝牝馬地類行地无疆王弼曰乾以龍御天坤以馬柔順行地○侯果曰馬之所以行地達遠者柔而伏人順故作易者取牝馬之象焉○其爻案乾象至眾言化育之功乃坤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誠臣子當至順故云地類○侯果曰馬之所以行地達遠者柔而伏人順故作易者取牝馬之象焉○其爻案乾象至眾言化育之功乃坤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誠臣子當至順以承君父之事也○其爻案坤元者純陰之精氣也亨則通於乾光大也○沈驎士曰乾言光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全易言氣祇光大也○沈驎士曰乾言光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全易言氣祇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許郎反荀爽曰物生故咸亨○蜀才曰含弘者包孕之廣光大者發越之盛○游酢曰靜翕曰含弘動闢故光大○蔡元定曰含弘之事也德合乎乾故亦光大也○沈善登曰乾言光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全易言氣祇

疆二秩序无疆

三消長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漢書敘贊

云坤作地埶高下九則○宋衷曰以形勢言其性○本義云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初六履霜堅冰至說文云六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都絜曰履此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於仲冬冰益壯爻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壯水行坎必合於坎險阻也故曰履霜堅冰至 董仲舒曰天之氣徐故寒胡遠濟曰雨雪之降由天氣霜露由地氣故坤取象於霜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本義云魏志注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作初六履霜 淮南子云詩曰不冰至蓋言遲也○淮南子云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微言○王充曰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已知終冰之必至天之道也○孔穎達曰馴猶狎順也○司馬光曰履霜堅冰君子攘惡於未萌杜禍於未形也○本義云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消長有常亦

非人所能損益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胡炳文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其祕案氣化由漸積而成其始甚微其終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其祕案氣化由漸積而成人之善惡亦由漸積而成其始甚微其終絕違坤復之交陰陽生死之幾也化陽則生不化陽則死此言坤初之宜變震也於履霜之時豫言堅冰至之時微陽初復剛長可喜堅冰亦可懼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善惡之積在人自爲初辭擬之故吉凶兩无占焉

六二直方 句 大 句

地道光也 鄭康成曰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且方○孔穎達曰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 鄭康成曰直也地之性也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以簡能也○其祕案此所謂動而之他卦故曰六二之動天光發於地上直達无阻其行至速夫乾其動也直直者陽之光也光氣渾合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淮南子云詩曰六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虞翻曰以陰包陽故含章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也○司馬光曰含章成下之職也承事之終臣之力也○趙彥肅曰陽施於陰陰則從之陽倡於始陰則終之○蔡清曰舉或從分陰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章者陰陽雜而成焉者也坤三含章陰陽也姤五含章陽

含陰也子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
之正艮正位在三或從王事謂從乾而變乾爲王也
萬物成終成始於艮坤付其成於艮坤不自成也陽
爲主而陰從之光用事氣不用事則凡所運行皆在
近謂坤體將變成文於大也淮南言動於大光明中故曰知光大
達謂化艮光明六四括囊无
咎无譽
虞翻曰括結也坤爲囊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淮南子云愼守而內周閉而外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也世之託隱以求名者名一出而人事至秋冬亦爲蓋藏之謀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楊
時也括囊之驗○蘇秉國曰无咎所以潔己无譽所以免患皆
括囊无咎无譽○李舜臣曰譽者咎之招四之所以吉凶之患將迫逐而不去○汪德鉞曰坤无譽即乾
爲囊收穫之象凡秋稼既成則于稟于囊天之不成乎名也天地閉賢人隱
收斂於秋冬人事至秋冬亦爲蓋藏之謀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楊
括結其囊蓋震之正位在初四動而化陽則失位坤
動也闔括囊者不闔也抱神以
靜多知之敗而欲得之己也抱神以
六五黃裳元吉
林栗曰乾爲衣坤爲下裳五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左傳云黃帝
曰乾爲首坤爲腹乾爲胸坤爲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鄭康
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鄭康
成曰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孔穎達曰坤臣道五
尊位是能以中和居於臣職○王又樸曰元者坤之
以賚生也文言所謂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皆本於
此○其祕案物相雜故曰文凡陽爻變陰陰爻變陽
則文生焉乾二變離曰文明坤五變坎曰文在中以
坎離得天地之中氣故也上六龍戰于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孔穎達曰即乾
也戰於卦外故曰于野陰陽相傷故其血玄黃○蘇
兼國曰凡陰物之張王者若蠱蛇之屬龍每挾風雷
以攫取之即戰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說文云玉
野之實象也
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朱穆曰坤上六稱龍陰
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陳摶曰坤付其成於艮坤不自成也陽
盛則化爲陽也○姚配中曰盛陰凝陽出不遂故
戰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其祕案變化之事天
人之力各得其半陰陽之氣老而化者天也然其中
有宜化不宜化者於是人事亦可以相權焉坤之四
不宜化故括囊此人定勝天也若上六雖欲不化不
可得矣何則盛陰凝陽龍必戰而出也此又天定之不
勝人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程迴曰
乾以元爲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爲主所以大終○胡炳文曰
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爲首陰小陽大而陰之極以
大終○顧憲成曰用九无首是以乾入坤坤者乾之
惠言曰陽稱大地道代終故以大終○其祕案保合
和乃利貞利永貞者悠久无疆也博厚所以載物
悠久所以成物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九家
云陰
動生陽故動也剛○吳澄曰坤體中含乾陽如人肺
藏之藏氣故曰至柔然其氣機一動而開之時乾陽
之氣直上而出莫能禦之故曰剛剛即六二後得主
所謂直也○江永曰地之德方而形本圓
利貞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
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云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
罪而不自知也易曰君子愼始差以毫釐繆以千里

○史記云春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故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孔穎達曰言順習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乃致此弒害○其爻辭案霜之結爲堅冰氣候之必至者不待聖人而知也然陰雖益盛而陽已復其中矣養其微陽可爲純乾所謂積善也若戕賊其善心之萌陰長而不已至上六必有龍戰之禍矣是積不善也陽復於堅冰至之時而聖人於履霜時早辯之是爲見終始之微言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立而德不孤孤張根曰不立而德不孤之謂大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王通中說云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回者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二程遺書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程傳云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

形於外非在外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其爻案坤象最重利貞六二既中且正德與象同而爻但言直方不言利貞故夫子申明之謂二之直是其正也二之方是其義也貞者正也利者義之和也故直方即利貞矣敬義立而德不孤德即行此四德之德謂元也坤元通乎乾元故不孤不孤然後大此又言利貞正所以終元亨之事也文中子言以性制情以陽制陰也陽一而陰歧承陽則无歧路之迷何所疑乎程子所謂直上達天德天德即乾元達即亨也陰疑於陽必戰其爻案陰疑則戾爲其嫌於陰疑古文疑也

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劉牧曰坤其動也闔應二之德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衒其靜也翕應四之位曰括囊爲賢人隱之時大臣不可引以自解○○李光曰括囊重陰之始天地亦且括其囊況賢人乎月令仲冬毋發天地之房房者囊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虞翻曰黃地色以乾通坤故稱通理五正陽位故曰正位正位體四支也謂殷肱○九家云天地交萬物生也陽德潛藏變乃發見若五動爲比乃事業之盛○趙彥肅曰古服制十二章衣爲繪裳用繡考工記云五采備爲繡裳備五采爲黃義正位居體釋裳義明五雜化理通理謂直達湊理此釋而仍不失爲純陽而外方義

臣陰疑於陽必戰其爻案陰疑則戾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之時卦成於乾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戊亥乾之都也故稱龍未離陰類故曰血陰陽色雜故曰玄黃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郭雍曰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陽戰也故稱龍焉○俞琰曰血言玄黃天地雜類而陰陽无別矣然其分終不可易故又分而言之曰天玄地黃

屯張倫反　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晉語云主震雷長也故曰元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小事不濟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眾順而有武威

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衒其靜也翕應四之位曰括囊爲賢人隱之時大臣不可引以自解○○李光曰括囊重陰之始天地亦且括其囊況賢人乎月令仲冬毋發天地之房房者囊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虞翻曰黃地色以乾通坤故稱通理五正陽位故曰正位正位體四支也謂殷肱○九家云天地交萬物生也陽德潛藏變乃發見若五動爲比乃事業之盛○趙彥肅曰古服制十二章衣爲繪裳用繡考工記云五采備爲繡裳備五采爲黃義正位居體釋裳義明五雜化理通理謂直達湊理此釋而仍不失爲純陽而外方義

故曰利建侯○虞翻曰震爲侯○其昶案震初一陽首出元也四互坤爲衆爲順初四相應亨也建侯利也皆主乎震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白虎通云王者卽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易曰利建侯此言因所利而利之○荀爽曰雷震雨潤則萬物滿盈而生天地初開世尙屯難震位承乾故宜建侯○歐陽修曰居屯之世勿用有攸往者衆人也洽屯之時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王宗傳曰三男相繼天地以用事者長子也其次坎又其次艮此三男相繼以功其勞於天造草昧之日開天荒理地厥發初性而盡開物成務之道也○張履祥曰天地既位人官分職屯司寇也師司馬也比則封建也畜則養也履則教也訟則司空也蒙司徒也需司農也訟司寇也師司馬也比則封建也畜則養也履則教也訟則司空也蒙司徒也需司農也○姚配中曰乾元交坤出初抱潤軒

雖謂周易爲周官可也

成震爲始交陰凝陽故難生○吳汝綸曰而不窒鄭讀而曰能訓爲安蓋猶柔遠能邇之能矣○吳翊寅曰草昧漢書敘傳引作艸昧說文艸艸木初生也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撤撤屯難震位承乾故宜建侯○其昶案艸木之萌芽也昧微物卽所謂艸也說文木上曰地上重遇云草昧者木生根也說文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一卽地也此言屯時萬物方萌芽通云昧者未生之貌也○其昶案乾元之德全備變元言大者能變而爲陽者是已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美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釋文作論通○孔穎達曰經謂經緯綸謂綢綸言君子法此屯象有爲之時以經綸天下約束於物○橫渠易說云雲雷皆是氣之聚虞屯聚也○郭雍曰坎在上爲雲坎在下爲雨○吳澄曰雷馬融曰盤桓旋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桓旋也鄭康成曰機弩牙也○虞翻曰卽機作不如舍往吝鄭康成曰機弩牙也○虞翻曰卽就也虞謂虞人艮爲山坎爲叢木○朱

震曰艮爲黔喙○其祁案緼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疏云虞人射獸先夸牙以張也君子以爲震起而張機不如艮止而舍禽機與舍爲對文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其祁案孟子曰從獸无厤

君子舍之往吝句窮也淮南子云君子懼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推入子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李清植曰行蒐狩正禮則有虞无虞亦即鹿者以志逐於從禽也○其祁案田獵驚起禽獸逐而出圍則射之惟入林中務窮獸之所往人懼失利也君子舍之即舍逆失前禽懼失仁義也趙簡子使王艮與嬖奚乘艮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虞得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艮不欲窮追盡取貽遇之吝孟子稱之得易道也此象所謂勿用有攸往者

馬班如求昏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反也

劉牧曰初爲康屯之主四得正而應之見求而往所以爲明○胡瑗曰必待人求於己然後往應非君子修智明其能與於斯乎○趙彦肅曰求而後往爲諸陰之例○趙汝楳曰初以男下女以陽求陰故爲求昏媾○其祁案正應相合爲昏媾非應而合則曰匪寇昏媾四五皆互艮艮光明四明而五光不及遠者五爲坎主坎陷故未光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虞翻曰坎雨爲膏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谷永曰民飢饉而吏不卹百姓困而賦斂重易曰屯如邅其膏○述義云陷陰五艮止而不動○其祁案施澤如光之普照則廣且大今未光以救民之主倘未作也天造草昧之時侯由下起其曰宜建侯柳子厚所謂眾羣之長既主震初則五非卦主可知曰屯其膏著卦時也屯之坎雨爲膏互艮止之爲屯其膏非五屯之時未至也五絕遠故有是象五於此時化柔則吉用剛則凶蓋初以動乎險中而

難生五化則變坎險爲坤順且柔能納剛初亦可升五而撝屯矣凡易例大小皆謂陰陽貞吉貞凶皆謂吉凶由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虞翻曰坎爲馬○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鹽鐵論云小人先合而後離初雖乘馬後必泣血○王弼曰處險難之極下无應援進无所適雖比於五五屯其膏不與相得故泣血漣如○其祁案當屯之初上與二四乘馬一也震侯既建二字四往上獨无應與初絕遠向隅泣血固宜

三三 坎下艮上 中爻震坤

蒙亨匪我求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康成曰蒙者蒙昧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穉曰童○荀爽曰二與五志相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本義云九二以剛而能中故能告而有節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荀爽曰瀆蒙氣不除故曰瀆蒙也乃其蒙也告之而猶蒙故又告也○吳汝綸曰言其不告也蒙以養正聖功也禮記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求我○鄭康成曰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施地道之上萬物應之

三三 坎下艮上 中爻震坤

求童蒙○徐幾曰內卦初筮外卦再筮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其

而萌芽生教授之師取象焉○程傳云卦才時中致亨之道得中則時也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蒙六爻二陽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胡炳文曰有天地即有君師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利○其祠案凡卦皆有初筮有原筮原者再也初筮有八變成卦矣初筮告蒙之任也九二剛中不可瀆瀆則不告故卦小成再筮十有八變成卦矣初筮告誡初筮得九二足當告蒙之任也九二剛中不可瀆瀆則不告故貴誠一非以初筮爲誠一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子通書云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本義云泉水之必行而不止者必行而不已也有漸也○眞德秀曰果行如水之始出者必行育德如水之有本○惠棟曰泉之始出者曰蒙平則蒙水出於山宋均曰蒙小水也出象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何爲桎梏无不植也以此知卦无虛象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虞翻曰震足艮手互巽坎連故稱桎梏○干寶曰說解也於初故之蒙得以正法也發也○其祠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之凡即于此所云利用刑人也正月始和布刑故初爻象之凡即于萬民之有罪過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爻九日坐彗役其爻七日坐七月役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之則宥而舍之閒此所云用說桎梏也既象刑以教之又薄罰以懲之蒙可以發矣若猶以桎梏往是終不化也故吝蓋此爻當化陽法九二也說文兩引此經皆斷以往吝三字爲句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王弼曰包而不距則遠近咸至故包蒙吉婦者配己以成德者○程傳云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情撲故得行其道○王弼曰包而不距則遠近咸至故包蒙吉婦者配己以成德者○程傳云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情撲故得行其道○王弼曰包而不距則遠近咸至故包蒙吉婦者配己以成德者○程傳云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情撲故得行其道○

李舜臣曰震以建侯有經綸之功坎以剛中有克家之能五以順巽得童蒙之吉乾坤三于至是各得其宜○錢澄之曰易之爲道以天包地以陽包陰以君子包小人泰曰包荒姤曰包魚蒙曰包蒙皆主於九二以剛中也非剛則力不足以包非中則量不能包○其祠案凡主卦之爻其義多與彖所謂童蒙求我師道也初筮告謂初筮得九二也易重二五之應傳於此首發其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虞翻曰金夫謂二陽稱金夫○沈該曰震爲夫○沈起元曰童蒙本彖所謂童蒙求我也蒙曰包蒙吉之象又有納婦吉之象故又有勿用取女此皆爲主婚娶女不自專嫁之義○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女惑男凶正應在上而下比二坎性趨下○橫渠易說云變爲蠱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所行不順○陸希聲曰三乘二陽卦爻震爲夫○沈該曰三乘二陽卦爻震爲長男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身見金夫不有躬則自獻其身見金夫不有躬則自獻其身矣禮女有五不取○丁晏曰臣道妻道皆當戒此士大夫立身必先以廉恥爲本○其祠案初六无應比二宜也六三正應上九義當專一今亦親比於二瀆而就之故爲兄棄之女坤順承陽今乘二上失坤之道故行不順二曰納婦三曰勿用取女此皆爲主婚娶女之辭曰虎通云禮保傅記曰謹爲子嫁娶必擇世者之辭曰虎通云禮保傅記曰謹爲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比賢以發其志亦以歸矣○胡炳文曰六四所居所應皆陰之中因於蒙昧不能比所應皆陰○蔡清曰三四則自暴自棄音讎聖人居則自暴自棄音讎聖人所居不能化而入○姚配中曰化則失正成未濟不化則蒙氣不除是以困吝也○其祠案三剛惡四柔

惡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荀爽曰似召也○虞翻曰虞貴承上有應於二故吉○程傳云成王用周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項安世曰互坤爲順○黃道周曰古之聖人蓋童蒙自求也衞武公詩云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可謂童蒙之求矣○梁錫璵曰聖與蒙反而赤子之心无時可失善乎賈生推言之曰人倩不甚相遠也早諭教選左右最急○吳汝綸曰巽者人也少成若天性故易人也○其祀案蒙上九擊以養正爲五言也六五非正應二以養其正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來知德曰坎爲盜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本義云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吳澄曰九二剛得中治之以寬者上九剛極不中治之以猛者○張履祥曰教一也有以脫爲順者有以擊爲順者寇之不順非擊无以勝之以施之童蒙二司徒也上司寇司馬也唐虞兵刑皆以弼教○其祀案蒙上九擊蒙之象○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本義云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吳澄曰九二剛得中治之以寬者上九剛極不中治之以猛者○張履祥曰教一也有以脫爲順者有以擊爲順者寇之不順非擊无以勝之以施之童蒙二司徒也上司寇司馬也唐虞兵刑皆以弼教○其祀案蒙上九擊蒙之象○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本義云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吳澄曰九二剛得中治之以寬者上九剛極不中治之以猛者○張履祥曰教一也有以脫爲順者有以擊爲順者寇之不順非擊无以勝之以施之童蒙二司徒也上司寇司馬也唐虞兵刑皆以弼教○其祀案蒙上九擊蒙之象○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本義云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吳澄曰九二剛得中治之以寬者上九剛極不中治之以猛者○張履祥曰教一也有以脫爲順者有以擊爲順者寇之不順非擊无以勝之以施之童蒙二司徒也上司寇司馬也唐虞兵刑皆以弼教○其祀案

案上有擊蒙之任其剛既不可變懼其應於三故曰利禦寇又懼其陵於五故曰不利爲寇蓋童蒙宜養不順之蒙可擊伊尹啟太甲之蒙有類於擊而其志則順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不順也是故同一擊蒙乃或則禦寇或則爲寇易辨於上下名分之際嚴矣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虞翻曰孚謂五離日爲光○語類云利涉乾也大川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侯果曰乾體剛健遇險能通險不能陷義不窮也○語類云需者窒耐也○鄭汝諧曰坎五處中而尊剛德同乾德同則乾需乎五五亦需乎乾○蔡清曰剛則抗毅能窒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鄭音

宋衷曰雲上於天須時而降○司馬光曰雲上於天須時而降○程傳云君子之需時也如萬物蔭之滂沱下施萬物飲之以豐以肥以榮以滋天下方制萬里蓋舟楫之利最是天地間大用天天所不覆地則或阻於水巽木舟也坎水載舟以濟地之險故易以濟不通旁行天下之人得平土而居之是需于郊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孔穎達曰郊境上之地安靜自守恬然不犯難行杭音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者孔穎達曰郊境上之地安靜自守恬然不犯難行杭音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者孔穎達曰郊境上之地安靜自守恬然不犯難行杭音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者孔穎達曰郊境上之地安靜自守恬然不犯難行杭音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者孔穎達曰郊境上之地安靜自守恬然不犯難行杭音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者孔穎達曰郊境上之地安靜自守恬然不犯難行杭音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者孔穎達曰郊境上之地安靜自守恬然

永貞厥居有恆產而後有恆心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故曰朱子常常即彝倫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朱震曰五坎爲水水往而其剛在澤者剛鹵也二在澤中剛而柔沙象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虞翻曰衍流也○荀爽曰知前有沙漠而不進也乾難在下終當上升故終吉○李道平曰說文衍水朝宗于海也从水从行故曰流也二與五應五有中德流澤於二○徐樹錚曰沙無阻水之慮水遇沙則滲伏而過過沙於前故小有言究無窒礙故以吉終○其禩案游牧之區逐水草爲生然沙漠往往乏水二行沙中而得遇水泉可以小憩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荀爽曰親與坎接坎爲險盜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劉牧曰坎屬外卦○其禩案易中取象多本禮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此爻言朝聘之事上抱經堂

言燕饗之事國語單襄公假道子陳以聘于楚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子產言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賓至如歸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以前有泥濘而需是司空不視塗而患溼也致寇至是司寇不詰也彼國之災故曰在外而九三以謂致之者我也不因災而變其恆且不尤人而自咎是之謂敬慎其義不困窮矣故不言凶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李鼎祚曰坎爲雲又爲血坎兌之際三陽自下而進故曰出自穴○其禩案需于血內食也出自穴道古穴居而野處茹毛飲血需上古聖人將進位於朝不家食吉也射獵爲生沿自古昔聖人不能強天下皆不肉食特有其節耳以供祭祀以充君庖以待賓客因民之欲而利導之使之尊君親上而殆於惜物命之意亦寓其中矣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抱經堂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得順以聽之道六四得位承五有此象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荀爽曰互體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司馬光曰有孚光亨貞吉人君所以待天下之需中則盡時道也九五居中履正以待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得需于酒食燕賢以及萬民保之福所謂貞吉也○其禩案需于酒食也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故貞吉矣九五澤被天下由積累而成易凡言貞吉皆積累而吉而凶蓋主運數言則曰吉曰凶主人事言則曰貞吉貞凶下繫吉凶者貞勝者也即爲此發例以中正以者用也言用此中正之德勿變例象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荀爽曰三人謂下三陽○其禩案秋官司儀諸公相爲賓饗食如將幣之儀注云饗食大夫禮則戒而不速記云不宿戒戒了食速賓公禮輕也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蓋戒於前期三日申戒於前期一日謂之宿戒若第云戒則不速也弓旌之招下賢巖穴惟入而後能來士不求不至也食禮雖簡於饗食要自不敢忘敬不當位本畫不變至上六需極當變故不言需需爻皆需於變之後言也雖不當位未大失故可變此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張栗反 虞翻曰孚謂二窒塞止也○語類云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窒○來知德曰巽木坎水三剛在上舟重則危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抱經堂

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二陰中故稱來○劉牧曰二性也處中位不失中道也○通書云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烏乎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本義云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外健己險彼健皆訟之道也二中實无應又爲加憂當下卦之中有孚窒能懼得中之象上過剛居訟之極有終訟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大人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不利涉大川象
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傳云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君子觀象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興矣凡訟之興皆生於不謀其始○李光地曰理明於素則爭心不生慮周於先則爭端不起○其親案火炎上水潤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違行者不親也知天與水之爲訟矣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小有言其辯明也
故終吉○王弼曰變得正故不永然後吉○張浚曰互離在前離明○胡一桂曰小有言以初動成兌○其親案初失位而變故不永所事小有言以變之象需二小有言兌體不變之象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生領反馬融曰眚災也○虞翻曰變得正逋○胡一桂曰邑本坤象三爻三百戶坤數也○來知德曰坎爲眚變坤則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荀爽曰下與上爭卽取患也君不爭則百姓无患害之君之體也○鄭康成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九百家故三百戶也○程傳云兩剛不相與九二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不克也○鄭汝諧曰成卦各有所主所以爲訟者二初與三雖同險體蓋附之也故以敵五爲訟者寓於二焉○惠士奇曰春秋孫林父乃臣與君爭而勝叛據於戚竄也季札曰春秋辯而不德必加訟上蓋辯而不德下訟上也燕巢幕上患至掇也上九終凶爻不言凶者其災上及其身不子者用珍厥世易象成而亂臣賊子懼矣
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虞翻曰變時能以坤順之道自持故雖厲而終吉或從王事與上九志應應則不違處不訟起於違也○○其親案三際內與外之交食舊德者處不訟起於違也○○其親案三際內與外之交食舊德者處不訟起於違也○○其親案三際內與外之交食舊德者

失也虞翻曰渝動而得位故安貞吉變而成巽巽爲命○王安石曰五爲訟主不克訟則自反而親就聽者之命○項安世曰九四變六四則以柔居柔既安且正長无好訟之失此以渝字發逐爻自變之例○吳澄曰命自上出者也卽命就受命也○其祕案四化陰承五利見大人也虞芮質成是其象不失者位本不正以變而後正也卽文言所謂不失其正也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元吉也正則不邪○張爾岐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有孚而窒者遇之自然獲伸○李光地曰有大人之德故未訟則感之而化已訟則就之而直○姚配中曰元乾元也乾元託位於五所謂利見大人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惠棟曰說文褫奪衣也鞶大帶也易或錫之鞶帶蓋榮胡可保故終朝之閒褫帶者三也○王安石曰以訟得賞侮而侵之者衆三者衆辭○本義云安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

訟 三三 坎下坤上 乾下坎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鄭康成曰多以軍爲名丈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丈之言長能御衆有幹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王弼曰興役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楊時曰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師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之主將帥象也○陳漢章曰意林引風俗通云易曰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曰杖德莫如信言其信德可信杖也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應剛風俗通云易師衆也士衆者師也○程傳云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項安世曰師之道以律爲主丈人尊稱而法度所資也詩稱方叔元老○本義云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故其卦曰師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項安世曰易之言兵必正必丈人必出於王道然後獲吉而无後禍○王引之曰廣雅壽安也老子亭之毒亦謂平之安之也孟干曰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帶終朝三褫讀若之文說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容民畜衆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劉瑞玥曰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伍兩軍旅之衆衆卽民也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用之於有事之日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程傳云容保其民畜聚其衆○本義云方有臧凶九家云坎爲法律坎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左傳云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弱川壅爲澤有律竭也盈而以竭所以凶否臧凶臧且律否臧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敵不戒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也不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也坎爲耳爲加憂爲心爲律爲失律則失伍而否臧凶矣○蔡清曰否臧凶律鍾律九律凶明否臧也○沈夢蘭曰律鍾律九之數卒伍之變則川壅而衆散言初六之不可以律以驗其聲之和否是謂法敗法敗由於不和故吹律可知其師之有法也以律是象行師以節制

爲本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乾鑿度云易有是義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王者天下所歸往○李鼎祚曰震木數三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爵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陸績曰在師中吉陽居九二也○干寶曰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程傳云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六五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項安世曰二之勝非己之功也五之錫非喜其能勝以二用中德能懷吾民也將而知此則无恃功之心君而知此則不貪殘民之將○其昶案在讀在視之在在師者謂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虞翻曰坎爲車多眚失位乘剛无應故輿尸凶陰處陽以柔乘剛進則无應退則无咎无譽○王弼曰以陰居師

无所守以此用師宜獲輿尸之凶○范大性曰二爲卦主三以失位之柔而乘之此師之所甚忌者故有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以行得位則可以處○程傳云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發此義示後世其仁深矣○郝絜曰陰陽之運自東徂西易位自下而上故凡易之辭上右而下左左次者不前而卻也○李舜臣曰軍事出則尚右故旋反爲左次左傳師三宿爲次○吳汝綸曰左傳趙孟曰吾左旋左次之說人於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荀爽曰田獵也○虞翻曰震長子謂二弟子謂三○

何楷曰於師言田者古人一歲三田所以習武事也○徐文靖曰此爲田獵班孟堅云禽者鳥獸之總名○徐文靖曰此爲田獵教戰而言田則有春夏獻禽秋冬致禽之事故曰有禽田則有表貉誓民讀書契載事號戒眾庶皆賴有教大閱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及期羣吏聽誓於陳前是也言以宣之故曰利執言利執此以教民也此所謂教戰者也○其昶案利執言者周禮大司馬中冬教戰之日羣吏聽誓於陳前是也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宋衷曰三處非所據眾而遣使不當其職也○程傳云五君位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姚配中曰公羊傳云五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師九二長子尊故稱帥師○其昶案師人分北輿尸使弟子則必輿尸爲以之使之者戒也咎由己致是貞凶五君位故承家立大夫也○本義云坤爲國封諸侯承家立大夫小人勿用○荀爽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程傳云此專言師終之義○本義云師之終功爲上六大君有命開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楊簡曰正功言師終之時也○胡炳文曰六爻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賞必當功賞功瞻所不載其終始節次嚴矣末曰小人勿用則又戒辭也○熊良輔曰功成治定師道終矣自伐罪賞功瞻所不載其終始節次嚴矣末曰小人勿茲以往止戒以小人勿用則可保安於无窮也○王夫之曰大君謂五也上居事外不與師旅之事師旋論功六五命之定爵行賞○徐在漢曰大君於正功之日申之以命令凡有國家者戒以小人勿用也勿用即大君命之之辭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朱震曰原再也如原之原○吳澄曰攷工記云唯若寧侯毋或若若不寧侯不寧蓋諸侯之不朝貢者○俞樾曰方並

也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何楷曰比吉也與咏歎意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之象坎爲水雨之象坎在坤故曰地上有水漸之進也一例有終有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能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高攀龍曰易重初初者未變之心也故曰有孚○潘相曰來卽不寧方來二四比五不難在比之初六至下極遠梯航以來上必親之○其祗案有孚盈缶讀一稃二米之稃說文稃穅也段玉裁說古借孚爲稃是也和風甘雨滿我缶也初比五非要結比之初六後夫凶其道窮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荀爽曰後夫謂上六逆禮而乘陽不比聖王其義當誅○司馬光曰凡物孤則危羣則强比者上下相親外不能侵者也故吉○程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荀爽曰後夫謂上六逆禮而乘陽不比聖王其義當誅○司馬光曰凡物孤則危羣則强比者上下相親外不能侵者也故吉○程傳云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云比樂師憂民不能自保戴君以求容君不能獨立保民以爲安○朱震曰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不體元居尊同天不息所以能吉謂九五也○楊簡曰比天下○馮椅曰比萃下坤同上體水澤不甚相遠比萃九四有分權之勢故元永貞言於五而比元永貞言於象○邱富國曰蒙内卦坎爲初筮象曰以剛中謂九五也比外卦坎爲再筮象曰以剛中謂九二也比外卦坎爲再筮象曰以剛中謂九五也○王申子曰四陰順從平五五下比四陰故曰上下應○其祗案比本坤也坤利永貞乾元用九以通於坤故曰元永貞矣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地不容有閒建國親侯先王所以比天下而无閒使上下違近脈絡相通則者也○王宗傳曰建國親侯之法於比得封建之法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方有終來　句　有它敎反　終來　句　有它敎多吉子夏傳云非應稱它之義將不能比五矣○劉氏曰凡居者之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當戒匪人之傷焉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蕭曰初比於五先也二應也四承也六三无是三者之義將不能比五矣○劉氏曰凡居者之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當戒匪人之傷焉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王弼得違生弼曰近不相與比者皆非己親○王安石曰比之非陽也○趙彥瑞則曰无應所比之貞吉虞翻曰在外體故稱外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子夏傳云自内謂由己擇才而用雖在乎上以身許國必由於己以中正之道應之象曰比之匪人自失也程傳云自内謂由己擇才而用雖在乎上之求乃自内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君子自重之道○姚配中曰不化故不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王弼曰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伯之象能外親九服賢德之君務宣上志綏萬邦也○張浚曰四位居坤上率三陰從五是爲貞顯比之功自四成之○李光地曰率凡六四承九五者皆吉況比時平○其祗案二四皆得比五者因二居内體故發致身許國之義四居外體故發率眾歸王之義上謂五賢謂來窴之侯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鄭康成曰王者習兵前禽坤下爲邑人坤順爲不誡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諫擊於蒐狩驅禽而射之旁去三面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在前不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皆所以失

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敵己加以仁恩養威之道○王弼曰誡也○陸希聲曰以陽居尊而明示比道三驅之禮去害而不嗜殺示至仁之道以比天下○王安石曰上下相比強不陵弱眾不暴寡雖邑人可以不戒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故曰上使中也○張浚曰失前禽遐禽未賓撫之以寬而遂其生○楊萬里曰王者比天下明示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三者不由也故曰顯比○吳汝綸曰顯比比者太玄所云陽氣親天也玄擬比爲密其云親天象九五之在上也○李道平曰三驅者中冬大閱之法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乃陳車徒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爲一驅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爲二驅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爲三驅意主教戰不在獲禽故師五曰田以下四陰象邑抱潤軒

比

失前禽者言上六在外五不強使主仁之比

人旁去者不射背走而射不中者亦不射皆指上六一陰象前禽鄭說失前禽者爲在前者不射上之不比亦有多端故曰是皆所以失之也象曰舍逆取順順謂順驅入圍者此因解失前禽爲舍逆取順爲取下之法非謂取順以明射獵之法也

四陰也爻第言失禽不言取禽不必於卦中別求取象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荀爽曰陽欲无首陰以大終陰而无首不以大終故凶也○虞翻曰迷失道故无所終○王安石曰陰以陽爲首則有所終乘九五而不承焉○張浚曰上六位坎險上比終己獨失天地之開曰无首○述義云四陰從无所容於上在五上无首也乾无首吉者陽不自以爲首得君道也比无首凶者陰以陽爲首失臣道也

三三乾下巽上
中爻兌離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邑之郊施澤未通以明小畜之義○崔憬曰雲如不雨積我西居兌西郊象○陳皐曰文王自言己德之未及施也○本義云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之卦小畜之時也○胡一桂曰不雨巽風散之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胡瑗曰陰陽交雨澤乃施若陽氣上升陰氣不交亦當不雨雖能固而陽氣不能固蔽則不雨若陰陰能固而陽氣猶若釜甑之氣以物覆之則烝爲水也○張浚曰九五剛中六四比而承之其志行乃亨不雨德澤不施也臣之誠意雖通於

抱潤軒

上而君德未孚若天氣未應○本義云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胡炳文曰下畜上小畜大正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巽柔之道止畜其惡終不能大有爲故文王觀象以其所遭言之○刁包曰此蓋引咎責躬愧其不能和二氣布德澤於天下○王夫之曰雨之降皆由地氣上升天氣上覆而不得散乃復下而爲雨此卦陰上隣於乾陽氣盛於下而不得降仰上爲二陽所遏爲密雲而已○胡遠濬曰天文家論地之氣受大陽之熱則輕輕則上升忽被天際冷氣下壓則降雨若復有熱阻之則但爲雲而已熱者陽也冷者陰也王氏云正合此旨○其昶案大畜小畜皆畜乾也陽大陰小故艮陽畜乾爲大畜巽陰畜乾爲小畜一陰力寡非孚五不能及天下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乃者難詞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游酢曰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舜格有苗文德之懿也仲山甫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所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矣○楊時曰小畜之時以柔畜剛畜剛莫大乎文德也達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王宗傳曰懿者積小以至大由微而至著也故王介甫云小者之畜其可以暴爲之乎○吳汝綸曰懿說文云嫥从心从恣而美也初九復自道何　胡可反

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荀子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其能變也○董仲舒曰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王夫之曰何本負何之何乾健受畜施不得行非乾志也初與四應而受其畜咎將歸之然位在潛藏則來復以養微陽固其道也義正則咎有所不辭君子秉義不回以受天下之疑謗其究也吉必歸之○吳汝綸曰當斂退之始陽還歸於乾之初九是爲復而從自者從也呂覽云以言本无異則動卒有喜本謂乾動而復乎乾也○其昶案荀子云以其能變指穆公悔過齊桓憂其憂皆所謂能任咎者能任咎斯能變得四之應從道矣象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亦所謂何其咎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而止復自道也小畜不雨之故由天際之氣上往而不下交五之咎非初之咎而初能任之首先受畜穆公悔過齊桓憂其憂皆所謂能任咎者能任咎斯能變指穆公以其能變得四之應從道矣象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亦所謂何其咎也

抱潤軒

義○王申子曰初爲陰所畜亦既復上又无應故不待畜卽與同類牽連而復是不自失其中者也○其昶案陽性發越喜上進遇陰輒止止者畜而養之使其陽益壯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雜卦曰大壯則止四无比應之義以初與三復二居其中牽連以復曰亦不自失者不化陰而失其剛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說文云輿車輢縛也易曰輿脫輻○虞翻曰巽多白眼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其昶案輿脫輻制之使不行也巽婦乘乾夫又三四互火澤睽故有夫妻反目之象初之

畜以應四二之畜以在中三之不自斂而受制於陰爲其所制曰不能正室者罪三之不自斂而受制於陰也凡易例兩爻切比柔乘剛上皆不利若異體相應距離遠柔在上則无所嫌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荀爽曰四陰臣象有信順五○虞翻曰惕憂也得位承五故无咎○程傳云四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從其畜五既合志與陽皆從之矣○郭雍曰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趙彥肅曰順上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王夫之曰孟子曰畜君何尤无咎之謂也○其祕案陽爲氣陰爲血陽主憂六四一陰爲巽主又爲巽主喜陰主懼互兌正秋秋之爲言愀愀也憂惕之象也凡人憂多則血疑爲患陰疑子陽必戰血去者巽風散之血得氣而行不凝聚也陰順承陽不疑于陽皆有孚之所致積孚而志行志行而後血去惕出之謂亨也血去惕出之謂亨文王雖有孚而上不抱牖軒小畜

合志故密雲不雨志不大行則亦終身憂患已矣吾友鄭杲曰太史公言文王陰行善文王豈无陽德哉君之謂陽臣之謂陰也皇之不極王風起於諸侯一以柔順行之臣道然也胡安定言文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

九五有孚攣力專反如富以其鄰○虞翻曰巽爲股謀者可謂至德矣

攣如○九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朱震曰易言交如者家云鄰爲四異體交鄰也四虛五實而五與之共位食祿四得盡其心能以富用其鄰也○本義云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其祕案下三陽上進遇四而不下交象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之謂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虞翻曰幾近也上成坎與離相望坎既雨之象陰長不已極則反陽密雲不已終爲雨也○程傳云既雨和也既處止也既和而止亦既處矣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載積滿也○吳澄曰月幾望之盛易以月幾望爲象者三皆陰爲主之卦也月幾望危之也故曰小之爲道臣道也妻道也陰疑於陽之疑○其祕案上九畜極而通不雨者既雨矣文王與紂之時邪○李光地曰小畜道成矣四用柔巽上往者既處矣尚德載婦貞厲翼翼小心文王以之君子征凶爲五之上往戒也小畜陰凝之卦陰德既滿陽仍不下交不以澤民抱牖軒

履虎尾不咥直結反人**亨**馬融曰咥蹉也○程傳云履踐也藉也○本義云履有所踐而進之義○其祕案白虎西方宿乾位西象虎人蹴虎後逐虎使去也違則不咥六三親與虎接故咥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許桂林曰乾爲虎兌從後履之故曰柔履剛凡陰利處後從後履尾故得不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楊時曰禮以用和爲貴說而應和之至也○王宗傳曰履德之基也吉凶相遠皆自所履始是以君子恐懼戒敬不敢失足書云若蹈虎尾○呂祖謙曰踐履功夫須試

驗於至危至難處始无往不利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天下時位皆在其中矣○胡炳文曰易之辭危危莫危於處憂患以履爲首說而應乾是以下體兌應上體乾蒙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兩爻應之○惠棟曰序卦小畜上下應是一爻爲主而眾爻應之自相應比小履者禮也荀子云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則顛躓是以取義於虎尾也○楊慎新曰孟子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必如此而後謂之不疚謂之光明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劉牧曰尊卑序用也○司馬光曰履者人之所履也民生有欲喜進之則貪侈无窮是故先王作爲禮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長幼有倫然後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覬覦之心此先王制世御俗之方也○程傳云天在上澤在下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以至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王應麟曰呂成公說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蓋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方孔炤曰不言天下有澤澤在天下而曰上天下澤所以嚴大分也賈子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爲宰輔不奸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力爭也尋丈之室无臭溝之位則父子不相別六尺之軀无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而況其大者乎君子所以辯辯者路馬不齒疾行不弟之類也若天冠地履豈待取諸履樂由陽來故取諸豫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胡瑗曰禮以質素爲本往則踐而行之之謂○程傳云安履其素而往者獨行其志願耳若然也○本義云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其祀案素履之往不化之謂也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梁寅曰行於道路者由中則平坦從旁則崎嶇○其祀案三在履時亂天澤之分者也二與之同體而不相比自化之正似五故曰中不自亂陽明陰暗化陰爲幽人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王弼曰象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六三爲兌之主以應於乾故象敘其應雖危而亭象則指說一爻之德故危而見咥○干寶曰卦之中不正故跛眇兼焉歸妹履皆兌下○朱震曰兌毀折○其祀案兌位在西其氣肅殺稱武人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

虩虩許 終吉 馬融曰虩虩恐懼也○朱震
遜反 曰虩虩震爲恐懼愬愬也 象曰愬愬
終吉志行也 高誘呂覽注云居之以禮行之以恭畏
懼戒愼如履虎尾終必吉也○王宗傳
曰卦云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九四之謂乎○俞琰曰
履以和行故六三之履虎尾咥人而志剛九四之志則行○其昶
案四爲虎尾三之履躡其後也四之履踐其上也莊
周言虎媚養己者順也惟虎媚之所以能踐然終不
可忘懼而久處雜卦履不處也四不
處非位以比三變而承五故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干寶曰夬決也萬方所履
一決於前恆懼危厲○梁寅語
類云夬履貞厲東坡所謂憂治世危明主也○梁寅曰
曰乾天下之至健德行恆易以知險五健之至矣知
險之戒可不愼哉○折中云九五有中正之德能常
存危厲之心此書云夬夬位而不疚也○其昶案
五剛則主爻取夬義柔乘五剛則卦取夬義柔履
九五象所謂剛中正履帝位者

知厲乃能不疚而光明故夬亦曰其危乃光也上天
下澤之中一陰爲梗以位正當之五決位不當之三
象大書特書履帝位者亦猶春秋之名定分上九視履考
祥其旋元吉 王安石曰履而考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
曰禍福之祥也○郭忠孝曰視履猶洪範之五事考
祥者猶念用庶徵其旋元吉猶洪範之五福○汪德鉞
曰履者禮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
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曰視
履考祥○李過松曰此以上爻終卦義也六三諂上
虐下致堅人之凶上處卦終視履考祥動而之正不
與三應卽三失所恃亦可同歸元吉劉子政言考祥
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祥
杜門絕朋至殆卽
此爻義矣

三三乾下坤上
泰爻兌震

泰小往大來吉亨 鄭康成曰泰通也○虞翻曰坤陰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者通而治也○蜀才曰天氣下
物通故吉亨○邵雍曰天本居上
乾下坤上此天地之用也亦猶火
而旣濟水上火下則水火之用也
三義首於陰陽二氣无所抑揚取
外爲義重內輕外已有抑揚末以
陽而惡陰○王應麟曰舜湯舉皐
人道消化小人爲君子也○羅
泰 澤南曰泰正月之卦

陰消而陽長故曰小往大來○其
天地交此以氣言也若以形言亦
有天特從地下觀之天仍在上
此亦天地尊卑之位所由定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鄭康成曰
財節也輔相左右助也○朱震曰泰者天地交也財
成輔相者以人道交天地也財裁古通用○張浚曰
箕子陳洪範自五行至五福六極財成輔相之道舉
備其中○本義云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初九拔茅 句如以其彙 音胃 征吉 鄭康成曰彙類也
曰震爲蕃鮮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劉向曰賢人在上
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虞翻曰初應四
外謂四也○王弼曰三陽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己舉
則從上順而應不爲違距故征吉○李舜臣曰卦以
氣交自上而下故言來借象以示交泰也爻以位升

自下而上故言征辨位以正陰陽也○吳澄曰三陽爲彙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連而起○其祉案陰陽之志相感而應初九志在應四則其陽不可變也曰以其彙明三陽同志九二撰震爲茅三在上先拔則初二附之而起劉謂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是也九二包荒用馮音憑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荀爽曰中謂五○虞翻曰馮涉河○朱震曰兌爲澤河象陽與陽爲朋○王引之曰爾雅尙右也郭注謂相右助二應於五五來助二是得其助於六五○其祉案遐謂上六二之包坤涉四應五不遺上也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程傳云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龍仁夫曰乾包坤曰包荒○錢一本曰二五同志合交以成用將極地所載而爲之治先際天所覆而爲之包荒者全坤之勢包者全乾之量○屈大均曰天在地下地大而天更大二天也五在其中有包之象○李光地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此言大也地闢則羣分羣分則私則爭不遐遺世朋亡此言无私而光也既光且大然後爲極泰之世

曰包荒者天地之心也○王引之曰太玄包荒以中克惻曰包荒以中者九夷也范望注曰包有四荒○其祉案說文引作流云水廣也四荒之廣阻於水則聲教不通乾往包坤必涉兌澤用馮河所以爲不遐遺此言大也地闢則羣分羣分則私則爭不遐遺世朋亡此言无私而光也既光且大然後爲極泰之世書云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句其孚于食有福虞翻曰陂傾也○孔穎達曰恤憂也○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前期變而也易之理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終始與因交與之際以著戒○項安世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不敢弛乾九三固乾乾夕惕雖危无咎者用以居泰而各還乾坤之體其氣大通萬物蒙福故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福言鬼神來饗也詩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其祉案此言泰之時可以祈天永命六四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虞翻曰陰虛无陽故不富○李道平曰詩毛傳翩翩往來貌四與三接往來之爻故曰翩翩○其祉案泰至四已過中矣患實濫而罰不行四佐五持法曰不富以其鄰者節以制度當乎人心故能用其眾也皆失實者古者前地皆歸之閒田在王畿千里之外加地即取於此雖屢有所削天子不見其有餘賈誼曰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无所利焉而孚也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无怨言庶幾此矣上交勿用師自邑告命亦主賞罰言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虎通云帝乙謂成湯○後漢書荀爽傳云湯有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陸希聲曰五以柔在上帝女象配

二下嫁象○張汝舟曰互兌震有歸妹卦體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乾鑿度云泰者正月之卦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鄭康成曰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陸希聲曰天下降猶男下女天復於上地復於下天地之大義地以順承天也五志於順故獲祉福居中降志故曰中以行願○郭雍曰五謙尊自居得黃裳之道下二以成其政所謂上下交也○楊萬里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任其臣以致泰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其祉案乾元之自屯以下卦皆剛柔交而成故凡言元者皆兼乾坤元也陸賈新語云乾坤以仁和合謂以元相交也乾坤之元始交難生至泰而合八卦以義相承方吉不可與也微于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若

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愚謂易帝乙卽天乙自指成湯陽虎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微子封於宋主商祀卽可稱湯之元子猶所云孝孫曾孫之類皆通稱爾且陽虎意在言宋之方吉故及微子援易辭以蔽占有此巧合非果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虞翻曰坤土在上中爻震動兌毀有牆高基下根搖本撓之象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本義云命亂故復否吝貞厲皆當從貞吉貞厲也王公設險以守國家忘戰必危好戰必亡泰終言此其戒深矣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虞翻曰陰來滅陽故大往小來○呂大臨曰否閉之世醜正惡信陽詘故大往小來○王宗傳曰匪人所謂非君子貞陰直不利乎君子之守正○胡遠濬曰不乳君子貞陰子人也同乎己者則利之異乎己者則不利也○姚配中曰所以否者任匪人也得賢者昌失賢而任匪人亡者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虞翻曰陰來滅陽故不利君子貞陰

彭申甫曰承者承五包者五包二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荀爽曰大人謂五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胡遠濬曰不亂羣上下各安其分也君子在下安於時有亨乎敢亂羣以求傾哉包承著於否矣○其祀案泰之包言於乾象天包地爲天所包大人小人皆以位言當否時五包於坤象地爲天所包大人小人皆以位言當否時五包於否之包言於聖人之意深歆之也化初爲陽乃能吉亨志在君也否何嘗不可轉亦視乎所拔之人貞與不貞耳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彭申甫曰承者承五包者五包二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荀爽曰大人謂五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胡遠濬曰不亂羣上下各安其分也君子在下安於時有亨乎敢亂羣以求傾哉包承著於否矣○其祀案泰之包言於乾象天包地爲天所包大人小人皆以位言當否時五包於坤象地爲天所包大人小人皆以位言當否時五包於否之包言於聖人之意深歆之也化初爲陽乃能吉亨志在君也否何嘗不可轉亦視乎所拔之人貞與不貞耳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王安石曰處否之盛位而不能發舒以正其君是可羞也○橫渠易說云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恥者也○郭雍曰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無道辱恥也○其祀案三亦見包於上處不體之上不當而艮止不去爲包羞當小人道長之時三之不可復變也

所爲或无凶咎然而君子恥之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命疇者類也謂陰類皆附離祉福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荀爽曰謂志行於羣陰○本義云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命謂天命○項安世曰泰三於无咎下言有福否四於无咎下言疇離祉者二爻當天命之變正君子補過之時也當否之時苟无天命四雖有志可若何哉泰以命亂成蠱否以有命成益之治亂豈非君耶○胡炳文曰泰變否易故內卦即文言之否變泰難故外卦始言之○其祉案乾爲天乾化巽爲天命之正承陽自上下下得天命承君命以實惠及初轉否爲益是君子得行其志之時矣疇謂初離祉謂受益九五休否大人吉位正當也京房曰艮土爲君受益本爲苞桑叢桑也○張浚曰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象聖人有天覆地載之德故以喻之功

抱潤軒

○王符曰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昌永也○陸希聲曰苞桑之戒志在下民而固其根本也○橫渠易說云以亡爲懼故能休其否○本義云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陳漢章曰詩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鄭箋隰中之桑可以庇蔭人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此其義可通於易苞桑猶隰桑隰桑在下即六二不亂羣之人繫之者五與二相應也潛夫論任賢義可相證○其祉案大人吉則陽不可變也其亡云者言天下將危亡矣不可不亟也言不可焉任賢以維繫民心二在下有苞桑象苞桑尤民心之所繫也大人欲休天下之否必使民心有所繫而後亂羣之徒乃不作有六二小人吉斯有九五之大人吉爾爻之義蓋上九傾否先否後喜朱震曰否毀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程傳云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否道傾覆而變先極否也

○王宗傳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後傾喜也○其祉案野爲朝同也○其祉案乾行健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疇淮南子云芒芒乎乾曰同人同人曰程傳云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其祉案乾爲天乾爲健行也涉川則四海來同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疇淮南子云芒芒乎乾曰同人同人曰程傳云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蘇軾曰野无求之地凡從我者皆誠力居多焉○其祉案何可長言當變而之正也

道○張浚曰離火在人屬心爲志○劉沅曰乾天也離虛明人心也乾在離上人心之天也人不同而其心之天同唯君子以正通之正者感而通焉往而不大同哉○其祉案坤元託位於乾二而應地道臣道不以德不以位故稱君于是象也孔孟以之陳希夷言同人窮在下大有達在上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鄭康成曰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離火得乾天之性同於天也卦體有巽火得乾天之德大風行无所不偏偏則會通之德大虞翻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以羣分君子和而不同故於同人以類族辨物○九家云乾舍於離天日同明以照於下○其祉案列子注類同也周書注族猶羣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羣而又細別其物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曰門二門也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其祉案初同人也家人之中兄弟

長幼之倫每苦多異趣同之者齊之也爻曰于門爲同人則推言自己以外亦未有不同者蓋无咎於門內之人雖達之天下可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許愼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取吝之道也○馮當可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言之則有阿黨之戒○惠棟曰晉語胥臣曰異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毓災也○其昶案家語衞公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據此則宗有謂同姓明矣乾二變同人是乾者二之宗也二在卦畫中正不變爲應乎乾至爻老將變爲陽卦復成乾乾是同乎乾同人之義莫切於此則同人乃大同也若一於同則有阿黨之嫌因取象於抱潤軒

同姓相娶曲禮云娶妻不取同姓大傳亦云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杜佑通典云殷以上婚不隔同姓周制則不娶宗族是義也文王於易象著之而周公遂制爲典禮所謂善繼志善述事也二變則失正且不與五應故示戒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虞翻曰巽爲伏爲高離爲戎○李鼎祚曰巽爲草木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崔憬曰與二相比盜憎其主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李舜臣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同爲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相遇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王夫之曰升陵謂五也託處尊高灼見其情形而三之伏戎无所施至於三歲必潰矣此五之所以大師能克也○李光地曰同極必異人情之常三居下卦之極過剛无應不和之甚○其昶案安行者言其无位也九四乘

其墉弗克攻吉惠棟曰釋宮云牆謂之墉郭璞注云卑曰垣高曰墉馬融梓材注云卑曰垣高曰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蘇軾曰二同乎五三四皆欲得之四近於五乘其墉其勢至逼而不可動雖有爭二之心未有起戎之迹故猶可以知困而反之也○惠棟曰晉語胥臣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相及以生毓災毓災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毓災也○其昶案家語衞公子荊善居室始有之曰苟合矣苟完矣苟美矣四欲同二而不承五故爭乘其墉五踞其上也孫子云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以此觀之則小敵不可以敵大大敵不可以敵衆此之謂也○王夫之曰乘墉之象二三四皆然而三獨以剛居剛不中不正又介乎其間所以必待大師克而後遇也象曰同人之先以

中直也王引之曰同人之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先省文也直正也

四敵強大興師方可克傳云如二君故曰心通跡間其實非徒勢也九五

易說云師直而壯義同必克○張浚曰五俱得中位其爲中直大矣中直則君臣心本相通何憂不遇至誠惻怛憂在先道之荀勝聞何能爲二五之意發見於外曰號咷君臣相遇道合故後笑○本義云中正相應同心者也理義所同物不得而間之○張惠言曰陰陽不同故用師征之周禮云以軍禮同邦國謂此矣○其昶案天下所以不得大同者私害之也人爭爲同而不安義命則攻以奪起五爲卦主先號咷者痛三之悖道也當大同之時而用師相克故其中心不能不號咷耳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王弼曰處同人之時最在於外不亦未得其志○其昶案同志而違於內爭故雖无悔咎凡春秋書公會某人盟于某地是也棄怨修好故无

悔苟信不繼盟無益也故又曰志未得也爻許其平傳勉其信

三三乾下離上
中爻乾兌

大有元亨 吳澄曰大謂陽有者盛多之義詩旨且有釋爻有猶多也彖曰大有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虞翻曰謂五以日應乾而行於天也以乾亨坤是以元亨○姚規曰互體兌澤位正秋也乾則成收大富有也大有乾下離上之中曰大中當大有之世非用柔无吉也○張浚曰得中位爲安五以虛受下賢非健以決之居不失中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司馬光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能去惡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遠不能遠則不能有其德矣○鄭東卿曰大有之時盛德抱涸軒

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譙周曰以九居初是初心未變无交故无害也若過此而有交則有害安得不慎終如始一以艱處之也○吳汝綸曰爻言處盛之初无有交害不爲咎者故曰大有自初至四皆不宜大有則元亨矣之陽氣積於中可不化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王弼曰任重而不危○劉牧曰得中位爲安五以虛中納下往則不拒故无咎○孔穎達曰剛健居中身被委任猶若大車載物車材强壯不有傾危大車謂牛車○來知德曰言積陽德而居中也○其祕案有致遠故有大車之象 重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乾鑿度云天子者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京房曰亨獻也○本義云亨

耀曰以九居初是初心未變无交故无害也若過此而有交則有害安得不慎終如始一以艱處之也○吳汝綸曰爻言處盛之初无有交害不爲咎者故曰大有自初至四皆不宜大有則无咎傳言此爻之時交害之爲咎所以戒之也此與爻互未至之初而言交害之爲咎者尚未至也在爻害變變陰則不能有其大其祕案乾馬離牛引重之象○劉牧曰得中位爲安五以虛中納下往則不拒故无咎○孔穎達曰剛健居中身被委任猶若大車載物車材强壯不有傾危大車謂牛車○來知德曰言積陽德而居中也○其祕案有

象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香雨

于天子 反

小人弗克 乾鑿度云天子者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京房曰亨獻也○本義云亨

古者亨享烹皆作亨字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左傳卜偃筮納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享吉○孫炎曰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諸侯天子亨之○錢澄之曰大有之時因朝會行黜陟之典天子亨賢○侯昭其寵也不肖者有罰不得與於宴亨○其祕案九三陽氣已盛介二體之交其上達也四實導之公用者四用也鼎四覆公餗易氏祓謂四近君爲公是也三位多凶化九四匪其彭无咎 陸德明曰子象則害小人謂陰也九四匪其彭无咎 夏作旁姚信云彭旁也○姚永樸曰周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髀算經旁至注旁邪字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音義項安世曰四居離初能明於初爲辨晳○俞樾曰匪有分別之義周官匪頒注云匪分也○其祕案九四失位疑若可化以在大有之時陽氣盛大不可有旁者之雜旁即所謂害也陰也能分別其旁

者則善者晰矣此非明辨不可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王弼曰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爲而不威如○楊時曰所謂德威惟畏也○本義云一人之信足以孚上下之志○蔡清曰上下交孚推本原則由上發其孚○其昶案五爲乾之主乾元通坤而藏其中於是九五變爲六五故觀於大有之五而乾元亨之義明矣厥孚交如言乾既交坤成大有而六五一柔居中又與羣陽交而相發也威如吉者化乾爲離則如火日之臨照光盛生自初防其交害三言小人害四言明辨晰至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郭雍曰信順尚賢而无所庸其戒備矣

賢六五之君實盡此而言於上者蓋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曰大有上吉非止上九之吉○鄭汝諧曰五成卦之主上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於終可驗○趙汝楳曰九爲天象又爲賢象五以下諸爻應爲人助以上一爻應爲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吉无不利利蓋陽在陰上其象爲天賢在君上其象爲師傅○胡炳文曰五之厥孚履信也柔中思順也尚上九之一陽尚賢也所以其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謙亨君子有終鄭康成曰亨者嘉會之禮以謙爲主順乃能終之○虞翻曰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一陽在上下爲剝復象君子謂三艮終萬物○馮椅曰象陽氣之消長在中爲師比象衆之所歸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爲謙自下而奮出於上者爲豫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曰乾

交坤成艮陽下濟陰天光下臨故艮光明上行謂坤在上卦○楊名時曰凡陽皆天凡陰皆地故謙止一陽稱天炘止一陰稱地天道虧盈而益謙崔憬曰尻月滿則虧地道變盈而流謙本義云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鬼神害盈而福謙崔憬曰朱門之家人道惡盈而好謙蔡淵曰天道以氣言鬼闕其室日月陰陽是也地道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鬼神以理言災祥福是也人道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王弼之曰尊讀爲撙撙節退讓之撙尊之言損也小也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韓詩外傳云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知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此六守者皆謙德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王符曰天道虧盈而沖

謙故人以義費於彼者天償之於此以天哀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可以免亢龍之悔乾坤之德宜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可以免亢龍之悔乾坤之德宜○司馬光曰君子之德誠盛矣以下諸爻應爲人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則无以保其終○程傳云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所謂君子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地之道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捋多益寡稱平施反蒲侯物平施陸德明曰裒鄭荀董蜀才作捋云取也字書作掊捋減○程傳云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爲謙也○語類云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損己之高而卑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是平也○其昶案山即地也言地卑下不足見其謙必地中有山而仍不失其地勢之平是乃地之謙也太玄滿招損故多必裒謙受益故寡可益寡者謙也太玄以少凝謙得其旨矣人之量本與天地同大无可滿

足特人苦自多耳謙者常覺其寡故能取益无窮稱物平施平則无所謂多矣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鄭康成曰牧養也○荀爽曰初最在下爲謙三體坎故用涉川○孔穎達曰君子之義極以謙卑自養其德○王安石曰征不服故有征不服之義易言利涉用涉用此以涉然後吉也○胡一桂曰涉川貴於遲重謙謙止是不爭先自无失○吳汝綸曰國語嗛嗛之德注云嗛嗛猶小小也凡易中重文皆形況字○其昶案易言利涉取開地圖功之義非謙者所尚故變其文曰用涉川亦吉不以動而化陽在後是謙退之道卽用以涉川之義也健行爲吉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姚信曰三體震爲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謙貞吉○程傳云謙德積於中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日鳴謙二之貞吉所自有也非勉爲也○其昶案震爲言以雷鳴春豫以雷奮百里雷之鳴也故韓退之言以雷鳴其中之不得已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王弼曰履得其位上下无陽而作樂亦取鳴義雷之鳴自陽而達於陰謙之爲雷者三也二比之上應之皆鳴豫九四爲雷初應之亦鳴荀爽曰體坎極而動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也非勉爲也○其昶案震體之極二鳴其中之所自得已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王弼曰履得其位上下无陽而達於陰謙之爲雷者以分其民眾陰所宗尊莫先焉上承下接勞謙匪懈是以吉○程傳云有功勞而持謙德周公是也身當天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夔夔如畏然○王宗傳曰三實艮體而止諸坤下所謂蘊崇高於卑下者其象則地中有山也○來知德曰八卦正位艮在三所以爻極善○姚配中曰得位不化故有終吉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京房曰上坎爲耳毀皮反

下皆通曰撝謙○朱震曰四柔順而正上以奉六五之君下以下九三勞謙之臣上下皆得其宜撝謙者撝散其謙之道布於上下也非因撝謙而後无不利也○黎遂球曰坤順之下故无不利○其昶案三四天地之際也九三天道下濟而光明四則所謂地道上行者天地交故无不利此其時也居近君之地能撝通上下之謙而不使有所間隔此其德也非四之撝謙三安能成勞於外乎在三難於无不利之時而不變則者不習常也无不利坤之常也不違則謂守其常而不失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王安石曰征不服故有征不服之義易言利用侵伐者故發之曰征者上伐下也司馬法云負固不得尊位而无應故後世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慮後世有干戈妄動兵亦可蓋驕兵敗懼不變則者不常也无不利之時曰能謙則雖用兵亦勝也○之○聖朱震曰征者上伐下也司馬法云負固不服之辭○而无應故有征不服之義易言利用侵伐者故發之曰慮後世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王安石曰征不服故有征不服之義易言利用侵伐

兵亦謙意也故泰曰勿用師自邑告命夫曰告自邑不利即戎

三三 坤下震上 中爻艮坎

豫利建侯行師鄭康成曰豫喜佚悅樂之貌震爲雷屯言建侯有震无坤謙言行師有坤无震此合坤震成卦故兼之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侯果曰四爲卦主五陰應之剛志大行 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姚永樸曰 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鄭康成曰忒差也○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九家云建侯以興利行師以除害興利除害民所豫樂○孔穎達曰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故設之以示情使後生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司馬光曰逆理而動者心勞而事難故順以動則豫矣○馮椅曰日月之行景長不過南陸景短不過北陸陸故分至啟閉不差其序○何楷曰易有時有用有義有時義大矣哉義六十四卦時而已矣○秦蕙田曰此作樂之原本樂記事若淺而有深義曰時義大矣哉欲人思之也非美人別之也大事欲人知之也○聖人作樂以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說文作樂之盛稱殷○鄭康成曰殷盛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萬物乃豫也崇充殷盛薦進也○孔穎達曰奮動也雷動於地上得之者作簫舞以武得之者作干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司馬光曰豫喜意也作樂所以飾喜也薦上帝配祖考用樂之盛者○本義云雷出地奮既象其聲又取其義○屈大均曰人聲以天聲爲本樂之凡聲之動者皆雷之象也樂之用莫重於祭祀聖人本大行天之聲純剛无欲元音也雷出地上中和之至也先王作樂以宣天下之人氣宣上帝之氣何德之崇如之○秦蕙田曰此作樂之原本樂記雷者天之聲可象其聲聲在則氣在以聲宣其氣以宣天下之人氣之宣矣宣上帝之氣而祭地祇享人鬼皆重於祭祀聖人本天地之情使後生知幾事之當豫之義大矣哉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說文作樂之盛稱殷○鄭康成曰殷盛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萬物乃豫也崇充殷盛薦進也○孔穎達曰奮動也雷動於地上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司馬光曰豫喜意也作樂所以飾喜也薦上帝配祖考用樂之盛者○本義云雷出地奮既象其聲又取其義○屈大均曰人聲以天聲爲本樂之凡聲之動者皆雷之象也樂之用莫重於祭祀聖人本天地之情使後生知幾事之當豫之義大矣哉欲人知之也非美人別之也大事欲人思之也○聖人作樂以

紹曰吹律知師聽樂知德時贊二以知幾蓋言微也
擇故曰介雅音有度故不終日也○其昶案白虎通
云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
耳事已行災咎將至无爲留之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蓋豫之時衆皆溺於豫樂二獨以爲災咎將至
遂去不留其介節如石聲之硜而有別也樂記石聲
磬以立辨辨以致死鄭注辨謂分明於節義疏引崔
云能清別於衆物則分明辨別也繫辭說此爻之義
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能辨別也又曰萬夫之望立
節義也三爲終日之象六三盱豫悔遲有悔陸德
明曰盱上視陰柔不中以居高位不勝其豫視瞻高傲故
宜有悔鳴發於聲盱形於目○其昶案六三失位无
應且止不化故悔遲語類斷盱豫爲句是也東晳立
義云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必有悔也○郝懿行曰
上悔字改悔下悔字悔吝之悔也○吳澄曰象曰盱豫
有悔位不當也此乎言能論變則无咎也○沈該曰
冥豫象爻變離卦變晉明出地上明之至也有渝之
象○李道平曰爾雅云冥晦也月滅於坤三十日故
爲晦○其昶案成謂樂也大司樂云凡樂成則告備
鄭注成謂所奏一竟又云樂成則更奏此曰成有渝
於樂也○胡瑗曰悅豫過甚情蕩性冥是何可長於
此乎言能論變則无咎也○沈該曰柔居衆陰之長
冥豫象爻變離卦變晉明出地上明之至也有渝之
象○李道平曰爾雅云冥晦也月滅於坤三十日故
爲晦○其昶案成謂樂也大司樂云凡樂成則告備
鄭注成謂所奏一竟又云樂成則更奏此曰成有渝
於樂也○胡瑗曰悅豫過甚情蕩性冥是何可長於
上何可長也馬融曰冥昧耽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卽降衷之衷○楊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馬融曰
冥昧耽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王弼曰盍合也○陸德明曰簪
疾也○其昶案六二失位无應同壻壻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士喪禮注簪連也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
連與聚及叢合義並相近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也坎爲疑故勿疑○王弼曰衆陰由之以得其
豫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物亦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
合○○劉牧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衆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无陽九四疑位
位爲疑懼其以失
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爲疾象曰六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玄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

於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趙彥肅曰否塞不通陽來下交故陰隨之交之至大亨貞陽德也與屯同○李舜臣曰凡彖所謂剛來而交坤所謂柔來者皆一陰一陽自乾來者皆一陽自坤來而交乾○其祕案此卦專發明乾之四德用於諸卦時而已元亨利貞時之運也卦爻所値必各隨其時然後可无咎也傳言大亨貞无咎不言元與利者大謂元隨而无咎即利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亦通例也其六爻取義象曰則皆卦例之變以見易之爲道時爲大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翟玄曰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張浚曰潛神至靜之地而後能盡動說之道○朱震曰隨時之道著而易見者莫若隨晝夜○馮椅曰雷發於震之春收聲於兌之秋由震而兌自明嚮晦天地之隨爲動息爲語默爲行藏古今君子之隨爲動息爲語默爲行藏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俞琰曰官主守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俞琰曰震以初爲主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比相隨不取應初九不正○錢澄之曰渝者時可舍六二之正從九四之不正也故渝所以爲隨也○黃式三曰否之乾上下不交變而爲陰主故稱官否上下不交之正故有功○其祕案坤初變而爲震有出義而出象開門之形故謂帝出乎震也震在卯說文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坤初失正自乾道變化一索成震則從正吉矣既成震萬物出生故曰出門門闕象門之開既有功故初之隨二爲震象門之開出門門闕象門之閉覆艮不爲失也初當潛而出乃初爻之變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虞翻曰隨家陰隨陽三之上无應係四失初○王弼曰舍初係四四俱无應亦欲己隨故隨有求得○陸希聲曰三非其正何可以妄故利居貞○司馬光曰三无中應非其義可尚者承陽爲順也○其祕案陰陽之情近而相得初以剛來下三二兩柔三於初非近也義當隨得而隨其時然後可无咎也傳言大亨貞无咎不言元與利貞時之運也卦爻所値必各

八卦正位兌在六爻之上而言孚九五中正居尊動物以誠也孚上爲孚于嘉之會也○惠棟曰虞謂隨家陰爲主陽爲客陰尚賢而天下隨之嘉美者也○朱軾曰不言隨而孚于嘉合於嘉禮○其禘案兌上爲坤用六之爻乃陰陽之道隨陽太玄擬爲從亦曰日嬪月隨陰隨陽夫婦之義相亨者也故謂之曰嘉兌上爲口舌之象秋之義隨九五孚于嘉純兌九五孚于剝取兌爲正上九多有尚賢養賢之象若九五此上六則以尊寵小人爲累隨九五孚于嘉取陰陽相隨之義易例六五上六吉此五爻之變例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虞翻曰王謂五也兌爲西艮爲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乾鑿度云隨二月之卦萬物隨陽而出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乃讀爲仍乃從又從也○象曰隨之也○呂祖謙曰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若也詩云孌彼諸姬聊樂我君惠棟曰乾爲君坤爲臣坤爲衆坎爲一陽伏二陰中爲鬼艮一陽尊高宗肜日有飛雉升鼎耳之象坎有鬼神象坎一夫曰艮坎皆北方陰幽卦朱子曰拘係而不解隨之極若也詩言祭享通取三卦象○抱潤軒

其禘案阮逸謂易著人事皆主商周是也孔叢子載子思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玉鬯之賜沈約著竹書紀年亦云王季歷之功賜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又呂覽首時篇王季困而死文王苦痛之辭王謂文王哀思苦痛之象也據此諸說是此爻正文王哀思殷王用亨于西山謂王季受圭瓚之賜周禮云九牧之維之維又云建牧立監以維邦國九命爲伯故曰乃從維之拘係之上窮明君臣之義无所逃故卒不獲免也他卦上爻多居事外隨上六乃見靡於五不克去是又上爻之變例也易之不可爲典要如此時不同則義變隨時之義大矣哉

三三 巽下艮上 中爻兌震

蠱 古音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左傳云於文皿蟲爲

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也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俞琰曰甲指互震震東方陽甲○邵寶曰治蠱曰亂治荒曰荒故蠱爲有事○其禘案卦有巽艮震艮東北巽東南震位其中東方春也故主春而言甲在木其日甲乙仲春季春其日皆甲也先甲三日爲冬艮也後甲三日爲夏巽也○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李道平曰震之初陽爲元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楊萬里曰蠱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楊簡曰蠱當濟之以仁甲屬木仁也巽不立不振不起故往有事先甲三日爲夏巽也○蘇軾曰蠱者木雖蠱中尚有始天運然也○屈大均曰蠱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元能治之則可亨也卦以上變而不成乾坤是父母之蠱也初變柔上變剛皆失其位幹者震男之事故曰巽而止蠱○胡遠濬曰物之生機不遂而腐乃作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其禘案蠱備通而亂之仁化不通由巽東南而兌西而艮東北天運然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李簡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蠱之時民德敗矣敗而育之必振動之使離其故習猶風之撓物適所以養之也○何楷曰蠱之時百廢未舉而獨先民德聖人之施爲氣象可見矣○彭申甫曰說文蠱腹滿也又云風从虫凡聲風

動蠱生故蠱八月而化左傳風落山謂之蠱蓋蠱多无毋感風而生山止風而所以云巽而止蠱○其祀案山下之地陽氣鬱而蠱生不及暄惟風能振盪而育養之是風也者能生蠱亦能飭也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孔穎達曰幹事之名故稱幹父子考謂父歿稱考

散而言之生亦稱考康誥云大傷厥考心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虞翻曰幹正蠱事也泰乾爲父變而得正故无咎○王弼曰處事之首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孔穎達曰幹事當量事制宜以意承考而已○蘇軾曰器久不用而蠱生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謂之蠱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李光曰天下蠱壞非得善繼之子不足以振起之宜王承厲王修車馬備器械復會緒侯於東都可謂有子矣中興之業難以付之大臣蠱卦特稱父子者以此○本義云幹如木之幹枝葉所附而立者蠱者前人已壞之緒子能

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楊啟新曰承考者聖人以子之賢善歸之於父○其祀案乾壞於六爲蠱初最先知厲故能變而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孔穎達曰居中處內是幹母事○其祀案乾坤變而蠱則六爻皆幹蠱之子不分屬何爻爲父爲母所以蠱者以巽而止也故蠱之時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不利於止二以剛中幹蠱不可貞言不可變也二變成艮上下皆止蠱將有咸儀技藝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言失盆甚猗嗟之詩所由刺也序詩者曰齊人傷魯莊公剛中幹蠱之道也全其骨肉之恩而不成其蠱之事九二之得中道如是而已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其祀案三體震長男前人之蠱集於其身故小有悔萬物始震而終艮震下一陽蠱之元寄諸此終者能終乃无咎所謂終則有始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虞翻曰裕不能爭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往失位故未得○張浚曰蠱至四變既失正不變四巽極而止兌說爲裕○其祀案四巽上下无陽爲應上无陽可承是一於阿順使其親得罪於鄉黨州閭者故曰往見吝謂往而見鄙於人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荀爽曰體和應中承陽有實用斯幹事榮譽之道也○項安世曰得尊位行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之失不以才幹以德幹也○其祀案自三至五由震轉艮艮終萬物所謂蠱元亨而天下治者也幹蠱之事於是乎成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虞翻曰孔子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往失位故未得○張浚曰蠱至四變既失正不變四巽極而止兌說爲裕○其祀案山下之地陽氣鬱而蠱生風落山謂之蠱蓋蠱多因風而生山止風而不及暄惟風能振盪而育養之是風也者能生蠱亦能飭也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孔穎達曰幹事之名故稱幹父子考謂父歿稱考

禮記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鄭注臣致仕而去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於是乎成

事言尊大其功也○白虎通云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臣言王之致仕臣也○荀爽曰年老事終不當其位體在卑之爲止故不事王侯○石介曰在卦下而艮之上而无所承身退也在外卦心不累乎內志在外事可以施於事之外潔身以退者上九所治者大夫心志之事外潔身之出處君子之道也○胡炳文曰子有不事父母乾坤也乾坤變而蠱則六爻皆幹母所以蠱者以巽而止也不利於止二以剛中事也不利於止二變成艮上下皆止蠱將有不爲之象○錢澄之曰上九所治者士大夫心志之事外潔身以退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張履祥曰天下之蠱也伯夷之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兌下坤上
三三
中爻震坤

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月陰之義配日　象曰臨剛浸而長語類云浸漸也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說而順剛中而應虞翻曰剛中謂二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胡瑗曰二以四德撫育萬民生長萬物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鄭康成曰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大陽浸長矣而有四德亨而感通者也故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胡瑗曰二功於乾盛之極也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將亡故戒亦於黃泉即可貫澈萬物而各正其性命曰志行正明不可化陰而失正也鄭康以凶○程傳云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抱潤軒

臨　易三　二

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虞翻曰得中多譽兼有四陰體似之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虞翻曰咸感也得正應四故貞吉○李舜臣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爲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其祕案二陽浸長皆云咸臨咸者乾元之氣所以爲亨而感通者也初九陽氣發動志行正明不可化陰而失正也性九二咸臨吉无

復初元吉故无不利○李光地曰知命之靡常則不可以委順於命而有立命之道故盛而不矜衰而可挽○晏斯盛曰未順命對八月有凶言也兌說坤順疑於順也聖人之意深矣○其祕案九二陽氣發育不化乃人事也二於盛時既不委順於命雖至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虞翻曰坤動成泰故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石介曰比於浸長之剛而能變是以无咎○王宗傳曰坤順震動爲既憂之易心退聽以至誠順君子陰消陽長馴致泰○胡炳文曰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兌爲口爲甘則无攸利其○其祕案臨自

效於此一陰故曰无攸利憂者憂其八月有凶也○其祀案兌正秋三爲兌主正八月象四德主利陰陽相說而至於甘溺於利卽有不利者伏焉震无咎者存乎悔能悔故能變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王弼曰處順應陽不忌剛長而乃應之履得其位盡其至者也○張浚曰至坤應陽不撓其進○其祀案至實也生意已實是由利向貞之候繫辭厚之至也虞注坤爲至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乾鑿度云大君者人之盛者也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於盛位浸大之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辭也○王弼曰處於尊位履得其中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則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程傳云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豈能周於萬事唯能取天下之善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朱震曰二

以剛中上行五以柔中下行五兼二而用之○本義云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張栻曰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之舜唯能用中於民所以爲大知○陳士元曰五常之德知藏於乾之內坤以藏之故曰知臨○其祀案坤五含章伏乾之陽光明在中故曰知臨行中卽所謂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言本此光明而行也坤體三爻皆不當變貞兼知信之二德六五知也上六信也皆所謂貞也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孔穎達曰雖在上卦之極順之至居臨之終敦厚於阿之極處有敦篤之志艮上九謂之敦復有坤體爲敦臨下臨二陽爲志在內○語類云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志艮上九謂之敦復上爻不好故止於五爻謂之敦復○李舜臣曰臨二陽方長而上四兩吉兩无咎何也說而順剛中而應故也陽方漸長羣陰順而應之則兩不相傷之道也消卦爲觀據此則劉向言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上六居坤之終其靜也翕志在內所以凝

聚乾元爲發生之本也翕之不厚闢之不暢曰敦臨之至也元之志貫於貞貞之志保其元造化終始之妙如此

坤下巽上
中爻坤艮

觀盥音管而不薦有孚顒反若魚戀反若馬融曰盥者進鬱鬯灌地以降神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以下觀上見其至盛之禮萬民敬信故曰有孚顒若○鄭康成曰九五天子之爻艮爲宮闕天子宗廟象○虞翻曰盥沃盥薦牲羞也坤爲器艮手臨坤象○程傳云顒仰望也○李綱曰卦體坤地巽入有祼鬯之象祼鬯之辭也以求神於陰所謂臭陰達於淵泉者也○本義云盥將祭而潔手也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吳澄曰有孚謂下四陰○其祀案盥者將以灌鬯薦牲不

薦者極形其遲重敬慎之意語意與无敢折獄同獄非不折也盥非不薦也皆愼之至也**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蜀才曰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胡瑗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朱越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天下觀感而化矣**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吐得反**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虞翻曰聖人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教而天下服矣○王弼曰觀之爲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楊時曰聖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矣況射乎彥肅曰天之神寓於四時聖人之神寓於教○吳汝綸曰劉向言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據此則劉

以臨之八月爲觀也此以卦氣消息說易○陳漢章曰天之神道四時不忒卽禮運播五行於四時聖人以神道設教卽中庸鄭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非徒以鬼神爲教史記謂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莫著於此祭統云廟中者卽觀民之教卽法天四時不忒竟內之象竟內之教卽中庸之神道也中庸曰修道之謂教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鄭衆曰從俗所爲順民之教故君子治人不求變俗○程傳云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由歷周覽之象觀民設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省方觀民也○呂大臨曰風行地上萬物得其所以化○黃端伯曰地有五方各成風氣是以先王尚之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虞翻曰陰小位陽爲童二陰爲女

王弼曰觀之爲義以所見爲美者也故以近尊爲尚處大觀之時而爲童觀不亦鄙乎○程傳云小人下民之道乃常分不足謂之過咎○本義云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其祀案君子治人之道也不能識君子之道也○崔憬曰得位比尊承於王者職在搜揚國俊賓薦之王庭故以進賢爲王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方孔炤曰以羣陰逼陽之勢轉爲諸侯朝覲之象大觀而化正在此爻○惠棟曰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有請觀之禮鄭注謂聘於是國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季札請觀周樂諸侯朝王亦然是謂觀國之光○其祀案君子无咎君子吝曰觀我生進退觀民也王弼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民之化光于四表觀之極者也○其祀案君子无咎君子謂陽也五陽不變則可以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无咎也王弼曰處在於內所見者狹婦人之道處大觀之時不能大觀廣鑒誠可醜也○其祀案陰得位不變故利女貞九五大觀天下二乃獨專其應以私見闚所以爲醜也○其祀案君子所議學一先生之言而已矣其在學者則莊周六三觀我生進退其祀案生讀爲性謂性行也○劉牧曰觀其道應於時則進不應於時則退之動作其志未平憂民之未化也○陸希聲曰民之善惡由我德化觀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知其志必使天下之生也聖人之志未平也○楊名時曰文王以天下之善與人同是也志未平卽堯舜猶病諸魯悲憫之心初童觀於下而在上君子以爲吝志

則然也巽坤南方維卦萬物相見乎離故卦名觀而君民上下皆有相觀之義

三三震下離上
中爻艮坎

噬嗑亨利用獄虞翻曰坎爲獄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虞翻曰物謂四无物則口不噬故先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罪頤中有物曰噬嗑也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石介曰柔下剛上定體也柔居五爲上行○橫渠易說云初六分而上九五分而下故曰剛柔分合而章合而成文也○程傳云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閒有讎忿隙而不去之則和合矣閒隔之閒也除去之則和合矣閒隔者蓋讒邪開於其閒也

天下之大害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去天下之閒在任刑罰故取用刑爲義二體明照而威震用刑之象○趙彥肅曰離遇震爲電否則日也火也離合震爲雷發聲電始至秋分而雷收電斂○李舜臣曰噬嗑以去頤中之梗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趙汝楳曰利用獄以去天下之梗六五之柔中其哀矜惟艮之意乎大君在上三宵而後制刑德雖柔於獄則利○胡一桂曰噬嗑卦發其剛柔分而剛得中故於雨卦發其義一畫而成離象曰雷電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壅此言卦變也象曰電雷噬嗑項安世曰石經作電雷先王以明罰勅法漢志云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王符曰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改風俗者其行賞必變改風俗賞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鄭康成曰勅猶理也○侯果曰雷電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朱震曰雷電一氣雨閒之明其罰之輕重使人曉然易避效電之明正其法令以警懈惰效雷之動○胡遠憺曰雷電一氣雨閒之至不能閒而必合者惟此象矣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虞翻曰屨履也坎爲校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滅之象曰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噬膚滅鼻過之所始凡過之所始於微而後至於甚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校即械也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案初變震動爲坤順則上興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爲咎也屨校於足則行爲之窒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荀校於刑之意非破累若滅耳者然所以罪其不聰也滅趾刑之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馬融肥美曰膚荀爽脆乾曰柔脆乃說制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其祁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知懼不貪其味故滅鼻无咎虞翻曰滅鼻无咎滅之爲言亡也屨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嗅猶聞氣也大玄擬注其氣臭也其足噬膚者非无鼻弗臭矣正義不可失正之貞没所芳也抱潤軒

利艱貞吉馬融曰有骨謂之脅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沈起元曰光離體未光四居互坎中也○陳漢章曰脅即說文龠與蘢蘢同類蘢一作齇蒲也又云三齇亦醢也鄭注五齇昌本脾析蠶豚柏深也有骨爲齇无骨爲醢皆豆實又云金示和也又曰金次也饗禮兼食兼酬禮則器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皆可爲矢與金並舉明金矢皆貢變也金皆饗禮之庭實○其虞案利艱貞吉者懼失禮也聘義云饗食燕所以明賓客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君臣之義也聘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不侵不陵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者懼其聘而誤不敢以尚何獄訟之有未光者懼事問是其義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得當也趙汝楳曰以位言此以事言○陳漢章曰象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彼說文膊與臡皆簋實也四五體離離爲乾卦故乾肉也凡饗禮必兼燕與食禮食先食舉亡主百拜以化其陵競之風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噬嗑用獄之卦而中四爻舉禮食爲說所以使無訟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鄭康成曰校木坎爲耳木震爲反何可校滅耳聰不明也朱震曰火在耳上何校滅耳象象曰何校滅耳不明也○王肅曰何擔也外景也於耳爲聽視聽之用无所不明也○毛璞曰以其昧案古之上九○其昧案古非明也以沽終故寄之上九○其昧案古之上爻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中四爻之上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六爻惟三上相應故不可以貞者刑以弼教初上二爻變上變離壞則坎失其明故曰聰不明也彼方自以爲得位告以勿變彼不悟也不聽教訓屢校於初至上而猶何校是終不自改也周禮士者殺故凶

賁彼僞反亨小利有攸往鄭康成曰賁變也文飾之貌○張沐曰賁亨剛亨也小利柔利也艮者止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動象斗艮居象辰觀斗之運轉而知歲周觀日月之盈虛而知朔數所以察時變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體○鄭康成曰剛柔雜仁義合然後嘉會通之禮也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經星之文也○毛奇齡曰王弼但以剛柔交錯釋柔來文剛上文柔耳徐鼒曰胡允日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經星之文於天文上增剛柔交錯四字妄也舍此天之文也即卦中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是則卦中離明而外艮止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斌曰離象曰坎象月震象日艮居象辰觀斗之轉運而知歲周觀日月之盈虛而知朔數所以察時變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荀爽曰陰來居坤之上乾之中爻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蘇軾曰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程傳云乾中爻變而成離坤上○上故云剛上而文柔非以剛爲文也剛居上而文不然无本之文非文也○其昧案剛上文柔成賁之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內卦爲質柔在內爲質外卦爲文柔在外爲文質文論文質終始之運史記孔子觀夏殷所損益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以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是由質而趨重於文者也外卦陰往從陽而陽

爲之主是友勝而返之質者也呂覽載孔子筮得賁以謂非正色之卦此卽從先進之旨蓋傷周末文勝而寄慨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成曰折斷也○吳澄曰麗於物其燄炎熱者有體之火山下有火山腹之火也書云賁若草木濕暖之氣能長草木賁然有光故爲賁○黃道周曰獄亦庶政也案陽主德陰主刑山下陰凝之所刑獄之象造化有溫煥之氣遂无敢者罔敢敢折獄之心而人之生機自用也蓋明庶政者懸書讀法以教之於未犯之初先无敢折獄者哀矜勿喜以愼之於聽斷之際

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虞翻曰坎爲車徒步行故舍車而徒義弗乘也王弼曰以剛處下居於无位棄於徒步以從其志者也○王弼曰賁道之興必因其質質須賁飾賁飾過則反其質賁之爲義非有非无非質非飾賁道之興必因其質質須賁飾賁飾過則反其質賁之爲義非有非无非質非飾

崔憬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今棄二比故曰舍車○程傳云君子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而徒行眾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都絜曰易義乘之者在上初在卦下无所乘也○惠棟曰初爲士禮唯大夫不徒行尚書大傳云古之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有命者不得乘乘者有罰○其祁案二四爲車初舍車而徒者剛陽在下葆其大樸不祁比二亦不應四也說苑孔子卦得賁仰而歎息子張曰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子曰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賁飾有餘者不受飾珠不飾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六二賁其須

劉牧曰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胡瑗曰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上不能自興得上而後興○袁樞曰柔不能自立得附而後興○姚舜牧曰須者所俟也趙宣子盛服將朝禮曰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此人臣之賁其須至於賓客會盟祭祀皆豫飭而上得志柔來文剛必居剛下乃得所承故曰與上興也古者祭祀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饗宴賓客前期三日戒前一日又宿戒皆須也推之曾子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亦須也敬之至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盧氏曰有離之文以自潤故曰賁如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離體剛履正故永貞吉○程傳云三處文明之極賁之盛也極賁之盛也○俞琰曰文遇則質喪質喪則文敝要當永久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其祁案文質兩統相貫通云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莫如忠陳立注云表記言虞夏之文者彼自謂夏家之文比殷周之文猶質殷家雖文耳初舍車而徒是夏之質猶殷之尚敬也三濡如則周之尚文也禮樂明備所難者永貞耳三守正不變終不使其文加於質則二得所麗而興是離之功成於三故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鄭康成曰以吉之六四賁如皤白波反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反

翰白也○陸績曰震馬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傳云所當之位爲可疑○項安世曰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自四以上皆以白爲賁姚小彭曰商人尚白戎事乘翰○其祁案四處進退之際其所當之位疑位也四多懼故四疑初之或躍傳又疑上之者疑之也爻獨初四相應故四疑於寇初之當從則剛上文柔四五二陰皆利往從之匪寇也昏媾也故舍初之應而從上終无可尤蓋處文勝之時義當反質公羊傳注云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是此爻之義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在千反

吝終吉

于夏傳云五皮爲束帛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荀爽曰艮山震林爲園圃隱士之象五爲王位

禮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薛綜曰古者招士必以束帛加璧於上○王安石曰妄損少儉而用禮末失中也○郭雍曰賁之盛大無過於得賢及賢人者國之休光○姚配中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本也○其祁案陰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王弼曰飾終反素○劉牧曰繪事後素之事也○其祁案董子言王者以制一商一夏文質更主天文者主地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主地者六二也主天者上九也內卦曰義弗乘與上興終莫陵皆有尊尊之意外卦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薛綜曰采也○程傳云賁飾也二也雜卦云賁无色也上也○惠棟曰上者賁之成考工記云畫繪之事後素功論語繪事後素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污是功成於

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曰敵應不相與○任啟運曰國之有賢猶牀之有足其剝案九二剝爲六二雖有中正之德而凶者以下有辨也而賊賢以自專者不知○非六二則五有應上非六五則二有應自二五无與有應卽知剝之凶由於邪遯之亭由於二五之未有與矣六三剝之无答象曰剝之无答失上下也荀爽曰眾皆剝陽三獨應上是以无咎○王弼曰蔑貞凶傷始也二曰蔑貞凶傷消之卦然其象曰遯亭

人牀剝盡以及人身害莫甚焉○程傳云五君位剝及四在人則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其祀案六四切近君位所謂貴戚之親與國同休戚者剝之是自剝其身也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終无尤也象曰以宮人寵乃不相與也○任啟運曰敵應不相與○任啟運曰蔑貞凶傷始也二曰蔑貞凶傷消之卦然其象曰遯亭曲於二五之未有與矣六三剝之无答象曰剝之无答失上下也荀爽曰眾皆剝陽三獨應上是以无咎○王弼曰蔑貞凶傷始也二曰蔑貞凶傷消之卦然其象曰遯亭

曲於二五之未有與矣六三剝之无答象曰剝之无答失上下也荀爽曰眾皆剝陽三獨應上是以无咎○王弼曰蔑貞凶傷始也二曰蔑貞凶傷消之卦然其象曰遯亭

長也王弼曰入則爲反出則剛長爲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徐幹曰明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廣易曰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其斯之謂與○歐陽修曰天地之心見乎動一陽初動於下天地所以生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橫渠易說云劉之與復不可容線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故盡則生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盡則生生唯是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大德曰生○本義云積陰之下一陽初生而未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王應麟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能見天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得其正故不知自知之明也○吳汝綸曰復卦之旨太玄擬之爲周其辭曰陽氣周神而反乎始故曰出入曰反復之說也○其祀案見者心光之發露也抱潤軒

人之心天地之心一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古多祇二字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祀案釋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多祇二字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多崔憬曰從坤反震復而有應故獲元吉○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脩賊其本心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之謂順行是之謂擴充徐偉長所謂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者也六爻皆發明无疾无咎之旨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白虎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悅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朱震曰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復之爲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也四陰皆復此而已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意○其祀案初之不違復是省察克治之要四之中行獨復是應事接物之方初爲天命之性應初是從道也子思曰率性之謂道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鄭康成曰考成也○孔穎達曰處坤之中敦厚於復○胡炳文曰本有坤體又互坤厚之至也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成德之事不違復入德之事○其祀案復至五而成復之初以自知終以自考終則无悔聖人盡性以盡人物之性皆所以成己也於本體外无所增加還其固有而已不言吉而言无悔其義大矣成康曰敦復无悔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子夏傳云傷害曰災妖祥曰眚○荀爽曰坤爲眾故用行師國君謂初○虞翻曰坤冥爲迷高而无應故凶

十年爲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左傳云欲復其願而弃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張栻曰陰柔之才去剛太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項安世曰陰盛之時君道常爲小人所以故曰以其國君凶最違初故迷則相仇坤上龍戰之爻有行師象蓋與初戰也○胡炳文曰迷復能不違復相反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陳法曰雷出地上豫故利建侯行師雷在地中復故不利行師微陽初復宜生養休息乃欲用震疊之威末有不敗亡者○其祀案凡不能自克之人必求逞於外孟子言不仁之人不可與言是迷復安危利災至於孟子敗國亡家終有大敗也不仁即左氏所謂棄其本者上九去初絶遠有其象矣初陽爲本覺光明陰之君君道反者不順之謂災眚有大敗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程傳云无妄者至誠之道也○語類云无妄本是无望不期而有朱英所謂无望之福是也○吳汝綸曰史記言世有无望之福又有无望之禍无望之禍无妄之運皆用古永疏遭无妄之卦遘蔡邕亦云消无妄說○其祀案自天言之則爲實理自人言之則爲不意故朱子謂其義通也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王宗傳曰初九之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郭忠孝曰剛自震而无妄之外卦又乾也故曰剛自外來在无妄則內體故曰爲主於內剛乾索於坤而爲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馬融曰天下雷行其動以時春分而出萬物隨之而出秋分而入萬物從之而入莫之令而常自然故曰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其或感之有正有不正養之或得或失所以爲天壽爲災眚是爲匪正有眚之理○陳法曰大亨以正天之正命也天命不祐匪正妄而所遇非正命則亦安之而已○其祀案无妄之卦言天命也故魏晉以前儒者皆以運數說之雜卦運數蓋天命有正有无妄災也亦謂運數蓋天命有變元亨利貞者天之正命也其匪正有眚者亦天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曰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六爻皆此義易之爲書與天地合德人力勝者則示以趨吉避凶之方有不可以人力爲者則告以委心任運之道聖人成能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此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馬融曰茂勉也對配也○九家云天下雷行陽氣普徧无物不與○趙彥肅曰陽氣動品物皆應是爲物與○吳澄曰茂懋通上奉天時以行政令使一民不得其所无一物不遂其生○○錢澄之曰與猶應也張希獻云雷行而物應是也○許桂林曰東

作南訛西成朔易對乎四時而厥民鳥獸莫不育焉先王謂堯此堯之制作而夏小正周時訓因之者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程傳云九以陽剛爲主於內卦爲正而居下體是有志於正者也其往則得其志矣

丙中誠不妄者也无妄而往何所不吉○何楷曰震爲主於三動成離爲行人得牛失則邑人无災震壞故稼穡不成此攘奪之世也震變離乃邑人之災天下无道小人有得牛失稼之象然六三失位當變者也災不可避是謂无妄之災天下无道小人有攸往鄰康成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虞翻曰震爲禾稼禾稼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民利無辭而行情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本義云試謂少嘗之也○潘相曰六二中正順天命之當然而无一毫功利之念不爲耕穫之業不爲菑畬之謀從吾所好而不求乎富也○其祀案坤爲牛震初有耕稼之象以初爲士爲民也其祀案坤爲牛震爲大夫何往不利陽實爲富陰虛不化陽爲未富无妄震二

疾眚窮災蓋天運之否常多於泰君子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而已

三三乾下艮上 中爻兌震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鄭康成曰自三至上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本義云大陽也以艮畜乾畜之大者也○何楷曰震在兌前涉川象○其祕案乾艮北方維卦於時爲冬陽氣潛畜於內爲大畜不家食謂與賢者共之王者无私家也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釋文石經並作日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輝輝說文无輝橫渠易說云陽卦在上能止健大正也其祕案利貞畜上而上九又在其上能止健賢也健大皆陽之稱能畜止剛健然後性命各正此釋利貞之義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禮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鄭注小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孔穎達曰乾健上進艮止在上能畜止剛健故曰大畜乾剛健艮篤實故能輝耀光榮日日增新其德若无剛健則劣弱必既厭而退无篤實則虛薄必既榮而隕何能輝光日新乎○郭忠孝曰健爲天德止健畜天德也大有有賢之卦大畜畜賢之卦○張浚曰小畜大畜異者五位耳在小畜則以剛中受畜在大畜則以柔中畜賢○其祕案表記所云小利卽頤之自求口實大利則養賢以及天下也不以小言受大祿孟子曰爲貧而仕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是其義也不以大言受小祿孟子曰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故仕齊不受祿道不行則潔身以去之義也利涉者五互震木加於兌澤下與乾應天无疆涉川則无遠弗屆應天之无疆也此亦畜極而通之象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楊時曰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聞見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張清子曰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凡山中有雷雨風雲之氣皆天也○方孔炤曰觀天在山中之象卽知虛在實中故孔子不言悟而言學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悟焉此多識以畜德之說也○顧炎武曰張湛注列子云自地以上皆天也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王弼曰進則有厲已則利也○本義云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俞琰曰需初不犯難謂坎水之險此不犯災謂艮山之阻○其祕案二三皆畜輿馬初民象出无輿但徒行耳初應在四艮山互兌澤山川險阻行不得達故利已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呂大臨曰說輹不舊而已車體猶完以剛中自全不進○蘇軾曰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其心願之故中无尤○沈該曰二有載上之才而守難進之義守中而安其分者○李簡曰初利於止二安於止○其祕案內卦畜德之事象所謂能止健大正也初之不犯災知者利仁也二之中无尤仁者安仁也畜德以仁知爲大九三良馬逐逐鄭本重逐字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鄭康成曰逐逐兩馬走也日日習車徒○虞翻曰乾爲良馬震爲警衛講武閑兵故曰日閑輿衛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王弼曰物極則反畜極則通上九大通可以馳騁○張浚曰三有互震體艮山在前其動也艱與上同德往必合志○本義云三居健極上居畜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項安世曰輿衛蓋總指三陽皆同載而上進者○沈起元曰小畜之上雖陽爻而巽陰德方盛大畜之上爲艮陽故與乾合志○其祕案陽畜至三可以進矣日閑輿衛習駕御也古以六藝爲教御在所

重焉末往先習藏器於身亦畜之義六四童牛之牿元吉晁說之曰說也周書今爲牿牛馬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姚配中曰禮祀天牢芻之三月故童牛之牿饗聞於天天祚之故元吉○其祉案陽畜於陰二陰爻皆不可變故皆舉其爻四應乾初萬物資始故元吉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外卦畜賢之事家所謂不家食吉養賢也孟子曰弗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故畜牲莫重於祭畜賢必於天六五豶牙之吉項安世曰牙埤雅豶符云反豕之牙吉云以杙繫豕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姚配中曰亦謂豕杙謂之牙○何楷曰爾雅云豕子豬豵豶者豕子也○徐文靖曰方言海岱之間繫豕謂之豶初之牿五爲二之牙豶散祭祀之牲聚于國門使養之是也馬陽物言於陰爻喜慶皆五慶廣上九何天之衢亨馬融曰四達謂之衢○虞翻曰何當也○張浚曰震大塗爲衢○其祉案乾天震衢上九一陽踽上爲何天之衢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程傳云天衢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亨通廣闊无有蔽阻也○王宗傳曰上當畜賢之時爲五所尚主張賢路賢者得志莫盛於斯○趙汝楳曰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濟馳騁天衢無畔无際唯所欲之賢者顯立天朝言聽計從无通不可道之盛行何以加此

三三 震下艮上
中爻重坤

頤以之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鄭康成曰頤口車輔之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載養物人所食之物則貪鄙之情可別也○其祉案頤貞吉此論自養之道觀頤自求口實此論養人之道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朱衷曰頤者所由飲食自養也君子謂不正不食況非其食乎○其祉案頤貞吉此以頤貞連文古一字爲句與尋常貞吉例別故傳特申言之猶之困亨貞大人吉亨貞不連讀傳亦特申言之困亨之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其祉案觀頤者觀其所養之人何如也何由知其人亦觀其人之自養則其賢不肖可知矣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王符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下止於上各得其正則吉○姚信曰以陽養陰動於萬物聖人以正道養賢及萬民○翟玄曰天地以元氣養萬物皆存焉觀其求可之養而略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

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爲大人○項安世曰初上二陽卽上下兩卦之主爻萬物小人養其小體爲小人初上二陽卽上下兩卦之主爻萬物終艮天地養物之功終始於二卦之內四時八物卦之用皆包於頤故卦氣始中孚終頤此頤之所以爲大○惠棟曰周禮膳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是觀其自養之事使民興賢出使長之是養成賢能使使治之是養賢以及萬民所謂養賢以及萬民也馬融曰初上二陽卽上下兩卦之主爻萬物小人養賢之事也○劉表曰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象也○孔穎達曰先儒云頤養也○橫渠易說頤節也○程傳云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節之則无傷○子以愼言語節飲食之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從口出患從口入故於頤養而愼言語之出收以象飲食之發以象言語之發聲收聲皆有一定時序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多果頤凶鄭康成曰朵損益外實中虛動也○李綱曰頤有離之體故象

龜○王宗傳曰爾謂初我謂上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王弼曰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禍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凶莫甚焉○蘇氏軾曰養人者陽也養於人者陰也從我求養固其所也○項安世曰上九卦主故稱我羣陰從我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无所求有靈而不自珍宜乃仰而觀我有靈而不自珍宜其凶○姚配中曰陽貴陰賤陽動而化故亦不足貴○其祀案頤有自養養人待養於人三義初陽在下當自養上九位在上當養人其四陰爻則皆待養於人者也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此論自養之道自養必以正養正必資乎靜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即靜也今初居震體妄動失位不自養而求養於人故凶寡欲則靜養而求養於人故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劉表曰拂違也○其祀案說文天顛也顛頂也玩四顛指上丘頤指初一陽巨於地下巨象也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來知德曰顛頤明此兩爻亦當上所頤也又論經常之道二五皆居中有爲今不相應而同養於上違乎常經故二五兩爻同曰拂經然五吉而二凶者五比由頤之上而二比初也當頤時眾皆養於上二獨以同體之故不能拒初而往求之謂之行失類蓋初以剛陽之才妄動於下乃草澤之雄也其私惠足以及人聖人懼二之失所祈嚮故深警焉

上明矣○其祀案上九爲卦主唯二四與上无比應之義故於二四皆曰顛頤明此兩爻亦當上所頤也又論經常之道二五皆居中有爲今不相應而同養上違乎常經故二五兩爻同曰拂經然五吉而二凶者五比由頤之上而二比初也當頤時眾皆養於上二獨以同體之故不能拒初而往求之謂之行失類蓋初以剛陽之才妄動於下乃草澤之雄也其私惠足以及人聖人懼二之失所祈嚮故深警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虞翻曰坤爲十年坤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王弼曰履夫不正以養於上納上棄无施而利○劉牧曰居明哲之朝當祿賢之世則以諂者也處頤而爲此行十年見上不可以邪干位不可以妄處違時悖德凶其宜矣○王夫之曰易屢言十年要皆終竟之辭筮不占十年以後春秋傳謂筮短龜長以此蓋聖人不終絕人而天道十年一變得失吉凶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意深矣筮之短愈於龜之長○其祀案頤貞吉今三不

我則仇故古人多以虎喻民矣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王弼曰无應於下而比於上故可守貞從上○程傳云上九應於下而比於上有剛陽之賢必篤於委信則能輔佐其身澤及天下也○居貞吉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之賢也○楊萬里用作凶語類云居貞吉如洪範之用靜吉曰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貞固順從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眞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邱富國曰豫不言頤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豫權由乎上也豫五柔乘剛故貞疾頤五柔承剛故貞吉○其祀案頤貞吉今三不五以承陽爲順居貞吉坤德也不可涉大川非終不涉也恭儉之主務休養生息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鄭康成曰君以得人爲慶○王弼曰以賴處上其民不勤遠畧而先自敝也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履四陰陰不能獨爲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程傳云得君專受任重苟不濟天下艱

危何以稱委遇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揚雄則
不敢忘也○本義云位高任重故屬而吉陽剛在上
故利涉川○其祕案上九失位故屬大有慶者羣陰
皆資陽以濟也君者无爲任人而治書曰予欲濟川
用女作舟楫故五不可涉而上利焉陰靜陽動之別
也五經異義引京氏云臣動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
下當是說此爻之義

三三 巽下兌上
中爻重乾

大過棟橈乃教反利有攸往亨

孔穎達曰四陽在中二陰在外是陽過越之甚也○王引之曰過者差也失也二五皆陽不相應而相失謂之過大過陰爻相失謂之小過太玄有失首象小過有失首象大過○其祕案易卦名每兼數義義過越也過差也過誤也各有當也他卦二五不應者多矣而此獨爲過者以陽既過越又相差失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

王弼曰初爲本上爲末○其祕案初所以承棟上所以覆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王弼曰危而弗持則將安往

大過之時大矣哉

向秀曰棟橈則屋壞所以兌澤復生稊二體乾稱老夫女妻運曰大過爻二變爲咸五變爲恆兌少女爲老夫故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皆无咎士奇曰初上卦震長男之象不見而九五互乾初六巽而長女二五互兌爲少女猶是也下卦艮少男之象老夫得女妻象老少夫婦以咸象二長相配今大過合二卦而老少相與上下對○梁寅曰此過盛而當壞之時位如藉用白茅則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王駿曰初爲本上爲末○其祕案初所以承棟上所以覆棟陰在下柔以順承剛過而中巽以行說也○吳澄曰古者祭祀縮酌用茅縮酌沃水於茅上然後免於咎也○侯果曰之初陰在下柔以順承剛過而中巽以行說也○吳澄曰古者祭祀縮酌用茅縮酌沃水於茅上然後免於咎也○其祕案易卦象棟橈由二五皆陽不相應而又不宜動而化陽爻義似難免咎而藉用白茅則何咎之有

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王弼曰稊生根之物也枯楊更生稊老夫得女妻過以相與能不利乎○其祕案枯楊生稊以喻老夫得女妻過以相與也○吳澄曰枯楊生稊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梁寅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枯楊生稊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王弼曰初爲本上爲末○其祕案初所以承棟上所以覆棟陰在下柔以順承剛過而中巽以行說也○吳澄曰古者祭祀縮酌用茅縮酌沃水於茅上然後免於咎也○其祕案易卦象棟橈由二五皆陽不相應而又不宜動而化陽爻義似難免咎而藉用白茅則何咎之有

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王弼曰初爲本上爲末○其祕案初所以承棟上所以覆棟陰在下柔以順承剛過而中巽以行說也○吳澄曰古者祭祀縮酌用茅縮酌沃水於茅上然後免於咎也○其祕案易卦象棟橈由二五皆陽不相應而又不宜動而化陽爻義似難免咎而藉用白茅則何咎之有

大過之時位如藉用白茅則何咎之有

王弼曰初爲本上爲末○其祕案初所以承棟上所以覆棟陰在下柔以順承剛過而中巽以行說也○吳澄曰古者祭祀縮酌用茅縮酌沃水於茅上然後免於咎也○其祕案易卦象棟橈由二五皆陽不相應而又不宜動而化陽爻義似難免咎而藉用白茅則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王駿曰初爲本上爲末○其祕案初所以承棟上所以覆棟陰在下柔以順承剛過而中巽以行說也○吳澄曰古者祭祀縮酌用茅縮酌沃水於茅上然後免於咎也○其祕案易卦象棟橈由二五皆陽不相應而又不宜動而化陽爻義似難免咎而藉用白茅則何咎之有

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王弼曰稊生根之物也枯楊更生稊老夫得女妻過以相與能不利乎○其祕案枯楊生稊以喻老夫得女妻過以相與也○吳澄曰枯楊生稊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梁寅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枯楊生稊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王弼曰初爲本上爲末○其祕案初所以承棟上所以覆棟陰在下柔以順承剛過而中巽以行說也○吳澄曰古者祭祀縮酌用茅縮酌沃水於茅上然後免於咎也○其祕案易卦象棟橈由二五皆陽不相應而又不宜動而化陽爻義似難免咎而藉用白茅則何咎之有

大過之時大矣哉

向秀曰棟橈則屋壞所以兌澤復生稊二體乾稱老夫女妻運曰大過爻二變爲咸五變爲恆兌少女爲老夫故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李過曰下下弱下弱則上傾三居下卦之上曰棟橈凶言下弱而上無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而下卦之下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下體既弱四居三上不能爲下俱受其病象所謂棟橈本末弱者三當之矣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其承祀案外卦下實又有三輔於下是不因下而橈也然當大過之時上弱如此誰謀國鈞能无吝乎有它謂上六也三之患在本四之患在末上危可扶下虛則其患立至民爲邦本此之謂也九五枯楊生華音敷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虞翻曰老婦謂初巽士夫謂五○沈該曰二比初近本也生稊之象五承上近末也生華之象王弼曰處大過之時上弱如此誰謀國鈞能无吝乎有它謂上六也三之患在本四之患在末上危可扶下虛則其患立至民爲邦本此之謂也九五枯楊生華敷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虞翻曰老婦謂初巽士夫謂五○沈該曰二比初近本也生稊之象五承上近末也生華之象王弼曰處

生離正南於時爲午爲日之中而一陰生天地陰陽之中乃造化張本地也坎在物爲水在人爲血爲火爲神以畫觀之中實即精藏於中水積於淵之象離爲坎之用是爲明作易者因坎離之用古聖人之心學也○李光地曰彖中一陽象水內景故北方屬知獨於中一坎言心者心之官也火外景故離光明其中陰則所麗之爲中虛即神寓於心火明於空之象中實者坎之離之中而外洞徹矣咸艮曰其道光明是故心之川莫大焉

中虛者離之用是爲明作易者因坎離之用古聖人之心學也○李光地曰彖中一陽象水內景故北方屬知獨於中一坎言心者心之官也火外景故離光明其中陰則所麗之爲中虛即神寓於心火明於空之象中實者坎之離之中而外洞徹矣咸艮曰其道光明是故心之川莫大焉

寓誠明之用古聖人之心學也○蓋八卦皆人心之德也○彭申甫曰險即人心之險難之際心不亨則坐困而已學而心亨內卦之陽象也制事之用也○李光地曰彖傳曰險以說行險而不失其信剛中而應行險以正天之險不可升也地之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　重險也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重險也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劉三吾曰洊仍也○陸績曰水通流不舍晝夜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司馬光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以成大賢○程傳云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習而不驟也○王應麟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也此陸農師之說也○李光地曰教事謂道藝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洊仍也○陸績曰水通流不舍晝夜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司馬光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以成大賢○程傳云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習而不驟也○王應麟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也此陸農師之說也○李光地曰教事謂道藝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說文引易云窞坎中小坎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張浚曰陰居重險以徵凶傳曰小人行險以僥幸○本義云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李光地曰小人以避就之私徼幸之術相勝自謂能習乎險之習皆曰子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避也習坎入坎失道故失道凶也○姚配中曰禮疏云外神用瓦簋祭於室中奠於牖下四得位神享之故无咎○其祀案漢志云水北方終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則以非賢爲賢以非法爲法入之濟坎者也習坎入坎之愈深出之益難○坎

其祀案失位在下所謂小人下達者坎行有尚不行而入失水之道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虞翻曰陽陷陰中故有險據陰有實故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陳仁錫曰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爲江河○折中云凡人爲學作事必自求小得始如水涓涓而有源乃行險之本也○其祀案二爲泉源科而後進未出坎中而得者得水之得謂得項安世曰之往也坎坎勞貌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用王引之曰說文云枕臥入于坎窞故曰无功也初之可施行也當重險之地進退皆危故不可有所施行也○其祀案二陽爲水四陰皆坎往有功者水也非坎也來往坎坎言水之泛濫衝突也險且沈者沒也沈而屢遷言隱防沈沒蓋水以動爲功坎以靜爲功坎

水必橫決則非坎者亦入于坎窞故曰无功也初之入坎其陷者深三之入坎其陷者廣勿用謂勿變也二之水流歸於五三四當其六四尊酒句簋音軌貳用衝故皆不可變陽以塞其行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爲酒簋黍稷器○王引之曰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是缶可爲尊也又盛於盆尊於瓶正義云盆謂缶也盛於盆者盛黍稷於缶以代簋簋也則用缶爲簋也象曰尊酒簋貳剛柔際也

缶句納約自牖終无咎坎爲酒簋黍稷器故有樽簋○王引之曰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是缶可爲尊也又盛於盆尊於瓶正義云盆謂缶也盛於盆者盛黍稷於缶以代簋簋也則用缶爲簋也象曰尊酒簋貳剛柔際也

自王弼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於王公薦於宗廟故終无咎剛柔相比而相親焉際之謂也○林栗曰一樽二簋簡且陋矣而君子以是爲禮鬼神以是爲敬香貴其誠也○姚配中曰禮疏云外神用瓦簋祭於室中奠於牖考工記瓶人爲簋則簋瓦器宗廟當用木詩云水北方

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致其齊戒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坎中多言祭祀此最得其旨神道與人違惟祭祀爲陰陽交際之時九五剛中四以柔際之鬼神歆饗有孚維心亨也樽酒二字爲句酒缶瓢貳爲韻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王弼曰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蘇軾曰中謂坎中之陰以剛正畜養之而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夫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輸之○語類云平則是得中○惠士奇曰老子云保此道者不欲盈大盈若沖其用不窮○胡違潛曰人但見水性趨下而不知水沖之流固與源平也使非趨平則歸墟之處保毋泛濫之患邪既者盡也終也終平者乃其所以不盈歟○其祀案坤既通乾而成離爲日其性烈是以在離家能養其順德則吉王澤曰川歸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盈者也陽得位於中故盈而不盈大而未大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劉表曰三股爲纆兩股爲徽抱潤軒皆

索名○九家云坎爲叢棘爲法律上罪三年舍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鄭康成曰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上六乘陽有罪縛以徽纆置於叢棘使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服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自思以得正道終不改而出圜土者殺故凶○沈起元曰重坎之時下則橫流上則滔天皆失水由地中行之道故初上皆云失道○其祀案徽纆叢棘亦王公設險之事上六乘陽則不敬化剛則失位出險而肆雖拘囚之終不得改矣凶三歲者言其凶在三歲冀其未至三歲而能改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虞翻曰畜養也坤爲牝牛坤傳云謂養其順德 象曰離麗也橫渠易說云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祀案重明六五也麗乎正謂離王公之正位坤五曰正位居體陳希夷云乾付正性於坎坤付正性於離一大光明與萬物相見故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朱震曰離中之陰以剛正畜養之而麗乎中正故亨○李舜臣曰其性烈是以在離家能養其順德則吉王澤曰坤

黃裳元吉五以黃裳正位於上二亦以黃中之道附麗於下有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象言朝禮也 九三日昃音側之離音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田節反之嗟子些反凶鄭康成曰缶樂器大耋謂年逾七十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文說引易云昃日在西方時側也○荀爽曰初日出二日中三日昃○程傳云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昃則將沒矣○其祀案不鼓缶而歌則當歌也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今不歌而嗟是其不能致樂以治心乃向昏之驗也何可久乎詩云子有鍾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之謂也 九四突徒忽反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鹽鐵論云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說文云去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鄭康成曰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焚如殺其親之刑棄如流宥之刑○劉牧曰離爲火象焰猛易燼九四是也○趙彥肅曰炎上侵五故戒之深○胡炳文曰四既上突而迫於五三亦上突而迫於四故四之焚愈甚○○章潢曰火宿於木而能焚木明本於人而能害人○○柯劭忞曰繼體之君楚商臣蔡世子殷焚如者也暴虐无道而被弒死如者也周襄王不能事其母而出居於鄭棄如者也○其祀案荀爽云離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據荀爽云有中德出涕沱若是其孝者四既失正又以離火焚巽木是不孝者繼體之時變故多端爲法爲戒其義大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朱震曰離

目兌澤出涕也鄭云自目曰涕兌口嗟若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安項世曰以繼父爲哀以承業爲憂不以子諸侯初嗣位皆當如此故曰六五爲繼明之主出涕○李過曰三日既厄上體繼之五爲天子與諸侯達○戚嗟盡以繼世易位事也此禮自王夫之曰後明繼前明而興以柔道居尊高宗宅憂而三年不言成王卽政而嬗嬗在疚商周之所以復明也○沈起元曰象傳離王公乃春秋書卽位之意易之爲象固不可拘於一事然六十四卦亦必各有所主舉一可以通萬尤於人事之大者聖人多以一卦示之如師言用兵訟言聽訟卽命則離之繼明自主嗣位者言○其祀案出涕戚嗟是喪禮也吉者書所謂王麻冕黼裳暫時攝吉嗣君卽位禮異絕離盛之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蔡淵曰王五也離爲甲胄戈兵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劉向言美詠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橫渠易說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王安石曰折首殲厥渠魁之謂○本義云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李過曰有扈之戰啟之所以承禹淮夷之征成王以繼武王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姚永樸曰繼體之君多溺晏安文王特以出征有嘉著之易象故康王嗣位召公卽舉以進戒曰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寧命孔曰高德之祖謂文王也左傳杜注寧特也○姚永概曰詩云在泮獻馘在泮獻囚出征之下又必繫以獲匪其醜言軍禮矣○其祀案離爲南面以聽天下之卦四言刑上言兵六五嗣君不遽忍嚮明而治高宗亮陰古之道也上九動之正雷電皆至折獄致刑乃化成天下矣於上見其繼承之烈於五見其繼承之心

咸亨利貞取女吉　鮮于侁曰咸本乾坤之變彖曰咸乾坤交感而夫婦之象成彖曰咸
咸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鄭康成曰與猶親也○虞翻曰
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　止而說王弼曰是以亨也　利貞也
○本義云艮止則感
氣交以相與○王弼曰
之專兌說則應之至男下女王弼曰是以亨利貞取
女吉也　李道平曰士昏禮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
親迎男先於女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
剛柔之義也　虞翻曰此保合太
天下和平　和品物流形也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　荀子云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
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則吉○
始也○鄭康成曰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
生萬物故曰咸○陸績曰天地因山澤孔竅以通其
氣化生萬物○王肅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
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爲禮也○張浚曰陰陽之感少
則一一則誠誠則速○王應麟曰咸之感无心感以
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沈善登曰下經首咸
則自人生而靜以後言之咸象稱感人心大象亦取
以虛受人爲心體湛寂虛明能受天下之感也其九
四以憧憧往來爲未光大末濟六五稱君子之光有
孚吉又分明人心全
體太易光明之謂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
人　徐幹曰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
才加乎眾人之上祇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
顧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程傳云人中
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

則無感不通○呂大臨曰澤居下山居高然
山能出雲而致雨者山內虛而澤氣通也　初六咸
其拇　馬融曰拇足大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虞翻曰志在
外謂四也○王宗傳曰六爻皆取諸身蓋四支百體其血氣脈絡
相通天地萬物感通之理即身可見○劉沅曰聖人
通天下爲一身知所以感身則知所以感天地萬物
矣○方宗誠曰不言吉凶者蓋將動之始善與惡尚
未定也使人存愼動謹幾之意○其昶案泰二體相
交咸二體相感故泰咸初爻皆言志在外初之感尚
淺其於人身則拇象也拇於百體中最下最微志在
外則拇亦隨志而動志之所之无微不及感豈不捷
乎志可不愼乎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鄭康成曰腓腸
反　非凶居吉順不害也　王廙曰動於腓腸斯則行
不愼守道不先動也○王宗傳曰互巽爲順唯順理則不害
也○崔憬曰腓脚腨腸
二之象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姚
配中曰居吉謂不化也○其昶案咸感及腓是足已行
矣二當腓位足動則隨之不能自主有凶之道然二
雖凶而不可變不變則應五承三又與四同功爲巽
順以聽於陽不爲陽害也以二得位居中故吉凶兩
繫其占焉人身在下惟足在上惟口有自動之力而
非主動者主動者心而已矣故初
上不言吉凶其吉凶由於心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　虞翻曰巽爲股爲隨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
所執下也　王弼曰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
退不能靜處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其昶案三本有艮止之德以值股位足動則股亦不
處初六一陰在下拇也拇即足也二三兩爻皆隨之
而動而三又以陽隨陰以上隨下尤可鄙焉蓋左右
近習之人詩所謂瑣瑣姻亞者皆拇也其情易親其
言易入乃感人之最切至者非有嚴氣正性之功未
有不爲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不責其行之隨而責其志之所執者下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說文憧意不定也○虞翻曰失位悔也○蘭廷瑞曰易言貞吉悔亡者三爻咸大壯未濟也皆九四○俞琰曰朋指初六私應○吳汝綸曰思心單文或曰心或曰思心也連文曰思心猶思慮也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二程遺書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本義云四居股上胸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感之主也○陸九淵曰聖人之洗心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李心傳曰渙四渙羣而曰光大此爻朋從正與相反故其辭然○沈善登曰人心追憶已往逆計方來馳逐當境一念三際起滅不停是皆自小其坐照之全量而局於一故曰未光大也○其爻象心在身中心爲感之主操之則存其吉由心之積累而成曰貞吉蓋九四之陽雖有失位之悔不可變也變陰則感於害然四不變又與不正之初相應應陰亦害故又以光大之道進之夫心本光大以系於陰則雜慮相緣而生所謂害也陰而闇小既系於陰則雜慮欲爲理害孟子曰人心亦皆有害公九五咸其脢志末也本義云志末謂不能感物○項安世曰五官之治皆主於心以九四當之五臟之絡皆系於背以九五當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來象心有思則有得失故必貞而後悔亡脢无所思故无悔○趙善譽曰脢非有欲者非動而求感者卽艮其背之意○其爻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无有不到苟有一物未體是心爲有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志末卽所謂有外果於忘世其爲志抑末也五本中正而无吉占以四既象心則五適值背位而不感不感自无失无失自无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若枯槁獨善之流上六咸其輔頰舌馬融曰輔頰舌反　昌容反　往來君子不取其志也言語之具輔上頷也○說文頰面旁也○虞翻曰兌爲口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本義云滕騰通用○項安世曰事自有當用口說之時凡訓誥誓命皆是滕蓋傳布之意書所謂播告之脩也○其爻象咸之始動於志咸之極則發諸口言者心之聲也心之感有誠僞故於言亦難定其吉凶焉

三三巽下震上　中爻乾兌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徐幾曰利貞不易之恆利有攸往不已之恆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程傳云乾之初下居於初坤之初上居於四二爻易處則皆自小其坐照之全量而局於一故曰未光大也○王弼曰剛尊柔卑得其序也長成震巽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陽長陰能相成也動无違也不孤媲也皆可久之道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程傳云不恆其德與恆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郭雍曰利有攸往惟有常者能之所謂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李哲明曰天之運行不息日月得天亦與爲不息說文云得行有所得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鄭康成曰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日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振久於其道也○阮籍曰男下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史徵曰不能變通无由久長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程傳云恆非一定之謂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張浚曰乾坤動靜震巽先索

得之乾坤无爲付生物之功於震巽雷動風散終始不易以常久之德發生萬物於天地間剛柔迭應不違其序有常道以亨也○呂祖謙曰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无弊者必正理也一時所尚一人所行必不能久○何楷曰震巽陰陽之始兌艮陰陽之終咸恆相反而終始見也○李光地曰凡天地萬物之偶然不常者非其情也故觀其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不易方　宋衷曰雷風常相薄而爲萬物用故君子象之以不守身立節而不易道也○李中正曰雷之奮蟄應春秋之中風之拔拂從律呂之序於至變之中而不失其常所以爲恆也立不易方非執方也不易乎義理之當然爾○郭雍曰方猶道也○胡炳文曰雷風之變爲我之不變者善體雷風者也

初六浚恆　荀爽曰恆貞凶无攸利虞翻曰浚深也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孔穎達曰卦初故言始在於始而求深也○陸希聲曰初爲常始抱潤軒

宜以漸爲常體巽性躁遽求深入是失久於其道之義○胡瑗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積日累久而後成功欲速則不達○王安石曰巽入也入不以漸求深入爲恆上居震下以深入爲恆初居巽下震上動皆凶道也於始故凶○朱震曰初居巽極以振動爲恆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故言深凶謂始求深也○惠士奇曰巽爲進退爲不果其究爲躁卦浚恆者躁之象也不能深根寧極而待乃躁以求焉故凶君子之事君也信而後諫其治民也信而後勞未信於君而犯之未信於民而毒之皆始求深者也○其祕案初六失位以在恆家不知變通故凶恆爻自三上外皆有恆久不變之象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虞翻曰失位悔也處中故悔亡○郭雍曰可久之道无它焉中而已矣過不及皆非可久○汪烜曰以在恆卦故中爲久中○其祕案明言九二見其不必變也不變則二五之應專是雷風相與之恆也　九三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鄭康成曰巽爲進退是不恆也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禮記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蓍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蘇軾曰人而无恆不可以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夫无常之人方其善也若可與有爲及其變也冰解瀠潰而吾受其羞善惡各有徒不中其究爲躁卦是惟无常者无徒○馮椅曰過剛不中故不恆○熊良輔曰恆巽下震上益震下巽上恆三以不恆○呂祖謙曰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无弊者必正理也一時所尚一人所行必不能久○何楷曰震巽陰陽之始兌艮陰陽之終咸恆相反而終始見也○李光地曰凡天地萬物之偶然不常者非其情也故觀其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王弼曰恆之爲物用故君子象之以不變者善惡各有徒故記禮者並言之

而五在上有制義之權惟變所適之謂貞非從一而終之謂貞也通於夫道而君父可知矣○惠棟曰禮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從一而終之義所謂恆也○其祁案六五守其柔順之德陰陽相應恆一不變在兌從乾爲婦人吉在震從巽爲夫子凶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王弼曰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恆无施而得功也○程傳云恆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呂祖謙曰震終則動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而不恆也初在其後故曰在艮宜靜不往振動也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張爾岐曰浚恆者深求以常理也振恆者變動其常道也而失常功敗於垂成志滿於居上故曰大无功也

遯 艮下乾上 中爻巽乾

遯徒巽反亨小利貞陸德明曰遯隱退也匿跡避時之謂○其祁案艮乾北方維卦陽氣長之時故小者陰也坤德利貞陰陰侵長爲遯謂陽當避陰皆主陽而爲言也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虞翻曰以陰消陽避之乃通○王弼曰遯不否亢能與時行○歐陽修曰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程傳云陰長陽消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橫渠張子曰遯陽退之卦不論盛衰時守其巽順之道而固執之陰之自處當如是九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崔憬曰小人浸長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遠山○本義云天體无窮而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任啟運曰君子遠小人其不惡如天之无不容其嚴如天之終不可階也○其祁案天下有山者天體虛能容山也君子之遠小人君子之能容小人君子之所作爲○其祁案小人浸長君子遯避義也○汪烜曰不往謂不復求有所作爲既有固志則初復象浸長者二也初在其下爲尾二既有何往世有與小人同體而萬无可遯者惟有靜晦自處以免災咎而已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虞翻曰在艮爲尾初在其後故曰遯尾○楊萬里曰卦以二陰爲小人爻則均退遯之君子蓋皆遯爻則發遯義也○汪烜曰不往謂不復求有所作爲○其祁案浸長者二也初在其下爲尾二既有固志則初復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虞翻曰在艮宜靜不往則无災○張英曰爲震之極動而有靜晦自處有攸往世有與小人同體而萬无可遯者惟有靜晦自處以免災咎而已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虞翻曰艮爲手稱執坤爲牛黃牛勝能說解也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侯果曰艮體堅如革正上應貴主志在輔時不隨物遯執此之志堅如革莫之勝說殷之父師當此爻矣○李光地曰諸爻皆言遯而此爻不言明不當遯也箕子曰我不顧行而遯○惠士奇曰遯之未變爲否也六二執之固也故否三爲小人遯二爲君子陽大陰小小者不去大者不皆君子小者非盡小人○其祁案六二中正亦未可變乃與五應五應曰固志即所謂小利貞也當浸長之時守其巽順之道而固執之陰之自處當如是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虞翻曰巽繩爲係○王肅曰比二畜臣妾象○彭申甫古大夫有家臣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孔穎達曰處遯之世而意有所係故曰係遯既係陰劘是有疾憊施之於人畜臣妾則可大事則凶○馮椅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矣大事也三止之也今三爲二陰所薄元氣危

矣能柔服如畜臣妾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乃吉道也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憂之治之爲君子慮者周○徐幾曰係者我爲彼所係陰爲主畜者彼爲我畜陽爲主○張履祥曰三與初二同體故有係象四五爲應故亦不必遯也畜臣妾吉處得位也九四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鄭康成曰否塞也○橫渠易說云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其祕案四五之遯曰好皆陰陽相應之辭陽以變爲遯有應而遯惟知幾識時者能之始之應不忿疾於頑繼之遯能自全其節故吉也

遯貞吉以正志也

李光地曰居尊當位而下有應功成身退而亭也○李舜臣曰亨者嘉之會嘉者陰陽合而亭也○龔煥曰彖所謂遯而亨者此也故伊尹復政告歸周公欲讓後人于抱罶軒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遯之嘉美者也故伊尹復政告歸周公欲讓後人于

不時○其祕案蓋寬饒傳引韓氏易傳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韓氏易傳今僅存此當是此爻之義傳賢傳子皆嘉遯也堯老舜攝當此交矣曰正志不曰正位明其志在讓上九飛

賢不居其位蓋言九五之將變也

肥本作飛遯无不利象曰飛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淮南子云舜臣曰亨者嘉之會嘉者陰陽之運功遯而能飛吉孰大焉○王弼曰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超然絕志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范仲淹曰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姚寬曰古肥字作蜚與蜚似後遂改爲肥蜚卽飛張衡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易飛遯謂去而遠也曹植云飛遯離俗○胡炳文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乾爲天與山絕故能得意於遯○其祕案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上之渭也王注矰繳不能及是王本亦作飛注矰

大壯利貞鄭康成曰壯氣力浸強之名○荀爽曰陽稱大陽長既多是大者正以理言大者盛壯以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齊夢龍曰大者正也大者盛壯以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氣言大者正以理言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張浚曰天地不壯无以保一身之安陽勝陰君子勝小人正氣勝邪氣皆大者壯也惟不貞則必暴必折无以成動出之功君子不壯无以立朝廷之治元亨利貞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齊夢龍曰大者正也大者盛壯以大者壯以理言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而違厥中大壯所以貴正○呂祖謙曰不壯无以保一身之安陽勝陰君子勝小人正氣勝邪氣皆大者壯也惟不貞則必暴必折无以成動出之功君子不壯无以立朝廷之治元亨利貞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荀爽曰天地不壯無以見乾剛爽曰

血氣之壯耳剛以動由天德而動也以正不正之分而違厥中大壯所以貴正○呂祖謙曰不壯无以保一身之安陽勝陰君子勝小人正氣勝邪氣皆大者壯也惟不貞則必暴必折无以成動出之功君子不壯无以立朝廷之治元亨利貞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荀爽曰天地不壯無以見乾剛爽曰

與天地同其大○胡炳文曰孟子養氣之說至大至剛大者壯也卽是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大者壯也卽是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大者壯也卽是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何楷曰天地之道浸漸而壯雞卦云大壯則止止而俟其時之故者正論自此壯而壯者理之常也壯以理言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也○方以智曰不言萬物者表天地之情也○其祕案利貞者性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橫渠易說云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其祕案四五之遯曰好皆陰陽相應之辭陽以變爲遯有應而遯惟知幾識時者能之始之應不忿疾於頑繼之遯能自全其節故吉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凶凶則失壯○程傳云自勝之謂強○橫渠易說云人之克己反禮壯莫甚焉○語類云克去非禮○項安世曰君子在世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方能克去非禮弗履而已○其祕案大子所以養其剛大者亦曰非禮弗履而已○姚寬曰古肥字作蜚與蜚似後遂改爲肥蜚卽飛張衡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易飛遯謂去而遠也曹植云飛遯離俗○胡炳文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乾爲天與山絕故能得意於遯○其祕案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上之渭也王注矰繳不能及是王本亦作飛注矰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

壯于趾其孚窮也

龔原曰壯于趾以剛健而行乎下也犯壯往東漢之初李中正曰无應而有孚則凶不在有孚矣○李舜臣曰征凶而有孚窮也○程傳云自勝之謂強○橫渠易說云人之克己反禮壯莫甚焉○語類云人之克己反禮壯莫甚焉○項安世曰君子在世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方能克去非禮弗履而已○其祕案大子所以養其剛大者亦曰非禮弗履而已○姚寬曰古肥字作蜚與蜚似後遂改爲肥蜚卽飛張衡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易飛遯謂去而遠也曹植云飛遯離俗○胡炳文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乾爲天與山絕故能得意於遯○其祕案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上之渭也王注矰繳不能及是王本亦作飛注矰

之孚取必不免之禍故曰其孚窮也○朱軾曰壯進之凶以凶爲壯也其凶也其孚也○其祀案動失位故征凶初潛位不自葆其孚作易者蓋深惜之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程傳云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主又四爲震之主震得中道无不正也○其祀案二爲乾之主又四爲震之主皆以剛故壯者此兩爻非正而曰貞吉者所謂中以行正也行卽擴充之謂能充可以塞天地不能充則窮是故二之吉人也非天也以人力勝故曰貞吉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羸羝觸藩羸其角說文云羝牡羊○馬融曰罔无也藩籬落也○荀爽曰三陽君子小人謂上九孔穎達曰羸拘累纏繞也○侯果曰壯一作羝京房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有而不用○黎世序曰小人用之君子罔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說文云輹車軸縛也○馬融曰輿車之大者○虞翻曰乾爲大輿坤爲衆震爲作足爲大塗坤爲牛爲柄乾爲馬震爲作足爲馵馬加於乾馬象大輿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屈大均曰大壯至四而爻象上質柔好動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詳矣不詳以致咎則當務詳以免咎則當務詳以免咎上前无礙亦言觸藩之象然三剛而上柔是上本非壯恃三勿以應故退其壯而其祀案三上俱值窮位故皆有觸藩之象然三剛而上柔是以應故退其壯而不可前進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屈大均曰大壯至四而爻象上質柔好動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詳矣不詳以致咎則當務詳以免咎上前无礙亦言觸藩之象然三剛而上柔是上本非壯恃三勿以應故退其壯而其祀案三上俱值窮位故皆有觸藩之象然三剛而上柔是以應故退其壯而不可前進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咎不長也艱則吉咎不長也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頂安世曰九三上六皆在本卦之上故皆有觸藩之象上質柔好動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詳矣不詳以致咎則當務詳以免咎上前无礙亦言觸藩者在眾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姚配中曰坤下離上坤安世也九三上六皆在本卦之上故皆有觸藩之象上質柔好動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詳矣不詳以致咎則當務詳以免咎上前无礙亦言觸藩者在眾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姚配中曰坤下離上坤安世也○

也荀爽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鄭玄曰象傳晉進也雜卦云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於進言明以進也大有火在天上君道晉明出地上臣道○項安世曰陰卦獨離在上爲得尊位大中謂之上行巽在六四例謂之上合上同兌在上六例謂之上窮○俞琰曰晉日之進升漸木之進日出地上其明進而盛升漸進而无明盛之象○其祀案順者地也大明者日也此卽地球繞日而行之說李國松曰順謂地順其軌道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說文引易作晉云進也日出萬物進○周宏正曰老子云自知者明○胡炳文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强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王守仁曰自昭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虞翻曰動得位故貞吉○孔穎達曰未受錫命○程傳云裕未富職抱潤軒

任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一日不可居也○王安石曰常人不見孚則或急於進以求有爲或急於退以懟上之不知孔子待價罔孚而裕於進也孟子久於齊罔孚而裕於退也○張栻曰艮山爲權君子之進其勢若山○曾國藩曰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其祀案孚有在己之孚有交際之孚初動之正則與罔不應曰罔孚曰獨行明其无與也君子有難進之節不可假不正之應以爲援也其吉也是積之久而自成其吉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作色見小戴記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鄭康成曰愁變色貌○虞翻曰得位處中故貞吉○程傳云王母陰之至尊六五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姚配中曰愁如進而自斂其容敬也君子之中正也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禮莫重於祭祭統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此祭之愁如也福嘏福也○其祀案六二无應於上守其中正之德終能受福此以誠自晉達於鬼神者其吉之久而自多福也

六三衆允悔亡

虞翻曰坤爲衆允信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王弼曰處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故得悔亡○朱震曰三志上行順而麗明故得悔亡○吳曰愼曰弗信乎友不獲於上上行則二陰因之得麗乎大明○其祀案三處天地之際大明而上行者五也麗乎大明者三也三之志在麗乎上衆皆信而順之也

九四晉如碩鼠貞厲

李綱曰碩鼠傳作碩鼫子夏傳作鼫鼠貞厲艮爲鼠象曰碩鼠貞厲位不當也

云鼫鼠喻貪謂四○翟玄曰鼫鼠晝伏夜行貪猥无已難進承五潛據下陰居不正之位故有危厲○本義云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危道也○趙彥肅曰晉之時陰爲君子陽爲小人大哉時乎○汪烜曰下三陰皆欲近君子陽爲小人大哉時乎○汪烜曰下三陰皆欲近麗於五而九四以剛隔之下之欲通於君者未由以抱潤軒

進亦因艮止爲象挾權竊位貪而畏人○其祀案艮鼠居離坎之中艮爲止離爲日止於晝也坎爲月爲行爲隱伏潛行於夜也小人貪進竊祿鼫鼠之象斯爲切矣其厲也是積之久而自成其厲也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石介曰以道自任得失不以介意小人患得患失恤憂也○本義云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无不利○沈起元曰有慶卽晝日三接之謂○其祀案六五之悔亡以其柔進上行而居中位以是而往吉无不利得位失位有應无應皆不必計故曰失得勿恤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虞翻曰坤爲邑○孔穎達曰上九其猶日過於中已在於角○其祀案維與乃從維之之維同謂維持也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王弼曰過中明之中明將喪焉已在乎角而猶進之非亢如何失道化无爲之事必須攻伐然後服邑危乃得吉○郭雍曰以伐

邑爲貞不知明德之虧非吝而何是以春秋无義戰彼善於此聖人无取焉○趙彦肅曰道光之時陰少而伏何假伐也○汪烜曰凡易中言征伐言祭祀言田獵言取女皆因象著占用之實事不作喻言○其昶案日至閉關其明將夷而入地故曰道未光矣與明出地上而自昭明德者異矣維邦國至用伐邑古重臣際危疑之地欲立武功以自全皆道未光之驗厥吉无咎者剛動而有應也貞吝者位不當也積之久勝故於明出地上之卦而詳著貞勝之義焉

三三 離下坤上 中爻坎震

明夷利艱貞虞翻曰夷傷也○單慮曰處之以艱則能藏其明守之以貞則能明不息○吳澄曰掩蔽其明而不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鄭康成曰蒙猶遭也○王肅曰唯文王能抱潤軒

用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杜

日日食明陽爲陰所陵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虞翻曰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坤爲晦○橫渠易說云文王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箕子以六五一卦之德箕子難在內○朱震曰艱貞者有其明而晦之也六五坎險在內內難也○楊萬里曰大難以天下言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內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呂祖謙曰明入於地而已如君子之謀事不滅暫入於地而已如日之入地中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孔穎達曰莅臨也晦闇也○胡炳文曰明夷取于足心腹爲象○黎遂球曰坎於馬爲美脊故壯○其昶案易例內卦二爻皆首列卦名危之也皆爲句○李舜臣曰易未有一卦全體以山是經火之山也火山旅火之經山過而不留有旅之象火焚山山敗以人事言之君子避難隨所旅過之使主人破連坐之患也主人有言卽申明所以不食之故四撰坎爲酒食初變而不與四應故曰義不食其主人必被議而敗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義不食也

初九明夷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荀爽曰離爲飛鳥○吳汝綸曰不言左傳云明夷日也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左傳云明夷日也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離火也艮山也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王弼曰初處卦始遠避絕跡懷懼而行飢不遑食○王安石曰垂其翼飛而下者也明夷難在上是以宜下不食棄其應之象○蘇軾曰初无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三之南狩是也初无責於斯世飛而舉翼方見縻矣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朱震曰晉上九反而爲明夷之初離爲飛鳥自上下下于飛垂翼也君子明足以見微故去位而行○梁錫璵曰爻皆首列卦名危之也皆爲句○其昶案離火變艮山是經火之山也火山旅火之經山過而不留有旅之象火焚山山敗以人事言之君子避難隨所旅過之使主人破連坐之患也主人有言卽申明所以不食之故四撰坎爲酒食初變而不與四應故曰義不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鄭京作睒子夏作睒陸作睇○胡炳文曰明夷取于足心腹爲象○黎遂球曰坎於馬爲美脊故壯○其昶案易例內卦二爻皆首列卦名危之也皆爲句○李舜臣曰易未有一卦全體以山是經火之山也火山旅火之經山過而不留有旅之象火焚山山敗以人事言之君子避難隨所旅過之使主人破連坐之患也主人有言卽申明所以不食之故四撰坎爲酒食初變而不與四應故曰義不食

鄭康成曰拯馬壯吉成曰

王之心乎○項安世曰下三爻惟六二有救之誠上三爻惟六五无去之之心○王宗傳曰六二爻明之主又柔順之至非爻王其誰當之用拯者上拯吾君下拯斯民不敢不用其力故曰馬壯吉○惠士奇曰穀梁傳大夫國體也上爲君故象首二四皆臣故象股象腹此之謂國體○其祀案明夷之初離傷於坎自二視之則左股也二爲內卦之君能拯救之故吉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合此爻義順以則者陰承陽爲順當位爲則坎馬而震動於前有用拯馬壯之象爾雅云既羸我馬羸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此曰用拯馬壯其殆戎事齊力之馬與丸大首不可疾貞朱震曰離爲南爲甲胄爲戈兵爲大腹爲乾爲首○其祀案于猶往也上象有嘉折首○李道平曰離上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不可卒正○程傳云狩去害之象○呂大臨曰離至明克至闇之象○其祀案于猶往也上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京房曰動乃見志故曰大得與上正相應爲至明克至闇之象○呂大臨曰離至明夷

南益明得其地也○趙彥肅曰進獲上六必待天時人事之至先時則失正○胡炳文曰二救難可速三除害不可速○華學泉曰明夷无君九三將進而爲君故時至明夷君臣之位變矣曰南狩以除殘禁暴魁渠魁與三而非以臣弒君○黃應麒曰不可疾貞者遲之久遲之久書曰天惟五年須暇之而又久書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肯念聽然後伐之是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荀爽曰坤爲腹象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意也楊時曰腹坤象坤體之下故曰左腹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微子之明夷也○本義云四柔正居闇地尚淺故猶可得意於違去下五爻皆君子獨上一爻爲闇君○其祀案六五箕子之明夷居中爲心四在心下爲左腹心絡偏左入腹而後能獲心意入者入上體獲明夷之心也史記載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決問於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卽此所云于出門

庭也父師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或去或下去要无愧對越先王之心此正箕子之心意也殷之將亡有三仁爻王繫易箕里於三仁尤悱惻焉此爻卽彙括微子篇大悖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穎孔達曰最比闇君似箕子之近殷紂利貞者執志不回闇不能沒正不憂危○陳皐曰箕子聖賢爲紂不用自晦其明以蒙大難有日矣非因其囚奴而明夷也○其祀案韓非子云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又云紂爲長夜之飲以失日問箕子箕子曰爲天下主一國皆失日天下盡不知使問箕子箕子曰爲長夜之飲以失日天下盡不知矣一國皆不知我獨知之吾其危矣發是皆箕子明夷之事明不可息猶日食人見其傷而知日固自晦若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鹽鐵論云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侯果曰初登于天謂明出地上下照於坤後入于地謂明入地中晝變爲夜此言晉與明夷往復不已○蘇軾曰六爻皆晦也自五以下明而晦者若上六不明而晦者○黎遂球曰初後者著天運之恆以警之○其祀案自五以下皆言明夷者明而被夷杜鄴所謂日食之象是也上六不明晦則日入地平昏夜之象也天文家言月運行至日與地球之正中而月蔽日光則爲日食此卦離日在內坤地繞於外中亙坎月蔽日之象也上六不明夷外半球之全球也五在內向日爲晝傷於坎而明坤體三爻地之常也

背日无光爲夜上六一爻當之所以最闇失則者其明照也

離下巽上

三三 中爻坎離

家人利女貞馬融曰家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王弼曰家人之義以內爲本故先說女外輔亦由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范仲淹曰陰陽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爲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弟形乎外孝弟形乎外大人之興焉何不定之有○程傳云雖一家之小无尊嚴之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正而天下定矣荀悅曰男女正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棧潛曰在昔帝王之治不惟所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則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趙彥肅曰二陰內麗三陽閑之在始初志未變則閑益固○吳澄曰初上以有家之臣言也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虞翻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曰富家大吉○孔穎達曰體巽承尊長保祿位吉之大者○郭雍曰君子修身齊家由內及外至於巽體家道成矣父子兄弟夫婦得道謂順失道謂逆易所謂富猶禮所謂肥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也○趙彥肅曰化行於下家之肥正家由五歸美於四成化之首也○俞琰曰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豈以多財爲肥吉哉以順居之則滿而不溢可以保其家○李光地曰此家人所爲利女貞也故大吉之辭九五王假反古雅有家勿恤吉馬融曰王假有家交相愛而天下定矣○蘇軾曰抱閼軒

王者以天下爲家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臣聖人之意也○趙汝楳曰堯協和時雍始於睦族終有始有卒故有孚威如之吉也故有孚威如終吉呂大臨曰上以剛居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順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蘇軾曰抱閼軒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馬光曰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苟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爲下所信然後威如可畏而獲終吉○曾鞏曰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修德言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二南之化本於文王○程傳云上卦之終有孚信則能長故極言治家之本非至誠不能也中有孚信則能長久而不變人而眾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況欲

使人乎妻孥情愛之間慈遇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都絜曰此家人之本在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曰反身治則人畏服之矣○其昶案反身者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謂上當自化之正懼人以陽剛爲威故特明之

三三 兌下離上 中爻離坎

睽若圭小事吉虞翻曰小謂五陰稱小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鄭康成曰睽異志也○其昶案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女各有家故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何楷曰猶言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程傳云天高地下而化育之事同男女異質而相求陰陽之氣則類之志通生物萬殊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相與異中見同○語類至彥肅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異志也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趙汝楳曰小事吉者就睽五陰陽失位皆睽異也陰陽相與異中見同之理○趙汝楳曰小貞洪範作孚云睽言始異終同之理○趙汝楳曰小貞吉也其屯內之時平○王申子曰以其時之事言之則可小不可大以其時之用言之則甚大而非小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荀爽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以同而異○程傳云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李中正曰澤與火遇則相違爲睽象言異而同所以成濟睽之功象言同而異所以明用睽之理○其昶案持一說建立

一宗敎必强人之同於己徒黨怨怒攻擊甚且釀成兵禍是皆不知君子以同而異之理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鳴呼此孔子之所以爲大也

初九悔亡喪息淚反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虞翻曰坎爲馬離爲見○孔穎達曰見謂遜接之也○胡一桂曰見惡人指三所謂其人也○其昶案惡人焉曰哀駘它郭注惡醜也程傳云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則失含弘之義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郭雍曰居睽而說道存焉故悔亡喪馬睽也逐則不可合矣○晏斯盛曰避咎非免禍之謂克己審機之一端也○惠棟曰喪馬勿逐自復此商法也周監二代而因之故周禮凡獲得貨賄入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鄭注云委於朝待來識之者因三而上也故初欲合睽必借三炎上之性使澤氣上騰坎水自降見惡人謂見三初四既睽得三之居閒而咎可避此睽之時用也四體坎爲馬不與初應故喪馬初守正不變四終能應初故勿逐自復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孔穎達曰主謂五○惠士奇曰巷者宮中之道廣雅云巷道也三應上曰遇剛明澤動而下也○王弼曰處睽失位將无所安五亦失位俱求其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其昶案二五之睽乃君臣父子夫婦之屬不可睽者失道也爾雅云宮中巷謂之壺遇于巷明不在外也二五各居上下體之中以火澤而睽以坎離而合故无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胡炳文曰三上之睽生於見○梁寅曰睽終必合遇上之剛有終也○姚配中曰輿曳牛掣必其牛不善角以正爲善幫則不善矣任器者不勝也○其昶案三處坎離之交在離欲上在坎欲下不安其位曳掣象水以駕輿牛掣則輿克火天且劓象上九離體爲牛牛上之助使在下之澤曳掣象火炎上欲睽三也今借離火而雨上九之剛相遇陰陽和而雨與上九之剛相應也○程傳云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張浚曰初在澤中互坎離合睽之用存焉四

下四復互坎水澤之氣本自相通爲遇元夫○朱軾曰不孚則疑疑斯睽矣故合睽之道莫如交孚○其昶案初在澤孤立无與必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元夫十年以長則兄事也欽其德而推之爲鉉子焉志行者水流就澤下行而遇初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王弼曰厥宗謂二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胡炳文曰五以二爲宗宗親之主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晏斯盛曰噬膚則疏上當以情親下也二以五爲會之食精相歡也象所謂得中而應乎剛也○李道平曰噬膚饒也禮云佐食授舉牢曰饒儀禮云佐食舉牢曰饒饒其惠不過族親一膚鄭注云上使嗣子及兄弟饒其惠不過族親故曰厥宗噬膚○姚配中曰自天子及士祭畢皆有尸祭畢皆有尸其宗族以敎民睦也在睽時疑往而不合故明言往何咎厥宗噬膚則疏者親散者聚矣此宗法之所由立也詩云爾敎既將莫違具慶○其昶案鄭注家人六二云爻體離互坎僱之象也此爻亦體離互坎故言噬膚凡人當睽時

避而不見則愈睽往則其情可通睽爻一言見惡人三言遇再言往此亦合睽之時用也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壺京房弧反

馬鄭王肅翟子玄皆作壺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虞翻曰坎爲豕矢兌爲口離爲大腹坎酒在中壺之象也○陸德明曰弧弓也○吳汝綸曰說釋文一音始銳反蓋讀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之稅鄭彼注謂遺於人○其靬案坎隱伏爲鬼車亦坎象牛馬負重致遠今見道塗之間豕負載鬼乘車皆疑極厥生幻象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王弼曰己居炎極三處澤盛睽之極也○程傳云睽極則弗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有六三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有親黨多自猜疑妄生乖離常孤獨也○郭雍曰天下之睽始於疑疑者小人之道睽之成卦本自二女故上九極言其疑○俞國藩曰凡睽起於相疑相以反身修德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終應反下故曰反身○程傳云君子之

疑由於自矜明察○宋書升曰左氏述歸妹之睽占辭云寇張之弧疑寇之欲射我也說壺疑寇之往遇雨則无雹雪厲霜上本雨也昏媾也乃疑有豕禍若告之曰匪寇昏媾蓋勿疑爲豕爲鬼爲寇故明火炎水聽之不聽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時則有豕禍劉歆以爲大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上體離火下應三撰坎水近火炎水也故有豕禍若往遇雨則无雹雪厲霜可知陰氣漸殺故吉三之於上本雨也昏媾也乃疑有豕爲鬼爲寇故明告之曰匪寇昏媾蓋勿疑爲豕爲鬼爲寇故明之旨也

睽紀偉反　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虞翻曰離爲見大人

○劉瑾曰睽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象曰睽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孔穎達曰相時動非知不能睽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薛溫其曰諸卦指內爲來外爲往此解睽相循覆視睽卦則爲解也解外爲往此往得中謂五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內也○其靬案西南東北承坤象爲文利西南得朋而往也不利東北不利喪朋而止也陽氣往西南以交於陰於是坤爲之役坎爲之勞皆賴朋之力得朋則可以往坎之中而濟九五之大蹇故曰往得中也至東北成艮則喪朋而止矣蹇之時止則窮往則能止謂得其所止非止而不進之謂也故爻皆以往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呂大臨曰水行不得其地猶君子之行不得於人反求諸己而已○語類云澤无水困故止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雖曲折多難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王弼曰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歸有光曰以往來爲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張履祥曰六爻皆有同心濟蹇之義二五在蹇中者也上下四爻往而從之則蹇者可以爲解矣○其靬案諸爻之所云來皆據五爲言也當蹇之時无所往而不蹇獨來於五則得所安故曰來哉五爲卦主諸爻所當止者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初在下无應止而待時不進則其來也愈有名譽之美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弼曰居事也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王弼曰居不失中以

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違害執心不固志匡王室者也處蹇以此未見其尤○韓愈曰蠱之上九不事王侯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所居之時不一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上居无用之地致匪躬之節蹇二在王臣之位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矣○蘇軾曰二五君臣之非一身之故救天下之蹇也○蘇軾曰二五君臣之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爲不知者匪躬之故也○本義云不言吉凶者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虞翻曰內謂二陰也○王弼曰進則入險來則得位爲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程傳云反猶春秋之言二陰所以能自立於蹇難之世也春秋書季子來歸穀梁子曰其來歸喜之也此蹇九三之謂也○本義云不言吉上之來爲文勢當然耳

鄭杲曰坤象西南得朋今蹇象曰利西南五曰大蹇朋來三曰內喜之蓋亦得朋之義初宜待二匪躬之兼連三五上之志內從貴皆是陰爲陽所得也○其祕案蹇蹇之衛亦多矣九三之來而復反蓋欲先安其內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荀爽曰處正承陽故曰當位實也○本義云連於九三合力以濟之位三五二陽非四其誰連之交者鮑子也連隨公子牙子產之交者子皮也○朱軾曰六四以人事君之大臣也連者連三於五也○其祕案蹇傳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指五而言四之來歸於五且連三以進者恃有濟蹇之大人當位故也若上无剛明之君則蹇不可濟矣

王弼曰獨在險中而當五位故曰大蹇之大者也○干寶曰在險之中而當五位故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蘇軾曰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己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也是以正位不動使天下之濟難者朋來而取節焉大人不亦宜乎○語類云九五尊位而居蹇中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趙汝楳曰朋諸爻也皆來宗於五所謂利見大人也○其祕案五曰朋來則諸爻之云來指五可知諸爻同欲濟蹇五能以中道節之使譽反邇碩各當其時與位是爲濟蹇之大人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程傳云碩大也寬裕之稱○王宗傳曰利見豈惟上六而獨云爾者處一卦之外尤不可不知所從也若比上六獨後乎五不能无凶矣○梁寅曰上六高世之士以五在難亦來助之○其祕案上六蕭然事外有碩大之美德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固非忘世者志在內謂應三而不變也從貴謂比五也上六既來天下无復蹇矣故獨云吉上之來爲下无復蹇矣故獨云吉上之來爲五則諸爻之來亦指五又可知也

解 三三 坎下震上 三三 中爻雕坎

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程傳云碩大也寬裕之稱○王宗傳曰利見豈惟上六而獨云爾者處一卦之外尤不可不知所從也若比上六獨後乎五不能无凶矣○梁寅曰上六高世之士以五在難亦來助之○其祕案上六蕭然事外有碩大之美德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固非忘世者志在內謂應三而不變也從貴謂比五也上六既來天下无復蹇矣故獨云吉上之來爲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程傳云反猶春秋之言二陰所以能自立於蹇難之世也春秋書季子來歸穀梁子曰其來歸喜之也此蹇九三之謂也○本義云不言吉凶者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善譽曰无所往坎也有攸往震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眾也

西南以交於坤一索得震再索得坎爲眾往得眾即往得坤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得中氣陽養於陰爲解之本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出故往有功由坎至震已逾乎艮故解不言不利東北 天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勅宅反 解之時大矣哉

通感散雷雨乃作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有无事求功故戒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戒以有難須速○橫渠易說云往而不返則生他變往

而不速將後於時○程傳云天地之功由解而成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胡炳文曰動乎險中爲屯動而出乎險外爲解屯象草穿地而未甲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孔穎達曰赦放免宥寬宥過輕則赦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趙汝楳曰雷者初六无咎天之威雨者天之澤猶刑獄之有赦宥薛溫其曰屯剛柔始交未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相和會動乎險中故有難解之義○蔡淵曰解之剛柔已相際接動而出險故義无咎○蔡清曰柔居解初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最爲得之難不變无咎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虞翻曰田獵也坎爲狐黃坤之中色○朱震曰坎爲弓○汪烜曰坎爲隱伏也○楊萬里曰處於險中知險之情以斯解物能獲隱伏也○本義云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多難而樂近小人哉

負分明皆不失禮朋至斯孚矣朋謂三耦也大夫衆賓相繼射者也是故賞罰不明而能用衆者未之有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王弼曰居尊履中而應乎剛可以有解而獲吉矣小人雖闇猶知服之而无怨○本義云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多難而樂近小人哉必解而去之則吉也○鄭汝諧曰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无所往其來復吉乃得中者也○蘇秉國曰田所以去害獲三狐蓋除惡務盡之意以其得制狐之黃矢故能如此○鄭汝諧曰三狐者應一陰比兩陰○其視案二爲成卦之爻坤變爲坎故有得黃矢之象得矢乃能獲狐也二四皆成卦之爻四宜變二不宜變故明言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王弼曰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寇之來也自己所致○王逢曰非止速寇伐又起天下之戎○楊萬里曰市井負販之小人乘公卿大夫之路車此竊位僭位之甚者也○程傳云陰柔居下之上難解之時而小人○邱富國曰小人情狀不一狐言其蠱惑隼言其鷙害負且乘言其僭竊○其視案負謂挾厚貲也說文負恃也從人守貝有所恃也六三失正體坎互坎致寇負

解而拇未當位也其視案鄉射禮者卒射命勝者袒決遂不懌失禮也射以觀德必使勝者四位不當故射不勝解而拇即禮所云說決拾射時則謂之拾解爻多言射勝者皆襲說決拾鄭注決以象骨爲之所以鉤弦圜體也著右臂指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解爻多言射負分明皆不失禮朋至斯孚矣朋謂三耦也大夫衆賓相繼射者也是故賞罰不明而能用衆者未之有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王弼曰居尊履中而應乎剛可以有解而獲吉矣小人雖闇猶知服之而无怨○本義云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多難而樂近小人哉必解而去之則吉也○鄭汝諧曰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无所往其來復吉乃得中者也○蘇秉國曰田所以去害獲三狐蓋除惡務盡之意以其得制狐之黃矢故能如此○鄭汝諧曰三狐者應一陰比兩陰○其視案二爲成卦之爻坤變爲坎故有得黃矢之象得矢乃能獲狐也二四皆成卦之爻四宜變二不宜變故明言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獲之无不利○王宗傳曰震動之極居一卦之上於位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利於正獲之蓋无難者墉內外之限也○張履祥曰獲之列不與焉○姚配中曰震諸侯故曰公弋者君子藏器於身也○其爻辭所謂待時而動也射三莫便於上三居內外之限爲墉五離象隼集者故射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崔憬曰曷何也言其道將何所用可用二簋而享也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蜀才曰此本泰卦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損下益上陽德上行

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虞翻曰乾爲盈坤爲虛○呂大臨曰損之道不可以爲正當損之時故曰可貞時損則損時益則益苟當其時无往不可故損益皆利有攸往○耿南仲曰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熊良輔曰莫吉於泰而益上則損莫凶於否而損上則益○蔡清曰剝民奉君之義祇可用之卦名其卦辭則言損所當損不專指上之損下○歸有光曰損益皆以時言之時所以用事而有孚也蓋事神之誠即取民之孚也養神之薄即損民之節也損而有孚則於法不違於禮不悖是以雖二簋可用享也應

○王安石曰六四能納己者也故曰合志○本義云上通○王宗傳曰初所謂出要者宜速往免咎○沈夢蘭曰以力役言孟子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遑遑往之義也如是則无咎矣酌損之道必先斟酌而得其宜局者可損乎局者不可損乎局之用二簋可用往无咎矣又曰酌損之者凡損之義也傳云上合志者下存適往之志則无竭澤之患初爲事始故發此義上不合志豈可得乎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義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孔穎達曰二所以能居而守貞由以中爲志故損益得其節適○程傳云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世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事神之義○蘇軾曰損有可貞之道九二是也○項安世曰

損以有過不及故損一益一以求中也若九二六五則既中矣五非不足二非有餘一有增損反失其中○李光地曰初不言遄往則在事外者或不知損己爲所當然二不言征凶則當事任者或不知損己爲所當愼○其祔案二五本中也而又曰中以爲志者爲天下立法裁抑太過咸使就中所謂損德之脩也其義大矣故利而且貞又曰征凶者戒其變也二變則无以孚五剛中弗變是弗損也卦義損下體益上體二與上皆曰弗損益之而義各不同二在下體損上在上體損謂損下益謂益上益謂益己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謂乾三陽此亦謂乾也六子之人行皆以一陰一陽爲主故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楊時曰陽施陰受受則益施則損損以乾之三而成兌也故曰天地絪縕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構精陰陽相得友兌三應艮上而成損也故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乾坤交而成兌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構精陰陽相得友兌三應艮上而成損也故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乾坤交而成兌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王弼曰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楊時曰陰陽失其平則爲疾損而至於損其疾亦可喜也○其祔案損者損剛之名四柔變之損先難而後易故遄有喜无可損則自損其疾懲忿窒欲是其事也損以遠害害莫大於忿欲懲之窒之損之初盡職四遠害皆貴速各居上下二體之初故遄有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雙貝曰朋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楊時曰柔得尊位虛己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宜其益之者至矣○郭雍曰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任啟運曰元吉之益乃剛之來自上者祐之也○其祔案損其道上行而五居上體之中益自上下下而二居下體之中故兩卦於二五各論損益得中之義其辭皆曰或益之在益以益爲益損爲損益不同而其爲益則一也夫損益百王之道非協於中者不能故以六五言如此其類云大寶龜損益各因乎時不可執以爲一人行則得其友上三人來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游酢曰得臣无家謂三之致一之理○胡瀅一人而已安坐而天下得志也三以得上爲友上以得三爲臣○項安世曰得六三之臣損其家而來輔於國此上之所以得三爲臣○郭雍曰得臣无家者不過什一而藉勿損民財公旬三日勿損民力惟安之所致也○朱熊曰受下之益者上也居艮之終止而不遷使然也○夏宗灝曰此及二爻志字皆指損益之者言之不能忘家故曰得臣○吳澄曰三獨陰居下專意奉上國爾安得其家蓋君子在下固以天下爲己任而終不肯枉己以徇人在上則視天下猶一家而必不忍剝民以富國志終不已以損下爲益哉是故无咎貞吉无家坤爲臣有得臣象○其祔案至於无家坤爲臣受益之主所謂損而有孚者也有孚乃能得臣得无咎貞吉受益之善馬故全有卦辭之善而得臣象○其祔案當損時上爲臣莫損下而受益莫善於无家坤爲臣有得臣象○其祔案辭之善而得臣莫損下而受益莫善於无家坤爲臣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鄭康成曰君以益下爲德故謂之益雷動風行故利有攸往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蜀才曰此本否卦乾下之初○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汪烜曰益民之道患惠不下究不得正益張英曰損二五皆不得正益之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蘇軾曰涉川者用木之道震巽皆木雷屬而風行天道大光萬物亨通時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故天施地生○向秀曰明王達曰天施氣於地地受氣而化生亦損上益下義也

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益

其施化之益无有方所○陸贄曰上約己而裕於人必悅而奉上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畔上豈不謂之損乎○范仲淹曰益上曰損上何也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屈大均曰木以生爲德易之道生生故重木道木道之行天地之道也○張惠言曰二爲祈穀之祭左傳啟蟄而郊○任啟運曰二之吉剛之自乾來者益之也其祀案周之先祖世勤稼穡益以興利莫大於此益上曰損上日益者何也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損損上益下義也

○沈該曰長子主鬯亨帝象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乾鑿度云益王者法天地施政教天下被陽德用事方東作時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虞翻曰大壯謂耕播耒耨之利及民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侯果曰益之大者莫大耕植若能不厚勞於下民不奪時則元吉无咎○陸希聲曰此后稷公劉之功○查慎行曰初在下民也震位東東作方興十千維耦用者謂上用之以大作也敦木勸農周室之基也敦位利用大作矣晉語以厚其欲韋注厚益也詩王事敦我敦亦厚也下不厚事者亦不可益以他事也周語民之大事在農時○沈該曰長子主鬯亨帝象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乾鑿度云益王者法天地施政教天下被陽德用事方東作時虞翻曰大壯謂耕播耒耨之利及民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侯果曰益之大者莫大耕植若能不厚勞於下民不奪時則元吉无咎○陸希聲曰此后稷公劉之功○查慎行曰初在下民也震位東東作方興十千維耦用者謂上用之以大作也敦木勸農周室之基也敦位利用大作矣晉語以厚其欲韋注厚益也詩王事敦我敦亦厚也下不厚事者亦不可益以他事也周語民之大事在農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虞翻曰大壯謂耕播耒耨之利及民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侯果曰益之大者莫大耕植若能不厚勞於下民不奪時則元吉无咎○陸希聲曰此后稷公劉之功○查慎行曰初在下民也震位東東作方興十千維耦用者謂上用之以大作也敦木勸農周室之基也敦位利用大作矣晉語以厚其欲韋注厚益也詩王事敦我敦亦厚也下不厚事者亦不可益以他事也周語民之大事在農時○沈該曰長子主鬯亨帝象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乾鑿度云益王者法天地施政教天下被陽德用事方東作時虞翻曰大壯謂耕播耒耨之利及民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侯果曰益之大者莫大耕植若能不厚勞於下民不奪時則元吉无咎○陸希聲曰此后稷公劉之功○查慎行曰初在下民也震位東東作方興十千維耦用者謂上用之以大作也敦木勸農周室之基也敦位利用大作矣晉語以厚其欲韋注厚益也詩王事敦我敦亦厚也下不厚事者亦不可益以他事也周語民之大事在農時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虞翻曰大壯謂耕播耒耨之利及民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侯果曰益之大者莫大耕植若能不厚勞於下民不奪時則元吉无咎○陸希聲曰此后稷公劉之功○查慎行曰初在下民也震位東東作方興十千維耦用者謂上用之以大作也敦木勸農周室之基也敦位利用大作矣晉語以厚其欲韋注厚益也詩王事敦我敦亦厚也下不厚事者亦不可益以他事也周語民之大事在農

之時也夫拯災救患必有愛民之誠意既有其孚又當酌乎損益之宜適得均平无偏枯之病則惠澤普矣○其祀案三多凶其柔危則六三尤凶也在益言益故有益用凶事之象傳云固有之者即賈誼所謂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杜子春注周禮珍圭云珍亦爲鎮凶荒則民有達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此即固有之之義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剛中行而行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徐幾曰初四爲往來之交有遷象古者建國有不便于民則視民利用遷○李道平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衆輔志而弊謀即此爻義也○張惠言曰二亨帝吉之大者三用圭凶禮之大者也四遷邦軍禮之大者吉凶軍賓之禮具於益焉是故四遷國之事此皆資臣工撰爲艮坤以止於國邑是轉否爲益之道也此論成卦之象利用四利用九五之事甚則有遷國之事以達於民者故在三四爻○其祀案五爲卦主所謂陰故初四皆不可復變

有孚惠我德龍仁夫曰上惠巽順象下惠坤順象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大得志也程傳云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六二中正相應以行其志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又得傳云五剛陽中正居尊位益何所不利陽實在中有孚惠心洪範所謂皇建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加彼使皆遂所欲初不問其人也○蔡淵曰惠順也有孚惠我德德錫汝保極也○梁寅曰九五不言益而爲益之大者如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也○姚舜牧曰中心至誠以順民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不必盡人問之也○其祀案九五中正不變不動而民信禮曰興人者不問其所欲問者加私惠於人冀其知感非大

同之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虞翻曰上體巽進退故勿恆○孔穎達曰勿猶无也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程傳云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沈該曰以剛處極居亢乘尊已盈也人道惡盈忿所歸蓋風雷相資極居亢乘尊已盈也人○王應麟曰或益之自外來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與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胡一桂曰恆三亦巽體亦有不恆其德之爻有遷象古者建國遷以小大凶大哉大札之事甚則有遷國之事此皆資臣工恆也修其三者故全全者偏之反則勿恆者必偏矣○其祀案上下皆益謂之全一損一益謂之偏偏於求益而不顧人之損非可恆之道也暫時得益及其終也人莫之益且擊之矣是故兩利爲利兩益爲益損者益之兩利爲利兩益爲益自外來者謂卦外損益反對損極必益益極必損也淮南子云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夫自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覆相循爲說不察也此及說苑所載孔子答子夏之問皆從兩卦己而不知有人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也或擊之

三三乾下兌上
中爻重乾

夬古快反　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語類云兌爲口故多言號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　鄭康成曰以斷消去小人謂　健而說決而和　郭雍曰有乾之健故能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其祀案兌口爲號令書契五位之夬　其勢必決斷書契在王庭之上宣揚決斷之義爲決而其象爲書契周官司寇建三典懸于象魏使萬民觀之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其祀案書契揚于王庭也　以孚爲本以號爲用所以防民之姦僞也而姦僞卽伏於中柔乘五剛卽有其象故須常懷危厲必決去一陰而全體

抱潤軒

光明　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　王弼曰以剛斷夬制告令可也尙力取勝物所同疾○孔穎達曰專用威猛卽是決而不和其道窮矣○其祀案不敎而誅謂之虐　利有攸往乾體大成○李翺曰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以剛決柔宜若易然乃爻辭俱險而肆蓋一陰在上五陽勢不能搖奪夬一陰居兌上分也　漢志云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川最大也○虞翻曰陽息陰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乾體大成○李翺曰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以剛決柔宜若易然乃爻辭俱險而肆蓋一陰在上五陽勢不能搖奪夬一陰居兌上分也　漢志云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川最大也○虞翻曰陽息陰消君子道長故

抱潤軒

壯不勝宜矣○王宗傳曰壯于前趾先眾而動之象○毛璞曰往不勝爲咎者遠慮也所以戒其往也　蘇軾曰大壯之長則爲夬故夬初與大壯初无異○本義云居下任

抱潤軒

九二惕號莫古文暮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橫渠易說云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厲有戒何恤○程傳云內懷兢惕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其祀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有備无患何象初壯前趾三壯于頄則皆所謂卽戎者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荀爽曰一爻獨上與陰相應小人外有沾污之故遇雨○翟玄曰頄頰間骨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陸希聲曰當君子之世獨應小人累然終獲无咎志有存焉○王安石曰頄在上而見於外九三體乾之上剛亢外見夬夬者必乎夬之辭應乎上六疑於污也君子所爲眾人不識若濡

則有愠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沈該曰在夬而善處嫌疑之地者也有凶非必凶也戒也○本義云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其祀案九三壯頄之戒以體乾互乾也其重剛不可變故曰君子夬夬君子謂陽九四臀徒敦反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虞翻曰兌爲羊四之正得位承五故悔亡坎爲耳○馬椅曰分二體取象下卦上爲頄上卦下爲臀○鄭剛中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曰噬嗑剝言膚皆陰爻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新序云詩云鴟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人鴟而長不行項領不宜乎易曰臀无膚其行趦趄此之謂也○王肅曰趦趄行止之礙也○李鼎祚曰四爲臂當陰柔今反剛陽故曰臀无膚○本義云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趙彥肅曰夬之四說上六而不決姤之三望初六而不去同體故也○其祀案四雖剛而位不當次且其行羸困莫能興也夬不利即戎況四抱謂軒

居兌之上六之陰而悔亡矣左傳鄭伯內袒牽羊以逆注云牽羊者古諸侯屈服行成有此禮也故以告四兌口爲言四化則坎聰離明矣聞言不信聰不明者惜四之次且不化坎離之象不成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胡練反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橫渠易說云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本義云莧陸柔脆之物感陰氣之多者五爲夬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之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趙善譽曰陽至四而後謂之大壯陰始一畫已曰女壯聖人防微杜漸之意○鄭昲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之類雖絕如此是戒以下是法○其祀案與長猶言助之使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司馬光曰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遇不遇而已矣○邵雍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陰始生即得正陰始生即失正故陰陽有淑慝之分而聖人有扶抑之教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趙善譽曰陽至四而後謂之大壯陰始一畫已曰女壯聖人防微杜漸之意○鄭昲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之類雖絕如此是戒以下是法○其祀案與長猶言助之使長也

始生即得正陰始生即失正故陰陽有淑慝之分而聖人有扶抑之教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女壯勿用取女其祀案巽長女稱壯初六失正故勿用取女與蒙三同陽抱謂軒

非品物咸章而何○項安世曰小人方壯引以爲配必至滅剛故曰勿取遇與不同遇如君遇民臣遇取與取不可復制矣○俞琰曰乾之齊不可復制矣○吳澄曰乾之今又遇之也○吳澄曰乾四月純乾五月一陰始生君分未嘗廢取則一與之夬上轉爲姤初向嘗夬之天也初六坤之下畫地也四之美此姤之時義也　象

於下而與乾遇也○其昶案氣力浸強爲壯陰氣浸陰不爲害且有剛柔相遇之義

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陽當制陰勿助之使長故曰勿用取女如是則

議云夏至少陰肇啟殺氣始興否剝將至宜鳴鼓閧鬬興兵駭旅施命四方誥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殊休戚互異寢鼓之教不宜同也○巽爲煩曰姤與覯相似姤曰施自上而下天下有風之象也覯曰觀周歷徧覽風行地上之象也○惠士奇曰姤一陰生姦慝將萌故禁止之書云度作祥刑以詰四方○胡遠濬曰積氣之下陰遇陽而爲風故曰姤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乃反履　貞吉有攸往見凶羸劣隨豕孚蹢直戢反躅直錄反

虞翻曰柅謂二也巽爲繩乾爲金巽木入金柅之象○王肅曰柅繼續之物○王弼曰羸豕牝豕○陸德明曰柅說文作棚云絡絲趺也蹢蹋不靜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云絲繫于柅猶女繫于男喻初宜繫二也○胡炳文曰一陰甚微故於豕爲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惠士奇曰牽說文云引前也象引牛之縻又云臣牽也象屈服之形臣服於君妻服於夫子服於父故謂之牽牛雖大物五尺之童能牽之道也姤一陰氣上與陽始爭能屈服之則貞吉初曰柔道牽而服之之謂也○吳汝綸曰夏小正雞孚粥傳云孚卵伏也言陰雖始微然已孵伏孳孕於內蹢躅然動矣此戒陽也○其昶案剝復夬姤陰陽消長之幾姤一陰始生安靜承陽乃得其道繫者繫於陽而不變也若動而化陽陰消陽之失天地相遇之道則其凶立見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虞翻曰魚謂初陰陰相承故包有魚无咎及賓也　李鼎祚曰方姤之時其權在剛柔相遇常爲姤而已不能制之柔道浸長而變二之剛則四陽皆爲姤之遯○本義云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制之在己宿可无咎○易祓曰陽包陰故三爻皆言包○其昶案公食大夫禮云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此爻之象也既夕禮魚腊非正牲取下體不以魚腊注云魚腊非盛饌爻之言不利賓利者宜也初盡其才而不遏其分則得所以牽柔之道二以魚腊非盛饌爻言不利賓利者宜也初盡其才而不遏其分則得所以牽柔之道記云禮不下庶人是其義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李簡曰居則臀在下故曰臀无膚行則臀在中故次且三四言臀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孔穎達曰陽之上无陰可據居不獲安上又無應同於夬四之失據○其昶案夬四姤三取象同然其位有當不當之別夬四宜變姤三不變可也行未牽者承夬爻辭謂不必化陰而卑服牽羊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胡瑗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四居不得正履失其中是寡助之人也○程傳云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遠民者己遠之也自遠之非人奪之以非天作之民四之民可近不可遠遠民則四之凶四自起之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之志有命也

年毛傳陰陽和則魚眾多矣今包无魚是陰陽不和之徵也五行志云魚陰類民之象蓋初四之應必剛下柔上其情乃專知屯初九應六四爲大得民即知姤九四應初六之爲遠民四本失位又重剛不中論四之與初乃近而不相得者也故有遠民之凶　九五包无魚是陰陽不和之象蓋初四之應必剛下柔上其情乃專知屯初九應六四爲大得民即知姤九四應初六之爲遠民四本失位又重剛不中論四之與初乃近而不相得者也故有遠民之凶　九五兩陰不應是又兩陰不應是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虞翻曰隕落也巽爲杞乾爲天○朱震曰杞似楊葉皆九二也豕魚瓜皆初六也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含命也

長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游酢曰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之柔脆用賢得民之象○李纲曰柔生於下如將蔓之瓜以杞包之使得所附則柔道牽而不長二居巽體象杞以之者五也○錢一本曰九五中正合下三陽撰重乾以爲包一柔在初遂成品物之章○張浚曰順以說得民也剛中而應得賢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正是志與天命相周旋也○王夫之曰九五以含章中爲志不委之於命而必欲護之以止潰亂乃大人立命之德惟剛健中正足以當之人而天矣○葉酉曰上之上爲姤之初所謂有隕自天也○其祀案瓜柔蔓附物以生爲圃者植杞瓜田使得所依蔭有包之象焉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瓜亦品物之一也坤三含

章可貞本爻變而之正此云含章有隕自天本爻中正不變而初變故云有隕自天五上爲天隕者初也蓋陽極陰生自天而降是之謂命扶之植之俾成品物之章則志也志不舍命者命所至志即赴之不徒委於命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案角者偏隅之區二五爲中正相遇初上皆角也陰陽之氣每至角而變陽窮於西南之角而遇陰陰窮於東北之角而遇陽覆矣之上爲姤之初陰陽各居其一角而相遇他爻不言姤而上獨曰姤其角者明上與初非不遇特其角焉耳雖遇而陽已窮故吝時義當然故无咎

☰☱ 坤下兌上

申爻艮巽

萃在季反萃下馬鄭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張惠言曰周官時會以發四方之禁鄭注諸侯有不順服而外合諸侯助祭於廟中假大也言王者聚百物以祭其先諸侯助祭於五廟之中而應得賢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陸績曰王五廟土也王愛君之至隨在有親奉上矣○許桂林曰凡稱王者皆謂商王此文王

戒器戒不虞○陸績曰除猶修治也○王弼曰聚而无防則眾生心○孔穎達曰澤上於地則水潦聚○項安世曰水火以氣言坎離主之山澤以形言艮兌主之水之氣可在地上水之形不可在地上必置防以聚之○王申子曰澤上有地臨則聚澤者地岸也以隄防聚澤則有潰決之憂故君子觀此象爲治世之防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鄭康成曰握讀夫三爲屋之屋屋民作握案釋言渥具也與屋同謂坤爲眾人三亦爲眾本義云眾以爲笑即本康成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俞琰曰四以萃於五同體初往從四亦可四以萃於五○惠棟曰鄭注小司徒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又注匠人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戰國策云堯无三夫之封三夫爲一屋也一屋謂坤三爻○其祀案初者事之始有孚不終溯其始也惟其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承有

終而志亂然後有待於萃故曰乃亂乃萃若號承有孚而言號即孚之發於外者也當眾人志亂之時初獨號召求萃以爲志不可亂宜爲同井之所笑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勿恤也失子位爲悔義當應四故往无咎○王弼曰乃亂乃萃若號承有孚而言號即孚之發於外者也當眾人志亂之時初獨號召求萃以爲志不可亂宜爲同井之所笑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勿恤也失子位爲悔義當應四故往无咎○王弼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王弼曰論四時祭名論殷春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時虛於中正而行以忠信可以省薄薦於鬼神也橫渠易說云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幽明之際○○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王弼曰論四時祭名論殷春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時虛於中正而行以忠信可以省薄薦於鬼神也橫渠易說云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幽明之際○○

○彭申甫曰四以陽剛而近於五乃周召分陝之任共和爲政之時其萃也上下一心君臣同德之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沈該曰以中正當位居尊是以无咎德長守其正則民終歸之○王申子曰光大也位而猶有未孚是萃天下之志未光大也○其祀案九五位號猶存人心思聚有位也○葉酉曰言无咎以其宜於有位也○胡炳文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非大吉也故必大吉下比九五之聚然以陽居陰非正也然後无咎○蘇軾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非大吉非大人之體長人之有其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程傳云上比羣陰得上下

深不敢自安故得无咎○唐鶴徵曰比上險終絕无求比之意故凶萃上說體實有求萃之心故无咎○方應祥曰比上以比之最後而凶萃上亦以萃之最後而有未安其憂懼若此正所謂孤臣孽子也○黃道周曰上乃不得於君親者齎咨涕洟極言怨艾求萃之情○其祀案上六得位而不敢安乘剛故也惟其未安是以无咎

䷭ 巽下坤上
中爻兌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鄭康成曰升上也木生地中日長而上故曰升○徐幾曰大人二也五當應二也用見九二剛中之臣以升於德○林栗曰巽東南坤西南自巽升坤必涉乎離離南方也

象曰柔以時升

虞翻曰柔謂坤五也升謂二○其祀案柔升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趙彥肅曰與上三志○李光地曰與上三陰合志也

南征吉志行也

乾鑿度云升者言萬物始進○徐幹中論云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於微故君子修德始乎卑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張浚曰木之生長養爲事是其義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案凡升皆以漸王道尤无功恤者勿憂進益之不速

南征吉志行也

十二月之卦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徐幹中論曰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於微故君子修德始乎卑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張浚曰木之生長養爲事是其義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

巽而離自離而坤柔道正位於離而成物於坤曰時升○沈該曰巽在下本道方生坤在上地道上行地以生物爲德五居坤體而應二坤以順道容而生之也木之升由於陽道之升由於陽之始進○李舜臣曰元亨與蠱鼎大有同皆主九二陽剛有應於上而言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吳汝綸曰升謂陽升也太玄擬之爲上爲干上首云陽氣扶陽氣育物於下物咸射地而登乎上干首云陽氣扶

物而鑽乎堅鈴然有穿皆主陽爲說二陽上進故曰元亨春秋繁露云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轉西而北入藏其休也陽以北方爲休南方爲位殆古易家說故曰南征吉

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何妥曰君子謹習爲小以至高大○孔穎達曰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大名○程傳云萬物之進皆以順行其德積小善以成大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郭雍曰地中生木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語類云木不長便將枯瘁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趙彥肅曰君子謹習爲道德積其微陰合志○李光地曰初六在下三陰升而此曰上合志蓋五家爲比比則相親相保有患難則相救相恤初之允升者爲上所信而升也晉三之允在上三陰故彼傳曰志上行而此曰上合志也

初之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其祀案此爻之象鄉官書考之法也下士一人爲之長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而敬

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其賢能者自閭胥以至鄉大夫同心以興賢則其升也允矣言當乎人心也

允升大吉巽而順也

言耳周公乃始本其意而立爲法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制如此○干寶曰剛中而應故孚神享德與信則黨正書之州長又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其賢能者自閭胥以至鄉大夫同心以興賢則其升也允矣言當乎人心也蓋五家爲比比則相親相保有患難則相救相恤故敏任恤

○陸希聲曰升萃反對萃六二以盡誠於五升九二以推誠於五故皆利用禴○張浚曰事君猶事天舍誠不能有格也五順二巽中道以及天下

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升虛邑

荀爽曰坤稱邑○馬融曰虛丘也○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其祀案丘即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之丘周禮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詢問而觀察之以時書

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鄭注任吏職疏云任吏職謂使爲比長閭胥族師之類九三升虛邑是使爲比長閭胥也既詢問觀察而後任之故曰无所疑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許兩反

王用亨祭也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馬融曰阮逸曰易著人事皆主商周帝乙高宗箕子商事也自我西郊用亨岐山周事也○程傳云四近君之位而當升時順之至也○聚遂球曰禮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爻之義也○朱軾曰六四之升升以聚以論與亨也升之順也上順君下順民順之至矣使之主祭而百神享其二章曰瑟彼玉瓚毛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秬鬯芳草也岐山第即所守土地以言本朝典禮岐封之外非所敢闖所謂小心翼翼也○其祗案此亦述王季九命爲伯之事德與位俱升也詩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至大王王季申之以百福千祿焉

鄭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王用享者王謂殷王也五以四有順德而使之主祭所以吉无咎也皇矣頌王季之德曰克順克比亦即順事之謂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荀爽曰陰正居中爲陽作階○橫渠易說云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階己而升而有序謂賓主以揖遜而升也○李元量曰升階中順德格於上下剛賢應之德進不已用得志於四海坤土爲階自下而上曰升○程迴曰下應剛德之臣自二升五如階有級此人君升進賢臣之象○其祗案貞吉積小以高大之謂用見大人南征吉志行也二之志此五之所以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朱震曰坤爲冥晦已成且利貞矣陽實爲富富也者福也升而不已必至五上而升道在上消而不富也其祗案升元亨上消不富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困冥升在上消而不福死之象也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是文王之冥升也明夷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不息於其生也冥升利于不息之貞不息於其死也君子之德之純其生也不息則死亦不可矣不息之貞其聞道之效與蓋死生爲一貫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困

坎下兌上

坎中爻離巽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沈該曰下坎爲心上兌爲口維心則亨尚口則窮

易曰困剛揜於檢也

鄭康成曰坎月離日兌爲晦日所入也今上揜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世爲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荀爽曰謂二五爲陰所揜也○其祗案坎陽既陷於陰又居巽離兌三陰之下故獨爲剛揜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龍仁夫

曰所如

困而不失其所君子則能固元剛以勝天下之變卽大傳所謂貞夫一者也師貞於大人之上明能堅貞不改其操○項安世曰特言貞吉於人窮斯濫矣君子則自通者小人也○孔穎達曰小人窮困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濫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人吉无咎有言不能信

以致命遂志○何妥曰命可致而志不可奪○本義云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命可致而志不可奪○姚配中曰下坎三爻皆失位離伏於下有水之形无水之實中乾者也故曰澤无水○其祕案易每以命與志對言命落氣數之中志者心之所之謂本明也本心發見即擴而充之不使意見得行是謂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

爲隱伏○陸希聲曰坎於木爲堅多心株木象○王昭素曰自初至四歷三爻爲三歲于幽谷幽不明也王弼曰最處底下沈滯卑困居无所安○鄭東卿曰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蔓草未殺爲葛藟六三秋冬之交葉脫刺存爲蒺藜初六大冬之時蔓草霜殺所存者株木三陰皆象草木○李光地曰卦以剛揜爲義唯剛者能處困柔者不能也蓋君子之困爲時之窮小人則往往自取之而已○其祕案初失位在下非无人應也四兌體暗昧有應而不得見也坎水內景象人抱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于株木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左傳云困于石往不濟也據子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於驪氏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夫困而不知於長勺疾據曹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其祕案石謂上六之陰豫二介于石亦陰爻漢志云乘剛不安爲蒺藜而上六不應困于石也退據本位乘剛離者坎之而撰離者坎之妻凶也韓嬰言以六據三據于蒺藜也又三體坎而遂爲君齊桓困於邪案初失位在下非无應也四兌體暗昧有應而不得見也坎水內景象人抱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爲蒺藜○虞翻曰坎爲石三應在坎中故困于石坎爲宮坤爲妻坎隱不見故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殺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於驪氏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夫困而不知於長勺疾據曹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其祕案石謂上六之陰豫二介于石亦陰爻漢志云乘剛不安爲蒺藜而上六不應困于石也退據本位乘剛離者坎之妻凶也韓嬰言以六據三據于蒺藜也又三體坎而遂爲君齊桓困於邪案初失位在下非无應也四兌體暗昧有應而不得見也坎水內景象人抱

困于金車吝有終

朱震曰坎爲輪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王弼曰下謂初○王宗傳曰自外而內曰來巽不果爲徐徐○俞琳曰六爻惟初與四剛柔相應故特以有與明之○吳汝綸曰志在下謂欲與初同隱金車即周之金路○其祕案初體坎爲車入于幽谷四欲來歸而徐徐者困於金車之不競不速駕故吝也然四人處不當之位而不變者以應初之故縻於外而志在下其非貪慕榮勢明矣聖人以有終九五剛刖許之鑒其志也揚子雲之所處殆近此爻九五剛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陸德明曰荀王肅本貌鄭云當爲倪仡○陳壽祺曰說剛作毹剛刖毹倪仡桀黜古字竝通皆一聲之轉象曰

困于金車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乾鑿度云剛刖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故曰困于赤紱夫執中和順時變以全王德通至美矣故曰乃徐有說○王應麟曰九五利用祭祀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唯乖於時乃與天通

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李公晦謂明難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未得居說體而不變其剛中之德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不喪其所守是能勝天下之艱鉅困之所謂大人也詩云很跋其胡載寧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可謂乃徐有說者也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反力軋反不安之辭○鄭汝諧曰所履在三以柔附己而牽之葛藟也所比者五以剛載己而難安臲卼也○其來有說王弼曰居困之極而乘於剛下无其應行則困之至也物窮則思變困則謀變乃通也○陸希聲曰行而獲吉故曰不動上六也○其來有說案上悔以事言下悔以心言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纏繞居不獲安貞之辭也○鄭剛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也有不可當者未當處困之道柔不能困處困宜變剛也困之時何口乃窮而自訟則吉曰動悔有悔征吉孔穎達曰動悔有悔征吉躁動搖之辭乃通也○張浚曰在困坎之一升於上德及天下○郭雍曰井以靜為德動為功動而出故能致養於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李中正曰自黃帝始經土設井以養人井皆由以剛居中更无他義故不具舉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施在井坎之一升於上德及天下○郭雍曰井以靜為德動為功動而出故能致養於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李中正曰自黃帝始經土設井以養人井皆由以剛居中之象井之事汔至二句言汔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孔穎達曰无喪无得往來井

云登川禽是禽之名通乎水族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鄭汝諧曰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沈滯滓穢是人井不見禮者也○鄭汝諧曰輕清陽也爲泉重濁陰爲泥○趙汝楳曰古者鳥獸蟲魚通曰禽井有生氣而禽生焉井泥則不食雖生物亦无之○毛奇齡曰新泉可食舊水不可食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淮南子云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其祀案時舍謂上无陽氣之應也凡深陷儲水之虚皆曰井水清則汲飲水濁則畜禽皆井之用二有鮒三可汲初兩无之　九二井谷射鮒无與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程傳云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用之功○王引之曰谷即壑井中容水處也呂覽天子親往射魚說苑云魚固人之所射是古有射魚之法○其祀案九二失位无應而无甕以承之也　井居其所抱潤軒

而遷无與則不能遷而出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朱震曰往來行也　求王明受福也

守正不變乃與五同功爲離故有求王明之辭　六四井甃无咎修井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孔穎達曰以甎壘井修井之壞謂之甃井壞則水渾故甃而修之法亂則民擾故治而正之也　孔穎達曰以甎壘井修井○蘇軾曰泉所以爲井也井者泉之所寄也故三陽爲泉三陰爲井甃所以禦惡而潔井也待是而潔故无咎○來知德曰甃井以猪畜九五之寒泉者也能修治臣職則可因君而成井養之功○黃道周曰先王之法一敝不修必以所養者害人矣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以中正也上六井收勿幕音莫有孚元吉在上大成也　王弼曰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干寶曰井以養生政以養德无覆水泉而不惠民无蘊典禮而不興教○程傳云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鼎終乃成功○郭雍曰言元吉在上者井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而大成盡元吉之道也○其祀案陽在前爲藩爲幕勿幕幕戒其化陽也上不變則三可汲而食矣有孚也求王明受福者天下之福非五之私利故元吉之占不繫之五而繫之上井以辯義以義爲利也

五本天一之眞氣傳曰中正也明其爲坎中之一陽中且正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在上大成也　王弼曰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干寶曰井以養生政以養德无覆水泉而不惠民无蘊典禮而不興教○程傳云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鼎終乃成功○郭雍曰言元吉在上者井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而大成盡元吉之道也○其祀案陽在前爲藩爲幕勿幕幕戒其化陽也上不變則三可汲而食矣有孚也求王明受福者天下之福非五之私利故元吉之占不繫之五而繫之上井以辯義以義爲利也

☲☵ 離下兌上　巽乾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朱震曰己讀戊己之己十干至庚而更更革也

離納己○錢一本曰坎離天地之中戊己日干之中中者土之位也戊陽土陽主生坎中一陽爲戊日己陰土陰主成離中一陰爲己日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馬融曰息滅也○孔穎達曰息生也○本義云滅息而後生息己日乃孚革而信之張浚曰革金火之變也革金之信以濟革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吳汝綸曰元亨利貞革之所以當也天地革而四時成何楷曰春夏爲陽離秋冬爲陰起於兌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姚永樸曰兌象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於革亦言之以其有兌也凡爲大事非民說不可孟子云取之而燕民不說則勿取文王是也正得此義革之時大矣哉王充曰凡物能相剸截者必異性者也○鄭康成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也○王弼曰火欲上澤欲下相戰而後生變○歐陽修曰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人之所故曰順天應人也然則正乎日之時必有非常之變湯武是已故曰革之時大矣哉見其難之也○王安石曰澤火非其勝也○程傳

悔時可位得才足處革之至善者也不進則失時爲有咎○張浚曰商周之革伊尹太公之力也二有文明之德是以能上應九五敷大信於天下離於時爲亨曰行有嘉○毛奇齡曰庚者更革之義先於庚者庚以革己也庚欲革必先之己日而乃可以革○黃應麒曰有嘉即離之有嘉折首也○其祀案五之應二之日即五之日也革易於有咎當其時故无咎詩云崒伐大商會朝清明革之時也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李翔曰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四曰乾道乃革革三曰革言三就是也○趙汝楳三采棋曰周官典瑞繅皆三采可以革○蔡清曰審於革之循序而有漸也

易五 三四 革

征凶貞厲者周之五年養晦須暇之時與○姚配中曰三動失位故征凶剛而不中故貞厲矣○其祀案五爲革主二者交惟二五當革之任初不可革三四可革而不革三就故三言有孚又何之矣釋征凶革至五而三就則當九三之時未可以行也凡始作者必有殃咎故曰毋爲禍始作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王充曰其文炳此言大文蔚也

居貞吉其祀案白虎西方之宿也乾兌皆西方卦乾陽爲虎兌陰爲豹象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

抱潤軒言

人君子以文爲操也○孔穎達曰革道已成君子處之澗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縛○焉當可曰牛革取其文○王宗傳曰革道大成君子功業著見小人去虐歸仁天下之弊始革已革不能革不能革已革而不改過安世曰革道已成君子處而當守故居貞吉三革道未成上革道已成也○宋衷曰五以陽居中故曰大人○孔穎達曰居中處尊爲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似虎變其文彪炳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不勞占決自著○劉牧曰威武宣而文德著大亨以正不假卜筮祥瑞之文章小故蔚○本義云變謂希革而毛毯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包彬曰傳曰其文炳者恐人疑虎變爲武功之震也然變質爲文周家所尚亦於此見矣○其祀案二五當位正應是也

抱潤軒言

君子以文爲操也○孔穎達曰革道已成君子處之澗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縛○焉當可曰牛革取其文○王宗傳曰革道大成君子功業著見小人去虐歸仁天下之弊始革已革不能革不能革已革而不改過安世曰革道已成君子處而當守故居貞吉三革道未成上革道已成也○宋衷曰革道已成君子處之爲言護也亦布也謂遍安之也既革則功定故即繼以安

離上 三二 巽下 中爻乾兌

鼎元吉亨 述義云有長人之元德神佑人歸故吉體離之明使下情得以上達又虛中任賢以和眾豐財者也既革則功定故即繼以安民爲要務此皆革終言居貞之大義也

離夏革爲兌秋故有此象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馬融曰虎變威德折衝萬里望風而信○宋衷曰五以陽居中故曰大人○孔穎達曰居中處尊爲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似虎變其文彪炳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不勞占決自著○劉牧曰威武宣而文德著大亨以正不假卜筮祥瑞之文章小故明豹變文章大故蔚○本義云變謂希革而毛毯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包彬曰傳曰其文炳者恐人疑虎變爲武功之震也然變質爲文周家所尚亦於此見矣○其祀案二五當位正應是也

成致養之功則元道亨於天下而鼎之象曰鼎象也用乃全井以普水之利鼎以成火之功彖曰鼎象也惠棟曰鼎言象者王輔嗣云革既變矣則制器立法以成之古者六官之法皆稱象春秋傳言象魏尚書言象刑古刑書皆鑄之鼎蓋鑄鼎象物百物爲之備故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普庚反飪也說文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易卦象析木以炊也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項安世曰大猶廣也多也○王夫之曰鄭康成曰鼎有木火之用五體乾金兌澤鍾金而含水猶聖君興仁義之道以教養以木火鼎烹孰以養人天下也故謂之鼎矣○何妥曰古者鑄金爲此器以供宗廟亨煮聖賢天子以天下爲鼎諸侯以國爲鼎變故成新尤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亨通○朱震曰鄭康成曰鼎有木火之用五體乾金兌澤鍾金而含水猶聖君興仁義之道以教養以木火鼎烹孰以養人天下也故謂之鼎矣○何妥曰古者鑄金爲此器以供宗廟亨煮聖賢天子以天下爲鼎諸侯以國爲鼎變故成新尤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亨通○朱震

矣蓋鼎實既充必宜慎食禮云羹飪實鼎陳于門外是也愼所之謂二不可變正應在五非初所能累也薰蕕不同器而居在用賢者當登諸將要之塗而士之自處尤不可昧潔身之義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虞翻曰離爲雉○胡桂曰三動爲雉坎雨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虞翻曰離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李椿年曰雉膏不食離明在上而无應象○孫奇逢曰諸剛皆比應於五獨三不與焉上无知遇故有耳革行塞之象○其祀案昭六年傳以鑄鼎大實餗刑者釗之省釗鼎即陪鼎也○包彬曰革去故五上天位取象於虎豹鼎取新五上天位取象於金玉可見三王之王也其變者不過制度文爲而已文而不修則失其義者耳也六五之虛中納上之助而後一鼎之實得以利及天下○王申子曰玉言其性也○程傳云處終鼎功之成在上鉉象剛而温變而不變石介曰玉言大哉即此義也乾曰亢龍有悔陽亢故不雨悔則變陰成坎而雨虞悔者是過災修省之心自虞悔損自悔咎也古者卜筮多貞歲之歉惡故以爲象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

折足送鹿反形渥於角反

公象○柯劭忞曰刑者案昭六年傳以鑄刑器注云刑器鼎也刑以盛一名刑羹故覆之患刑小盛羹鼎大實餗有折足覆公餗信如何也

董仲舒曰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不領者自古至今未有能累也薰蕕不同器而居在用賢人而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烏客反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陸績文引易云啞笑也○馬融曰虩虩恐懼貌○陽諸侯用震政行百里則匕鬯亦不喪祭記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孔穎達曰陽氣逆開萬蟄俱動爲震象曰震亨有亨道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始逸豫以貽凶○范伸淹曰君子之懼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慎於思慮必愼其始則百志弗違於履於危則百行弗羅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愼省不可緩也過此始也○郭雍曰震動之初恐懼修省不可緩也過此則危○汪烜曰初九之震震於事先者也若笑言則於事至之後見之○劉敞琳曰笑言而曰後者范文正所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艮山稱陵象曰震來厲乘剛也程傳云乘初九之剛震來既復常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王宗傳曰億多也鄭云十萬曰億六五億无喪象曰大无喪也億大數也○惠士奇曰周禮朝士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朝有九重閽有九棘云九陵者沒入官司市職凡得獲貨賄六畜者三日舉之然則三日在市未滿三日在朝未滿十日可識而復得焉抱潤軒

亦爲諸侯雷震驚百里何以知之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陰二動故曰百里○虞翻曰艮爲宗廟社稷長子主祭故以爲祭主○王弼曰震者驚駭怠惰以肅解慢者也威震驚乎百里則是可以不喪匕鬯矣明所以堪長子之義○張浚曰動而代天之象○項安世曰出卽帝出乎震之出○王宗傳曰震來虩虩懼在我也震驚百里懼在人也夫威之所加者廣則下之所服者眾故可以守宗廟社稷○其祀案殷制兄終弟及不專主長子文王繫易以震長子爲不喪匕鬯後遂定爲周室傳子之法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日人能恐懼脩則恐懼在我則既震矣又脩省焉洊在其中○折中云恐懼脩省者君子之洊雷也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虞翻曰得位故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始逸豫以貽凶○范伸淹曰君子之懼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慎於思慮必愼其始則百志弗違於履於危則百行弗羅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愼省不可緩也過此始也○郭雍曰震動之初恐懼修省不可緩也過此則危○汪烜曰初九之震震於事先者也若笑言則於事至之後見之○劉敞琳曰笑言而曰後者范文正所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虞翻曰艮爲山稱陵象曰震來厲乘剛也程傳云乘初九之剛震來既復常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王宗傳曰億多也鄭云十萬曰億六五億无喪象曰大无喪也億大數也○惠士奇曰周禮朝士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朝有九重閽有九棘云九陵者沒入官司市職凡得獲貨賄六畜者三日舉之然則三日在市未滿三日在朝未滿十日可識而復得焉抱潤軒

躋于九陵猶委于朝朝有九重閽有九棘云九陵者象也書曰勿敢越逐祓復之在國越郷入圜土在軍越伍有常刑故喪馬喪莽皆曰勿逐時王之制也

鄭眾曰身既不安眾○虞翻曰在坎陰中與屯五同義故未光○程傳云剛動本有光亨之道陷於重陰豈能光也○項安世曰初一陽動於下得震之氣不同故邵子云水雷屯蓋雷聲有動而不能發達陷於陰氣故有震遂泥之象○其祀案震初一陽動於下乃心光所發之始覺也九四則續起之念隨事攀援不絕而始覺之光明蔽矣穀梁傳遂繼事也書序云因事曰遂荀子注遂因循也震遂泥卽邵子所云水雷屯乞土雷連也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虞翻曰事謂祭記之事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故无喪有事也○陸希聲曰以柔履中行不過當萬无失也○王宗傳曰震之成體在初四而得尊位大中以主天下之動者六五也○項安世曰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厲

震

震驚百里

虞翻曰百里謂震諸侯象○折中云春秋凡祭祀皆曰有事二以喪貝爲中五以无喪有事爲中○其祀案无喪謂不喪匕鬯也五爲中何曼注云屬行不隨俗危厲往一來驚遠懼慴省也卽恐懼也○項安世曰震皆其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上光明著見非二陰所能掩蔽○鄭汝諧曰聖人之止事物作於前而不爲所亂行不累吾之止動不害吾之靜此道之所以光明也○沈善登曰居二陰之上光明著見非二陰所掩蔽之象○胡炳文曰人身唯背不見而後不見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楊時曰艮者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止於此復出乎震故曰時止時行○語類云定則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徐幾曰光明陽德也艮以一陽進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於震終示人以懼能改之義爲勤深矣○本義云中謂中心○項安世曰蘇蘇索索皆震之懈惰變變者動之肆○李林松曰震雖於鄰戒乃在己此正恐懼脩省之義故无咎○其祀案動失正故征凶上與四五同體甚通皆以畏鄰也而上陰四陽則四又鄰中之昏媾有言者鄰戒之戒之故有言乖涕泣而道之以其爲昏媾也上不

知懼能改之義爲勤深矣○本義云中謂中心○項安世曰蘇蘇索索皆震之懈惰變變者動之肆○李林松曰震雖於鄰戒乃在己此正恐懼脩省之義故无咎○其祀案動失正故征凶上與四五同體甚通皆以畏鄰也而上陰四陽則四又鄰中之昏媾有言者鄰戒之戒之故有言乖涕泣而道之以其爲昏媾也上不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孔穎達曰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位爻皆峙敵故曰不相與八純卦皆六爻不應獨於此言之者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也○通其道也深乎○蘇軾曰止其所所以不獲其身敵應不相與所以不見其人○鄭汝諧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人之相背也故曰艮其背則不見可欲使心

知懼畏鄰之戒言而懼是其震不生於心而迫於人故曰中未得所謂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士有諍友則身不失於令名雖凶无咎也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李鼎祚曰艮爲門闕今文曰人身唯背不動艮止象不獲其身內艮不見其人外艮○李光地曰背之文從北從肉天地人之道南與東西皆見而北獨隱前與左右皆見而後不見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不亂能无咎而已无咎非善之至也傳言艮止也此三畫爲艮聖人之事也又言艮其止止其所也此重卦爲艮而成六位之事不相與也夫止而至於止其所其執一者之謂乎○梁錫璵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艮兼終始故獨發无咎之義○李林松曰言而艮相背不相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隔絕門庭使內外有別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見非爲此六畫之艮以不見不爲爲止是偏於靜止者也又曰爲不止矣此三畫之艮兼動靜而言不絕物謂之爲時行則行謂之不止爲而无爲不止而止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其道也深乎非特无咎而已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董氏曰雷風火水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劉宗周曰思者心之官也心不曠官思不出位思而未嘗思也思而未嘗思所以止而未嘗止○折中云雜擾之思動於欲者也大學云安而後能慮蓋不出位之說也君子大公順應萬事者也苟廢其應物之用則爲枯槁之學不顧事理頹然悍然而已天下之化機皆无艮道惟已成之形象有之則山是已亦天地之氣化而已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其趾未失正也程傳云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以柔處下患其不能常不能固故利永貞○朱震曰初六不正宜有咎事止於初其止早矣未失正也○朱駿聲曰艮字爲人目不相比故六爻皆以人身取義○其昶案艮六爻皆止而不變利永貞者坤之用悠久成物初之所以成終也言未失正者懼人以初六失正爲嫌故特明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艮其腓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蘇軾曰下止而不聽於上則上之所動止相隨咸三之股隨足而動艮二之腓隨足而止快也○其昶案下體股腓足三者三爲內卦之君心之象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後

快二本中正以在腓位遏艮之時腓不能振足相隨而止故使其心不快拘學執持太過滯於形迹之末而未能心與天游豈知儒者制外養中之學不如此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反厲薰心馬融曰夤夾脊肉也○王弼曰限身之中也三當兩體之中爻爲心艮取中之陽象之中○孔穎達曰止於限則上下不通是分列其夤○李光地曰咸取三陽之中爻爲心艮止是偏於靜止者也又曰爲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夤爲心欲安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志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也○顧炎武曰學者之患執一不化與眾人滑性焚和者相去無幾告子不動心孟子謂其弊必將如瞽趨詖辭知窮者之反動其心此艮限列夤之說也君子大公順應萬事者也苟廢其應物之用則爲枯槁之學不顧事理頹然悍然而已天下未有理而心安者所以必百慮而一致者也○惠士奇曰艮爲背爲躬爲止爲艮背之義○李光地曰心者靜虛而應萬變之主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艮其身无咎上稱身不與上交所以體分貴列六四已入上體則非上下不接故能總止其身躬猶身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孔穎達曰止於下體不與上交所以體分貴列六四已入上體則非上下不接故能總止其身躬猶身也明能靜止其身不爲躁動○項安世曰四在輔之下腰脅之上正當艮其背之地故合於卦辭之无咎偃背爲躬躬者見背而不見面也○其昶案四无咎止於行五悔亡止於言

六五艮其輔以言有序悔亡

杜預曰震爲車輔頰車也○其昶案震而艮止其上也

中正也○本義云悔謂以陰居陽正字羨文叶韻可見○龔煥曰艮其輔非不言也言而有序也○吳汝綸曰中論云君子非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府史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徐言不失事中與朱子說合○其昶案言有序禮所謂安定辭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程傳云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止道之至善○語類云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邱富國曰震之用在下故震居陽最下者獨吉四互艮失其所以爲震矣艮之用在上故艮陽在上者獨吉三互艮失其所以爲艮矣○吳澄曰上九不言艮其者上一卦之主諸爻之艮皆上之敦也○胡炳文曰敦陳敦復皆取坤土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其厚也彌固○朱軾曰厚終繫辭吉則篤實輝光萬事萬物從此始矣

艮

漸女歸吉利貞爲家故謂焉孔穎達曰漸者不速之名也女以夫子以居賢德善俗釋文王肅作善俗矣○朱震曰歸自內之外也地小子厲有言无咎漸于干艮爲小子艮爲少男故以漸○馮當可曰居積也德以漸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善風俗○楊氏曰地三成艮男下女也○喬萊曰漸女嫁曰歸備禮乃動故利貞虞翻曰鴻大雁也坎水流下山故陸績曰水畔稱干毛傳云涯也○胡一桂曰互坎北而離南象鴻之遷徙象曰歸妹正言女歸之道漸則以仕進爲義女歸象也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雍日漸則爲歸速則爲奔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則吉○李光地曰卦以不遽進爲義故特別之曰漸之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孔穎達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孔穎達曰進得位進以正此就九五釋利貞特言剛得中以明得位之言惟止而巽動不窮也胡瑗曰天下萬事莫不有漸也九五也止而巽動不窮也胡瑗曰天下萬事莫不有漸必須問名納采請期以至親迎然後乃成其禮而正夫婦之道君子之人處第賤下位不可干時遽君急於

以救弟也詩云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夫知漸之義者庶乎可以善俗矣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漸于干艮爲小子初失位故厲○馮當可曰居積也德以漸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善風俗○楊氏曰地陸績曰水畔稱干毛傳云涯也○胡一桂曰互坎北而離南象鴻之遷徙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法言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飛鳥互坎水居自坎北而離南象鴻之遷徙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法言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居非其居不漸非其木也蔑其水乎或問鴻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蔑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其往不居非其居不漸非其木也蔑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居非其居不漸非其木也蔑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蔑其水乎請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居非其居不漸非其木也蔑其水乎或問鴻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蔑其水乎請問木漸曰非其往不居非其居不漸非其木也蔑其水乎請問鴻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蔑其水乎或

貞賢于君遂以費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仕進于朝成敗于此判故曰厲申儆告誡之故有言三加皆有祝辭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義所云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兄之禮行也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孔穎達曰磐漢志作般孟康云水涯堆也○晁說之曰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有道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矣○胡炳文曰艮爲石磐象巽爲少男五坎飲食象鴻食則呼眾衎衎和鳴○其昶案艮爲少男五坎中男少長相隨衍衍而樂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耽此之謂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族師以鄉三物教其敬任恤者蓋初六行而賓興之此漸進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鄭康成曰離爲大腹孕象○虞翻曰三動離毀故不育○劉牧曰三上皆在一卦之上故稱陸○程傳云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孔穎達曰醜類也鴻羣不亂止則相保有禦寇象○晁說之曰鴻水禽也不落南翔冰泮北歸隨日之南北陸之陸鴻木落南翔冰泮北歸盛曰陸路也如南北陸之陸也○胡炳文曰鴻進漸也三體艮互坎故曰禦寇象○其昶案中爻三變則利也三變則凶也利者不變則凶者變則利也艮互坎故曰禦寇象○其昶案中爻三四互坎離夫婦也六子之卦二長則雷風相與恒二少則山澤通氣咸皆象夫婦惟水火既濟不緣夫婦之義也○胡炳文曰二居有用之位則不素飽也巽其志極于高陸鴻木落南翔冰泮北歸盛曰陸路也如南北陸之陸也○胡炳文曰鴻進漸也三體

何休注云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是古者文樂用鴻羽○其說案鴻之高飛遵陸既可貴矣卽其羽毛落於人間者亦可用作樂舞蔡邕月令章句云俏舞列也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之制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肆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不可亂謂舞之有節而陽不可變也

䷵ 兌下震上
中爻離坎

歸妹征凶无攸利 虞翻曰歸嫁者少女之稱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虞翻曰三交離日坎月陰陽之義配日月則萬物興震東兌西離南坎北此象最備四時正卦○王宗傳曰天地生成之大義而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虞翻曰娶九女者貴其男女繼嗣宗享不絕也○王肅曰男女交生生之道故歸妹

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矣○項安世曰古言嫁例稱歸妹易帝乙歸妹詩倪天之妹是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男常長女常少故曰歸妹○其說案劉子政所云蟄蟲卽潛蟄之害而藏於澤中不輕用也董子曰天地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謹於之道故天也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始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衰大衰者以月同節矣董子之言亦所以孕育根荄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蘇軾曰歸妹之象曰雷以二月出其所以歸妹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虞翻曰三之四體震爲雷爲兌爲歸妹四之三體兌爲澤爲陰爲女爲少爲妾爲歸妹四之三體震爲雷爲動爲出爲長爲男爲嫁爲妻爲行爲凶爲嫁而行則吉者足之偏能履地而行○程傳云嫁雖賢承助之重也○其說案咸恆言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无子出嫁妒忌之類皆不以禮合則亂聖人特立一卦以其爲人道之窮也且其義云雷歸妹者歸妹之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卦曰歸妹言雷以二月出其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荄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蘇軾曰歸妹之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劉向曰

妒廣嗣續以恆夫婦之道故曰以恆也嫡无子姪娣有子亦不出所以必有姪娣之義○其祕案化陰則能承二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本義云眇能視承上爻而言陽剛得中女之賢保常居內處中足以保常○郭雍曰二賢女守其幽獨之操不奪其志○折中幽人雖失所仰望而其志恬然故曰能視○喬萊曰幽人初陽也賤而才者二又中也才而賢者其柏舟黃鵠之流與履所以行視所以明也能行故相其夫而吉○其祕案二五剛柔失位水火相滅爲女子失夫而幽貞自守之象故无吉占婦道以柔爲正幽人則以剛爲正自貞之象故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王弼曰處中足以保常之賢中女之操不奪其志○折中惠士奇曰反歸出也歸妹初陽也賤而才者二又中也才而賢者其柏舟黃鵠之流與履所以行視所以明也能行故相其夫而吉○其祕案二五剛柔失位水火相滅爲女子失夫而幽貞自守之象故无吉占婦道以柔爲正幽人則以剛爲正自貞之象故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本義云眇能視承上爻而言陽剛得中女之賢保常居內處中足以保常○郭雍曰二賢女守其幽獨之操不奪其志○折中幽人雖失所仰望而其志恬然故曰能視○喬萊曰幽人初陽也賤而才者二又中也才而賢者其柏舟黃鵠之流與履所以行視所以明也能行故相其夫而吉○其祕案二五剛柔失位水火相滅爲女子失夫而幽貞自守之象故无吉占婦道以柔爲正幽人則以剛爲正自貞之象故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王弼曰處中足以保常之賢中女之操不奪其志○折中惠士奇曰反歸出也歸妹初陽也賤而才者二又中也才而賢者其柏舟黃鵠之流與履所以行視所以明也能行故相其夫而吉○其祕案二五剛柔失位水火相滅爲女子失夫而幽貞自守之象故无吉占婦道以柔爲正幽人則以剛爲正自貞之象故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王弼曰處中足以保常之賢中女之操不奪其志○折中惠士奇曰反歸出也歸妹初陽也賤而才者二又中也才而賢者其柏舟黃鵠之流與履所以行視所以明也能行故相其夫而吉○其祕案二五剛柔失位水火相滅爲女子失夫而幽貞自守之象故无吉占婦道以柔爲正幽人則以剛爲正自貞之象故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本義云眇能視承上爻而言陽剛得中女之賢保常居內處中足以保常○郭雍曰二賢女守其幽獨之操不奪其志○折中惠士奇曰反歸出也歸妹初陽也賤而才者二又中也才而賢者其柏舟黃鵠之流與履所以行視所以明也能行故相其夫而吉○其祕案二五剛柔失位水火相滅爲女子失夫而幽貞自守之象故无吉占婦道以柔爲正幽人則以剛爲正自貞之象故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王弼曰處中足以保常之賢中女

盖也女承筐亦无貺也○鄭康成曰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士昏禮婦入三月而後祭行○陸希聲曰承筐无實則助奠之禮不成刲羊无血則祭廟之誠不至以柔乘剛下无其應士女子之行於斯矣歸妹六无應女歸之无終者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人之終始故於卦之終而著道之敝焉○程傳云上六陰虛无實不與三應故三承虛筐謂儀不及物也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故不能承先者夫婦一體故不能繼後傳釋女承筐也三之筐而歸无罪於士之无實无攸利象曰歸妹以繼後也

爲无血之羊以市脯供祀非敬也女者兌也上承震也

象士者震也下刲兌羊三體兌互坎血卦不興上應故有是象○其祀

祭祀也○胡炳文曰陰虛而无應故无攸利矣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中馬融曰假大也○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之○孔穎達曰動而不明能光大資明以動乃能致豐故豐說苑孔子曰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哉

日中宜照天下也則化不博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吳汝綸曰言王者履此豐亨之運有易衰之憂惟宜以至明處之也○沈善登曰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諸卦或稱時義之大豐傳獨稱豐大也異於諸卦是與乾天坤地參立而三矣王者父天母地作民父母官天下稱天子必本明以動乃无負乎一貫三之義故責

成於王躬又申之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與春秋始王法加王心義例同也○其昶案豐大也惟王能致豐故曰王大之所謂身尊居高也二以所尚者大謂得賢者之助也二日往有尚即承此義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張爾岐曰食是蝕字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鄭康成後魏缺非交食

有休已无常盛也○孔穎達曰盛必有衰自然常理勉令及時修德居存慮亡也○崔憬曰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能大正以其明也日中則昃宜乘其未消未虛而圖之若委於氣化无爲貫王者○沈該曰豐六月卦雷奮而亨火盛而熾之時故爲豐而炙以幽暗不明爲象者蓋以體言之雷動於上電照於下風雨晦明之時也以炙言之初九之陽二陰乘之三四之陽五上重陰覆之陰掩陽之象也以理言之時備巽離兌三女卦此盛極將衰候也陰之象在上者惟兌之暗昧蔽日之光故有見斗見沫

豐其蔀音部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何楷曰斗爲帝車運乎天中五以柔之爲日中見斗○其昶案卦自泰來二變離四變震震爲草○王宗傳曰蔀草莽陰蔽之也初明始四動始明動相資致豐之道初宜資四助之五嫌兩陽不應故曰雖旬无咎旬者天有十日離之象說文旬徧也初徧歷離爻而應四无咎也傳曰過旬災者言其急於公事不久滯儀禮爲象雖所舉皆殷制然

九家云信著於五然之志○沈該曰豐蔀豐沛也故有豐蔀豐沛之象在上者惟兌之暗昧蔽日之光故有見斗見沫

之象鄭注困云兌爲暗昧日所入也上揜日月之明故謂之困豐亦猶是也恆星晝見日之光有所蔽耳二與五不應又互巽之初進退志疑故往得疑疾發若者積離中之爭化陽以應五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音妹折其右肱无咎爲肱○九家云沫有斗象上居五後沫也斗杓後小星○王宗傳曰五○毛奇齡曰劉熙云沛者水草相生之名丞羊傳草主初爲賓初四共朝覲五先修遇未嘗非日中而明有所蔽其可憂在此三爲內卦之象右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漢書王鳳疏云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當退也○漢志云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師古曰言遇此災則當退去右肱之臣乃免咎○鄭康成曰手而便於進退右肱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无咎○折中夏也此及遯三皆當位而皆不中也豐之時所任爲股肱者雖小有才而不可大事終不可用也用之與无人同股肱不良折退之无咎剝上言小人不可用與此同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其祁案二四兩爻爲成卦之主故豐蔀見斗之象同五爲斗二應之四承之故皆曰見也互兌爲陰不明履歸妹下體兌故九二皆曰陰人夫萃上體兌故九五皆曰未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孔穎達曰二陽體敵故四謂初爲夷○其祁案公羊傳云遇者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何休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者爲主初爲賓初四共朝覲五先修遇禮四近初遠故四爲賓禹貢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初爲遠方小侯故稱夷主杜釋例云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不行會禮行遇禮蓋亦不爲遇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虛己以來二陽謂之來章爲我來彼也○王宗傳曰五之豐自亢之失○王申子曰五柔順得中謙虛待下故能來章豈惟有譽其福慶將及於天下○錢一本四之動以爲動資二之明以爲明動合而章皆六五之慶○其祁案震在上體五之義多優於四一得中一失正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鄭康成曰闃无人貌○虞翻曰闃空也○朱震曰九三正應自下闚之離目爲見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語類云猶詩言如翬斯飛闃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王申子曰柔順得中謙虛待下南云非无眾庶也言无聖人以統理之也○石介曰雷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寶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合此義○橫渠易說云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窮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而失居者也○程傳云高亢昏積爲事自盈也蔀覆也屋以聚斂自奉侈淡曰豐其屋蔀其家闚

輒是自蔽其明入于幽谷
三歲不覿言皆蔽之甚

三三 艮下離上
中爻巽兌

旅小亨旅貞吉虞翻曰小謂柔○孔穎達曰旅者客寄之名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其祀案旅一字爲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中順剛釋所以小亨之故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其祀案旅者多矣又必止而麗乎明乃能盡旅之義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不履妄是以小亨旅者物失其所居之時也物失所動居則咸願有附豈非智者有爲之時○王弼曰艮止也○梁寅曰客於外乎下離麗乎外止而麗乎外旅也皆謂之旅如諸侯寄寓大夫去國聖賢周游皆是○俞琰曰旅之時最難處旅之義又恐人之過於柔也復曰旅貞吉重疊其辭而戒之

時義則大○劉宗周曰仕止之外又有旅之一途處旅之義不可不知其亭雖小

其變局焉正君子所恃以審去就之機者○彭申甫曰二五皆柔也而獨宜於旅孟子言王政必及旅齊桓創霸亦曰无忘賓旅而繇曰小亭者用小則亨也齊桓之過於柔也復曰旅貞吉重疊其辭而戒之

其謹於用柔如此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孔穎達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趙汝楳曰火煬則宅於竈冶則宅於鑪鞴在山則野燒之暫猶旅寓耳○張清子曰明无遁情愼无濫刑明愼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恐其留獄也○張英曰狌狌桎梏淹滯拘留宜仁人君子隱惻於此能明愼而不留獄所可謂祥刑矣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鄭康成曰瑣瑣猶小小也○吳汝綸曰取災猶起凶災也

悉果反　王弼曰最處下極而爲斯賤之役○陳法曰三爲羈旅之旅故曰次次道途所經過之次舍四爲旅而久處必見凶之例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程傳云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卑賤細瑣致侮辱也○萬年淸曰履二以坦坦而獲吉旅初以

瑣瑣而取災可知涉世之道矣○柯劭忞曰後漢書左雄傳士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卽斯養之斯其所者謂其才如此爲童僕固其所也○其祀案童僕非賤其志之瑣瑣乃賤耳初終其身旅於人者童僕非賤其志之瑣瑣乃賤耳初陰失位艮止不化故有是象志窮而災曰取災於人乎何尤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虞翻曰艮爲童僕○龍仁夫曰艮爲門庭有次象巽近利市三倍有資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家云以陰居二卽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其資處和得位故得童僕貞虞翻曰離爲火三動離上之剛相觸故焚陽一君而二民三固貴賤之等矣○其祀案艮爲閽寺童僕象初爲民二爲大夫是艮之爲童僕者獨初不思自奮爲志窮自二視之則是終身服役爲得童僕貞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動艮壞故焚其次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王宗傳曰親寡之時所興者童僕豈可以旅視之以旅視下則童僕亦以旅視上矣○黃溍曰日與下之道刻薄寡恩視童僕若旅人然義當喪也○胡煦曰艮虛舍與離相遇互巽風焚次象○晏斯盛曰旅小亨惟柔得之三剛不中是不能安於旅者○其祀案艮爲閽寺童僕之象无貴賤之等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齊斧我心不快　虞翻曰離爲齊斧○應劭云齊利也○王樹枏曰齊資同字考工記鄭司農注云故書資作齊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齊斧心未快也　趙汝楳曰旅暫止宜也今而久處於義爲未安○陳法曰三爲行旅之旅故曰次次道途所經過之次舍四爲羈旅之旅離麗也淹留於異地故曰處○其祀案旅而久處必有所甚戀不能割者如晉公子之在齊桓公妻以女

有焉二十乘公子安之是也曰旅于處未得位也蓋懷旅人之懷安而深警之也齊斧以衛身者在旅而不快傳曰心未快者見非果有得齊斧有戒心矣故不快之事特旅人之心當不忘戒備焉耳艮二曰其心不快心不快心指三此曰我心不快心位心位皆傾心指四三四在一卦之中故三四曰旅于處未得位也蓋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張浚曰此即終以譽命上逮上之謂矣

而无位子曰命也鳥不至何无罾出天之命也子所筮蓋得此爻有譽命故云无位天命不集而有譽命是鳥不至而得雉之象也孔子以命自安即本易辭爲訓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虞翻曰離爲鳥離爲火焚巢○吳澄曰離爲鳥上一卦窮處疆場之象○蘇秉國曰漢五行志有鳶焚其巢以後證前知易辭皆實象也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漢成帝詔云王者處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先雖快意說笑其後必號咷而无及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而不尊○范仲淹曰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疾能執其中可謂知矣故初瑣瑣卑也三焚巢高也二懷資而五焚上焚巢高也二懷資而五喪命柔而不失其中者也○本義云上九過剛處旅之極驕而不順道也○王宗傳曰棲高處

亢而寄諸危地者鳥之巢也高極必危○顧炎武曰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傅于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閑諫爭之論蓄必逮夫意如請察罪請囚請亡皆弗許於是叔孫之甲興而陽州大乾侯唁矣鸜鵒鸜鵒往歌來哭其此之占也離畜牛上變離壞故有喪牛則號咷矣而他人笑之及喪牛則號咷矣而他人亦莫之憐也離爲牝牛坤爲大輿坤爲衆人以旅之道也三與上之謂矣

中爻兌離巽說文作選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虞翻曰大人謂五陸績曰陰爲卦主故小亨彖曰重巽以申命陸績曰重命者欲丁寧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虞翻曰剛中正謂五也○吳汝綸曰巽作選柔皆順乎剛陸績曰言必順二五而後亨利往爲二五用也大人蘇軾曰見九五也○蔡清曰潛心默到爲巽大傳云巽入也又云巽德之制巽稱而隱是順義不足以盡巽故象傳於巽不曰順而每仍卦名曰巽○李光曰風者陰氣而能散乎陰以其本生於陽也陰伏地曰風者陰氣而能散乎陰以其本生於陽必入而制之能使柔順乎剛則齊矣故巽之效巽之象此言人以旅之得人之道也人親寡

胡瑗曰風之入物无所不至故曰隨風巽○郭雍曰易於巽主號令猶詩之言風也君子之德風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後其令行事之先行事者踐其言於國曰申命者致其戒於行事之後○方大鎮曰爲君相申命之後○方大鎮曰爲君相申命者立教之君子以見命實可見之施○有始故屬之天巽者行事也无初有終故屬之人○劉宗周曰視彖又增行事二字申焉盡者有事也終則初發之○惠士奇曰田以講武事纘武功齊斧所以兌亦稱武人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孔穎達曰巽之初六令善而眾疑不濟以威則終不可爲常處令之初心懷進退宜用武人之貞以整齊之○李光地曰志始於疑故利用武人之貞初六令也周官凡出教令必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張浚曰柔道常疑出令而二三其心安能立天下事必也外用其權內濟以果巽道行矣聖人特於初發之○惠士奇曰田以講武事纘武功齊斧所以兌亦稱武人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孔穎達曰巽之初六令善而眾疑不濟以威則終不可爲常處令之初心懷進退宜用武人之貞以整齊之○李光地曰志始於疑故利用武人之貞初六令也周官凡出教令必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張浚曰柔道常疑出令而二三其心安能立天下事必也外用其權內濟以果巽道行矣聖人特於初發之○惠士奇曰田以講武事纘武功齊斧所以兌亦稱武人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朱震曰巽爲木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也退而據初心在於下○孔穎達曰巽爲木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也退而據初心在於下○毛奇齡曰有功至上而窮喪其齊斧則失位故凶故利用武人之貞初六也是爲武人之貞初六令善而眾疑不濟以威則終不可爲常處令之初心懷進退宜用武人之貞以整齊之○李光地曰志始於疑故利用武人之貞初六令也周官凡出教令必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張浚曰柔道常疑出令而二三其心安能立天下事必也外用其權內濟以果巽道行矣聖人特於初發之○惠士奇曰田以講武事纘武功齊斧所以兌亦稱武人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王弼曰處巽之初最在事下必能巽人紛若者盛多之貌○張載曰互離兌皆女詩云載寢之地也趙彥肅曰巽在牀下謂初也初志疑故二接之○惠士奇曰四誰歸利往利見皆四之上云涇首之上九云涇陰大亥迎首之象陰爲陰牀足猶牀下○丁敬忠曰史以人意通之人紛若者不憚文辭口舌之煩亦申命行事之意○其祝案詩箋男子生而臥之牀尊之生女臥之地卑之也臥之地則在牀下矣三女之生則損威而民玩後將不可輕舉乎乃敢制作周公之不敢作作洛庶殷丕作周公曰勞役公○爻三○而○胡炳文曰命

也陰伏而陽能制之則疾不生初曰往得疑疾鼎二在巽體曰巽德之制也周禮男巫疾欲誅於弭以除疾病女巫掌招以除疾病小人故也以二治初以陽治陰以理治之疾在志者史巫治之用者无咎中孚說祝史現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二之得中父說巫現云古者用史巫而後史巫治初陰之疑宜其吉无咎中孚說祝史現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二之得中父說巫現云古者用史巫而後史巫以此治初陰之疑宜其吉无咎中孚說祝史現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二之得中父說巫現云古者用史巫而後史巫治之疾在志者史巫治之用者无咎中孚說祝史現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二之得中父說巫現云古者用史巫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王弼曰處巽之初最在事下必能巽人紛若者盛多之貌○張載曰互離兌皆女詩云載寢之地也趙彥肅曰巽在牀下謂初也初志疑故二接之○惠士奇曰四誰歸利往利見皆四之上云涇首之上九云涇陰大亥迎首之象陰爲陰牀足猶牀下○丁敬忠曰史以人意通之人紛若者不憚文辭口舌之煩亦申命行事之意○其祝案詩箋男子生而臥之牀尊之生女臥之地卑之也臥之地則在牀下矣三女之生則損威而民玩後將不可輕舉乎乃敢制作周公之不敢作作洛庶殷丕作周公曰勞役公○爻三○而○胡炳文曰命

紛更不一○李光地曰志始於疑故利用武人之貞四得位故則窮也○其祝案上九時位俱窮疑終於三而志極窮志窮則思變故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一王弼曰乾豆二品當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王弼曰能獲而依尊髀曰巽爲股髀離日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毛奇齡曰獲三品上殺中腹全獲三品上殺中心次殺中鄰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毛奇齡曰獲三品上殺中心腹全獲三品上殺中腹次殺中鄰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毛奇齡曰

而後制之則一舉而定可以有功此悔亡之說也重巽以申命故卦德在四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李綱曰變蠱之

巽　六

令不失其中正故吉也庚不斷不果制巽木者莫如兌金庚兌位也○丁澤安曰蠱初有終傳不復更釋以終則有始巽言先後甲傳釋以終則有始之說先庚後庚經先以无其義已明而終則有始之說无初有終而終而得此聖人之以經解經也○其祕案六四柔服於五五能用四以申命用

六五爲巽九五故其象以先甲後甲爲先庚後庚○齊夢龍曰五在兌上兌西爲庚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虞翻曰居中得正故吉○司馬光曰君得位以行其政令不敢則不行○蘇軾曰先後者慎之至也先令之後申之不從而後誅○惠士奇曰甲木爲仁庚金爲義門內之治恩掩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巽利武人太玄斷首次七曰庚斷甲我心孔碩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沈起元曰巽之爲義患其進退不果制巽木者莫如兌金庚兌位也○丁澤安曰蠱先以无咎終則有始之說无初有終傳不復更釋以終則有始巽言先後甲傳釋以終則有始之說无初有終而終而得此聖人之以經解經也○其祕案六四柔服於五五能用四以申命用

案九五之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也四爲巽主五爲艮主五用四以制義行權四互兌正秋月令孟仲季三秋之月盛德在金其日皆庚辛巽主斷制故用秋氣而言庚三日也先庚三日爲夏金火之際相承以克故金曰從革春夏長養之氣至秋而更爲肅殺是以制事行權必革去其初乃能有終董子言譬之琴上九无初也後庚三日爲冬而歲功成故有終矣巽以制惡不謂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是其義也○丁澤安曰蠱上九所以不事王侯者以其處事之終而說无初有終之說也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胡一桂曰斧即離爲兵象在上爻下所以喪也王弼曰斧所以斷者也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折中云齊斧者所以齊物之也斧也說卦齊乎巽○李光地曰正乎凶言常乎凶以行權以剛中爲制巽以行權貞剛中之德无其制无其權貞凶矣○其祕案六四柔服於五五能用四以申命用剛中爲權上居巽極失其貞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何施不極而失所斷制宜乎凶矣貞者正也定也成也正乎凶則可以得貞凶之解蓋皆主人事而言其凶由自取也

兌亨利貞

項安世曰亨利貞自是三德非利在於貞也玩說以利貞其義可見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意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與死非順天也和義貞固皆由於亨故曰說以利貞不言元者蓋即无初有終之說也

王弼曰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朱震曰上天位順乎天人也○其祕案剛柔通乃說說釋亨也和義貞固即无初有終之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意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與死非順天也三人位應不足以說人而

私愛不可以求說○楊萬里曰民知聖人勞我以佚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周省貞曰兌正秋也王道主仁而義以濟仁之窮猶之秋以濟春之窮蓋惟肅殺乃能固生氣而內和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兌說而言忘勞忘死正取此義

鄭眾曰君子樂之美者莫過於尚君子以朋友講習詩書敦習道義教之盛矣樂斯在焉○王弼曰麗猶連也○邵雍曰宅說皆有所害唯朋友講習无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蘇軾曰取其滋益○其祕案兩澤相麗互相滋益白虎通云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義木諸此義之

象曰麗澤兌

趙彥肅曰純陰无應取陰卦而吉○蔡淵曰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陽近違言其情初違陰所說者陽故和而吉○何楷曰初心未渝廓然大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何施不和兌四陽近違言其情初違陰所說者陽故和而吉○蔡淵曰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卦无應取陰卦而吉○何楷曰初心未渝廓然大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何施不和兌四

曰有喜皆象之所謂利也利則行无阻礙王輔嗣謂剛中故利貞初四利二五貞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其孚皆象之所謂貞也孚積於中剛陽不變則人信其志而失位之悔亡說之大能順天應人必以孚爲本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亦取象於兌說其九四入兌體曰悔亡曰有孚吉曰信志皆與此同民不信其志而能忘勞忘死之本也五之孚子剝兌之有也是故二之孚兌之用也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以李鼎祚曰三爲說主而不以正凶其宜也邪求說○陸希聲曰以己來物曰來以物引己曰引三上說三說之主陰陽感通乃說之所謂亨也○其孚剝有厲象曰孚剝有厲應人必以孚爲本也○沈起元曰有孚之謂也革之順天應人之謂也自內上兌自外也○其孚剝有厲象曰孚剝有厲其宜也引兌之凶位不當也以李鼎祚曰陰居陽位不當故凶引兌之象曰上六引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王弼曰介隔也三爲佞說所隔之臣內制外是以未寧李楷曰兌正秋也於五音爲商○章潢曰四值正秋商音用事萬寶告成有喜之象案漢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四介三剛德裁而章之及天下初和兌无疾者也天下之疾未有不由說而生者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章潢曰四喜也其有喜者說言乎兌也○其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

而上同虞氏曰乾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也坤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也○其祀案剛柔往來亭也不窮利也得位貞丁敘忠曰在中以居尊位中之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虞翻曰巽木坎水故乘木有功○薛温其曰二在中當渙時必有廟以收既言也震與歸妹之五皆言渙之人心乃可以正在中以身入險四則輔君任事上下同心厥事乃濟○張栻曰收天下之心莫若立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中考之精神故曰王乃在中致孝享渙之義散有廟以聚有廟之義聚有廟以化形骸之私而得通所以爲渙亭其如何假廟涉川柔各乘木有功也虞翻曰巽木坎水故乘木有功○薛温其曰二在中當渙時必有廟以收既言也震與歸妹之五皆言渙之人心乃可以正在中也

散之人心之積忿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石介曰冬月天地閉塞春風一動釋其否結解而善之政散之是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其冰凍渙象王者出民塗炭之後法此亭帝以訓先也○王又立廟以教民散其事親二者忠孝之道教化所由興也○虞翻曰坤爲母大義散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掌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虞翻曰坤爲馬承二坎爲馬壯○橫渠易說云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又六爻皆陰獨初不云渙離散之勢辨之宜早則不至於渙也初六蓋戒其變夫子贊順比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程傳云拯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者承陽爲順當位爲則初六承陽夷互艮山而在下故順也○胡遠濬曰否二之公來居四所以元吉○余芭舒曰下卦本坤三陰成艮之義○羣元吉羣也羣之私爲在分爲高上爲惠士奇曰所謂剛來而不窮故失位之悔亡得中主廟故得中五爲在中主廟故得中五爲在中也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初六之吉順也虞翻曰坤爲馬承二坎爲馬壯○橫渠易說云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又六爻皆陰獨初不云渙離散之勢辨之宜早則不至於渙也初六蓋戒其變夫子贊順比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程傳云拯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者承陽爲順當位爲則初六承陽夷互艮山而在下故順也○胡遠濬曰否二之公來居四所以元吉○余芭舒曰下卦本坤三陰成艮之義○羣元吉羣也羣之私爲在分爲高上爲惠士奇曰所謂剛來而不窮故失位之悔亡得中主廟故得中五爲在中也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初六之吉順也虞翻曰坤爲馬承二坎爲馬壯○橫渠易說云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又六爻皆陰獨初不云渙離散之勢辨之宜早則不至於渙也初六蓋戒其變夫子贊順比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程傳云拯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者承陽爲順當位爲則初六承陽夷互艮山而在下故順也○胡遠濬曰否二之公來居四所以元吉○余芭舒曰下卦本坤三陰成艮之義○羣元吉羣也羣之私爲在分爲高上爲惠士奇曰所謂剛來而不窮故失位之悔亡得中主廟故得中五爲在中也

易詞例謹嚴與春秋同故九二渙奔其机得願也虞翻曰坎爲棘爲矯輮震爲足艮爲肱憑之机之象也渙宗廟中故設几○江藩曰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皆廟中大朝覲大饗射所用○其祀案奔謂奔走詩駿奔走在廟鄭箋俱奔走在廟奔走助祭者也當渙時能享帝立廟故得中主廟故得中五爲在中也皆得中五爲在中也虞翻曰巽木坎水故乘木有功也二五同心厥事乃濟○張栻曰收天下之心莫若立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中考之精神故曰王乃在中致孝享渙之義散有廟以聚有廟之義聚有廟以化形骸之私而得通所以爲渙亭其如何假廟涉川柔各乘木有功也虞翻曰巽木坎水故乘木有功○薛温其曰二在中當渙時必有廟以收既言也震與歸妹之五皆言渙之人心乃可以正在中以身入險四則輔君任事上下同心厥事乃濟○張栻曰收天下之心莫若立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中考之精神故曰王乃在中致孝享渙之義散有廟以聚有廟之義聚有廟以化形骸之私而得通所以爲渙亭其如何假廟涉川柔各乘木有功也虞翻曰巽木坎水故乘木有功○薛温其曰二在中當渙時必有廟以收既言也震與歸妹之五皆言渙之人心乃可以正在中以身入險四則輔君任事上下同心厥事乃濟○張栻曰收天下之心莫若立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中考之精神故曰王乃在中致孝享渙之義散有廟以聚有廟之義聚有廟以化形骸之私而得通所以爲渙亭其如何假廟涉川柔各乘木有功也虞翻曰巽木坎水故乘木有功○薛温其曰二在中當渙時必有廟以收既言也震與歸妹之五皆言渙之人心乃可以正在中

譬如得山而障水國風下泉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此非等夷者之所思治也序詩者云下民蓋勢均則不相下力敵則必求逞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惡有天子此天下之所以渙也六四得位承五今欲渙中求聚必下求賢才上奉明君渙其羣則賢才出矣呂覽說此爻云渙其大號句渙王居无咎王居无咎正位也號令也○荀爽曰王居其所故无咎矣○胡一桂曰艮體有身之象鄭康成曰號令也○胡渭曰渙汗其大號言故其賢也釋義不釋辭言四乃六二變爲九二羣能渙其羣九五渙汗自身出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荀爽曰王居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矣○胡瑗曰汗者膚腠之所出出則宣滯愈疾九五居尊能出號令布德澤使天下皆信於上所以居位而无咎○劉向曰渙汗其大號言散者知所歸矣巽爲號○語類云王者號令當出於

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及之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於四體也○其昶案柳子厚言生人之初不能无爭爭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必大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然後天下會於一即此爻之義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虞翻曰坎爲血○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王弼曰逖遠也

爲血卦風之與血常相爲用渙而運之則榮結而聚爲之則爲害○項安世曰散其汗以去滯鬱散其血以遠傷害上三爻皆以巽渙坎者也上九去險最遠故渙其辭如此○高攀龍曰上九應險而能濟險故渙其血使其去而遠出○朱軾曰九易六則爲坎坎陰血也今不爲坎而爲渙是渙去坎之憂傷者上九也○陳世鎔曰血流行於周身凝則爲害故須渙天地之氣以散而通人身之氣以散則爲瘍○其昶案渙爻惟

三上相應凡爻之陰陽有應則安其位而不思變上不變則坎象不成爲渙其血所以不變坎者以得三應也三亦不顧己之失位而應上故三爲渙其躬而象曰志在外也

二三 中爻震艮

節亨苦節不可貞孔穎達曰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乃亨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虞氏曰分乾三上升坤五分坤五下處乾三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虞翻曰中正謂五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王符曰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之節不傷財不害民○鄭康成曰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二者泰奢之所致○王弼曰節之大者莫若剛柔分男女別也

爲節過苦則物不能堪无說而行險過中而爲節則道窮也○歐陽修曰節者人之所利也節而太過持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異眾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郭雍曰賁節皆自泰來賁泰奢以剛柔過盛而无節故文之節以剛柔分之故文之節傳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於節而制之斯害可漸除而民有生望矣唐太宗曰君依國國依民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刻於民以矣斯言痛切千古之龜鑑也○其昶案董子曰喜氣爲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故節之而順故曰當位以節止之而通則不通則苦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王弼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爲節○孔穎達曰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使皆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使皆得

宜○程傳云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朱震曰澤之容水固有限量虛則納之滿則洩之水以澤爲節也○其祀案議德行者洪範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以及尚之忠尚質尚文之類皆是也初九不出戶庭无咎馮椅曰說文戶護也半門爲戶○胡一桂曰本義云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王申子曰當止即止其知通塞之君子乎繫辭專以愼密言語說之兌體故也○唐鶴徵曰下一爻塞乎兌底所以節坎之流初在兌正不當通而當塞之時○其祀案乾坤易之門乾爻惟九三出乾入坤初二皆不出无咎蓋閉關自治之時也二之失位无攸利○蘇軾曰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塞而不塞與之應所以凶也凡制數度議德行皆隨時變易說云但能嗟其不節有補過之道窮曰節極過中以至於苦○沈該曰居外无應於乘陽故苦節貞凶其道窮也○干寶曰彖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之節爲自苦難行之行以修其身可以通節至於苦非可繼之道凶之下言悔亡雖苦而實節○華學泉曰天下有時值其窮不得不貞之義於彖所以明固窮之操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本義云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王申子曰當止即止其知通塞之君子乎繫辭專以愼密言語說之兌體故也○唐鶴徵曰下一爻塞乎兌底所以節坎之流初在兌正不當通而當塞之時○其祀案乾坤易之門乾爻惟九三出乾入坤初二皆不出无咎蓋閉關自治之時也二之失位无攸利○蘇軾曰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塞而不塞與之應所以凶也凡制數度議德行皆隨時變易說云但能嗟其不節有補過之道窮曰節極過中以至於苦○沈該曰居外无應於乘陽故苦節貞凶其道窮也○干寶曰彖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之節爲自苦難行之行以修其身可以通節至於苦非可繼之道凶之下言悔亡雖苦而實節○華學泉曰天下有時值其窮不得不貞之義於彖所以明固窮之操

不出戶庭无咎馮椅曰說文戶護也半門爲戶○胡一桂曰本義云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王申子曰當止即止其知通塞之君子乎繫辭專以愼密言語說之兌體故也○唐鶴徵曰下一爻塞乎兌底所以節坎之流初在兌正不當通而當塞之時○其祀案乾坤易之門乾爻惟九三出乾入坤初二皆不出无咎蓋閉關自治之時也

不出戶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蘇軾曰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塞而不塞與之應所以凶也凡制數度議德行皆隨時變易說云但能嗟其不節有補過之道窮曰節極過中以至於苦○沈該曰居外无應於乘陽故苦節貞凶其道窮也○干寶曰彖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之節爲自苦難行之行以修其身可以通節至於苦非可繼之道凶之下言悔亡雖苦而實節○華學泉曰天下有時值其窮不得不貞之義於彖所以明固窮之操

嗟又誰咎也橫渠易說云但能嗟其不節有補過之心則亦无咎○蘇軾曰咨嗟而節之以中正節以制度上下有分名器有當民自不識不知此聖人之義剛柔分皆不可過乾陽至三過矣不節有亢龍之悔節之乃爲兌爲六是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家云言四得正奉五上通於君○程傳云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若則嗟若无咎王弼曰兌口有嗟若象辭也○胡一桂曰本義云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王申子曰當止即止其知通塞之君子乎繫辭專以愼密言語說之兌體故也○唐鶴徵曰下一爻塞乎兌底所以節坎之流初在兌正不當通而當塞之時○其祀案乾坤易之門乾爻惟九三出乾入坤初二皆不出无咎蓋閉關自治之時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橫渠易說云但能嗟其不節有補過之心則亦无咎○蘇軾曰咨嗟而節之以中正節以制度上下有分名器有當民自不識不知此聖人之義剛柔分皆不可過乾陽至三過矣不節有亢龍之悔節之乃爲兌爲六是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家云言四得正奉五上通於君○程傳云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王弼曰爲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也爲節不苦而甘何○程傳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項安世曰五通於上奉五守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荀爽曰艮上坎下艮爲山坎爲水山水有泉流通之象同人初九出門同人又誰咎也釋經文无咎字乃夫子自釋經文无咎義剛柔分皆不可過乾陽至三過矣不節有亢龍之悔節之乃爲兌爲六是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家云言四得正奉五上通於君○程傳云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干寶曰彖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之節爲自苦難行之行以修其身可以通節至於苦非可繼之道凶之下言悔亡雖苦而實節○華學泉曰天下有時值其窮不得不貞之義於彖所以明固窮之操

甘節之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王弼曰爲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也爲節不苦而甘何○程傳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家云言四得正奉五上通於君○程傳云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往有尚乎中也○程傳云非甘而何○程傳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苦節貞凶悔亡其節之苦也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荀爽曰艮上坎下艮爲山坎爲水山水有泉流通之象同人初九出門同人又誰咎也釋經文无咎字乃夫子自釋經文无咎義剛柔分皆不可過乾陽至三過矣不節有亢龍之悔節之乃爲兌爲六是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家云言四得正奉五上通於君○程傳云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甘節之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往有尚乎中也○程傳云非甘而何○程傳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王弼曰爲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也爲節不苦而甘何○程傳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荀爽曰艮上坎下艮爲山坎爲水山水有泉流通之象同人初九出門同人又誰咎也釋經文无咎字乃夫子自釋經文无咎義剛柔分皆不可過乾陽至三過矣不節有亢龍之悔節之乃爲兌爲六是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家云言四得正奉五上通於君○程傳云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干寶曰彖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之節爲自苦難行之行以修其身可以通節至於苦非可繼之道凶之下言悔亡雖苦而實節○華學泉曰天下有時值其窮不得不貞之義於彖所以明固窮之操

甘節之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王弼曰爲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也爲節不苦而甘何○程傳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家云言四得正奉五上通於君○程傳云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往有尚乎中也○程傳云非甘而何○程傳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苦節貞凶悔亡其節之苦也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荀爽曰艮上坎下艮爲山坎爲水山水有泉流通之象同人初九出門同人又誰咎也釋經文无咎字乃夫子自釋經文无咎義剛柔分皆不可過乾陽至三過矣不節有亢龍之悔節之乃爲兌爲六是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家云言四得正奉五上通於君○程傳云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甘節之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往有尚乎中也○程傳云非甘而何○程傳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王弼曰爲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也爲節不苦而甘何○程傳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所謂制數度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此所以安於五之節也○趙汝楳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苦節貞凶悔亡

政則所謂不麛卵不殺胎取鳥獸魚鼈必避其孕乳之時是也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陸希聲曰三四合體爲中剛包之鳥卵孵實之象○蘇軾曰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內无陽不生故必剛得中然後爲中孚○程傳云二柔在內中虛爲中孚之象二剛得中誠之象○橫渠易說云上巽施之下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王肅曰中孚之象外實內虛之象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劉向曰人君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微物感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趙彥肅曰天之道四時不忒莫知其終周子云利貞誠之復○王又樸曰无妄曰天之道也貞誠之復而以健行天之德也故備四德中孚說而以柔入動而以健行天之德也故言利貞○曾國藩曰人必中孚說而以柔入一人之道也故言利貞○曾國藩曰人必中孚說而以柔入一人之道也故言利貞○曾國藩曰人必中孚說而以柔入一人之道

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本義云敵謂上九信之窮者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李光地曰應上則心係於物而實德亡矣內无實德動靜哀樂因物而變○其不正之應不可孚也爾雅敵匹也　案六四月幾望馬匹亡絕類上也　其祀案周禮馬質凡給公家之使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賈旬之內馬死責償齒毛與賈以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以勞役久馬力既竭非用者罪也日幾望是旬之外矣不償齒賈馬匹亡无咎也絕類上者言其竭力趨公雖馬死人不咎其養之不善孚之效也鶴鳴子和孚於死者馬亡无咎孚於死者馬質所掌償馬之法疑亦商舊制而周因之當時所通行故易取象焉月幾望震陰與陰類今象三四同功爲震陰與陰類上承五而不比三故曰絕類上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胡瑗曰居尊位而中正至誠至信以攣天下之心何咎之有○本義云剛健中正爲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德○趙彥肅曰爻至此始稱孚盡卦義也餘卦多泛言孚此卦欲盡其義故諸爻各之○胡炳文曰九五合九二以成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二五一心故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虞翻曰巽爲高爲雞一則孚則化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王弼曰音飛而聲華實不從忠篤內喪美外揚○蘇軾曰處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其祀案飛鳥高亢失位應震而鳴自成其凶曰貞凶齊策顏斶引易傳云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倨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无其實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辱必握當是古易家說此爻義也易傳以此爲戒

艮下震上
中爻巽兌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王弼曰上愈无所適下則得安愈上則愈窮莫若飛鳥也○王又樸曰小過亨利貞之三德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王又樸曰小者必過而後亨是其過非貞與時行也　蹌閑之過乃過以利過以貞而與時行也苟拘於常經而不過則失時之宜不足以和義不足以幹事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　許慤曰凡物之走者皆下動而上止惟鳥之飛者則下止而上動故震動象鳥翼之搏風艮止象鳥足之企踵○鄭杲曰於二體之外取象飛鳥不在常例故特明之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宋衷曰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象○陸希聲曰中孚柔在內剛在外有鳥孵實之象○橫渠易說云時宜用過雖過正也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郭雍曰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胡炳文曰小過之義可過於下不可過於上可過於柔不可過於剛○夏應銓曰凡飛鳥過上則人不聞其聲今遺人以音則其不過上可知人能體此小事而不大事居下而不居上則必大吉○其祀案飛鳥高過於人矣然遺音可聞是亦未能過高特小過耳過順者飛而向上有風氣陰力就下則勢順也管子云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阮籍曰君子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儉薄也○橫渠易說云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楊敬新曰過恭過哀過儉皆高世絕俗之行

但其所過者以收斂卑下爲過耳○王又樸曰恭儉皆柔之事也以喪屬陰故曰小過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項安世曰初上二爻陰過而不中是以凶以象觀之初上皆當鳥翅之末初在艮之下當止反飛以飛致凶上當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離於網罟○鄭果曰初象鳥翅鳥飛向上其翅隨之鳥能左右之翅无如何也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語類云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遇妣是過陽而遇陰也○蘇秉國曰相越之謂過相與之謂遇三爲下卦之主二之君也初在其下二之臣也古者八有十等遞相君臣○吳汝綸曰陽一君而二民三爲內卦之君今不及之而下與初比是不及其君遇其臣也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逃義云當過之時而言不可過者○鄭果曰祖何以爲先公孫可以爲天子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堯一日未崩舜一日不爲天子臣不可過君之義也瞽瞍不爲天子而爲天子父書云祇載見瞽瞍是父不可過也祖之可過者世遠无嫌也周公制禮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爲成文武之德也○其祀案遇者相親遇指比應爻所謂近而相得者也○合二體而論應二之越四應五有過其祖而親其妣之象僕禮祖父母不杖期父在爲母杖期父卒爲母齊衰三年服制稱情以立文妣之服重於祖而無嫌者祖尊母親家人之義親親爲重此可過者世遠无嫌也周公制禮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爲成文武之德也○其祀案遇者相親遇指比應爻所謂近而相得者也○合二體而論應二之越四應五有過其祖而親其妣之象僕禮祖父母不杖期父在爲母杖期父卒爲母齊衰三年服制稱情以立文妣之服重於祖而無嫌者祖尊母親家人之義親親爲重此可過者也就內體而論比九三陽爲君在上初二兩陰爲臣比於下有不及其君之義尊爲重二以初爲臣猶臣之於君親其臣之象二以初爲童僕朝廷之親下是臣不可過君也易例應爻陽在陰下有以貴下賤之情比爻之陰則以承陽爲順乘剛爲逆二之柔得中是以過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楊墣曰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不及皆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本義云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眾陰所欲害者也

永貞皆戒辭陰已過豈宜復長故不可化陽勿用而陰乃永貞也故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虞翻曰兌穴通稱禹貢有鳥鼠同穴之山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小過朗曰小畜一卦之體當渠之義也○橫渠云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易說云小過之時飛鳥之象故曰澤氣上而爲雲兌陰盛也○沈該曰澤動於上艮止於下不雨象陰居盛位不足故曰弋取在穴之近不追逐飛走之遠禽亦可取彼在穴以明不宜上宜王季也竹書紀年屢書其道蓋其始乎之戎皆戎狄之名小卦且申言小過六五皆小事公弋取彼在穴下爲藩臣之義尊尊爲重二以初爲臣退居三陰下有以貴下賤之情比爻之陰則以承陽爲順乘剛爲逆二之柔得中是以過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楊墣曰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不及皆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如何也本義云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眾陰所欲害者也

離之也文王繫易將終於殷周興亾之際三致意焉已上謂陰已上隣本可致雨以下爲二陽所阻巽風盪之但爲密雲而已五本王位殺王而言公者臣不可過也執守臣節以終故澤不被於天下卦名小過正取此義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王不自有其上六至德而以歸之王季嗚呼忠孝之情斯爲極矣上六

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余芭舒曰離如鴻則離之之離象

日弗遇過之已亢也

王弼曰過至於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託災自己至復何言哉○孔穎達曰以小人之身過而弗遇其猶鳥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沈該曰卦變爲旅旅上爲鳥之氣同類則相感上變陽則與三相失弗能親遇但有過之而已先曰弗遇見上本有可遇之道其弗遇也其自爲之也

既濟亭 句 小利貞初吉終亂

鄭康成曰既已也盡也渡水已竟之名二物相資相成亦曰濟○吳澄曰濟者小利貞與遯同言陰小至既濟之時利且貞也

象曰既濟亭小者亭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俞琰曰剛柔皆正而位皆當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故特贊之○

初吉柔得中也

其祕案傳申釋卦辭小利貞者以既濟所謂亨已主陰小而言亨故小者利貞也利貞不復云小承上省文淮南云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小者亨也道猶行也言人莫不能全其行故曰堯舜猶病之也此發明既濟言小亨以雖五帝且有行豈不欲其大者亨邪而必言小亨以其志在畢濟剛克不能全其行故曰堯舜猶病之也此發明既濟言小亨以雖五帝且有行豈不欲其大者亨邪而必言小亨以其志在畢濟剛克正而位當也剛柔皆正而位當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故特贊之○其祕案傳申釋卦辭小利貞者以既濟所謂亨已主陰小而言亨故小者利貞也利貞不復云小承上省文淮南云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小者亨也道猶行也言人莫不能全其行故曰堯舜猶病之也此發明既濟言小亨以雖五帝且有行豈不欲其大者亨邪而必言小亨以其志在畢濟剛克正而位當也剛柔皆正而位當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故特贊之○

初吉柔得中也

劉牧曰前皆已濟而後見溺以其志在畢濟剛克柔皆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虞翻曰離爲婦坎爲盜○李舜臣曰離雉有翟蒂之象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鄭康成曰火滅火炎則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機伏焉○張履祥曰天地之間尊卑貴賤內外大小位而已矣各當其位則濟不當其位則未濟○其祕案剛柔得中而麗於陽所以初吉外卦柔而爲言也內卦柔則有濟有不濟故既濟未濟云者主陰柔而言也三陰皆出三陽之上三陰陽交而爲既濟

王肅曰體柔應五婦之義也喪其茀鄰於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其祁案詩翟茀以朝疏云茀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飾五體坎爲車爲隱伏茀也三互坎盜也梗於其中道勿變也婦人夜行以燭无燭則止由此推之車中有喪茀之象勿逐言二五正應用此行用茀喪茀亦不過止而不行耳於車无損也況七日必得乎范文子言外窒必有內憂盍釋楚爲外懼是既濟之時喪勿逐之義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李石曰離爲甲胄兵戈於北方之坎也○龍仁夫曰詩覃及鬼方通言夷方此卦下離故伐言於三四故言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

抱潤軒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尚書大傳云武丁既已思先聖人之文質大得民敬實不貴華誠也勿用取女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出西方西鄰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坎月日出東方東鄰象月吉大來也禮記云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鄭注云離爲牛坎爲豕禴祭則用豕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而敬也○劉向曰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不貴華誠有其實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有其實而行之則鄰曰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王弼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在於合時不在於豐也○於丁旻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禍亂所由生也聖人損取二簋之用享於既濟取西鄰之禴祭所以崇本而抑末也○其祁案鄰者臣也謂比應爻二互坎爲祀也主人受祭福其名曰嘏四過中爻互震爲主人二四則尸嘏於祭享故五受其福蓋二五爲成卦之爻二往之五彼虛此實故曰實受其福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

抱潤軒

簋云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故曰大來在卦象則坎之一陽自乾二來也

初九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荀爽曰處高居盛必當復危故曰何可久也

○王弼曰既濟道窮之於未濟則首其曰濡其尾者有後顧之義濡其首者不慮前也特溫以爲濟遂至陷沒歷險不慮後患既濟終亂其義見矣○王申子曰不言凶而言厲者欲人知危懼而速改則濟猶可保○其祁案終止則亂卦之終當動而化陽不以失位爲嫌也何可久言當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一步下其尾○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

鄭康成曰汔幾也○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喬萊曰小狐專指初也既濟之亂在終則未出中也喬萊曰未濟之難在初過此未必不濟也初曰濡其尾吝指初也○姚配中曰六爻失正急當自化不化故吝○孔穎達曰未濟剛柔應故可濟汔濟濡其尾則小狐指初明矣○其祕案坎之九二尚濡其尾位其濡也固宜濡其尾无攸利孟喜曰坎穴也狐穴居小狐濟水未

中互既濟非唯見時變之宅復於是見之○其祕案易者變易之義卦體靜剛柔失正未濟也爻象動陰陽皆老可變化而成既濟之體也○胡炳文曰天地終始萬物各當其所也未濟男之窮也○王弼曰未濟之時陰陽不交水火異體交以致其用未故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震曰有辨然後有交辨以正其體物各當其所也○朱震曰坎水火互藏其中含既濟之象○本義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用未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項安世曰必加慎者以其未濟而始於屯其意難知之所由生也可不謹乎易終於未濟而始於屯也陸走○云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車重行遲拖曳其輪○呂大臨曰行之不止○其祕案中未濟之時體剛中之質而見任與拯救危難經綸屯蹇者也○孔穎達曰中而應志者重在任若車重行遲拖曳其輪者言其勞也○代淵曰負荷重者在出險雖曳輪於險中猶行之不止○其祕案中未濟之時體剛中之質而見任與拯救危難經綸屯蹇者也○韓康伯曰未濟男之窮也○王弼曰未濟之時陰陽不交水火異體交以致其用未故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王弼曰物各當其所也○朱震曰坎水火互藏其中含既濟之象○本義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用未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項安世曰必加慎者以其未濟而始於屯其意難知之所由生也可不謹乎易終於未濟而始於屯也陸走○云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車重行遲拖曳其輪者言其勞也○孔穎達曰未濟男之窮也○王弼曰未濟之時陰陽不交水火異體交以致其用未故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震曰有辨然後有交辨以正其體物各當其所也○朱震曰坎水火互藏其中含既濟之象○本義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用未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項安世曰必加慎者以其未濟而始於屯其意難知之所由生也可不謹乎易終於未濟而始於屯也陸走○云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車重行遲拖曳其輪者言其勞也○孔穎達曰未濟男之窮也○王弼曰未濟之時陰陽不交水火異體交以致其用未故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朱震曰卦後爲坎水濡之始始於既濟之終一步下其尾○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喬萊曰小狐專指初也既濟之亂在終則未出中也喬萊曰未濟之難在初過此未必不濟也初曰濡其尾吝指初也○姚配中曰六爻失正急當自化不化故吝○孔穎達曰未濟剛柔應故可濟汔濟濡其尾則小狐指初明矣○其祕案坎之九二尚濡其尾位其濡也固宜濡其尾无攸利孟喜曰坎穴也狐穴居小狐濟水未

初六濡其尾吝朱震曰卦後爲坎水濡之始始於既濟之終一步下其尾○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喬萊曰小狐專指初也既濟之亂在終則未出中也喬萊曰未濟之難在初過此未必不濟也初曰濡其尾吝指初也○姚配中曰六爻失正急當自化不化故吝○孔穎達曰未濟剛柔應故可濟汔濟濡其尾則小狐指初明矣○其祕案坎之九二尚濡其尾位其濡也固宜濡其尾无攸利

極也王弼曰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終一步下其尾○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喬萊曰小狐專指初也既濟之亂在終則未出中也喬萊曰未濟之難在初過此未必不濟也初曰濡其尾吝指初也○姚配中曰六爻失正急當自化不化故吝○孔穎達曰未濟剛柔應故可濟汔濟濡其尾則小狐指初明矣○其祕案坎之九二尚濡其尾位其濡也固宜濡其尾无攸利孟喜曰坎穴也狐穴居小狐濟水未

初六濡其尾吝朱震曰卦後爲坎水濡之始始於既濟之終一步下其尾○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喬萊曰小狐專指初也既濟之亂在終則未出中也喬萊曰未濟之難在初過此未必不濟也初曰濡其尾吝指初也○姚配中曰六爻失正急當自化不化故吝○孔穎達曰未濟剛柔應故可濟汔濟濡其尾則小狐指初明矣○其祕案坎之九二尚濡其尾位其濡也固宜濡其尾无攸利

極也王弼曰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終一步下其尾○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喬萊曰小狐專指初也既濟之亂在終則未出中也喬萊曰未濟之難在初過此未必不濟也初曰濡其尾吝指初也○姚配中曰六爻失正急當自化不化故吝○孔穎達曰未濟剛柔應故可濟汔濟濡其尾則小狐指初明矣○其祕案坎之九二尚濡其尾位其濡也固宜濡其尾无攸利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孔子謂鼎无足而不來是據本爻耳革行塞爲說
子以謂乘舟是據變爻利涉爲說也易六三多言
不當位未濟六爻皆不當而聖人於其尤甚之六三
爻之不當位而人值此時位宜改行也所以爲全書諸
凶者發其凡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
賞于大國郭雍曰既未濟二卦反對故三四之象同
損益二五夬姤三四亦然○惠棟曰震振也程傳云未
通震之言奮也與奮伐荆楚同義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濟已過中
矣有可濟之道也濟之才不能
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俞琰曰震動
既濟之憊明衰也未濟之賞明進也○沈該曰貞固
而使之畏也詩薄言震之莫不震疊○雷思曰先言震者先自治
貞吉悔亡後言伐鬼方者治而後
祀案上卦三爻辭義相承四貞吉悔亡武功也五貞吉
吉无悔文德也易示人趨吉避凶之人故尤喜言貞吉
末濟之天而主之人故尤喜言貞吉

不自己求之者末濟一卦三言貞吉其勸深矣六五貞吉
孚吉虞翻曰離爲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王弼曰以柔
居於尊位付物以能而不自役上言貞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
所謂能續終者也○張履祥曰修文武並用此之謂也九四
冷武者臣之事也九四當未濟之時周禮十煇注謂日
而孚光之蘊爲孚散爲暉○屈大均曰未濟故充實五陽
日中天所致○李光地曰雷雨過而見青天其輝光必
實盛○項安世曰失正故有孚之象也六虞翻曰是正
倍於常時凡人出於磨厲與國家興於憂危理皆如
此○其祀案易以君子之光有孚爲美顧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
其象傳云有孚之終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
有火酒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六虞翻曰位失正
戒此即有孚之說也于是而飲酒濡首則上下皆化而失正矣
安國矣此即有孚之說也于是而飲酒濡首則上下皆化而失正矣
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桀紂帥天下以
以相接尊讓潔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隆殺辨和樂所
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樂
始由一人之作也風商辛也
戒此易也書之所爲作也風商辛也
萬世也天人之故具於茲矣

言高宗其猶望紂法高宗之行與濡其首有孚失是若紂沈湎於酒以失天下也
俗上下同也○其祀案九四當未濟之終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
三年有賞歷三年至上九飲至策勳與民同樂可難般
也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體互坎水中離
有火酒象也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六虞翻曰位正故有
之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六虞翻曰位正故有
孚吉光有孚吉光被四表孚之所至皆吉也故曰上九
其暉吉此明明德於天下之極功也法萬世也上
有孚句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其祀案上離
中興後嗣王酣身殷所以亡也九以濡首爲終始其要无咎之孚
傳曰其要无咎或以此夫○姚配中曰高宗中興之主人事之終
三百八十四爻之終獨言无咎可見易爲王寡過之書
之卦備具之道渾然故著於爻上卦備具之爻爲
天道開首一爻爲人事殊塗故之
乱酒軒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司馬光曰言天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本義云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動靜有常剛柔斷矣虞翻曰斷分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李光地曰方候易則生殺之氣以類聚形質殊則清濁之品以羣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蘇軾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之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變化之始也○本義云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也○蔡清曰此是從有易後而追論未有易之先以見畫前之有易也乾坤貴賤等名物非聖人鑿空所爲皆據六合中所自有者而摹寫出之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

耳○沈善登曰去故就新曰變謂形質也本无忽有記云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韓伯曰化謂氣也○其祕案折中云此節言不易者也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李光地曰爲物不二故其心易无爲而成故其事簡○其祕案易者夷弟易也注云皆謂易直此可識易之訓矣周書謚法云壹德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其祕案易知易從天地之知能无險阻也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其祕案體仁故有親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其祕案乾交利物故有功也○韓伯曰易直也光地曰爲物不二故其心易无爲而成故其事簡○其祕案易者夷弟易也注云皆謂易直此可識易之訓矣周書謚法云壹德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其祕案乾交坤而不息故可久坤承乾而廣生故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劉宗周曰夫子本於畫卦之原如此分明○其祕案此節折中云言易簡者也乾元易坤元簡合而言之即所謂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成於天地之間者其孰能易之哉孔穎達曰易謂變易也言天地之間萬物變化皆須變易而成若不變易則不成也故易道廣大無所不包也○王夫之曰乾以明照爲用故曰知坤作成物始无形未有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孔穎達曰初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目見男女通人物言○王從梁傳云電霆也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孔穎達曰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亦謂之者何霆也鼓之以雷霆日吳澄曰自然鼓動潤運行是申說摩盪也○姚配中曰寒暑水主寒○黃應麒曰坎離震兌艮巽八卦相盪也謂造化自有之象鼓之以雷霆艮兌不言山澤言男女構精序卦之男女構精之謂也○其祕案獨以成男成女者山陵爲牡谿谷爲牝也○其祕案乾以知大始坤以簡能韓伯曰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李光地曰爲物不二故其心易无爲而成故其事簡○其祕案易者夷弟易也注云皆謂易直此可識易之訓矣周書謚法云壹德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其祕案乾交坤而不息故可久坤承乾而廣生故可大可久之德也厚德載物可大之業乾坤者自強不息也

乾坤之中以盡天下事物之理也自篇首至此總論易之名義鄭康成氏所謂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變易二不易三者是也此天地自然之易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李鼎祚曰謂伏羲始作八卦文王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系屬其辭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本義云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陽或化陰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眾人所以因蓍而求卦也○蔡清曰易占其變凡卦爻之辭皆就變說則皆剛化柔柔化剛也○王夫之曰陽極於九則下移而八陰極於六則上移而七此明變占之所自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本義云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內而凶也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以此辭○何楷曰上文觀象繫辭以明吉凶而趨吉避凶因象告故言乎象也爻有六畫九六變化故言乎變者也本義云象指全體言變指一節言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孫奇逢曰所言吉必其來知德曰嘉其能補過也○孫奇逢曰所言吉必其得而非幸所言凶必其失而非不幸申前章之意又進以无咎之說是易道要歸處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列則小大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得時爲主則均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京房曰辭明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乾鑿度云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介必有悔吝○參同契云纖介不正悔吝爲賊○虞翻曰介纖也○王弼曰此段申吉凶之義云知悔則无咎則各指其所之旅曰潘夢小大疵也　變動者存乎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潘夢旅曰小大隨其消長而分險易因其安危而別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俞琰曰觀象玩辭如蔡墨云其可趨可避之所以示乎人也○方潛曰此段申上段之義云知悔則无咎則各指其所之　潘夢旅曰小大隨其消長而分險易因其安危而別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俞琰曰觀象玩辭如蔡墨云凶悔吝之在乾之姤知莊子云在師之臨謂之在者是也觀變玩占如陳侯遇觀之否晉侯遇大有之睽謂之遇者是也○王申子曰平居无事玩辭以察吉凶悔吝之故及動而應事玩占以決吉凶悔吝之幾故有不動動无不吉也○孫奇逢曰千變萬化无非使人崇易簡險阻趨吉避凶吉凶之外立悔吝於其間以引人歸極責人悖極　聖人之易次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而終之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則盡人合天之效也後四篇皆所以發明此篇之蘊

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劉向曰天文地理人智之府○張惠言曰陰爲幽陽爲明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韓伯曰死生者始終之數也○劉宗周曰幽明始終如方來者進成功者退○王夫之曰原有本而生也反歸諸其故也易言往來不言生滅原與反之義具矣以此知人物之生一原於二氣至足之化其死也反於絪縕之和以待時而復特變不測而不仍其故耳生非創有死非消滅陰陽自然之理也○其祀案凡卦之始生各有所自來是謂原始爻至九六將死復變爲精七八是謂反終七八九六相爲循環死生之說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類謀云精魂謂九六○許桂林曰爻爲變以六十四卦之精氣言也爻爲變以六十四卦之游魂言也○姚配中曰情謂精氣游魂之情狀謂爲物爲變之狀七八九六之消息盈虛而成卦爻者非鬼神亦鬼神之情狀之潤軒

也○其祀案鄭注精氣七八也游魂九六也與易緯同精者光也光氣合而成形成質謂之物乾陽物坤陰物物相雜故曰爻皆指卦畫言謂其陰陽有定形也及其變而之他則游魂之所爲也是故九六之爻爲現在溯卦所由變爲既往變之他卦爲未來每爻自成三際其變也有善有惡故所遭有吉有凶卦爻與鬼神之情狀一而已矣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无不之也骨肉即光氣所化之物他也以其无定在故曰游魂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韓伯曰德合天地故相似○王凱沖曰知周道濟不過差也○其祀案與天地相似○王凱沖曰知周道濟不過故相似○王凱沖曰德合天地故不過韓伯曰知周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

韓伯曰應變旁通而不流淫○其祀案旁者溥也乾元溥行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各有一定之時位故不流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語類云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其祀案樂天知命言易之時也安土敦仁言易之位也知時似天當位似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九家云乾坤消息法周天地曲成萬物而不遺

荀爽曰謂二篇之册曲成萬物无遺失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无方生生之謂易易即乾坤二用也相易相生故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

郝雍曰道兼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天地人皆具陰陽故六是之謂一陰一陽之道○嚴

潤軒

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其祀案樂天知命言易之時也安土敦仁言易之位也知時似天當位似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九家云乾坤消息法周天地曲成萬物而不遺荀爽曰謂二篇之册曲成萬物无遺失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无方生生之謂易易即乾坤二用也相易相生故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

郝雍曰道兼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天地人皆具陰陽故六是之謂一陰一陽之道○嚴

方以智曰人在地上故有晝夜而天无晝夜也神貫費隱易貫寂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郝雍曰神者易之主也易者神之用也○方潛曰此段申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剛柔通知剛柔之謂神之道則爻之進退變化由此生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无聲无形不可得而見故假道路之道爲名人之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語類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

潤軒

復曰此謂相反而同原所以生其變化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通書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二程遺書云天以生爲道

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語類云所以發育萬物爲繼善萬物各正其性命爲成之者性也繼是繼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項安世曰无不善者元也各一其性者貞也○其祀案一陰一陽言二氣之分繼之者善言二氣之合陰陽各處而往來繼續於其間者元也乾元用九以交坤坤元用六以交乾而萬化出矣故曰生生之謂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韓伯曰仁知即君子見發見也渾然一理无聲无臭惟仁者發見於是非則謂之知而後見於惻隱則謂之仁知者發見於是非則謂之知而後見於惻隱則謂性善方有名狀也○其祀案性之成有剛有柔故人之德

有仁有知仁主春生元也知主冬藏貞也凡易之道仁知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其神案百姓不知君子仁知之道故聖人憂之而作易顯諸仁藏諸用張栻曰此是說易也○其神案仁者元也日顯用者利也藏諸用利貞也卦爻皆發明乾元之用故曰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句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其神案鼓萬物而不與猶言有天下而不與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凡易之辭皆顯仁藏用使百姓能知君子之道鼓萬物而无一豪私意與其閒是聖人同憂之所爲也故曰作易者有憂患乎又曰吉凶與民同患雖不與而又能同憂所以爲盛德大業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其神案法地故富有之象天故日新生生之謂易荀爽曰陰陽相易轉相生也○其神案乾元坤元相易而生諸卦凡言易皆謂此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本義云效呈也○項安世曰古語法皆謂形繫辭皆以形對象極數知來之謂占孔穎達曰謂窮極蓍之數逆知將來之事通變之謂事虞翻曰變通趨時以盡利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橫渠易說云兩在故不測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虞翻曰禦止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本義云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虞翻曰有天地人道焉故稱備也○項安世曰不禦言直與闢也靜正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韓伯曰專專一也翕斂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吳澄曰翕謂合而氣之專者

藏於此闢謂開而氣之直者出乎此○歸有光曰天地止一氣而已○其神案專者光託氣顯而終古不變直者光行至速无遠弗居也翕者光之斂者光氣不相離闢者氣得光靈而分散以生萬物也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虞翻曰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郭雍曰至德者天地生成之德也○吳澄曰易書廣大之中有變通焉有陰陽之義焉亦猶天地之有四時日月也四時日月即天地易之六子即乾坤○方潛曰此段申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沈善登曰說文引秘書說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虞翻注亦謂其字从日从月是日月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其神案白虎通云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相傳古義即所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王受不率仁義之道失爲人法矣己之調和陰陽尚徵故演易使我得卒至於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是日月爲易西京諸儒皆同此說

其神案右第二篇總論易之義例蓋申發首篇吉凶失得十句之指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韓伯曰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橫渠易說云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爲德以禮爲業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參同契云天地乾坤之象也位者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之位而成之者性也○王夫之曰人之所以罔克由聖者无他知見不出近小之域而不謹於禮以自逸爾聖者天法地惟健順而已矣故易者聖人致知復禮之極功夫子所謂卒學而无大過也於此推極其實而要歸之於知禮以使學者循循於博文約禮而上達於天德意至切矣○阮元曰存存在也如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也○其

和案二用行乎乾坤之中元亨也成性存存保合太
和乃利貞也典禮由此而出故曰道義之門參同契
以二用屬坎離以其得天地之中氣耳其實
震巽之初艮兌之終皆二用之所見端也　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賾仕責反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孔穎達曰賾謂幽深難見也○項安世曰聖
人以健順動入之辭擬其形狀以天地雷風
之名象其物宜○黃震曰擬諸形容使幽深者可見而人皆見之也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是故謂之爻荀爽曰陰陽動移各有所會各有所通
爻矣○韓伯曰典禮適時之所用○胡炳文曰通是
時中典常是庸○錢澄之曰盤錯之會人見爲凝者
聖人觀之必有其通非權宜之行而典禮之行蓋確
乎不可易也韓宣子至魯見易象歎曰周禮盡在魯
吳三百八十四爻其言吉皆順於禮者也
凶悔吝皆悖於禮者也故曰禮原大易　言天下之
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吳澄曰象
其賾辭載天下至多之事處決精當人所易知自不至厭惡
至芟亂
其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通書云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
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二程遺書云擬度
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舉鳴鶴以下七爻擬議而
言者也餘爻皆然也○其初案畫動之爻則可以變
化聖人觀卦爻時義擬議其動之當否而示人以所
宜處之道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周子言聖人之擬
議皆本於至誠未嘗雜以人爲意計之私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
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
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
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賈誼曰愛出者
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寶巴曰
樞動而戶開機動而矢發小則招榮辱大則動天地
皆此唱彼和感
應之最捷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
其臭如蘭劉向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夫剛則不和
不和則不可用是故父子不和其世破亡
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虞翻曰臭氣也○韓伯
曰君子出處語默不違其中其迹雖異道同則應○
程傳云同心則物莫能間雖金鐵之堅猶可斷也如
蘭謂其言意味深長○其初案斷金謂折三四之剛
也五與二陰陽相遇故和和故不折五與三四皆陽
也剛與剛遇則必一折其利
斷金即所謂大師克相遇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
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虞翻曰錯置也○王
引之曰苟猶但也　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
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其初案茅本微物而用於
祭祀則重不愼則雖
茅亦重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
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王引
之曰言者語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說苑孔子讀易
至損益盈虛而

孚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益乎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昆吾自賦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厭敗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楊萬里曰人之謙傲係其德之厚薄德厚者无卑辭如鐘磬然愈厚者聲緩薄者反是故曰謙德保位无咎子曰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孔穎達曰謙德保位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鄭康成曰言不愼乎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程傳云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朱子發曰易之爲書不出戶庭是象非專說行也愼密是發其義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音野容誨淫鄭康成曰言妖野容儀教誨淫佚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范仲淹曰天下姦雄无代无之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國家威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啟姦雄之志易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朱軾曰奪小人伐國也爲上者不愼名器是上慢也上慢則下暴而盜起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五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鄭康成曰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鄭康成曰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占減其一故四十九也○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太極也○班固曰以五乘十大音泰○其祕案天地之數自一至十天得三合地得兩合約之止五而已以五乘十爲大衍之數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是故五十有五者天地之積數五十有五凡十者天地之用數自天一至地十凡數皆由此而生所以能盡天下之道其用四十有九大衍之數五十疑古筮蓍之稱如云太筮○吳按綸曰子雲以玄之策數爲泰積亦擬易之大衍釋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京氏房氏荀爽氏馬融氏陸績氏王肅氏董遇氏姚配中曰獨先發作易者知盜明作易者先擬議賾動而有是意乃觀象而繫此辭以見上所釋皆然也

其祕案右第三篇申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天兩地而倚數既言蓍數則是說大衍之法當參天兩地○吳澄曰衍母之一數之所起虛其一不用用者其數七七蓋一爲體七七爲用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孔穎達曰合同未分象太一也分二象兩儀也掛三才也○馬徵麟曰象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象三才也說文畫界也謂揲時設畫出一策別置案隅揲時反成曰揲取也○孔穎達曰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爲數數之法當參天兩地○吳澄曰分揲其祕案一策七日半四策三十日是一揲爲一月虛其一不用用者其數七七蓋一爲體七七爲用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孔穎達曰合同未分象太一也分二象兩儀也掛三才也○馬徵麟曰象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象三才也○鄭康成曰揲時設之以四以象四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蓋四十九策四四揲之凡十二月今分而爲二則揲左象一歲十二月爲一時三變中雖至少亦必有一時也四時成歲扐象第三歲有閏之年策數不足故但云象四時三扐象閏故舉時以表歲矣歸奇於扐郎得反以象閏虞翻曰奇所掛一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郭忠孝曰扐者數之餘不

揚子雲作艽亦謂蓍之極之无爲掛一者象太極之參贊虛一後繼以分二明乎分陰分陽造化之本也掛一後繼以揲四歸奇扐以象閏餘積分固不同扐象朔虛二者皆象閏氣盈是五日四分日之一此不須算故掛一分二了便掛朔虛卻須細算始得故揲四之後歸奇於扐者歸掛一於揲餘象併氣盈朔虛而後成閏也○江永曰禮云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歸奇一算之義當其象三則似人爲一位參天地當其象閏則似有閏之歲多一月也○其祕案此分掛揲歸蓋言初變也天地之數渾全從四十九策中分二則左右所得必一奇一耦故象兩儀掛左扐生此其象兩象三皆天事也一策以象人得天氣以及其揲而歸之以象四時象閏則聖人之能事著矣四時象閏則聖人之能事著矣日月之行有贏縮者天也月定四時成歲者人也聖人也齊同其兩數之差而以閏兩之二爲兩歲之時歸象三之一爲三歲之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孔穎達曰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中○梁錫璵曰一歲中合氣盈朔虛約餘十一日有奇積之三歲餘三十五日有奇必有有節氣无中氣之月而置閏焉尚餘五日有奇復加二歲又餘二十三日有奇併前餘又置閏焉再扐也獨言掛者舉一互見且以明每變必掛也○焦循曰揲得正策一歲十二會之正數也歸奇於扐即合前後之餘故象閏也閏仍不盡又有所奇則二變三變皆掛一也○其祕案此言次二次三變也除初變之掛扐策數已不全其分二所得或皆奇皆耦不足以象兩其掛一前變雖亦掛扐而其意則主於積年成閏以完初變之事皆所以象四時象閏也初變中有三歲設无後二變則五歲之象不具而爻不可成矣厤法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故後二變亦必掛一以起端其再分二者又爲二年之積再歸奇爲三年至三變九年而五歲之首尾具再閏之義明矣此每成一爻所以必須三變而每變所以皆須掛一之故昔賢計掛扐餘數必去初變之掛一不能去後二變之掛一者正以初變之一象三才後二變之一象閏餘積分固不同也

天數五地數五虞翻曰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沈善登曰橫渠易說云五奇五耦之數易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知晉見不待分疏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橫渠易說云相得也各有合以對相合也○本義云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江永曰禮云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歸奇一與六漢志云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唐一行云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定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則一與二五與六九與十有相得之理三與四七與八可知也○張惠言曰此五行生成之數太玄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虞注云大衍之數略其奇五而言五十蓋地之十還是五故略之也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凡二十五合爲二十五○潘夢旂曰五奇合爲二十五五耦合爲三十○潘夢旂曰天數五其五地數六其五莫不自五數之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孔穎達曰言此陽奇陰耦之數成就其變化而宣行鬼神之用○侯果曰老明謂子曰汝何求道對曰吾求諸數明數之妙通於鬼神矣○語類云天地之數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所以爲數不所以爲數五也○其祕案成變化行鬼神謂揲蓍也上既言聖人以衍數揲蓍又推言天地自然之數分之合之爲五位積之爲五十有五莫不成於五以明衍數之必用五乘十者實原於此故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孔穎達曰策謂蓍乾之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二百一十六坤之老陰一爻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也當期之日三百六十舉其大略

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李光地曰一年全數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之一除五日四分日之一爲氣盈其整數爲三百六十著數則以掛一一策當氣盈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數其餘四十八策則一策當七日半合之得三百六十日併掛一正符一年全數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孔穎達曰二篇之爻陰陽各半九百一十二陰爻二十四總四千六百八陰陽總合當萬物之數○朱震曰此老陽老陰之策少陽少陰之策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四營謂四度營爲○本義云易變易謂一變也○歸有光曰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二耦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三耦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耦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矣○其視案揲著之事四度經營乃成一變三變之後乃知其爲七爲八爲九爲六故荀爽陸績曰分二一掛一二營揲其象非一定也

慈明曰營者謂七八九六也孔穎達曰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始成卦也八卦而小成孔穎達曰八卦象天地雷風日月山澤於大象略盡是易道小成引而信信古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陸績曰引信八卦重爲六十四顯道神德行本義云道因辭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韓伯曰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子曰知變化之道乎本義云變化之所爲乎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陸績曰變化當議之以制器者尚其象王夫之曰制器尚象非而後動矣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之謂也

九六之數綜也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虞翻曰物相雜故曰文○項安世曰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剛柔相雜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孔穎達曰窮極其陰陽之數○其視案審卦象以定爻象自象之七八動而爲爻之九六又自爻之九六可變而爲卦之七八極其數所以研其幾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項安世曰研幾之法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穎達曰故謂事故○本義云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用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項安世曰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韓伯曰極未形之理則深適動微之會則

幾○蘇軾曰深者其理也幾者其用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虞翻曰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通天下之志謂卦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著也研幾故成天下之務謂卦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項安
世曰自將有爲以下專論尚占一事猶以四事終之
者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者皆在其中也
○吳澄曰以辭爲占則可以前知而
通志以變得象則可以制作而成務
其神案右第四篇申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鄭康成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
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
未得相成也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並天七成火於
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
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韓伯曰易
以極數通神明之德故明易之道先舉天地之數也
○郭雍曰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
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
土故或謂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
五行成數○鄭樵曰月令之記四時曰木火土金水
者乃五行相生之數虞書之記六府曰水火金木土
者乃五行相剋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地
生成之數○沈善登曰發端言天一至地十之數亞
於易道之廣大不過此五奇五耦包括无餘下文如
斯而已即指此也劉歆三統厤譜引此二十字與天
數五相連乃竄章取義以證其術使人易明非改竄
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　虞翻曰問易何爲　夫易開物
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韓伯曰言覆也○
沈善登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必先極數以定象者心體含裹太虛萬象
森羅其中不落數量而可即數量驗之傳言天一地

十等五奇五耦易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郭雍曰通志
冒天下之道而已者爲此故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
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韓伯曰圓者運而不
疑本乎易冒天下之道　是故蓍音尸之德圓而神卦
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崔憬曰蓍之數七七
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韓伯曰易
四十九象陽圓變動不定因之以
八六十四象陰方爻位有分因之以
渠易說云圓神通志方知定業易貢酬疑○項安世
曰蓍用七卦用八爻用九六○其神案蓍之數七卦
之數八蓍以求卦既得其卦故以七八紀其剛柔之
畫陰陽始生皆其壯盛者也陽動而進陰動而退由
七八而至九六自下至上逐爻漸變而老故以九六
也此以卦與爻對言也至卦與蓍對言則七屬蓍八
爲爻九六爲爻爻是

又專屬於卦故內外傳有筮得某卦之八者以其占
皆用卦辭故云八也卦畫之剛柔不變所以爲方爻
則唯變所適故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語類云卦
易以貢矣○龔原曰洗心莊子所謂疏淪其心　吉凶與民同患
主靜處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
韓伯曰表吉凶之象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語類云卦爻所載聖
人已言之理皆具是藏往因此理以推未來之事
是知來○何楷曰未至之幾曰來可知之理曰往　其
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　所戒反　戒者
夫惠棟曰士冠禮德之殺也鄭注云殺猶衰也反
復不衰此虞義也馬鄭王肅干寶皆讀所戒反　是
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惠棟曰管子云蓍龜爲萬物先故前民用也○吳汝綸曰是者寔也言此聖人寔始

作蓍也○姚永樸曰前猶導也○其祀案惟其與民同患故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吳澄曰齊戒即洗心也○其祀案神明即明天道察民故也此段贊易能開物以通天下之志蓍之德圓而神也是故闔戶謂之坤胡煦潛曰乾坤易之門重濁者質聚故闔戶輕清者力散故闢戶一闔一闢謂之變虞翻曰陽變闔陰陰變闔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沈善登曰此言光氣之分合也往來不窮謂之通荀爽曰十二消息陰陽往來无窮已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荀爽曰象謂日月星辰光見在天而成象也器謂萬物生長在地成形可以爲器用者也觀象於天觀形於地制而用之可以爲法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陸績曰聖人制器以周民用出入民咸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入民咸

皆用之而不知所自來故謂之神也○其祀案先是言聖人法象乾坤以成務次言易以吉凶定業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馬融曰太極謂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鄭康成曰極中之道洎和未分之氣也兩儀生四象一行大衍論云三變一行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變皆剛太陽之象吉凶吉凶生大業乾鑿度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李塨曰易變也然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有定矣○李塨曰易變也然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有太極之一乃生兩儀兩儀也一陰一陽相匹也太極則五十策兩分之或皆奇或皆耦兩儀也兩儀生乃可掛一而四揲之以是兩儀生四象也四象生則九六之四象變而成外卦八卦生則六十四卦具矣○其祀案說

文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此用易義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翻曰神農黃帝堯舜也○俞琰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有天地四時日月不有崇高富貴之聖人則莫能法是象而爲天下利○惠棟曰成器謂罔罟耒耜之屬管子曰成器不課不用○其祀案朱子云天下之萬理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開物成務盡此數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亡偉反者莫大乎蓍龜其祀案玉篇亹亹猶微微也莊子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著龜決疑皆斷於幾先故曰成天下之微微者此段贊易能成務

以定天下之業卦之德方以知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孔穎達曰謂生蓍龜天地變化聖人效之陸績曰天有晝夜四時變化之道吉凶聖人象之宋衷曰天垂陰陽之象以見吉凶謂日月薄蝕五星亂行聖人象之亦著橫渠易說云九六爻位得失示人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作易以示人祀案先是猶天垂象見吉凶作書契效法猶地出圖書○其祀謹案先五世祖一齋府君諱翮飛曰圖書之說張子最得之易之有卦畫文字猶地之有圖書大傳明言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作八卦非專取於圖書也雖朱子確信圖書他日又謂於八卦不相比附可知圖書非易所從出正如周子太極圖特準易而爲者少四象謂陰陽老少耳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本義云四象謂陰陽老少示人以所值之卦爻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侯果曰此最卻凶災致福善之本也王符曰此最引大有上九辭以證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辭所告則天及人皆共祐之○朱震曰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合天人者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自作亦爲後人所加如通書乃周子所設問答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之辭亦盡言之象以盡其意文王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立卦之意故辭亦盡言也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崔憬曰言伏羲仰觀俯察而立八卦

十四卦情僞盡在其中矣○通書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闚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本義云變通鼓舞以事而言之○其祕案民咸用之謂之神鼓舞之效也乾坤其易之縕邪韓伯曰縕淵奧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漢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胡煦曰易謂變易即乾坤之二用也有乾坤二體即具此變易之二用也聖人作易使天下同趨於吉君子學易貴默成其德行

其祕案右第五篇申首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聖人作易使天下同趨於吉君子學易貴默成其德行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吳汝綸曰八卦成而六十四卦之象已具重卦成而九六之用已具○其爻案三畫之卦未極其變重爲六畫乃有乘承比應上下往來之義此爻與彼爻交本爻又與變爻交故謂之爻爻者交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姚配中曰剛柔謂畫由陽推之九由九之六由六推之陽○其爻案可以變尚未變也故曰變在其中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虞翻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也○蘇濬曰易之辭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其爻案爻之動有當變者有不當變者聖人繫九六之辭猶告人以動之所宜故曰動在其中命焉者生乎動者也通書云吉凶悔吝生乎動剛柔者立本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姚配中曰憧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剛柔者立本之本也七八九六變通配四時○其爻案爻之動有當變者有不當變者聖人繫九六之辭猶告人以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通書云吉凶悔吝生乎動剛柔者立本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姚配中曰憧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剛柔者立本之本也七八九六變通配四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語類云吉凶天地陰陽之凝而成質者也卦爲體故曰立本爻之進退則隨時義爲變通故曰趣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　勝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爲日義項安世曰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辭謂殊貴賤明取予辨名實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其德意之所發主於仁民而已○姚配中曰此言功業與聖人之情也易者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也卦爻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　備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而天下之象盡周之所以王其在斯乎○魏源曰人所禁遏而治亂生焉聖人以其勢利名公天下後世以其勢利名私天下

其爻案右第六篇統論卦爻變動以示人吉凶要歸諸易簡之德仁義之道此聖人作易之情也故又爲下繫之首

古者包犧許宜反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度云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
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
矣○陸賈新語云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
可紀在人者可相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
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王道乃生○白虎通
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
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
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
畫八卦以治天下○說文序云庖犧始作八卦以垂
憲象○鄭康成曰庖犧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別
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地道人道以類萬物之情是
之顯也○本義云俯仰遠近所取不同然不過以驗
幽顯下

陰陽消息而嶠而已○惠士奇曰周官大司徒辨五
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皁二曰川澤
動物宜鱗植物宜膏三曰邱陵動物宜羽植物宜毳
四曰墳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蓏五曰原隰動物宜贏
植物宜叢所謂地之宜者其略如此○其祀案伏羲
作十言之教八卦後繼以消息而兩言消息者陰陽變
化之謂易之道該於此陰用事爲消陽用事爲息貴陽而賤陰故曰厚君民之別作結繩而
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虞翻曰離爲目目之重
瑗曰蓋者疑辭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於此卦象
非準擬此卦而後成之○本義云兩目相承而物麗
焉○錢澄之曰聖人因時以制器成之後而於易
之卦象皆有取焉此見易之无所不包也○陳澧曰
言蓋取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圜也取諸易直也
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圜非因見圜物而取之也包
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斫角木爲耜音似揉木爲耒力對
反說

黃以爲裳○朱震曰易道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變則
不窮而可久變通趨時吉无不利聖人先後天故也
○郭雍曰无爲而治者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本義云乾坤變化而无爲○俞琰曰易无有窮也窮
者數也陽數窮於九陰數窮於六○蘇濬曰黃
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洪荒之俗至此變也 刳口孤
反木爲舟剡以舟楫音集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
遠以利天下 釋文云致遠蓋取諸渙韓詩外傳云聖
人刳木爲舟剡木爲舟舟楫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隨
馬融曰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乘馬引重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韓伯曰隨隨宜也服牛乘
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姚配中曰晉語云震車也
故服牛乘馬艮止震動艮以震行故引重致遠也重門

擊柝他洛反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鄭康成曰艮爲門坎爲盜艮手持木是爲擊柝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自佚斷木爲杵昌呂反掘地爲臼求弗反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胡瑗曰聖人既教精治五穀是小有過爲其事也○朱震曰兌金斷震木杵也巽木入艮土臼也杵動而上曰止於下○都人粒食以自養又絜曰臼杵棺槨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養生取小過送死足以當大事取大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韓伯曰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來知德曰坎爲弓矢離爲戈兵又水火相息皆有征伐之意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說文云棟極也○蔡淵曰棟直承而上取四剛義宇兩垂而下抱澗軒

垂而下取二柔義○俞琰曰聖人之於物有爲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爲之以貽於後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以革於前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姚永樸曰說文衣依也言依附以薪也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韓伯曰取其過厚○正易心法云頤大過反對頤養生大過送死○張浚曰陽藏其中送死之義○謝枋得曰大過全體坎穴初上坤爻爲上下皆土木在土中棺槨象○鄭思肖曰大過乃始乎巽陰終乎兌陰之卦二陰包四陽體是拱其陽而聚之於內也送死大事必得外拱其陰內聚其陽之地以葬之則死者入而悅矣古者葬之中野聖人以棺槨取大過寓葬法於言外○王引之曰封謂聚土爲墳樹謂植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序云倉頡取諸夬以造書契○鄭康成曰艮爲門坎爲盜艮手持木是爲擊柝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自佚斷木爲杵昌呂反掘地爲臼求弗反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胡瑗曰聖人既教人粒食以自養又斲木爲杵動而上曰止於下○都人曰也杵動而上曰止於下○朱震曰兌金斷震木入艮土臼也巽木入艮土臼也杵動而上曰止於下○都絜曰臼杵棺槨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養生取小過送死足以當大事取大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韓伯曰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來知德曰坎爲弓離爲戈兵又水火相息皆有征伐之意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說文云宇屋邊也○蔡淵曰棟直承而上取四剛義宇兩垂而下抱澗軒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形象之象○邵雍曰易者象於萬物之謂也○崔憬曰易因聖古聖創物之大十三端皆可取於易以著觀象之例

曰易无體假象以見體○晁說之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卦爻統名曰象故曰見易者象也其意深矣○其祖案上下繫截分篇章條理井井然義本相承文氣自相輪貫故此篇之首以是故發端姚配中曰材才哉通始也本也卦首六畫未變曰材由畫而變爲九六則曰爻此解卦辭之稱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姚配中曰卦首六畫皆七八之象變乃爲九六天下之動可效而不可以畫拘故七八九六互相流通此解九六之稱爻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虞翻曰爻象動內吉凶見外悔吝生乎動故曰著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崔憬曰震坎艮一陽而二陰陰巽離兌一陽而二陽韓伯曰少者多之所宗一者眾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耳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

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仲長統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韓伯曰陽君道陰臣道陽爻畫奇陰爻畫兩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陰卦曰小人○其祁案一二郎奇耦也非謂多寡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韓伯曰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孔穎達曰此明不能无心感物使物來應乃憧憧然役用思慮也○本義云理本自如此○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後通從則所從者亦狹矣○蔡清曰天下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其塗各殊本一致也但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慮亦因之有百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孔穎達曰任運往來自然明生自然歲成橫渠易說云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侯果曰蠖蟲名尺蠖郭璞云蝍蛆蝮蛇之蟄直立以存身也其祁案尺蠖有意求信其信也微以況憧憧之思所感者狹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若无意於信者則變化雲雨不難矣无感之感其感乃大惟物亦有然者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橫渠易說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內致養吾內也○本義云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其祁案尺蠖有意求信其信也微以況憧憧之思所感者狹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若无意於信者則變化雲雨不難矣无感之感其感乃大惟物亦有然者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橫渠易說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內致養吾內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其祁案尺蠖有意求信其信也微以況憧憧之思所感者狹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若无意於信者則變化雲雨不難矣无感之感其感乃大惟物亦有然者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橫渠易說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內致養吾內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

其祁案外則无應於上故名辱內則失位乘剛故身危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張根曰天下无結閡之患○張根曰天下无爲耳使其規模先定而後爲之有所不矣○姚配中曰言待時可以成吾器則動無不發發无不中案公謂四君子謂上隼謂三也四爲震動之主與三居相應之陰陽相比有結括不解之患惟上之與三位而兩陰不應四不自用而用上射之是以不括而有獲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

无咎此之謂也說苑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孔穎達曰明小人之道不能恆善若因懲誡而得福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董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谷永曰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天命不

傾而不悟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其衺案禮運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鄭注引易危者安其位也前三句是戒君子以下是法　子曰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唐石經小作少漢書三國志注引易同　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王符曰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張浚曰居臺鼎之位而知力三者一有所闕則不足以應變无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夫德者乎无知則不足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之不立雖有知力亦无以矣○其衺案德薄謂不仁知小謂不知力少謂不勇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橫渠易說云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諂瀆招禍理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語類云上交貴恭恭近諂下交貴和和近瀆○其衺案恭與和皆所以求豫也而禍伏焉故諂瀆與否當於其幾判之待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本義云漢書吉下有凶字○王樹枏曰韓注吉凶之彰始乎微兆是韓本亦有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孔穎達曰纖見幾微即知禍福何用終日則斷可知矣○楊萬里曰動莫小於風雷而欲心爲最大吉莫重於不失其身而崇高爲至輕故能絕諂者本以濆之端乃見幾之最先者也○項安世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常基於諂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於瀆易言知幾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眞所謂知幾者矣○其衺案上不應陽不諂也下不乘陽不瀆也知微彰謂見幾知柔剛謂不俟其辨別有箇概如聆石聲之硜硜使人思守節之士故曰萬夫之望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虞翻曰復以自知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本義云庶幾言近道也天地絪

氤云　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鄭康成曰構合也陰陽合其精氣○孔穎達曰絪縕相附著之義二氣絪縕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而精醇也○本義云醇厚而凝也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吳澄曰以一合一則其情專○陳士元曰卦自泰來泰之乾坤爲天地損之艮兌爲男女○其衺案禮器一謂誠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語類云不學詩无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

和則能言定其交而後求張栻曰好惡異倘而情不通孰肯應乎　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其昶案人己兩益爲全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項安世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之與懼以語則民不應也吳澄曰語謂告語其民○吳汝綸曰禮視容閽閽疏同　易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項安世曰取與之與○吳澄曰求猶責也責其愛戴歸嚮也○其昶案危以動徵幸之行懼以語恫愒之辭无交而求未信之勞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韓伯曰虛己存誠眾之所不與也○朱震曰全者合人我而爲一也三者得故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離而爲二物我成敵故曰立心勿恆凶勿恆者不一之謂也○黎世序曰行偏而不全之道故致眾怒民叛也小象偏辭也全與偏

其昶案右第八篇明爻義也吉凶悔吝由陰陽淑慝而別因卑十一爻以見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荀爽曰陰陽合德乾坤故曰門乾陽物也出於乾坤陰物也其昶案易畧例物无妄注云物象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本義云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以體天地之撰九家云撰數也九天數六地數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楊萬里曰乾之所名爲龍爲馬爲金玉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於烏稽越乎陽物也坤爲牛爲輿而不越乎陰物也音音

貳以濟民行鄭康成曰貳當爲式以明失得之報孔穎達曰易辭所稱名雜而不越乎陰陽物多類廣而嚴淑慝之能字其稱无疑之能字皆古之能字假借字也貳當爲式貳謂筮之貞則報以吉○俞琰曰報應也○其昶案試占用二衍式式者變也孔疏云筮占用二衍式謂貞悔也洪範占用二衍式悔也洪範也就此推衍其變鄭注亦云二衍式貞悔也案易之因貳即洪範之用二鄭意似亦同之故曰悔吝者其小疵也

貳當爲式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康成曰文王爲中古因而演易○虞翻曰古謂不悔○吳澄曰卦名及辭皆前此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作云是故履德之基也侯果曰蹈禮不悔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　謙德之柄也干寶曰謙所以持禮○陸九淵曰常執不盈之心德乃日積　復德之本也虞翻曰復初乾元故德之本

考其事類則非湔古之時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橫渠易說云顯

恆德之固也陸九淵曰不常則德不固損德之脩也荀爽曰懲忿窒欲所以修德益德之裕也荀爽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德之優裕也困德之辯也吳澄曰辯者誠之明孟子謂困德之辯也過則改德之優裕也困德之辯也吳澄曰辯者誠之明孟子謂德慧術智恆存乎疢疾井德之地也姚信曰井養而不窮德居地也巽以行權本義云巽順於理以制事變○語類云巽德之制也本義云巽順於理以制事變○語類云巽乃順而能入之義一陰入二陽之下直徹到底方能斷得○胡一桂曰第三節論聖人用九卦之德○其初案履以持身謙以涉世履與謙皆所以復其性命之本此三者進德之大端也恆損益三卦申言涉世之方始於踐履之道明西伯之於紂不失上下九家此文於文王作易之本可謂能得其要矣○履和而至其初案至謙尊而光其初案恭儉撙節退讓以行權可與權也履和而至者實也謙尊而光其初案以上卦德以下爻例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也果侯明禮君子之光也復小而辯於物虞翻曰乾陽物坤陰物以乾居坤故稱別物○本義云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其初案卦有小大小謂陰也復雖五陰之卦而一陽之生已自元吉蓋不遠復以修身也荀爽曰懲忿窒欲所以修於陰則大者浸長恆雜而不厭荀爽曰夫婦雖錯居不厭之道也○其初案人事有出入如此爲萬物用故不厭損先難而後易本義云損欲先難習熟則益長裕而不設鄭康成曰設大也周禮攻工曰長養寬裕於物○陸九淵曰設者修張也困窮而通本義云身并居其所困而道亨井居其所而遷韓伯曰所居不施巽稱尺證反而隱許桂林曰稱物平施如權衡之設權行以求衡平與時偕行而无定界之可指故曰稱而隱○胡一桂曰第二節論九卦之材履以和行虞翻曰禮之用和爲貴謙以制禮卑法地復以自知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恆以一德陸九淵曰常則一不常則二三終始如一時乃日新損以遠害益以興利歐陽修曰君子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肆其忿欲天下有

常剛柔相易其初案上下无常言陰陽之消長剛柔相易言九六之變化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鄭康成曰此言從時變易出入移其動者也○其初案義例隨時而變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蔡清曰卦爻所說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皆必以法使使人在內在外皆知懼○惠棟曰出入爻之適變也外內卦爻亦有出入外內卦之貞悔也○其初案人事有出入外內又明於憂患與故子寶曰言易道以戒懼爲本○蘇軾曰又明其所以爲有出入外內致之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黎世序曰雖无師保而不啻師保如父母无有如臨父母而儼如孔穎達曰雖无父母而儼如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孔穎達曰雖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侯果曰方道也○其初案既者終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存乎其人也易之

爲書也原始要一遍終以爲質也韓伯曰質卦體也兼始終之義也○王夫之曰以全易言之乾坤爲體六十二卦皆其用以一卦言之爻爲體六爻皆其用原其全體以知用之所自生要其發用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虞翻曰陰陽錯居稱雜時陽則陽時陰則陰故唯其時物乾陽物坤陰物○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干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韓伯曰事始於微而後至於著初者卦之終事成著故易也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五京房所謂互體是也○胡一桂曰物謂內外卦陰陽二物雜謂自其中四爻雜而互之又自成二卦之德故謂之撰○孫奇逢曰二體

本假合中間聯屬以配三才外互象人參天內互象人兩地天地之間人事爲多此雜撰之義也○查慎行曰正體則二五居上下之中所以多譽多功互體則三四爲內外卦之中所以多懼三四之中乃多凶多懼三四之中乃多凶則居可知矣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干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韓伯曰事始於微而後至於著初者卦之終事成著故易也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五京房所謂互體是也○胡一桂曰物謂內外卦陰陽二物雜謂自其中四爻雜而互之又自成二卦之德故謂之撰○孫奇逢曰二體

文虞翻曰陽卦入坤陰卦入乾更相雜成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吳曰愼曰以時義之得失當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鄭康成曰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虞翻曰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也○其初案首言易者有憂患至是乃斷其爲文王與紂之事此所謂行文善往復者也是故其辭危孔穎達曰多述憂危之事以垂法於後危者使平易者使傾韓伯曰易慢易也○何楷曰使者天地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王夫之曰文王閔紂之失德故演易以明吉凶之所自欲紂之圖存永命此文王事紂之事周之德所以盛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橫渠易說云巨細无不察也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韓伯曰保其存者亡者存有

同耳其要无咎其四也申明多懼之義三與五同義其用柔中其者其二也申明多譽之義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餘嗟反○韓伯曰同陽功也○張弼曰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此正論互體○李光地曰危謂凶也三雖多凶然以剛居之則或能勝其任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本義云三畫已具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道有變動故曰爻陸績曰三才之道自各有變動之義也○項安世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故謂之爻○吳澄曰爻有陰陽貴賤等差以象萬物之類物相雜故曰爻有等故曰物孔穎達曰爻有陰陽之變地道有剛柔燥

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於无咎安危之所由爻象之大體也○胡遠濬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一言以蔽之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故曰學易可以无大過其視棨右第九篇總論卦德爻例皆有憂懼之情用此反復以推知易之書蓋作於文王是以謂之周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項安世曰惟中心易直者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煩壅之機○其視棨光之力大凡山河大地皆能攝而包舉之其健如此易故也光所至而氣亦至焉隨萬物蕃變莫不曲折赴之其順如此簡故也惟乾能易惟坤能簡及九六用於諸卦凡健者皆易順者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司馬光曰輔嗣皆簡故曰恒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畧例云能研諸慮則侯之衍字也○橫渠易說云易簡故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荀爽曰亹亹陰陽之微可成可敗也順時者成逆時者敗○李道平曰董子繁露云春秋至意有二端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細微於无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又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者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安項世曰云爲即言動變化云爲即尚其辭尚其變也象事占事即尚其象尚其占也精於變化云爲則知動之微見吉之先故曰吉事有祥天地設位聖人成能郭雍曰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也聖人成其能以備三才之道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鄭康成曰鬼謀謀卜筮於廟門是也○本義云天地設位而聖人之德與之合聖人之愚皆得以與其能○蔡清曰凡卜筮者先謀諸人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謀及卜筮人故卜筮入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其視棨情謂易之情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崔憬曰文王以六爻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郭雍曰聖人變而通之以盡利○其視棨雜居而吉凶可見言七八之定位變動而吉凶生其視棨案詩毛傳之變化也堅也謂相攻堅而至焉相取而生其視棨案人己之相感乎其極者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其視棨案感近則能及遠則不相及也其在六爻比應爲遠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其視棨案易道貴孚情僞者孚不孚之謂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不孚也

凶相得必其初之以僞感終至於惡相攻是以凶耳○王夫之曰近有二相比也相應也皆近也○其視棨近者相親近之謂在卦莫切近於內外二體之相比於應皆所謂近也

案合在爻則爻之於卦體於本位於比於應皆所謂近也近則有相得不相得之情天與水違行成訟明入地中則明夷此二體之不相得者背乎時義則爻與位不相得俱剛柔則卦不相得陰陽失正則爻與位不相得俱剛柔則應爻不相得柔乘剛則比爻不相得此總例也或害之悔且吝遯義云凶害悔吝則易情之險阻也○其視棨以情感者利以僞感者害或所感不純情實之中稍雜僞者之害則悔吝者生焉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將叛者其辭慙項安世曰信者言與實違故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孔穎達曰游謂浮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楊萬里曰此言學易而有

得者可以知言矣○單颺曰易之書所以盡情僞而明得失情僞之生必見乎其辭故聖人又言之於終使人察而知事之機也○述義云此人情之險阻也非體乾坤之易簡者其孰能知之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其祀案知險知阻故能備知情僞八卦以象告一節明易之情承鬼謀也此節論知言之事明人之情承人謀也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又謀及卜筮而決之占人筮人以辨其吉凶必具有知言之識乃不爲羣言所亂術士所惑聖人之論易未嘗不歸諸人事故以是終焉

首祀案右第十篇下繫結也其義蓋與六篇之文言解說上下經文言傳云費直以彖象繫辭十篇云者謂繫辭不謂十翼明矣上繫五篇下繫五篇所謂繫辭十篇也繫辭在十翼爲二篇而繫辭自爲一篇而說卦自爲三篇猶之易爲五經之一而易又自爲上下二經通上下繫爲六十四篇亦猶通上下經爲六十四

卦矣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用著之法○蘇軾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爲天下生以贊神出命卽所謂佑神也　參天兩地　馬融曰倚依也五位相合以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以天兩以地者天三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孔穎達曰兩是耦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明天有包地之德○蘇軾曰天三地二明數之止於五也自五以往皆相因而成者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姚配中曰發動於剛柔之畫以生九六之爻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語類云順道德是默契本原理於義是應變合宜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本義云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其祕案天地水火四卦反覆互言謂爻象辭也○其祕案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王夫之曰薄如春秋傳窅我薄人之薄不相射者各止其所而不相侵相侵則相息也○其祕案天地水火四卦反覆不衰故曰定位曰不相射山澤雷風八卦相錯孔穎達曰此明重卦之意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故聖人重卦令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交互相重以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莫不交錯既八卦之用變化如此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胡遠濬曰陰陽以隱見言不以有无言故曰熱曰光曰輕曰清皆陽之見也曰冷曰暗曰重曰濁皆陰之見也輕清者爲天故取象於乾重濁者爲地故取象於坤外冷而內光水也故取象於坎外熱而內暗火也故取象於離熱氣上升冷氣來補風也故取象於巽冷氣下壓熱氣奮出雷也故取象於震清氣上覆而重質承之山也故取象於艮重質外流而清氣容之澤也故取象於兌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韓伯曰作易以逆觀來事　其祕案周禮注逆猶鉤考也天下之數始於一一而二二而三自是以往至於十百千萬之无窮由少而多其勢順是之謂數往者順若易之數用七八九六當其始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內不知其爲七爲八爲九爲六也則先用大衍五十之數以得二十八三十二之策數再由策數以得七八九六之數而陰陽老少以分自多而少其勢逆易以逆知來事故其數亦用逆數也此三句言八卦之成皆由逆數而得　雷

而言陰陽者本之始也在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孔穎達曰陰位陽位迭用柔爻剛爻居之而成卦爻之大原

右第一篇晏斯盛曰以上蓍數卦爻之章也

○許桂林曰自首至此爲一篇言作易大義

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九家云乾坤交索生六子各任其才往生物也○孔穎達曰此重明八卦養物之功上舉象下舉名王肅以爲互相備也○朱震曰前說乾坤以至六子此說六子而歸乾坤○姚配中曰仲春之月陽始出地激而爲雷而萬物動羣蟄起氣以雷發以風行風行氣布和而爲雨雨自上下故潤澤自下上故說乾爲之君號令皆發自乾元也坤位中央物皆麗焉出於坤藏於坤萬物之母也○晏斯盛曰以上言卦之對待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氣也春分震王而萬物出生立夏巽王夏至離王立秋坤王秋分兌王立冬乾王冬至坎王立春艮王以其周王天下故謂之帝○蘇軾曰古有此言也萬物出乎震東方也鄭康成曰雷發聲以生之也○其祕案木王於東說卦於震不曰爲木而言於東南乙巽也言巽則震可知且以見木之直接而春夏同一氣也金之乾言乾則兌可知且以見金之直接而秋冬同一氣也金齊乎巽巽東南也齊者言萬物之絜齊也乾鑿度云巽散之於東南○鄭康成曰絜猶新也○陳世鎔曰巽在辰巳之間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中呂律厤志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中呂言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是絜齊之義也○其祕案春夏之交地之陽氣畢達震下一陽既已上出其上二陰皆更新爲陽故巽爲絜齊震之究爲蕃鮮亦以此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而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鄭康成曰日照之使光大○其祕案心體本太易光明萬物所同出也故皆相見嚮明而治者不起私念障其本覺之明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白虎通云地土之別名也土王四季居中央○說文云坤地也○鄭康成曰陰氣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故坤立於正南帝曰地有憑乎岐伯曰火氣乘之然則地心皆火萬物之致養皆賴此熱力也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度云鑿乾之收之於西方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鄭康成曰草木皆老猶以澤氣說成之○朱震曰正秋者秋分也於兌言秋分則餘可類推○其祕案金屬兌西方肅殺之氣兌居之而爲說者惟肅乃和兌象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其義也以象言之五金礦質皆產於地兌二陽聚於下一陰閱於上金之象也凡山川之精氣凝於內爲礦質發於外則爲雲雨以澤萬物故兌一陰在外爲澤卽金氣之敷榮者也以位言之自坤地西南轉西成兌北而爲乾乾兌爲附決決去一陰則純乾兌雖陰卦得乾氣爲多乾爲金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與之連亦爲金也乾鑿度云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在西南陰之正也君道倡始臣道終正乾在亥坤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鄭康成曰戰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以純陽臨之也○其祕案說文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曰戰乎野戰者接也陰陽相薄卽相接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乎坎白虎通云水位北方北方伏方也陽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萬物所幽藏也○鄭康成曰水性勞而不倦萬物自春出生於地冬氣閉藏還皆入地艮東北之卦也其祕案艮得坤體爲多故象地中之山一陽止於上則天光之下濟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艮乾

度云艮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鄭康成曰萬物陰氣終陽氣始皆艮之用事○邵雍曰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於西南○胡炳文曰離明以德言坤土坎水以象言兌秋以時言互見也夏而秋火克金之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克者又順以相生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生者又逆以相克生克變化无窮斯盛曰以上言卦之流行○晏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鄭康成曰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其祀案以其王氣謂之帝以其變化謂之神皆乾元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疾乎火說文云暵乾也呼但反乃飽反易曰燥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孔穎達曰艮獨舉卦名者動於終始萬物於山義爲微故不言山也○崔憬曰大寒立春之際艮之方位萬物以之始而爲今歲首以艮橈燥潤之功是雷風木火至天地无爲而无不爲能成雷風等有爲之神妙也故水火相逮孔穎達曰明性雖不相薄而不相悖孔穎達曰明雖相逆也

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韓伯曰神无物而爲言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郭雍曰獨動橈燥所以說終始皆不能變化成物必水火相須雷風相從山澤相通於是乎變化而畢成萬物○吳澄曰神无迹可見所以乾坤之神○蔡清曰既盡也以上明對待流行之一理動橈燥潤之神○右第二篇晏斯盛曰以上明對待流行之一理天地定位至此爲一篇言八卦

方位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邵雍曰一陰入二陽之下而陰壓則必動而出巽入也邵雍曰一陰入二陽之下而陰壓則必動而出度云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氣上達陰乃鑿而入陰入而伏於下順陽之令在陽爲制伏在陰爲順伏坎陷也陷中陽離麗也邵雍曰一陰麗二陽之中艮止也虞翻曰陽在上故止兌說也陰外出於外一陽造化而說於物○本義云此言八卦之性情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艮爲狗兌爲羊鄭康成曰乾陽物故馬駿圓坤陰物牛故騾坼震龍下動物非龍乎巽雞知風應節而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姚配中曰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鄭康成曰上開似口又五行傳注云言曰金主秋○孔穎達曰此一節略明遠取諸物也○姚配中曰新書云羊者西方之性乾爲首尊而在上坤爲腹孔穎達曰坤能包藏含容○姚配中曰素問云腹者至陰之所居震爲足人之經脈十有二其六動於足其六動於手者艮之陽動於足者震之陽動於手巽爲股邱富國曰巽陰下爲股坎爲耳離爲目朱震曰太玄以一六爲耳二七爲目一六水也二七火也

也○方孔炤曰此可悟當身具足而天下爲吾身矣踐形而已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郭雍曰六子之變自下爲先陽變而得陰畫卦變之義蓋始於此○項安世曰古者泉貨爲釜孔穎達曰取物貴賤賦之爲釜其化生成熟取容受之義自然不始殺之義自孔穎達曰取物能隨百

从少下象其根○其祕案木東方之行金西方之行乎西北亦爲金故特言之爲風漢志云劉向以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陸績曰風土氣也巽坤之所生○姚配中曰文選注引物理志云風陰陽擊發氣也○姚信曰震東方之行乎東南亦爲木介乎巽離之間故爲木爲金易知也巽介平東南爲木爲風爲木卦在長女爲繩直翟玄曰上二陽共正一陰爲工荀爽曰繩木之直○故爲白工白虎通云白者陰氣也爲長惟木稱長左傳李道平曰五行木曰曲直爲不果震朱震曰風行无常荀爽曰風陰陽擊發氣也○姚信曰震者巽之反○姚配中曰決躁者果也爲臭也風至知氣其於人也爲宣髮虞翻曰爲白故宣髮○洪邁曰宣易巽爲宣髮爲廣顙郭雍曰廣額重剛也爲多白眼虞翻曰臭氣其於人也爲近利市三倍吳澄曰利者陰也陰主於內故其究爲躁卦語類云巽反爲震震爲決躁○胡炳文曰震巽之始也○其祕案觀變於陰陽而立卦韓康伯注云卦象也此當從其謂巽進退不果其究也則言剛柔之始也此注云卦象也坎血卦者血象也離乾卦者乾象也○以上宋衷曰坎陽在中內有微陽之气也○宋衷曰坎水竝流其於馬也爲美脊宋衷曰陽在中央馬脊之象○其於輿也爲多眚朱震曰坎陷也凡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纖也言纖微樸一名心皆謂有芒刺之吹毛求疵雅注云楎樸一名心皆謂有芒刺之吹毛求疵之行炎而上象形爲火說文云火熾也南方爲日爲電木彼纖屬也爲竊○本寒氣爲心震薄故內崔憬曰剛動曰爲光荀○棘微也○无○阮元曰貫曰木彼纖屬也爲盜○朱震曰坎陷也凡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纖也言纖微樸一名心皆謂有芒刺之吹毛求疵之行炎而上象形

山爲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山含石○胡遠濬曰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故艮爲小石爲門闕朱震曰艮土東北當啟閉之際○吳澄曰上畫連亘下峙而虛似門闕爲果蓏力火反○宋衷曰木實果草實蓏○項安世曰震爲果蓏草木之終果蓏草木之始艮爲果蓏能終又能始艮象爲切爲闇寺宋衷曰闇人主門寺人主禁止者也爲指爲黔其廉反日艮手故爲指爲狗爲鼠其祀案艮門闕似穴說文云鼠穴蟲之總名爲喙祝廢之屬鄭康成曰取其山獸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虞翻曰剛在外多節柏之屬○以上艮兌爲澤正易心法云一陰上徹於二陽發生之爲少女爲巫孔穎達曰巫取其口舌之官也爲口舌孔穎達曰西方取秋物成熟稟稈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

附決也○項安世曰兌其於地也爲剛鹵力杜反虞翻曰二陽在下故剛鹵之地不生物○姚配中曰說文鹵西方碱地也爲妾孔穎達曰少女從姊爲姊爲羊以上兌○張弼曰八卦設象備說卦蓋明之所不盡此可識其意矣○程迴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又可以類萬物之情大抵有象可見有數可數者无非易也○黃震曰此止是古者占卜之雜象

右第三篇許桂林曰言八卦德象說卦後得隋志載說卦三篇以今本觀之三篇節次甚明析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下寶曰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荀爽曰謂陽動在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橫渠曰屯者物之始生也說云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鄭康成曰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爲蒙也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韓伯曰夫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興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姚配中曰淮南子云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止濟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鬻民地聖人乃討強暴夷險除穢兵之所由來者遠矣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韓伯曰衆起而不比則爭无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蘇軾曰大畜小畜皆取於畜而已不復論其大小也序卦易若賦詩斷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韓伯曰禮所以適時用既畜則須用○胡一桂曰乾坤至履十變陰陽之氣一周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姚信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其祀案履以嚴尊卑之分泰以通上下之情履而泰然後安萬世之明訓也履者有泰无履皆致亂之道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韓伯曰否則思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張栻曰樂以天下之此與人同也有大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韓詩外傳引孔子云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順之者吉逆之者凶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李簡曰謙以持盈則安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朱震曰隨時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姚配中曰庶民蠱者事也王引之曰蠱之言故也尚書大傳云乃命有事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猶故事也宋衷曰事立功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崔憬曰言德業大者可以觀示也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蘇軾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亭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淮南子云剝之不可以復陳壽熊曰上下經以反對爲義夫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之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大畜大畜其祕案必无所希望於彼乃能畜聚於此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龔原曰不養則不可動雖形體亦然況欲有爲乎故由頤然後能利涉大川○林希元曰大過即動也當大過之時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朱震曰過而不已則陷沒必有所麗乃能出險陷則麗也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邵雍曰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濟未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干寶曰錯施也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焦循曰伏羲設卦觀象定嫁娶以別男女始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君臣贊易始伏羲人道至伏羲始定也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鄭康成曰夫婦之道謂咸恆也夫婦之義○干寶曰天地不生夫不婦不成婦當有終身之義○干寶曰天不地不生也夫不婦當有終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韓伯曰宜與世升降韓伯曰宜與世升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項安世曰壯遯相反而壯不爲進何也雜卦曰大壯則止蓋畜材待事養銳積力以止爲進○其祕案咸恆之後繼以遯者七十曰老而傳也氣力浸强爲壯蓋老者遯而少者壯矣物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

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明夷其祖案陽之浸強象日之升故晉之爲言也以盛而進也盛則必傷矣明則必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睽睽通書日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呼父母故傷則反於家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胡一桂曰咸恆十變爲損益猶乾坤十變爲否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韓伯曰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所字石經无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者通恐人心不入則不說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中孚者朱震曰巽者入也天之澤萬物禮義之本也故受之以小過小過者過也過而不已必至於窮極則反於己歸人也兩者皆足以致事業之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入

雜卦

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精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焉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之道也既濟未濟爲最終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故以明戒懼而存王道○韓伯曰變卦二餘三十二卦反之爲十二加六則十八也其卦之義有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蔡清曰序卦因卦之次託象以明義○韓伯曰變化之相生其无窮如輪周而復始未嘗有終也此萬物所以日新无窮而序卦所以卒於未嘗終爾○語類云卦有正對反對正對不變反對皆變上經不變卦凡六餘二十四反之爲十二加六則十八也下經不變卦凡三十二反之爲十二加六則十八也其卦之義有相反者極而變者也○龔原曰變化之相生其无窮如輪周而復始未嘗有終也此萬物所以卒於未嘗終爾○語類云卦有正對反對正對不變反對皆變上經不變卦凡六餘二十四反之爲十二加六則十八也下經不變卦凡三十二反之爲十二加六則十八也其卦之義有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韓伯曰變化之相生其无窮如輪周而復始未嘗有終也此萬物所以日新无窮而序卦

陽氣奮鬱萬物亨嘉故豐曰多故澤氣盛於秋澤盛則息火故革曰去故雷藏澤而時之宜故離上而坎下也韓伯曰火潤下小畜寡也韓伯曰不足以兼濟履不處也李光地曰一陰畜眾陽則寡而爲力也微一陰履眾剛則危而不敢處○其祕案不處者行也履以和行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其祕案需遲進訟相違大過顚也虞翻曰頹殞也○本義云大而不得親協之又非誤○項安世曰頤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以頤養正也其祕案大過陰滅陽爲死姊柔遇剛爲生女待男而行所以爲漸頤養正也虞翻曰既濟六爻得位定也○焦循曰爾雅濟成也定即成也○其祕案大過顚也虞翻曰頹殞也○本義云大過本末俱弱此陰滅陽之時也姊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語類人之大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以重廉恥之防頤養正而後既濟定生人物死生遞嬗陽相遇此明古今所謂雜也大過陰至姊則陰陽相遇此明古今所謂雜也大過顚也頤以

左傳晉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序疏云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與易象知周之所以王○淮南要略云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高誘註云八八變爲六十四伏羲之所畫也○太史公自序云余聞之先人曰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又云西伯拘而演周易又三代世表云文王序卦又云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伏羲之所畫也○揚子雲法言云易始八卦而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孔仲達曰重卦之人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畫卦孫盛以爲夏商之人象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畫卦鄭玄之徒以爲文王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所作若周公之時爻辭有文王周公之事又言其衰世之意邪亦文王所作若周公之時爻辭有文王周公之事又言其衰世之意邪○吳德遠易傳序云伏羲畫卦文王重卦之人孔子作彖象繫辭乃具足○孔仲達曰重卦之人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畫卦鄭玄之徒以爲文王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所作若周公之時爻辭有文王周公之事又言其衰世之意邪○吳德遠易傳序云伏羲畫卦文王重卦之人孔子作彖象繫辭乃具足○孔仲達曰重卦之人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畫卦鄭玄之徒以爲文王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所作若周公之時爻辭有文王周公之事又言其衰世之意邪亦文王所作若周公之時爻辭有文王周公之事又言其衰世之意邪○孔仲達曰重卦之人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畫卦鄭玄之徒以爲文王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所作若周公之時爻辭有文王周公之事又言其衰世之意邪○陳希古曰孔子作彖象繫辭乃具足

右孔子作十翼

十翼也○高存之曰王弼注於後儒易注於夫子即
注即經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易明矣○歙徐在漢
天章曰或云易之興當文王之事傳中舉文王演包犧
王不及周公則爻辭係於文王無疑夫文王之易孔
舍孔子十翼文王之易孔子十翼孰從觀象而玩占
傳明而象辭得爻傳之易明而爻辭得分言之爲三
易其實孔子之易明而彖辭觀變而玩辭微學易者
林曰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曰可以無大過曰
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
庸言庸行之間今之沈敬亭曰學易者自爲能者畔也○
交下先爲注釋非勦襲即歧貳甚非宜也○○秦
曰羲文爲之經宣尼爲之傳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
地○鄭東父曰朱子知此義在既成本義之後假而朱
子晚謂說易但當釋傳窺佩其言以爲不可易朱子
用此例於本義則必有須改之處何則以釋經則

自覺其合以釋傳始知其不合也故但釋傳雖中人
必將務求傳意雖有狂夫必不敢舍傳而自立說合
於傳豈有不
合於經者哉

右學易當宗十翼

傳據爻象承應陰陽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
陸德明曰漢初立易楊氏博士宣帝復立施孟梁丘
蓋出於費學也○呂伯恭曰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
諸家唯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眞孔氏遺書也東京
馬鄭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注
雖宗莊老其書固費氏書也費易最近古最見排擯千
載後翕然獨存豈天哉○陳蘭甫曰費氏以象象繫辭
曰費氏以彖彖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乃義疏之
治易之準的也孔子作十篇爲經注之祖費氏古
篇解說上下經乃義疏之祖費氏古章句而鄭康成
荀慈明王輔嗣皆傳費學此後諸儒凡據十篇以解
注者也說易者當以此爲斷○又曰乾元亨利貞初

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眞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曰龍德而正中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象曰龍德施普文言曰見龍在田象曰潛龍勿用之義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故曰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繫辭云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之使覽者既畢爻辭而後別觀孔傳則前說遺忘義意無由洽欲尋其相承相變引伸辨難之意則方觀於此而又檢於彼反耗精而費日凡此皆是以一爲今分於二爲古乾乾終身卒無定論惑之甚也○方靈皐曰用古易編次其經雖本朱子但孔子說雖安敢以己所作始作十翼時象辭爻辭本各爲一編與先聖並列後世既以程朱及羣儒語注象辭爻辭下則以孔子之傳近附象爻傳於後儒引伸辨難之辭開卷了然未嘗非洽經之法今好古者每歎古易之亡愚謂易之亡不在篇次分合也學易者不能舍卦爻辭以求易卽不能舍傳以解辭合傳於經乃學易之定法不得已而後解經則必以傳合經經傳之合當始自費氏無章句徒以傳解經之名遂獨歸之注者因費氏之本旣而又檢於彼反耗精而費日凡此皆是也○沈敬亭曰自鄭康成合傳於經王輔嗣祖之於是乎其義引伸辨難之意遺忘義意無由洽欲尋其相承相變之義而親嘗其甘苦者也立異求名非灼知治經之體要而親嘗其甘苦者也○沈敬亭曰自鄭康成合傳於經王輔嗣祖之於是乎其義引伸辨難之意遺忘義意無由洽欲尋其相承相變之義而親嘗其甘苦者也

右費氏家法

魏志高貴鄉公問孔子作彖象繫文言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鄭玄同其所釋經義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之何也易博士涪丁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尋省易了也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敢逐爻後使人易曉獨歸之注者且孔子作彖象大小象諸卦本同乾例皆於爻後列之至鄭康成王弼注時謂彖與大象本論卦體爻前小象釋爻故退在爻後列六爻之一卦不移者存其本體今合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皆租崇文之舊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而就經爲注據此則古之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文而連經文者十二篇自費氏以古字號古文易其經既與中古文同又無章句傳古文可耳烏得以非合傳於經則傳其書者直云傳古文可耳烏得以省學者兩讀其爲易傳亦必仍費氏之舊高貴鄉公不省學者時方講鄭學據鄭言也至爻傳之附當爻下傳皆有費以古字號古文易其經既與中古文同又無章句傳古文可耳烏得以非合傳於經則傳其書者直云傳古文可耳烏得以省學者兩讀其爲易傳亦必仍費氏之舊高貴鄉公不省學者時方講鄭學據鄭言也至爻傳之附當爻下傳皆有

右費氏合傳於經

乾鑿度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禮記經解云潔淨精微易教也

○管子云易者所以守吉凶成敗也○莊子云易以道陰陽○荀子曰善爲易者不占○陸賈新語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董子曰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淮南泰族訓云易之義清明條達○史記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睢孟等傳贊云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白虎通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詘詘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節則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周子曰天變而人效之故吉凶悔吝生乎動○邵子曰天地鬼神之奧乎○邵子曰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生乎動○程伯子曰天變而人效之故吉凶悔吝生乎動○張載曰天變而人效之故吉凶悔吝生乎動○朱子曰天變而人效之故吉凶悔吝生乎動○呂祖謙曰天變而人效之故吉凶悔吝生乎動○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生乎動○程伯子曰易包天道變化○程伯子曰易因象以明理由之應也又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張載曰易者聖人之書也○程伯子曰看易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二程子曰看易且要知時○李伯紀曰聖人觀揮於剛柔而生爻卦爻具而謂之易○蓋自太極而爲奇耦積而爲六十四卦卦而爲奇耦積而爲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自八卦相重相錯而爲六十四卦卦無非變者六爻之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義易以貢變動以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王船山曰陽極於六又曰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唯變所適所以謂之易○朱子曰聖人於六十四卦止以陰陽奇耦寫出又曰卦爻之辭是因依象類設於此

右易總義

乾鑿度云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鄭注彖者爻之六謂之爻○陸公紀曰卦畫七八經書九六爲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也○張直言曰七少陽八少陰質而不變爲爻之本體九老陽六老陰則在陽爲變在陰爲化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爻而從變故爲爻之別名○李伯紀曰陽極於六無可進則下移而八陰極於六無可退則上移而七九動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王船山曰陽極於七又曰陽皆老復爲少陰少陽八方退而爲六七方進而爲九進退不失其故常則變化不生○其祖案故乾鑿度所言進退謂爻動而之他卦也畫動之爻也朱子及船山所言進退謂畫動而之他卦也畫動之爻不出本卦陰陽皆由少而老氣變之始也爻動之他卦由變而通陰陽相易老復爲少氣變之究也是故卦也彖由爻動也七八也皆言其爲

右乾元坤元

荀九家時乘六龍注云時之元氣以王而行履涉眾爻是乘六龍也○虞仲翔坤彖注云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又復德之本也注云復初乾之元○姚仲虞曰凝乾元即坤元也虞於元每稱可見藏於中宮終亥出子因其始動目其未動故獨繫之復初復初陽始來復天地之心也○其祖案乾元太極元也太極之元也元不可見藏坤元中也非謂坤無元乾以乾元藏坤元中也非謂坤無元生兩儀則乾得其陽坤得其陰皆太極之元也元不可見藏於中宮終亥出子因其始動目其未動故獨繫之復初復初陽始來復天地之心也○其祖案乾元太極元也太極之元也元不可見藏於中宮終亥出子因其始動目其未動故獨繫之復初復初陽始來復天地之心也○其祖案乾元太極元也太極之元也元不可見藏於中宮終亥出子因其始動目其未動故獨繫之復初復初陽始來復天地之心也○其祖案乾元太極元也太極之元也元不可見藏於中宮終亥出子因其始動目其未動故獨繫之元陽之精也坤元陰之精也乾元坤元陰陽之精也乾元坤元陰陽之精也乾元坤元陰陽

體爻也象也變也
九六也皆言其用

右分辨爻畫

程子曰乾坤變而爲六子
乾坤之變也○蘇子瞻曰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
易者皆本諸乾坤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
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
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
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非是卦
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
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
坤無所謂自復姤自臨遯者

右卦變

春秋說題辭云象言變化○管公明曰變化者進退
之爻○朱子發曰古人言易雖不筮必以變言史璽

論乾之初九曰在乾之姤九二曰其同人九五曰其
大有上九曰其夬用九曰其坤之上六曰其剝伯
庸舉豐上六曰在豐之離知莊子舉師初六曰在師
之臨凡所謂之某卦者皆變而之他卦也繫辭云剛
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信斯言也易之爲
無非變也○李剛主曰繫辭云爻者言乎變道有變
動故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
之姤師之臨等辭皆非卜筮而即以變訓爻可據也
○其祕案乾初九變而之姤非即姤也姤之始氣也
史璽曰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不言在乾初九明乾
陽之氣已變也不用姤初爻辭明姤陰之氣未成也
蓋老陽極而生少陰變姤之六也或變而凶聖人於其
擬議其變化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三百八
十四爻之辭皆於其幾言之以示變時繫乎天變由乎
人此數語最中肯綮諸家之解非滯於本象即滯於變象似皆未合

王輔嗣曰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剛柔相承可立主
以定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陽爲之主陰爲之主五陰而一陽
則一陽爲之主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其處其
至少之地也○王巽卿曰聖人觀象設卦咸自乾坤
而出乾坤二體之變即成卦之主○折中云有成卦
之主有主卦之爻成卦之主無論位之高下德之善
惡若卦義因之而起則皆得爲卦主也主卦之主必
皆德之善而得時得位者爲之故取於五位者爲多
而他爻亦間取焉其說皆具於彖傳當逐卦分別觀之

右卦主

乾鑿度云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坤相
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三畫已
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物咸以動類相應也易氣從
下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
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此則應於天之
五三以上此之謂應其祕案以者與也○王輔嗣略
例云應者同志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觀變動
者存乎應辯逆順者存乎承乘韓康伯注云陰承陽
則順陽承陰則逆○孔仲達曰一陰一陽爲有應俱
陰俱陽爲無應○蔡伯靜曰凡兩爻相比在下曰承
在上曰乘○其祕案爻以陽得陰應陽得陽應爲吉
此常例也亦有以不應爲吉者其宜應而應者亦可變以
變化以求應不宜應而應者亦可變以不
應故曰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比亦同例

右比應

乾鑿度云陰陽不正皆爲失位鄭注初六陰不正九
二陽不正○法言注云二五得中○程傳云正未必
中中則無不正也○沈敬亭曰中正二字典謨以來
第言虛理至夫子贊易遂有實象可據以一卦分二
體而以二五爲中之象以六爻分陰陽之位而以所
乘之陰陽當位爲正之象○焦里堂曰呂覽云凡爲

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當位二字本之易此當時經師所傳呂氏采之○其祕案易之意至中正而止象傳言以中也以中正也以者用也謂用此中正之德勿變也爻不推行之義不正者變之而正不中者中之而中非不中正於是有變化也以中正也以者用也

右中正

左傳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上山也杜元凱注云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京君明曰會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朱子發曰鄭康成傳馬融之學多論互體見漢儒之善於說經抱潤軒

右互體

邵子曰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統下三者有言象不擬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程子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李伯紀曰自王弼有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論深斥象數之學而近世學者遂廢象而不談失聖人之意多矣又曰聖人極數以定象立象以盡意象數者易之所自作而義理寓焉故必質諸象數而不謬考

○朱子曰從左氏悟得互體見漢儒之善於說經○王伯厚曰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巽而上互兌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也

右互體

用數天五退藏於密○楊龜山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天地之極數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呂與叔曰參天兩地以五成之○谷水林氏至曰五行之數備於五大衍之數五十其本一體也自五以下一四五也三二亦五也自五以上六八三五也九四五也十五也七二五也八三五也大衍之數所以止於五十五也五也○崔氏天五一也○郭氏牧曰天地之數以五爲本穿鑿何弼

漢律秝志云伏羲畫八卦由數起○三衝劉氏

右象

由而明乎

請義理而不惑六通四闢無所滯礙然後可見焉孔子彖象蓋兼之矣○朱子曰易之有象其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雨漢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疏略而無用二者皆失之一偏之注雖涉於玄虛然已一掃糠籺不有程子荒大義何弼

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耦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耦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折中云參天兩地以理言之則孔疏引張氏言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者是蓋天能兼地故一並二以成三也以算言之則孔氏所謂兩爲耦數之始三爲奇數之初者是蓋以一乘一以一除一皆不可變故乘除之數起於筮法則爲七八九六蓋奇數起於一三成於九七耦數起於二四成於八六蓋偶數起於二四成於八六故以其成數紀陰陽之少陰之退者爲老退者爲少陰之進者爲老進者爲少陽之退者爲老進者爲少陰李光地曰聖人揲蓍而數學之精俱括於內其根皆始於七故勾三股四爲勾股和以無餘數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七七四十九未至七二相求圖積相求無不成比例過七又不成比例以有零數也凡開方不成比例過七又不成比例以有零數也凡開方率以此爲例卦乃乘數著乃除數

右數

六爻不變程沙隨曰以卦象占啟蒙云占本卦象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孔成子筮立衛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一爻變程沙隨曰以變爻占趙汴水曰昭十二年周史筮陳侯之比閔二年魏公筮仕遇屯之比閔元年畢萬筮仕之屯比也南蒯筮遇坤之比哀九年趙鞅筮救鄭遇泰之需也止用本卦而不及之卦莊二十二年周史筮陳侯之觀之否

引用諸家書目名氏

左傳　禮記　國語　戰國策　乾鑿度　是類謀

春秋說題辭　莊子　荀子　蔡澤　春申君

呂氏春秋

右周秦

子夏傳　舊傳卜子夏撰劉歆曰漢興韓嬰傳荀勗曰

丁寬作　張璠曰或駢臂子弓所作薛虞記唐

人撰本今不錄　陸賈新語　賈誼新書　韓嬰韓詩外傳又漢

志載易經二篇　淮南王安道訓二篇漢志云淮南王

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董仲舒春秋繁露　司馬遷史記　東方朔　王褒　孟喜

字長卿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有章句二篇

焦延壽字贛梁人從喜問易著易林

京房字君明頓邱人受易延壽章句十卷易傳三卷　桓寬鹽鐵論　劉向說苑

新序列女傳五行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人爲大司馬受易於張禹作易傳　王駿

杜鄴　谷永　揚雄太玄　班固漢書白虎通　應劭風俗通

充曰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　王充論衡　劉歆　魯恭以下後漢

慎說文五經異議　魏伯陽上虞人周易參同契二卷　賈逵　仲長統

昌言　馬融字季長茂陵人桓帝時南郡太守章句一卷　鄭康成名玄高密人大

司農易注九卷　宋衷字仲子章陵人荊州五等從事注十二卷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散騎常侍注十卷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太常卿繫辭注二卷　張璠安定人著

注忠小　鄺炎字文勝范陽人靈帝

差玄　時州郡辟命皆不就

潁陰人獻帝時司空注十一卷虞翻曰

荀諝號爲知易馬融有俊才解釋復不及之

申鑒　薛虞馬國翰曰晉張璠稱其

時司　有記度亦漢魏間人　荀悅字仲豫一名諝

徒　趙溫字子柔成都人獻帝

右漢

徐幹中論　孫炎字叔然淄川長山縣有孫炎碑

酒誥　魏中郎　蘇林魏博士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魏少府　棧

王肅字子雍蘭陵人魏衛將軍注十卷　阮籍字嗣宗魏步兵校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魏尚書郎注七卷顏延之庭

諸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　荀王舉其正

宗得之於心　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吳侍御史注九卷　陸績字公紀吳鬱林太守注十五卷　薛綜吳少傅　姚信字德祐吳興人吳太常注十卷南史姚察曰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　翟玄釋文引荀九家集注　荀爽

九家集解十卷不知何人所集稱荀者以爲主故也

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後

績賦孤兒行一卷

氏朱氏不詳何人

右魏吳

杜預左傳注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散騎常侍有易義

定朝郡人　王廙字世將臨沂人東晉驃騎將軍注十二卷　皇甫謐字士安安

有易解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散騎常

侍注十卷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太常卿繫辭注二卷

作郎集解十卷　蜀才　釋文云范長生自號蜀才李雄以爲丞相注十卷

右晉

沈驎士　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南齊徵召不就有周易雨繫易經要略

劉瓛　字子珪沛國人南齊徵步兵校尉不拜

乾坤義一卷　繫辭義疏二卷

海太守　注八卷

褚仲都　錢塘人梁天監中五經博士講疏

周易爲當時最

周宏正　字思行汝南安成人陳豫州刺史王

伏曼容　字公儀平昌安邱人梁臨海太守

褚仲都　錢塘人梁天監中五經博士講疏

周易爲當時最

周宏正　字思行汝南安成人陳豫州刺史王

義疏十六卷

張

正　字直言清河武城人受學於

姚規　隋志注七卷

議　陳諮議參軍講疏三十卷

容　朱異下當

胡一桂　敬齋古

是　齊梁間人

盧氏　注後魏書本傳云涿人所著易

大行於世馬國翰曰

孔疏盧氏即景裕

關朗　字子明河東解人北魏

末爲弁州刺史王

抱潤軒

姓記室有易傳一卷

劉晝　字孔昭阜城人北齊河清初舉秀才

右南北朝

王通　字仲淹龍門人隋國

讚易七十篇

何妥　字子栖鳳西城人隋國

房玄齡　字喬　臨淄人

祭酒講疏十三卷

尚書左僕射

魏徵　字元成曲城人封鄭國公易義六卷

德明　名元朗以字行吳人貞觀初拜國子博

士周易文句義二十四卷　釋文一卷

孔穎

達　字仲達一作沖遠冀州衡水人唐志云正義十六卷國子祭酒孔穎達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太學

博士馬嘉運太學助教趙乾叶王談于志寧

等奉勅撰四門博士蘇德融趙弘智覆審

李賢　字明元高宗太子諭章懷

一行　昌樂人張公瑾孫爲僧隱嵩山

門一行傳

侯果　唐書侯行果上谷人國子司業

善易即侯果唐人多以字行

崔憬　集解有崔氏探元

朱仰之　王凱沖　三人並見集解於卦未詳世次附

李鼎祚　資州人祕書省著作郎周易集解十七卷　陳振孫曰隋唐以前諸家書逸不傳者賴此猶見一二

史徵　河南人宋志作史文徵周易口訣義六卷

陸賛　字敬輿嘉興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杜佑　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右拾遺大順末隱陽城

韓愈　字退之南陽人唐曾要云太常博士

李翺　字習之節度使易筌六卷

陸希聲　吳縣人祖符八世孫號君陽遯

崔憬　集解有崔氏探元

朱仰之　王凱沖　三人並見集解於卦未詳世次附

素酸棗人開寶三年爲國子博士致仕著易論三十三卷

陳振孫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傳此書愈僞造

抱潤軒　王昭

進士嗣部員外郎

周易指要二十卷

劉牧　字長民彭城人太常博士

新注十卷　易數鉤隱圖三卷

范仲淹　字希文吳縣人祥符八年

進士參知政事易義一卷

胡瑗　字翼之如聖

皐人太常博士安定口義十二卷　倪天隱述

宋咸　二年進士都官郎中

字貫之建陽人天聖

易訓三卷

阮逸　字天隱皇祐五年還戶部員外郎易筌六卷

李覯　字泰

補注十卷

伯南陽人皇祐

開除太學說書

石介　字守道兗州人天聖八年

歐陽修　參知政事易童子問三卷

進士通判濮州日義十卷

景祐中進士集賢殿

待制周易聖斷七卷

楊繪　字元素縣竹人皇祐初進士尚書

僕射溫公

易說六卷

司馬光　字君實陝州夏縣人

鮮于侁　字子駿閬州人

皇宇希古蜀人
易論十卷 薛溫其 通書
易通一卷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祕書省
字子厚鄜縣人嘉祐二年進士 橫渠易說三卷
崇文院校書橫渠易說三卷
河南人嘉祐二年 程子正叔崇正殿
進士宗正寺丞 程傳二程子說書伊川易傳三卷
蘇拇字明允眉州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慶歷三
人校書郎 年進士丞相左僕射易
解十卷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中書舍人
士禮部尚書東 龔原字深甫括蒼人嘉祐八年進士
坡易傳九卷 兵部侍郎續解易義十卷
晁說之字以道號景迂鉅野人元豐五年
進士徽猷閣待制錄古周易八卷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除
祕書省正字易章句一卷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元豐六年
鄠縣尉一卷 王宗御史易說一卷 張根字知常德興人大觀
進士工部侍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元豐六年
鄠縣尉一卷 王宗御史易說一卷 張根字知常德興人大觀
逢字會之當塗人國子 程迥字可久餘姚人初
監直講易傳十卷 張根字中立將樂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圖易解 郭忠孝字立之洛陽人 李椿年字仲永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九卷 軍提刑死難著 浮梁人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耿南仲字希道開封人靖康中 李椿年字仲永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政殿大學士新講義十卷 浮梁人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直學士院逍遙 王昇字君儀嚴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公易解八卷 州學官有易說 李元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量啟蒙翼傳載太學十先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生易解元量其一也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政事讀易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辭說十卷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尚書右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僕射紫巖場傳十卷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進士紹興中左僕 陸震見漢上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射易小傳六卷 朱震字子發荊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門軍人政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和中進士翰林學士 張弼字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漢上易集傳十五卷 二程遺書大程子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授葆光易 郭雍字子和號白雲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解十卷 橫渠易說 張子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鄭東卿字少梅號合沙易說三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難圖三十卷紹興七年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華人紹興二年進士禮部 吳沆字德遠號環溪崇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侍郎周易窺餘十五卷 吳沆字德遠號環溪崇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紹興十六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年進呈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都絜字聖與丹陽人紹興中知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人紹興狀元爲秦檜所 洪邁字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忌出知左州易論三卷 洪邁字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林栗字黃中福清人紹興十二年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部侍郎周易經傳集解三十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卷 本義子朱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寶謨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閣學士誠齋易傳二十卷 程迥字可久餘姚人初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進士爲德興丞周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孝宗初試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易古占法一卷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孝宗初試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索隱一卷 李石字知幾資陽人紹興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士終成都轉運判官 方舟易學二卷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張栻字敬夫湖北轉運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使南軒易說三卷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國史院編修 趙彥肅字子欽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古周易一卷 趙彥肅字子欽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李舜臣字子思號隆山蜀人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士宗正寺主簿易本傳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字敬仲號慈湖慈谿人乾道五年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士寶謨閣學士楊氏易傳二十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道五年試禮部第一大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金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理丞趙氏易說四卷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金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士知荊 蘭廷瑞字惠卿潁樵易解十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門軍 蘭廷瑞字惠卿潁樵易解十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二卷淳熙十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六年成 程大昌字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泰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之新安人淳熙三年權刑部侍郎易原十卷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　項安世字平甫松陽人淳熙二年進士校書郎周易玩辭十六卷　王宗傳字景孟宣德人淳熙八年進士部州教授童溪易傳三十卷　姚寬字令威嵊縣人　李中正字泰軒廣州人著易傳六卷當孝宗光宗時　李過字季辨興化人西谿易說十二卷慶元四年舉進士授通直郎紹定中主明道書院　李心傳字微之號秀巖舜臣子工部侍郎丙子學易編十五卷嘉定九年成　馮椅字儀之都昌人厚齋易學十卷嘉定十年成　潘夢旗字天錫姑蘇人大易約旨序　毛璞字伯玉盧州人利州路提點刑獄易傳十一卷嘉泰元年自序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建陽人周易經傳訓解三卷開禧元年自序　陳埴字器之號潛室永嘉人嘗舉進士授通直郎紹定四年自序　李過字季辨興化人西谿易說十二卷慶元四年進士　王宗傳字景孟宣德人淳熙八年進士　姚寬字令威嵊縣人樞密院編修　李中正字泰軒廣州人著易傳六卷當孝宗光宗時　項安世字平甫松陽人淳熙二年進士校書郎周易玩辭十六卷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　項安世字平甫松陽人淳熙二年進士校書郎周易玩辭十六卷　王宗傳字景孟宣德人淳熙八年進士部州教授童溪易傳三十卷　姚寬字令威嵊縣人　李中正字泰軒廣州人著易傳六卷當孝宗光宗時　李過字季辨興化人西谿易說十二卷慶元四年　毛璞字伯玉盧州人利州路提點刑獄易傳十一卷嘉泰元年自序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建陽人周易經傳訓解三卷開禧元年自序　陳埴字器之號潛室永嘉人嘗舉進士授通直郎紹定中主明道書院　李心傳字微之號秀巖舜臣子工部侍郎丙子學易編十五卷嘉定九年成　馮椅字儀之都昌人厚齋易學十卷嘉定十年成　潘夢旗字天錫姑蘇人大易約旨序

會通十四卷天
歷元年自序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明初隱石門
元六年　陳應潤字澤雲天台人周易參義十二卷至
自序　易緝四卷至正六年自序

右元

薛瑄字德温號敬軒河津人永
樂十九年進士禮部尚書　劉定之字主靜號
人正統元年進士禮部　呆齋永新
侍郎易經圖釋十二卷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
國子監祭酒易　人成化二十年進士
經蒙引十二卷　邵寶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成化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弘治十　年進士贈太子太保
人正德三年進士禮部　呂柟字仲木號
待郎周易說翼三卷　涇野高陵
林希元字茂貞號次崖同安人正德十二年進
七廣東提學僉事易經存疑十二卷　抱潤軒

陳琛字思獻號紫峰晉江人正德十二年
伯進士江西提學僉事易經通典六卷　劉濂字
南宮人正德十六年進　濬
士監察御史易象解四卷　陳士元字心叔應城人
進士灤州知州　嘉靖二十三年
易象鉤解四卷　來知德字矣鮮號瞿唐梁山人嘉
注十　靖三十一年舉人周易集
二卷　豐寅初字復　歸有光字
初　熙甫崑山人嘉靖
寺丞易經　唐鶴徵字元卿號
通旨一卷　年進士太常寺少卿周易象義

四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萬歷三
卷　授訓導以老辭周易象
牧字虞佐號承菴烏程人萬歷二
舉人廣昌知縣易經疑問十
晉江人萬歷五年進士布政司參
政周易冥冥篇四卷兒說四卷
萬歷七年舉人左州
知州易林疑說二卷　方學漸字
達卿號本菴桐
城人易蠡十卷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
歷八年進士光祿寺少
武進人萬歷十一年進士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
監察御史像象管見九卷　
一年進士尚寶司少卿　焦竑字
洗心齋讀易述十七卷　
東宮講讀官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歷
易筌六卷　十七年進士左都御史大易
易簡說　郝敬字仲輿京山人萬
三卷　江陰知縣易領四卷正解二卷
方大鎮字君靜號魯嶽桐城人萬
年進士大理寺少卿易
字惟承太平人萬歷二十七
年進士福建參政易旨二卷　鄭維嶽字孩如晉江
六卷萬歷三　人易經意言
十年自序　劉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萬歷
易古文　二十九年進士左都御史周
鈔二卷　陸振奇字庸成仁和人萬歷三
十四年舉人易旨發　抱潤軒

字共之號蒼嶼桐城人萬歷
三十五年進士左僉都御史　繆昌期字當時號西
歷四十一年進士　鄒江陰人萬
德周易會通十二卷　方孔炤字潛夫號仁植桐
年進士湖廣巡撫周　城人萬歷四十四年以
易時論二十二卷　吳桂森字叔美號覲華無錫
歲貢應廷試學易於　人萬歷四十四年以
錢一本作像象述　吳曰慎字徽仲號敬齋
應祥字孟旋　王宣字紀卿一字虞
王宣　溪人風姬易溯
訂詁十　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
六卷　桂王守贛州戰死周易爻物當名

二卷 黃端伯 字元公 新城人 崇禎元年進士 禮部主事 易疏五卷 谷家杰 字拙侯 喬中和 字遐一 內邱人 崇禎中拔貢 易疏十二卷 張振淵 字彥陵 仁和人 周易說統十二卷 方以智 字密之 桐城人 崇禎十三年進士 翰林院檢討 易餘二卷 黃湄耀 字蘊生 號陶菴 崇禎十六年進士 錢志立 字卓爾

右明

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康熙五十四年 御纂 周易述義十卷 乾隆二十年奉 勅撰 孫奇逢 字啟泰 號鍾元 又號夏峰 容城人 讀易大旨五卷 萬斯盛 一號齋新 晏斯盛 字虞聖 號釣臺 荊溪人 易說略四卷 翁長洲 人順治十二年試博學鴻詞授編修 張沐 字仲誠 上蔡人 明亡 張爾岐 字稷若 號蒿庵 人明萬歷三十九年生 易學十二卷 賀貽孫 字子翼 永新人 易筌著易外七十一番 汪琬 字苕文 號鈍翁 長洲人 順治十八年試博學鴻詞授檢討 仲氏易三十卷 毛奇齡 字大可 蕭山人 學士 號初晴 又號秋晴 晚號齊于 老人 康熙

二十一年序　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嘉定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少詹事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三十九年特授庶吉士　夏鑾詮號雪亭無爲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周易詮疑八卷　姚鼐字姬傳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刑部郎中

潘相字潤章安鄉人乾隆二十八年約號翼軒曲阜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授檢討　王念孫字懷祖號石礎高郵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修撰

王引之字伯申高郵人嘉慶四年進士官編修　沈夢蘭字古春定河河道　金榜字蕊中歙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官修撰

周易述二卷　丁紋忠讀易初稿　丁澤安字勉初貴陽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　羅澤南字羅山人嘉慶元年進士南河總督

俞樾字蔭父德清人道光三十年進士編修　陳壽熊字子松吳江人道光十五年舉人古人　萬年淯號彈峰華容人著易揭　姚配中字仲虞旌德諸生周易尊翼五卷

國藩字滌生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大學士　陳世鎔號雪樓懷寧人道光十四年舉人　孔廣森字撝約號㪷軒曲阜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修撰

周易廓　彭申甫字麗笙長沙人道光十五年舉人官教諭易經解注傳義辯正　沈夢蘭字古春定河河道

四十二卷　陳澧字蘭父番禺人道光十年舉人五品卿銜　羅澤南字羅山人嘉慶元年進士

俞樾字蔭父德清人道光三十年進士編修　陳壽熊字子松吳江人道光十五年舉人古人　萬年淯號彈峰華容人著易揭　姚配中字仲虞旌德諸生周易尊翼五卷

國藩字滌生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大學士　陳世鎔號雪樓懷寧人道光十四年舉人　孔廣森字撝約號㪷軒曲阜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修撰

增新字鼎臣蒙自人光緒十五年進士　宋書升字晉之維縣人光緒十六年進士庶吉士周易要義　嚴復字幾道侯官人光緒十八年進士侍講　李哲明字星橋漢陽人光緒十九年舉人　黃翼曾字鶴雲高安人光緒十九年舉人　劉文鳳字儀懷寧人諸生　姚永樸字仲實桐城人光緒二十年舉人　姚永概字叔節桐城人光緒二十四年舉人　陳漢章字伯弢象山人光緒十四年舉人　胡遠濬字淵如懷寧人光緒十七年舉人　吳翊寅字健父合肥人光緒二十三年舉人　李國松字少儀上元人諸生

右國朝

原序

往其昶束髮就學聞侍先君子問家世以上傳業得注五篇麤陳纂輯大凡而復綴以辭曰自孔子親授易商瞿瞿授橋庇庇授馯臂子弓子弓授周醜醜授孫虞虞授田何漢興田何最爲易大師田何上溯孔子學業承傳端緒一貫如此而箸家乃唯易獨多異說秦燔經籍自詩禮春秋尙書之屬無慮皆殘滅易以筮卜書不禁其編獨完諸經釋自後儒人人異端易有夫子十翼韋編三絕而後成解剝爻彖天人之故燦焉大明而世學者乃獨謂易爲難讀二者予甚藏焉太史公述其父談受易於楊何而其言曰易著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又曰易以道化漢易
師施孟梁丘其傳絕莫能究其指要劉向謂楊叔丁
將軍大誼略同諸易家皆祖田何然則太史公所述
眞孔氏微言矣費氏之學不詳所自徒以彖象繫辭
文言解說上下經此與丁寬易說所謂訓故舉大誼
者何以異是費學亦出田何可知爾已予治易一本
費氏以十篇概平眾家之說而要以變化爲主其自
爲義例不詳於繫辭彖象者皆不錄凡所采起周秦
漢魏晉迄唐十分而有其三宋賢之說有二元明已
來諸儒所遮闡者加二而予所區區辛苦而幸獲者
又加一焉蓋易之可通者十而七八矣夫古今遼遠
好學深思之士顑頷窮巷爲書不傳與雖傳而限於
聞見予不及收者不知凡幾又不知後來之所得者
更復何如嗟乎當其潛思孤往入泉出天孽精乎風
姬孔子三聖之文校其離合分刊冥冥乎成成乎而
忘其身之所存而古若今乃邈不相接也此尤予之
所掩卷愾慕而不能自止者也
光緒三十年秋七月桐城馬其昶撰

懸著於天壤而集於人人之心人人務盡其心以明
聖人之心其始不敢自立異沈潛反覆於聖人所已
言者一字之詁必有其本一義之立必會其通迮其
終也聖人之言旣明則自可以應無窮之變而不域
於故常是故本十篇以解易合則從違則否雖以程
朱之傳義未嘗不有合有違而況眾說之紛紛乎何
則不以吾意平決之以其違合於聖言者平決之也
此先生之書上採周秦漢魏下逮近人之說一宗費
氏家法以十篇折衷眾家之大恉也且夫易之辭寓

於象而其用則在於變爲言乎寓於象也天地萬事萬物之變至無窮矣聖人憂患來世欲預言其事而其事不可勝言也則一寓之於象象立而萬事萬物之變皆攝乎其中舍象以言易非易也漢儒言象每失之鑿王弼以後或淪於虛今先生書亦多取漢儒言象之說要必有徵於十翼若自爲義例不見於十翼者不取也其或聖人所已言而說者昧之近時泰西格物製器愈研愈精有可以證明者亦閒取焉以謂造化物理自在宇宙閒前古無其器而不必無其理無其象今泰西所能見及者未必吾聖人不能見及者也剛柔之宜不宜視乎位而尤繫乎時宜者戒其變反是則變化之道尚焉陰陽之氣老則變爻至九六亦既老矣將變矣聖人於其將變未變之交爲之觀象繫辭擬議其變化而示人以所處之宜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故三百八十四爻之辭皆於其

幾言之非可滯於本象亦非可滯於變象此尤先生所獨得發前師之未發者也其爲說也簡而不煩條而不蔓其微注也或要刪其文而不失其指或節取其義而不易其辭其於古說辨之嚴而蒐之勤已之說有闇與同者必割己以存古其於後代諸家及並世之人片言可取必錄焉其有未合者置焉不矜爲駁義也一編之內牽引貫穿前說與後說未有相複重者此說與彼說未有相違害者讀之如一家之言也烏乎先生之於易其可謂深且至矣方今海寓新機大開波譎雲興世士爭趨一切唯恐後時先生書雖精誹復肯究心於此然西識微者方且謂新學果盛則舊學將益昌大況窮變通久之道莫切於易斯固可俟百世而不惑耳是書創稾丙申時先生方主廬江講席閱三稔乃成及壬寅來合肥復勤勤刪訂蒐輯益多蓋先生嫥揖此經垂十年至是乃始發篋寫定國松既受讀卒業爰付手民殺青斯竟乃謹繹誦師說略陳大凡以餉同志光緒三十一年夏五月

門人李國松謹書

初稿開取泰西新說以證明易象後以科學夙未研求懼涉附會遂刊除焉世有博通君子庶續爲書而發明之固所望也通白坿記

卷末終

庚申夏五馬振彪何汝賢仝校訖

第一名 村塾 學子 奥野 月男

其 肉 寅 次 張 完 平

天下雖亂吾心太平柔日剛日讀史讀經學孔子學困知勉行道老子道抱朴守貞否極則泰大有元亨我欲乘桴浮海以待天下之清　丙寅豫道人自題

豫泉提學世丈貺像時年六十八丙寅五月　姪蘇寶盉敬題

自序

有上古之易有中古之易有下古之易上古之易伏羲神農之所作也中古之易黃帝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黃帝也作易者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下古之易周文王之所作也孔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於何徵之亦於孔子之言徵之繫辭言包犧氏之王天下始畫八卦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之興於中古者謂是矣劉牧謂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之時斯言或然蓋八卦成而易之理已具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是而後神農氏作連山黃帝作歸藏連山歸藏雖不名易而後人稱連山夏易歸藏商易或亦因周易而並稱之也繫辭又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之興於中古也繫辭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蓋取諸渙又曰黃帝堯舜氏作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又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作棟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又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此十三卦者黃帝堯舜氏作乃作歸藏以坤爲首以靜爲道以柔爲用以無爲爲治蓋無爲之道黃帝上達羲農下傅堯舜其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即恭己正南面而已夫何爲哉孔子祖述堯舜即祖述羲農黃帝之道也天不變道亦不變而易爲言道之書至文王作周易以乾爲首猶之連山以艮爲首取義不同而爲道未嘗不同

設使黃帝之言道也與羲農堯舜異孔子繫辭何以於包犧神農之後特合黃帝堯舜取諸乾坤言之若統言諸聖人之作易其淵源授受蓋如是其顯明也故曰易之作興於中古也迨文王囚於羑里之時蒙大難以衍易尊明人事以致其憂患天下後世之意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惟其切於人事故即器以明道即象以明義而天尊地卑煥然具陳其以乾爲首也明天道即明人事也黃帝訓顓頊之言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大戴記曰黃帝顓頊之道在升臯武王所以繩統東面而受于尚父也然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黃帝曾言之矣其作歸藏也以坤爲首蓋易之道則然邵子言易有先天圖後天圖以文王之易爲後天則先天之義亦可識已竊嘗論之黃帝之言道道立於未有天地之先也文王之言道道昭於已有天地之後也天地亦一物耳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乾爲首則君臣上下之分明矣周孔繫辭亦沿茲義如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明夷非商事乎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于岐山非周事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非當時之事乎即事以明道猶即器以明道也雖然豈有異道哉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其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也明矣有老子者出木歸

說首坤之義以明道卑仁義體智不言而獨言道德其後莊周列禦寇之徒又放言高論以張之遂爲世儒斬絕一若黃老之道與堯舜周孔異途析之爲道家者流然孔子與老子同時相從問禮未聞詆毀卽顏曾思孟諸賢亦無有毀老子者董亦知老子之所謂道卽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也文王卽象器以明道周公卽人倫制作以明道孔子卽仁義體智信以明道老子卽用柔致虛守靜以明道其流不同而其源未嘗不同桓譚言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又曰連山藏於騩嵩歸藏藏於太卜似漢時猶傳其書今不可得而見矣而得見者老子之五千言於歸藏首坤之義蓋有合焉余偶寓滬濱閉門思過以易爲宗通之蓍法孔子之假年顧學博稽舊說遂有著述頗採老子之義以補先儒之所未及復以周易之言切於人事又採諸儒之證史事闡備理者附錄於後以發明之先天後天皆可會其通也焉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觀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爲可廢余謂此非知言也夫易之爲道廣大悉備諸家之說見仁見智之不同耳伊川之注注周易也輔嗣之注不能注周易也余之所述亦輔嗣之意也若同人大有二卦發前人之所未發他人見之必有大笑之者矣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爲道而襲運之言大同實與易義相表裏也因不揣譾妄仍著於篇癸亥十月張其淦自序於上海吟花居

跋

邵村學易二十卷吾師陳衆夫子所著也自辛亥國變師隱居滬上著述自娛其於易也潛心而探其奧並萃諸家之說而會通之茲書命名蓋取孔子假年學易意也攷漢書儒林傳言田何本其師說授丁寬齊服生諸子楊何得之傳爲京房梁丘氏之易寬又別授田王孫傳爲施讎之易今其書多不得見矣迨馬鄭荀虞諸儒並於易有所發明而盛行於世者莫如王弼嗣易注晉顧夸著雜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廉之復申王雜顧其時去古未遠門戶紛爭已斷斷若是卷文周孔之道以解經者各執其說而其義轉歧矣後儒疑輔嗣者因范甯著論醜詆遂成調爲旨近黃老蔽於虛無吾觀孔子繫易取象由羲農遹述黃帝堯舜適周問禮老聃未嘗於黃老之學有所詆斥也夫易之爲書變動不居探賾索隱而求之自有契於支學繁辭有言變而通之以盡利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明乎六十四卦中千變萬化其理幽遠非言語所易形容故善易者恆不輕與人言易誠欲以爲玄也然易言曲而中事肆而隱察以歷代治亂興衰又無有越其範圍者由是而抉經之心推其變易者以驗陽陰消息之殊卽其不易者以斷古今成敗之迭理與數合同而化斯易之微言奧旨可識矣師尊宗孔子而於老氏之學並得其深遠以爲道德五千言用柔致虛守靜卽闔藏首坤之旨故於詮釋文義時恆因剛柔相濟取證乎老子之言發前人所未發開參以正人倫端風俗之論以挽末世澆風至同人大有二卦特本禮運大同之說發揮新義覘膠一是而泥於古者豈乎遠矣自來言理學者覩黃老爲異教多鄙夷之不屑道而師獨暢快言之茲書之作雖非有意申王而其意有同於王者毋亦以老子之言實與易近耶師平日博覽多識於書無所不讀而提要鉤元凡有撰述必能綜其大旨其駢散文及詩皆爲當世所推重其著述已付活印者邵村學易而外有左傳禮說十卷洪範微一卷老子約六卷讀老小言六卷松柏山房駢體文鈔一卷已付梓者有東莞詩錄六十五卷夢痕仙館詩鈔十卷五代詠史詩鈔六卷詠史詩鈔十卷未付刊者有春秋持平十卷詩廻詞一卷邵村詠史詩鈔十八卷吟花居詩話四卷已寫定未付刊者有春秋教旨二卷兩漢史論二卷莊子旨歸十卷郭子棄莊楓釋一卷讀老隨筆二卷程子易傳補鈔一卷寓園文鈔二卷其在撰述中尚未成書者爲孟子學說演園漫鈔皆未定卷數因附識於此以見師之於學至老彌勤云爾丙寅五月受業祁正謹跋

三三

乾元亨利貞

乾卦名三畫名乾重之亦名乾是伏羲畫卦之一夏商之易不以乾爲首以乾爲首者自周文王始乾以下皆文王卦辭包犧聖人欲明乎道之所在由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八卦名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首明三才之義而道遂可得名焉後世聖人重之爲六十四卦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陰陽不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仁義者以卦得象三才而三才之於是天地三才之外道又彰於人事是故天地物也必有立於天地之先者然後天地生一物不得以象卦故也淦按元爲善長以生物之仁配之似象智在內亨爲嘉會則在禮天地生萬物萬物之中有聖人焉其道足以配天地然後三才以名乾爲陽物坤爲陰物之先利者義之和是以義爲利也貞者事之幹也貞又作正解又曰貞固足以幹事之幹也貞又作正解又曰貞固足以幹物也而道寓焉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朱子語類問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因舉莊子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一段曰他也見得這道理淦按宋儒言易未皆廢

老莊也程子曰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離明之道以此形容天地間事張子曰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無形淦按無形即道也故易爲言道之書以乾卦爲天爲陽天有形而乾無形無形而健之理在即天道也天得乾之道而爲天有元亨利貞之四德焉孔子文言釋之程子曰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此分而言之也又曰大亨也利於正也此合而言之也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按即老子之言邵子以春夏秋冬仁義禮智配四德朱子以爲聖人教人卜筮以斷一卦吉凶之辭又曰以天道言之爲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爲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爲仁義禮智與邵子同又曰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淦按元爲善長萬善成性分言四德亦有至理謂元亨屬陽利貞屬陰郭白雲之言更詳其言曰乾坤道也天地物也得是道而後爲物故天得乾之道而爲天也八卦之名皆與此同義文言之初言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餘卦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之類則疑其以元亨二德爲一利貞二德爲一矣蓋自易論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之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也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天地人之陰陽剛柔仁義皆可謂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陰陽不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仁義者以卦得象三才而三才之一物不得以象卦故也淦按元爲善長以生物之仁配之似象智在內亨爲嘉會則在禮之先利者義之和是以義爲利也貞者事之幹也貞又作正解又曰貞固足以幹事之幹也貞又作正解又曰貞固恩謂貞即忠信即立誠故孔子以爲進德修業即事之有幹也未有立誠而不忠信者元亨利貞當以仁禮義信配之若夫格物致知爲智者事即君子學問思辨之事孔子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故仁可以賅智也老子之書不言智而言明大學則言明明德中庸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乾之象辭曰大明終始蓋謂元者德之始明者學之始能明乎元之統乎終與物之資乎始則始可貫終終可貫始即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之說也故曰不言智而言明智非貞固之事也中庸智仁勇三達德智並言則智即仁勇之事也論語孟子仁智並言則智皆格致之事矣四德之元即五常之仁元可包四者故象辭曰大哉乾元則仁已函智於內而和合太和惟利貞得之此則誠信之爲用而大易之要義也

初九潛龍勿用

此爲又辭朱子以爲周公所作毛奇齡據史記曰者列傳謂爲文王所作初始也卦從下始故下曰初曰內朱震曰易有四象六七八九七八不變者也歸藏連山用七八易用六九而七八在其中變者以不變爲基不變者以變爲用崔憬曰九者老陽之數動之所占故陽稱焉淦按三才之義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六爲天乾體本坤陽以陰爲基初在地之下行天莫如龍借龍以喻陽氣設爲此象初乃龍伏地下之時也故曰潛歸藏首坤周子太極圖亦先陰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在地下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曰勿用聖戒占者之辭下做此易以中正爲義初不及中則當勿用初九潛龍在聖人則側陋未揚在君子則遯世無悶

孔穎達曰第一言初上當言末六言上則初當言下不言一與下者從無而入有不言六與末者欲明位居卦上也　郭雍曰此舜耕陶漁之時必至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故潛之時宜勿自用伊尹耕於有莘傅說隱於巖野二老避於海濱亦皆是道　陳世鎔曰後世惟南陽躬耕可語此耳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中正是龍出潛離隱之時陽氣將施於物故曰利見鄭康成曰二於三才爲地道地上即田按五爲君位二爲臣位五之大人聖人爲君也二之大人聖人爲臣也初三四上或不及中或過乎中故或躍或飛或亢惟二五中正則龍見毛奇齡曰大人無二非此大人見彼大人亦非天下見大人易通曰見大人只是大人見猶春秋書龍見同按九二之大人即閑邪存誠之大人故孔子以爲君德也

于寶曰陰陽將施聖人將顯此文王免於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見大人　孔穎達曰先儒云若夫子教於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曰大人　程子曰以聖人言之舜佃漁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爻居三陽位重剛而過乎中危地也鄭康成曰三於三才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按夕爲日之終三爲下卦之終故曰終日下乾終而上乾繼故曰乾乾健而不息也惕敬憤之意惕而若厲即處臺之危徼聖賢傳道之心法也淮南子曰終日乾乾以日未有龍德而不從惕中來者飛而惕者舜也躍而惕者文也見而惕者孔子也惕其龍德之樞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此義最精九三重剛能濟以柔无咎之道也

郭雍曰終日乾乾法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時　朱子曰九三居下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修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　何楷曰未有龍德而不從惕中來者飛而惕者舜也躍而惕者文也見而惕者孔子也惕其龍德之樞乎

班固曰昔秦婚詩書以立私議棄諭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註曰易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　郭雍曰亢則貪夫位慕夫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故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羣龍承六爻而言龍而有首則盛而亢无首者剛濟以柔也老子以用柔爲道曰不敢爲天下先得无首之義矣无首者循環以爲用六爻不言吉此獨言吉者以其剛而能柔循環無止息也卦終則變用九用六言變卦之凡例特於乾坤二卦明之

歐陽修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　朱子曰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說爲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于此發之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剛而能柔

吉之道也又曰羣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要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庶人皆須如此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甯

此孔子所作也象斷也斷一卦之材也孔子作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篇象象原加傳字今已删去大哉歎辭乾者健也健而不息即至誠無息之道元者生氣生氣亦可訓始乾元爲天德之大萬物資之以爲始物見爲萬而天之道始於一是一者數之始乾之元也故曰乃統天此贊元也六爻天地相函坎離錯居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雲行雨施氣之亨品物流形形之亨此坎之升降也大明終始此離之往來也大明以晝夜爲終始六位以循環而時乘所以生生不窮天之時即聖人之時也提出時字當着眼雨以潤之日以暄之故萬物之生機以暢日月往來而一日成寒暑推遷而四時成六爻即四時之象也六龍即六爻之象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即天天即聖人也且夫品物之流形全由乾道之變化乾變則有坤此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天賦之爲命物受之爲性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按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各正性命利之所以爲義也保合太和貞之所以爲誠也首出庶物萬國咸甯者言聖人法乾之健以治天下而天地無不治耳夫子贊乾之大者故以天道君道明之

陳光庭曰問時乘六龍以御天何如曰試讀鄉黨一章分明畫出　顧懋樊曰首出不是穆然无爲正是主靜立極使物物各得其所伊訓曰山川鬼神亦莫不甯是也　大傳曰乾用九以无首爲吉此稱首出者蓋乾之有潛見惕躍飛亢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天之四時以時爲政乾之六龍以時爲首雖首猶无首也首出不專是飛躍商周之時無務光伯夷則人倫滅矣春秋之時無孔子則斯文盡矣留此種子維持世教是即潛見之聖人首庶物而甯萬國之事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此孔子大象辭也天乾之象也健乾之義也天一而已重乾不能曰兩天天以氣行健莫如天稱健不稱乾尊天之意自强即健也不息乾而又乾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至誠無息君子法乾道之大以自强不息此至誠無息之道所以爲大子傳心之法也

李兆賢曰湯以日新銘盤文王以緝熙敬止皆自强不息眞種子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以下孔子小象辭也於乾坤初爻特揭出陰陽二字初二爲地陽在地下則陽在陰中未可自用當待時也

陳洪冠曰閔子辭費宰顏子在陋巷其潛龍乎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陽氣發於地上則萬物生猶聖人出於世上則教化遠故曰德施普也

梁寅曰德施普正孟子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猶往來也三之上下皆純乾乾乾者反復於乾道也

張浚曰反復道謂心念之所起無須臾而離於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躍在淵進无咎也

居下卦之上爲躍應初爲在淵孔子加一進字以決其疑或者或躍或不躍疑而未定之時然進則无咎人得時如龍得水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與天合德是與造物同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則盈盛則有悔然易之爲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上知亢而不知變其能久乎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蔣用天德者不敢爲天下先而天下莫能先之不善用天德者亢而好先則有悔也

郭雍曰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讓得益時乃天道其知用天德者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以下亦孔子十翼之言劉瓛謂作文而言其理曰文言是也梁武帝謂爲文王所作非也夫太古之初元氣渾淪天地糢糊之以生既有天地人物以生於是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然而元也者質與道俱天地人得之則爲德而質萬善之長也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二語自明自尙書言仁孔子以仁字配之仁爲生物之心舍仁字無足以配之者也然萬善之長則已包仁義禮智信在內矣以人而言則元者性之始也孟子謂之性善蓋萬善之多咸備於一性之微方寸之內有四端於我而菁英未發見於外之時也及其菁英發見於外則亨通而爲嘉之會矣克已復禮爲仁亨者動容周旋與禮合也利宜也義亦宜也性之用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大學曰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論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和也者利而不悖於義之謂也夫人於方寸之中曉然於義與利之分能以義爲利可謂和矣貞者性之體也以正言又以貞固言得性之體則爲誠爲信而爲事之幹也此節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大約古語所云而孔子取焉此皆言天德之在我者也

程子曰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爲兩塗蓋義之和處卽是利也苟有徙義徙利之辨則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貞

道爲萬物之奧立乎天地之先故曰乃統天天之道則乾之健也地之道則坤之順也乾有四德爲元亨利貞人體天之道而行此四德曰仁義禮信信卽誠也誠已包智在內故曰明則誠誠則明也仁爲衆善之長故足以長人亦包義禮智信在內故曰大哉乾元則所謂亨利貞者亦統於元之內也體仁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於春而義爲長子嘉會足以合禮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爲文明孔子言復禮歸仁此元之所以爲亨也仁者成己成物之道也以禮成已又以禮成物故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二而一一而二也體經三百威儀三千孰非嘉會然亦知禮章之所存皆道德之所在乎義者宜也有斷制於物似不利又似不和不知事有斷制則準中而行物物各得其利卽事事各得其宜似相反而實相成義中有利利中有義知其爲義之和則謂義卽利利卽義可也朱子曰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不云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斯言得之矣幹卽樹之幹猶人身之有骨也貞爲事之幹貞以正言然正而且固乃可以幹事非誠信不能以當之貞固屬體乾象坤也以智配貞似不合呂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五爲中陰陽當位爲正庸言五句包括中庸一篇乾九二指出誠字坤六二指出敬字惟誠敬所以能得中此聖人傳授心法也

張子曰聖誠而已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程子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　郭雍曰君之德中正而已矣九二所謂咸有一德者也　蘇軾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此爻皆言利貞之事九三剛過乎中故當貞固以守之也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能正而固德自此進矣分而言之曰忠信合而言之曰誠忠信卽立誠也修之爲德行發

之爲事業進德即居業也知至至之爲致知幾者動之微所謂誠無爲幾者善惡誠之始事也知終終之爲力行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力行之久至於可與存義誠之終事也存義則知和則利物此成已所以成物也忠信立誠則眞固而非敬則無以致之君子乾乾因其時而惕居敬存誠之學也不驟不憂以上位下位言之然九三之位雖不中而至誠之德已合乎中突故雖危无咎也

程子曰或問王介甫有言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何予曰使人臣每懷此心大亂之道也且不識湯武之事突然則謂何子曰知大人之道爲可至則學而至之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　胡翬曰聖人人類之首也即就日躋靈意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爲六龍之首非不貴也非不高也然過乎九五之中則無位無民九四以下同類之賢皆從九五則無輔也上爲亢龍以位言卦終則變當潛以柔宜靜不宜動孔子戒以動而有悔言靜則无悔亦勿用之意也

凌夫惇曰先儒因亢字遂肆醜詆失龍字之義突擬之古聖賢堯似之不動焉得有悔明皇便有悔也　胡翬元曰此爻周公似之以叔父之貴當負扆之位吐哺握髮以遜天下士是以反其道而言也故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柄

潛龍勿用下也

王弼曰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又曰文王明夷乃主可知突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突郭雍曰下言微也如有餘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龍偶在田時舍於此點出時字

終日乾乾行事也

忠信進德修辭立誠皆當行之事

或躍在淵自試也

君子謹失時之戒自試非試其所學試其時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陽病於九陰病於六病不知變爲災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者元首也元統天而歸於貞則終始無端而不可爲首用九之義也君道剛而能柔則天下無不治矣

汪璲曰教人從性分上體認渾然元氣流行無間獨善兼善卓然成位兩間而無愧韓魏公喜雨詩有云須臾驅滿三農寧收斂神功寂若无有此氣象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王弼曰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來知德曰此以下聖人歌詠乾道之意陽在陰中爲此總贊乾道之大也剛者陽之體健者陽之用一三五爲正二五爲中中而且正其九五潛藏天地閉則賢人隱

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乾法天時之健而不息故曰偕行

此總贊乾道之大也剛者陽之體健者陽之用一三五爲正二五爲中中而且正其九五乎乾以一奇立萬物之本以六畫備一奇之變陽不離陰是純粹也然乾氣流行實包得全體陰在內故爲嘉爲美爲利貞則又精之至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惟九五象統乘爻之德如乘六龍以御天以其中正也其所以成此大同之治者因其得時也陰陽和則雨昔雲行雨施者乾包乎陰剛濟以柔膏澤溥施而天下太平是乾之不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去下體入上體爲革此道字輕看

有位有德德同於天大同之象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亢爲時之極處時者亦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以先首爲則乾元用九變而化之之謂神也剛而能柔爲天則學易者當知之

乾元者始而亨也利貞者性情也

元以氣行立乎天地人物之先天先得之爲乾之健故曰始人知始物者元也而不知亨物者亦元也故曰始而亨也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皆利也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貞也王弼曰不爲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曰夫動而生物者乾之情也所謂亨毒化育之利也正而不變者乾之性也所謂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之貞也利萬物也以貞則是性其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昔所利而能以美利利天下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昔君子之德已成有可行之具待可行之時耳初爲潛之時當隱不當見即行亦不能成是以君子知時之未至而勿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見龍在田未登君位而有君德也仁配乾元之德君子學以聚此仁之心也問以辯之辯此仁之理也仁者任重而道遠居之安則資之深寘以居之涵養到仁熟時也

初九勿用行而未成也九二在田成而可行也仁以行之君德備矣

程子曰遯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　游酢曰乾之道不離於九二故有學問坤之道盡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重剛有二義一以陽居陽一以乾接乾也易以中爲貴三過乎中四不及乎中過與不及

皆非中也上不在天不在五位也下不在田不在二位也四處人之表近君之地謂之中不在人又不得爲九三也二爻皆憂疑之卦處進退之地三以乾乾夕惕敬愼不懈雖危无咎四以在淵自試懼而或之雖疑无咎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辭危於乾之三四已見之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孔子言九五之大合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言之言陽已統乎陰剛而濟以柔也天地合德者六陽統六陰日月合明者乾起於坎而終於離四時合序者元亨春夏爲陽利貞秋冬爲陰鬼神合吉凶者人爲陽而鬼神爲陰處翻曰乾神合吉坤神合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天即聖人聖人即天有道存焉也聖人至誠之道天且弗違則日月四時鬼神不待言矣蓋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無爲而成治世界所以大同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略具此規模耳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楷曰聖人配乎天地如伏羲畫卦在象數未形之先是先天八卦既則理因象顯是後天之書而已周易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王之易專言人事即器以明道是故天地亦一物也天尊地卑人所共見故曰乾坤定矣黃老之言道言乎未有天地之先文王之演易言於乾坤已定之後孔子曰作易者其于中古乎謂黃帝之作易也漢儒謂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余謂不然伏羲上古黃帝中古文王下古也繫辭曰作易者文王與紂之事謂其專以人事明易也邵子之易有伏羲先天卦位遂以周易爲文王後天卦位必

天蓋以兩句狀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耳非兩事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陽亢而過中其不知者由於不明也聖人用九知天德之不可爲首剛也而濟以柔焉二五皆變離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不失其正乃能不失其中也其所以知之者明之也所謂大明終始者此也所謂乾知大始者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此則由明而誠之道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由於與日月合其明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古者包羲始作八卦八純卦也神農觀日中交易之象重八卦爲六十四卦名曰連山（連山周禮三易一曰連山即夏易杜子春孫盛曰夏禹修連山以艮爲夏易首接路史黃帝紀黃帝有熊氏河圖開發洛龜書成於是正乾坤分離坎倚象衍數以成一代之宜謂土主則不迷西方坤兌南方丙離二方皆陽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西南同類故曰爲祥乃重坤以爲首所謂歸藏易也劉牧則謂河圖洛書皆出伏羲之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歸藏按歸藏商人之易以坤爲首殷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夏時之說有二一說謂夏小正一說謂夏之易名曰夏時）吾得坤乾焉（坤乾即坤乾）毛奇齡曰夏商有易在前此未必無辭宋子易贊曰傳歷夏商有占無文似文王始繫以訓然考相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藏子淵聚歸藏藏于太卜則夏商非無辭者爾夾漈亦云連山亡矣歸藏有司馬朗註十三卷觀左傳國語每有筮易占卜若無辭何以占之淦按歸藏今亦亡矣雖稱商人之易實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之言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見老子有物混成章曰字）按谷神玄牝與坤彖爲近老子傳黃帝之道以用柔爲義理本歸藏特歸藏不可得而見今可見者老子之書而已周易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王之易專言人事即器以明道是故天地亦一物也天尊地卑人所共見故曰乾坤定矣黃老之言道言乎未有天地之先文王之演易言於乾坤已定之後孔子曰作易者其于中古乎謂黃帝之作易也漢儒謂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余謂不然伏羲上古黃帝中古文王下古也繫辭曰作易者文王與紂之事謂其專以人事明易也邵子之易有伏羲先天卦位遂以周易爲文王後天卦位必

有所據大抵歸藏首坤以土爲祥土旺於四時於人爲忠信爲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中庸之言道明則誠矣誠則明矣乾之大明終始離也離亦陰卦然則孔子之言道亦何嘗不與坤爲近惟離生明明亦智之類孔孟仁智並重諸儒以智配貞字理亦不悖也文王言易即器以明道於乾示人法天之健於坤示人法地之順也坤亦曰元亨利貞與乾合德也乾之利貞即坤也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乾以龍取象故坤曰利牝馬之貞坤陰乃稱牝也玄牝爲天地之根乾坤爲易之門坤特稱牝與黃帝之言有合曰君子有攸往者易爲君子謀有攸往即示君子以學道之方往而求元亨利貞之德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蓋以時位言之畏陰之剝陽也然陰陽有相濟之義文王於坤象特言君子有深意焉先迷後得承有攸往言坤德至順在所往在物之先則失其道在物之後則得其道也老子曰不敢爲天下先又曰後其身九家易曰坤爲牝爲迷主利者利萬物皆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淦按乾之利貞皆坤之德是坤主利亦主貞也一說坤惟合乾爲福主坤妻道也臣道也妻從夫臣從君者也居先無主故迷居後得主則不迷西方坤兌南方丙離二方皆陽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西南同類故曰

得朋東北反乎西南故曰喪朋西南得朋同類相助則利東北喪朋絕類忘私則利是以牝取其順也馬取其行也行則動而元亨順則靜而利貞然陰之性靜多於動靜而後能安安得其常則貞是以吉也

呂祖謙曰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無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曰坤君子有攸往人只說坤靜而不動故聖人以君子有攸往明之使人知至靜之中其動本未嘗息也　胡一桂曰象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卦位淪按先天後天卦位不同其繇辭必多不同惜闕藏已亡其以坤爲苞之要義今不可得見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至極也天下惟至字可以配大字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大則無外至則無間列子所謂無垠又無無垠無極又無無極皆大與至之義天得乾元之大而爲天地得坤元之至而爲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至極也天下惟至字可以配大字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大則無外至則無間列子所謂無垠又無無垠無極又無無極皆大與至之義天得乾元之大而爲天地得坤元之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至極也天下惟至字可以配大字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大則無外至則無間列子所謂無垠又無無垠無極又無無極皆大與至之義天得乾元之大而爲天地得坤元之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至極也天下惟至字可以配大字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大則無外至則無間列子所謂無垠又無無垠無極又無無極皆大與至之義天得乾元之大而爲天地得坤元之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至極也天下惟至字可以配大字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大則無外至則無間列子所謂無垠又無無垠無極又無無極皆大與至之義天得乾元之大而爲天地得坤元之

至而爲地坤元合乾元萬物之所資始而資生也朱子語類云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要時間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乃順承天者乾以一唱坤以二應其道爲順其承以貞所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乾之生物品物流形天之无疆也坤之載物咸亨地之无疆也坤之无疆合天之无疆其道順也其德厚也无疆有廣博長久二義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其動也闢故曰光大此四者坤之德猶乾之剛健中正也是以牝馬地類言其順而健也坤何以能健順承天也是之謂柔順利貞程子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按文王曰君子有攸往孔子曰君子攸行明柔順皆君子之道所以配剛健坤惟能行所以順而健也先迷爲失道坤道不可先後順爲得常坤道故當順明於先後得失之故君子之有攸往无不利矣乾惟合坤故得主得主故東南西北皆利方也得朋喪朋皆吉事也乾始而坤生生物之功始終不息故曰乃終有慶蓋德合无疆者地之配天也行地无疆者坤之順而健也應地无疆者君子攸行之法地也地體安靜而貞正人能法之至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若專爲此爻發者象傳言六二之動則爲乾之剛直坤之凝重動則爲皆坤之德也以其靜柔而其動剛也是故坤之柔順動則爲乾之剛柔而又剛柔而又圓來安雜矣按

堅冰剛猶押順也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陰必剝陽也凡事防微杜漸當在於初消消不塞將成江河毫末不伐將尋斧柯坤五陰而霜降六陰而堅冰陰長陽消其道如是上六曰其道窮要其終也初六象曰馴至其道原其始也

郭雍曰陽主生陰主殺故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而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坤之初六陰生之始而盲履霜之漸以見聖人好生惡殺君子小人之分防微杜漸於其蚤也是以大禹之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懲之於小宣王懼之於微詩書有取焉　朱子曰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寂寒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不言其占者誠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王應麟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御閑之意坤初六垢也履霜堅冰御女壯之戒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乾以九五爲主爻坤以六二爲主爻皆以中正備全卦之德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若專爲此爻發者象傳言六二之動則承天時行乾之德皆坤之德也以其靜柔而其動剛也是故坤之柔順動則爲乾之剛柔而又圓來安雜矣按以永貞方而又剛柔而又圓來安雜矣按

乾之剛方此無他靜則爲至哉之坤元動則合乎大哉之乾元也習卽教法之謂程子曰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在學人則從容中道按程子之言是也言坤之爲道其用以柔不必效法乎乾之剛而乾之所至坤亦至之乾之爲大坤亦爲大也故不習而无不利也繫辭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是地道之光以其動而光也毛奇齡曰坤象至此當陰氣成物之候萬類嫁著出地有光其時固然以位言之則內爲離位純陰則見所謂離爲火爲光者其位象如此淦按易字篆文從日從月坎離卽日月也易以變動爲義乾卦坎離錯居大明終始得離之用靈行兩施得坎之用日月爲陰陽之精月受日光離明之用更大同人離下乾上以六二一爻爲主也大有乾下離上以六五一爻爲主也合大有同人二卦爲大同之世皆以柔爲用翕聚強柔勝剛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大同之世而必驗突乾九二變離故天下文明九五變離故位乎天德與日月合其明自然而至無爲而成大同之象乾道得之坤六二中正變坎坎爲光合乾二五之離離爲日光火光地道之光莫光於是以坤動而合乾猶月之受日光也乾坤爲易之門坎離爲乾坤之用中虛之所以能明無爲之所以能治柔弱之所以能勝剛强今無陽藏可謂但於此圖消息之耳

王安石曰六二之動者六二之德動而後可見也　項安世曰六二蓋全具坤德者孔子懼人不曉六二何由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剛所以能直也又懼人不曉六二何由無往不利故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主六二猶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　郭雍曰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也　易外曰一爲靜二爲動之凝爲靜也二之見之直以方皆動也

乾坤皆靜於一而動于外初之潛之藏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正也勿謂六三過乎中而不正也蓋含章而可正也坤離爲文明三文之成爲章坤見離伏含章也或者進退未定之辭三四皆可進可退之位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皆曰或陰爲臣道故曰或從王事以陰而從陽陽享其成陰終其事是无成而有終也章者陽之章而爲陰之章无成者含之于始有終者含之于終象傳言三非含而不發也待時而發也坎離合爲知言其知如日月之明可謂光大也亦根二之地道光來

朱子曰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

無爲而治以用柔爲道亦於此爻見之也闇藏首坤義在是乎又中者對外面言也文明之象謂在中國黃裳元吉其他日大同世界之兆乎先儒泥於卦之爻位于寶比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似屬未當程子以爲舜非娟武更失之遠矣

郭雍曰昔堯有允恭克讓之德而後能得舜舜有溫恭允塞之德而後能得禹皐陶文王有徽柔懿恭之德而後能得閎夭泰顛然則黃裳之德其爲元吉宜矣　朱子語類曰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樣則無不吉

汪機曰君道剛以開健爲體謙中爲用故易中九居五詞多服六居五詞多吉去讒遠色克明峻德用人惟已改過不吝體之剛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用之柔也故允恭克讓者堯也溫恭允塞者舜也徽柔懿恭者文王也皆黃裳之謂也元吉之占首於坤五發之作周恭先我公其有見於柔中之妙用乎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物窮則變上六陰盛之極遂與陽爭故有龍戰于野之象主陰而言傷故言血爲玄黃爲天地之雜色陰陽俱傷也乾曰亢龍有悔窮之災此言龍戰于野

其進第二卦之上皆言龍可見陰之動必與陽相連極則必窮陰陽一也

王夫之曰筮乾坤者本太極固有之實各有其德而不可相無體道以學易者法其所可用而不能極其數二五得中而不過三四人位乃君子調變之大用所自施故以其德言之美者極其盛而次亦可以寡過初則沈處地下上則高翔天際而無所施其調變故以氣運言之而爲潛爲亢爲疑爲戰乃陽雖無功而過淺君子猶可因時以守約聖人揭且迭悔而不爰陰則利慘而不舒上淫而不忌是以冰之堅元黃之血成乎世運之傷此坤之初上所以獨危也然卦體純而不雜則抑天數自然之致非人事之有窳故堅冰龍戰皆屬乎氣運而示占者知命以謹微非他卦凌雜致咎人事所致之事也是以坤之初上皆不言凶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利永貞者永久不失其正以坤之安貞爲乾之利貞也陽爲大陰爲小然而陽先於陰陽之極而不爲首陰小於陽陰之極而以大終終始循環變化無端造化之妙如此夫以乾而言元首者元始也剛必濟以柔則乾之元始爲坤之有終故坤自元不利也君子攸行行以此耳夫何疑其所行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以地道言之則天尊地卑坤自屬妻道臣道也故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臣道宜然也坤之終對乾之始而言代者坤代乾也乾元首而元始坤元成而有終

三曰元成有終坤之用六代乾之終則曰以大終柔弱之可化爲剛強其道在是乎

荀爽曰陽欲元首坤以大終　朱子曰陽爲大陰爲小陰皆變爲陽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胡炳文曰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一節贊坤之全德也坤德至柔而不知柔而能剛也坤體至靜而不知靜而必動也使坤惟柔而無剛則坤元何以配乾元之大乎使坤惟靜而不動則乾行而坤止何以成生物之功而以大終乎德方即爻辭直方大之方言其生物之德普偏四周無處欠缺也得主即卦辭得主有常即象辭得常含萬物而化光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謂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即乃順承天之謂不分釋四德者坤之元亨利貞即乾之元亨利貞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順即馴也與順承之順不同順即小象馴致之義即本文之所謂積漸也初六之爻

四支治爲大同之世界而發於事業由聖人爲神明之旨美在其中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尊親咸以爲美之至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孔子於坤五言之所謂柔勝剛弱勝強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侯果干寶皆以爲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按十月爲剝卦十一月爲復卦上六陰勝剝陽是爲窮陰濟陽之戰血爲陰類疑若似也嫌亦疑之類陰盛似乎无陽然天下不可一日無陽也故特稱龍焉戰則陰陽兩傷而有血陰窮於上當變爲陽而戰之時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又稱血焉俱陰則無戰俱陽則無血其血玄黃故知爲陰陽之戰玄黃之雜也

朱震曰天玄而地黃玄者坎中之陽黃者離中之陰天地之雜也干寶曰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張根曰天玄而地黃各正其分用六所以大而能終也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邵村學易　卷一　二十二

屯蒙繼乾坤之後屯作之君蒙作之師也屯者草昧穿土初出故曰屯春也春象作皆以草之出爲象陽氣動物發生初出又曰屯盈也盈天地皆物而春之生草最爲易見草始見而味爲春明爲夏也此卦初九一陽生於三陰之下爲震動之主三陰坤體九五出其上有出地之勢故曰作之君也乾之終龍戰于野无首坤之終龍戰于野无首即无君也龍戰玄黃之後有君出焉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是爲三才乾屬天坤屬地屯蒙屬人也屯者洪荒之世也蒙者混沌之民也天造草味聖人經綸之經綸即綱紀之謂君爲臣綱推之父子夫婦之綱常定焉故綱紀之定經綸之大者也天下有君則治無君則亂左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言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也乾坤一索震爲長男帶出乎震萬物隨之以出而經綸見矣其次爲坎又其次爲艮此三男者相繼効力於乾坤既定之後然後性命以正綱紀以立人倫以明後世詭異之徒乃倡爲一切平等之說直欲棄綱常名教皆破壞之而後快是欲以文明已啓之天下變爲草昧未開之天下此致亂之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震爲長子固宜有之震首得陽施爲物資始陽氣震動於物可通此卦下震上坎分而言之以其能動則可於未

治林蘊諸心爲經綸措諸世爲事業故大綱皆正而萬目畢張也
汪烜曰經引其緒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各有以自盡也綸合其理如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是也凡事皆然而屯難者無不通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卦以初九爲主曰子克家也磐桓之義卽卦辭勿用有攸往磐謂磐石桓謂桓柱有正立於下止而不動之象利居貞卽卦辭利貞與磐桓意連卦言利建侯者其人也易中正二字孔子所發明乾言各正性命此言志行正正已然後能正物上卽以正則下不敢不正也初上之三陰爲坤坤爲民初以陽剛下之故大得民而可建侯夫得民心之道仁義而已矣卽所謂正也象傳正字始見於此
楊時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所謂正也文王三分有二可謂大得民也而猶服事商者亦行正而已　郭雍曰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爲也爲民而已爲民而得民其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爲陰陽之始交故二以婚媾言二與五爲正應從初則逆從五則順去逆而就順陰陽之正道亦常道也但二所應者剛而所乘者亦剛謂初也乘剛似乘馬者然當屯難之時邅回不前有乘馬班如象班顧也坎爲寇爲盜言五雖在坎中實二之應匪寇也乃婚媾也二三四互坤坤十數過坤逢五故曰十年孕育也說文字乳也說文序篇謂文字之義比之物象孳乳而生亦孳育之義二去初之逆是居貞而不字也就五之順是返乎常道而後字也
易外易造端乎夫婦故屯言婚媾蒙言納婦亦咸恆之象也　張浚曰蓋以二抱節守志於艱難之世而不失其貞也若太公在海濱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陽義不苟合是爲女貞　來知德曰若以人事論光武當屯難之時資融剃據志在光武爲陳寔所隔乘馬班如也久之終歸於漢十年乃字也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

窮也
初九之建侯有民者也五之屯蓄有民者也三以陰居陽無其德而欲有其民遂似卽鹿而無虞人以導之陷入棘林之中突外坎在前坎爲叢棘以從禽者以心從禽卽以身殉物之謂夫秦失其鹿天下競逐之然非陰柔不中正之才可得也君子守勿用有攸往之戒故見幾舍之而不從之若往則志吝而身窮矣震爲麋鹿亦爲動互艮爲止故艮有此象
折中曰象傳有單字成文者如此爻窮也下爻明也是卽起例處餘卦倣此　汪烜曰此如後世項藉公孫述陳友諒之徒之類是也　胡翹元曰聖人於其震之動而慄以艮之止故以不如舍決之以往吝慮之詳融貸假其舍之也陳深袁衷術雖則齊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陰柔居屯坎爲美脊之馬雖非乘剛亦有乘馬班如象然初爲震主四爲正應初以四之賢而求婚媾四以初之求而往則雷雨交動滿盈大亨之道故吉无不利也二以非應而不字四以正應而往吉婚媾之正道宜然象言四必待初之求而後往四之明也坎錯離有明象易亦以夫婦比君臣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卦以雷雨滿盈爲亨屯膏則澤不下施非得民之道也五居坎中坎爲血膏象陽德爲二陰所掩澤屯而不施故曰未光陽爲大陰爲小大者忠不廣博小者忠不貞一五專於應二然二之貞臣道也故吉五之貞而吝非大亨之道也故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曰小貞爲臣大貞爲君
楊慎曰漢書谷永傳引此爻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君齊則凶臣齊則吉也　汪烜曰東周之衰及明愍宗皆類此矣　胡翹元曰九五自二至五互剝坎中滿而不下求此如項羽

印刓弊而不肯予更始初立而奔淫者故曰屯膏　陳世鎔曰若緋以鹿鞶之財鉅構之
衆資周大脊乃大貞凶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亦乘五之剛有乘馬班如象坎爲馬又爲加憂爲血卦又伏離爲目互艮爲手故有掩
目泣血之象爻言班馬凡三二之運迴得居貞之義焉四乘震馬而利震動則屯可出上
乘坎馬而泣血坎陷則屯難通象曰何可長也言何可長如此也言外當求所以處屯之
道故曰君子以經綸
折中曰卦者時也爻者位也此聖經之明文而歷代諸儒所據以爲說者不可易也然沿
襲之久每局於見之拘遂流爲說之誤何則其所目爲時者一時也其所指爲位者一時
之位也如屯則定爲多難之世而凡卦之六位皆處於斯世而有事於屯者也夫是以二
爲初所阻五爲初所逼遂使一卦六爻止爲一時之用而其說亦多駁雜而不槩於理此
談經之敝也蓋易之所謂時者人人有之聖人繫辭可以包天下萬世之無窮豈爲一時
一事設哉苟達此意則初自爲初之屯德可以有爲而時未至也二自爲二之屯道可以
有合而時宜待也五自爲五之屯澤未可以遽施則爲之宜以漸也其餘三爻義皆倣是
中間以承乘比應取義者亦虛象爾故二之承剛但取多難之象初不指初之爲侯也五
之屯膏但取未通之象亦不因初之爲侯也今曰二爲初阻五爲初逼則初乃卦之大梗
而易爲衰世之書豈聖人意哉六十四卦之理皆當以此例觀之庶辭無窒礙而義可得
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昏師道也蒙者草昧未發蒙所以次屯險而動爲屯險而止爲蒙屯主震之一陽曰利建侯作之君也蒙主坎之一陽曰子克家作之師也水草蒙昧是陰陽之交春風至則發達易故蒙有亨道天地之生人既立之君焉以牧之又命之師焉以教之故天地君親之外師道爲尊師道立則善人多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非細也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不明仁義禮智信之道不講則人類等於禽獸蒙以養正君師之責任不綦重哉且夫人之性本善也山下出泉水之源本清也特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於是源清而流易濁塞者險在前往則入險兒險而能止塞之所以有功蒙者險在下往斯出險險而止蒙之所以養正知性之爲善則知蒙之爲養也易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游酢曰含德之厚比於赤

子抱一不離（并來子曰）此蒙以養正之謂也荊子曰聖可學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則靜虛動直淦按抱一无欲即作聖之基赤子惟无欲故以聖人之心比之中庸所謂君子而時中也明時中之義即知蒙養之道我之教童蒙童蒙之求我皆得時中之義即知蒙養之道我之教童蒙童蒙之求我我謂二也自此二句以下皆言處蒙之道而歸功於二焉二有師道將治蒙之任者也孔子自乾坤傳釋以來於誠之一字丁寧諄諄焉曰閑邪存其誠曰修辭立其誠此即中庸思誠之學聖人傳授之心法也然而誠也者文王於蒙之彖辭已言其義矣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文王之言誠也非言筮也凡筮必以至誠之心通於神明童蒙之求我有初筮之誠則告之謂初六也再三瀆無求教之誠則不告謂三與四也要之童蒙有抱一之誠者也至誠感應之理應生於感感亦生於應待其誠至而求我則發之也易郭忠孝曰志應也者非感應也誠應也彼一德而筮之則一德而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爲利貞耳斯言得之矣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爲山坎爲險山不可登而有險在前作聖雖而作狂易幸其見險而止此蒙之象也蒙卦之主皆在九二蒙之所以有亨之義者以其行時中之道也童蒙之求我也以時我之告童蒙也以時得時則得中也師道不過於寬不過於嚴得中則得時也此蒙之所以亨也夫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赤子之心萬善皆備孟子所謂性善也特蒙而未覺耳爲之師者以先覺覺後覺以我之正養蒙之正而必待童蒙之求我而後告之他卦貴以陽求陰蒙有師道貴以陰求陽象辭特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以明與他卦陰陽相求之例不同志應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相應也卜筮世應之說起於京房孔傳於二體本以應否爲要義應字始見於此凡占筮以誠爲本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初筮是蒙有來問之誠則告之告之以吾剛中之德也剛中之德即時中之道也若爲再三之瀆則誠意亡矣以不告告之可也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即嚴則道尊九二剛中善成物者也瀆則不能尊師愈瀆而愈蒙耳蒙既瀆我我敢瀆蒙耶學不至於聖未

足以爲成德蒙以養正養之以至誠之道即中庸之所謂時中也中即正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皆養正之義也養正不已將成聖功蒙之爲義大矣干寶曰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此蒸以寄成王之道周公也淦按二五以君臣言之如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是也童蒙求我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又按蒙卦皆有自然之義童蒙德性未喪情竇未開不善導之則塞善導之則自然而通匪我求童蒙任其自然也即不啓不悱不發之意童蒙求我憤悱則自然求我初筮告者人以誠來我以誠告感應之道歸於自然也再三瀆則誠未至而瀆矣失其自然以不告告之即以不數數之欲使我與彼同歸於自然也屯言君道君道則先爲而治也蒙言師道師道則自然而化也孟子所謂如時雨化是也春風雩水之中童冠僭遊天機一片何嘗著一毫迹象哉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在山始出其源必清既出則行之有漸然泉流不息而後至於海君子必果行育德而後至於聖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此爻言師道不可不嚴也初以陰柔居坎下象泉之始發故曰發蒙利用刑人記謂夏楚二物也孔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來知德曰說者脫也用脫桎梏即不用刑人也按夏楚示威敎者之始事使寘而不嚴則學者玩視於始脫去防閑縱其所往必羞吝也正法者正其敎人之法也
干寶曰初六戊寅平明之時天光始照故曰發蒙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也坎爲法律寅爲貞廉以貞明刑故利用刑人矣此成王將正四國之象也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蔡故曰用說桎梏既感金縢之文追恨昭德之晚故曰以往吝初二失位吝之由也
郭雍曰或以用刑爲發蒙之道疑聖人先刑後敎非也發蒙所以敎之也用刑所以輔敎也此舜戒皐陶明於五刑以弼五敎之意聖人豈有先刑罰而後敎化之理哉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以剛中之德包養四陰是治蒙之主師道立則善人多吉可知也德包衆陰有納婦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中之賢此則聖人之蒙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于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于箕子所以聖益聖歟　汪璲曰以柔中之德居

尊而應二其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乎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此言師道之過嚴而不中也以剛居上不知蒙養之義一味剛克孟子所謂賊其君賊其民也養蒙至於擊蒙以戕賊乎衆蒙之生機不利之道也若以嚴之四勿是禦寇之方也嚴以治身不擊蒙而人效之所謂上下順也
李兆賢曰焦先生千之敎呂榮公希哲嚴立課程有過失便終日不與言到底是禦寇法門　黃道周曰天地既位君師立矣夫師嚴可以一日廢哉莫尊於君而非師弗詔也莫愚於民而非師弗達也然師豈易言哉太寬則縱太嚴則刻故刑人可用也桎梏可脫也蒙可包也擊蒙不可過也此寬嚴並濟之道所以陶鑄而先異術也然其要則遏欲靖之矣夫利欲之蔽人也至於亡身戮人之防欲也甚於禦寇故伊成夙慤旦陳無逸聖人之處過矣

三三　坎上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須也有所待而後進也乾剛在下有能進之才坎險在上有難進之勢故爲需待之義
夫天地生萬物待時而生天地且需而況人乎吾觀於需卦而得誠敬之義焉文王言有
孚信也誠也周公言敬之終吉敬也孔子言敬慢不敗敬慢也必如是然後爲需道之至
善也否則如傳所云需者事之賊猶豫不決而無誠敬之心其爲事之賊也
宜矣以乾之才剛邪存誠修辭立誠本有眞實无妄之象上坎爲中實互離爲中虛中
則明中實則誠是又自明誠自誠明之道也況坎離爲日月交互之際日月並則光光則
亨孚則貞光亨而貞則吉吉則利此又自然之道也聲氣曰光著物之神也著出於形器
之表矣故易凡言光光大者皆其見遠知大者也其言未光未光大者則隘且陋矣按日
月之光在天剛柔相孚誠信積中而將發外爲光也忠信可涉波濤人以坎在前爲險
也乃徐觀之爲川也有孚則利涉大川此亦忠信涉波濤之證矣毛奇齡曰以象言之則
兩卦相合中有虛契便爲有孚仲氏云孚者剛柔相合彼此心信通應而帶心象者側合
之孚隨睽苯升之孚是也一卦而兩心相疊者正合之孚坎離中孚是也淪按需者飲食
之道也天下之須以養也雲上於天蒸潤之象蒸潤則滋益萬物故大象曰飲食宴樂九
五曰需于酒食貞吉有孚之所以光亨貞吉也未濟之爻曰有孚于飲酒其即此意乎若
夫參蕭慶則恩澤乘滿露慶則萬國離君臣之道相待以誠則合不誠則離心廣大而光
明則天下信之然則需待之爲義必其中有可待之實而後有光亨之象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須也險坎也以乾之剛迺坎之險能待而後動須之義也夫三陽剛健而易動也又一
陽陷于險中剛健之人其動必躁躁而進則必陷矣惟其須待而後進故能剛健而不陷
此乃誠敬之存於中故其義不困窮也誠敬者有孚之謂也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而皆利於正二五皆得中中即正也五爲坎主位在乾上故曰天位與乾
合德以正中之道須天下之人才以相濟而成治三陽上進而助之以出險是以誠信著
於天下光被四海而亨通可待也朱震曰光坎離之象光亨者以貞吉也九五正中待物
之須而不匱者唯正中乎故曰貞吉又曰二者夫子之待價也五者天下之望成湯也此
以二五言需之才也坎爲大川自四之五往也乾剛須時而往何難不濟故曰利涉大川
往有功也趙善羣曰純陽上進往則有功不忠不能出險但忠不能俟時而失輕重爾此
聖人所以於四陽爻皆致戒也按趙氏之說拔合孔傳之義五峯胡氏謂文王遑遑不遑
退處西伯而糾在上險在前也文王以服事殷其忠信于上下其誠動於殘賊故有孚光
亨貞吉此之謂也按易多言文王與紂之事胡氏之說亦有取義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坎爲水雲者水氣之所成上升於天未降爲雨故曰需君子知天下事變無窮當待時而
發飲食養身宴樂養心素位而行外示慢暇焉可也
見易曰陳不飲醳於諸呂之世寇準縱博於澶淵之軍皆飲宴爲需者也　楊萬里曰此
頴子管謐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醳然飲食燕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
後能也不然含哺之民皆顏酒荒之士皆謝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去坎險尚遠需于郊之象故爲不犯危難以行也然以剛居剛恐其躁急必守其吾
行吾素之常乃有利而无咎否則不行而志動失其故常矣
李光地曰伯夷北海待清渭明南村終老皆此意　陳洪謨曰若野樂道南陽躬耕何嘗
急求仕進哉　楊萬里曰无難而犯難以求利不若守常之爲利无難而不安於守常若
穆公伐鄭夫豈伐齊其咎何爲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荀爽曰二應於五水中之剛故曰沙按沙已近水君子之進小人讒之故小有言然以剛
處中可進可退有寬衍優悠之度是需之善者小人之語言豈能中傷君子故以吉終也
郭雍曰叔孫武叔仲尼子貢曰其何傷於日月乎終吉之謂也　李光地曰陳太邱禮弔
張讓溫太眞貌合王敦當時亦小有言然後來一則有保全善類之益一則有匡復晉室
之功　陳洪謨曰或曰小有言如孟子在齊淳於髡景丑眾皆交口譏之而孟子進退綽
綽有餘裕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崔憬曰泥近乎外者也三逼於坎坎爲險盜故致寇至是災在外也按泥近於水九三以
剛逼險寇盜之來是自我招之而至其猶有須焉有所需非以犯難災猶在外能敬慎

以持之可以不敗也孔疏泥猶居水之外即災在身外之義朱子本義外謂外卦按下卦爲內上卦爲外此爻象傳首見外字

李兆賢曰東漢之陳蕃竇武不能忍耐直至於殺身可懲也夫　陳世鎔曰自我至寇皆需泥致寇之辭魏之於秦宋之於金皆是物也　楊萬里曰楚非宋寇也襄公與楚爭鄭而勝於泓楚敗而晉不敢慢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鄭而勝於邲宋致寇而不敢慢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王弼曰凡稱血者陰陽相傷者也穴者陰之路也孔疏坤之上六其血玄黃是也按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初而當三陽方進陰或需而不去必爲所傷曰出自穴者言乘出以避之可矣即順聽於初以求陰陽之和也四以柔居陰能順者也坎爲耳聽

楊萬里曰血者傷也物傷必避避必順以聽命出自穴者傷於陽而避陽且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窮也三陽泉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以濟矣爲君子者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催汜光弼乘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　汪德鉞曰需固以遠險爲幸然忠難之來有不可逃者君子自有處之之術六四初入坎體在險中矣故曰需于血然以陰居陰有順以聽之柔順以蒙大難周公之居東孔子之微服過宋皆是義也故終能出險而无傷此最是易之大義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荀爽曰五互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需者飲食之道按九正爲需之主得位乘時居中履正其飲食非以自養而以養天下之賢故天下之需於五者皆飲和食德涵濡聖澤卦象所謂有孚光亨貞吉也

趙汝梅曰誦鹿鳴湛露兔罝諸詩足以觀九五之心　楊萬里曰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矣有險樂險則爲秦始皇漢武帝是也无險行險則稷契周平王晉文帝是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沈起元曰雲上于天坎水養物之功必資乾陽之通氣未通而待其通故亦曰需需之而乾陽上通則養道功成上爲天位坎雲極于天上騰雲際故曰入于穴咎之入也按言乾之三陽來故曰客三人來也上六於二於初爲不當位當位而應者惟三而已然敬三只得一人敬不速之客得三人是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終吉者卦以需爲義陰當需陽以濟敬之終吉即九三敬慎不敗之義也

桐城氏曰蓋三人總由剛健純粹之乾體變出道尊望重惟海濱二老商山四皓差足比論非以禮爲羅不可故敬之然後來來仍不懈於敬則協助有入是以穴終出而吉也

楊萬里曰三陽雖爲客其需我之變久矣我終能遏其來乎敬以納之而已主孤而客衆主雖有危之勢敬客以及主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桓溫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桓氏亦安此其效也

訟（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言於公也卦與需綜飲食者人之大欲存焉既有所需必有所爭訟所以繼需有訟之象天水違行是也有訟之才乾健是也有訟之心坎險是也需訟一體相親而需則爲需相違而訟則爲訟而皆以誠信爲本故需訟皆言有孚誠信即有惕實之謂也以訟而言中實爲有孚反是則妄坎陷爲窒坎爲加憂爲惕二以一陽居坎中中實之象然剛而無應窒於二陰之間有不得已而成訟之勢爲惕懼也因窒而訟因訟而惕勝負未分不敢不惕也夫以剛健之才有險陷之心每思其過乎中卦易以中爲正得中則不極於訟吉之道也過乎中則必終於訟凶之道也有司主主庶之訟天子主天下臣民之訟大人謂九五也五居中履正能以中正之道聽訟者也知情僞分曲直惟大人能之故訟者利見大人涉大川即入于坎有終訟之象終則凶故曰不利涉大川郭雍曰吕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唯輕吕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淦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卦先告之以有孚中窒之以惕中吉後戒之以終凶文王之辭猶孔子之言皆欲使民無訟之意也文王孔子即所謂大人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乾剛而坎險兩者相敵所以成訟此以兩體言也凡訟者有險健之才有險健之心則險

而健必不能懼中止或可無罪聖人示此戒者所以明君臣之分也
在五五亦陽故窒也然剛而得中故有孚剛來故窒二應
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以窒故訟以惕故不終訟所謂成訟而終凶者惟上
九當之耳凡訟之事固視乎訟者之爲曲爲直爲有孚爲窒惕乎聽訟者爲何如人
使其人爲偏私邪曲一流則訟事之以曲爲直亦意中事也此訟之所以不可不惕也今
聽訟者爲九五尚中正之大人可以訟矣故利見之然聖人仍戒之以終凶仍告之以訟
不可成者何也險健之風俗成則同舟共濟之誼失矣險健之人心衆則戚滿及溺之事
成矣自漢唐朋黨之禍以迄明之東林朝廷水火之爭聚訟不已國因以亡故曰不利涉
大川入于淵也訟也者其衰世之事乎乃知訟爲陰事淵亦陰地以險涉險必無利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荷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也按聖人於訟則戒其勿終於作事則
戒其謀始凡事誰之於始即所以清訟之原也君子之自訟亦然能慎於始則後無悔咎
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子之訟不爭其訟者而爭上教之不行
七爲之間蘇史減宗忿起於譏笑之頃　楊萬里曰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爻
競新功以邀賞賜仍食其舊而已不敢以寵利居成功故也曰從上吉即以无成申食舊
戒其謀始凡事誰之於始即所以清訟之原也君子之自訟亦然能慎於始則後無悔咎
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荷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也按聖人於訟則戒其勿終於作事則
大川入于淵也訟也者其衰世之事乎乃知訟爲陰事淵亦陰地以險涉險必無利也
有終以其陰居陽位當從陽也此亦曰或從王事先成而不盲有終以此可見訟之不可
終矣從上吉即從乾也
汪德鉞曰食舊德或從王事無成何也古人臣之新有大功德者加地進祿食舊德謂不
自居成功以奉尊王之素志程傳所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坤之六三曰或從王事無成
有終以其陰居陽位當從陽也此亦曰或從王事先成而不盲有終以此可見訟之不可
終矣從上吉即從乾也
汪德鉞曰食舊德或從王事無成何也古人臣之新有大功德者加地進祿食舊德謂不
競新功以邀賞賜仍食其舊而已不敢以寵利居成功故也曰從上吉即以无成申食舊
德之義漢高封功臣留侯願封留正合此義王渾王濬之爭功而訟於帝前乃欲居其成
者也其有愧於留侯遠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四失位剛而居柔雖欲訟而旋息蓋不安於命故欲興訟復就正理尚何有訟檢變也變
其險健之志而得安貞之吉也乾陽一惕開皆復於天理之正而安其性命之常所以前
雖失而後不失也
李兆賢曰虞萬成反爭爲讓其此意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正中也
九五以中正之德化爭競之俗爲聽訟之主也元吉有兩層以中正斷獄凡欲訟者皆利
見之以中正化民使民無訟初不永三不訟二四不克訟是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
志孔子所以於中正之大人有爭然高舜之思也程傳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夫大吉盡善
非使無訟之謂乎
李兆賢曰誅殛放流而天下咸服明德慎罰而黎民協中成周之聖王均足當之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以剛之極處訟之終理當不勝即或訟勝而得賞然或來之錫豈能長保故終朝之間機帶者三其象如是所謂終凶也求榮反辱咎由自取象傳言不足敬以示鄙夷之意

健訟者當屢然返矣

蔡虛齋曰以訟得勝古無錫服之禮炎酲只是取象象傳則實其辭矣蓋如東漢不義侯之類　諸理齋曰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

三三 坤上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卦言行師命將之道而愛民之意即寓其中觀於大象及上六之辭可知也蓋王者之師不得已而後動兵所以衛民非以擾民故師之卦無所謂利祗有貞而已貞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容畜其民者爲正暴虐其民者爲不正有桀紂之暴虐然後湯武征誅之有秦隋之無道然後漢唐起而代之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可以謂師貞之義矣丈人當從子夏傳作大人謂王者之師也王者之師以義動故吉无咎程傳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稱善也然則非大人孰克當之李鼎祚曰案

此象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臆云嚴莊之稱舉不師古匪說攸聞既誤違於經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按象傳剛中而應一語則知行師之道在乎剛中而命將之道在乎柔中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坤爲衆亦爲順衆行險而貨出於順戰國之時兵連禍結孟子曰定于一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然則柔者出師之本也剛也行師之用也此卦五陰而一陽一陽而爲五陰之所擁此大帥之象剛中之吉也然九二曰王三錫命象曰承天寵明言剛中而得應有六五柔中之君也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明言王者之師出有名不得已而用之有此柔中之大人而後剛中之帥可以吉而无咎也卦自剝來上來而二往也亦自復來初往而二來也陽在復爲長在剝亦爲長今在坎爲五震之長故爻言長子帥師夫長子則有君有父在焉復其見天地之心人君必自復其仁愛之心悉歸於中而後命將行師悉歸於正是卽不嗜殺人王者之師也王夫之曰師貞謂六五柔靜得中而不

競惟九伐之法道在正人之不正則命將專征非過剛而黷武也趙善譽曰六五以柔居尊位決非好大喜功之君帥師之權雖在乎將而興師之權實出乎君陳師鞠旅而興師出於不得已此六五之所以爲丈人而吉无咎也淪按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武子以爲丈人剛過太公近之不得稱大人張子之言是也然尚父鷹揚而有功以有文王柔中之君用之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與比綜皆一陽而五陰比五家爲鄰之象師五人爲伍之象故比爲輔而師爲衆也孔子釋貞爲正者行師之道以正爲貴王者有仁愛斯民之心有時不得已而行師所以正天下之不正耳卦言大人卽可以王之大人也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能以衆正是行軍之權在將帥而命將之權在天子也孟子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爲能以衆正可以王也剛而不中則暴而無親剛中而上無柔中之主以應之則將帥雖賢事多掣肘亦必不能成功毋乖金牌之召千古所爲嘆息也行險而順藏至險於至順之中必出於正此所以爲王者之師異乎孫吳之術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不能離水水不能離地猶國不能無民民不能無國也君子觀於地而知容民之道觀於水而知畜衆之道本此意以行師則無時不以安民爲心也刁包曰水出地下行兵自民間出其道不可易也後世兵農分而爲二于師之義何居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行師之始最重紀律如無紀律必擾民而殃民也否失律也臧善也謂戰勝而有功也無律而害民則有功亦凶也初六以陰居陽履失其位行師之初故聖人以失律戒之後世兵法之書每出奇制勝可謂臧矣而聖人不言者出師以有紀律爲正道是所謂仁義之

師也

郭雍曰漢武窮兵以討匈奴雖有獲焉而天下戶口減半非威凶與　汪璲曰武侯云有制之兵无能之將不可以勝雖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然未有仁義而无節制者故律爲出師第一義於初首發之重律也　楊萬里曰楚之亂次首之爭舟齊之潰亂臭之爭舍皆失律之師也初六師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之之初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爲師之主專將帥之任剛剛之才不患不及患其太過幸以剛居柔恩威並濟而能得中者也閫以外將軍主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必能勝敵而成功故吉而无咎亦如大人仁義之師也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能體其君安民之心成功以安天下其主信之其民懷之宜其爲衆陰所歸承天寵而王三錫命也萬邦之懷懷此衆民蓋將帥能懷其民然後民愿其君擧人譚譚推明六五正應之吉蓋承天寵之一言以見將帥成功皆君寵任所以立萬世臣道之大防俾握兵權而跋扈自恣者知所畏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初爲師事之始或失律而得勝三爲師事之成乃輿尸而得凶蓋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外柔懦而內剛很之徒敗則輿尸以歸宜也大謂陽也偏裨已敗主帥安得有功六三即五之所謂弟子六之所謂小人行師而用此輩是殘民以逞徒損國威也

郭雍曰昔禹之徂征也苗民逆命而班師振旅文王之命將也曰溥伐玁狁于西戎宣王之北征也曰薄伐玁狁于襄皆用中爲貴也用中故无過之可補又何必有戰勝之功而後爲吉乎古之仁賢之將率以安民和衆爲先恥爲孫吳小人變詐之技親殺獲首虜初无意焉其安軍場之功後世蒙其利而人无知者師卦所謂丈人之徒歟史氏既不能暴白于天下徒詩夫四夫悍卒與夫權謀狙詐之士以賓委巷之談議者悲之安得以師中之道發潛德之光哉　刁包曰程傳云他卦九二爲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爲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于事無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制勝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如此道理凡事君者皆當知之能明其義則韓信當以功名終李光弼不以憨憤死下至李懷光模固懷恩之徒皆免于赤族之禍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李鼎祚曰案六五居尊失位在師之時殷紂被武王貪於鹿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　程子曰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又曰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荀林父郤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郭雍曰此論興師之道非將帥之事也故雖鳴條之師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誓師明告其无罪而後舉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干寶曰大君聖人也有命天命也五常爲王位至師之家而變其例者上爲郊也又曰湯武之事按上六一爻居師之終行師之事舉矣大君之賞頒矣大君既受天命而爲天子從龍之彥或開國爲諸侯或承家爲大夫要皆丈人長子之倫而無弟子參列於其間蓋興師之始卽以小人勿用爲戒也邵二泉曰始無弟子終無小人沈起元曰按小人勿用程朱皆以有功勿用爲疑愚謂此皆三代以後之事三代以上征誅創業豈有販繒屠狗之徒而曰有功勿用邪說最當以正功者以紊正天下之不正而有功所以當賞也必亂邦者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小人則必殃民不論興師之初行賞之後皆當勿用小人孔傳之意深切著明與大學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意同皆聖人大聲疾呼之語有國者當知所戒矣

郭雍曰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爲三又曰教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紊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　吳澄曰國家用一小人則子不能孝其父加李圖輔之遊上皇是也父不能保其子如明皇讓楊泗之譖一日殺其三子是也兄不能友其弟如荀暢馮紈立武帝不哭齊王攸是也夫不能保其妻如敬宗暨立武后致王后之廢且殺是也用君子者反是故師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於既濟再致丁寧聖人之戒深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與師綜比樂師憂一陽之卦得位者莫師與比若矣比一陽居五得君位也師一陽居二得臣位也師言兵事爲凶爲憂比言親輔爲吉爲樂卦自復來一陽爲復二爲師三爲謙四爲豫五爲比是則聖人既復其誠心以仁愛天下用於師成於謙著於豫而至誠孚於天下及陽升至比居九五之位則羣陰輔之是故比者合羣之道亦君子羣而不黨之道要在上與下相與以誠而已坎卦五爲有孚四爲用缶比之初曰有孚比之有孚盈缶誠積於中之象也凡人生於天地間孤則散羣則強孤則危羣則安此卦羣陰類聚志同道合以上比於陽而九五一陽在上抱剛中之德廓然而大公以下比乎羣陰上比下則下有歸下比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渙有與則不獨比反乎睽羣反乎孤自古以來家庭里黨且然況天下之大可不知合羣之道乎合羣之道元永貞之道也元卽大善之謂永卽長久之謂貞得正道上之親下下之親上得此三者之道則无咎而其始則必相與以誠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盤謂水必親地地必親水誠之積中而發外相依而不相離也易凡言筮卽言誠卜筮之事以誠意通於神明蒙陽居內卦曰初筮比陽居外卦曰原筮原者再也蒙之九二象曰以剛中感初筮之誠而告之也比之九五象曰以剛中通再筮之誠而親之也坎爲不寧故屯之初九曰動乎險中宜建侯而不寧比之九五居坎而下比亦曰不寧方來方來者四方皆來也坤爲順互坤更爲順夫上憂下而比下保民以爲安也下親上而比上戴君以求寧也至於不寧之方皆來則坤順之義得而五陰比陽之象成矣上有元永貞之德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下亦通元永貞之誠如水之就下而歸之則亦无咎然而有不歸者是後夫也五之陽夫也上之陰婦也婦而比夫永貞之道不先而後其凶宜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朱子謂當云比吉比輔也王昭素謂多一也字按比盤親輔之義比吉者統全卦而言吉也輔加輔車相依之輔下順從者羣陰皆順從於一陽以其有剛中之德有可親比之道也剛中則實實爲誠信夫占筮之道以誠通於神明而人之所取信者也書曰若卜筮罔是不孚蓋卦曰未占有孚皆以占筮合誠信而言比之爲道以誠信爲本元亦稱始永亦稱終貞者貞固而不變之謂謂親比之道始終以誠而不變貞固以守之无咎之道也未得所比爲不寧今四方皆歸順不寧者寧不來者來矣上下應者以爻言之則二與五應以卦言之上卦與下卦應也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其義亦同後夫指上六凶者言羣陰皆就陽以求安而已獨後是以凶也夫初二與上皆以陰比陽初二吉而上凶何也上以陰處高乘剛而抗陽道窮則變而凶也二與五爲正應吉固然矣初卑而順上亢而逆初自復來上變則剝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依水水依地親密無間之象域中之有萬國猶地中之有水也先王所以封建萬國親

撫諸侯以諸侯合一國之民爲一羣天子親諸侯則合天下爲一羣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有孚信實也初六爲比之初首重信實不誠則無物不誠未有能比者也以誠比人罔无咎矣虞翻曰坤器爲缶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按缶者質素之器盈缶誠信之積中而著外也在外曰來非應稱他初近比二而與四爲應雖遥於五而終來比之有他吉者比於五而吉也
孚兆實曰孟子初至齊樂便諄諄以仁義相勖程子初侍經筵便殷殷以誠正進講可云有孚盈缶矣　楊萬里曰餘耳之光初隙未則如勿光周鄭之寤不由衷則如勿信惟誠始故克終惟誠此之誠故來彼之吉　刁包曰應準十七舉進上或勸其增年準曰吾始進身其可欺也此比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下卦爲內上卦爲外故六四曰外比之六二曰比之自內以六居二正位也以二比五正應也言親比之之道自內之中誠發出皆以正而吉也

程子曰易之爲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卦乃涉後因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數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汪璲曰二以中正自守其比之自內非枉道以干人汲汲以求比者比矣如舜發畎畝伊尹耕於有莘傅說舉於版築孔明居於草廬養高待聘是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本陰柔小人又承乘應皆陰爲比之匪人象匪非也二本中正而亦曰匪人者易隨爻取義變動不居餘可類推干寶曰爻失其位辰體陰賊有禁之象也按三應上六上六无首而三比之此無父無君之賊而與之爲羣黨而窓也傷字作損傷解
楊萬里曰物以相親而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離睽同梱困不謀仲尼陽貨皆戒于親非其人也上六以无首而凶矣六三與之相應而相比非其人也能無傷己乎　刁包曰佝嗅之比曹操蔡邕之比盖卓蜀宗元之比王伾王安石之比呂惠卿皆其黎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二言比之自內六四言外比之皆比五也五是剛中之賢又居君位四以正比賢以臣比君是以吉也干寶曰四爲三公在比之象而得其位上比聖君下御列國方伯之象也楊萬里曰六二六三皆非已之應也初六已之應也而遠也故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下從而內比則將誰親外比與上而已九五賢而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臟一世而無鄰事一人而无二者與可謂貞吉矣推陳之窓立而爰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從之者吉逆之者凶故曰顯比夫顯明比道之前何大公無私而已五剛中正位比道大成名雖爲比其實周而不比至而不黨也行天子三驅之禮而失前禽則顯其仁邑人不誡則顯其信逆者舍之六三上六是也順者取之初六六二六四是也易以正中取義五處中正之位行中正之道上六爲前禽背已之人在師則執之在比則任失之坤衆爲邑天下之人皆如同邑之人不待告誡而朝夕相比焉王者開誠布公與天下相忘原无心與之比去者不追來者撫之是上能以中正比下下亦能以中正比上也
楊萬里曰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也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舉國而舍不去成湯征葛而怨後予則不令而趨於令聖人何心哉　陳世鎔曰坎五一陽據坤之上爲國體仰樂於親隋康誥之稱文王顯民靠造區夏者也故曰顯比又舍逆取順毛詩車攻傳曰田不出防不逐奔走成湯祝網曰不用命者入吾網是皆謂來者取之去者舍之也　陳洪冠曰洛邑頑民尚歷三紀越裳獻雉予以指南可得聖人取舍之意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陰以陽爲首上六處卦之終不爲人所比而所應者六三被此皆匪人而已結黨營私何所不至雖九五之上而不比於陽是後夫也是前禽也雖聖主舍之而不誅然爲臣而無君是无元首之象而甘心爲叛逆之徒也未嘗不倡合羣之說以惑人然背公營私翕翕

此蔽其蒸亦始合而終離勢必失所依附无所容於天下之間故曰无所終也其凶可知
突歲朝曰迷失道故无所終也朱子曰以上下言之則爲无首以始終言之則爲无終
胡翰元曰乾无首比亦无首乾剛而能柔其德實龍比則才不能高人又不能自卑以從
人奚敢攖乾加慕容非有什伯人之才而欲爲人主其凶必矣

三三乾下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謂陰也畜止也養也小畜陰畜陽之義也夫柔之能制剛弱之能勝強蓋蔵易四千三百言必言之詳矣文王當紂酷虐之及其演易感時事以立言見乎乾下巽上爲小畜之卦喟然嘆曰此正今日自我西郊之象也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其時其位其情其勢使之然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朱子曰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是朱子亦以時言之爲文王與紂之事也柔弱何以能制剛強六四一柔得位上下五陽應之陽爲陰所止此以位言之也畜柔不得位將受制於剛而不能動豈能制剛陰爲臣道妻道四臣也五君也下之三陽剛健而欲進四以巽順之道行乎其上彼剛健者不之忌而聽其畜在其上者亦不之疑而聽其畜必其巽入之柔有以得其情也四曰有孚五亦曰有孚志合情投故畜之也易以柔道止三陽之健進而上之二陽皆爲陰用因以成巽入之功此以其情言之也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卦自姤來姤一柔進而上行至四得位乾下而上遇巽上而下入六四適當其際因施其節止之功而牧其畜養之效則又勢使之然也是故亨者陰之亨也以柔弱制剛強而亨也卦有巽體兌備三陰之卦密雲之象密雲者兌澤之氣上行也陰陽和則雨今陽尚往而陰未施醞釀輕微方在畜積不雨之象自我西郊朱子之解甚的總之此卦爲陰畜陽爲柔制剛之義易義所包甚廣以臣畜君乃其一義文王柔順之德誠敬積中可以格君心而不能沛西郊之澤即卦德以言入事故謂雖有亨道然志行而施未行也文王止於敬而周公知其誠特於四五之爻著有孚之辭於是誠敬之事傳之孔子而道益明而柔弱制剛強之理則老子之書闚發之而更顯蓋醞藏易義今已失傳周易只現一鱗片爪未能窺其全也郭雍以畜天德言謂陽道過盛以陰畜之亦有至理而諸儒泥於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之說每有解之未當者不知爲剝爲否陰乃害陽以陰爲小人乃易之一義不可全泥即如天陽地陰日陽月陰則何君子小人之有毛奇齡謂此卦仍是陽畜陰一陰居衆陽之中爲其所包藏而

槩止之更失之遠矣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周易以乾爲首尊陽而卑陰自乾坤以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用事至小畜方見巽之一陰用事卦自姤來四來初往也又至夬來四往上來也一巽二離三兌皆陰卦姤之初爲巽陰夬之上爲兌陰小畜兼互離兌三卦正居巽位兼互離兌之陰以一陰爲主而用事自姤初上進至四而得位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此一陰也又進至五則爲大有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矣小畜之得位未得尊位也故爲臣畜君之卦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小畜巽在乾上以一陰畜陽巽爲陰卦畜之力小能畜而功未成故曰密雲不雨又曰施未行也大畜艮在乾上以二陰畜陽艮爲陽卦畜之力大能畜而功遂成故曰利涉大川又象曰道大行也要之大小雖不同皆陰畜陽之義也乾健上進之陽畜止之不易必如文王柔順文明之德巽而易入乃合大象君子以懿文德之辭然後爲柔得位也是以上下應之應其誠也惟二五剛中有誠實之德斯六四以柔中虛已之誠得以巽而入之志行君與臣合志而可行也志行故有孚之義尚往指陽之上進而言夫雲行雨施當在陰陽已和之候今乾健上往巽入之陰能畜之耳是密雲不雨之象也自我西郊明其自我畜之也然西郊徒望雲兒未霑雨澤是志行而道未行故曰施未行也雖然小畜之極成爲大畜故上六曰既與既處小畜之六四遂爲大有之五大有柔得尊位其文明之象勝於泰卦及是時也柔弱制剛強之道以成先儒謂文王志在明夷道在小畜洵不誣也當羑里演易之時王室如燬澤不下逮文王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若不實陽而實陰焉是亦天王明聖臣罪當誅之意也然則內文明而外柔順謂爲文王之健而巽亦可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喻教化之行行於天上而未於地下是小畜象也懿美也修美其文德以待教化之所謂則修文德以來之也

陳洪謨曰修教號令文誥之順也禮樂法度文治之盛也要皆以德宰是故動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四以陰而得位初與爲應先爲所畜然以陽爻而在乾體雖有上行之志知幾不進自復於道何有過咎予謂陽之在初其動甚微小畜之時知其不可輕進而歸於道是不遠之復也故能轉咎而爲吉　顧懋樊曰卦以畜陽爲義爻以自立不畜於陰爲道初雖四應而體乾得正所謂必不由他涇進者惟无可咎故吉　李兆賢曰主爾子聆則衛卿可得孔子曰有命何等嚴正若蔡中郎因董卓而通顯不惟有咎而近不吉　汪烜曰此爻重自道二字我行我道於彼何與明薛文清公於金瑛王振似之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勉强之義亦牽連之義九二漸近於陰爲陰所畜然剛而居中上又無應初既以剛正而安然自復於道二亦以剛中而牽連勉强以復於道道既在已是亦不自失也故吉　李兆賢曰宋之韓范富歐陽當日雖被朋黨之名而俱能得位行道要皆牽連而復耳　胡翩元曰如陶侃之於溫嶠許遜之於張巡皆牽復而不失者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重剛不中迫近於陰志在躁進爲四所畜而不能進有輿說輻象又以志剛心不能平陰陽相爭有夫妻反目象夫三之重剛自處不正安能正其室乎夫妻反目是夫之過非妻之過也

楊萬里曰九三過中則不正過剛則不和不正而昵于六四愈不正也昵于彼必制于彼愈不和也不正則不可行于妻子故夫妻反目之象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襲其夫之剛而昵于妻之爻其始相昵其終必受制蓋身之不正則不能正其家也非家罪也漢成帝嬖趙后而制于趙后始于腐柱之假唐高宗嬖武后而制于武后始于聚麀之汙豈惟夫婦君臣亦然二世之于趙高明皇之于祿山是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巽體中虛今乃有孚而中實蓋四爲畜主陽從陰化故謂之小畜有孚者中虛之誠爲九五之所信也以一陰而畜衆陽其力甚微其任甚重然天下惟至誠可以感人其得以傷害去而危懼免者懇此有孚之誠至誠則金石爲開而況人耶上合志者言四與五皆有孚志同道合然後小畜之道乃成夫以小畜大以臣畜君其憂傷恐懼之意無時或釋乃得无咎蓋必惕出而後血去也孟子曰畜君何尤此之謂也

李兆賢曰狄梁公欲去諸武必須得張柬之等其此象乎　陳洪冠曰蓋由化其血氣之私而通以性情之德加以惕若之蓋而益深敬止之忱此文王所以終能悟主也又曰出羑里之厄而罷弓矢之錫脫待罪之苦而邀方伯之榮非實有結契於中胡忽不聽崇侯之譖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四以至誠畜君君亦以至誠應之中虛者誠之本中實者誠之質故四五皆言有孚攣如固結之貌富即實也至誠所積充滿無間謂之富四爲卦主五以君位而稱鄰蓋云臣哉鄰哉以君而助臣所以稱鄰也此爻小畜道成陰陽和而成雨之象九五爲六四有孚所感亦誠信攣如蓋柔弱制剛强之道於以成矣易凡言富以鄰爲廣施之象郭雍曰此明畜之君道如大舜善與人同取諸人以爲善者也易言富以其鄰者乾之象也不富以其鄰者坤也乾大也坤齊也　汪瑗曰此象所謂剛中而志行者也九五居尊與二相求其攣如也非昵比之私情以剛中之德相孚耳五君位也君位而僅免爲陰厄猶天子而幾戡禍亂何吉之有富言其盛也唐之憲宗以之代德之際藩鎮陸梁憲宗初年與裴度杜黃裳韓昌黎協謀專制遂使承宗歡手淮西悉平非其心之孚攣力之富厚何以濟之而朱子乃不取程傳何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得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居畜極畜道已成不雨者既雨矣尚往者既往矣說輻者今爲婦矣反目者今爲婦矣小畜之亨亨以此也易窮則變若陰進於上則爲剝月幾望則陰將盛也婦貞厲陰過則危也疑其陰之過於陽則與四五之有孚志合相反不能不以陰爲小人矣坤之上六曰陰疑於陽必戰與乾之亢龍有悔同於卦終卦外言之非此卦之正義也此卦以陰畜陽凡臣畜君婦畜夫之義均在其中而畜道已成則於上而有所戒既和則當止君子征凶所以戒陽也慄乎尚德之載則無顛覆之虞矣月幾望婦貞厲所以戒陰也以小畜大固非交孚同德不可四有血去惕出之戒況盈滿則更有所疑其不慎也可無戒乎又按下之三陽皆有自反不輕進之意有似於陰之不能畜者爻本各明一義上九之戒是亦

應有之義也

順炎武曰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任姒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剛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陷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欲爲不可言也上之既雨猶高宗之武后也　汪璲曰疑即坤文言陰疑於陽之疑敦本澄源辨之安可不早如音之六卿魯之三家始以純臣之節而倚之其漸遂至於專而莫制有所疑也之義擊人之患後世至矣

三二三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禮也程傳訓踐訓藉以上下言之本義有所踐而進以前後言之於尾字爲切此卦以一柔進退履衆剛亦柔弱可制剛强之義也夫人之步履推行而襪利者莫如禮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何以言之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而行禮則無往不亨虎不咥人是天下至凶至惡之人惟禮可以服之而乎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莫善於禮也卦自姤來三來初往也亦自夬來三往上來也姤夬兩陰推易之只一柔而上下環

列無非剛也乃初與二之在下者固爲我所踐履乾三爻之在上者亦爲我所履履皆有履虎尾之象夫一爻在中上下步履而皆安實有以柔馭剛之道焉上乾而下兌乾剛也而以兌柔化之禮之用和爲貴也上天下澤辨卑之分未嘗不嚴而必有和悅之意行乎其間此心之太和直與乾之太和相應故曰履和而至而禮爲天理之節文使之無過不及也此卦上下五剛一柔適當其中所以節剛之過而文之也中互離爲文明之象文之而後能節之孔子因上天下澤之分特著九五剛中正履帝位之言而又恐剛之過於剛也又著不疚光明之訓光明即離之光明也九五變離離陰卦也此剛濟以柔之義也卦亦自夬來周公於九五爻辭曰夬履貞厲以九五之剛當常存危厲之心若蹈虎尾然能不疚而光明剛濟以柔故孔子曰位正當也不獨此也此卦以六三一柔爲主自姤之四爲陰畜陽自姤之三爲柔履剛以卦變言之三變爲乾周公著武人爲于大君之訓孔子以爲志剛皆恐其剛而不能柔也又上九卦終則變剛化爲柔則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由是言之而履之爲履可識矣且夫乾之健爲龍乾之剛爲虎彼履虎尾何異於批龍鱗哉周易之與當文王囚於羑里而演易視於履以一柔而履乘剛喻言狀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按素履往无咎與曰貴无咎之義相

似又君子平生所學皆在於禮禮以實楔爲本踐履篤實其所蓄積然也故非禮勿視聽言動持此以往則有何咎獨行願者特立獨行不願乎其外者也呂祖謙曰言人當事事守初心不爲地步所移此最教人出門第一步

郭雍曰孔子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素富貴貧賤之道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孔子之素履也　來知德曰素履即中庸素位而行意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是也　胡翬元曰楔卓玉食陋巷廟堂皆素履也爰里不自求白而繁群明易乃眞素履又曰无此願力則素而不往乃沮溺輩也无此獨行則往而不素膠磷涅緇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大道無不坦坦幽人履之則吉以其守禮而正也世人之趨入歧途者衆矣二居中處說上無應系寬裕得中無世俗之事能亂我心得幽人之正者也

楊萬里曰九二以陽剛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進爲而行其道蓋坦然而無難矣然猶守之以山林幽獨之操可謂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

簞瓢捽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張良近之矣　汪瑗曰先儒訓幽爲幽隱竊謂非也雜卦傳曰履不處也則履之主行也明矣言二之幽貞非欲其退處巖穴也率吾坦坦之履道與民由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有所主不自亂也若主幽隱說又何不自亂之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易有卦吉而爻凶者此類是也六三以陰居陽能視能履者也然以一柔介五剛之間能視而眇能履而跛故以一卦言之說而應乾履虎尾不咥人亨以一爻言之則才柔而志剛失位而欲行履虎尾而受咥人之凶矣聖人著武人爲于大君之戒謂其志於用剛不知志於用柔也武人志剛務進越禮犯分竟履天下之大危思擾天下之大位自欲爲虎咥人而不知其履虎尾而受咥亦愚甚矣凶莫大焉嗟爾武人亦知世有見無礙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乎毋謂志剛即可以得志也

朱子曰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方東樹曰易曰眇能視跛能履能履俾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即此能字之解言其不能而不自知而自以爲能也歷觀古今童惛而自趨凶地莫不由於自謂已能蓋自焉稷張溫呂壹鍾繇所不能免而下盜不得者無論矣推其所以致此者皆爲不思忠不小心而又不盧衷徙以矜才恢傲陷於死禍非關命數故曰凡人有三死而不可謂之命　蔡清曰大凡臣事剛君及同僚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處者皆是虎尾或仕進及一切事爲有危機所伏處即是虎尾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逼近君位以陽承陽履虎尾者也何以能終吉以其愬愬而以禮事君能謹慎恐懼也履道尚行雖履虎尾而不敢不志於行惟行不越禮可以免矣三才柔而志剛四才剛而志柔故咥人之凶六三當之不咥人之亨九四當之愬愬者書所謂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

楊萬里曰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若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酒感而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

王方慶之一對柔順之服剛暴速于剛暴服剛暴矣　郭雍曰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哉此聖人啓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爻項毋儻面克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羑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履從夬卦來夬剛決柔也兌乘權則爲履乾乘權則爲夬此用剛之過者不知履帝位即是履虎尾不用六三之柔以濟其剛而貞固以守其夬履之剛則貞如厲履尾虎之危矣象言位正當者六三之位不當故至於咥人之凶九五位正當亦受咥人之凶爲可惜也無他欲以六三之柔止其剛過耳

朱震曰九五其位正其德當而貞厲者剛天德不可爲首也九五履乎正位當用六三之柔濟乎剛健而說決而和斯可以履天下之統矣人君不忍乎无威忠乎剛過不能以柔濟守此不變危厲之道兌爲決三五相易成夬故曰夬履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諸爻無應惟上應在三三先覩上上亦覩三故可覩履而考其祥善也卦終則變上之剛
旋而爲三之柔大善之吉也夫人之行禮當謹於始尤當慎於終覩其所行之始終以考
其善惡鵲巢者其周旋動作始終無不中禮則善且吉也　虞翻曰三上相易故曰其旋
虛氏曰王者履禮於上則萬方有慶於下　來知德曰覩四覩而詳審也朱子曰擇地而
蹈折旋蟻封考祥其旋卽履虎尾之法无虎而覩之有虎心注於目目顧其步則事實安
頓處處皆吉　汪德鉞曰古者卜人吉凶多於動作舉止間決之循繩而走其後必有違
人鼻註而高其敗決於先事履之終繫以此詳蕙深哉　李光地曰如覩舜所履之克諧
烝乂卽考驗其有位祿名壽之祥文王所履之止慈止孝卽考驗其有燕天昌後之祥

三三　坤上　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極治之天下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或以陽爲富爲實以陰爲不富不實而常以
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小往大來卽陰往而陽來小人往而君子來也朱子曰泰正月之卦
卻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夫

天本居上地本居下而泰則乾下而坤上此天地之用也亦猶火本炎上水本趨下而既
濟則離下而坎上此水火之用也邵子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萬物通故吉亨胡炳文
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惟泰卦爲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
數適相等然後爲三陽三陰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之卦凡二十而否泰適居其先
故卦辭猶以往來言淦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孔子之言道也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
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周子作太極說以形容陰陽動靜之妙也誠以太極理
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道之有陰陽天得陽之氣而爲乾地得陰之氣而爲坤只有動靜
之異本無先後之分而太極圖以陽先生於陰似與孔子之言太極生兩儀者不同而與
履藏首坤之義合其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先言陰而後言陽然亦錯綜其文如乾上九
羣龍無首卽無始之義大約陽不離陰陰不離陽循環而爲終始天地得之則天尊而地
卑四時得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矣然陰陽未動之時亦只爲靜當靜之時亦卽爲動
皆成於道實無先後之可言也若剛柔則言其才健順則言其德而以陽爲大陰爲小則
就天地之形言之也以陽爲君子以陰爲小人則卽人事言之也夫乾坤之爲陽陰卽坎
離之爲水火以陰爲小人者以其能剝陽而言然人身之有水火水盛爲病火盛亦爲病
謂火爲小人乎水爲小人乎又如朝廷水火之爭謂水爲小人乎火爲小人乎今人咸謂
陰柔之輩陰險之性爲小人不知小人亦有陰那陽惡二類大亂之世盜賊滿天下則智
強悍勇健之小人也若安分之良民則皆柔弱者也總之道之爲陰陽猶才之爲剛柔德
之爲健順只有陰陽相濟之義不可偏於剛偏於柔無所爲陰害陽陽害陰無所謂大小
無所間君子小人也大小之名起於人類之不齊蓋人之名起於天地之尊卑君子小人之
類雖多君子小人雖之奚有始爲小人而後爲君子者易開遷善改過之門則君子之可
也有始爲君子而後爲小人者一失足而前功盡棄賢者則小人之可也惟天下之大只有君子小人二類猶天地之道只有陰陽二類不能不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
也然九二曰得尙于中行六五曰中以行願泰之爲泰實有賴乎柔中之君與剛剛不富
之陰然後剛柔相濟而泰以成程子曰否初六曰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
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無常云云此亦學易者所當知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
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聖人以兩言洩天下之祕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又以兩言爲萬世之寶
鑰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蓋泰者通而治也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心交交則君臣之
機達矣此以明天道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交則君臣之德合君民之情達是上
下之志同矣此以明人事也大抵不交則不通不同則不交大乎交哉其至治之寶籙龍
宮之祕方賴然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不知幾千萬年而逢此極治聖人有余生也晚之
恨徒慨想乎唐虞之世而已內陽而外陰以卦之二體言卽小往而大來也內健而外順
指卦才而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卽天道以明人事蓋天道內陽而外陰卽人事之內君
子而外小人也陰往而消陽來而長卽小人之道消君子之道長也此蓋陰陽邪正外內
消長之機亦卽古今治亂之大源聖人不憎洩天地之祕以昭示萬世也吉凶利害得失
存亡其精微之蘊如是然則易也者豈僅爲卜筮之書哉

楊萬里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訟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之世乎畜
履書契禮法之世乎泰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以往一治一亂治少亂多秦豈可復哉

薛瑄曰余讀泰否二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嗚呼登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其言深得大易之旨　王廳麟曰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皐伊而不仁者遠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成輔相以人事助天地也不言君子而言后是聖人而爲天子者朱子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蔡淵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勢所趨言按聖人參天地贊化育變陰陽而三才之位備其未泰也則經綸於草昧之初其已泰也則思持盈保泰之道焉

楊萬里曰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蔽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繇寡違乎旒纊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爲道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句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天下之治首在用賢一大賢進則同類之賢皆進若拔茅茹而以其彙牽連以得此君子

道長之時也茹根也彙類也志在外者志在外交聯臂而出不容退藏也拔茅連茹三陽同升應三陰翩翩其鄰之義所謂交也劉尚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進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拔外卦四曰中心願也五曰中以行願也與初九之志在外有同心焉所以爲上下交也

王廳麟曰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孔明進攸之禕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已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遏宏石之惡秦曰拔茅漸曰進以正　朱子語類云以其彙屬上文皆見郭璞洞林亦如此作句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陽剛中正居大臣之位上有六五爲正應君明臣良主治泰者也夫治泰之道不一而四者爲先一曰宏其量大臣休休有容君子則登進之小人亦陶鎔之法舜湯之胸臯陶伊尹不仁者遠小人亦將革面洗心而爲君子矣故常法乾之天用包荒一曰毅其力泰治之世易即因循有勇於任事之大臣出輒躬擐瘁死而後已乃可以保泰持盈耳故當法乾之健用馮河一曰搜遺佚山澤之賢皆羅致之近者可知天下無遺賢即天下無廢事故當不遐遺也一曰戒朋黨君子與君子爲朋小人與小人爲朋朋不應亡也然大臣進退天下之人材初九引其類所以朋共濟九二亡其類所以示大公合天下之賢不皆治以一嵇則黨錮之禍無因起矣故當朋亡也尚如尚主之尚配合也中行之君謂五也所謂交者九二上應乎五得尚乎中行之君六五下應乎二亦同帝乙歸妹之吉

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

乾道坦而平所以泰也陰道險而陂所以否也泰不可常三已過中無平不陂之象嗚呼泰必變否君子觀於平陂往復之理可不預防之乎必以艱苦自處以貞固自守乃可无咎勿恤之九三固能乾乾夕惕雖危无咎者孚信也能艱貞則人皆信之可勿憂恤矣泰之上下之交可不以信乎又三與上交爲泰之終三言無平不陂上言城復于隍泰終則否猶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循環理本如是而保泰之道惟有勉爲其難以正自守而已君子於此有不容不戒懼焉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鄒雍曰艱若周公之无逸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斯无咎矣又曰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　李兆賢曰幹濟在艱貞二字脈力在勿恤二字武侯佐後主其鞠躬瘁慤艱貞也至云成敗利鈍有所不計則勿恤矣李綱趙鼎佐南宋亦具此心腸　汪烜曰艱貞如禹謨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也此中有儆戒无虞之意有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多少事業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陶伊尹不仁者遠小人亦將革面洗心而爲君子矣故常法乾之天用包荒一曰毅其力泰治之世易即因循有勇於任事之大臣出輒躬擐瘁死而後已乃可以保泰持盈耳故夫所謂天地際者合三與四言也不富失實皆指陰而言三陰爲鄰四爲近君之位不富

以其鄰者三陰下交於陽似飛鳥翩翩而下亦若三陽之拔茅連茹也不煩告戒而上下相信盡皆出於中心之誠交泰緊繫實在于此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觀象曰交泰之義于四五兩爻發之　沈起元曰按此爻說易者泥于象辭往來二字遂以陰之下交爲害正之象夫象主成卦而言爻主時位而言成卦主大小時卦則主上下爲泰之時其道貴交故陽本來也而彙征得尙則皆以往爲義陰本往也而翩翩歸妹則皆以來爲義此六爻之往來正所以爲交泰也不然上下不交何以明泰苟于四而遷陰之來亦將于初而遽陽之往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陸公紀曰五以柔在上帝女之象下配于二下嫁之象按乾鑿度以帝乙爲成湯毛奇齡以爲紂父云左傳微子爲帝乙元子實有其人易稱高宗筮子同一例也二言尙于中行之君五言帝乙歸妹爻辭特借夫妻言之以明陰陽交字之義耳以祉元吉者受福祉而大吉非一人之吉而天下之吉也二五皆得中故可同其志行其願以成泰治之功也

乾鑿度曰孔子曰泰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

之宜立教戒之義也至於歸妹八月之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之嫁妹　焦竑曰治泰之事九二主之六五獨享其成故二爻言事而不及福六五言福而不及事尙如舜尙見帝歸如帝女釐降其文如此　刁包曰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于齊侯亦執婦道咸蕭雍之德後世尊君抑臣至謂列侯尙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陰陽之位逆矣无他不講于帝乙歸妹之義故也古者優禮大臣賓之師之坐而論道往往成泰交焉自泰而後君日尊臣日卑禮貌益衰情志益隔欲望天下之泰難矣无他不講于帝乙歸妹之義故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六處泰之終陰盛陽衰紀綱墮矣有城復于隍象雖欲用師烏得而用號令不出國門惟有自邑告命而已九三可以艱貞无咎蓋人皆信之六則雖貞正亦可羞吝蓋人心已去人不信之也不能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傅言城復于隍以見天命靡常非告命所能止亂也王夫之曰隍城下之溝無水者城傾則土復歸於隍上六陰處高危其勢必傾陽萬里曰泰之過極則有君弱臣强不倒而和之象故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所以戒

臣之剛也上六城復于隍所以戒君之柔也城之所以爲城者以有文也城反于隍君道圮矣上下之命能无亂乎觀此則宜戒于城隍未復之時也不言凶者何哉泰有持守之道故也　顧炎武曰泰之上六政教凌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翬帥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保泰者可不預爲之計哉又曰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

三三坤上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隔塞也與疾痞之痞同義天氣上而不降地氣下而不升於時爲否匪與非同否之匪人非人類之天下而禽獸之天下也程子謂非人道也夫非人道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豈非禽獸也哉有以不利斷句者謂天下之人皆不利也君子抱道於身不容於世自然不利而彼小人者邪說暴行惑世誣民墮綱常毀名教無禪義無廉恥爭攘奪利侵壞不靖馴至臣弒君子弒父覩然面目直伺彼毛載角之倫卒亦身死名裂滔臭萬

後人也否卦先言人而後言天其蘧若曰否之所以否者匪人成之也無父無君之言一二人倡之千萬人和之無父無君之事一二人行之千萬人爲之於是天地閉賢人隱大往小來君子外而小人內君子不利而小人利卒之懷利相接彌野上下不爭不厭而小人亦不利焉故有人如無人也有家如無家也有邦如無邦也邦分崩離析君子憮焉用夷變夏君子憮焉蘧然君子不以不利而或改其正也言吾正言行吾正道留正氣於兩間縣有反否爲泰之一日也是故洪水之天下大禹治之夷狄猛獸之天下周公治之亂臣賊子春秋之天下孔子治之歸於楊墨仁義充塞戰國之天下孟子治之君子不利君子豈敢不正誠抱吾道以守先待後可也黃道周曰致否者小人而生小人者天也否極泰來者天而四天命者人也天與人常相因焉治亂所以異也然天時不能皆治而無亂其於天人之理能識之矣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之彖辭與泰相反不曰其志不同而曰天下无邦者人固非人國亦不國也不曰健順而曰陰陽之位剛柔之質言以明君子小人內外消長之道而已郭雍曰天下所以爲邦者以有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上下不交則人倫之道絕謂之无邦可也　楊萬里曰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彖者匪人一用何遽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爲墟天下无邦則舉國家而爲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秦亡於李斯上書之日漢替於張禹歐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地皇之塗炭何必見而後悟哉又曰不交之病非一君臣相猜猶不交之外也德宗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此耳不交於目也二世笑趙高之鹿爲而信其言以關東盜无能爲此目不交於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否可知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否則賢人隱易之義也儉不豐也君子之德豐則文彩外發聞望顯著欲避難也難矣君子儉損其德如括囊之無咎董小人陰險之性無有不害君子者君子所以韜光晦迹於山嶽水涯之間不可得而榮不可誘以祿也楊萬里曰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可避天下不可避之難節之不忍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羈之所隨唯不可榮以祿則免

以待上之使令亦是所以報不報之恩豈必進爲而撫世哉

郭雍曰先人曰先大夫有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愛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義也卦象以內爲小人而爻以初爲君子伊川所謂隨時取義變動无常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難豈忘君者哉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蓧之徒聖人无取焉　袁燮曰易之否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當否隔之時賢者在野貞固其守而心常存乎君此則考槃之碩人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以陰居陰又承乘皆陰是極陰柔之小人以包容羣醜承順其君爲術九五信任之居否之世而據大臣之位故小人以爲吉君子以爲否大人卽君子也然身否而道亨以其不亂於小人之羣故能不受小人之害也夫君子居亂世豈肯枉道以來合哉不亂羣者君子之於小人視如鳥獸之不可與同羣也

揚萬里曰六二以柔弱之資居大臣之位下則並包羣小而爲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國忠得銛載明皇逸欲之樂當是之時羣心相慶可謂小之勳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堅其權如林甫縱明皇逸欲之所隨唯不可榮以祿則免

人吉矣爲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則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貞愈獨吾愈道
矣卒歸翠小也　郭雍曰不亂羣者如鹿鵠鳥雀必不可同羣怕爽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羣人言是也　胡翰元曰荀曠蔡邕未識六二之義者也小人害君子其鬬小至小人
欲用君子其鬬更烈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乘居陽位不知體義靡恥凡可羞之事皆冒爲之又以柔包之不辭此陰險之小人
其中未可測也故稱匪人如胡廣馮道之流是矣无剛而處三五同功之位故曰位不當
不言其凶者易不爲小人謀也

陳世鎔曰由初之專事容悅積而至三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包羞所謂笑罵從他笑
罵好官須我爲之者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此復泰之始也命豪天命君命言九四以陽剛之資抱濟否之才居上卦之初力持於陰
陽交戰之衝非有天命者不可以濟事又逼近君位功高易於取忌若動作皆承君命而
行者君子濟否之志至是而可行也

楊萬里曰濟否在君子主濟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子有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
无濟否之命則爲陳蕃爲曹爽爲建甯王侯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爲魯
昭公爲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爲文宗爲訓注
行者君子濟否之志至是而可行也

楊萬里曰濟否在君子主濟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子有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
无濟否之命則爲陳蕃爲曹爽爲建甯王侯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爲魯
昭公爲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爲文宗爲訓注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者人依木旁取休息之義九五陽剛中正之大人得位乘時可以休息天下之否者也
謂爲否亨之君子今爲休否之大人時不同也其亡其亡者警戒恐懼之辭世亂復治由
否而泰然民心未定邦本未固如以國家之大繫於苞桑之小未煲於磐石之堅固也不
曰否休而曰休否歸諸人事而不委諸天運也位正當者有是德居是位休否之功非大
人而誰與歟

鄭康成曰猶紂囚文王於羑里之獄四臣獻珍異之物而赦免於羑繫於包桑之謂　程

子曰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曰其亡其亡畢人
尤庶幸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勝敗也　楊慎曰今之解者以苞桑爲固結之喻非也苞
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陳亮公牧復河北後論稚兵狀有
云邦之杭矣繫繫聯聯若苞桑焉旋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居否之終否極則泰天道然也傾者如傾水至盡否去而泰來矣言傾否而不言否
傾當以人事濟天道也否道未傾之時是先否已傾之後則人心皆喜也言喜而吉亨可
知何楷曰則字要歸到人事謂否極則喜忌所以傾之何可使長否也正資成於人之意
愚按後喜二字正天有傾否之心人成休否之功天下皆喜孔子寫到否終則傾二語必
有喜色也蓋若曰安得吾身親見之耶

楊萬里曰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剛剛其喜而不敢先焉如此則否
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焉異開願陛下无亡於河
北時小臣不敢亡巾車之恩郭崇韜謂无亡戰於河北之時當使煩暑生涼得否之九

五上九之義矣　汪璲曰試稽自古治亂之故離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漢王
然漢之爲唐中幾百年唐與宋皆三百年而亂生然唐之爲宋僅五十餘年宋之爲明中
亦不滿百年國祚之短長有殊豈非人事之得失有異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聖人理想中大同之世也天之所覆皆地也地之上皆此天宇四乘之野也同人于野大同之景象也上體乾此人人之天人人得而同之同於人即同於天矣下體離離爲文明之象相見乎離是此文明之國人人皆見之人人欲同之也離居內國在中也乾居外皆外國也離中虛有舟虛能載象上載三陽皆航海而來故曰利涉大川利莽富國强兵之謂君子貞者君子所謂正亦有仁義而已矣此謂圖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即同人于野之道也地連天際爲野聖人之道可配天地同乎人人者即同乎人人之天地所謂大同也體運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此大同之世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爲公之天下是謂大同非小康可比矣自天視地則地爲髒野以人同天則野皆同人此同人于野之所以亨而大同之世亦可想像而得之也此卦六爻以國言不以君臣上下言諸註說皆未見及此惟王弼上九註云凡處同人而不秦焉則必用師矣不能大通則各私其黨而求利焉楚人忘弓不能忘楚愛固愈甚登爲它災按王注其合易旨孔子家語弟子好生爲云孔子聞之曰惜乎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弓人得之何必楚也是孔子之意無有國之見存所謂其志不大者惟君子之志大故能通天下之志是之謂大同

郭雍曰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才无不同矣聖人名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聖人體行人道而其道未嘗不同天者蓋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爲大故也故爲君臣父子爲兄弟夫婦朋友至于臨民爲政處己接物凡有見於外者無非欲底同人之道子思之所謂盡性孟子之所謂盡心其說一本于此然天

同得地球之人是以謂之同人也老子柔弱勝剛强之義即從此出故曰夫爲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文明以健是文明而以剛健濟之也中正而應謂九五中正從外而應內也其所以利涉大川者因得乾行之健而同人之功成因得君子之正而同人之順得何也惟君子惟能以其正正天下之不正故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焉其不正者化而通焉九五其志正者也九三九四其志不正者也同人之志通則無不正者矣泰卦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惟君子惟能通天下之志則泰交已成上下無不交而通也即中外無不合而同也是非大同之世乎

虞翻曰旁通師卦巽爲同乾爲野師震爲人二得中應乾故曰同人于野亨此孔子所以明據表徵師震爲夫巽爲婦所謂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言人耳

朱子曰程傳說通天下之志極好云文明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毅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　郭雍曰同人之成卦以六二一陰爲主固同人以成卦言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此言君子之事業也予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贊物之性可以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夫盡人物之性則盡

同人之道也蓋同人之道期同天而配天矣故貴化育參天地矣如是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乎通天下之志則人物之性盡矣　楊時曰列子云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相得而後和則和初非同也合異以爲同者也如是然後爲大同若夫各以其類而同之則所同者小矣而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同之亦若是而已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王弼曰天體於上而火炎上同人之義也按族種族也物人物也君子之類之辨之者先知其所以異然後乃得其所以同以不同同之乃所以爲同人

楊萬里曰天與火其性俱上故爲同人天與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粲然有辨矣故君子以之類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類辨无乃爲異乎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所以爲同之大所以爲利君子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王弼曰居同人之始爲同人之首无應於上心無繫吝通夫大同按王注極善門者家室之隔門以外皆外人也以家比國居同人之初出門以同乎外人有通乎大同之道誰能咎之隔自反之門然可見文明而不以武健濟之亦未能竟同人之功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宗族也同人于宗於同人之道爲狹此中國閉關時代也以其小康而未能大同故曰吝而發舜禹湯文武歷聖相承之道統皆在於此故曰道也今中國已有五族矣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天不變道亦不變既有道在則大同之世尚可望也

侯果曰宗謂五也二爲同人之主和同者之所仰也有應在五唯同於五過五則否不能大同於人則爲主之德吝狹矣　火傳曰二爲成卦之主五陽皆欲宗之夫同人而有宗者此伏莽乘墉爭端之所由起而大師之所由用也

卦義言之則當同于五陽然二本陰爻豈可泛同若以一陰而同于五陽則爲婚姻之女壯

吝之居艱庵曰門者人我之限拘于限則不能同人而有吝矣

楊萬里曰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執不吾同者何吝之有　王畿曰時常處家與親鄰相比昵與妻孥佃僕相酬酢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覺者纔出門精神意思便自不同男子以天地四方爲志非閉門獨坐可了此生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宗族也同人于宗於同人之道爲狹此中國閉關時代也以其小康而未能大同故曰吝而發舜禹湯文武歷聖相承之道統皆在於此故曰道也今中國已有五族矣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天不變道亦不變既有道在則大同之世尚可望也

侯果曰宗謂五也二爲同人之主和同者之所仰也有應在五唯同於五過五則否不能大同於人則爲主之德吝狹矣　火傳曰二爲成卦之主五陽皆欲宗之夫同人而有宗者此伏莽乘墉爭端之所由起而大師之所由用也　沈起元曰按六二爲同人之主自先號咷也時須同好慥阻其途以言相克然後始相遇故笑也愚按五與二應至是而大

今六二中正知同于宗而已故周公誡之吝者從卦義言也孔子謂之道者從爻義言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三與四爻皆無同人字是皆未知君子之正者也二爲同人之主九五應之而三則據上之應自朔強剛暴比於二而有伏戎于莽之象然五先應二大師攻之其敵剛強乃升其高陵望而不敢進也有三歲不興之象雖然何可行也處同人之世而自外於同獨不念大師相克世上有文明而剛健者乎崔憬曰與二相比欲同人焉恡主人所以陳兵於野一爻爲一年自三至四頻遇剛敵李鼎山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同爲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相遇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

胡炳文曰三以剛居剛懼九五之見攻者屈於勢也四以剛居柔乘墉而終不克攻者屈於義也文公十年晉人納捷菑於邾而弗克納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正此書法　王夫之曰賓融之在河西既歸心漢室而隗囂中梗欲連合以拒漢光武洞照其姦明以詔融河西之人謂天子明見萬里卒歸漢而囂計遂窮蓋類於此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王弼曰處上攻下力能乘墉履非其位以與人爭攻三求二違義僞理業所不與故弗克程子曰三以剛居剛故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困而能反畏義而能改吉宜矣按四之乘墉與三之升高陵其情無異其義弗克者以五之應二也困而反則服於義矣聖人以吉與四所以開自反之門然可見文明而不以武健濟之亦未能竟同人之功也

楊萬里曰嗟乎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兩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與深幸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苟中正矣何强之不弱何弱之不强哉　郭雍曰弗克攻者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故知乘墉如升堂入室皆親近之意非必真乘其墉而攻之四爻言此深罪三之伏戎也然伊周示大信於天下萬世必无乘墉弗攻之譏觀漢帝縱乘之憚蜀主臨終之言則霍光與亮不幾於乘墉弗攻之人與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侯果曰乾德中直不私於物欲天下大同方始同二矣三四失義而近據之未獲同心故先號咷也時須同好慥阻其途以言相克然後始相遇故笑也愚按五與二應至是而大

同之象成矣傳揭其中直之旨以見二五君子之正早孚於同人之先大師遇三四而相克乃相笑於同人之後也

王弼曰象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然則體柔居中衆之所與執剛用直衆所未從故近隔乎二剛未獲厥志是以先號咷也居中處尊戰必克勝故後笑也不能使物自賔而用其强直故必須大師克之然後相遇也　楊萬里曰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　王夫之曰九五於二以剛之有餘濟柔之不足不特自得所應且以引二於乘陽之中而使合於中正三四既爭二且有于宗之吝義激所感不能不號咷焉而中正道合三姦既露四猷而退疑釋而相得以喜矣拔孤陰於羣爭之地非大用師不能克五惟剛中故能勝其任而定於一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國外曰郊郊外曰野于郊不若于野之遠上九居卦之終離二已遠同人于郊自可無悔吝也傳言志未得者大同之志未盡得也尙未能同人于野而三四五皆有用師之象體運所云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焉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是謂小康若由小康而大用師不能克五惟剛中故能勝其任而定於一

巳富因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陳洪謨曰君子先憤乎德則人士財用相因而來其能大所有也

羣霞案曰本是純乾一柔居五天啓文明在元會爲中天之運在日行爲當午之中在天道爲一元實始萬象亨嘉之會在世道爲大明首出秉正畢升之時　史徵曰大有元

後有識者當不河漢斯言

䷍乾上離下

大有元亨

秦極治之世也然非大同之世毛奇齡曰大有多也春秋傳豐年多黍多稌爲大有夫以一陰居五中而諸陽之大皆爲所有不既多乎淳按至大有而大同之世見矣同人爲大同之初事大有爲大同之既事同人之後應以大有以柔弱勝剛强先同之而後能大舉人之意顯矣大者陽也六五以柔得尊位大中統馭羣陽而爲之主大國皆爲我有也元亨者始而亨也元有大善之義所以能大有者皆自君子通天下之志來君子之心備乾之德同人已見利貞故大有只言元亨也

巳富因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陳洪謨曰君子先憤乎德則人士財用相因而來其能大所有也

羣霞案曰本是純乾一柔居五天啓文明在元會爲中天之運在日行爲當午之中在天道爲一元實始萬象亨嘉之會在世道爲大明首出秉正畢升之時　史徵曰大有元亨者柔處尊位不拒于物羣陽並應大爲所有故稱大有故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元亨者能包容萬物則大得亨通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大有皆一柔而五剛應之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爲同人是大同之初事文明而以剛健濟之也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曰利涉曰利貞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爲大有是大同之現象故文明以健應乎天而時行人應乎我我應乎天陽之稱大皆爲我有此萬國一統之象故曰元亨合同人而言之爲元亨利貞其德配天故同乾卦

項安世曰同人離在下以德爲主曰應乎乾者應其德也大有離在上以位爲主曰應乎天者應其命也履兌在下曰應乎乾大壯震在上曰應乎天亦卦例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爲火爲日火在天上明无不燭如日之行於天大有所以爲大同之象也夫天下之人善惡雖之矣天心好善而惡惡遏之揚之所以順天心也卽所以休天命也泰言后而此

言君子即同人之利君子貞以聖人而爲天子者
司馬光曰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无所幷慶賞刑威得其當然後能保有四方
以順天休命　楊萬里曰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已出
故極於遇而揚　李光地曰帝世之權記侯明王朝之彰善癉惡皆是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无交而有害也然以陽居初心非不欲交放
當大有之時皆言外交而初九去五尚遠故无交
曰匪咎艱若以求之則无咎矣此爻與同人之三四爻不同彼逼强而不交此則非不欲
交也假同人于門未出門耳出門則有交矣
張子曰二應于五三能自通四匪其彭惟初无交故有害然非其咎　楊時曰當盛大之
時无交宜有害矣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唯大有之初爲然　王夫之曰當大有之世而
居統遠自絕之地則害君臣之義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大車體剛履中可以任重有應于五故所積皆中而不敗按此爻是至富之
時而不驕至盛而不溢所以爲大有之主

國也在同人爲九五之爻剛健得中與柔主爲正應由强而富大車以載之象有攸往者
率衆業剛以朝五而成此荷載之功也故曰積於中而不敗不言吉而言无咎者九二大
臣負任重大驟所當然耳沈守約曰乾體剛健變爲離剛健而能容載大車象中虛故能
積剛健故不敗離爲文明文明積中發于事業君臣同德以成文明之治也按沈氏之言
甚合大有爲豐富之象時有大有之君自當有大有之臣以應之也
楊萬里曰爲大臣任大事當大安危大治觀而能无往而或咎者有大才如大車也故群
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一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
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是至貴之諸侯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貢天子土地人民不敢以自私也此爻言朝覲
庭實及天子錫諸侯之禮小人安足以當此蓋小人多自私其所有如同人之九三所以
有伏戎不興之害也
虞翻曰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四折鼎足覆

公餗故小人弗克也　胡炳文曰二宰相任重之事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臣分然
耳　見易曰大有之時因朝會之期以行巡狩之典其爲公者實侯也天子享之摯蕃滂
霈昭其寵也不肖者有罰罰者不與宴享故曰小人害也言有罰也　陳世餘曰小人者
大有旁通比之匪人伏於三下紀侯之譖齊哀公虢石父之讒鄭伯何時虞有五天子
當陽諸侯用命光天化日之下魍魎自无所容故弗克傳乃申言小人之害示萬世帝王
建侯作輔當遠棄小人內朋不去即九服離心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明辨晳也
王夫之曰彭許慎說鼓聲也鼓聲所以集衆而進之四陽連類四居其上而與內卦相接
疑於衆將歸已乃其引羣陽而升者將與之通事九五而使之富非號召衆剛使載已也
故離不當位而无咎按王說甚佳彭即富强之象不自恃其富强而與下三陽連類以載
五離居疑貳之地實有明哲保身之識故曰明辨晳也　楊萬里曰彭者盛之極晳者明之
極項安世曰四居離初能明於初淪按明辨晳亦可指五說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資融
所以歸漢也六五厥孚交如由誠而明之道也　胡運言大同有曰貨悪其棄於地也不必

藏於已力悪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亦匪其彭意
郭雍曰九四離之初故知其有明德子夏傳彭作旁伊川云如詩行人彭彭皆衆多之貌
旁匪其彭者德多也　林希元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伊尹之匪彭也公孫碩膚赤舄几
凡周公之匪彭也出入朝堂小心謹慎鄙俟射書瞽視不失尺寸荒光之匪彭也功蓋天
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主不忌子儀之匪彭也　胡翬元曰陽至四爲大壯彭即大字
遽霍氏之驕萌於驂乘志氣盈膨必乘之　陳洪冠曰烏號弓藏蝉彭蓋醯惟其所見
漫而積不深也明辨晳之其知幾之君子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大有爲大同之世自泰而來泰之三爻曰勿恤其孚四爻曰不戒以孚孚信爲泰爻之本
所以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五之信以發志蓋本諸此同人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上
下之志通所以厥孚交如也故大有必合同人而大同之象始全卦爻皆言君明臣良之
道君臣之志同而後君民之情通也同人以二爲主須武健之臣大有六五爲大同之元
首得尊位大中文明以健以柔制剛以弱制强至是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凡同人之伏戎

于莽升陵乘墉者皆酒消於無形羣服於元首之威如也德威惟畏有親可久非誠能動物信以發志而上下之志同乎易而無備者兵氣銷爲日月光以德不以力也无山窮而固无甲兵而威易而无備即所謂无爲而治也體運曰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大同之世其景象如此

虞翻曰孚信也發而孚二故交如乾稱威發得位故威如吉　侯果曰其體文明其德中順信發乎志以羣於物物懷其德以信屬君君物交信厥孚交如也爲卦之主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　蘇軾曰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削矣按此皆老子之義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上吉指大有一卦而言是大有之吉非止上九之吉也觀於繫辭乃明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順思信又以尚賢也是大有之德在履順思信而又尚賢然後天人皆助之言六五之能尚賢所以爲大有之美也而大同之義尚不止此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此則周易尚賢之義也夫六五之厥孚交如可謂履順思信矣又能尚賢而以天下爲公而官天下法堯舜禹可也選賢與能知所尚之賢亦天人之所助故上九居卦之終有自天祐助之吉无不利之辭也此所以爲大有之上吉此所以爲大同之世界

王宗傳曰夫衆不能治衆也故善治衆者不以衆而以寡剛不能制剛也故善制剛者不以剛而以柔大有之五剛有之亦難矣何難乎曰賢者之難乎以勢屈之也材者之難乎以勢驅之也然則孰有之曰非六五之柔不可也故五以言其位則尊位大中以言其應則上下俱應上而上九以吾能尚其賢也而比乎我下而自初至四以吾能用其材也而從乎我其所有豈不大哉昔者嘗因孟軻氏大舜有大焉之說然後信其有是大也嘗之稱舜曰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夫帝之位亦尊且大矣而語帝之處此者則溫恭而已非柔得尊位而大中之謂乎然則其在當時孰覩歸之諷歌歸之訟獄歸之無慙乎上下應之多且衆也是以莊周氏得以諭其微言曰天德而出常日月照而四時行元亨之效可見於此然則語大有之盛大莫有豐富之世也處大有之世而不累於位志尚乎賢者也又曰履霜有之世而不以物累其心高尚其志尚賢者也是以堯舜之禪讓比之以無爲之治稱之也　吳尚默曰楊誠齋曰八卦乾爲尊然乾之上九悔於亢六十四卦泰爲盛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嘗執若大有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

淦按誠齋之論當矣大有之卦爲乾與泰之所不及非大同之世未克當之然必合泰與同人卦參其消息乃窺其全其中如通字孚字志字交字皆緊繫語讀易者未可忽也諸注惟王輔嗣順見大旨同人上九注云凡處同人而不泰焉則必用師矣不能大通則各私其黨而求利焉是人忘弓不能忘矣愛國愈甚益爲它災已窺見大意大有六五注云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爲而不威如爲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按不私於物四語其精此即禮運大道爲公之旨也諸注皆所不及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有以夫又按王應麟曰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爲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恐亦微有此意淦按程子之言是也大同小康之分以大道之行不行分之是故大同之世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已未之遂也小康之世孔子曰大道既隱也衛之以道故有由皇而帝由帝而王世道升降之感與老子言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其意未嘗不同蓋帝升王降即分等級而言之也余註老子絕仁棄義六句有云絕棄帝者仁義以反乎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子孝於父父慈於子如淳古之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反乎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絕棄霸者巧利以反乎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爲盜賊者矣亦以帝升王降言之而慨乎大道之隱也若墨子所言尚同之義與老子之義郤未脗合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又曰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爲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而治其家矣墨子之言郤非大同之義若老子之言即大道之行無爲之治亦即大同之世也孔子言某未之逮蓋想像而得之耳公羊三世之說亦分等級曰太平世大同之世也曰升平世小康之世也處大有之世而不累於位志尚乎賢者也又曰履霜有之世而不以物累其心高尚其志尚賢者也是以堯舜之禪讓比之以無爲之治稱之也　吳尚默曰楊誠齋曰八卦乾爲尊然乾之上九悔於亢六十四卦泰爲盛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嘗執若大有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

之世也曰據亂世春秋之時也孔子生據亂之世志在大同乃吾爲東周雖欲小康而末不遑故嘆息而言曰嗚呼哀哉我親周道幽厲傷之慨其欲大道之行望大同之世無時或釋於懷也曾於賛易時一發之繫辭上傳言乾坤動靜大生廣生之理及聖人崇效卑法而後引鳴鶴在陰四語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次則引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二人者千萬人之積也一國者千萬國之積也天之下皆地地皆國國皆人天所覆地所載凡有血氣寔不尊親是則君子言行動天地之實矣非同不能大大同卽大道之行此卽同人于野之義也又於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下引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孔子之脩現乎辭矣其意謂河圖洛書聖人則之其中有大同之活象焉惟大有得天人之助故曰祐者助也履信思順尚賢此卽言行動天地之事同人之所以能同也天人皆助之此卽二人同心之效大同之所以能大也惟大有合同人其功乃成惟同人合大有其效始著試問六十四卦諸爻有一爻似大有上九之吉占者歟有一爻得天人皆助如是之廣大者歟非大同之世易克當此乎其序卦傳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意謂泰極則泰天道之常然天下之生也一治一亂人事之必然也惟否終則傾而轉泰而否泰之後受以同人大有此卽據亂之世轉爲升平升平之世轉爲太平世之象也由前而觀由皇而帝而王而霸其象爲降由後而觀由否而泰而同人而大有其象爲升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神以知來惟易有焉其雜卦傳曰大有衆也同人親也先大有而後同人大同之義更明顯矣大學曰道得衆則得國中庸曰莫不尊親是其義也親於輔嗣之注蘊有會心卽程子以文明能燭理故能盡大同之義剛健能克已故能盡大同之道於同人之注闡發精微皆孔傳之功臣也特未明指出爲大同之世耳陳際泰曰文王繫晉卦時未有唐叔虞也然其繇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厥後文侯撝王於艱難王錫之馬四匹策命爲伯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出入三覲王錫之車輅弓矢於是姬姓獨晉霸者數世周室賴之所謂康侯者哉一時之語遂爲後世之讖云云然則大有同人以大同二字爲首豈非文王之語卽爲後世之師乎鶡冠公羊曰此偏戰也易爲以詐戰

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也讖運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鵬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淦案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云云天地如是人心如是徵祥瑞應如是非大同之世易克臻此大同言禮信達順又與繫辭言體信達順互相發明履順思危之義合然則大同者大順之所致也左氏曰禮無不順是則欲家國天下之肥皆當修禮以明於順而已禮運曰治國不以禮由無耜而耕也以禮卽履順履順則天人助之惟其大順也同人所以能通天下之志而無不順也大有所以順天休命而自天祐之也厥孚交如威如信以發志聖人之自蚩於大順也久矣易而無備者謀閉而不興盜賊不作外戶不閉中外上下莫敢不順之也老子言道含仁義禮信而不言大同之世不待言也周公孔子以禮教萬世欲使後之治鵬以禮者由據亂而小康由小康而大同以

珍乎大道之行也

三三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謂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是謙者有功德而不居況嵩燾乎有而不居朱子以爲亨通而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楊時曰謙德之柄也君子執之以爲禮故自下而人高之自後而人先之愈按即老子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之義爲卦上坤下艮上下皆陰惟九三一陽止於內此以柔濟剛之道也一陽五陰之卦在上下者爲剛復象陽之消長在中者爲師比象衆之所歸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爲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爲豫謙自復來亦自剛來五陰一陽自當以一陽爲主爻而孔傳之辭不取九三之義但以九三乾也降在下卦爲下濟坤地道也卑而升在上卦爲上行耳乾上自剛居謙之三曰下濟而光明光明艮之體也坤三自剛居謙之上曰上行陽止於外而在坤上爲剛陽止於內而在坤下爲謙余謂此即剛濟以柔之義也天道下濟而光明者艮之爲乾剛也以下而求濟於坤之柔而後光明也程子謂濟當爲際天之道以其氣下際亦備一義地道卑而上行者地道本卑以其氣上行而交於天正以柔濟剛之義也夫一陽終於艮在上爲剛在下爲謙何也剛以陰剛陽故終不可用也謙以陰濟陽故君子有終也上者外卦之終三者內卦之終故皆以終言大抵謙卦以剛濟柔以柔濟剛故內剛止而不流於卑靡外柔順而不失於高亢然後爲得中道也是故君子之謙也以中道爲尚何則謙者儆之反也儆則以無爲有以虛爲盈言行皆過也謙則反是銘荀謙之言行皆過則招侮矣五六二爻利用侵伐行師過於謙者之所招也君子有終以其艮之剛而濟以柔坤之柔而濟以剛得謙之中道而已又按邱富國曰凡卦以一陽爲主者象傳皆以剛言復曰剛反豫曰剛應師比曰剛中剝曰爰剛謙主九三而象不言剛者謙无用于剛也用剛則不能謙矣據此則此卦以柔濟剛之義多以剛濟柔之義少故鄒康成曰山體高而在地下高能下下之象劉表亦云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於山言高於地言下下則所謂天道下濟者陽剛下而求濟於柔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之役則往役可也召之見則往見不可也可召而見是在卑而可踰也尊卑之謙不失乎中惟君子爲能終之據此則不及非謙也過謙亦非謙也體乎天地人神情理之自然然後爲得中也今之人過於謙而招侮其亦昧於君子用中之道也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高損之地卑益之謙之義也君子於多也裒之於寡也益之然則君子之稱物求其平而已君子之於謙求其中而已

見易曰謙之爲道非有過高已甚之行過得其平而已夫上下之交各有則焉而人上交則諂下交則瀆剛非謙也諂亦非謙皆違其則者也裒之益之稱物之宜以平其施而謙道光矣汲點見大將軍而揖張釋之爲王生結襪皆不違則之謙也豫與謙反豫二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深於謙者乎　郭象山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補也下同）故非謙也裒多益寡德之藏也稱物平施禮之功也故孔子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居下在下之君子也謙而又謙是過於謙者無所用之用以涉險則吉若退險而不謙則凶也牧養也君子在下甘處卑以自養留此身以待用是吉道也

荀爽曰初最在下爲謙三體坎故用涉大川吉　來知德曰震木在坎水上涉川象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謙是謙之發於言也三爲謙主六二承之求友則鳴二居中而守正是謙之得其中者故吉中心得者言出於中心之誠非僅聲音笑貌爲也

姚信曰三體震爲音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謙得正處中故貞吉　蘇軾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爲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於謙六二其鄰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謙德發於中而不自知者況以其鄰則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利用侵伐无不利也胡炳文曰五之謙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征之固宜鄭亨仲曰五爻皆言謙惟六五不言者聖人虛其邊

上三有動勞義當謙異以謙之切近君位義當謙順以事之卽使行過乎恭亦無失中之咎故曰无不利也朱子曰不違法則皆撝謙不是過分事

王弼曰乘三承五指揮皆謙不違則也　郭雍曰舜帝堯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有祿在下曰虞舜若四岳可爲撝謙矣　刁包曰余嘗有說云上承六五之柔謙則无猜无據近君之利也下乘九三之勞謙則不畔不伐近臣之利也故曰无不利然又恐其謙之過中而流于拘愨曲禮也則謙之義未盡故須發揮散布之曰撝謙上有謙之君則以實罹陳善爲恭敬下有勞謙之臣則以推賢讓能爲事功此理亦通姑存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此爻獨無謙字以其居君位不必言謙也然六五陰虛不富自四以上皆乘陽失實故曰不富以其鄰也恐其過於謙耳過於謙則招侮然六五尊位大中德言盛禮言恭非當侮者況以其鄰則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利用侵伐无不利也胡炳文曰五之謙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征之固宜鄭亨仲曰五爻皆言謙惟六五不言者聖人虛其邊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此有功勞而能謙也九三以一陽主乘陰居下之極一陽獨尊尊而光者也退居三陰之下卑而不可瀆也上承下接勞倦於謙然履得其位是謙之得中者卦言君子有終此爻當之矣勞而不伐有終故吉萬民服者服其勞服其謙更服謙之有終也

荀爽曰體坎爲勞　王弼曰處下卦之極履得其位上下无陽以分其民衆陰所宗尊莫先焉上承下接勞謙匪懈　郭雍曰卦以一陰爲主者難以一陽爲主者易陰常失之不足非有至明之德不能也大有同人是也陽常失之太過非有至中之德不能也師比是也謙雖近師比而德不同者非中故也故謙以德下人則民服德以順合衆則得志皆不失損卽從柔之道子中近矣　見易曰以禹之八年於外冠挂不顧嘗墮而不掇而誤止戰其不自滿假而已是故眞勞者未有不謙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撝謙此謙之見於行也撝如人手之撝指揮動作皆謙也四以陰居陰是能謙者乘三之勞謙耳此爻是謙之未及者不及與過皆未得中故曰志未得也可者僅可之辭夫謙不誠而鳴謙其招侮宜也可用行師征邑國者邑國已之私有謂自治其私能自治以返求中

心之誠則叛者不利而征者利也此卦下三爻皆言吉上三爻皆言利君子之有終固吉能效君子亦當有利謙之六爻皆無悔吝與咎凶也

王弼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　張根曰雖異乎无不利然亦可用征邑國謙无不通如此　孫奇逢曰上六居一卦之外有鳴謙不由中之象謙不由中其志未得也夫不以中心與人而外爲鳴謙人所不服也所不應也其與二鳴同而所存與中心得者異矣

御用師亦僅僅征邑國已焉故謙欲其自得之也謙豈易言哉其矣聖人之言謙也內三爻以止故著其德外三爻以順故防其過　方東樹曰謙固美德六爻皆吉然近世相尚以此猥謙猥僞遂爲義理之大害奸佞之先符失聖人之本義矣夫有美而不居乃爲謙若身无實美何得冒謙之名但實辭君子一切善美而不居閑然媚世爲鄉原耳而欲然不自滿假之誠未嘗一動於中也不如狂狷猶見志氣發越行已有恥也

豫利建侯行師

熟之訓不一馬氏王氏以豫爲樂闕氏以爲豫備孔氏爲逸豫爲悅蘇氏曰豫之言暇也王夫之曰豫大也快也惟鄭康成以爲喜逸悅樂之貌程子以爲安和悅樂之義人多從之毛奇齡曰公羊傳注孔子欲作春秋卜得豫之隨卦曰公羊傳注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隨卦曰隨人即取悅樂之義也是兼數義方備毛奇齡曰公羊傳注孔子欲作春秋卜得豫上原有陽字如習坎類而周易刪之陽豫之卦宋氏云夏商之卦名王氏易辨云舊易豫前已有之非文王所作但未知習坎然不可考矣淦按遯山歸藏今已失傳然可見卦名前已有之非文王所作但未知習坎等卦名仍是夏商所傳否陽豫何以名陽乾陽自剝來一日復二日師三日謙四日豫五日比六日剝豈以豫之陽出至外卦乃名陽乎夏商卦名陽豫何以文王刪去陽字亦一疑問也夫一陽之生爲復而自復至比皆有兵象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師九二曰在師中吉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謙六五曰利用侵伐上六曰利用行師豫曰利建侯行師比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豈以陽之用剛於武功爲近乎豫以四爲卦主一陽而五陰應之利建侯行師者建侯所以爲民興利行師則爲民除害除害即興利也皆民所悅樂之事也震爲長子諸侯之象坤爲衆師役之象夫屯言建侯有震而無坤謙言行師有坤而無震此卦有坤有震所以言建侯行師復以震之一陰動於初人道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卦以震之一陽動於四天道也故曰順以動天地如之謙以三才一理也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天地尚不能違而況人乎而況人事如建侯行師之大者乎且夫順坤道也天之氣動於上而不能違乎坤之順於下蓋坤之爲德純乎虛靜惟其靜也故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當其陰靜之時而陽動之機已伏將太極圖說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靜極而動動極復靜也是以陽之蓄興震豫百里當其未動之時其理已運於虛其機已涵於靜及其一動而出於地人視爲不測之天威而不知陽之潛於陰也有時故隨所行而無不順也　折中曰象傳中凡稱卦德皆先內而後外其文義又各不同其曰而者兩字並重如訟之險而健既險又健也小畜之健而巽既險又巽也大有剛健而文明既剛健又文明也其曰以者則重在上一字如同人文明以健重在文明字此卦順以動重在順字其或以下字爲重者則又變其文法如復卦動而以順行之類淦按此言是也復爲陽卦以初爲主然動而以順行重在順此卦以四爲主順以動亦重在順又按左傳昭公三十三年有云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諸侯以順王命爲義也又國語晉侯將入秦筮得屯之豫曰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壯母在內居樂也震在外出威也居樂放利建侯出威放利行師夫坤爲老母子未有不順母者中庸曰父母其順矣乎豫爲樂此卦之義當重坤之居樂放　折中謂重在順字言剛之不可無柔也老子言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言子母之不可離也又老子言每言兵與五陽卦之有兵象者同然老子曰兵強則不勝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又曰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於順以動之義似有發明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利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說

卦自復剝來以九四一爻爲主一剛而五陰應之故志行於四之志行非行於動也行於

順而動也使動而不以順則不能行其志而致天下之豫矣陋儒逆之反逆則勉强順則自然天地之運皆自然而順動倘有逆之則日月之度有過差四時之行有愆忒矣今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則知天地之自然以順而動也聖人法天地之自然亦無心而以順動其治天下而用刑罰也由乎天理之當然出於人心之同然故刑罰清而民無不服也是故順以動事也而理寓焉順以動豫理得而心安焉順矣豫矣天下亦如之而於建侯行師乎何有呂祖謙曰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無事又曰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程子曰復貴之云欲人研味其理優游涵泳而豫之也時義諸卦之時義用者皆貴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涯振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睽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蘇軾曰卦未有非時者也時未有无義亦未有无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爲大故曰時義又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通過其及之而已從而爲之說則通矣如必求其說則凡不言此者皆當求所以不言之故无乃不勝異說而厭棄之歟且非獨此見天地之情者四利見大人者五其餘同者亦不可勝數也又可施以爲異於他卦而曲爲之說歟按東坡之說實有見地讀易者全懸活潑天

機不能泥死句下也豫卦吉而爻多凶所謂生於憂忠死於安樂惟六二有孔顏之樂耳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之出地奮發以成聲先王師其聲以作樂崇德皆出之以自然而已矣殷盛也薦上帝配祖考乃樂之盛者

孫奇逢曰蓋唯履故制禮以和行行即禮之善惟豫故作樂以崇德德即豫之善非先王制禮以履則履或矣作樂以豫則豫耀矣象通全體以所樂樂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爻止一節以所樂樂身私已之欲也故凶悔吝且疾篇可懼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處坤之初理當潛藏四爲豫主初與之應恃有奧援自鳴得意惟富貴利達是求聲色貨利是耽小人得志可笑可悼溺極則窮凶莫甚焉爲

虞翻曰應震震春鳴失位故凶　蘇軾曰所以爲豫者四而初和之故曰鳴已无以自樂而衡之重任而亦切歎求以姬公之輔理而猶勤吐握勿疑盡管凡相臣不可不存其意

陳洪冠曰堯之時二十二人爲一朋周之時三千人爲一大朋一德之爭豈見和衷之濟矣推而言人貧賤不以攀其志富貴不以擾其天理得於心坦然由之而无疑亦善及於

人翕然從之而莫禁學而悅有朋而樂何爲不豫哉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二與五皆不言豫而言貞貞常也然二之貞爲在下之幽人五之貞爲在上之時君二貞而得吉生於憂患也五貞而得疾死於安樂也況二復乘剛四方得位是威權已去名位猶存之象中以位言夫爲君者常疾而常不死則時事可知矣

虞翻曰恆常也坎爲疾離在坤坤爲死震爲反生位爲震中爽坤體絕故貞疾恆不死也

郭雍曰伊川曰居得君位貞也受制于四有疾也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疾恆不死雍曰九四以一剛爲豫之主六五不能正爲君之道求其所以終豫失于好逸不知文王周公之戒馴致于君弱臣强而不能振也其平王東遷下堂而見諸侯之時乎君德微矣雖僅能守其位猶夫人之老也血氣既衰疾亦甚矣僅得常不死而已中未亡者終亡之象已見特其中未盡亡而已　李光曰周之赧漢之獻唐之僖昭宋之端度亦可謂疾入膏肓矣而猶留一線命脈其象乎

李兆賢曰周之赧漢之獻唐之僖昭宋之端度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豫而至於昏冥豫之事極矣豫之性成矣成而不變則必終凶成而能變尚可无咎聖人開人改過之門也趙氏曰在上所以釋冥何可長所以釋渝

蘇君泓曰爻於三之悔則欲其速圖於始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正於終是故給臺之詔君子猶有取焉　項安世曰成者極也豫極則昏故曰冥豫成豫反爲謙謙則无豫怠之咎

上變爲晉晉則无冥暗之咎故曰有渝无咎凡晉渝者常以變卦觀之　李兆賢曰耐昏冥於豫者也耐已奔告而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隋煬昏冥於豫也變亂蜂起猶曰這好頭顱誰當砍之皆成而不渝者也所以難免凶咎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者從也此陽隨陰之卦也內震動外兌悅動則人悅而隨之也夫小從大陰從陽臣隨君婦隨夫此理之常也而易變動不居剛來下柔取剛柔相濟之義故有旁求夢卜三顧草廬以君下臣者期寐求之媒定親迎以男下女者以陽從陰以剛隨柔惟時爲然隨時宜而變通之此隨之義也文王以爲隨有乾之四德左傳襄九年穆姜筮艮之隨有元者善之長也數語可證鄭康成注此卦曰既見隨從謙長之以善通其嘉會和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而有嘏若无此四德則有凶咎潛是漢儒仍以四德皆孔子彖傳作大亨貞无咎則以四德惟乾有之餘卦皆作大亨以正也孫奇逢曰隨元亨利貞无咎諸儒謂卦有大小則四德亦不盡同此恐未然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也六十四卦皆易豈有大小哉元以始言可也以大言亦可也自心通內明者觀之總言之可橫言之可

謂百煉剛化爲繞指柔也呂祖謙曰凡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自上有以先之天下未有无感而應者按此猶是尊陽抑陰之言耳不知剛柔有相濟之義初不從已而從人人之足以濟我也初不從已而從時時之所以爲中也易男女相重之卦凡十有八惟咸恆漸歸妹四卦取男女家室之義而隨不取男下女之義長男少女本非匹耦初九之剛與上六之柔爲成卦之爻相去太遠非應非比故不以男下女言之而曰剛來下柔也謙卦六爻皆得吉隨具四德而无咎非无咎不足於吉也謙之得失在人隨之得失在道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然則隨之義可識矣在正與不正之分而已矣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朱子本義王肅本天下隨時時作之隨時之義時字在之字下當從之以二德言震以動其性剛兌以說其性柔震在兌下是剛來而下柔也以六爻言初九之剛下於三四之柔九四九五之剛下於上六之柔三剛皆自乾來備有四德動而合理則人說而隨之此隨之義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從於理而隨物物從於理而隨我物我相通大亨之道利

居貞者動而貞卽動而說故无咎也此卦不言應惟以近而相比者爲隨隨實否之變剛自乾來下坤之柔一變隨再變歸妹三變泰程傳謂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朱子語錄云但言動而說不常言說而動淦按朱子之旨是也說以動爲歸妹征凶无攸利以其柔乘剛也動以說爲隨隨元亨利貞无咎以其剛下柔也朱子旨本自困卦九來居初謂困之九二下爲隨之初九困於柔而遂隨柔也又言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象此二變未濟故隨柔以求柔也皆隨之九五以合於柔而遂隨柔也又言自未濟來者象此二變未濟故隨柔以求柔也皆有剛來隨柔之意要之天下之理非動則隨之力未足非說則隨之心不堅隨之所以能動而說者初九上六之力也隨與蠱綜二卦不以初上之變論之則剛來下柔與剛上柔下之義終不可明故備卦曰隨无咎也蠱則飭也時者正而當其可之謂也孰能違時天也孰能因時聖也孔子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所以爲時中之聖然則時也者卽中也故居於貞而利也可知隨時與隨俗不同衆人隨俗聖人隨時故孔子贊其大天下之人教聖人之隨時可也聖人之時卽中也卽正也今之人枉已以從俗者衆矣焉道之倫王安石以爲合於無可無不可之仕廉恥喪盡四維不張同流合汙國將不國咸之九三曰

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是豈體時之謂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發於震之春收聲於兌之秋君子法天以時休息孟子所謂夜氣之存亦隨時之義也

翟玄曰王者嚮明視事嚮晦宴息時也　九家易曰雷藏於澤八月之卦正天下隨時之象　孫奇逢曰夫時者天之時也時无不在君子法天亦无定隨嚮晦入宴息取其最明且近者人烏得而違之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爲大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主是事之謂官震以剛爻爲主隨之主也故稱官焉渝變也守乾剛之性而不能變失隨之義矣變則能動而從二三之柔蓋初從四則不正從二三則正也故曰貞吉初得柔而動二三得剛而動剛柔相濟故曰出門交有功出門與同人于門義同不失者不失相隨之義也當隨之時而取應則失之矣隨之爲義以下隨上故初交二三係三三係四四係五皆主比而不取應

鄭康成曰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者交有成功之象也昔舜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是其義也　郭雍曰初雖爲主於內特動之主未爲隨耳伊尹放而改是爲出門交有功也　會琎曰隨之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其應初九震體震以剛爻爲主官也官雖貴乎有守然處隨之時不可守常而不知變也變者何趨時從權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交係者隨而累戀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累戀相隨不捨故皆言係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隨下從上後從前者也六二係於六三則必失九四卽九五正應亦失之陰爲小子陽爲丈夫不言凶咎者六二中正能知兼與必兩失也然暱於私而昧於公矣

楊萬里曰以六二觀三四則六三小子九四丈夫六二居大臣之位偏係于六三則必失九四非九四不我卽也隨于暱則遠者不應而自去從于邪則正士不間而自疎勢不兼也故蘧子瑪初嬖八人而申叔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晏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況不爲蘧郭者乎率于彼而吾隨之曰係

四之孚孚五隨君也五之孚孚上尙賢也隨元亨亨者嘉之會尙賢而致吉故曰孚于嘉也誠能動物君能誠而臣敢不誠乎君能誠而天下有不隨者乎以剛從柔爲隨之道五得位而正中暫隨人而非屈也

郭雍曰美德孚於天下无外內之限豈堯所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之德哉豈舜所謂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哉位正中者天下之人莫知其有爲之迹所可見者位正中而已孔子言堯无能名舜恭已南面之意也　王應麟曰恒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居卦終似不隨人者高邁之賢人也九五以誠下柔乃拘係之以禮義王用亨于西山者君王誠敬以事神也以事神之誠感士士靡不隨矣上窮者上居卦終更无所隨之意五以至誠係屬之窮則通也終言大亨之道

蘇軾曰居上无應而不下隨故拘係之而後從從而又維之明强之而後從也强之而後從則其從也不固故敎之曰當如王之通于西山王文王也西山西戎也文王之通西戎

也待其自服而後從之不強以從也　呂祖謙曰拘係而不可解陷之極者也如有客詩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白駒詩執之維之以永今朝正合此卦　郭雍曰上六隨道之成蘧動而說隨之義故如水之就下歌之走壙各從其類拘係而來莫之能禦也爲之主者乃從而以道維之而已觀二老之歸文王孟子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夫其歸也如父子相拘而來豈非拘係之謂乎

三三　上丁　晴

壘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壘壞也春秋傳曰壘爲壘言器不用則器壞棄和曰淫溺惑亂之所生言人病壘則人壞維卦曰壘則筋也言物壞當整筋之也壘亦事也說文曰壘事也虞氏曰不事事也蓋壘非事以天下爲无事而不事事則事必壞而天下亦壞而天下遂以多事辭賦曰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常欲事事此之謂也爲卦內巽而外艮剛上而柔下卦自泰來剛柔皆失其位內有巽順之性而外復艮以止之天下事所以壞也夫泰之所以泰者上下交也今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宜其壘矣然治者亂之萌也亂者治之機也泰變爲壘生於憂患死於

安樂因其不事事而致壘也壘而不治則否治之則大亨之道故不事則壘壘必有事凡治壘曰壘猶治亂曰亂也朱元昇論坤乾合一之圖曰乾坤分太極爲二坤乾合太極爲一蓋連山首乾尾坤而分太極藏以乾藏坤而合太極分則一而二合則二而一非二不足見乾坤之定位非一不足見乾坤之妙理乾以陽索坤而地氣上騰是乾中有坤坤以陰索乾而天氣下降是坤中有乾於道曰泰於志曰同於天地曰交黃帝發其祕商人暢其用夫子明其理實萬世之經也淦按泰交之道卽陰陽相濟之道泰乾下坤上爲交否坤下乾上爲不交壘剛上柔下而陰陽不交只二五正應是由泰而否中間之際泰極則否否極則泰此亦天運使然中間全賴人事補救之事其所事則艮也矯以進行巽也矯以剛果卽其體因其才而用之以通其變故曰往有事也亦曰元亨而天下治也大約世之壘也非一日之所致亦非一日之所能亨故有取於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之說然所謂事者亦期其上下之能交陰陽之能濟而已巽而止所以壘巽而道則治壘之道也利涉大川變艮止而震動所以進也自一至五爲大坎大坎在前故曰利涉大川自三至五爲互震震東方之卦東方屬甲爲水子夏傳曰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夫辛爲金壬癸爲水乙爲水丙丁爲火戊己土分旺於四季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歷七日而十己周合五行四事悉備也自甲至癸終而復始然後治壘之事成以六爻言之九三爲先甲之終六四爲後甲之始始終相續陰陽乃周泰備乾坤乾知大始坤无成有終故孔子釋繫辭終則有始天行也以人事補天運乃治壘之要義王宗傳曰然則筋壘之道固人事也而天理實在是矣何謂天理曰其所以終而有始行而不窮是也夫惟不窮是故无窮此壘之卦德所以貴于元亨豫易外曰壘元亨者言木雖衆中尚有元能治之則可亨卦以初上變而不成乾坤是爻壘之壘也變乾爲巽以柔居剛變坤爲艮以剛居柔皆失其位幷若震男之事處乎乾坤之中先甲三日而幹父之壘後甲三日而幹爻之壘使乾之始者復其始坤之終者復其終以成父壘之泰而則天之行淦按幹壘爲幹乾坤父母之壘其義最精故六爻皆以父子言而不言君臣上九治壘道成方以君臣言之矣變初爲剛變上爲大使柔上而剛下方爲成父母之泰方爲幹壘長子有幹壘之責震爲長子壘德在水主水而言甲震爲甲木巽爲乙木先甲後甲欲巽合震之動而去艮之止也欲柔上剛下而爲泰也

彖曰壘剛上而柔下巽而止壘壘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程子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朱子言政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謂徙事粉飾而終歸巽懦故曰致飾而後亨則壘壘元亨則治壘而上下下言事功未就乃止而不爲故曰亦未結井觀其瓶也自既濟來者象之恃爲既濟而不慮患預防所謂終止則亂也然則剛上柔下卽致壘之由不觀夫否乎剛上而柔下也此卦實自泰來須知巽而止乃壘之道非治壘之道也既壘矣而又元亨何也蓋天時人事萬變治必因亂亂亦因治壘卽泰終反否之際聖人有治壘之事亨則不至先壘而後否且使之變壘而爲泰故元亨而天下治也夫泰者上下交耳初六卦主體本柔剛然震爲木舟可濟川以巽之靜而爲震之動則往濟險難而無不利矣不言往有功而言往有事者因不事事而致壘故治壘爲有事又爻以父子言之在家言事而不言功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曲禮云內事用柔日辛丁皆柔日也巽之主爻初六爲東方合震爲甲乙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乾坤有終始之義彼

甲爲坤終也先甲爲乾始也此所謂天行也朱震曰此因初上之交言治蠱之道也天道之行无非事者聖人於蠱異二卦明之蠱東方卦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終始則有終終則更始往來不窮來知德曰利涉大川者中爻巽木在兌澤之上也按甲主互巽而言當無疑義幹蠱爲旋乾轉坤之事陰陽木無先後更爲終始靜而動動而靜幹蠱之終則有始故曰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落山之實而蠱生焉此蠱之時也山下有風可以掃除弊穢此治蠱之事也君子體之以振起其民養育其德蓋風俗敗壞由於民德之不明故大學曰在新民必先曰在明明德

郭雍曰先人曰女惑男風在山下落也以人事言則風俗敗也故必有振德之術焉雍曰蠱自泰來是泰之道弊而爲蠱也夫泰之所謂地今弊而爲山風矣所謂天今弊而爲風矣天地之道弊而爲山風之事矣道弊於事大弊于小君子弊于小人安得不振而起之也哉此君子所以振民育德也能振而起之以復于泰是以元亨而天下治也不能振之曰入于類弊之域此所以否而不反矣振民風象育德山象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非創業之事而守成之事也國家承平日久宴安鴆毒非一日矣父而致蠱當有悔心子能幹蠱考可无咎然患初六才柔故戒以危厲而後終吉言考則父沒言意則志承父有悔心故子改父道而意則承考也毛奇齡仲氏易曰蠱爲事幹亦爲事蠱亂曰蠱治亦曰亂也

郭雍曰考无咎若武王言惟朕文考无罪同意而初六非武王之才懼耳意承考者蠱父之志也　李光賢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有子无咎之意也然恭默思道旁求良弼非危厲自懼何由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幹父蠱以陰承陽也九二幹母蠱以陽承陰也貞固足以幹事九二陽剛之才防其太過或專斷矯拂以傷恩故戒以不可貞中者在巽之中巽而悅爲得中道即不可貞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九三恐其太過六四恐其不及蠱不可裕裕則益其病甚其弊矣六四以柔居柔無幹蠱之才當艮止之初不能事事者故往而見吝也夫幹蠱事當勇爲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四怠於任事往未得也

李光賢曰如宋徽欽北轅高宗欽韙其和議弄裕而貽羞千古者乎　汪瑗曰元祐間劉摯老劉器之之徒欲撤去小人卻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事實大整頓不知目前卻撙捺延過後而憂吝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得尊位大中有令聞廣譽其才足以幹事其德足以幹蠱以書行掩前代之惡名是用譽也初以意承何如五以德承幹蠱之美度以加矣張子曰雖天子必有父故六五亦曰幹父之蠱

趙汝梅曰五爻父位亦稱幹父者古人七十老而傳此爻殆傳家之子蠱體之君　陳洪冠曰郊祭而緅配天神禹可以无恨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程子曰上九居艮之終无係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蘇軾曰君子見艮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艮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愚按程蘇二說皆非也幹艮皆往有事不應一卦獨異上九蓋不事王侯之事而獨事高尙之事乎伯夷履潔懷淸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廉懦立是謂高尙之事也事王侯之事者救一世之艱事高尙之事者救萬世之艱馮稼頹風同此道伯夷伊尹同有事也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志爲何如哉艮世教正人心善風俗皆治艮之大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則矣體艮處恥國之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艮艮經云雖吾法乎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艮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世有志伯夷之所志者乎依伯夷之道則可也程子曰士之高尙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莘太公釣渭之時是也有知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度其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淸介是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光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尙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而遯退合道者也　吳

尙默曰一說艮之時不患少事功而患少節義有幹蠱之人以治其艮亦不可无高尙之士以維其風以予陵當之亦可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姤夬復剝泰否臨觀等皆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蓋天下之人君子小人二類參之聖人論陽陰消長之卦不能不以君子小人言之也姤與夬反言一陰之消長復與剝反言一陽之消長泰與否反言三陽之消長也臨與觀反言二陽之消長也臨訓爲莅莅衆之意不訓大也猶履訓爲行不訓體也序卦傳曰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夫天下人物之大者孰有如天子者乎天子者天之子也老子曰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有乾象乾備四德故臨有乾之四德卦體當大震以卦言之爲坤臨兌以爻言之則爲陽臨陰至于八月有凶以觀對臨有反觀而得之之象同是二陽臨長至二陽觀消至二陽孔穎達曰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但此卦名臨是盛大之義故於此卦特戒之耳趙汝楳曰二陽用事則爲邪故必行之以正一不正焉小人乘而害我矣卦之象有反有對乾坤之

類對也臨觀之類反也臨爲二陽之長觀爲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卽成剝臨言八月有凶與姤言女壯皆要其終郭雍曰有凶不必凶至蓋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其意凶同意易于臨言月于復言日者日月皆一也陸振奇曰日陽象月陰象八少陰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淪按二陽剛長卽以八月有凶爲戒聖人爲君子謀也夫陰陽消長之機本天運之自然而人事當圖其補救地臨水曰臨以坤臨兌也君子曰如臨深淵有戒懼之心吾於臨見聖賢相傳之心法焉維精維一允執厥中此卽剛中而應大亨以正之義也又曰人心維危道心維微夫所謂危此卽八月有凶消不久之義也復卦一陽生於下聖人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幸其陽之七日來復也臨卦二陽生於下吾則曰臨其見聖天子之心乎懼其陽之八月卽消也聖人以敎臨民抱至于八月有凶之心則莫敢不敬聖人以誠臨民存至于八月有凶之念則莫敢不誠能敬而誠可謂正矣孔子彖傳以爲大亨以正蓋正卽中也中卽正也安得臨天下之君常執厥中乎剛中正則天下無不治矣

彖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漸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有盛大之象也彖言以剛臨柔象言以上臨下取義不同自內卦言之二陽之長剛可臨民故曰剛浸而長也合內外卦言之和悅而順臨民而民親之故內悅而外順也復陽始生曰動而以順行朋來乃无咎臨剛浸而長有朋矣曰動而順剛中而應矣二五之應得中得中則正而其端由於復之初九剛動於初而正也浸長而之九二剛居中而大亨大亨以正是卽乾之四德矣此非人力之所能爲乃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按臨彖曰浸而長遯彖亦曰浸而長論陰陽消長之義臨剛長則柔退遯柔長則剛遯也此亦一義也然臨與觀反一反掌間事耳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卽此二陽之長已知二陰之生論其消則曰不久方長而虛消戒其速也李隆山曰陽生于子終于亥故一陽復至巳爲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所謂八月有凶者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按李說甚當比朱子夏正周正之言尤爲明晰文王曰至于八月有凶孔子曰消不久爲君子戒也作易者其有憂患知陽之所爲長卽知陽之所爲消故七日來復者原其

始而喜之喜陽之復也至于八月有凶者要其終而言之慮其陽之消也聖人安不亡危若持八月尙久之心則誠敬之心懈矣此聖人之所戒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岸高於水俯而臨之君子之於民亦然如澤之潤物教思无窮也如地之廣大容保民无疆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以感言本虞翻說或作咸有一德之咸解謂二陽同進故初與二皆稱咸然不如作感說爲優有感斯有臨初與四臨四近君之大臣也陽正而陰不正咸臨者以感之道臨之即以陽臨陰而消其不正也貞吉者正已可以正人感人之道行即臨人之志行故吉

楊萬里曰君子之學豈不欲有臨蒞臣之臨事臨民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初九當陽長之初處位下之極而其名實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不介而合不沽而售者初九宜趙而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爲吉者菱士之從人患不在審而在于果大舜禹曰大禹吉何如之大舜有大知執所用中大禹好問而拜昌言行中之謂而精一近臣賢且正乎四皓從子房近臣不賢且不正乎兩生拒叔孫不然有從无害如固從憲

融從冀邕從卓劉柳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墨不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與五應陽長而漸盛以誠感君而君信之則臨民皆出於臨莅之下可知也初九以陽得正而吉九二以剛中而吉貞無待言也夫臣之感君亦難言矣二以方長之陽臨乎四陰惟初之一陽助我耳小人衆而君子孤羣陰以其孤而未順命本甚可危而二之得吉者蓋剛中而應有以德感人之道焉所謂天道也天道即天命未順命者皆順命矣故吉无不利也

胡翬元曰一說五君位命自五出而二應之謂之順命茲以剛中而上應陰柔之主若惟命是從是爲容悅失剛中之義矣周勃安劉狄棄滅武何嘗順命觀曰李藩批勅陽城壞麻亦此爻位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陰柔不中正居下之上以臨人醋棄於富貴而無爲者也以勢爲樂故曰甘臨有位而无德无攸利也若自知其位之不當而憂之改其甘勢利之心而甘於說士以進賢則无咎差足當之

危微之道統在是矣臨者大也此卦當之

順懋樊曰說命曰股肱惟聖不自用而任人就是知臨就是大君之宜　李兆賢曰嵓廷之明目達聰夏后之蘇貂建鐸成湯之敷求哲人皆千古知臨之主　朱元曰按知字全在下讀九二上見好問察邇言舜所以爲大知亦在任人而不自用故六五爲知臨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居坤之極處臨之終坤厚載物附益六五以接內之二陽故曰敦臨與敦良義同詳觀爻二陽志在內者志在在下之賢助我以臨民也故吉且无咎敦臨莅之道故四陰皆順以應之陰陽相濟以盛臨莅之道故四陰兩吉兩无咎所謂悅而巽也

衛爽曰上應於三欲因三升二過應於陽教厚之意故曰敦臨吉无咎　九家易曰志在升二也陰以陽爲主故志在內也　汪璲曰按敦厚之至也坤爲土有敦厚之象上震又爲厚之極以厚極臨民而志從乎二陽所謂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者也臨道之美備矣元亨利貞惟斯以之所以杜申韓之口而正堯舜之厥也　李兆賢曰周到成康時重熙累洽差足當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臨與觀反臨言至于八月有凶臨長至二陽觀消至二陽也此卦聖人不言陰長陽消之義但取以陽接陰之道而言蓋二陽在上九五居中上之觀民民之觀上有陰陽交濟之義焉無民何以保君無君何以治民試味孔傳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及下觀而化三語則知陰陽之不可離君民之互相感也大觀在上非君乎下觀而化非民乎君與民交感之道何如誠而已矣誠故以祭盲之也觀宮闕之門樓人所仰觀者也去聲觀有象以示人可瞻而不可玩也此卦四陰浸長二陽將消九五不失其尊嚴於陰之長也抑之而不能避之而不可惟莊敬以蒞之至誠以孚之則羣陰瞻仰而不敢過且化於吾之至誠而爲風草之從也卦德所以順而巽也中庸曰至誠如神誠也者可以格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人乎觀之爲觀以陽接陰亦即以明臨幽以人事鬼之道也而皆貴於誠誠有深淺試觀於祭盥者將獻而先潄手獻之始也其誠最摯薦者已奠爵而後薦俎獻之餘也其誠懈故觀盥不觀薦孔子曰諦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亦此意也有孚者誠也

顒若者爾雅顒顒君德也嚴顒順仰也言上之誠意感孚民皆觀仰而化之也王宗傳曰夫易中發卦之辭亦有二而已矣如泰如隨如豫之類則於立卦立名之後方舉其義如履虎尾如否之匪人如同人于野之類則就卦名而設義觀而不薦亦此例也所謂觀盥而不觀薦是也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謂陽也卦之名不曰大觀者上觀下下觀而化上下之誠通也大觀在上指二陽而言中正以觀天下指九五而言上巽而下順巽爲風風以動之坤爲衆衆皆從之也觀者上有中正之德以示下而下莫不觀感而化皆出於自然而然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一即誠而貞亦誠也觀盥而不觀薦誠之孚在初誠之初最貴初則不僭貴則无妄百姓不期化而自化故曰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夫上之示其觀也无心而自然下之感其上也亦自然而化此即天之神道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地之得一而誠也此天之大觀在上而聖人

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三山劉氏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晨桑術之淫風教以禮別習奢示以儉義儉示以禮之類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卦有陰陽交濟上觀下下觀上之義故四陰爻以去陽之道近爲善否六在觀之初離陽甚遠所觀者淺故曰童觀蒙子無知亦无咎也夫童蒙未啓固教化所未及小人常道是無足怪若君子則以設教立道爲事而觀察之義等於童蒙不亦可羞吝乎

王弼曰觀之爲義以所見爲美者也故以近尊爲尚遠之爲吝　順爽武曰其在政教則不能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蓬豆之事其在學術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朝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　汪璲曰童觀者見小而不見大也老晨老論似之謂觀者見內而不見外也梁由沮溺似之君子有大人之業固恥爲小人之末技男子有四方之志亦羞效女子之處深閨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窺覘于童蒙特所見者小耳六二柔順居中女人之象九五正應見憑依利女貞亦可醜也

醜也與初六君子吝義同女人則利貞君子則可醜也

汪汪曰以女子之事而占得此爻則鳩居鵲巢无非無媒闚觀正有所利明識達觀反非所宜但非丈夫之道也　楊萬里曰御事以東征爲艱子路以正名爲迂斯見也在女則貞在士則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大觀在上上觀下也下觀而化下觀上也九五觀我生觀民也六三上九當與九五互文見義以生爲民即蒼生芸生之意虞翻之解最當孔疏及宋儒或以動出爲生或以道爲生或以性爲生或以言行爲生均未確切六三居下卦之上領袖羣生雖在下位而仰觀九五漸近光華然必先觀衆民若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嘆則進可也如尸位素餐蒼生無補則退可也進退爲衆生不爲一已故曰未失進也

虞翻曰生謂大觀孔子用舍行藏孟子得志不得志之說不虛矣進如是而已　淦按毛奇齡謂生者進也即萬也六爻皆主祭神盥薦說亦備一解然於觀義似狹毛氏又云後漢楊宣矯災引京房易傳以觀其生謂大臣當觀賢人之性行然後貢之則漢儒亦有以生訓性者且與康成貢士說合總是占驗家各有師承不礙同異至宋後則茫無依據耳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六四近九五上有中正以觀天下之聖主其德光明故曰觀國之光凡士之懷抱道德者上皆尊尚之登進之而賓其人故曰利用賓于王六四以陰居陰與賓魚以宮人寵同意楊萬里曰下不輕一身則上不輕一士矣箕子近天子之光觀國也王訪于箕子尚賓也

時論曰左傳陳敬仲筮得觀之否觀六四爲公知賓于天子者元侯也以羣陰遜陽之勢轉爲諸侯朝王之象大觀而化正在此爻　黃淦曰小雅稱嘉賓已仕者利於朝覲大比云賓興未仕者利於仕進故曰利用賓於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以中正之德居大觀之位以德化民未敢信吾民之下觀而化也然君子德風小人德草起觀吾民則小人皆化爲君子矣堯舜之世比戶可封所謂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又何咎乎

虞翻曰我身也謂我生生謂生民震生象反坤爲死喪嫌非生民故不言民陽爲君子在臨二失位之五得道處中故君子无咎矣　順懋樊曰大觀之主通我生於天下故合萬民生正觀我一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全要反到我上　胡翹元曰反觀化源也王者以萬物爲一體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民乃我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指九五而言上九是有德而無位者抱已飢已溺之懷負天民先覺之任試觀其君之民皆有士君子之行也則无咎矣蘇軾曰君子而後无咎難乎其无咎也郭雍曰志未平者上不能忘君下不能忘民猶有心于觀焉故君子居之則无咎是以聖人謹於在上之觀必觀天而設教者以此

順懋樊曰上是以師道觀天下者詩美成王曰君子萬年凡賢德之稱君臣所同任當賓師惟恐進德不足以爲矜式故志未平　胡翹元曰志未平堯舜猶病之心不盡之乎

三三噬嗑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也噬合也頤中有物噬而合之故有亨道聖人以噬嗑之象明柔中之亨而利也易之爲象有遠取諸物者有近取諸身者艮有背象頤有頤象噬嗑爲頤中有物象皆近取諸身者也卦自否來否之初六爲五爻否之九五爲初爻初上二陽爲頤中之剛柔皆物也傳所謂陽物陰物皆是也書說以九四爲物義未周而且夫人性皆善而有不善者私欲梗之也不治則亂矣是故噬嗑者去頤中之梗也刑獄者去天下之梗也去暴如去草克已如克敵去心中之梗也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有以邪間正以讒間忠者務除去之梗去則合天下之事莫不皆然用獄乃噬嗑中之一事耳而噬嗑爲治吾身之大用即爲治天下之大用惟柔中者得之老子曰直而不屈動而愈出非柔則中不虛非虛則中不明不明則不識然則柔得中而上行即自明誠自誠明之道也此卦下震而上離動與明並重噬嗑倒轉爲賁然賁上止下明噬嗑上明下動能噬而噬惟此卦爲然夫噬嗑欲其治也欲爲理之間小人爲君子之間欲變亂而爲治非去其間不可今柔能上行則上下之交可成得中而上行則天下之梗可去矣何則震動而離明則小人無所逃罪而去之其易耳是故噬嗑者去梗之象也利用獄者去小人之梗也然則利用獄即噬嗑之義也小人去則天下治而亨矣文王於噬嗑之卦只曰利用獄而人不解也自孔子有柔得中而上行一語而柔中之用以明而噬嗑之義可識焉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否之剛柔各以類聚此天地閉塞之時也若噬嗑則剛柔分矣以震離二體言則動而明矣動而明則閉塞可通也夫否之閉塞由於陰陽之不交今則震爲陽離爲陰雷動而電明剛柔相交合而成章此天地所以變否而亨也柔得中謂六五也夫柔下剛上定體也故凡柔則言上行剛則皆來五君位也以六居五爲不當位然柔而得中之爲利者其多

汪烜曰王安石曰律是八分書謂其八分古而二分今雖不能盡合於先王要猶有倘謂勅法蓋存焉者也　郭雍曰若周官大司寇垂刑象之法於象魏小司寇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至於士師又憲禁令於國及郊野此之謂明謂勅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王弼程朱均以初九上九爲受刑之人校足械也納屨於足而受械焉則遮沒其趾矣此乃受刑之輕者故即无咎也繫辭所謂小人之福震爲足爲陽木亦爲動爲行而前當艮止故不行也

錢志立曰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法而害於鄉里者桎梏而遣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當之　李光地曰周官掌囚下罪桎足其滅趾之刑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三四五皆言噬是用刑之人也噬嗑取頤中之象故各爻皆以齧腊肺肉爲義六二處中得位所刑者當爲噬柔脆之膚而沒其鼻於器中言易噬也其間易去故无咎他卦以

乘剛爲危噬腊則以乘剛爲利六二中正又乘其剛以聽斷也刑亂國用重典此爻是也

孔穎達曰六二處中得位是用刑者膚是柔脆之物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乘剛而刑未盡順噬過其分故滅鼻言用刑太深也刑中其理故无咎　楊萬里曰初與四應四於卦爲梗二絕其應而不通則四自孤而無與矣故臭滅非楚則反不決燕且非上官則謀不發腊者忠之淺鼻者氣之通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有治獄之才無治獄之德故刑人而人不服爲噬堅剛之獄而遇苦惡之毒也然彼有應治之罪故小吝而无咎也刁包曰在周公不欲寬假小人而屈朝廷之法故薄責其失而曰无咎在孔子不欲苟繩下民而緩源本之治故推原其失而曰位不當此交相發明者也一存居尊之體一明反求之道也

火傳曰楚椒舉謂無瑕者可以戮人楚靈王之刑慶封而反令之播其惡是遇毒也三無中正之德治人而人不治其過毒宜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乾胏肉附骨也金矢剛直也四近君位有治獄之大權然下卦爲間尚淺上卦爲間已深有噬乾胏象乾胏難噬所遇者艱而九四陽德終得伸其剛直利於艱貞而吉也以其剛而不正故戒之光離體也四爲離初故未光

來知德曰九四居坎中坎得乾中畫故有金象有矢象若六五變爲乾則止有金象無矢象矣故止曰得黃金且九四剛而不正故戒之以剛直六五柔中故戒之以剛中得者數人必如此非周禮鈞金束矢之謂　顧懋樊曰艱貞得吉猶愧刑措爲未光況以慢易偏私處乎誰其光者禹謨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君位用獄之主也噬乾肉者難於腊而易於腊胏用刑而人無不服故有此象黃者中也金者剛也六五居中用柔戒以當用剛以柔濟剛則中正矣貞厲者正以治人慎於用獄則无咎而得當也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皆以貞厲戒之是聖人明慎用刑之意也

虞翻曰陰稱肉位當離日中烈故乾肉也乾金黃故得黃金貞正厲危也變而得正故无

咎　王弼曰乾肉堅也黃中也金剛也以陰處陽以柔承剛以噬於物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肉也然處得尊位而居於中能行其戮者也履不正而能行其戮剛勝者也噬雖不服得中而勝故曰噬乾肉得黃金也已雖不正而刑戮得當故雖厲而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九居卦終所謂怙終不悛小人不知小懲大戒之義遂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蓋履校不懲故至何校滅趾不戒故至滅耳也滅耳則耳不聰然耳不聰由於心不明也鄭康成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　見易曰上九居卦之上古所謂獄成命三公參聽之蓋獄至上而始決也何校滅耳則所謂三公以成獄告於王是也其罪自上而定不可復脫豈仁人所得已乎有凶道焉猶禹之見罪人而泣也　李兆賢曰在上故敢重罪受重刑之象胤征告於衆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以干先生之誅其何校滅耳之刑乎

賁亨小利有攸往

吾謂賁卦而得柔以濟剛剛以濟柔之道焉又知質文升降之理焉賁飾也賁之爲色本白而有黑黃色間之且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地一色白之象也然而天玄而地黃所謂其色不純所謂白不白黑不黑黃不黃賁之色也尚虞諸儒皆謂賁自泰來蓋泰之未變純剛純柔質而已矣既變則坤上六之柔來爲九二以文剛是以亨也乾九二本爲純剛之中分而爲上九以文柔柔本稱小是爲小利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文質彬彬禮樂飾治故利有攸往蘇東坡謂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其最著者賁之象而不取泰變爲賁之說程傳亦然謂乾坤變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淦按卦變之說猶老幹大枝小枝之異曾於隨卦釋之如此卦不云從泰來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二語終不明晰王弼不宗卦變之說謂互體不足推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溺甚未嘗不中後人之弊然將漢儒之義一掃而空之太過矣此卦下離上艮剛柔相錯天地之文文明以止人爲之文文明而不止則文必勝質矣家語及呂氏春秋均稱孔子筮得賁有愀然之色以爲非吉謂白不白黑不黑非正色之謂也按鄭康成曰賁文飾也離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地二文相飾成賁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

德剛柔雜仁義合然後嘉會體通故亨也沧案剛柔相錯之天文自然者也文明以止之人文雖非自然文而猶有質存者也項安世曰古人之於文不敢一日離也因其有善惡辭讓之節而爲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體其合也以義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體而婚所以飾其情而養其恥也荀子不知而以爲勞戰國之君以爲迂閭西晉之士以爲鄙吝獨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爲此奉天命之變成人倫之化不可一日無也沧案項氏之說即鄭氏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之說也然僞字人爲之文本與天地自然之文不同荀子以爲僞老子以爲忠信之薄皆有慨於周末文勝人皆逐末忘本故有激而言夫爲圖以飾有體文尤貴存體書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嘉之本即體書若文則致飾於外而體之實亡老子曰以爲文不足固令有所屬見素抱樸欲其敎文以質也老子之言最爲當世娟病者曰大道廢有仁義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昌棄以爲小仁義也然此皆老子憤時之言即孔子禮云樂云諦自既濫吾不欲觀之意也老子以自然爲宗重開天文與人文之分自然與不自然之分而已張振淵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二者皆以質爲主按以質爲

主即老子見素抱樸之旨也鄭康成言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可見道德樸也仁義文也大道廢有仁義即質樸不存而文彩外著也以體爲忠信之薄亦此意耳大抵天文皆自然人文則由於人爲人爲即僞字故曰慧智出有大僞也是以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草木剛柔交錯天地之大文也后王君公以飾其躬紿山於上衣繪火於下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時厥後文明日啓我國制度之美備品節之詳明高出於蠻夷四裔之上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獨惜周末文勝文勝則質楙之光華也至於折獄則務得其情而不敢深文以爲鍛鍊務從其實而不敢舞文以肆寃誣質所當貴而不貴所不當貴以中正敎人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準乎中以立言也然孔子用禮樂亦云從先進之野人矣老子以清虛爲敎專言道德不如孔子之中庸然抱樸一言實可藥當時文勝之弊故漢初文景宗尚之而治其曰大道廢有仁義禮爲忠信之薄豈欲棄仁義禮樂而不言哉董猶孔子從先進之意云爾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曰起余者商其旨同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王廙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爲體層峯峻嶺已如雕飾復如火照彌見文章賁之象也按山下有火文明而未能及遠君子以明庶政文因乎明離也無敢折獄明不矜明艮也後世之折獄者曰深文曰舞文皆此敢心懇之不知艮止之義也

陳洪範曰體樂制度煥然一新井田桑麻燦然大備文治之光華也至於折獄則務得其情而不敢深文以爲鍛鍊務從其實而不敢舞文以肆寃誣質所當貴而不貴所不當貴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剛柔相交以成飾二之柔來飾初之剛初九有剛明之德而在下內飾於已不資外飾於人故舍二之車而不乘甘於徒行而已義在則然初應四爲義比二爲不義無位而在下

故曰賁其趾

郭雍曰是以古之人祿以天下弗願繫馬千乘弗視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卑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若夫小人不義而乘盜之招也雖慶氏之車何有於我使孔子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萬鍾不辨禮義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充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

李光曙曰頤自耕安步當車似得此意充之則伊尹一介不取孔子之浮雲富貴皆是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賁其須所謂美髯也自三而上有頤之象二主內卦之文明而在頤下故曰賁其須須附於頤猶二之上承於三故曰與上興也二以陰居中正三以陽剛得正柔來文剛是君子附於君子而俱興之象或曰須待也然賁趾與賁須皆近取諸身故當作美髯解

楊萬里曰須者待也如賈誼者知易之賁不知賁之須也　李兆賢曰曹參繼蕭何而著績許遠附張巡以竭忠皆有賁須之象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賁於自然無煩致飾故曰賁如濡如然二陰交賁慽其陵乘乎陽也故戒以永貞則吉能永貞則不陷溺於陰而陰終莫我陵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居賁之終文明已極文已陋矣非救之以質則人爲之偽起而文明反爲當世隱病矣賁本雜色今曰白賁其還淳返樸之時乎論語言繪事後素是白者賁之始也文明以止所以善其終白賁无咎所以復其初得志者成其文明以止之功得其化成天下之志也　郭雍曰知白賁之道則救儉以忠於以繼周雖百世可知此三代之治可以復也不然則君臣上下沈湎淫佚舉士師師非度從流忘反尚何化成天下之有哉　毛奇齡曰賁本雜色而到此已純其無所不白較之四之止白其馬五之第白其帛端有進者天文在上合人文而化成焉艮爲成艮之上剛則成之時也此賁終也

三三上下離

剝不利有攸往

剝卽消制之謂陰之剝陽如果之將落屋之將傾也陰自下長而至五小人之勢盛矣若更上往則爲小人滅君子之象文王曰不利有攸往孔子釋之曰小人長也君子當剝之時存身遠害以避小人而已豈可有所往乎此卦下坤上艮坤順而艮止當曰順而止象傳順而止之此之字當着眼具有旋乾轉坤手段也夫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以陰之剝陽也天下不可一息無陽無陽則生機絕猶之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子無君子則天理滅自乾變姤壓人有女壯之戒至剝而小人之勢盛孤陽爲碩果之留耳然消息盈虛陰陽

消長關乎天道剝反晉晉反大有而乾體復矣天地有陰陽人身亦有陰陽坎離水火以心腎配之然而人心亦有陰陽如善之一念起爲陽惡之一念起爲陰是也陽之性剛其德健陰之性柔其德順剝一陽僅存天下之尙有生機尙有天理者賴此一陽也必有術焉以止五陰之上進然後一陽可以留存孔子曰順而止之可也夫艮爲止陽剛之君子固有之道也而順則坤德也陽在上九於乾爲亢使君子審其陽剛之氣以與小人抗如漢荀爽諸賢其爲小人之黍淑誅鋤也必矣惟濟以坤順之義而後可以艮止之太公伯夷避紂以居海濱孔子之諸陽竹隱佛肸皆此義也漢之諸賢惟陳實郭泰申屠蟠知順以止之之義耳諸賢皆不識也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危行者艮止之義也言遜者坤順之義也陽微不去期以止陰陰盛欲進止之以順惟明於消息盈虛之理然後能之漢之陳平唐之狄仁傑其知坤順之道乎順以止之不可逆以止之保此孤陽終有變剝爲復之日故曰不利有攸往戒陽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易於陰陽消長之卦有扶陽抑陰之意焉扶陽愛君子也抑陰惡小人也自夏至一陰之姤生進而愈上至於建戌而成剝變五剛而爲柔小人之心毒小人之術工小人之黨多小人之勢盛矣否之時君子小人之勢均故聖人言小人長者以見小人之勢盛而不可禦也夫陰長至五僅存一陽再往則一陽亦消不利有攸往者戒君子也雖然小人豈終不可禦哉君子有處剝之道焉順而止之是也剝之爲象下坤上艮坤順也艮止也小人方盛其能受君子之止者君子順天之學爲能順而止之也君子之剛正小人所忌君子之剛直小人所怒今則以順爲德以柔濟剛爲筭子之奴可也爲文王之囚可也然箕子之明夷嗜箔存焉文王之柔順周易演焉天豈忍使咀果之不存乃使小人張其凶燄鼓其狂瀾永爲洪水猛獸之天下耶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陰盛矣盛極必虛亂極則治否極則泰剝極而七日來復亦天道也消息盈虛君子尙之所以持天道之行也君子觀象而得天心故以順天者順人著內文明外柔順之德而天德之剛不敢損也君子敎剝而行天道故不敢逆以止之而順以止之效牝馬之利貞爲酒龍之勿用遂有龜剝爲復之機所謂順天而時行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艮君之託於民也爲民上者觀剝之義必當厚培其下民然後得安其居宅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不言后而言上者以在下皆羣陰而一陽猶在上也

象正曰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百姓者君之地也故厚下安宅附地之象也養棟於上植基於下實人剝我毋我剝人而已矣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一陽在上五陰列下有宅象廬象而牀在宅內人之所安也剝牀以足也剝牀以足之足也貞卽上九碩果之存蔑滅也消也陰之消陽從下而來初雕上還而曰蔑貞凶卽履霜堅冰至履霜曰此坤卦變乾也勤初成巽巽木爲牀復震在下爲足故剝牀以足也　機萬里曰天下之勢若處屋屋上庇牀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者先壞其屋之足君子者人主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者剝牀之足者也正道滅而後凶于而國者隨之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故剝始於滅下其流及上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者牀身之下牀足之上孔穎達謂分辨之處也陰陽相應爲與初二兩爻互文見義初以滅下二自下稍上亦以滅下也二未有與初亦未有與至三然後有與也吳澄曰傷其與之不早而僅存一陽

崔憬曰今以牀言之則辨當在第足之間是牀榻也　楊萬里曰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爲大臣也其當龍九鹹相林甫之日也與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當剝之時羣陰以剝陽爲事皆小人也六三獨應上九碩果之君子而失二四上下之小人是三雖不能爲君子而亦不終爲小人也故无咎

程子曰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强是也　沈起元曰失上下猶否二之不亂羣也　李光地曰張永剝去劉瑾與諸君子謀其此象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居下體之上牀既剝盡及於人膚是爲切近之災剝道成矣其凶可知

楊萬里曰四陰以下而道黨日衆勢日成災其君必矣其當莽卓蔡襄林甫國忠機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惡來亡商尹氏亡周椒蘭亡楚斯高亡秦張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孜亡唐此日乎　陳洪謨曰自來邪正分途曾無兩立然君子治小人猶有恣其惡而寬其死小人害君子斷不容其譖而予以生楊忠愍身受五刑岳武穆冤沈三字可悲也夫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陰陽近則相比故六五不取剝陽之義而言陰之從陽魚在水陰物也六五下比四陰駢頭鱗次有貫魚之象柔得尊位大中有后以宮人進御於君之象言五能率羣陰以順承於陽陽亦寵之而无尤矣三應陽則曰无不利擊人望小人之改過遷善勿害君子也卦言順而止之陽之能用此爻也

程子曰一陽在上衆陰有從順之道故發此義　張子曰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逼近方得處剝之善下無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

郘瘦曰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然則女子小人爲同類御小人以宵人之道乎徒自失其依止而已鄭康成云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陽

☶☷艮上坤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者陽之復也復之初九即剝之上九剝爲陽之窮復爲陽之亨純坤之重本合乾體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乾則萬物資始坤則萬物資生也雖剝之極而一陽存故復之初而一陽亨文王於一陽之復歡喜無極卦象不憚言之詳孔子亦欣然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生物之心也獨陽不生獨陰亦不生一陽之復而曰見天地之心以剝之陽順而止之復以陽動而以順行也不動則不行動而不以順行則三光不明而四時或忒矣惟天地以順動復之一陽法天地之動而以順行是以天地之心爲心也王弼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淦案王氏之言誤矣王氏之言老子之言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又曰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其於有無動靜之理言之詳矣王氏之義所從此也後世若周子太極圖說與有合焉故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通書曰靜無而動有竊謂老子之言道在於未有天地之先故莊周謂天地一物也文王之言陰陽剝復在於已有天地之後故孔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也郘子言易有伏羲先天卦圖文王後天卦圖其以此歟郘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夫易根於陰陽而生於姤復蓋

剛交柔圖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至茲而無窮矣淦案易之理本剛柔相易而後陰陽變化而不窮此卦下震上坤初之一陽反艮之止而爲震之動也鄒子言剛交柔而爲復故復之動爲行趙汝楳剛必體坤之德而以順行是也動與順並重程子之注曾明其義王弼曰疾病也按陰以剝陽爲事陽爲陰所傷則疾病當剝之時君子之出入多疾也復則出入无疾矣當剝之時君子小人化爲君子皆吾朋也一陽初復未能勝陰必待衆陽來助之坤變爲復爲朋復之時小人化爲君子皆吾朋也一陽初復未能勝陰必待衆陽來助之坤變爲復與乾初交坤亦曰西南得朋是朋長入是陽反反復者亦出入之義反謂入而倒反以順行故也自外而之內曰來出是朋長入是陽反反復者亦出入之義反謂入而倒反復謂既反之後復而約上也道與路同言剛反而復之道路也七日來復復之期也七日諸儒多以七月言謂姤復之理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不言月謂言日猶詩以日爲月也李鼎祚曰剝卦陽氣盡於九月之終至十月末坤卦用事陽復陽來陽坤之一卦六爻爲六日復來成震一陽生爲七日此說較勝蘇軾曰自坤爲復謂之入自復爲乾謂之出又曰坤與初九爲七毛奇齡曰七日者自剝至復也剝行至坤而六陽已盡乃陽

坤陰之六爻而陽已復生則從剝數起以至於復自剝上一爻連坤六爻爲七日凡天行之度以七爲限何閎儒所謂厥家建破以七日圖更醫家傳經亦以七日而變王夫之曰七者少陽之數數極於六不可復減必上生至於七而陽復萌也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坤本乾變剛自剝而反其位爲復此乃消息盈虛之理故邵子曰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夫而不姤是也楊時曰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技動與順乃坤震二體孔子加圖以二字有力非動不復非以順行雖復不亨也是以動與順皆行也剝曰順以止之復曰而以順行剝則小人長復則剛長剝則不利有攸往復則利有攸往皆對言之故反復卽出入也反復其道而消息盈虛之理在是矣夫陰陽之道特恐其不動耳動則行內卦外卦皆行也所謂天之行也卽天之道也天通乎地是卽天地之心也是卽天地生物之心也夫天地無心而成化向吾欲見天地之心而不可得今於復一陽之反見之程子以爲動之端乃天地之初蓋由剝而復之時正由靜而動之機也張子曰復言反而剛長也亦卽克念作聖哀念作狂蓋故曰生死關頭也

楊萬里曰關閉爲主陰去爲客主安得不亨故復之亨以剛之反喜之之辭也　陳世餘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震爲雷震主動也雷在地中人以爲伏而不動然雷是動物已有出動而靜之機矣陽始生甚微必安靜以養之而後能長至日閉關而商旅不行下能安靜后不省方上能安靜人身亦然膏粱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童蒙端之萌蓋微非莊敬持養不能擴充也剝蛻曰雷在地中股股膠膠陽而來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　楊啓新曰閉靜以養陽

蓋命動以制陰王者於姤復用意深矣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有失而後有得有亡而後有存有去而後有還復者陽去而復還不遠復者失之未遠亡之未久也初九陽之始生乃動之初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而陽也祗與抵同不至於悔也邪去而正還暴去而善還人欲去而天理還是修身之要大學

致知誠意正心所以修身致知誠正即陽復也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楊萬里曰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知乎故大學在致知人心之知即天地之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復　劉子肇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三字符也　顧炎武曰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惟獨之學也問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遠怒不貳過　李光地曰心復善則自修如顏子之克復必於視聽言動上見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即美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性充實之謂美休復者即性本善有諸已而充實也何以能有諸已以其能取諸人以爲善也下仁即下於初九之不遠復是仁也論語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不遠復之爲仁於此可見試觀陸冬百舟衰汐之時碩果之核其名曰仁藏於地中寂然不動及一陽生而其仁萌芽破核而出矣六十四卦惟

乾言體仁此卦下仁初在下爲仁乾之一也六二友於仁人自得休復之吉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爲仁孔子初九繫辭獨贊顏氏之子蓋則孔顏心法之傳盡在此矣蓋仁人心也即天地之心也

文中子曰學莫便於近乎仁六二以之　楊萬里曰不有初九克已之仁人則六二無輔仁之益故微曾子子夏不聞喪明之罪微曾子子游不察襲裘之過故初九已復六二人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必如顏子之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方謂之復若頻失而頻復是人心之危也故曰厲六三不中不正處震之極其象如此然震無咎者存乎悔危厲而知悔是能改過者故又曰義无咎也此聖人望人悔過之意

郭雍曰孔子曰中庸其已至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故道有至於數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能以寸是以危也然而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

也

虞翻曰坤爲迷　荀爽曰坤爲業故曰行師陽息上升必消蒙陰故終有大敗　倪鴻寶曰夫處否剝則君子以儉德辟難人觀世危豪而微復是故殷道之豪非於帝乙帝乙而後無豪是豪之危也孔門之復幾於顏子顏子而外無復是復之微也

王夫之曰上六非天子之位故稱國君諸侯之負國不服者也至於十年不克征初九與平之難也陳置死而贈右不下陳友諒擅而武昌未平其象也以學者之治身心言之仁之復也物欲之感皆順乎理而餘習於幾微不易消除非幾精仁熟仍留未去故程子有貞復心喜之歎克之難即此特爲初九重戒之

三三三頁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即誠也復之後受以无妄一陽也易只言无妄孔子文言及中庸乃明言誠自然之謂郭忠孝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有信是即誠也朱子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郭忠孝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四時之行無私信萬物之生無私育聖人與天合德故常依於天理無思無爲亦歸之自然而已程子曰動以天也主於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陸德明音義云无妄繫辭云无妄作望音無所期望冷案妄字象二解其義始全虛而不實則有妄實而不虛則无妄是故無其實而望得其名者妄也爲過正之行內不足而外是慕者妄也天下有无妄之關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是也君子不處也天下有无妄之禍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是也君子不去也董無道以致關於是有期望以免禍者是謂逃天之功非道而致關於是有期望以免禍者是謂逃天之罰是妄也非无妄也欲救斯病莫如教之以誠誠則純乎正理而無所期望關篇一付之天是所謂天命也夫以乾元而當首出之震自應備有乾之四德而孔子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釋之蓋以中正立无妄之本即以至誠大无妄之用至誠豈有不正者乎恐其或過乎中即戒其固正也使事事循其實理之自然豈有過乎中者耶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爲眞實无妄之謂解易之无妄則以爲實理自然之謂要之自然則得中也得中即正也備正故利非正則不利而有眚矣正故利有攸

往非正則不利有攸往矣蘆謂關無常即不幸而有災眚之來而吾之所守不可不出於正此無他正即无妄也非正則不誠而妄也正即天也非正則人爲而非天也故豪辭曰天之命即天命之而性也孟子所謂性善亦從此出孟子言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此義亦同也要之妄與无妄應從天理人欲上分別依乎天理所謂誠也動乎人欲所謂妄也无妄之至君子居易以俟命是也豪之至小人行險以徼倖是也豪傳兩言天命聖人示人之意至深切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謂初九也動而健言卦體剛中而應謂九五與六二也无妄之往以下謂三四及上九也猶才曰此本遯卦來毛奇齡曰以遯艮三剛在二爻之外者今已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外乾如故而內變爲震是內動而外健也虞翻曰動震也健大亨謂乾剛中謂五而應二大亨以正變四承五乾爲天震爲命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又曰三四失位故利貞也非正謂上也四已之正上動成坎故有眚變而逆乘天命不祐故不利有攸往矣行矣哉言不可行也淦按雷行天動天動不妄故卦曰无妄初九一陽爲主於內動以天也動以天自无妄矣九五之君以剛健中正之德无妄於上六二之臣以柔順中正之心无妄於下其動而亨者由於動而正也上下相應皆所謂動以天也然則正即天矣天即正矣大亨以正豈非天之命吾動乎其有不正者以僞不以誠是以人而滅天也以人滅天有眚不利宜矣夫止於无妄而不往天之命也不止於无妄而往非天之命也非天之命天不祐之彼匪正者合无妄而往欲何之乎言其不可行也

刁包曰本義曰有其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只一直說傳則曰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即此機說的无妄之往蓋出胡氏附會本義以此句與泰卦包荒得尚於中行例看極矣天命只是无妄无妄而又往則逆天之命矣天尚不祐其何以行之哉聖人之旨特加婉曲曰行矣哉仍是何之矣語氣无妄匪正特眚耳何以便云天命不祐張南軒云一念幾不是便致震怒正此意也在常人一念之正則誘而進之如頻復而許以无咎之義是也在至人一念之不

正則笵而懲之如匪正而戒以不祐之天是也易之教人至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君子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則天下之物皆有生機矣生機之發達皆實理之自然九家易所謂陽氣普徧無物不與朱子所謂一物與他一個无妄是也君子順合天時以茂養生而百萬物亦人人與以无妄物物與之以无妄而已所謂動以天不動以人也

俞琰曰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中庸所謂誠即易之所謂无妄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子思之說蓋本於此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九以剛正而爲主於內與四兩剛相遇不牽於繫應之私無所期望得實理之自然者故直釋之曰无妄不着他辭本卦有應不如無應無所繫累反身而誠故初曰无妄往吉四曰可貞无咎也若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則有災有疾有眚矣无妄之吉即誠能動物之謂

初居震初行乎其所當行也四有艮象止乎其所當止也四以陽剛之才不應於初無係戀之私是无妄者可以貞固守之則无咎矣固有之者即反身而誠無待外求也復卦言仁言道无妄卦言誠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均從此出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初居震初行乎其所當行也四有艮象止乎其所當止也四以陽剛之才不應於初無係戀之私是无妄者可以貞固守之則无咎矣固有之者即反身而誠故初曰无妄往吉四曰可貞无咎也若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則有災有疾有眚矣无妄之吉即誠能動物之謂也故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然則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飛何也非不動也譏於初動也是惟無動動而得志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以誠感人人必應之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張子曰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者也得臣無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楊萬里曰雷動於初而不妄萬物一歲之盛福也聖人動於初而不妄萬民一世之盛福也故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然則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飛何也非不動也譏於初動也是惟無動動而得志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當也

不於方耕之時而即望其穫不於方菑之時而即望其畬是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

六二柔順中正當无妄之時無期望之心可謂正矣匪正則不利有攸往正則利有攸往也未富者言未有求富之心即君子憂道不憂貧意

虞翻曰震爲耒耜爲禾稼互艮爲手耒耜在手耕象禾稼在手穫象　林希元曰田必耕然後穫必菑然後畬其耕也正以望穫其菑也正以望畬豈有不耕穫不菑畬之理爲此語者特以明自始至終絕無營爲計較之心耳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三陰柔不中正居動極而應上當无妄之時而有災也故曰无妄之災牛有順德以比陰柔上爲妄行有眚之人是行人也邑者內卦陰爻以三爲邑人也三之應上以妄應妄在上爲有德在三爲失牛或者疑解无妄之得不足以爲得无妄之失不足以爲失是无妄之災亦不足以爲災也故不言凶亦不言無攸利

虞翻曰坤爲牛艮爲鼻爲止巽爲繩係牛鼻而止桑下或係之牛也乾爲行人坤爲邑人

胡翬元曰此如燕鹿之夢倏得倏失故夫子隊嘆之以見事之適然無足怪者　陳洪冠曰自古正人君子無故而遭屈辱者惟在順其命以受之修吾身以俟之不因人之獲福而生憤懣不以我之得禍而生德尤身罹於災而人不見有災李陵陷匈奴韓信死未央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初居震初行乎其所當行也四有艮象止乎其所當止也四以陽剛之才不應於初無係戀之私是无妄者可以貞固守之則无咎矣固有之者即反身而誠故初曰无妄往吉四曰可貞无咎也若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則有災有疾有眚矣无妄之吉即誠能動物之謂也故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然則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飛何也非不動也譏於初動也是惟無動動而得志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與二應恐其有私繫之累故以爲疾然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二亦中正以應之是无妄之疾不可以爲疾也勿者禁之詞无妄之疾不當得而得自不當藥而愈也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蓋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乃无妄之真也毛奇齡曰是使剛中在上者可使下而與二應也俗解謂无妄無應則象詞非乎一以主內爲正一以應中爲正凡此者所謂正也天之命也李蒙齋曰動以天爲无妄無應即天理之公以人爲有妄有應即人欲之私故六爻即以無應爲得按兩說均可存知有應無應之異於此卦爻思過半矣

虞翻曰五動成坎坎爲心病巽爲草木艮爲藥石　孔穎達曰此假病以喻人事猶若人主而剛正自修身無慮妄人亦無慮妄而遇逢凶禍若堯湯之厄災非自己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煩勞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洪水使鯀西治之者雖知災未可

息必須順民之心蘇之不成以災未息也而能治救災欲靜也是亦自治之災勿藥有喜之義也　程子曰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當无妄之世處无妄之時上以无妄感下以无妄應六爻皆可稱无妄也上處无妄之極與三爲應三爲民人之災故九爲窮之災居震健行之極无妄當止而不行其時位與亢龍同也无妄之行與象傳无妄之往同意曰有眚曰无攸利亦與象傳同恐其以人不以天是匪正而不能大亨以正也故戒之

刁包曰天地間原有恰好道理在過當反不是上居无妄之極不可以有行也行則過於正而有眚何利之有卦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正謂此也張中溪曰漢武漠北之征唐皇當陽之師此災之謂矣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小畜大畜皆陰畜陽之卦也小畜異在乾上以一陰畜陽大畜艮在乾上以二陰畜陽毛奇齡曰陽爲陰畜則小畜大曰大畜夫小而何能畜大也天下之陽孰有大於乾者乃以三乾難艮山之內乾雖行而艮止之則艮雖有陽而亦總入於艮止之間若以兩陰而可以畜四陽者則大畜矣檢案畜止也艱也大畜明尚賢之義止而畜之乃能養而用之異陰卦其力小故曰小畜艮陽卦其力大故曰大畜小畜爲密雲不雨施未行也大畜爲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要之二卦皆爲陰畜陽可無疑義諸儒所解似多未愜惟焉椅曰小畜之畜乾六四也九居五爲之助也大畜之畜乾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爲之助也其得剛上尚賢之旨沈起元曰所爻皆言以柔畜剛之妙用也六四以正爲順靜以止乾剛暴者遇之而馴發揚者遇之而斂六四之所以元吉也六五君位則有畜天下之象居中應天建極於此萬物會歸據此則陰畜陽之義可識矣余按乾之三陽健上原不易畜上九同類艮而止之而其指揮運用之妙全於二陰爻五爲君位四爲近臣有柔弱制剛強之道然後乾之三陽皆爲我用故所畜者大也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者渾含光大豈必與其臣較量才德也哉有其德剛健篤實輝光之實臣君能畜之則其臣之德皆君之德也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豈虛語哉卦互離坎離爲日然則輝光日新之德君與臣交濟而後得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以之亦其義也趙汝楳曰乾陽欲升六五以大君畜之故卦名大畜此亦一義按利貞以艮止言非貞固不能止乾非大正不能止健也不家食吉以乾健言五能養賢三陽類升也利涉大川合艮乾言之以柔中之君得剛健之臣足以涉險濟難而無難矣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與共天位也與食天祿也故孔子曰應乎天也言尚賢乃天意之所在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鄭玄虞翻管輅崔憬皆以日新斷句惟王弼以其德斷句宋儒宗之然大有卦其德剛健而文明與其德剛上而尚賢句法合當從鄭虞剛健以乾言篤實以艮言篤實是誠剛健

徐文靖曰按人之淺見揣聞者臆之以管窺天坐非觀天又烏知天之廣且大哉試以登泰山觀日之舉則二曜五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都在目前豈不天在山中乎測言云天在山中即納芥子於須彌之意視在字爲過虛本義云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則又視在字爲過實矣　蘇軾曰孔子論乾九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於不學漢高祖是也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亦先厚其學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內卦三陽受畜於人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人爲義卦言利涉大川爻言利已已止也卦爻取義不同初九爲六四所畜往則有危不如其已乾三所謂惕若厲也君子爲小人所畜一受羈縻則災禍立見故以不犯災戒之

王弼曰四乃畜已未可犯也　朱子曰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

九二輿說輻象曰輿說輻中无尤也

輻說則輿不行二有載上之才而守難進之義六五是其正應以君畜臣二知艮止在上

乾健不可以上進是守中而能安其分者也中无尤者心中无怨尤也四皓嚴陵似之
蘇軾曰小畜之說載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載其心順之故中无尤也　呂祖
謙曰二以剛而居中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輿輹而不行也故曰中无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志同類合儻天衢之亨畜極則通有良馬逐象雖然前有
山險不可遽前銳進利於艱貞閑習從容待時則利有攸往夫上上九也三與上皆陽爻
不相畜而俱進故曰上合志也
來知德曰艱者艱難其思慮恐失於太易貞者貞固其作爲恐失於助長　刁包曰有馬
則有輿有輿則有衛都是相因物事閑習車輿範我馳驅也閑習防衛用戒不虞也曰字
宜如程朱作日月之日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四六五以柔畜剛者也牛之剛健在角初九爲童牛未甚健也禁於未發故牿之豕之

剛健在牙九二居中亦已健矣畜而止之若猶豕然其牙雖剛未敢躁動夫乾爲龍象四
五畜之若牛豕取靜以止健柔以制剛之義四爲大臣五居君位上尚上九之賢下攄三
陽之賢畜陽之道應如是也大臣能助其君而畜賢功莫大焉故四曰元吉君能畜大臣
之言而尚賢德莫厚焉故五亦曰吉夫大畜則賢臣衆多國家喜慶之事孰有過於此乎
卦以陰畜陽爲義五以柔居中而得尊位止之非難則畜之亦易故但言吉而不言元也
王輔嗣以老莊注易爲世所譏然老書與易義多脗合不可不知即此兩爻以柔畜剛所
謂柔弱處上剛强處下柔弱之能制剛强道德緯書之詳矣
來知德曰童者未角之稱牿者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六四艮體居上當畜乾之時與
云初上二陽爲卦主爻然初九云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謂舍自己比二虛中之靈龜而觀
上九之朶頤也惠棟曰龜養於內者初舍之而求養於上失自養之意故凶靦卦離爲龜
取外剛內柔損二至上益初至五皆有頤象故損之六五益之六五皆言龜按養生養氣
莫如龜易之取象於龜以其外剛而內柔然則頤之所以爲養者可識矣孔子象象無動
而止之語當有取義六爻皆隨時位而斷然靜止則吉動則凶此理亦大可思也朱震曰
口實者頤中之物四陰爲虛虛則無物故自求口實按噬嗑二陽在中故曰頤

此養所從出也然此卦中爻重坤萬物皆致養焉外二陽而內四陰中虛之象蓋亦中虛
老子所謂衣養萬物而不爲主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又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
臺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又曰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皆言養萬物養萬民之道
而以虛中爲義蘇藏易首坤老子所謂食母也又曰有名萬物之母竊謂此卦有天包地
象震艮皆陽爻二陽在外天也重坤在中地也非乾則無始非坤則無終故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大哉坤元萬物資生老子之言實其腹者養人之義也虛其心者自養之義也
是以養生養心養氣養性皆以虛中爲貴非虛中何以觀我觀人即
來知德曰童者未角之稱牿者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六四艮體居上當畜乾之時與
云初上二陽爲卦主爻然初九云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謂舍自己比二虛中之靈龜而觀
上九之朶頤也惠棟曰龜養於內者初舍之而求養於上失自養之意故凶靦卦離爲龜
取外剛內柔損二至上益初至五皆有頤象故損之六五益之六五皆言龜按養生養氣
莫如龜易之取象於龜以其外剛而內柔然則頤之所以爲養者可識矣孔子象象無動
而止之語當有取義六爻皆隨時位而斷然靜止則吉動則凶此理亦大可思也朱震曰
口實者頤中之物四陰爲虛虛則無物故自求口實按噬嗑二陽在中故曰頤

中有物曰噬嗑頤則中虛無物又大象肖離項安世曰上經將終受以頤大過四卦之象皆不反對所以明雷風山澤之正用也四卦之象皆肖坎離蓋雷風山澤之氣出於坎離而坎離之氣出於乾坤又曰萬物始乎震成乎艮天地養物之功終始於二卦之內四時八卦之用皆包於頤故卦氣始於中孚而終於頤此頤之時所以爲大也愚按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卽大仁不仁之義也以萬物爲芻狗生之殺之皆無心所以爲造化也使貧以萬物爲芻狗也者何以云亭之毒之生之育之又曰衣養萬物而不爲主也說是故天地養萬物天地好生之心也聖人養萬民體天地好生之心也而必先以養賢然後萬民可養大畜之後受之以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而大畜曰尙賢頤曰養賢其旨說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有國而無賢雖欲養萬民也其道無由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非訓養也而有養之義孟子曰得其所養無物不長失其所養無物不消揠苗者過之不芸苗者不及觀其所養之正不正而吉凶可知矣觀頤謂自內觀外其所養者正歟則傳以朶頤爲六四似不如指上九爲合

王應麟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

主言語出於虛憒之而言語皆實飲食入於虛節之而飲食得中亦養德養生之要務也朱子語類或云諺有鵲從口出病從口入其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飲食　楊萬里曰愼非默也當其可則諫死不羞括囊節非矯也當其可則採微不羨肉

林眞德秀曰白圭當復金人有銘可不愼乎三爵勿道萬鏡賈禍可不節乎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頤養之道以靜爲主下三爻皆以震動而得凶上三爻皆以艮止而得吉觀於此而養心養德之義亦可識矣九居震初能動而不能靜如舍自已之靈龜觀上九之朶頤故上以靜存初以動失也初九以陽剛之才伏於四陰之下而比之足以自養無待外求有靈龜伏地養氣之象靈龜剛外而柔內者也草木之華擎乎枝葉之上謂之朶上九以一陽在窒陰之上朶頤之象夫舍靜養之靈龜觀垂涎之朶頤是舍義理之養而縱口體之欲其凶可知不足貴者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也爾我皆設辭非上九自謂陰無養陽之義程傳以朶頤爲六四似不如指上九爲合

王應麟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

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也　火傳曰其東漢之華故唐之盧

六二顚頤拂經於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三四五爻顚拂二字雖之凡自養者不可以有求故求養於下爲顚求養於上爲拂二與四皆以求養於下而顚二與三五皆以求養於上而拂蓋上以養下爲義求養於下則顚倒也下以養上爲義求養於上則違拂也特二四顚以自養五拂而養人二三拂而自養動靜不同吉凶分焉夫陰求陽養理之自然二比於初顚頤非凶也乃見上九居高位如邱焉非應妄求拂乎常經故曰拂經如丘頤以此而往其凶可必若不往則不凶也然二比於初又顚拂而妄動不能應乎五故曰失其類也

見易曰二五俱爲拂經然二凶而五猶寄生之君事權有歸不得已也二既屈體於初矣復見大勢在上人皆就養思舍而從之此猶戰國時食客惟利是視觀頤者固如是乎

顚懋樊曰拂經非正應也然甘心卑賤之黎祇違常理若奔走權門且斥逐而有凶矣

李兆賢曰顚而拂如王孫之飯邱而凶如彈鋏之歌

六三頤拂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拂頤亦如六二之拂經於丘頤也略其辭耳上與三爲正應而離正亦凶者以三不中正又居動極已柔而動上剛而止位雖居應道實相違皆二卦上下之爻反卦辭貞吉之義是道大悖也以此求養宜其十年勿用无攸利矣坤爲十故曰十年

見易曰十年勿用言終不用矣武侯之於孝嚴座立是也　楊萬里曰不知自養而躁於求養其亾文八司馬之徒與故溫死於衡宗元死於柳十年勿用未爲久廢也六三之所以至此者干利而已聖人斷然曉之曰凶又曰无攸利拔其本也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二與四皆求養於下二之顚頤初九不離也二又拂經進求養之道故凶而之顚頤初九離之也四得求養之道故吉四近君位爲大臣有虎視眈眈威嚴之象眈眈虎下視貌然而虎猶養已者順其欲則逐逐居艮體之初靜以待養自无咎也上施光者言四之施於下有威而光明也

張弧曰虎視常雲首荀九家艮爲虎　吳澄曰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

江瑤曰四舍已而從人者也羣下貴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求益不離則未少有得而止矣眈眈逐逐吐握之虛衷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蓋以虎之威嚴而比於上九亦進拂乎經常也然五以柔道自居能止於順有順以從上之象居正而得吉也卦言貞吉此爻當之順以從上即尚賢之謂不可涉大川者涉大川則動而非靜矣

胡炳文曰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謂欲以自養人不可也　見易曰頤道暴動而喜止二曰可也不可涉大川猶洪範用作凶謂欲以養人征凶以動而凶也五曰居貞吉以止而吉也涉大川則用動矣東周之天子凡有變故艱難之事告之伯主已則坐享共主之奉可也　陳洪謨曰居而守之我無事而民自富夫是以卷已無爲而天下治也若委任不專紛更喜事則養民適以擾民利未興而害已著矣奚可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以艮陽剛德爲五所用天下莫不由之以養者也故曰由頤彖言養賢以養萬民上九誠賢矣然爲萬民所瞻處危疑之地故必知危而後吉五不可涉大川九利涉大川其才德不同以剛柔五必賴上九賢臣之助而後養人之功成也大有慶者民之慶即臣之慶即君之慶故曰大　郭雍曰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也馮恩天下有亂由已亂之穆恩天下有亂由已亂之伊尹恩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恩兼三王以恩四事由頤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爲能盡之　汪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陽大而陰小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凡陰陽以交濟爲用過則病病則亂猶之天下有君子小人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也乾之純陽坤之純陰而乾非大過以十二位之在朝明各司其化與陽於明與陰於幽各安其臣而教其用故陽可無過若三陽三陰上下之卦天地交則爲泰天地不交則爲否其陰陽相錯之卦多取剛柔相濟之義即四陽二陰之卦亦多而不名過錯綜各有其義非偏盛而不均今四陽居中猶盛而損二陰於外故名大過猶之君子獨居域中而損小人於域外未見其可夫君子聚則天下治小人聚則天下亂夫人而知之然必君子能容小人能用小人然後天下可以長治而不亂況君子道長之時小人革面洗心化爲君子未必小人之皆不可用也造化無孤陽獨行之理天下無有君子無小人之時今乃損二陰於重泉之下九霄之上而不知域外所損之人亦能聚以謀我也即其域中之陽爲君子實非君子者亦未嘗不與域外之人常通消息揚平而超棟我棟樑此卦之九三是也蘇軾曰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廢之也人徒知乎陰之過乎陽之爲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不爲福也哉斯言得之矣然則大過是衰亂之世大廈將傾之日乎故曰棟橈夫大過之時出斯民於水火旋乾轉坤是君子大有爲之時也闢邪說拒詖行於聖教淪亡之日作中流之砥柱挽既倒之狂瀾亦君子大有爲之時也故曰利有攸往亨

汪applied曰過於大者人不足以救之故有棟橈之象如事出非常人所驚駭若禹之治水湯武之征誅及堂廉邃殿禹周公大誥東征之類皆是也大過事出非常棟橈原非美兆文

王於難行中指出可行之路以示人謂人有大過之材則用以建非常之事而可立非常之功　陳洪冠曰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忠無大有爲之才害不極於洪木中材亦起而澤災弱不極於少康英雄亦起而幹蠱禍不烈於楊墨通儒亦起而正言若夫立非常之業興不世之功成絕俗之德豪傑之士有望而色變者矣而大人優游措置行其所無事焉有危者能扶而使安顛者能持而使正所謂以大過之才濟大過之事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小過以四陰在外言小者過也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大者過也剛柔有相濟之義大過剛盛不濟以柔而濟以剛柔既不足則剛亦無所托如人之身火盛而不濟以水則病陰不能養陽也巽爲木兌卽巽之反大過六爻皆可象木豬屋之棟初爲木上爲末四陽居中過重二陰不能載之本末皆弱棟橈宜矣剛過謂四陽盛也而二五得中又內巽而外兌有可行之道夫過非常之大功大過之時正君子大有爲之時也二五剛健之質居中可以有爲以是攸往豈非利而亨乎聖人贊其時之大以見衰壞之世棟析屋傾不可委之時命正當聚天下之君子發奮有爲以扶顛而持危也

見易曰大過爲剛過也剛過非謂四陽之過乎二陰也剛愈而居中而擯二陰於外以是爲大過也正如正氣方仲之時凡號爲君子者皆居中用事而一二小人付以危疆劇職明知其不勝任也而任之以坐視其敗而不知小人敗而國事已債君子亦與之俱斃是誰之過哉　何楷曰棟說文謂之桴爾雅謂之桴其義皆順中也卽屋之脊標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當潤木而滅木大過之象君子有不懼之實而後能獨立孟子之養氣不動心是也有無悶之實而後能遯世孔子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也蘇軾曰初六宜不懼上六宜不遯愚謂初六之懼明哲以保身也上六之不遯殺身以成仁也

郭雍曰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相魯而墮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顏子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無悶者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巽爲陰木在初爲茅藉喻其慎曰喻其潔六承四陽剛在上而柔在下故有藉象卑柔自

愼潔白自貞居大過之初可无咎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夫物薄而用可重剛之不可無柔也故重大之任有賴乎棟而輔翼之藉亦取乎茅

楊萬里曰六柔也初下也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自淑而已林宗曰大廈將顛非一木之支不忭擧小狐汔濟故无咎　陳洪冠曰自古任大事者必以小心爲基諸葛一生謹愼是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大過之陽爻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木生澤下其木多楊而曰枯者大過乎時矣然可生稊以比初也稊者根之稚也女妻未嫁之女也老夫得其女妻取老陽少陰之義剛柔相濟可成生育之功故曰无不利二以陽居陰爻以過壯遇過弱其過也所以過乎中也雖曰過以相與何不利之有

楊萬里曰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廈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也巽木也九二剛過故爲枯楊爲老夫又長女也故初六爲女妻　顧憲成曰二比初高明柔克者也天下事尚可爲故象發生有機生育有望者然　李兆賢曰漢高木强之人得子房能忍可圖大事便是利處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三陽居陽位剛之過也故棟橈凶九四陽居陰位剛柔相濟也故棟隆吉三四居卦之中有棟之象三居下卦上實而下虛下虛則上傾不可以有輔者言初之虛弱不能爲輔助所以棟橈也四居上卦上虛而下實下實則可載不橈乎下者言四之可以勝任所以棟隆也它指九三而言九三之棟既橈九四之棟能獨隆乎亦吝道也蘇軾曰初上非棟也棟之所寄而已所寄在彼而隆橈見於此初六不橈於下則九四隆棟上六不足以相隆則九三棟橈以其應也九四專於其應則吉有他則吝矣棟之隆也非初之謂而四享其利及其橈也上亦不與而三受其名按東坡說甚明徹王輔嗣及程子皆以應在初爲有它吝然子夏傳云非應稱它故不從之

趙汝楳曰大小過中爻聯比也惟四陽中比乃見本末之弱魏明帝起凌風臺樓觀隨風

動搖不知其初之枰平棄材乃至扶以大木棟即頽壞輔之者之過耳此合比爻起義如大將則專指一爻　汪璲曰居一卦之中當棟梁之任三以剛居剛才大心雄人亦無從參其末讒此憂條之大病四則剛柔相濟任重致遠但恐衆趨生奸猜是非之柄故爻著有它之戒象贊其不橈乎下也夫任天下事而可使下橈之說合二爻觀之自用不可不過而滅木其機一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以陽居陽位上比於六如枯楊之生華花開易謝無益於枯乃時之大過而不能發生者也老婦已嫁之婦指上六言五雖非壯比老婦爲壯故曰士夫不言士夫得老婦而曰老婦得士夫臣奪君權牝雞司晨之象也雖非配合之美尙有剛柔之濟故曰无咎无譽然枯楊生華未能久存老婦士夫豈能生育使見其可醜而已

鮮弼曰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而不能久者矣稱者順而復華反其始也華者盛而畢發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乘之力不能正臧以速禍故曰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楊萬里曰九五以剛居剛過於剛而暴於卑三陽不爲之用而獨

倚上六陰邪之小人以爲助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爲邵陵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賈充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何可久之驗也木枯而華是速其枯也故何可久男未室曰士女已嫁曰婦士夫九五無助也老婦上六居一卦老陰之極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雖善暴曰上六雖陰柔而處大過之極故有過涉滅頂之凶無非以大過爲戒也按上六本欲以柔濟剛但居卦終陽已過而已涉之勇於冒險遂致滅頂之凶然非其咎也不可咎者人亦不得而咎之也朱子以爲殺身成仁之事得其義矣說本注疏比程傳爲優

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甚過至於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　孔穎達曰此猶關逢比干憂時危亂不慎誅殺直言深諫以忤紂惡道之主遂至滅亡其義則善何咎之有象言不可咎言不害於義也

危難之際輔弱濟暴以救其傾亡而時窮力竭卒至於死而後已其事雖凶而其所以救死之由實有大過人之節故孔子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若徒冒殺身成仁而不言救難之苦心此爻過涉之義猶有未盡如宋之文文山百計恢復卒之勢窮力竭而從容就義

史稱其可嘉正以是也　徐文靖曰筮法超溫傳溫與李僧晉曰於易一爻過再爻涉二而弗改則滅沒其頂凶注引王弼曰涉難過虛故至於滅頂凶也然則涉過而滅頂與滅木其機一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道家言修煉之術曰坎離交媾開水火濟而後功成其術爲儒者所不屑道吾儒坎卦而知老子之言豈出於易老子之言曰上善若水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時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又曰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此老子親於坎卦而有得也然即吾儒之所謂誠意坎言誠離言明也中庸曰誠則明明則誠矣從坎離來也坎離二卦其聖人傳心之學乎何以言之道在天地之先乾坤三畫成而道見以乾坤之中畫相易而成坎離而誠明之道見故乾坤爲陰陽之祖坎離爲天地之中誠明爲道之中也弟舜之維精維一允執厥中道在是矣李舜臣曰坎居正北於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

南於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根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爲水在人爲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其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地二上昇離中在物爲火而在人爲神以畫觀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大明於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寓誠明之用誠明起於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益案李氏之說甚精其見解高出諸儒之上習易數飛也數飛即重習也坎坎陷也坎陷故險習坎即重險也坎爲陽卦離爲陰卦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險天下之險莫如人心蓋心有誠有僞萬變而不可測而坎之心則有孚也有孚即誠也外險者坎之形中實者坎之心故形雖險而心則亨也何以能心亨誠之維繫此心而亨也舉人於坎卦特指出一心字學者宜致思焉僞則不亨誠則亨也僞不可行誠可行也至誠則金石爲開無不通矣忠信可涉波濤皆可行矣能過乎險之中而行乎重險之外其人至可嘉尙也且夫道心人心之分即誠與僞之

分也維微維危即險也人心變化至速誠僞之間祇爭一念可謂微矣可謂危矣然則誠僞之間是坎險學問第一要緊關隘也大學最重誠意中庸不外至誠坎字加一習字千聖危微之心法是矣諸卦於卦上加字者惟坎卦爲然孔穎達曰以坎爲險難故特加習名郭氏翠正徐氏新義皆云習上有坎字楊萬里宗之似未必然蓋習坎者求出險也更試重險言用坎之人也離樂坎憂坎是憂危卦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觀於坎卦憂患之旨明矣嗟乎誠僞者人鬼關頭誠敬其可憂危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

上險下險故習坎孔穎達曰重習謂上下俱坎是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可以生人亦可以死人故曰水載舟而履舟坎之所以爲險也流者一陽動於中也不盈者陷於二陰之中而不能出也先儒謂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虧不盈之義此論最佳行險即習坎也謂用坎之人也不失其信即有孚也就水言水潮汐有準不失其信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坎本坤卦分乾之一陽交其中乾德剛健而中正者也陽居坎險觀其象則形困陽德剛中詳其義則心亨蓋剛則無慾中則無私即有孚也至誠之道可以感天地動鬼神而況行乎中國行乎夷狄乎行有尚往有功謂其有出險之功也剛中者言二五之德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哉矣

天不可升是天險也山川邱陵是地險也王公法天地之險設爲城郭溝池山海關隘之防以守其國程子曰若夫脅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踰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按程傳推言用險之義最謂禮義廉恥閑之四維國之設險也顏子不求聞達於諸侯全得性命則三分之事素可得否則載胥及溺而已此素位而行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惟剛中者能之　李兆賢曰陽陷陰中英雄無用武之地幸其剛中猶小有濟劉先主後來猶能偏安蜀都成鼎足之勢其險小得之象乎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之往也坎坎勞貌詩云坎坎伐檀是也故傳曰勞乎坎六三陰柔不中正未能出乎下坎而又在上坎之下上下來往皆勞以柔居剛未嘗無志於出險而無如險且枕耳險且枕者面臨乎險頭枕乎險也入於坎窞與初六同聖人以勿用戒之幸其有志出險尚未至

凶悟其來往徒勞終亦無功也

張根曰水自上下而三以柔當其衝能有濟乎　周聖瑞曰處重險貿弱志謂納危可安

災可利鑒而又鑒者安得不險緜國不用於舜九載續用弗成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此爻在行尚之時有孚之後也六四柔得其位已出於下坎之上而上比九五之陽當險

之時剛柔交際君臣相須之象夫濟險之道以誠不以物故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

器質薄而意誠所謂約也以臣之誠啓君之明納乃室中受明之處故云納約自牖也與

瞽瞍主於烝烝同意剛柔相際則濟險有功故終无咎

來知德曰樽酒簋貳用缶見無儀文之設約約自牖見無言語之煩呼臣妻者不以爲濱也修德

揮臣臣亦揮君所以通泰飯者不以爲侮雪夜宰其家以煖

在天地之先無極而太極也有名萬物之母即謂乾坤也當無欲以觀其妙即離也當有欲以觀其徼即坎也中實則有中虛則無其所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致虛極守靜篤皆本於離中虛之用又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注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亦皆從坎離得來蓋言虛則生明明則有用之理鑿戶牖爲室一層蓋尤明顯莊子廣其義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但以虛無爲宗與吾儒主敬存誠之道異矣要之大易不言有無而有無之義即在坎離二卦之中故道教之言道如儒教之傳心學人於坎卦將心字指出坎之象象指出剛中離之象象指出中正離之爻卦初九指出敬字初六指出中字上九指出正字皆學人心傳之要義也

王弼曰離之爲卦以柔爲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柔處於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强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而吉于畜牝牛　易外坎一剛爲牝馬離一柔爲牝牛牝馬牝牛皆心也畜牝牛者畜其心也麗乎中者畜之道也曰月麗乎天之正心畜乎身之中麗亦畜也　吳曰愼曰坎性就下下不已則入坎窞離性炎上炎之盛則突如焚如坎陷欲之類也離炎忿之類也坎維心平以剛中則不陷離畜牝牛以中順則不突　陳洪謀曰坎實性之誠離虛心之明明必麗正以心復性也所謂明明德也又必養順以中致和也所謂止於至善也坎水患弱故行有徇沈酒剛克也然坎之功逆而難則惟困勉者能之離火患强故畜牝牛高明柔克也然離之功順而易則惟學利者能之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李氏簡解麗乎土作麗乎地當從之麗形氣相依而生文明也上離以氣麗氣有日月麗乎天之象下坎以形麗形有百穀草木麗乎地之象麗乎天而明成麗乎地而文成故離爲文爲明也夫萬物各以其類麗可以人之心而無所麗乎離德重明以柔中而麗乎剛之正則明不息明不息然後誠不息是明明德以新民也是正心修身而可以治國平天下也指二五而言惟其中正故利貞而能亨惟柔居中正故當畜牝牛以養其柔順之德而吉也

蘇軾曰六麗二五是柔麗中正也物之相麗者不正則易合而難久正則難合而終必固

心當謹之於初也中虛而主以敬異乎佛教之談空矣

來知德曰本卦離火火性炎上皆有行之之象敬者醫錯之藥也无咎者剛非躁明非察也　易外履者禮也錯然者離之文章也　靦象敬者人心之朝氣也能常敬則不昏矣胡一桂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義能敬則心有主宰雖應不亂可免於咎不能敬則反是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以六居二以柔麗中陰居正而明在內六五所不如也坤六五黃裳元吉孔子以爲文在中離六二黃離元吉孔子以爲得中道黃爲地之正色故曰天玄而地黃離本乾體而坤來文之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德之至美者也順以存心即中以立心堯舜傳心之法不外一中耳孔子言其得中道蓋不偏之謂中道在是矣

侯行果曰此本坤爻故名黃離　劉牧曰離爲火之象焰猛而易燼九四是也過盛則有衰竭之凶九三是也惟二得中離之元吉也　俞琰曰九三言日昃之離六二其日中之離乎六二蓋離之主爻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二爲日中三爲日昃矣初是初氣三是暮氣朝氣則心能敬暮氣則心已昏有沒沒緜緜
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之象楊惲言仰天拊缶而歌烏烏人生行樂耳是也不鼓缶而歌仰
時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之意則大耋之嗟即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之意蓋心昏則志倫
好樂而荒憒死期之將至也其義凶矣孔子言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仰疾末世而名不稱
之意夫以一日言之日不久也以千秋言之日甚久也人有日昃之時而立德立言立功
人人當爲不朽之事業毋徒爲大耋之嗟可也而假歌乎荀子曰其爲人也多假日者其
出人不遠矣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有大耋之嗟乎聖人亦人耳人
人所當取法也
程子曰離之義在人事爲最大九三居下卦之終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人之始終時
之平易日昃之時將沒矣　張子曰人向衰暮則尤變音壹留連光景靚桑榆之暮景不
足則貪於爲樂惟鄭衛之音能令人生此意易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悲衰暮故
爲樂不爲則復嗟年貿之不足也　趙庸齋曰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逸少所謂年

在桑榆蘇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卸還朝不謀夕是也
火傳曰日昃者將暮之年也鼓缶而歌所以消遣餘年大耋之嗟嗟其將死也聖人所謂
朝聞夕死當日昃之時大有事在奈何不爲此而爲彼也是則凶矣不字則字義自分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三處下卦終如日之昃四居上卦始如火之炎突如其來如言心之忽然而起變幻莫測
也九四陽失其位則操承柔則偪心如火烈不能自焚心之敬不存心之
明亦失矣夫明之於人猶火之於木火寄於木而能焚木明本於身而能害身焚如者喪
其良心之謂也良心喪盡則心死矣心死而身存人皆棄之故曰死如棄如若而人者心
爲枯木死灰自侪於莊列之徒則已矣於聖賢之道無所容也非人之不能容實已之無
以自容也
來知德曰突者猛突也離中虛猛突之象突如其來如者下體之火如電突而炎上也火
性炎上三之舊火既上於四而不能判於其三四之新火又發五得中居尊四之火又不
敢犯乎其五上下兩無所容則火止於四而已故必至於焚如死如成灰棄如而後已也

一曲之學飛蚊之明也文學之士火燭之明也賢人之學列星之明也聖人之學日月之明也聖人之明其存也無瑕其運也無間經之於倫物敘之乎紀綱而無所不在者也故有時得於明者明此而爲君則否嗟於未覺非過計也明灼其幾也有揚於爭伐非窮蹟也明察其隱也明此而爲臣則敬慎於始進非畏嫌也明不可過也得中於對越非過則也明不可偏也此君子相與以成久明之治者也無得於明則未治而釁突如之禍不可長也既亂而爲無益之嗟不可救也奈之何而不慎哉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以咸訓感感咸無心字感有心字然則感之爲道在有心無心之間乎彖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卦無心感有心不止以心言也爻象三言志彖詳一言情心之所之爲志心能感斯志能通也性之所發爲情感以心實感以情也故彖曰觀其所感而天下萬物之情可見矣何謂心之所之爲志咸恆是子母卦恆自泰來以泰乾之初剛易爲四剛故曰剛止以泰坤之四柔易爲初柔故曰柔下咸自否來以否坤六三之柔升而爲上故曰柔上以否乾上九之剛下之爲三故曰剛下泰則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則上下不交然否極則泰易而爲咸則柔上剛下二氣感應而其志通矣咸體大坎坎爲心爲平和平即志通也禮記曰反情以和其志今乃知心和即志和志之和皆情之正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者性也已發者情

也禮記又曰聖人之治七情以體又曰情深而文明夫情之深者莫深於男女相感之情而治以禮者莫要於男女相交之際使男女感應以相與之情皆出於正非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歟咸下艮而上兌兌悅發乎情也艮止止乎禮義也艮爲少男兌爲少女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易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恆山澤通氣也山澤以氣通男女以情感觀於男女之情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然後知天地皆有情之物也故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離爲文明之卦以柔麗剛然必麗乎中正而後亨故離曰利貞亨咸曰亨利貞蓋感則利於正亨通而利於正方爲文明是即情深而文明也與今人之所謂文明者異矣乾曰元亨利貞咸曰亨利貞天地一大夫婦也全有四德夫婦一小天地也亦有四德之三分乾坤之中一畫而來乃成坎離故男女者坎離也夫婦者咸恆之次坎離者以此有感則有應至是而夫婦之心通矣男止而女悅至是而夫婦之情貞矣所以云取女吉也邵子後漢談成俗情之一字儒者所諱晉王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於是有誤用其情者遂以情爲男女淫狡之媒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然男女以心相感

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亦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爲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共理亦只一般象曰咸感也柔下而剛上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兌說居上艮止居下男下女之象兌陰卦艮陽卦咸恆同體文王綜爲一卦故曰咸速也恆久也柔上者恆下卦之巽上而爲咸之兌也剛下者恆上卦之震下而爲咸之艮也然皆自乾坤泰否來上文已詳二氣者山澤之氣也本卦二體皆陰陽相應彼感此應則彼應故咸亦訓皆是皆感也陰陽相交爲男女之交感惟男能艮止於下斯女能兌悅於上凡婚姻之道無女先男也孔穎達曰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所以取女得吉也陳洪冠曰詩始關雎禮貴雁皆是道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推言感應之道也天地之感物感以氣也故天地交泰而萬物化生聖人之感人感以心也心大公而無我天下皆得和平蓋寂然不動者性感而遂通者情言心更言情所謂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觀其所感可見天地萬物之情而不言聖人之情者聖人之情卽天地之情也

鄭玄曰咸感也艮爲兌爲澤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咸也其於人也嘉會禮通和順於義幹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親說取之則吉　虞翻曰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氣交以相與　王應麟曰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悅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感羣之樂宣王雪漢之憂則悅深矣　見易曰感應之妙以無心而神天地之感天地不知也而自然化生聖人感人心聖人亦不知也而自然和平和平者忘帝力而順帝則皆無心也一涉有心卽霸者驅虞之治有應者卽有不應者何以爲咸男女之生育亦由是道也男以無心咸女以無心應不期其生而生焉故有百計求嗣而不得者有以多子爲甚苦者則有心無心之別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澤之氣通故能感人君子之心虛故能受人象爻象各有取義吳文炳曰以虛受人無心之感也

初六咸其拇

拇鼎元曰謙虛二字君子貴之易曰謙尊而光澤山之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是知從古無不謙虛之聖賢非如今之學者一善一長自以爲莫已若也守之以謙虛則泰山以上壤益大河海以細流益深賢可以希聖聖可以希天莫能量其所至矣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爻皆以人身取象拇足大指也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靜是無心也動則有心而有情矣拇非全指足動非拇然拇爲動之樞初爲動之機其志已在外矣外謂外卦九四也感于最下感之尙淺形未動而志已動故君子必謹其初愼其獨也高忠憲曰動于形皆欲也四不以形而以意意亦欲也聖人感人心者一貞而已淦案老子曰聖人得一以爲天下貞

趙善璙曰易之爻象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發明一卦之義惟上艮下艮與此下艮上兌之卦則專取一身以爲況艮自趾腓限腹身以至于輔咸自拇腓股心胸以至輔頰舌

處者志動則心動言亦如腓之躁動也三以陽剛之才不能自主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隨在下不能愼所執也夫處卑濁之世不能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而志在隨人則亦同流合汙而已其卑下之志甚於執鞭之士不亦可羞吝哉

虞翻曰巽爲股爲隨艮爲手故稱執　張子曰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爲無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　郭雍曰君子於行止之間有道存焉孔子可以止則止至公山佛肸之召欲往而不往是以無九三執隨之吝而有六二居中之吉也

胡翬元曰方感於上六之正應又係於所隨之六二士也固極二三其德如是以往尙得爲刑于之道乎而証不吝乎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下卦言足此爻言心四當卦之中心在身之中也心之官則思君子思不出其位故必貞則吉而悔亡九四以陽處陰心動而思雜有憧憧往來象往來亦感應所當有憧憧則私矣如正其誼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是也朋者中爻三陽來連之謂泰三陽卦連亦曰朋言四與三五皆從乎心之所思心感則精思感則粗未能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矣未感害者不正之感便是心害故以正心於未感之先乃爲吉而悔亡悔亡卽心不害也若往來于心者忺陰私狹小之見豈能光明正大乎

王弼曰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凡物此感而不以正則至于害故必貞然後吉吉然後亡其悔　張子曰體說之初應止之始已參於上朋止于已故憧憧得朋未爲光大　楊時曰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照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索照其照幾何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背脊肉也四言其心五言其背此無心無情之象上不爲上之頰舌下不爲四之憧憧無思無爲而守乎中正中正則無私無私則光大無心之感者卦辭所謂利貞此爻當之凡他之有志于感者抑末耳悔生于動四言悔亡謂有悔而亡之五無心而爲感人之善故直曰无悔

王宗傳曰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者也戒之使背其心之所尙則無親狎之悔矣　吳尙默曰居其所而通天下心之本至橫性滅心而失順應之本所志亦末矣末云者失其心之不能久恆則行之萬世而无變者也故曰利有攸往大象曰君子立不易方不貞則毀方

以爲用矣爻象曰能久中也不中則不能久乃知中也者庸也常也惟中故庸中庸之道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虞廷之執中孔門之時中亦不外是嗚呼恆也者豈獨爲夫婦言哉商周之道老兩漢之逸民常築之矣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張浚曰乾坤動靜震巽先索得之乾坤无爲付生物之功於震巽雷動風散終始不易以常久之德發生萬物於天地間剛柔迭應不違其序有常道以亨也涂按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者利在守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者利在行也利在守故其象如此蓋女子小人定脅卑難以夫婦言而天地如之利在行故攸往咸宜有始有終震巽陰陽之始兌艮陰陽之終咸恆相反而始終見以天地言亘古今不知其所始終以日月四時言則終始相循如環無端所以謂之恆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朱子語類云恆撒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愃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按恆有常義久義常卽中庸之道不易之恆也久則久於道不已之恆也恆字從心故

推言恆久之道也日月四時以得天而久聖人以得道而久得道者得天之道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也故久照久成者天之功用也化成者聖人之功用也皆所謂恆也萬古此天地萬古此萬物卽萬古此恆是以咸可以見其情之眞恆可以見其情之正矣正故得中中故可久此何道乎非卽中庸博厚高明柔久無疆之道乎非卽夫婦可與知可與能之道乎

鄭玄曰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　蘇軾曰恆非一日之故也惟久於其道而無意於速成者能之又曰非其至情者久則厭矣　朱子語類曰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箇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卻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卻是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天道恆存也人事易變而有不變者在君子體道之心恆在也立不易方卽久於其道也故雖天傾地坼雷雨大風而君子之行不能毀方以爲回確乎之後縱貞固以自守亦吝道也況不貞乎衆人詔我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國士報之隆讓之倫非久中者王漁洋國士橋詩如聞枉厲叔死報莒敖公此頭廉立懦維持風化之言

有不可易之操所謂獨立不懼也

宋衷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二者當相薄而爲萬物用故君子象之以立身守節而不易道也　刁包曰方與圓對確不可易之理也立不易方樹起兩脊站定兩脚不因人推移所謂岳峙中天八風不動者與　胡翹元曰凡物理之所不可易者爲方如爲君止仁爲臣止敬是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浚深也六居巽初故曰始巽性入在下故曰深有欲速不達之忠亦有交淺言深之象爻是未學而干祿耕而望穫者與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相反雖有九四之應陰居陽位遞銳退速而不能恆也爻不正故戒以雖貞亦凶況不貞乎以夫婦言夫婦初交而卽深以夫婦之當道求之也來知德曰求者中饋之酒漿器皿衣服首飾之類也又曰貿貿盲少年痛哭流涕望漢文改制度卒傅長沙浚恆之深也按來注意的當

焦循曰孔子謂之仁謂之恕大學以爲絜矩此伏羲以來聖賢相傳之大經大法故曰不可貞曰貞凶爲但知是已不能予人者戒也　朱傳曰從來交道之壞皆壞於求之太深

張陳凶終亦何望之深也深求者多於其始歷久則知人情世變矣而以爲恆可乎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卽庸常之理可久之道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本當有悔而與五相應能恆久於中者九二無他辭祇曰悔亡能守乎恆而已矣無餘事也　孔穎達曰失位故稱悔居中故悔亡能久中者處恆故能久無他爲中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　李兆貫曰人之悔在屯險二之悔亡處在居中中乃恆性恆性之明不息則有不善便可知之而不復行此其三月不違之顏氏乎乎程迴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不恆其德卽改節也與恆正相反九三雖有上六之應而重剛不能退罪柔不能進進退失據是爲二三其德詩以言士此爻言女當恆不恆其德非德以安而動者辱承之承者

也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巫醫賤者之事若改節之人則更賤矣在國爲改節之臣猶在家爲改節之婦无所容者非人不容之已心无所容也

來知德曰陽德居正故得稱德不恆其德者改節也居卑之極爲進退爲不果改節之象

蔡清曰本義謂位雖得正是本有德者志從於上蓋富貴利達不能久於其所蓋初志可觀晚節頓改如漢之華歆唐之張文蔚蘇循薛貽矩輩皆以名行重於當時一朝隳壞千古貽羞此之謂也　汪瓊曰前美蘊褒後悔莫贖如漢華歆與管幼安邴原齊名初志雋可觀其後爲操應大破壁弒后遺臭萬年可慨也夫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中正乃常久之道不中不正是無恆之人也九四在震之下爲動之主位不正而於初爲應如田獵而無禽徒勞而無功也言久者卦時言非其位者爻義無恆之人非所久而久獨之失節之臣久居上位胡瑗云爲治則教化不行撫民則膏澤不下是猶田獵而無禽可獲也

來知德曰應爻爲地道又震爲大塗故曰田與師卦田有禽之田同本卦大象與師卦大

象皆與小過同故皆曰宜師卦之應剛實故有宜本卦之應陰虛故無宜　李光賢曰老莊終守清虛放達之談楊墨堅持爲我兼愛之說恐不徙無益而有害矣　陳世鎔曰久非其位當審其位以善其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即從此始矣不然有苟息之忠尾生之信是田而無禽者也恆則恆矣利則未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在震之中動不過中其德正矣與二相應以柔中而應剛中是卑從尊陰從陽之道在婦人則爲正而吉在夫子則凶婦人有從一而終之義是謂恆也丈夫以義制事而以婦人順從之道爲恆所以凶也二以剛中爲常五以柔中爲常故聖人戒之以六應九爲陰從陽以震巽爲夫從婦以一家言之丈夫惟婦人之言是聽必於父母不孝兄弟不和是凶道也

司馬光曰恆九五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乎家室爲一婦人所制不亦可羞哉昔晉惠帝爲賈后所制廢武悼楊太后於金墉絕膳而凶臆懷太子於許昌尊殺之唐肅宗爲張后所制遲上皇於西內皆是也

以爰朋建寧王倓以忠孝受誅自古及今以悍妻而傷離六親敗亂其家者可勝數哉

汪璲曰言元以庸劣之質來臨江左故王業未濟而難以興宋構以頑愞之性偷安臨安故播遷窮爲坐失事機從一制義吉凶之幾如此聖人示人深矣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上居震極恆過乎中恆終則變震動無常振恆之象夫立天下之大功必沈潛悠久而後能成振恆在上以動爲恆好大喜功必無功也德見其凶而已三不恆而上振恆其位所處皆過乎恆之中也

王弼曰夫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恆無施而得也　王申子曰此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好功生事之過乎　蘇軾曰艮兌合爲咸震巽合爲恆故卦莫吉於咸恆者以其合也及離而覩之見已而不見彼則所以爲咸恆者亡矣故咸恆無完爻其美者不過悔亡　吳澄默曰大抵吾人學問起初不可著意著著意則倫於穿鑿垂成亦不可著意著著意亦恐陷於助長初曰浚恆戒其鑿於始也上曰振恆戒其助於終也常說振者動之速也如王安石新法紛更

誤天下若生索國家元氣流禍甚矣淪按振恆皆有心爲之與成之有心者同有心則凶多吉少孔子所以無我無意也

三三 艮下震上

遯亨小利貞

遯其見聖人之心乎一見其見機之獨早也一見其濟世之深衷也遯者退避之意以陽遯陰以君子遯小人也遯爲六月之卦午月一陰生未月二陰生綫二陰耳而一進爲否再進爲觀三進爲剝遯卦四陽二陰似陽衆而陰寡然陰在內而陽在外日消之勢遯而能亨是陽之能見幾於早也剛當位而應猶屬可遯之時遯則爲遯尾之厲矣小利貞者可小事也遯之時事尚可爲至否剝則世貿亂矣自一陰而二陰如水泛長君子於此而小正之陰猶以漸而進未至滔天之象以此見聖人宛轉防維救世之苦心與明哲保身之義兩行不悖也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爲魯司寇小試其道小利貞也祭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見幾獨早是遯而亨也

汪炤曰小貞而不大貞則未免委蛇從衆此調停所以生禍也試觀周公孔子方其制禮作樂時三都出私甲強烈做倒事及一聞流言則委身東避一受女樂便不脫冕而行豈非當遯而遯若乃狄仁傑周旋於武后之朝李東陽彌縫於劉瑾之日事有成功要亦必聖人之所不爲至程傳所引王允謝安事則亦殊不切當朱子亦已辨之矣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君子之於世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心無不亨之時而身之亨不亨不必計也

陰長陽消君子見幾而作遯而得亨身退而道亨也遯何以能亨以九五有剛中之德六二應之君子與時偕行尚可補救萬一小事利貞也何以能小利貞以二陰雖浸而長未至否剝之盛大也君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斷不欲隱遯以鳴高曰亨曰小利貞有大義存焉覩機澈悟有非吾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之嘆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胡炳文曰二陽長曰臨爲君子幸也二陰長曰遯爲君子謀也或曰易不爲小人謀未嘗不爲小人戒小指陰戒其利貞未可害君子也

孔穎達曰陰道初始浸長正道亦未全滅故曰小利貞　張子曰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　宋衷曰太公遯殷四皓遯秦之時也　楊萬里曰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

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檢倖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檢倖於萬一　顧懋樊曰鴻飛冥冥使小人不知我之所以遯乃亨也　胡翹元曰遯非徒避世之謂乃善藏幹濟於不露者幾先而密智周而神必且能以天下亨世固有遯而而遯人莫之知如子見南子孟子於王蹕此眞遯者也其次若漢陳仲弓不忤中人能脫穎川於黨禍亦所謂遯而亨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人在地望天高山亦高及登山望天而天更遠此遯之象即君子遠小人之象不惡而嚴不示憎惡之貌而自有莊嚴之度凜然其不可犯也

崔憬曰小人浸長如山之浸天君子遯避若天之遠也　侯果曰羣小浸盛君子遯之但於嚴於外不憎惡於內　張子曰惡謂如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以惡也　來知德曰不惡者待彼之禮嚴者守己之節天下有山天雖無意於絕山而山自不能及乎天遯之象也故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則君子無心於遠小人而小人自遠與天之無心於遠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爻皆指遯者言遯如龍潛乃露其尾危之道也故以勿用有攸往戒之往則危矣不往則无災也負有名譽文彩風流皆尾也蔡邕偕爽之罪是已申屠蟠翔龍孰得而危之哉

蘇軾曰遯者皆外向故六爲尾　程子曰遯者陰浸長之時君子見幾而作不俟陽盡陰極之時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微者易於晦藏　楊啓新曰卦中以二陰爲小人至爻中則均退避之君子蓋皆遯爻則發遯義也　陳世鎔曰尾見則人得而蹤跡之故厲將强之出而其遯不終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此爻不言遯而言遯者之志也六二柔順中正柔順牛之象中正黃之象能執用黃牛之革而不可脫遯之志固矣二上應九五是可小利貞者而隱遯之志已固不可移也一說說如字亦備一解言外見天下滔滔汩沒於富貴利達之場而不知返皆無志之人莫之勝說惟執用黃牛以固志之人方可與言也

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侯果曰殷之爻師當此爻矣　呂祖謙曰人情當屯難遯逃之際最易相親以六二之才與九五應其附麗固結如黃牛之革正以遯之時其情易親衛之北風曰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序言衛國並爲威虐相攜持而去焉亦遯之時矣　楊簡曰二與初並在內卦如柳下惠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而堅貞之志不以三公易其介所謂莫之勝說者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者心有所繫也九三下比二陰如有所係有所係則遯之志不堅矣遯之爲義宜遠小人既係於陰即是有疾憊而致危厲也然九三有陽剛之才若知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之義而以畜臣妾之道待之則吉當遯之時二陰浸長畜之則吉即小利貞之義也然可小事不可大事傳明言之至於畜之之法君子惟有不惡而嚴耳

馮厚齋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以止之也今九三爲二陰所係將爲陰氣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則吉道也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道寄之九三爲君子慮者屈此一爻所關匪細陰陽相比者其常也聖人以向衰之陽而溺於方盛之陰故設此象以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猶情好之好九四應初之陰式相好也位皆不正似有情好能合應而遯又是遯之好者呂祖謙曰此君子小人之分以四剛柔相半也九之剛勝便爲君子四之柔勝便爲小人故兼言之按呂說得之在此心爲天人之分在處世爲賢好之判君子不可不愼也好字作上聲爲合然程朱二字皆作去聲否當如字或作泰否之否讀

班固曰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將詡近遯之好　周聖瑞曰疑好字讀作上聲美好其所遯之迹資聲名於當世者如山中驛遯之譏若君子之道處之固吉以小人之心竊之則否悪不道而已　胡翹元曰好遯者從容以退不爲矯激之行亦無悻悻之怒秋風思蓴鱠此爻似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以情合者謂之好四與初皆不正故以好言以禮合者謂之嘉五與二皆中正故以嘉言剛當位而應此爻之遯是去得恰好時節也貞吉即象傳遯而亨身遯而道亨吉何如之

二之戒以固志者以其陰柔五以陽剛得中早正其志所謂貞也聖人於遯二五兩爻指出志字志伯夷之所志乃能爲嘉遯之貞吉也

程子曰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　張子曰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正吉　周聖瑞曰五與二處則同志出則共濟是挽囘世運人所謂當位與時行者遯時無此同志世道惡乎賴焉　毛奇齡曰四陽惟四五與二陰應而上下相遯一如夫婦之道背然者故曰好曰嘉其象如此俗以好嘉爲贊美之詞則何以於在四五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九三之遯以有所係而疾憊疾憊則不肥矣肥遯自無不利初爲尾則上爲首是遯之最先者超然遠引心無所疑心廣體胖忘世久矣焉得而不肥觀於此爻覺仁義之香勝道德之潤澤百世後頑廉懦立令人起羣然高望之思也毛奇齡引淮南子張平子思玄賦曹植七啓作飛遯是亦沿飛冥冥高舉遠引之意

王弼曰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慮憂思不能累矯繳不能及　郭雍曰肥者道之充實也以是道而處遯世進退有餘裕矣夫何疑　趙汝梅曰四陽之中三係於

陰四五應於陰皆不能不自疑至上則疑慮盡亡蓋無有不利者矣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大壯卽遯之反遯二陰在內曰小浸長大壯陽在內曰初而四陽盛矣曰大者壯夫易之消息期於得中中者正之準也聖人於陰之漸長恐其爲陽危每寓扶陽抑陰之意遯之小利貞戒小者之利貞勿傷乎陽也大壯之卦陽壯可以消陰聖人不爲陰謀惟戒陽之不可妄進而預養乎陰蓋剛柔相濟乃爲得中得中故正故大壯亦曰利貞象曰大者正也小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大凡柔弱而剛壯四陽同進可以消陰而聖人戒以利於正者正乃道德之剛壯而非形勢之剛壯是故大者壯言其氣也大者正言其理也理直則氣壯直則正矣正則中矣然後知大者壯浩然之氣集義所生也大者正安然之理直養無害也孟子養氣之學皆出於易孔子時中之道亦不外是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中立而不倚強哉矯是之謂至大而至正也易以當位爲正但陽稱大壯陽既過矣若再當位則過於剛而反失正故大壯之正以得中爲正耳四剛之內初與三當位而得凶應過乎剛而不中也二與四以剛居柔雖不當位而吉悔亡剛不過而得柔以濟之也四猶晉悔二則純吉剛中不中巽也要之血氣之壯人欲也道德之壯天理也大壯爲陽勝陰君子勝小人之卦然必陽能養陰君子能容小人然後貞吉其理甚微而陰陽消息之道在是焉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陽長而盛爲大者壯也雖剛不動亦無以見其壯今乾剛震動陽從下升故壯然剛壯而不出於正則剛過而暴違理失中故以得中爲正明大者壯卽要大者正也天不壯無以覆物地不壯無以載物君子不壯無以成已而成物惟天地至大亦惟天地至正君子法天地之正大而執其中故天地之情見而君子之道得也震動在下坤柔在上雷在地中爲復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物之機露矣乾剛在後震動在前雷在天上爲大壯大壯以見天地之情成物之功彰矣

蘇軾曰以大者正天地之至情也　朱子語類問如何見天地之情天地之正大便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　楊萬里曰天地之情不可見也以正大而可見學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四陽盛強二陰微滅大者勝則小者衰剛者動則柔者退強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所以發揚乾剛震動之精神也大壯之象君子法乾以自強法震以自惕故非禮弗履以存其剛正之天無慾則剛壯莫其焉

孔穎達曰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　程子曰自勝之謂強　朱子語類雷在天上是再生威嚴人之克己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也　陸子靜曰非禮勿履人孰不欲然正氣之弱未能也今四陽方長以是優爲之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　郭雍曰孔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勝己之道也既勝己之私則無適而非天矣是爲壯之大也　顧懋樊曰老子曰絕利一原用師百倍眞壯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卦名大壯而諸爻以用柔爲吉初九以剛居剛在下而用壯趾大於是有尾大不掉之象始事而妄行其凶必矣然陽壯之時朝多君子初九乃有信之君子窮而在下者也周公

戒其征凶爲君子危也

孔穎達曰初在艮下趾象　呂祖謙曰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强壯躁於求進不能自制其壯反爲壯之所使此弱也非壯也　楊萬里曰在下而用壯此賈誼欲去蜂蠆南蒯欲去季氏所以凶且窮也　火傳曰漢宋以來大學生亦是天地之正氣所鍾其壯趾而凶皆出於中心之誠然非有所勉强而爲之也其凶可識其字亦可鑒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以剛居柔剛柔得中卦辭言利貞九二之貞是也象辭言大者正也此爻祗之以者用也言九二之君子不用剛而用中也孔子特於九二點出中字學者宜注意

蘇軾曰初九以觸陽凶九三以觸陰厲皆失中者也九二之於五也進不觸之退不助之安貞而已中也　郭雍曰天之德以剛中爲正九二以剛中是以能固守而貞吉也蓋非禮弗履之士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以剛居剛處乾之終有角之象强之極也三當三五互兌之初兌爲羊而以乾震之

剛威之則爲羝羊震爲竹爲蕃藩之象過剛用壯如羝羊之觸蕃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而用上來應三觸藩而入四爲陰陽之限故曰藩罔不直也三過乎乾之中陽壯不可過用小人而用君子之壯罔屬甚危君子同於小人之罔而用壯雖貞亦厲以三之貞爲過剛之貞也羸角宜矣羸敗也

項安世曰大壯之時以過剛爲戒位愈正則愈危矣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制必至觸藩而羸角　高忠憲曰用罔之君子無以異於用壯之小人貞厲同觸藩羸角同人品異而值事一也愚按小人無所爲貞當屬君子言　沈起元曰按用罔句或作不用其壯爲解細玩爻辭用罔之下緊接貞厲又以羝羊二句並承之故傳即以君子罔釋小人用壯明其同病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乘剛本當有悔然以剛居柔故貞吉同乎九二而悔亡且居震初大壯至是而可動矣以正而往無往不遂自此以上無陽爻陽壯陰易壞故藩可決而角不羸也震爲大塗兌爲附決藩決之象四變坤大輿之象乾三陽在下輔之以行似輿大輹之象壯於大輿之輹而尚往也

通所以趨時則位正當而有凶咎位不當無悔者有矣大壯之時得中則處之以柔能喪其很者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六五以一爻言上六以一卦言羝羊取在上用角之象上居大壯之終震動之極有羝羊觸藩之象居衆爻之上故不能退處一卦之窮故不能遂進退失據无攸利矣幸其柔而不剛知其艱難而善處之則吉蓋其進退無據者由其初以爲易而不能詳審也以爲艱難則詳詳則咎不長也

楊萬里曰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脅脅焉不能退上不過爲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而進之難也至於其終譬乘虎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懼乎　胡炳文曰臨六三壯上六皆無攸利皆曰咎不長蓋六三之憂上六之艱不貴無過而貴能改過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也晝也下坤上離日出於地進而愈上至晝而大明也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六五爲大有主天子之象故三之承五不曰告公從而曰公用亨于天子也晉明出地上臣道也六五爲晉主諸侯之象故二之遇五不曰王明受福而曰受介福于王母也晉言卦之得明全藉乎進下之親上爲升進之義上之臨下又象晉接之義焉周易之爲教扶陽抑陰每以君子小人言之若君臣晉接之間則尚柔而不尚剛故大有與晉皆以六五之柔爲至貴也康安也侯謂諸侯也天子之恩禮有加所以安諸侯也坤爲衆故曰蕃庶三陰分於下胙土分茅之象坤錯乾爲之象錫馬蕃庶見其恩之隆晝日三接見其禮之頻諸侯有安民之功故天子進而勞之安諸侯所以安天下之民以人臣之進備一卦之義晉卦所以爲臣道之至大也象辭類有四德而晉卦則無然天子接諸侯以禮進盛之時天下安矣不言吉亨而吉亨可知臣以順而麗乎大明不言利貞而利貞可知

陳際泰曰文王繫晉卦之時未有唐叔虞也然其繇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厥後文侯捍王於艱難王錫之馬四匹策命爲伯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出入三覲王錫之車格弓矢於是姬姓獨晉綿者數世周室賴之所謂康侯者哉一時之語遂爲後世之識無一不合豈有冥識也歟　姚舜牧曰康蓋殷內之國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易之繫詞有此猶王用亨於岐山高宗伐鬼方例也　陳世鎔曰康侯毛西河云猶考工之記稱管侯也惠氏謂如祭統康周公之康是也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訓爲進實以明而進故亦訓爲晝明在天上則爲乾之大明不可以進言明出地上進而益上故以進言也順而麗乎大明以坤順之柔爲德即以離明之明爲麗麗即攀附之意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

程子曰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賁鼎是也　王申子曰六十四卦離上者八專取六五一爻以爲成卦之主者二晉大有也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晉則曰柔進而上行是專以康侯之言者當此一卦之義矣　郭雍曰在國能康一國之民則進而麗於明斯足以康天下矣古之人文王是也　來知德曰柔進而上行者晉綜明夷因二卦同體文王綜爲一卦故繼卦曰晉晝也明夷誅也言明夷下卦之離進而爲晉上卦之離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是朝日也朝日方升未已君子觀晉之象自昭明德如日之升也大學曰在明明德又曰皆自明也與自昭二字相合昭即明也朱子所謂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是也程子曰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已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在已故曰自昭孫奇逢曰王龍谿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親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皆非有待於外也　王夫之曰明德者無私無欲可大曰於天下之德也日出地而物皆照非欲人之見之明盛則自不可揜耳君子之明德曉然使天下共喻而無所隱取象於此自明對莅衆而言卦與明夷相綜自待重以周待人輕以恕明晦異用之道如此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主之離明在五晉如者志在五也摧如者阨於四也初六處順之初應明之始進退皆以正則吉我能以正則讒人未之信然寬以待之進退皆有餘裕矣亦何咎乎四互艮在上艮山爲摧小人而抵君子之進其勢若山獨行正者獨立而不懼守正之謂也君子進退裕如无咎彼摧我而不我信者何損於我哉我蓋未受官守之命也初爲始進故曰未受命與六二受字同解

楊萬里曰晉如進也摧如退也罔孚未見信也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得之矣　顧炎武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而況初六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言則去矣　李光地曰孟子見沮藏倉有摧之象據天自

解有貞而裕之象　陳洪謨曰孔子待價而沽裕於進也孟子久於齊裕於退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將進而之五亦晉如也而爲四所阻四爲近君之臣讒諂害明所以愁如也中爻坎爲加憂爲心病愁如之象然六二中正貞所本有不同初六之貞勉勵而後得之吉者因中正而得也受介福于王母者六五亦柔故稱王母

九家易曰介福謂馬與蔕臿之物是也　郭雍曰柔順中正臣道美美於斯小人以進爲喜君子以進爲憚故召公爲保則不悅正考父三命而僂俯茲其所以順而麗乎大明歟是以貞吉受福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允者信也三不中正本當有悔然居順之極初二亦順而信之是以初曰罔孚三曰衆允也二曰愁如三曰悔亡也中庸曰弗信乎友弗獲於上矣三已晉而在上而衆信之則上行之志可遂也

來知德曰坤爲衆衆之象　刁包曰焦氏云初極下二猶在地皆欲進而未能至三始出地上衆柔與之俱進故莫不率從也欲獲上而不能信友則謀僉同是以有進而無悔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性貪畏人晝伏夜動九四體陽而位陰不中不正據近君之位如鼫鼠之貪也晉離晝日九四在離之下如鼫鼠之晝伏也位不當者謂以剛進失晉之義也雖貞亦厲而況不貞乎

楊萬里曰處逝惡後處晉惡先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處羣下之上蹴三陰之前以康侯則逼乎王室如鄰莊之逼周以近臣則偪乎主權如桓溫之偪晉故貪乎位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鼫鼠然雖正亦危況不正乎貪者將上偪乎六五畏者猶下忌於三陰上偪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而不可犯也下忌則其進有率以其僚之順而從上者衆也　陸希聲曰履非其位固其寵祿鼫鼠之志竊食黍稷而已　趙復齋曰晉之時陰爲君子陽爲小人大哉時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三與五皆言悔亡陽位而以陰居之本當有悔得晉之道而悔亡也五即象辭所謂柔進而上行康侯是也明出地上未至於天是一國之君也自昭明德而得失不以介意是正誰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不恤一已之私而能明德以治民者也故往吉而无不利矣有慶即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謂亦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是故愚得忠失之謀夫九四是也失得勿恤之君子六五是也當晉之時易有患失患得之心故聖人戒之見易曰五之左右四貪而上无於五宜有悔也以文明之爲下所順從二者皆以不足爲害故勿恤也勿恤所以見其明也書曰能哲而愚何憂乎讒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不哲不愚雖四目四聰益滋其旁蔽矣　李兆賢曰此王綱關頭也恤則爲假仁仗義之桓文勿恤則爲恭已垂裳之堯舜又曰此失得勿恤之心以往便是天下之福慶漢武征南伐北致使中州虛耗爲失得之念所中耳

上六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爲牛而以剛居上角之象知進而不知退晉其角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進而不已危之道也惟用剛克之道自治已私則危可以安吉且无咎夫言告自邑晉言用伐邑皆自治其私之意若以剛躁之進爲常是吝道也晉以柔順爲善四之剛如鼫鼠既以位不當戒之上之剛如牛角復以貞吝戒之惟柔道者得之初二吉而三悔亡五爲卦主往吉无不利而晉之道成晉之義從可識矣

汪煥曰卦以柔進而得名四處卦內以剛橫踞三陰之上爲竊弄威權之貴臣上處卦終以剛輔大明之主於外爲掌握兵權之重臣夫以大明之君下皆順從受大陽而被親禮者惟康侯是接居尚寄者惟當戚其桓矯之氣共贊文明之治乃爲得宜上則晉其角矣當誕敷文德之日無所施其鑽伐晉角之威維用伐其私邑而已　朱子語類看伯豐與盧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爲吝也

三三　上下經

明夷利艱貞

夷傷也爲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晉明出地上晝也明夷日入地中夜也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之時艱者象辭所謂大難也當艱苦患難之時君子利於守

正自晦其明也

王弼曰日入地中明夷之象聞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閉不可隨世極邪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　李舜臣曰易卦諸爻皆喻之九四大畜之九三曰利艱貞未有一卦全體以利艱貞爲義者此蓋觀君子之明傷爲可懼而危辭以成之其時可知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日入地中明夷之象如此豈眞日之明有所傷哉晢晦其明而已孔子即象以推德言大明爲所暫揜然內蘊其文明之德外著其柔順之德以蒙大難而無損於明也大難難在天下也臣罪當誅今天王明聖此文王之貞也文王之義以全卦言利艱貞即晦其明之謂內難難在家也正其志即貞之謂不失其文明柔順之德也自堙人自獻於先王箕子之貞也箕子之義以六五一爻言蓋以艱爲貞則能藏其明而不露以貞處艱則能養其明而不息周公爻辭祇言箕子利貞一義孔子象辭則以文王當一卦之義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乎楊萬里曰象辭象辭同曰明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四字爲衍

呂祖謙曰人皆視明入於地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滅暫入於地而已如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本不曾滅　項安世曰蒙難者有濟世之功內難者止於正志而已　胡炳文曰明夷五爻言箕子釋象兼言文王蓋羑里演易處之甚從容文王之德猶狂受辱處之甚艱難箕子之志然文王因之演羲易箕因之衍禹疇聖賢患難關係斯文也　俞玉吾曰文王羑里見囚天下之民命攸寄故曰大難箕子佯狂受辱一家之宗社攸關故曰內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坤爲衆莅衆以坤言也用晦而明以離言也明夷非毀其明不以察察爲明用其晦而反得明也豈惟莅衆爲然哉君子之立身行已交友事君皆是道也

呂祖謙曰此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暘谷之明　黃元公曰明入地中天之養晦也若陽明無伏候則萬物之生意息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是以聖人位北居陰以治陽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在初夷在翼耳君子猶能安步徐行以避之也即迷陽迷陽亦傷吾足之意離爲雉爲鳥之象離居三三之象離爲日三日之象離中虛爲大腹空腹不食之象明夷于飛者鴻飛冥冥君子之見幾而作也初爲離剛本君子也垂翼以避禍夷在翼而心無損天空海闊豈爲稻粱謀乎許由一瓢伯夷薇蕨皆是也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矣君子之行即君子之往也君子之忍即君子之守義也然養鳥之主人豈無言乎夫子竟曰明未損也君子之行而不食義在則然也豈主人之徵祿可賙乎

荀九家易曰有明德者恥食其祿　荀爽曰火性炎上離爲朱鳥故曰于飛坤所抑故垂其翼陽爲君子不食者不食君祿也　毛奇齡曰主人指四以四爲初應也荀爽以衆陰在上爲主人朱升以二爲主人俱無理四互體爲行又爲厲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居初之上猶股居足之上明夷之時夷在股而心無傷也離變中爻爲震震錯巽股之象互體坎坎主左方左股象二四互坎爲美脊之馬美脊者馬壯之象六二以柔居中是在位之君子雖文明之德抱拯難之誠難股夷而欲救之救之如何其用馬乎其用馬之壯乎承乘皆陽猶取馬而行拯之則晦可以復明是以吉也孔子曰六二之吉能順其內文明而外柔順之則也舊說謂此爻文王當之然文王當全卦之義孔子之言也箕子當一爻之義周公之言也周公作爻時豈有以文王當此爻之意乎或又以伊尹當此爻更不合

項安世曰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於爲臣之則故曰順以則　毛奇齡曰朱氏會通謂舊說易者以六二爲文王明夷六四爲武王明夷皆無理之言不特武王不明夷即文王明夷亦夫子贊易之言周易舊詞豈宜有此近儒巧拙文王事實以合諸爻凡有分配殷臣以初爻爲夷齊四爻爲微子皆稚劣之甚者世有通人不可不察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以二卦言之三上皆首也以一卦言之三爲離之首即大明之首也明夷至三傷其首矣離爲火居南方南之象離爲戈兵田獵之象日繞於冬三之出行有似於狩所謂冬狩也明夷於南狩非所謂艱乎然三與上應上則由明而晦三則由晦而明雖夷及言而得其

大明之首則夷也可以不夷矣惟當柔順以養其明而不可剛躁以誤其事所謂正也故曰不可疾貞蓋離至南而益明志因狩而大得得其文明之首伸得其柔順之志也初言翼言足行二言股三言首四言心腹皆以明夷之傷於身者言之舊解以大首爲紂然豈有首懸太白之事周公乃津津樂道著之於經歟此爻或以文王當之或以武王當之皆屬穿鑿

趙善譽曰大抵明夷之卦最爲難說故古今解者往往有大礙理處如九三一爻自王氏以至近時程氏楊氏漢上朱氏諸家皆以爲去開主湯武之事且以南狩爲前進而除害得其大首謂獲其昏闇之魁首鳴呼聖人忍言之哉易更三聖將以爲天下萬世大訓安得有此言哉夫離在坤下有日入地中之象故謂之明夷九三居下卦之極在離之上其明有復出之漸焉故曰于南狩言當往於離方也得其大首言復向於明方則將得其端緒之大者也然猶在坤之下而未能遽出惟當守正俟時而不可以欲速故曰不可疾貞凡去昏而復明者皆若此非必專爲人主言也而直謂之湯武之事何哉按趙說譬解其高惟得其頭緒一語不知首字與股腹一例皆近取諸身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離爲腹坤亦爲腹離與坎皆爲心爲意此爻變中爻爲巽巽爲入入之象坤又爲黑腹乃黑暗幽隱之處以內外言之則坤右而離左以上下言之則坤五右而坤四左也四居卦之中猶腹與心在身之中入于左腹爽及腹矣由離至坤明入地中故夷及腹然六四以陰居正三曰貞五曰利貞四不言貞而貞可知四之獲如三之得三所得者文明之首四所獲者柔順之心也入其腹則心在閒是入於門庭之內獲其心則心在明是出於門庭之外以四之貞用晦而明故可獲明夷之心意也夫天下之最傷心者若如長夜冥冥何時且上無明君下皆昏闇貪鄙之臣斯民之受害如腹心之病矣君子處明夷之世惟知守正守正則正己而物正即山晦而明之機大學所謂明明德以新民易所謂利艱貞用晦而明同此宗旨也

周聖瑞曰入腹幾傷五內聖賢心境萬不受外來之損神游八表豈局曲於門庭跬步間有迹傷而神完轉有獲心之妙　錢啓新曰坎爲明夷之心心絡於腹左四以坎陷象左腹之入旋以震動象門庭之出　楊時曰于出門庭我不願行遯此微子之明夷淦按程

書微子篇凡君之惡不稱君皆以我爲辭亦此意稱其臣之艱貞而不稱其君之昏昧隱譏之也　余日孜曰五爲君位而以箕子當之何也殷之末也獨夫已不自安於位而微子去比干剖獨箕尚留而乃心王室存箕子所以存殷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居明夷之終明夷之象成矣曰不明晦是眞晦也初登于天明出地上也後入于地明入地中也初登于天則照四國非治之時乎後入于地而失則非亂之時乎一治一亂由於君心之明與晦而已舊說以此爻指紂而言其義亦狹書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紂固當亡然此爻爲千古興亡之鑒固非僅指一人一事也失則與順則相反則即內文明而外柔順之德順則吉失則凶矣故以君言之自夷其明固天命靡常以臣言之則明夷于君亦四國交亂矣幾人能似箕子之利貞乎

蘇軾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也若上六不明晦言其實晦非有託也強明而實晦　郭雍曰不明晦其明息矣　胡炳文曰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爲其所夷也　毛奇齡曰

晉則出地明夷則入地晉爲晝明夷爲夜然晝必入夜夜亦必入晝晉與明夷一反覆間耳然則處此者何得何失何貞何吝亦惟守其則正其志以俟明之自復焉可矣此爻無吉凶悔吝以此蠲饑論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慊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此數語迎易引入似韓嬰傳詩例何支子疑此必易緯文字良然愚按此爻不言凶而凶可知蠲饑論所引以小人處高位者言則是臣而非君也又按箕子蜀才本作其子惠棟曰其古晉亥故譌爲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荄茲荷爽據以爲說蓋讀其子爲荄茲古文作其子與亥字異而晉同毛奇齡曰蜀才以箕子爲其子若謂不敢顯稱箕子之名但稱其子而孔子逆知文意始於象傳明指之則穿鑿矣高宗帝乙尚可斥言何況箕子且夫子明明實指箕子與文王並而後儒尚從而紛紜何也焦循曰物相雜爲文蒙雜而著伊尹之文柔文剛訟上乾爲王訟而比例於蒙是文是王是蒙是訟也傳之言文王猶經之稱帝乙易之曲而中肆而隱者如此執於周王而實以羑里之事失之矣按文王箕子之名顯明如此後人尚持異說則伯夷微子之明夷安怪其紛如聚訟乎甚矣解經之難也

家人利女貞

積人而成家積家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欲治國平天下而不先齊其家非道孤由然齊其家則必先修其身身者一家之型也孔子於上六爻作傳曰反身之謂蓋謂威如之吉刑于之化也必誠意正心然後能修其身能修身然後能齊家家人之卦言齊家之道也卦外巽內離離炎皆女也故曰利女貞夫一家之人男女雜之矣罡離二卦四陽二陰陽强陰弱見夫唱婦隨之象焉陽爲陰主夫爲妻綱欲女之正男必先正故齊家必自修身始修身必自正心始且治家之道與治國治天下無殊舜觀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得家人利女貞之義矣試觀往史自商周以後女戎之禍無代無之然後知利女貞之一言聖人爲有國家有天下者爲世戒也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彼詩人傷心之語何堪卒讀哉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齊家自夫婦始夫婦者男女合而成家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此理之常也卦之巽離只有二女文王曰利於女之正孔子曰此其中有正家之道必自內始明乎內者家自齊家也者天下之則也天下之定繫一家之正一家之正必自女始此謂家人利女貞也　見易曰漢唐以來代有女禍家法不嚴也趙宋頗有家法故以女主臨朝而天下又安家法曷可忽乎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風外也火內也風自火出猶齊家必自修身出也言有物則忠信行有常則篤敬忠信篤敬誠矣反身而誠於齊家乎何有

蘇軾曰火之所以盛者風也火盛而風出焉家之所以正者我也家正而我興焉　來知德曰知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從門從木防閑之謂閑之於初方爲有家有家者使一家之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出於正也志未變者始初之志未變以閑家者言九離體而有先見之明能閑於始也以爲所閑者言如童牛之牿所謂教兒嬰孩教媳初來是也

王弼曰教在初而法在始家道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

始故必閑有家而後悔亡　司馬光曰初九閑有家悔亡正家之道雖不在初初而驅之至於狼狽浸不可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昔舜爲匹夫耕漁於山澤之中妻天子之二女使行婦道於翁姑非身率以禮義能如是乎　蘇軾曰初九用剛於家之始九三用剛於家之成是以皆有悔也夫所以至於閑者惟德不足故也德既不足而又忘閑者則志變矣及其未變而閑之故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利女貞之言此爻當之矣无攸遂者無攸遂婦人之志也不敢專政者近是婦人不敢專一家之政惟主中饋之事詩所謂唯酒食是議是婦人之正也六二以柔居柔順巽而已正位乎內是以貞吉夫無攸遂婦人之志則在家無牝雞之司晨在國無垂簾聽政之事楊震曰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逆之猥實爲難養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　何楷曰制外之事予之於夫无攸遂也中饋之事責之於已在中饋也牝雞之晨身與夫並職曰孅之木國與家俱喪乃知大易之垂訓嚴也　李兆賢曰後世女后預政如漢之呂唐之武正與

此象相反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以陽居陽過於用剛以嚴治家者也說文云嗃嗃嚴酷貌侯果曰嘻嘻笑也離火聲不常或咷或笑或嗟或歌三居離之終故有此象夫治家以嚴則家人嗃嗃人以爲厲而有悔也而不知其吉也治家以寬則婦子嘻嘻人以爲無悔厲也而不知其終吝也孔子言其未失即常過於嚴毋過於寬未可以爲失中道也復戒之以失家節寬而無節則致亂之道勢必不正不止於吝矣此爻獨稱家人者三當一卦之中又介乎二陰之間故於可嚴可寬之界限不可不分明也

胡炳文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勝義終吝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昵於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禮運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肥即富也非富人之謂嘗見大富之家驕奢淫佚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家必凶矣何吉之有四居巽初以順當位而應剛又介於二剛之間以柔得剛以虛受實富家之象大者陽也男之功成於女猶天之功成於地故大吉之辭不於五而於四言之二曰順以巽四曰順在位婦人以順爲正家人之義明矣

虞翻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富家大吉　楊萬里曰善富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爲珠玉不豐棟昌而以夫義婦順爲棟昌四之富父子兄弟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象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此爻是也家人有嚴君君即王也假格也以一身之正感格一家之人皆出於正則無愛天下之不定矣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婦能正則夫愛子能正則父愛推之兄弟莫不皆然故曰交相愛九五剛而中正齊家之本四以下皆正齊家之效以卦義言之父母之治家人如治天下故義主於嚴以爻義言之人君之親天下如親家人故義主於愛要之上九即曰威如乃知嚴寬非用爲得中也

楊萬里曰以周論之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不其交相愛乎　何楷曰九五雖主君位言然齊家之理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同者不然孔子何以二南訓伯魚乎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以陽居卦終家道大成人信之矣故曰有孚人何以信之以其言有物而行有恆所謂誠也誠於中形在外尊嚴莫敢犯故曰威如五曰交相愛九則威克厥愛終則吉也九以嚴則終吉三以寬則終吝治家者當知所從事矣雖然威如之象非可矯飾爲也言行者君子之樞機家人親之猶切一行之不謹一言之或僞則尊嚴失而家人必反辟以相稽矣孔子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惟誠可以服人惟修身乃能齊家也世有嚴於治家而不知修身者夫子以反身明之大學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與易義相發明也

王弼曰家道可終惟信與威　司馬光曰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家人望以爲儀表是以內誠至誠爲下所信然後有尊可畏而獲終吉　蘇軾曰凡言終者其始未必然也婦子嘻嘻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苦之　呂祖謙曰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威而不先有

孚誠則不服反身者謂孚自我也不當任威當反觀吾之誠否也　吳曰愼曰家人之道男以剛嚴爲正女以柔順爲正初曰閑三曰厲上曰威男子之道也二四象傳皆曰順婦人之道也五剛而中非不嚴也嚴而泰也

三三 艮上 上下

睽小事吉

睽字從目說文曰不相視也目主見故爻辭多言見亦言遇睽乖異也睽卦綜家人家人卦巽以長女而位四離以中女而位二文王曰利女貞睽卦離以中女而位五兌以少女而位三文王曰小事吉小者陰也與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其意略同而皆以柔道處之則吉蓋下兌上離火澤同動而上下不同方中少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則乖乖則離離則不合然天下未有睽而不終於合者亦未有合而不始於睽者卑卦云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睽亦云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而聖人有處睽之道必以柔道行之則離者可使之合故人知睽之爲離而不知睽之爲合蓋睽者其形合者其理睽者其靜合者其動不爲已甚徐徐轉移此合睽之善術小事吉者言以柔爲事則吉也

楊萬里曰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散也離仲女兌季女仲季同居而殊姻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濡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無爲貴易矣　朱子曰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郭雍曰火澤無相得之性方之天水違行猶其小者離不成訟亦爲睽也然澤火之卒火自下而上澤自上而下勢必遇而相息又不若睽之相遊而不遇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澤之睽周乎動二女之睽山乎行凡事當謹於行動之初其義明矣周子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誠哉是言也蓋倫常之間同居一處然有同而後有睽一有間之則其情必離而婦女尤甚二女同居其志不能行同而非其情睽之所由生也二至五陰陽皆失位睽異之象王夫之曰中四皆失其位初九以陽剛來合之而固不親故成乎睽此卦與噬嗑相似而九二以剛居中尤爲難合故離應而應不以理下交而上疑是以其

爻多險異之辭焉夫人居不安之位而欲相與交其志之不固所必然也柔靜以俟其定則自釋剛動以制其爭則愈離此睽與解之所繇異道在初上也睽之於吉難矣小事者陰事也周禮所謂陰禮宮中婦人之治也前朝後市後市爲陰近利之事亦陰事也按王說其當合睽之道當用柔而不用剛其義明矣兌說而麗乎離明此卦德也是以天尊地卑睽居尊位進而上行此卦變也又得中而下應九二應乎剛也此卦體也而生成長養之事同男女異質睽也而夫唱婦隨之志通萬物散殊亦睽也然物雖異而理本同得天地之和負陰陽之氣其事相類大凡亂極必治睽則必合天道有然人事亦然惟聖人因物理之本同順而導之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文王言其常孔子極其用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九家易曰乖離之卦於義不大而天地事同共生萬物故曰用大　盧氏曰不言義而言用者明用睽之義至大矣　王夫之曰事類謂相聚以成一類之用如水土合而成坯筋漆合而成弓之類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兌同出於坤火澤同出於地其本同也火性炎上水性澤下其用異也君子之善用睽也和而不同睽而不黨

郭雍曰大舜善與人同同也有天下而不與異也傅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同也而爾爲爾我爲我異也故君子以同而異爲用睽之道也　楊萬里曰禹稷顏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術未足爲同之異也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罪速速一孟子而今昔之錯異辭受此同而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以剛居剛宜有悔也居睽而說道存故悔亡喪馬惡人指四初四敵應水火性異而情悖悖則舍我而去然四實睽我非我睽四善處睽者不迎人以求合亦不拒人以求睽故去者不逐而聽其自復來者不拒而惡人可見也豈可有好同惡異之心哉如是則悔亡而咎可避也

朱子曰見惡人无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李光地曰清流每爲濁流所忌即惡人亦當見之范滂不謝崔胤而取禍陳實被張讓而弔喪无咎之占信哉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者不期而遇也二五處睽而皆失位各求其應有君臣之分爲陽喜上陰喜下二者不相遇于堂陛之間而相遇於巷蓋當天下睽隔之時以致委曲艱難如此所謂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時也未失道者言當睽之時君臣之相遇未失正道也

郭雍曰孟子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則其進易矣九二遇主于巷若甚易然疑其類於不由其道者故象特言其未失道也　王宗傳曰孟子於齊好色好貨好勇之對此委曲宛轉以覘覘其遇合者也然以太王公劉文武言則雖遇主于巷何失道之有　胡翹元曰如鄧禹諸臣之遇光武廓埃中天子宰相是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以柔居剛處睽之時而躁進以求合者也下二陽似所乘之輿急于行而應上爲四所阻故自見其輿曳而不進牛掣而不前矣上九以其乘躁張弧射之譏有損傷故其人天爲髡首且劓爲截鼻也六三承乘皆不正之陽故其象如此雖然三與九爲正應九終脫弧納之睽終必合是以遇四之剛則有終也三以陰居陽故曰位不當也无初有終明也便渙然冰釋所以天下最難事者莫如英主最易事者莫如英王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大凡合則衆睽則孤上居睽極稱孤四亦稱睽孤者初目四爲惡人德敵而致孤也然四目初爲善士元夫伊善士也位應而終遇不疑而交孚則不孤矣相疑則睽交孚則合以誠相與雖危无咎蓋合睽之道莫如交孚初與四皆剛實之才有交孚之象志行者得行其救睽之志也

楊萬里曰狄仁傑以一身徜唐非孤立于睽離之世乎乃薦一張柬之而五侯之合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　俞石澗曰初不言孤者在下獨立窮居無援乃士之常在上獨立失其輔助非處士之道　李兆賢曰如平仲之久敬以全交鮑叔之推心稱知已皆以厲而成其交孚者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二以五爲主脊之也五以二爲宗親之也諸爻皆言睽獨二五二爻不互坎而兌爲口如家膚之柔而易噬言其合之易而交之親也往而有慶何咎之有

程子曰五雖陰柔之才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以周成之幼稚而具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賢聖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深也

李兆賢曰太甲歸亳而遵伊訓成王啓金縢而迎周公正此爻之象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睽睽之極居明之終睽極則心多疑明終則目易眩見三以爲豕也恐其汙我又以爲鬼也恐其崇我蓋離居兌澤之上中爻爲互坎兌澤之氣蒸爲坎雲以蔽離明心疑目眩是以先張弧以射之則上此怪象然六三本爲上九之正應特恐其疑心起而不親之耳是以先張弧以射之則上九爲睽孤後說弧以親之則六三本婚媾也何則上九至陽六三至陰疑則睽不疑則合合則如陰陽和而時雨降矣故曰往遇雨吉孔子復釋之曰羣疑亡也疑心起則婚媾亦寇釋至誠感則寇讎皆婚媾惟大信可以釋羣疑交孚所以无咎也

郭雍曰見豕負塗猶詩言誰謂雀無角無之疑也　楊萬里曰當其善疑也似厲德宗之於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　胡翹元曰此條竊疑周公自言其情故於六三上九二爻多躲語險聲如管蔡不利孺子而成王疑之其象豈堪言乎及感風雷之變悟而迎公可以見斯爻矣

䷦蹇下艮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蹶也說文跛足也坎在上艮在下險難在前艮止而不進吾親於蹇卦而知聖人有處蹇之道四焉曰智曰忠曰才曰德君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也然時不可爲蹈危無益不能不留吾身以有待見險而能止非終於止也智也初三四爻是已若夫君臣之分既定艱鉅之任曾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蹈危履險廿如飴焉忠也六二是已不有濟蹇之才無以靖大難有大人出而豪傑從之拯斯民於陷溺往有功矣才也九五是也然有濟蹇之才而無當位之德才足以靖亂而德不足以正邦難未已也今乃二與五同功而上六有來碩之吉是濟難而得中正之道可以正天下之不正矣聖人勉之以反身修德有旨哉文王圖國艮坎皆在東北位是險之所在也若西南則無難故曰利西南不利東北大人惟九五足以當之有是才復有是德故曰貞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險也山上有水重險之象行者蹇也君子之遇蹇難不怨人而求諸己焉反身者反身而誠也修德者欲明明德於天下也其心未嘗忘天下故以反身修德爲濟蹇之用也朱子語類云潘謙之問曰蹇與困相似致命遂志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集曰澤無水困處困之極事無可爲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來俱進退進則往入於坎不進則艮而止也往則罹蹇之殃來則有智之譽明哲保身此其倫歟初六在下而無位進退可以裕如宜待者留此身以有待也鄭本作宜待時

楊萬里曰猶譽於亂世不若無譽之安也然名可得而見此申屠蠡管甯之徒歟　李堯賓曰假使伯夷太公當播棄黎老之秋而欲往建功名不幾爲龍比之續乎惟海濱自遁斯二老留名千古矣　汪璉曰爲申其來之故曰宜待也伊尹耕莘太公釣渭孔明臥南陽皆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二與五應曰王臣君臣之分定矣君臣之義深矣初上三四皆有往來之辭六二無之當蹇之世君臣以濟難爲志宜進而不宜退也身爲王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蹇蹇者蹇而又蹇獨爲其難也匪躬者不有其躬公爾忘私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此言最合

楊萬里曰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子以李固周顗當之得之矣　來知德曰不有其身張巡許遠此爻近之　見易曰二之鞠躬盡瘁亦在爲五得人而已故於三之來反傅曰內喜之內謂二也凡所謂來反來譽來連來碩皆匪躬之招也武侯盡瘁於先主而雄才輻輳元齡竭忠於太宗而英策畢進天下之賢不萃於主而萃於致主之人六二之謂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以陽剛之才志欲濟蹇與坎爲鄰進則入險聖人成之曰往則蹇矣蓋三與五不應與上爲正應上陰柔不足以爲援惟反而就二二本忠貞之臣但才柔不足以濟蹇思得

剛陽之才以爲助所以喜其反也三獨往則蹇來反則可以濟蹇以其才可用也程子曰內在下之陰也反猶棄秋之言歸

楊萬里曰三與上爲應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共濟也此劉瑜陳蕃勸竇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事也　李兆賢曰三有濟蹇之才但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如反就二陰共圖恢復光武反就更始於平林劉備反就劉琦於江夏皆來反之象　毛奇齡曰坎以一剛居三而互離見焉三同互離者坎之反也反乎坎則蹇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實陽也以九居三爲當位之實六四陰柔無應獨往則犯難故往蹇下來連於三然後接引同類亦可連於五蓋濟蹇之功陰必藉陽柔者不能獨濟也然而九五之朋來亦賴有六四之來連王弼曰六四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郭雍曰往來皆蹇何取當位惟其來而能連在下之志故曰當位實也

歸有光曰四處近君之位才弱不足以濟介於三五二陽之間非四其誰連之夫連桓公仲父之交著鮑叔也連管仲之交於齊桓者鮑叔也連淮陰之交於漢高者蕭相國也　來知德曰許遠當祿山之亂乃對張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居九五之位當險難之中故曰大蹇夫君道居蹇則天下之難大矣朋來者凡來攀來反來連來碩者無不來也三與五同德之陽同功而異位上六來碩應乎三六四來連比乎三而三來反以合乎二二與五應乃君臣同其患難者曰朋來則二之朋皆五之助也以之濟蹇不難矣中節即無過不及之中德夫人臣有濟蹇之才而皆作朋來者豈不以人君有濟蹇之德乎象言往得中以正邦皆止五而言

程子曰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之佐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無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　來知德曰象之所謂者三也而三之得來於五者二也二應而三來三來而衆來矣是二乃蒲何而三爲韓信也　林希元曰中

還曰君才十倍於遠由是帷幄之謀一斷於還此六四之來連也　汪瑗曰連三於五也夫君以人事君故陳舜之交於堯者四岳也連管仲之交於桓者鮑叔也連淮陰之交於漢高者蕭相國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難之解也下坎上震陽動而出乎險之外則難解也動乎險中爲屯動乎險外爲解與屯爲內外亦與蹇爲反復蹇以艮位東北而利西南今坎位正北震位正東而亦云利西南者非謂東北之不利也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焉大難方平當藉長養之地以休息之是蹇之利西南者以其行而解之利西南者以其養然解之西南可往東北亦可來也蹇不利於往而利於來以險在前耳解則不然來吉往亦吉浸假無所往而必來也耶則其來也復也復則吉也浸假有所往而不來也耶則其往也夙也夙則又吉也　皆聖人語古者之詞夙猶夙駕之義朝也先言無所往而後言有所往者安不忘危之義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坎險在下震動在上動而免乎險斯爲患難解散之義乎言利西南而不言不利東北者解與蹇不同無所不利也西南坤方長養之地利在往而得衆也其來復吉爲下卦之坎

言之方其在險而無所往故來復於中而吉以其陽剛之在中也有攸往夙吉爲上卦之震言之出險之震則有攸往動宜早而往有功以其陽之初爻而可以動也（蓋上卦四爻）解與蹇綜蹇下卦之艮往而爲解上卦之震二爻皆坤土坤爲衆故曰得衆蹇上卦之坎來而爲解下卦之坎也九二來復而得中道所謂獲三狐而得黃矢者是已得衆則有功蹇之朋來與九四之朋至斯孚無異震之爲義在於恐懼修省九四居動而免乎險之地故又有攸往夙吉之戒焉斯亦聲成無虞之義也而要之皆吉也人謀既至則險難無不解而天地之解亦如之震爲雷坎爲雨天地交泰則氣和雷雨交作則氣暢形隨氣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矣此天地之解也維其時爲然豈止人難解散而已乎故曰解之時大矣哉王弼曰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慢盡於解之名無有幽隱故不曰義楊萬里曰害已除而無所往故宜來復而不可以過於爲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爲也利未與而有攸往故宜速爲而不可以不及高帝幸於苟安安於棄隨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爲也　趙汝楳曰夙者朝而不暮謂其敏斷不移時而定亦不二往也易言夙吉而猶豫者四此漢之何賢唐之五王所以蒙害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之作天地與物爲新之象赦宥之行君子與民爲新之意也王夫之曰疾雷間作而不恆君子非常之恩間一用之而已

汪烜曰赦過宥罪即舜典之流宥五刑眚災肆赦蓋與其斃不辜甯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亦君子之雷雨所以舒其氣而被之澤使手足得以自寬也　胡翬元曰威中有澤刑獄赦宥之象大難初平宜有曠蕩殊恩若王允不赦涼州將士激成大變是未知易之道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解以動而出險爲義故坎之三爻以有應爲吉無應爲有咎無應則不能出乎險也六當解初與四爲應以陰應陽六之柔四之剛交相爲用而不過剛不過柔是剛柔相交際也得衆辭无所往其來復吉之義矣故无咎也

楊萬里曰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矣何咎之有此時論曰竊指上六敵應相猜時勢非而交情變鄙況之結諸呂呂布之刺董卓是也然幸而有此　火傳曰爻以三爲致寇整傳直以爲益小人之陋小人非見義也有所利而爲

得以入罣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黃道周曰漢唐之祚不移於曹朱而起於閹宦之擅權宋之鼎不移於夷狄而起於王呂之新法讒謂去小人非解之第一義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當解之時而上無應柔陰小人媚四而淩二媚則負之淩則乘之蓋小人而竊高位自二言之爲狐之媚人自上言之爲墉之淩人自木爻言之爲負且乘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未有不致寇至者也寇小爲盜大爲戎解緩之世小人勢張則正氣衰小人任重則治功墮變解而塞天下起戎突微竊位致亂之小人孰不羞惡而醜之而小人惟吝而固守其位反以正道爲可羞是則咎由自取也

楊萬里曰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難者不惟六三也趙高僭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俱亡趙忠張讓擅漢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盜斯奪之六三誰咎也

時論曰竊指上六敵應相猜時勢非而交情變鄙況之結諸呂呂布之刺董卓是也然幸而有此　火傳曰爻以三爲致寇整傳直以爲益小人之陋小人非見義也有所利而爲

之也曰盜可也元載之罔魚朝恩史弼遠之罔韓滉曹王皐以小人而罔小人其上六之於六三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謂三朋謂二解去三之小人然後得二之君子也九四以陽處陰其位未當故六三邪媚之身得而附之如拇之附於足然而君汝也二與四爲同德之朋初與四應亦剛柔之際惟間於負乘之小人則君子之朋因以不至故爲告四之辭曰必解去汝之拇則小人遠而君子至矣君子與君子爲朋兩相助而兩相合焉非以信孚之不可夫四居大臣之任設使下比小人亦無以搜羅賢俊豈能以誠相與爲五得君子乎故拇不解則小人進小人進則君子去而難作解復爲塞矣

王弼曰失位不正而比十三故三得附之爲其拇也　蘇軾曰拇六三朋九二　張子曰位不當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駢附解之則朋信　陳世銘曰凡自度其才力不足以集事則當擇賢者而任之如鮑叔之舉管夷吾子皮之用子產皆同心共濟相與有成故蹇五之用在朋來解五之孚亦須朋至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此爻點出君子小人爲千古治亂興亡之鑑也卦惟二陽四陰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而足以集事則當擇賢者而任之如鮑叔之舉管夷吾子皮之用子產皆同心共濟相與有成故蹇五之用在朋來解五之孚亦須朋至

九二大臣九四近臣皆君子也六五信二四剛德之臣既有孚於君子矣君臣固結相與以誠於是三陰之小人亦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所解者必小人遂相率以退而改心易慮不敢與君子爲敵矣故曰君子維有解吉言一解而無不解也此所以爲解之時歟

夫天下之小人退則君子之道行吉莫大焉

楊萬里曰天下無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凶曰君子維有解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已以益人也六四近君子則損下有時而不能免故損益之言上下自當指君民而言然損抑人欲以就天理亦損之道楊誠齋更推廣言之曰損之道有損焉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人者有損己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大象之懲忿窒慾六四之損其病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已以益人也六五虛己以從諸爻之益此損已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已益人而又酌損之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爲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愚按損之道以損上益下爲義必上與下相孚以誠信然後合乾元之吉可以无咎又愼守其固常然後協君德之貞利有攸往夫能將以誠敬而固守之是務其本不務其末也務其質不務其文也試以享祀例之蓋享祀之禮以誠敬爲本儀物爲末雖二簋之薄

盲乾之一畫移於上也於益曰自上下下盲乾之一畫移於下也損爲泰之衰微益爲否之轉機故孔子曰損益盛衰之始也趙善譽曰莫吉於泰而益上則損莫凶於否而損上則益是上可損而不可益下可益而不可損也明矣然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則損下有時而不能免故損益之言上下自當指君民而言然損抑人欲以就天理亦損之道楊誠齋更推廣言之曰損之道有損焉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人者有損己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大象之懲忿窒慾六四之損其病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已以益人也六五虛已以從諸爻之益此損已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已益人而又酌損之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爲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愚按損之道以損上益下爲義必上與下相孚以誠信然後合乾元之吉可以无咎又愼守其固常然後協君德之貞利有攸往夫能將以誠敬而固守之是務其本不務其末也務其質不務其文也試以享祀例之蓋享祀之禮以誠敬爲本儀物爲末雖二簋之薄

乘竊位故爲高墉之隼上以震動之極居一卦之上病惡如讎於器則利於時則宜以君子而治小人以正而去不正射而獲之无不利也夫六三之負乘悖也射之所以解其悖若小人爭則不射可也此解卦之終曰无不利則天下之悖亂皆可解散矣

張根曰險難大平可以行其道矣得位而在一卦之上故謂之公周召之事　楊萬里曰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 損 上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凡卦皆本乾坤乾第三爻變而爲兌坤第三爻變而爲艮損卦下兌上艮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聖人曰損上益下其道上行也下乾上坤爲泰損自泰來漢儒如荀爽蜀才虞翻諸家皆言泰卦三畫移爲上畫爲損卦益卦亦然宋儒不主卦變之說惟朱子言之然泰否即乾坤合體六子皆生於乾坤則兌之本乾艮之本坤自屬本然而損從泰來亦有至理且三爻明示之曰所謂損者損此三畫之一也又於上爻明示之曰得臣謂此一畫爲上下之交也三爻上曰得友上爻三曰得臣孔子爲傳又明示上下於損曰其道上行

亦可用享曰曷之用者言何取乎文之繁也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卽剛益柔也其道上行言其道勝上行不僅指利歸於上言也人臣之致身百姓之奉公皆損下之義然必損而有孚君與民孚以至誠然後上下交而志同斯合乾之元吉无咎合坤之可貞利有攸往矣上知止則無過取下說順則非强從以三陽三陰之相應而交孚耳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卽言誠至而物可薦也雖然其道上行之道其義精微下損則上亦損損而不損之道惟其時而已時當末勝而本失文勝而實喪則二簋亦可用享也所謂損也若非其時則太過矣時者時中之謂陽實而陰虛陽用常有餘陰用常不足理數之固然也損陽之體益陰之用是損剛益柔也然亦惟其時而已時則無過不及也天下之理不過損益盈虛當損而損當益而益則盈損則虛皆因時而爲之豈有容心於其間哉夫惟與時偕行所以損也益也無過無不及然則易之爲易時爲而已矣聖人之學易時中而已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卦以三與上相易而三爲損下上爲益上初不近三而與上九遠亦在所損之列耳初陽居陽位而與四應急公好義當損之初親奉上之事爲已事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蹔上之合志何如也是无咎矣遄速也雖然初爲微卑損下益上當斟酌得中不可太過故又戒之曰酌損之所謂時也象傳三時字卽酌損之義毋使太過與不及而已

陸公紀曰已事者以其事爲已任者也　來知德曰已者我也本卦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乃我之事也　汪煥曰告之曰已事者非人之事乃已事也遄往則无咎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睪人視天下後世莫非已事而稽過門不入只爲已溺已飢故耳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此爻以不損爲損卽以不損爲益也二近三三損則二及然柔不可全益剛不可全損初九已損剛以順柔九二復益柔則剛道成矣初以剛居剛且欲酌損二以剛居柔弗損可也是以不損爲損也夫不損何以爲益之蓋二與六五爲正應正則貴中中則能正守以中爲志利正以爲行以剛濟柔卽所以爲益之道也否則以陽居陰剛德不足兌而爲震處說而動是不正而動於下征則凶也象傳損益有時時卽中也中則無過不及九二利貞守中是以不損爲益也

蘇軾曰損有可貞之道九二是也　吳倉猷曰此爻蓋主隱逸者辭者謂二五正應則所謂剛中自守正在正色立朝見之但二以剛居柔處其蔽說以徇乎五故利乎貞以自守而不得以征取之戒詞也弗損益之正明所以利貞之故蓋不自損而剛貞乃能益其上也如漢汲黯魏高允二人在朝爲益不少足知弗損益之之義　林希元曰桐江一絲整洪九鼎清風高節被拂士習可當此爻之義

六三三人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成卦之主故爻辭總一卦之象而言之此爻爲損下益上之質也三人行乾之三陽進也損一人三變剛而爲柔也一人行三獨升也得其友六三上九之變三上與應爲得友上以三應爲得臣也初二四五爻雖皆應而非良兌成卦之主不可以得友得臣言之也天下事疑則不孚孚則不疑得友者象辭之有孚也一人行而得一人則交孚若三人行

則疑而不字必當損其一也毛奇齡曰三陽並行疑於無陰三陰並峙又疑於無陽曰一陽既動而偶形成焉象曰一則得傳曰三則疑非合觀焉能知之

程子曰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無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於繫辭兼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三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　李兆賢曰異類者雖兩亦三共驅同朝終是比周爲黨同類者雖千百亦兩人彼八愷五臣十亂總一大朋耳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四與五皆受益之爻益何以言損蓋以初言之損初而益四亦初之所疾也是故遄者初九也初既遄酌而損所損無多四苟求益無厭勢必疾心痛首六四以陰居陰在艮之初知足而不妄求故能損初之疾我使夫遄者喜我也如是則无咎矣亦可喜者亦宇指初而言蘇軾曰自初言之已事遄往則四之求我也寡故酌損之自四言之損其疾則初之益酌然嘆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嘆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當損之時以柔居尊位廉中謙挹以應九二受下之益者也而上九與之比又從而益之故曰或益之或之爲言非一人可指之謂也或上或下一二人益之十人皆從而朋之得友得臣之象爻爲如此則龜筮亦從而弗違之矣十衆辭周有亂臣十人受益如是可謂大善之吉矣益上之爻以上九爲主爻上亦益五則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占人曰謀從衆合天心上天之祐宜矣郭雍曰六五之辭與益之二同者損至六五疑於益矣又其反對之義同也

楊時曰柔得尊位虛已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范堯夫曰朋龜獻兆應續成熙堯舜三代之治可不勞而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居損之終在損之上當損之時人以爲必損下者也而抑知弗損乎下且以其有餘本爲九三得乾之施上行而爲陽陽實而有餘艮止而有節故能弗損益之是則居損之終變之以不損位艮之極止之以不損象傳所云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此爻當之矣得臣即得友之義無家之臣國爾忘家謂三也損之道五得其元吉上得其无咎利貞而損之義盡矣故曰大得志也

王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得臣則萬方一軌故無家也　王應麟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與益喟然嘆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嘆也　胡雲峯曰弗損益之上與二辭同而意異二當益上之時不損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上受益既至則又當推以益下　毛奇齡曰象言有孚即爻言志也皆大離中合之象但初九合志九二中志上九大得志皆以志歸陽其重泰三陽如此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天下之事孰有大於君民損益之事哉益卦言民說無疆則損卦亦當指君民而言此天下治亂之機也故損從泰來益從否來損泰之三畫以益之上爻之下卽謂之益同有損益而一名損一名益者以見下不可損損民以益君則雖益而亦名損上不可益益民而損君則雖損而亦名益也上損卦大象言懲忿窒欲益卦大象言遷善改過則損益之道切於一身揚誠齋推而言之亦甚多故彖辭言日進無疆其益無方又曰與時偕行也

趙青羊曰損之卦辭曰有孚元吉无咎又曰可貞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兩語而已是知當益之時諄於訓誡之際蓋如此至益之卦辭乃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上以順而益下下以動而應上上損而下益自然無所往而不利所以其辭寡也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卦損上之三益下之初君以益下爲德則民說无疆也下益而上損卦何以名益蓋下益上亦益也知下益卽爲上益則知自上下下之道與乾坤同其廣大與日月同其光明矣四剛從外至曰來初柔從內出曰往今益從外來而曰利有攸往者則以往而利來而亦利上下皆得益也九五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行而上下皆有慶也巽爲木木道行卽益道行以益下爲行利涉大川言涉險如夷塗且益上巽而下動陽則行益者也陰則得益者也其日進无疆者豈惟民說天地且然天施氣於地地受氣而化生皆損上益下之義其施化之益無有方所究之地見其益而天亦不見其損也試觀乾下而初天施之道也坤上而四地生之道也天施地生萬物皆益無時不然然則損上益下之道亦法天之時行而已當其可之謂時聖人以已益人與時偕行所以日進无疆也

孔穎達曰損益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惡下故取下謂之損與

下謂之益益動而順故則被損無已動而卑巽則進益無疆

生坤爲震也　楊萬里曰乾之四在上乃損陽而爲陰坤之初在下乃益陰而爲陽此卦之損上益下也乾之初九在上乃遜坤之初六於已上而已下之此卦之自上下下也

蔡清曰損下益上民貧而君不能獨富損道也故爲損損上益下民富則君不能獨貧益道也故爲益損則上下通一損益則上下通一益要知關於上者爲多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也按益卦原象損而言有所損乃有所益見善則遷斯善日益矣有過則改斯惡日損矣雷動以發陽氣風散以消陰氣乃天地維新之象君子日新其德故遷善以爲益祇其無不善改過以爲損欲其無一過也

郭雍曰顏淵三月不違仁則亦有違矣不遠復則亦有未復之時矣所謂過也是以顏子克已之始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者皆勿而絕之所謂窒欲也及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所謂見善則遷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以謂殆庶幾所謂有過則改也　刁包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子路殆庶幾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損爲益之始益爲損之終損之上九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初九爲受益之主爻言利用爲大作於本卦言利亦接損之上九而言利也震自坤來初受乾爲益而有利天下大利必歸於農當震坤土面耕治之所謂大興農功是也凡大作所包甚廣以養以教禮樂兵刑皆是必體乾之元吉開天下無窮之利然後咎可免矣下不厚事者下民柔弱木不能厚集衆事惟得乾健之德以助益之然後大有作爲協乎元吉而无咎是可知卒生之利顧繫乎一人矣

陳公紀曰此后稷公劉之功　侯行果曰震爲稼穡又爲大作益之大者莫不耕植　朱漢上曰陽爲大震爲作初九得乾之始元吉也坤厚也　郭雍曰損益二卦終始相通故其辭意相接損之上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而象言大得志益之初九言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蓋所以終利有攸往之辭亦知其大得志也猶之卦辭損自有孚終于利有攸往而益之卦辭以利有攸往爲始也　蘇軾曰益之下損之上也故知損則知益矣遂而觀之益之初九則損之上九也自初以下無不然者惟其上下內外

不同故其迹不能無少異若所以益初之情處事之宜則損益一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六二卽損之六五或者不一其人之辭初九之利用卽與上九之利有攸往同而六二比於初九其爻辭亦與損之六五同蓋損之六五既受九二之益又受上九之益故曰或益之此爻中正虛已既受九五之益又受初九之益故亦曰或益之亦有十朋之龜弗克違之吉象所謂自外來者九五固屬外來初九之陽亦自外卦來而爲益也故曰或也或自上祐或自外來以陽益陰其義同耳損之六五得乾之益謂之元吉此爻居坤之二坤利永貞故曰永貞吉也夫龜且弗違鬼神享之矣王用享帝者王用六二以享帝猶言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之意

郭雍曰損益相須以成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故損上益下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　薛貳曰益之六二則損之六五也六五所獲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六二所獲之龜則九五惠心之益也是受益者臣也則以永貞於五爲吉王也則以享帝爲吉皆受益而不忘報者也　蘭廷瑞曰六二柔順受益之臣王用之可享帝獲吉如成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之意

郭雍曰損益相須以成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故損上益下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　薛貳曰益之六二則損之六五也六五所獲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六二所獲之龜則九五惠心之益也是受益者臣也則以永貞於五爲吉王也則以享帝爲吉皆受益而不忘報者也　蘭廷瑞曰六二柔順受益之臣王用之可享帝獲吉如成湯

用伊尹而享天心太戊用伊陟而格上帝

六二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以陰居陽震動不安有凶象然居益之下卦當受上之益者也故曰益之凶事謂水旱兵戎死喪之事三四皆公位用凶事而无咎是因凶得益所謂吉人凶其吉也然必信以出之中以行之乃得无咎何以爲有孚告公用圭是矣用圭所以用信告於公而用之敢不信乎以卦之全體言之三四非居中此卦三四皆曰中行猶中孚以三四爲中又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是也固有之者言本有之也三居震極三位多凶

朱子語錄益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　王夫之曰益之事資益以爲用也凶事如水旱有救恩之典死喪有賻襚之儀則與者非濫求者非貪王弼曰得位履尊爲益之主者也爲益之大莫大於信爲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爲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之願固不待問而元吉不假言也故曰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悅乎德以爲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楊萬里曰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成康文景其庶乎損之六五言益而者用牙璋則方伯興師無兵而有兵是皆用凶而得益也　來知德曰三之爻位多凶則

不言損損之至也益之九五有惠而不言益益之緻也程子云陽實在中有孚之象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損極必益益極必損理之恆也猶之否極則泰泰極則否上九以陽剛居益之極而求益
不已衆怨所歸不惟人莫益之或有起而擊之者矣夫以善益己已益而人不損且可以
善益人以利益己已益而人必損損人以利己小人之心也君子之心有恆小人之心無
恆立心無恆惟利是視勢必不奪不饜其凶宜矣是以莫益之者仍以損益言乃一偏之
辭也衆人所共惡必有或擊之者也上居卦終何以云自外來不敢直言下也孟子曰千
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此或擊之義也
孔穎達曰上九處益之極益之過甚者也求益不已是立心無恆也無恆之人必凶咎之
所集　張浚曰君子於益必先求諸在我而恆其心心恆則動中節語中倫貴者樂輔民
知惠利之將加於身孰不與之慮之哉又曰雷風爲恆風雷爲益上九處風雷極故有
勿恆之失　楊萬里曰惟其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當理此其所以凶自外來也中不
偏外敢來乎鹿臺鄗塲是已　王應麟曰庸恥國之脈也廉恥喪則國從之是以堯舜好

貽郢城危晉盜求貨霸業衰秦賂讒牧遷爲辨漢金誾增壞敗羽利之覆邦可畏戒在益
之上曰莫益之或擊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陽決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以五陽而去一陰其勢甚易而象有危厲之言爻多凶
矜警戒之辭何哉當注意柔乘五剛一語謂上六之柔乘九五之剛也孔子曰唯女子與
小人爲難養上六以柔乘剛而五比之以女子言則呂后武韋之流以小人言則漢唐之
宦官明客魏之流也城狐社鼠赤手遮天君子雖衆不難一網而盡之蓋九五之陽一陰
已乘其上而睥睨之且弄之於殷掌之上也雖然君子之決小人也豈有遺蹄決之以至
公之理聲其罪以討之揚于王庭也決之以誠敬之心密其謀以閑之則孚號有厲也
決之以同類之朋協力以除之則告自邑也決之以兌說之色談笑而去之不利即戎也
象曰夬夬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
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澤本在下氣騰而上天化爲雨霈決而復下君子之德澤下施也似之然君子以天祿共
決之以同類之朋協力以除之則告自邑也決之以兌說之色談笑而去之不利即戎也
天下之士非可居之以爲德也有居德之心則忌而戒之居如奇貨可居之居忌如道家
禁忌之忌

蘇軾曰澤上于天其勢不居故君子以施祿不以居德　來知德曰夬三月之卦正天子行惠布澤之時德者澤之善居者施之反自詘云趙汝愚不遷韓侂胄官秩此居德則忌也國家有大故必用殊恩故夬忌居德王允不赦涼西軍士亦然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壯伻大壯之卦大壯四陽爲壯夬則五陽是初九壯於前大壯之趾也九居乾健之初爲決之始既曰前又曰往躁進之象然君子欲決小人位卑而躁進未有能勝者也爲咎者有撓敗之凶也孔子曰不勝而往惜其明知不勝而竟往也

蘇軾曰前者通大壯之辭也必通大壯而爲辭者明其所壯同而其所遇異也　朱子語類曰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　楊萬里曰倚一陽之壯而不恃四陽之長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此陽爻抑趙盾宋義揣項羽所以皆爲咎也　胡潛齋曰京房欲去恭顯劉賡欲去宦官而卒困於恭顯宦官此往不勝之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蘇氏楊氏以惕號莫夜爲句宜從之此爻即呼號有厲之意二與五應足柔得中可以決小人而無疑者也乃能惕以警懼號以戒備莫夜不解如臨大敵小人罪彰利在爲亂故有有戎之象九二深不利即戎之戒雖有戎而不恤也孔子以得中道許之謂其剛而能柔健而能說也大壯之九二在乾之中剛而不過故曰貞吉夬之九二當決之時尤戒陽剛之過能惕號而勿恤誠爲得中道之君子矣五所倚之以決小人者也

楊萬里曰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不然無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跡則爲張禹孔光胡廣趙戒遵養時賊矣　汪煥曰惕號無事而若有事也莫夜昏夜若無事而若有事也勿恤有事而若無事也亞夫堅臥之事似之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者顴間骨也九三居乾之極用陽剛之道以決有壯於頄象怒之而見於面小人用壯之道也是以凶若君子行決之道則不然三與五同功任夬之責皆曰夬夬三與上應若陰陽之和而遇雨也衆陽同行而三似獨行疑其叛正而附邪也然君子有決小人之心誅決小人之責因其遇雨而若濡爲若濡而非濡跡似汙我突因其獨行而有慍形然慍於心不見於面也是故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也

則將不勝其悔也

蘇軾曰孰與大壯既悔亡而得壯輹哉夫君子惟能釋怨而收士故爲之聰明者衆大壯之九四是也　來知德曰凡易中言臀者皆坎也坎爲溝瀆臀之象乾爲言乃前告自己之言變坎爲耳痾故云聞言不信按伏坎在上也　毛奇齡曰彼以兌口出我以坎耳入不能使不言而能使不聞且不能使不聞而能使聞面不信雖耳曰聰目曰明各有所司然耳苟失聰亦等之不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陸程朱皆云馬齒莧王弼曰草之柔脆決之至易按莧陸柔脆之人當包則包當決則決九五以陽居陽又得衆陽之助往決一柔其事甚易故有莧陸夬夬象夬夬者重決也然以剛長之極五體重乾恐有剛過之失而無和悅之善故又戒之曰惟中行乃可无咎也中行者乾兌並用之謂也九五君位決小人乃臣下之事未能聖主當陽莫邪屏絕乃於衆君子孚號之後方誅小人雖得中道而未光大也未光有終光之義與象辭其危乃光相應

胡雲峯曰初陽位在下不能決三五陽位當決者也故皆曰夬夬五當可決之位勢易於三三唯夬夬可以无咎五之夬夬或失之過暴則猶爲有咎也　焦竑曰五比於上而能自決以保其中僅可免咎而已未光大也谷永所云公志未專私好顓存五蓋迫於公論不得不去耳　李兆賢曰合觀象所云中未光即神宗以人言而能安石高宗以衆論而能秦檜乎　沈起元曰夬卦六爻辭者止於无咎未有言吉亨者聖人於剝極之陰不敢忽如此蓋物窮則變寇窮則挺故六爻皆以過剛爲戒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此君子最快心之爻也誰謂上六乘剛之小人而不可去乎決至此君子無庸號矣小人之凶君子之吉也易不爲小人示其戒陰消極則變而爲乾君子之剛長乃終也君子之終而吉即小人之終而凶故曰終不可長也

周聖端曰疑至夬之終自以爲必勝之勢在我必勝之形在彼無所用吾號矣此張束之翟所以終斃於小人之手　余銘岳曰一陽之剝曰終不可用盧其變爲純坤也一陰之夬曰終不可長恐其不得爲純乾也　李兆賢曰寫類已蘊有亡而已賈似道過洛獨行

暴日中至漳鄭虎臣瞰而殺之略似此象

三三 姤 巽上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夬與姤綜皆五陽一陰之卦而夬爲剛終姤爲柔始剛終以剛爲主柔始以柔爲主惟其以柔爲主故姤一陰曰女壯也以形言之則一陰五陽謂之壯以義言之則一陰漸長剛至於坤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卽姤之初六也陰爲小人以女言之壯字包淫惡在內人鑒夫也謂之不貞以臣言之壯字指才能而言一身數主猶之一女數夫謂之尖簡王安石言馮道能救衆生大悖周孔之義勿用取女勿字有力凡陰不能害陽陽自引入之耳取女者男下女也以如此淫壯之女而可取之乎戒男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陽消爲剝剝極爲復而一陽生矣一陰之生甚微聖人還曰女壯蓋以陽之初復尙待得朋而陰之初長已僅堅冰猶以一柔而遇五陽故曰女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柔則不然以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同聖人申勿用取女之戒以女之爲體貞順方可偕老淫壯若此不可與之久長也姤以柔爲主而剛爲客聖人扶陽抑陰履霜堅冰之漸不可以不戒懼焉然遇之爲道有正有不正孔子卽遇字而推廣言之矣以一女而遇五男不正者也若夫天地相遇陰陽而已矣一天一地一陰一陽正執如之陰陽和則萬物生故品物章章於天地間矣二五之君臣剛遇中正則大行其道於天下而天下莫敢不正也設使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大道不行以此見陰陽之遇不可無惟能以中正之剛爲主則陰足爲輔耳然則姤之時義之大於遇之正者見之而遇之不正者聖人謹於其微所以爲君子戒也

蘇軾曰剛者二也中正者五也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爲遯始無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爲剝始無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欲有爲無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王應麟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元弈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二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卽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眞　來知德曰幽王之得褒姒高宗之立武昭僖養鬻棄鶴皆出於一時一念之差而豈知後有莫大之禍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巽爲命自上而下風行天下無物不遇姤之象也君后法之施命誥四方此君與民相遇之道也

程煥曰天下有風姤與風行地上觀相似故在姤曰施命誥四方在觀曰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王弼曰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處遇之始以一柔而乘五剛體夫躁質得遇而遁散而無主自縱者也按近世之女所稱自由解放者近是而聖人比以羸豕孚蹢躅羸豕者小牝豕也孚者壯貿而躁也蹢躅者跳躑自由也王弼曰言以不貞之陰失其所牽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按言不貞之女喪其廉恥如禽獸也貞吉者言陰來乎陽繫以堅剛之物前無所往從一而終則得其正而吉也有攸往見凶者言以一女而往接五夫淫醜如是立見凶也夫聖人欲初六之不往以廉恥氣節教世人也

而今日之女子小人則未有能受聖人之教者也

楊萬里曰若不有以繫而止之或聽其往而進則凶矣高祖之封濕明皇之不殺祿山是矣　汪璲曰初六繫自繫也曰繫止於五陽之下是之謂靜而止則吉也　李兆賢曰丁謂告人曰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其蹢躅也久矣　陳世鎔曰有攸往則不安其室文姜之魯道翱翔南子之招搖過市皆從其所往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六陰柔小人固不可使之往而爲君子者亦當隨其包容之道以制止之故於九二九四九五皆言所以包制陰柔之理包卽包裹也魚陰物而美初之象九二近初不以小人爲異類而包容之夫內能包而有之則其邪不能及於外矣故其占爲无咎賓自外來者也姤之卦言不遇言應自三而上皆賓也爻之陰陽固欲其相配惟姤之時則惟恐一陰之長二爲主而包之則當防其見賓客而往之也故曰不利賓又曰義不及賓

蘇軾曰姤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也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與否也　易意曰小人害國家必先比一君子階之進丁謂於寇準蔡京於溫公秦桧

於張魏公並爲所牽而使之及竇遂受其禍　任啓運曰初與四應今以始至二遂包而有之有私意焉然不及竇則義之可也夫姤相綜夬五決陰子曰未光窺其心也姤二包陰子曰義詐其事也楚巫臣諫莊王勿娶夏姬而身取之共王曰其爲謀則遠爲先君謀則忠亦二之包有魚者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姤之九三卽夬之九四卦綜而詞同九三重剛不中喪初六之魚爲二所隔故有此象然有之有私意焉然不及竇則義之可也夫姤相綜夬五決陰子曰未光窺其心也姤二包陰子曰義詐其事也楚巫臣諫莊王勿娶夏姬而身取之共王曰其爲謀則遠爲先君謀則忠亦二之包有魚者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姤之九三卽夬之九四卦綜而詞同九三重剛不中喪初六之魚爲二所隔故有此象然九巳爲二所包三與之爭爭則必傷是危道也故夬之四惜其行遲而姤之三喜其行緩惟其行次且故不與柔牽爲不遇然不遇故无大咎

項安世曰益六二卽損六五姤九三卽夬九四以反對觀之一也无大咎者三與初非比非應本不相及也　楊萬里曰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爲操所得而江東已爲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爲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乾之上九曰高而无民繫辭言一君而二民民謂陰也故初六爲魚亦爲民四以陽處陰於初六之陰無所遇耳遇木非正不遇不足爲咎也孔子曰上窮者謂五陽至上而窮止於各耳惟窮則各避世之士宜然而於義則无咎也

楊萬里曰既曰无咎聖人慰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

能容是也孟老於行荀慶蘭陵亦然而況買誼董仲舒之徒歟　沈起元曰按周公於此四五兩爻自發陰陽不可偏無之義非復女壯之辭也孔子玩辭故於彖傳先發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爲婚之時義而說易者猶泥於勿用取女之辭以釋上三爻之義宜其格矣　吳倘默曰與其苟而遇毋甯窮而容觀者云吾人當學子路之无咎亦以是也

三三　九四　上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澤地聚草叢生爲萃萃之義爲聚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叢生之草各以其類故人之聚必有黨有黨必有爭弭爭之道定以君民之分教以孝享之誠而已矣此卦三陰聚於下坤爲民也二陽聚於上君與民也君與民之分定君與臣之分亦定故萃有亨道上亨字非羨文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下之三陰皆保陽也上似孤處而無與萃然上亦逸民避世之流未嘗不願當陽之有羣主也且夫天地聚則品物咸亨矣萬物聚則國家富矣君臣之聚以保民也萬民之聚以保君也凡爲國者既庶既富之後則當教之教民之道莫先於孝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地人物之所以聯屬而不散者皆孝心所維繫薿以

震動恪恭之誠薦追遠報本之恩盡志以致其孝盡物以致其享故王假有廟爲萃之第一義也孝經一篇其治天下之大本歟三陰聚以從六二而上應九五則君民各安其分而志無不通矣九四聚其下之三陰而贊助九五則君臣皆同其德而其道大行矣故利見大人亨爲萃之第二義也在天則有陽而必有陰在地則有剛而必有柔在人則有君子以治小人有小人以養君子應以正合義而永貞故曰利貞試即第一義而申言之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王者合萬國之歡心而神可格祖可享此萃之盛也故曰用大牲吉更即第二義而申言之六二應九五致利見大人之誠九四比九五慰利見大人之願此萃之美也故曰利有攸往

趙汝楳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爲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爲萃二卦相似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睹之時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　周禮曰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

與四握手始終有孚自可因四以萃於五也

楊萬里曰此聖人以自新之塗是塡天下之人而皆爲小人也魏舒初欲從樂毚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是聖人開萃之初六之義也　錢立志曰萃與比同所異者九四一陽耳比初無應曰有孚者一於五也萃初與四應曰有孚不終者有二陽焉不終於四也及此時而號以求萃可以破涕爲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是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二與九五爲正應民也而爲臣矣君臣皆以中正之道相與萃之善也引初三之同類以萃於五其占爲吉而无咎禴祭之簡薄者初有孚不終二之孚始終如一故能以至誠交於上猶之祭神雖溪毛行潦而能以誠意通於神明也中未變者初之亂三之嗟因其不中也二之引者孚者唯其中也

虞仲翔曰應巽爲繩艮爲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　王宗傳曰象以用大牲爲吉而六二以用禴爲利何也備物者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　沈起元曰引吉卽象所謂大牲吉也然有匪孚之戒何也五之所孚唯六二而已初則應四三則比四似皆未信於我焉有位而無德天下之人未能信之將有悔也能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悔亡矣志未光者萃天下之志未光大也卦有利貞之辭象有聚以正之戒惟元善而永貞爲萃道之至善聖人欲爲君者先修德以保民永聚而不散也

引吉卽象征之意唯其得中不以上有二陽變遏其事君之志而能使初三之不中不正者皆獲所萃聚以正之功二居多焉　超善舉曰升之九二亦應六五亦有孚乃利用禴之辭其義一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下之二陰皆萃於陽三獨無附萃如而非萃也是以嗟如三應在上六欲往從之而上六方齊齊涕洟故无攸利也聖人告之曰汝雖無應而近比二陽變遏其事君之志而能使初三之不中不正九四因之以萃於五則无咎矣傳言上巽明以互體示人也三以陰柔不中正之人巽入以求萃雖當萃之時而能萃亦可小羞各矣

楊萬里曰此商鞅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兌之上六反之爲巽　來知德曰巽者三之中爻本巽也兌綜巽亦巽也上往以巽而從之我順而彼悅可以相聚者也故无咎　朱元曰文王三元吉而後无咎此爻亦同聖人欲爲臣者以止敬爲至善也

程子曰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恆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　趙汝楳曰九居四爲位不當聖人戒之戒之如大有九四匪其彭乃可是故知戒懼則爲伊周不然霍子孟以之族滅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大吉无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君位諸卦不言有位此爻稱之別乎九四而言五有君位自无咎也然有匪孚之戒何也五之所孚唯六二而已初則應四三則比四似皆未信於我焉有位而無德天下之人未能信之將有悔也能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悔亡矣志未光者萃天下之志未光大也卦有利貞之辭象有聚以正之戒惟元善而永貞爲萃道之至善聖人欲爲君者先修德以保民永聚而不散也

顧懋樊曰未光所謂堯舜猶病此聖人無窮之心也　汪璲曰已滑已侃禹稷之志未光也一夫不獲成湯之志未光也視民如傷文王之志未光也志未光也此夫子善道古帝王意中之事　李兆賢曰此唐虞三代之治也匪孚以下爲漢唐宗等說法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當萃之時而有不能萃者上六是也同類萃於下而上獨遠二陽萃於朝而上居外逸民之象沈起元曰比一陽統五陰特嚴君臣之分有率土皆臣之義故無首而凶萃二陽萃四陰專明萃類之聚而名分未定有擇君擇臣之象卽或上下無交雖不得萃而无咎象辭之有剛利見大人其聖人受命初開國之時乎按齎咨兌口之聲涕洟兌口之潸人聚而我散人內而我外人笑而我嗟逸民之齎咨涕洟有黍離麥秀之悲爲於義爲无咎也或枯儉於山中或行吟於澤畔苟全性命豈得安乎故曰未安上也若荀氏之言未安其義亦差似

荀爽曰此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滅遯穆以喻夏桀殷紂以上六陰爻代之若夏之後封東婁公於杞殷之後封微子於宋受人封土未安居位故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毛奇齡

曰所謂悲莫悲兮生別離者此非衆散之時有難言者哉此夫子貧苦所爲不言時與機而言情也　李兆賢曰宜曰不得於父而怨斯屈平不得於君而哀吟豈爲過哉按以上六指孤臣孽子言方應祥黃淳耀皆同此說

䷭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歸藏易首坤老子柔弱勝剛強之義所從出也其言曰柔弱處上強壯處下此卦巽下坤上地中生木鄭康成曰木生地中日升於上故謂之升按木之升由下而上幹之剛強者居下枝葉之柔弱者居上故曰柔以時升此卦自巽而離自離而坤柔道正位乎離而成物乎坤元亨者即坤道元亨利牝馬之貞也至離則萬物皆相見故曰用見大人離在南方故曰勿恤南征吉按大有離居上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此卦柔以時升亦明柔道正位乎離之義初六巽之主也曰允升大吉六五升之主也曰貞吉升階初曰上合志五曰大得志象曰志行惟此二爻言志明初之允升大吉即五之貞吉升階故一曰上合志一曰大得志也他卦多言利見大人此卦獨言用見大人大人惟六五當之九二之賢而來見大人也又此卦與晉卦略同

晉卦曰柔晝而上行上行即升也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曰三接言六五用九四之康侯也故此卦亦曰用見大人

孔穎達曰升之爲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居尊以釋名升之義　徐幾曰升皆二卦皆以柔爲主　張煥曰象傳柔以時升似指六五而言非謂卦變故下文言剛中而應亦謂二應五也　來知德曰不曰利見而曰用見者九二雖大人乃臣位六五之君欲用九二則見之　孫奇逢曰著升道之大亨蓋離明以照四方大人在焉而用巽順剛中之德以見之勿憂知遇之艱矣南在天地爲大夏嘉亨之會在人亦主亨通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升綜萃二卦同體文王綜爲一卦曰萃聚而升不來也荀爽謂萃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滅遷移然則升本泰卦初九陽爻遷移爲陰陰在下升而上故程朱皆訓爲進而上也凡離卦在上者多云柔進而上行指六五一爻而言升之初六爲升之始升之六五得升之位故曰柔以時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巽乃陰生之始陰自下生以極於上如木之有根有枝葉是謂時也中庸言果能此道雖柔必強但柔以時升之義柔弱可以勝剛強於時升之義見之矣或謂柔勝主上體之坤而言然坤在上體之卦甚多不皆云柔以時升也惟六五柔升爲升之主九二剛中而應爲升之臣剛柔相濟是以元亨大有與鼎有元亨而無他辭皆以六五之柔而得之升雖有他辭而無戒辭柔上進而得時之卦以此三卦爲坤五居尊位曰大人惟柔升之大人能用陽剛之賢惟陽剛之賢能見大人以趨亨嘉之會則亦道行矣有慶者慶其道之能行也勿恤者勿憂此道之不行也志行者治天下之志行也聖人着一用字言柔之能用剛着一征字言柔弱之能勝剛強也巽至離萬物皆相見此南征之所以吉歟　張根曰南征與南狩同義　李光地曰訟蹇萃巽之象皆曰利見大人此曰用見大人者四卦之大人皆以九五當之故曰利者有大人於此而利見之也升則卦無九五其六五之升階與旨之六五同階謂升進之人故不曰利而曰用　周聖瑞曰諸爻時升之義惟文王足以當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非坤地不能生木也上坤下巽不曰地中有木而曰生木生木乃自下而上爲升之象亦積小以高大之象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君子順行其德先能誠意正心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景積其小善以成大名也劉安德言勿以善小而不爲得易之意易外不言地下有風而曰地中生木風從天而降木自地而升　胡翬元曰郭璞驗之種樹也順乎木之性勿動勿慮則碩大以蕃孟子之養氣也直養無害勿忘勿助則剛大充塞皆順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誠也信也初六爲巽之主而居下木之根也猶人之誠信而有本也地道敏樹初六一陰與上之三陰合志巽木有根則誠信充實而能升矣吉孰大焉學問有根柢而道始高賢才必誠實而功業始峻升之義也

趙善譽曰初六以柔居一卦之下又巽之主合于上卦之坤柔宜升者也　何楷曰初六巽主居下猶木之根也而得地氣以滋之其升也允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象言剛中而應此爻是也升與萃綜萃之六二亦曰孚乃利用禴孚誠也萃六二以中虛爲孚升九二以中實爲孚虛實雖殊其誠一也誠則无咎不誠則有咎矣九二以陽剛事上

見大人而有利故以用論喻之事君如事神事天非至誠不能格也至誠發於中心喜亦
出於中心君與臣相感以心相孚以信故二爲有喜五爲大得志
干寶曰剛中而應故孚也　李光地曰汲長孺之於武帝魏忠獻之於太宗誠慤直何咎
之有　吳倘默曰有喜只就孚字內看出所謂都俞吁咈會晤於一堂之上是也何不喜
之有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坤爲國邑陰爲虛三居巽上過於陽剛與上六爲應爲升虛邑之象然與柔以時升之義
反矣无所疑者三以陽剛之才如入無人之邑勇於進而無所疑畏也此爻不言吉凶東
坡之言得之　蘇軾曰九三以陽用陽其升也果矣故曰升虛邑無所疑也不言吉者以
至强克至弱其爲禍福未可知也存乎其人而已　朱震曰九三上六相應以正下巽而
上順如升無人之邑既登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此爻明柔順可以得天下之理也四侯伯之位以王用享于岐山之象明之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順之事也吉而无咎者不求升而必升其後遂得天下也二四不言
升皆臣而非君也
王宗傳曰謂文王晉用此至順之道而享于岐山矣以是爲享則吉千享矣其誰咎之乎
乃若後世之權臣强諸侯不知王者有至順之事而包藏禍心至於讓奪僭竊雖免萬世
之咎矣李博士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爲深切著明也故明夷取於箕子升取
文王岐山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陰自初升至五而極五爲升之主正位而得吉也柔以時升此爻當之以順而升之有
序如歷階級故曰升階九五應之以柔用剛凡天下之賢才亦無不自階而升是以大得
志卽象所謂志行也
張子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由己而升正而凡吉志宜大獲也　胡翹元曰五爲君
位卽羊之有位階者殷陞堯之土階是也蹇本爲王宮而外僅見其階中有知臨之君在
焉恭己無爲而聽諸賢之彙升開四門之象廣之至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柔以時升至於五而位正矣升而更上是爲冥升與冥豫同然冥豫在上而有利何也利于不息之貞也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卽不息之
貞也消不富者坤之廬也泰坤上三爻爲翩翩不富消而不富則能保其中廬之德卽利
于不息之貞也升卦以柔升爲義初曰允升二曰孚利以至誠爲本至誠無息不息則久
此聖人言外之義諸儒以卦窮則變解之戒其冥升然升卦元亨六爻無凶咎之辭似不
合也
趙復齋曰不息之貞終而復始无止也　高忠憲曰冥者不識不知而升正不息之貞也
伎倆不存涇渭盡去日進于不可知之神其消不富之謂歟　胡翹元曰富貴有癰而學
問无窮聖希天天豈可階而升是聖人之冥升也亦不息而已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
无知順之至也虛之至也　孫奇逢曰傳卦極則必反升獨不然一爻升一爻无不利者
玩爻辭自見凡學未有不始勤而終惰者此願息之說所自起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若
衡武焉其庶幾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此卦聖人教人處困之法也困卽貧賤也有身之窮有時之窮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
身之窮也然克己復禮不改其樂困於身者亨於心孔子道大莫容終老於行時之困也
然德遇百王刪定六經困於時者亨於道困爲君子言故有亨義亨卽能守其正而不失
不至爲小人所困也大人卽君子之稱大人吉反言之卽小人窮斯濫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
矣大人德性堅定不以身之窮時之阨而易其所守是以吉而无咎也須知困窮之遇乃
天之玉成君子孟子言天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
所爲是也有言不信亦爲君子言此文王現身說法之辭文王嘗進言於紂紂不信之
而卒困於羑里之囚遂無言而演易焉是文王之言不信於當時而信於後世也孔孟亦
然歷說時君所如輒阻守先待後獨抱遺經孔子曰余欲無言孟子曰余豈好辯哉余不
得已也君子之有言也所以載道故曰困德之辨也豈計人之信與不信哉
鄭康成曰坎爲月互體離離爲日兌爲晦昧日所入也今上弇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代

爲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也　歐陽修曰易童子問曰敢問困亨貞大人吉无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　張子曰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見易曰孔子在陳蔡語弟子曰三折肱成良醫湯困夏臺文王困羑里困之爲道猶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不言也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之六爻以陰陽之多寡爲君子小人之盛衰如姤復等是至泰否二卦則陰陽勢均以往來屈伸爲君子小人之盛衰困卦陰陽亦均然非消長之卦不以往來屈伸論論陽爲陰爻所揜即喻君子爲小人所困也九二九四九五皆剛也二爲初與三之所揜四五爲三與上之所揜故曰剛揜也下坎險而上兌說不曰險而曰險以說以字有力以說爲處險之道有義理之悅我心無境遇之困我身也故雖困而亨困而不失其所者所如以止其所之所文王緝熙敬止止於仁敬孝慈信所也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求仁得仁孟子舍生而取義所也所即正之謂不失其所故亨不失其所故正君子能之豈小人所能哉故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大人即君子也正即中也惟二五之剛能守正能處中也夫守此中正之道仰不愧俯不怍雖險阻艱難投此身於亂世撼此身以危機而天君泰然素履不易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困無往而不亨無時而不吉也尚得言无咎也哉來知德曰兌爲口有言之象坎爲耳痛耳不能聽有言不信之象淦按孔子因卦有此象釋以尚口乃窮爲屈原賈誼輩言之非爲小人戚也夫小人有言而人不信之固其常也

王應麟曰君子無所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註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來知德曰上之揜四五者小人在上位如絳灌之曹節旋就誅滅自古及今未有君子云亡而小人獨存者困大過以自困聖人之告小人者至矣　陳世鎔曰幽不明者禍福之來數鑑前定擇地而蹈亦可獲全初在最下才柔識暗身自不明故動履危機中庸所謂騙面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避困不明而入幽由自取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是命之當富貴者富貴何以言困困于酒食之豐朱紱之來也夫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如桎梏耳幸九二履中守正若能本其剛實之質盡其誠敬之道則富貴可長保也後觀讖之東坡詩案竊幾不測可不戒乎陸宣公諭所止幄臀方厭幾處困之道矣

故曰利用享祀享祀則無不誠敬者王弼曰處而又進傾之道也以此而征凶誰咎乎故曰征凶无咎淪按潛而不危所以長保貴也聖人戒以征凶欲人不爲富貴所困也傳言困于酒食乃一以賅二中有慶者守中正之道而不妄進然後富貴爲有慶也

觀彖三陽卦之所謂困也而皆取飲食車服之象者貧賤患難不足以困君子進退牽係道閉行塞乃君子之困也二居下體困之初也故其象爲困于酒食而朱紱且方來常此之時辭避不能既受爵祿唯竭其精誠感格於上　朱子曰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困于好事　姚鼐曰楊涉以居末爲宰相與家人相對涕泣既知自危而以朱紱之來爲困突使處槃籍奪之日執節而死豈非征凶无咎者乎涉惟不受而凶也而爲咎不亦大乎傳曰中有慶言得其中道則有慶卷而懷之不與鶉亂者也　胡翬元曰君子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獨行其道何困之有惟高爵厚緒而不得伸其志酒食來案餐之恥朱紱起雜纆之諸自顧生平自命何如求爲貧賤而不可得困之極矣爲之奈何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此爻言小人之不安命而自困也三處進退之間使能安命進退當有餘裕然三以陰柔小人而居險極常欲害君子而揜之上欲害二二如蒺藜之莢銳而不可據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九家易曰此本否卦二四同功爲艮爲宮而入宮無妻非常之困按三欲求助於上六之應然上亦陰柔小人以邪而濟邪求偶而喪偶突程子曰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又繫辭言之詳矣不祥即不壽之徵三居陽而用剛欲困人而適以自困其凶也宜矣

楊萬里曰其管蔡陷周公燕上官陷霍光之事耶妻謂上六與己親也三陽上陰故三以上爲妻　項安世曰六三坎體爲夫上六兌體爲妻坎爲宮　汪縉曰小人之困君子本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乃困者究不能困而據者竟不得據而已之滅亡先人困人者其知所變計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此爻言小人之知命亦可轉危而爲安也上六陰柔處困之極雖欲害君子而反其終也君子吉而小人凶故見小人之巍巍而非君子之巍巍也設使小人知天命之不可干有悔禍之言曰

君子終不可害欲捨其剛動則有害不惟有悔鬲之言且有悔鬲之心曰動悔有悔如是則聖人亦許其吉也故爻曰征吉傳曰吉行前之動也動於惡今之征與行也動於善也此聖人開小人以自新之路也

朱震曰葛藟巽象曰兌口象　梁孟敬曰葛藟柔而居高者以六在上象　來知德曰欲掩剛故未當有悔不掩剛故從吉而行　王夫之曰以其柔當位而未有傷陽之志故悔言未當吉行者行則吉也上六行將何往哉退處於卦外無用之地而已楊慎惟不知此是以與息夫躬同禍

䷯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先儒謂易有性命二卦旨哉言乎澤無水困言命也非中有泉言性也余觀於非卦知大學中庸皆從此出而孟子之言性善者尤有合萬致命以盡性聖人之功也非中有泉性之靜也汔至未繘瓶則凶未能盡井之用井非我有則凶性非我有則習相遠大學曰明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曰是謂拂人之性則存心養性之學也中庸

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自誠明謂之性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要在成己成物要在能盡其性由知仁勇三達德以幾之即明德修身止於至善之謂也非有體有用天下之邑不同而井無不同故曰改邑不改井猶言天下之人萬有不同而性無不同也即孔子言性相近之意取之不竭則无喪注之不盈則无得性即理也理无增減朱子曰理之在心即所謂性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拔心有得喪而性无得喪也故曰无喪无得往者來者皆井其井而井無不治矣而井之養不窮矣天下之人往來盡之人人皆性其性而性無不盡矣而人無不善矣蓋性本善也猶水本清也井冽寒泉夏寒而冬溫坎之一陽在中也孟子之道性善仁義禮智皆具性中其要在擴而充之而已曰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善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則擴充之功不可少而存養省察之力不可或間也三爻非濕內致其潔四爻非甃外禦其汙上爻非收勿幕仰大學誠正修齊中庸之擇善固執孟子之凡有四端擴而充之也汔至未繘井則存養之功未至擴充之力未宏也瓶凶則習相遠而苟子以爲性惡而揚子以爲性善惡混矣程朱則以爲氣質之性要之非泥不食非泉之源也井之泉冽也冽則中正中正則有孚而大成惟至誠爲能盡其性則成己以成物然則性也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君子觀於非冽寒泉而知坎之眞性在焉

觀於中庸孟子之言而知人之眞性存焉

鄒東谷曰蜀君子謂易有性命二卦余謂井困二卦始悟　郭雍曰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言皆終于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　汪燧曰瓶其瓶凶周書所謂勁敵一節也孟子曰苟爲不熟不如莠稗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雖悔之弗可及矣柳子所以長棄還方也可不鑒哉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繘其瓶是以凶也

井上用轆轤以綆桶下汲而水上故曰巽乎水而上水是謂之井巽字有木字入字二意井以得水爲功水以養人爲功然而水本靜也以靜爲體以動爲用動而上水則養而不窮猶性之動都交相養而聖功成也孫奇逢曰古者立邑必相水泉所在不得泉雖以立邑則當改邑以就之邑可人爲井根地脈在人則境常遷而性不改之象也此句已說盡井之泉冽也冽則中正中正則有孚而大成惟至誠爲能盡其性則成己以成物然則性也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君子觀於非冽寒泉而知坎之眞性在焉

觀於中庸孟子之言而知人之眞性存焉

鄒東谷曰蜀君子謂易有性命二卦余謂井困二卦始悟　郭雍曰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言皆終于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　汪燧曰瓶其瓶凶周書所謂勁敵一節也孟子曰苟爲不熟不如莠稗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雖悔之弗可及矣柳子所以長棄還方也可不鑒哉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繘其瓶是以凶也

井上用轆轤以綆桶下汲而水上故曰巽乎水而上水是謂之井巽字有木字入字二意井以得水爲功水以養人爲功然而水本靜也以靜爲體以動爲用動而上水則養而不窮猶性之動都交相養而聖功成也孫奇逢曰古者立邑必相水泉所在不得泉雖以立邑則當改邑以就之邑可人爲井根地脈在人則境常遷而性不改之象也此句已說盡

矣故禦辭只單釋改邑不改井句井道以得養而不窮以失養而自窮蘇軾曰井未嘗有得喪繘井之爲功瓶瓶之爲凶在汲者耳凡大象必推廣卦義卦辭言性學此言王政治象聖學之成即王政之成也井以養人而功成而非無悔也聖人以養民而功成而聖人無爲也非有剛中之德有孚然後元吉大成聖人有中庸之德至誠然後成己成物非何心哉聖人何心哉繘繘也汔至者繘至泉而未出也瓶毀敗也毀敗其瓶而水失猶失性者也失性者人非人失水者井非井欲復性者當於井養之義加之意焉慎無繘井未至瓶瓶至凶有放心而不知求有眞性而不知養也

晁說之曰或謂象主三陽言五寒泉食是陽剛居中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渫不食是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瓶其瓶凶也　郭雍曰井之道其猶人之性乎人性本靜及其出而應物則致養而盡之也足以盡人盡物而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井之德亦本靜及其出而不窮故中庸自天命之性至修道之教而後其道終井自其德以至於有用而其道亦終

爲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未下有水井未有功也本上有水井之功成矣君子觀於井養之道因勞其民以耕鑿之事並勸其民以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故井田之法行如井養之功成也

陸振奇曰飲食皆以養民也君子取象於井涌制之恆產故勞以卹之農使相資養是井田之而食君亦取象於聚井之義也　吳華寶曰伏羲時未有井文王時則有井矣則用汲亦皆自然之道也君子觀井象以爲井田之法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水本清也變爲井泥而不可食初六謂陸在下之象也荀卿謂之性惡豈其然乎井義以陽剛爲泉初陰柔居下上亦無應沈潛污穢宜其爲時所捨矣舊井者即孟子所稱棄井禽所不屑而況人乎大學荀日新日日新言去其舊染之汙也消濾之性爲物欲所汙蔽初六之爻是已

朱震曰初在下互兌口在上不食也離爲飛鳥四不應初无禽也　楊萬里曰居下流者鄙棄惡安俗習者絕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也宜其泥之不澄也　郭雍曰初六知守下而不知動出之功故爲時舍也亦猶人之性不能自修爲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改初六之爻是已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井旁之穴鮒謂初也子夏傳井中蝦蟆呼爲鮒魚九二剛中有泉者也有泉不能濟人止能射鮒何也以汲水之人其甕敝漏也因其上無應與以喻汲引之無人非井泉之恥也非性之不善也

虞翻曰巽爲谷鮒鮒小鮮也離爲甕　郭雍曰許氏云甕汲瓶也　李洪冠曰德足濟物而上無應與孔子能陶淑弟子而季桓子魯定公忌之甚可惜也　李兆賢曰如以宣聖而委吏乘田以汲長孺而屈於百里豈是艱經濟乎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居陽无初之泥无二之射井經渫治清潔可食然不食何也正應陰柔不能汲引而上出也於是行路之人惜之而爲我心惻矣惜之之言曰此井水潔可用汲也若王明而汲引之則養人之功成而天下並受其福矣自三至五爲離求王明者求九五之王顧其爲離不顧其爲坎也夫有清潔之井而非有人汲之如無井耳有仁義禮智信之性而不知擴充之如無性耳

有及物之功乎　徐幾曰古來人品汙下見棄明時者皆此象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井旁之穴鮒謂初也子夏傳井中蝦蟆呼爲鮒魚九二剛中有泉者也有泉不能濟人止能射鮒何也以汲水之人其甕敝漏也因其上無應與以喻汲引之無人非井泉之恥也非性之不善也

虞翻曰巽爲谷鮒鮒小鮮也離爲甕　郭雍曰許氏云甕汲瓶也　李洪冠曰德足濟物而上無應與孔子能陶淑弟子而季桓子魯定公忌之甚可惜也　李兆賢曰如以宣聖而委吏乘田以汲長孺而屈於百里豈是艱經濟乎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居陽无初之泥无二之射井經渫治清潔可食然不食何也正應陰柔不能汲引而上出也於是行路之人惜之而爲我心惻矣惜之之言曰此井水潔可用汲也若王明而汲引之則養人之功成而天下並受其福矣自三至五爲離求王明者求九五之王顧其爲離不顧其爲坎也夫有清潔之井而非有人汲之如無井耳有清潔之井而非有人汲之如無井耳有濟時之賢而非有

洌清潔也天下之泉無不寒井中之泉無不洌其自然之性然也人之性無不善亦如是而已或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清也有時而濁潔也有時而汙然非其本然之性也九五有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爲一井之主於以振飭天下之人不言吉而吉可知矣朱子言無實之性即有過有不及然則本然之性無過無不及是即所謂中正也語類又云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按此言與井之言泉有合王宗傳曰潔與洌性也食不食命也

楊萬里曰一井主乎泉天下主乎君泉有德一邑汲之君有德天下汲之君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濁汙君而去之耳故傳說非其后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

郭雍曰寒泉能不失其性又修潔之猶人能自修不失其性則德全矣天下之性初未失也皆以不中不正則失之其能自修使不失其性者无他焉中正而已　來知德曰以人事論洌者天德之純也食者王道之溥也黃帝堯舜禹稷周孔立養立教萬世利賴井洌

寒泉食之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居井上泉已出井不同陰爻之无泉也人皆收水而井功成突幕即蓋也孚誠信也勿幕則无倦博施而不窮有孚則有常誠信而不爽井以上出爲功上六能殿坎半之孚而乘乾元之吉也夫修井者由濕而覓面測者而底於大成養育萬物而不爲主涵濡天下而不名惠以此見有孚之足貴也猶修性者自七情之發皆得其正四勿之後復禮歸仁至於成己成物希聖達天而後爲大成以此見至誠之無息也

虛翻曰幕蓋也收謂以轆轤收繘也坎爲車應巽繩爲繘　胡雲峯曰其出有源井之體其應不窮井之用必如此然後爲盡性之極功　來知德曰周公曰收孔子曰成一意也

李兆賢曰此堯舜猶病事業乎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井之後繼以革井常道也非言其常革言其變革也者聖人不得已之事也卦離下兌上夫革時亂而文明革緦慙而和悅夫誰不願然革者變易之事之至大者也權衡乎輕重得失利害始終之數至詳至蕝而後可以言革革之爲卦文王周公只言其理而孔子則以事實之蓋謂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爲深切著明也猶是作春秋之志也彖傳云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而不當者有之矣革而不當則有不勝其悔者矣聖諸屋上棟下宇以蔽風雨非有棟折榱崩之象遽自毀之而又不知造屋之法一任風雨之飄搖焉悔何如也後世奢褒之主鰥險之徒日政教宜革也禮樂宜革也兵刑宜革也一切典章宜革也甚至語言文字亦曰革最後則倡言革命然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彼言革命者能順天乎能應人乎試思湯武而後爲湯武者有幾而王莽董卓曹操朱溫之流踵相接也曰仁義而心盜賊豈有孚也哉孚信也乃孚者言有仁德可信於人而後可言革也已十干之名已日卽六二所謂已日乃孚卽三四五所謂有孚也來知德曰已者信也五性仁義禮智信惟信屬土故以已言之不言戊而言已者離兌皆陰卦故以陰土言且文王四圖離兌中間乃坤土故言已也毛奇齡曰將欲革之必先孚之天下無不信於人可言革者夫庚者更也更革之義也以十幹言之則先于庚者已也庚欲革必先之已日乃可以革庚欲孚必先之已日乃可以孚所謂事必豫而後有立者況已位在中於禮爲信革而信之其藉于已者正多也淦案張浚朱震吳澄皆以已日爲十干之已實有至理蓋土德信也先庚豫也信而且豫則合乾卦元亨利貞之德而悔亡也成湯伐夏猶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然則湯似有悔矣況下此者乎此聖人所以其難其愼以革爲懼也

楊萬里曰易之道至于革聖人其喜于革乎抑懼于革乎曰懼于革也何以知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革也睽亦二女同居但曰不同行睽之二女中者在上少者在下上下未亂而名分差忒則變爭自此而始不有所向而已革之二女少者在上中者在下上下未亂而名分差忒則變爭自此而始不

同行不同居之別也　何楷曰已日卽六二所謂已日也乃孚卽九三九四九五所謂有孚也悔亡卽九四所謂悔亡也所以云已日者變革天下之事不當輕遽乃能孚信於人乃難辭也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爲新故有愼重不輕革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爲新矣九四當上下卦之交正改命之時故悔亡獨於九四見之卽象傳所云革而當其悔乃亡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歷象日月星辰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歷象以明時來知德曰晝夜者一日之革也晦朔者一月之革也分至者一季之革也元會運世者萬古之革也

郭雍曰革天道也非人力也天道謂之革人力爲之則曰纂也惟革本天道故卦具四德而象言治歷明時聖人所以明天道而欽受之此革之所以爲大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未當革時當自檢束以黃牛之革則鞏固以自守矣離爲牛中爻乾錯坤黃之象革堅韌之物也初在下無位上無正應離陽剛之才似可有爲聖人直斷之曰不可以有爲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已革矣革而當是以悔亡四當改卦之初啓互乾中乾九四言乾道乃革此爻亦同改命卽革命也如湯改夏命爲商武改商命爲周然皆有孚於未改命之先是以吉也二爲大臣任革之事四爲近臣任革之謀信卽孚也惟孚乃可行其志象傳所言革而信之

此爻是已

虞翻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以比業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故改命吉也

火傳曰改命者九五之事而係於四爻何也從來撥亂之主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急於改命者皆一時元勳之所爲也漢世祖既立大功諸將議上尊號世祖大慙固請不已乃曰吾徐思之其議猶如此由是觀之湯武放伐而卽順天應人以改命者非湯武之志而伊尹太公之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革道成矣龍虎皆大人之象革命以威武言故曰虎變變卽改也改而爲大君也九五陽剛之才中正之德不待占決人皆知其革而信之已日積誠之所至也象與三四皆言有孚至五言未占有孚是不言而信有過化存神景象其文炳者言王者之德昭明上下禮樂將興世道文明之時也

馬融曰大人虎變威德折衝萬里望風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格周公修文德越裳獻雉故曰未占有孚　朱震曰京房謂虎文疎而炳是也二離爲龜兌乾爲決兌乾變

離決繫也決溝之占非天下之至誠不言而信能如是乎文王之不長夏以革而虞芮質厥成是已　蒯廷瑞曰乾飛曰龍革變曰虎堯舜之揖讓天下惟德之見也故曰龍湯武之征誅則有威存焉故曰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至於上革事畢矣君子謂遠民也如豹之蔚霧濡其毛變而文蔚面謂向也小民當已革之後皆信服歸向以從君也鼎革既定征行則凶居貞則吉所以戒天下之君子小人也王夫之曰武庚所以終殄微子所以存商又曰君子小人以位言然此僅爲商周之際言也韓亡而張良必報非篡而翟義致死豈以居貞爲吉哉

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　項安世曰上六革之效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也而向也古者面皆謂向　龍煥曰三當革而未革故守貞則厲上已革而當守故居貞則吉　毛奇齡曰至于上六鼎革既定創制復新賢者諷大不賢諷小天下孰敢或外其化理故以遯之上九而變爲此爻則肥遯之賢誠君子也君子而豹變被虎餘文作圜華焉淦案武王以前夷爲義扶去而不殺足見周室之興規模宏遠矣商末有濟聖亦上下鼎治其昌矣

爲有周生色也

三三離上下

鼎元吉亨

天下所以長治而不亂者惟賢才是賴易於尚賢之卦最重此卦專以養賢爲義而大烹三字當注意堯舜之明目達聰伊周之任重致道皆於鼎養得之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夫天下取新之物何僅一鼎然而茹毛飲血之天下自有鼎養以來得聖賢以爲治下焉者變爲鑿井耕田之天下上焉者變爲鐘鳴鼎食之天下則鼎之所關甚重也易取諸物以名卦者非與鼎而已井以養人爲義鼎以養賢爲義井惟養人故多在鄉邑中也鼎惟養賢故爲朝廟中貴器也昔者伏羲興神鼎一象一統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禹鑄九鼎象九州武王命南宮适史佚遷九鼎於洛邑鼎之貴也可知已是故道器一也可即道以明器亦可即器以明道鼎可享上帝人所知也而大烹以養賢聖時君或昧之孔子特明其義使知天下之所以長治而不亂者皆鼎之功焉由斯道也是以元亨是以吉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與革綜革命之後正大君之位凝已改之命也故革言命鼎亦言命命受於天而保之於人者也所以成王定鼎於郟鄏有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之語法鼎之端正故曰正位法鼎之凝重故曰凝命

王宗傳曰李博士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猶之木上有木非井也井之功也語井而不及功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意也又曰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予亦曰苟不木火鼎之用不凝焉然則鼎之用不凝則鼎也者無用之器也君子之位不凝則位也者亦豈非無用之器乎　楊萬里曰古之傳國以鼎猶後世之璽也然必曰君子者不惟其器惟其人故鼎以材輕以武重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此爻言去小人而用君子也初六居下趾象趾以承鼎顛而覆之悖也否惡也鼎取新烹飪之初宿穢爲新物之害顛覆之則去惡以從善猶去賤以從貴去小人而用君子是則利也而非悖也譬妻主中饋令烹飪之事不得妻而獲妾悖也亦顛倒之類然獲妾而有

子則卦以子貴可无咎也是去賤以從貴也初四相應初爲顚趾四爲折足初以賤從貴爲出否四以貴從賤爲覆餗井鼎二卦取義相近井初六爲泥鼎初六爲趾皆以在下言也

來知德曰巽綵震震爲足趾之象也巽爲長女位卑居下妾之象也震爲長子子之象也鼎爲寶器主器者莫若長子則子之意亦由鼎而來也　毛奇齡曰夫鼎趾原有可顚之理以爲鼎之未實則必先顚之以去其汙故以新卻舊謂之出否以卑高之位言之則由卑居高謂之從貴雖顚而未悖且夫鼎也者烹飪之器也有其器必有主其事者欲得一主飪之人今第得其妾求主得妾顚爲顚倒得妻而并以其子有如母以子貴者是得一主器之人并得之又何咎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此爻言用賢宜專勿爲小人所間也陰爲小人陽爲君子陽卽實也夫人所以重鼎者重夫鼎中之實也既出鼎中之否實物于中故曰有實喻國有賢者九二以陽剛之賢居大臣之位又能汲引天下之賢才是鼎有實也鼎實常上出爲用不當下洩仇不善之匹也

九二鼎有實而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此爻言用賢宜專勿爲小人所間也陰爲小人陽爲君子陽卽實也夫人所以重鼎者重夫鼎中之實也既出鼎中之否實物于中故曰有實喻國有賢者九二以陽剛之賢居大臣之位又能汲引天下之賢才是鼎有實也鼎實常上出爲用不當下洩仇不善之匹也

九二鼎有實而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此爻言用賢宜專勿爲小人所間也陰爲小人陽爲君子陽卽實也夫人所以重鼎者重夫鼎中之實也既出鼎中之否實物于中故曰有實喻國有賢者九二以陽剛之賢居大臣之位又能汲引天下之賢才是鼎有實也鼎實常上出爲用不當下洩仇不善之匹也

總纘曰仇二比於初陰陽相匹而非正是爲我仇然初自顚趾而有陰柔之疾不能卽我也卽就也君子而不爲小人所污吉莫大焉愼所之者當如鼎之陽實處中而不動也倘不愼其所之則小人乘其隙而離間之矣君子雖前小人遠故終无悔尤井之九二无應故谷射鮒而甕敝漏鼎之九二有應故鼎有實而仇不卽六五明則小人不能間君子可見用賢之權大君操之而小人之仇君子者亦榮也

胡炳文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爲泉鼎以陽剛爲實井二無應故其功終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則吉　鄒肇曰仇雖有害我之理我能用中則仇自病之而不我能卽楊萬里曰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　汪煥曰仇謂初也雨我字見剛中之妙用是以聖人不絕物以立異不合汙以爲通丁謂不能挽寇公之忠李陵衛律不能奪子卿之節巍山不入蔡京之黨者似之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此爻言不養賢則失養賢則吉也九三當風火之交以風煽火鼎沸而耳熱改革而不可舉鼎耳失其義是耳目聰明之反也耳指六五賢者用之則行若君非聰明不用之則其行塞雉膏卽鼎實也以九三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陰陽和則爲雨始有不渝之悔終有相遇之吉也亦如井三有淸潔之泉而不見食求王明然後並受其福也

鼒翻曰鼎不以趾行而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　王弼韓康伯孔穎達同　炎耳受炎足以覆塞其行　楊萬里曰上之意改則下之行塞炎魯平公見孟子樂克啓之也不見孟子畏倉改之也雖然暗君用賢之意不可改也一旦而悟如雨之沛然而下矣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成吉豈終不食九三之雉膏也哉破斧九罭之詩是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四以不賢而在高位不用賢而凶也四與初應初顚趾故四折足公餗卽鼎實也四爲九四不信陽剛同志之賢鼎腹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四滿溢而覆當時必有君子告戒之而信初六陰柔之小人其凶必矣故曰信何如也渥沾濡之貌四處近君之位當求賢以自助乃不爲吐哺握髮之形而成渥餗汁流之狀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蓋餗名曰公餗以養賢覆而顏赧不勝其任井之六四不應初故爲井甃無咎鼎之九四與初爲應故爲折足覆餗則以其剛柔應否而不同也朱震曰其形渥羞赧之象澤流被而沾濡其體也　林黃中曰初未有實故出否四實已盈故覆餗　蔡淸曰鼎折足足無力也九四以初六爲足故云此爻正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王弼韓康伯孔穎達同　唐陸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鼎位已成惟在卑而用之而已象辭耳目聰明柔進上行得中應剛此爻當之六五居大君之位大烹養賢在離之中曰明也鼎以耳爲用耳聰也黃坤土中色離之五再索於坤而在上卦之中曰黃耳金鉉指上九也主鼎者在乎耳舉鼎者在乎鉉鉉離在鼎上而貫乎耳中五以虛中之德納上九陽剛之助故有黃耳金鉉象五以陰居陽聖人有利貞之戒欲其耳之常聰也夫鼎黃耳豈徒貴其耳哉貴其中有雉膏公餗之實可以養聖賢也曰金鉉者鉉猶近耳火可熱也井九五井洌寒泉以養人而井之用行鼎六五鼎黃耳金鉉以養賢而鼎之用舉其義一也

王宗傳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也

楊萬里曰挈一鼎者繫乎耳挈天下者繫乎君耳者一鼎之主猶君者天下之主也主鼎有二道鼎實中則正過中必溢鼎鉉剛則舉不剛則舉主天下有二道持盈以中正則爲天下之利不中不正則驕心生明皇之季是也用臣以剛直則爲天下之利不剛不直則諛臣進元帝之貢薛韋匡是也

上九鼎玉鉉無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鼎之功已成矣鼎玉鉉陳於廟廷設而不用無爲而治者也五以柔中受上之剛故鉉取金上剛而位柔以剛節柔以柔節剛故鉉取玉金鉉實耳而火炎玉鉉在鼎上而不受炎也鼎實之功成即養人之利普是以大吉无不利矣井與鼎皆以上出爲用治功之成在五而无爲之效在上故井以勿幕而元吉鼎以玉鉉而大吉也

項安世曰金鉉實用之物玉鉉爲文而已上九居離之極當文治之時如治定功成但當制禮作樂以文太平所以大吉无不利　熊良輔曰井鼎皆以上爻爲吉蓋水以汲而出井爲用食以烹而出鼎爲用也　李光地曰此皆伊周舉棄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

玫優優百祿是遒此之謂也　毛奇齡曰玉不任爲鉉必金爲之而飾之以玉曰玉鉉

三三 震上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雷聲也以雷言謂之震以聞者言謂之驚二陽震也四陰見震而驚也自乾坤而來變之始者莫先乎震故爲動之始亦爲長子復卦上坤下震一陽在內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復於仁也仁是種子一陽復然後萬物生震卦上震下震二陽動而四陰驚震所以有亨道者聖賢之心主乎敬也敬則有則恐懼而後修省蓋震爲陽德震陰而達陽當春氣方萌之際陽欲起而陰閉於上陰盛聚則陽愈孤陽愈孤則出愈奮雷聲一震是造物之以威爲恩人心一驚則重陰之積滯以去凡人心之嗜於欲蔽於利者皆重陰也可以啓人之心而至於心死者也震而動之使有所驚悟交集而恪恭之念起敬可勝怠理可勝欲然後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油然而生是以震則動動則懼懼則敬敬則此心爲有主猶宗廟社稷之有祭主也虩虩恐懼之貌也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來虩虩以心言恐懼可以致福是以守也震驚百里以事言驚者懼而後出處語默皆有規則不以震來之驚遠懼邇而改其笑言啞啞之常也鼎正位凝命之事震長子主器之事震所以繼鼎程子雷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當從之帝出乎震故曰出非必言長子繼世而主祭也不喪匕鬯即不懼也君子先能恐懼而後能不懼誠敬積中安詳有則不以外來之驚恐而動於心也況主祭之時至誠至敬豈有因雷震而失匕鬯乎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主祭者言如舜之雷雨弗迷可以荷天下之重任也

楊萬里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子羙里能囚文王而不能傷文明於柔順之聖蓋執匕鬯以祭者一敬之外無餘念一匕鬯之外無餘知　孫奇逢曰蓋聖人設此卦象以示不動心之道如此與艮卦互義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再也洊雷則上下皆震一雷既震一雷繼之猶水洊至一坎既盡復至一坎也君子法之恐懼即修省修省復恐懼心中之雷無已時故恐懼修省無已時也

李光地曰敬乎有嗟尧之恐懼修省也六事自責湯之恐懼修省也　陳世鎔曰若孔子之迅雷風烈必變堂聖人心即是天喜怒哀樂皆與天準

常若自有閑失致召天變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既重而卦無二主初爲卦主爻辭與卦同但加一後字耳別乎九四之震也後之有則初之得吉異乎四之遂泥也

定之矣變亨而言吉者亨之道待卦成而得之初之得吉異乎四之遂泥也

不能奮發也胥元帝國于五湖而大業未復宋高宗不能恢復中原皆其泥者也

于寶曰得震之正首震之象者震來虩虩懼懼笑里之貌也笑言啞啞受方國也　汪煥曰加一後字而意尤顯必後效可永始見福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正其義也

六二陰柔乘初九而受震與初最近故震來稱猛身危厲而資喪失也二與五應五曰億无喪象曰大无喪乃知億大數也十萬曰億貝者人之所寶居則爲位用則爲財五君而二臣臣富依君二至四互艮艮山陵也避初之五險山陵而往躋于九陵之象夫陽震則陰懼不知修省而徒避無益也二雖乘剛而中正勿逐而還引地位立得已高雷無竟日之怒及七日爲一卦之復復其位並復其財矣故曰七日得

張浚曰剛陽浸長必喪其資惟應五斯不失臣道之常七日爻之一氣周也居震動時爲臣當一心誠意上應於君忠嘉乃著不然名實俱喪爲天下後世罪人矣　楊簡曰躋于九陵其避難曲折有如此者昔太王既不可避狄不可安處去而邑於岐山之下而他日興周有此象也　吳澄曰有墮貨不顯之義七日得六二之達必有去珠復還之理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息之意安緩也蘇而又蘇與虩虩相反三陰柔不中正是位不當去初已遠震少緩而勢少蘇乃少蘇而遂以爲蘇則恐懼而不知修省矣戒之曰震行无眚蓋震而不行徒懼無益行即修省之謂也修省故无過眚

虞翻曰互坎爲告三變得正坎象不見爲无眚　李兆貫曰唐莊宗困於伶人直至督天斷髮泣下沾襟其爲蘇蘇何如者　王夫之曰三代以還能此者惟韓魏公而已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互艮下承二柔止而不進雷欲震而未能發達且以一陽陷於四陰之中震變爲坎震而遂陷於泥也泥即掩泥帶水之象如人之陷溺於物欲雖有剛德而不能發達遂泥之侵坎也一未然一已然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三國志淳于俊對魏少帝曰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名曰連山似山出納氣連天地也按連山首艮夏人守之爲夏易乾屬天坤屬地艮屬人夏正建寅爲人正毛奇齡曰艮形爲人古人字作𠂤即艮形人身皆動惟背不動有如山然故以卦觀艮艮山也而以人觀艮艮其背也淪按楊萬里云艮其背之上疑脫一艮字愚謂似不只脫一艮字觀孔子彖辭有時止則止四句可知艮其背一句文王演艮止之義也人身惟背不動故艮爲止不見其身爲無我都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爲無物動而止也卦有重艮靜而止屬內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明德之事也動而止屬外老子曰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新民之事也連山易以艮爲首必聖功王道皆全故孔子有其道光明之贊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如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按朱子亦引莊子說易奚後人乃詆王弼以老莊說易何也觀時止時行其道光明之訓卦義不儘无咎必有脫句蓋象山爲艮似山之止而連山似山出納氣連天地則有時止時行二義故曰行其庭汪煥曰震者生物之始震來虩虩學者之誠意正心爲學之始事也艮者生物之成艮其背則意誠心正爲學之大成按艮與震綜倒震爲艮以上二剛爲主動之義也艮以上二剛爲主靜之義也此聖學之成始而成終即王道之可大而可久也

顧炎武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汪煥曰周子曰无欲則靜靜而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正此卦象之意

背無欲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亦外物不接則內欲不萌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艮其背之謂乎又曰如老僧入定脊梁堅起而背脊骨森然可數此全體大極圖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之義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之止也二陰欲上隔於陽而不能上陰之止也人之身心有善惡所謂陽爲善而陰爲惡艮與震綜震爲行行其善也艮爲止止其惡也艮以一陽居上爲卦主義雖爲止而事象乎行善陰之止能止其惡而已非陽之止於上則不能進乎善也孔子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言謂去其不善而止於至善之謂亦君子而時中之謂大學中庸之精義皆從此出時乎當止非禮勿視聽有動靜之不失其時也時乎當行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非力行不能知止動之不失其時也止也亦行也道也此卽大學明明德之事中庸明則誠誠則明之道也故曰其道光明艮與震綜故有此義楊時曰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于此復出于震不終止也愚按止其所者如仁敬孝慈信皆止於至善至善卽所謂夫人之所以不善者由於有欲有欲由於見而艮爲背背止於其所不見是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也項安世謂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說晁以道曰象亦當爲艮其背按古文背字爲北有說爲止字之理當從之上下敵應不相與所以爲可止之時故无咎若施之他卦无應與爲有咎矣艮其背一語爲艮之正義行其庭一句卽過說對人而言耳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工夫全在艮其背

上艮其背爲止其所自然不見身不見人內則無我外則無物也此卽孔子定而後能靜之理亦卽老子守靜篤之說周子主靜立人極之說也陳琛曰背者北也人之一心靜之所蓄有淺深則發之所中有多寡而於靜全無得者一步不可行也按此言亦有至理蓋靜卽無欲無欲然後能去惡去惡然後能從善進而行之然後能止於至善於靜全無得者思之出其位也不能止也由此而行爲惡而已是以一步不可行也

蘇軾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此所以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程子曰止之道唯其時仲尼仕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郭雍曰孔子用行舍藏孟子獨善兼善是皆以止道應時也莊子曰嘗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嘗其生而曳尾於泥中乎是爲處時也欲孰甚焉孔子所以毋必者止於欲也莊子欲必其之樂是以失時行止之義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山爲兼山不出其位卽止其所也心之官則思君子身止而心亦止法兼山之象也大學言正心又曰知止而後能慮慮思不出其位乃能止於至善一言蔽之曰思無邪

其義亦從此出

張子曰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也　朱霞曰位者所處之分君子據理循分亦各止其所而已周公之忠大舜之孝皆分當然也　郭雍曰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然則艮之爲止其在茲時乎

其終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可爲思不出位註脚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卦言不獲其身止其身而忘之也故爻以身取象六居艮初曰艮其趾止之於始也止之於始爲力尚易患其不能持久耳戒以利永貞欲其特久而貞固也能如山之足而不可移乎可以无咎而正矣初六不正恐其牽於私欲而有咎聖人以此戒之

楊萬里曰顏子之不遠復止一已之不善於初也　郭雍曰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不知利永貞者也　李兆賢曰周彥倫不終北山正坐不永病痛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在股之下股動則腓隨之六二居中得正本得止之道惜其體柔弱係乎所主而不能自由故有腓象三爻皆有心字聖之夫六二大臣之位當艮之時忘我忘人乃不能匡君以安所止竟隨人以成其過其心之不快也宜矣二下而三上未退聽者三之不聽二言也心不快主坎之心病而言未退聽王坎之耳病而言

李兆賢曰如周公不能教管蔡之過叔向不能教羊舌虎之過冉求不能教季氏之過豈稱快哉　汪燧曰有退聽之明而後有拯隨之忠多欲之對非不切而不能開武帝之心佛骨之表非不正而不能回憲宗之惑故進諫在臣納諫在君君子於艮之六二察其迹而哀其心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列其夤也

九三處上下卦之交如門限然在人則身之中當腰帶處艮爲背坎爲腰亦爲脊夤背脊肉也三在四陰之中互坎互震互坎則心危互震則身動艮一陽居上得止靜之道者今乃下體欲靜上體欲動當身之中裂而爲二其夤在背與心相向欲止不可欲動不能坎險在中遂薰灼而爲心病矣三過乎剛其象如此以坎心當艮之堅木震動生火有薰心

象

王弼曰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　虞翻曰震起艮止故裂其夤而取心象互坎體也坎爲心病三位在腰腰腎之間有坎水焉心猶火也水不上行則火不下降於是乎有心病三之艮限列夤強制不動其火愈遏愈然木以制心而實以危心皆子之學也腎曰人心惟危強制之心皆人心非道心也　顧炎武曰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艮其限列夤之說也君子之學不然鄙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薰心之厲矣　俞石澗曰重震重艮皆以兩剛爻取義震初重而四則止艮上止而三則動震之四互艮止於震動之時故有震遂泥之失艮之三互震而動于艮止之時故有列其夤之患蓋與卦義相反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九三止于下體有艮限列夤之象六四入于上體則不分而身全矣二三爻皆有心字聖人欲人之先正其心也若心能快而不危則正心之學至矣正心者修身之本也心不可見而身可見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艮止而身可見其身能止則其心之得其所止也可知故无咎也四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是故靚聽言動身之用也非禮勿靚聽言動艮其身也艮其身即艮其背孔子恐人誤以身爲正面故以止諸躬釋之偪背爲躬非禮則絕之是止諸躬也然克己復禮爲仁其身正矣大學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六四艮身之謂也

王應麟曰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偪背爲躬見背而不見面朱文公詩云反躬艮其背　陳世鎔曰艮其身即象之艮其背不獲其身止諸躬即象傳之思不出其位也故其止爲文王仁敬孝慈信之止而非佛氏明心見性寂滅之止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下卦言趾腓腰膂五言輔而身全矣言有物而行有恆君子謹其言而慎其行皆以言先行惟艮以身取象輔在上而位居五五君位也止諸躬能慎行言有序則悔亡五以中正之天下之止王言如絲王言如綸非有序乎言之易則有悔出言有序能謹言也六五主道艮身即以中正之道出言言行君子之樞機至於五而艮其背之義全矣非中正之德焉足以當之咸言輔頰舌見其而也艮言其背只見其輔耳口言則輔動輔止則言寡故

有序

虞翻曰三至上頤體艮止之艮其輔也　蘇軾曰欲止言欲算　程子曰序中節有次序也　郭雍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有序者固如此惟中正之君故能愼而止之如此斯主忽其言故天下共違之也觀舜命九官則知艮其輔言有序之道而商紂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蓋有聞矣豈孔子所謂喪邦之言哉　李光賢曰言有序閔子之言必有中足以當之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艮爲山動而成坤乃坤土積而隆其上者敦厚之至也故敦臨敦復皆取坤土上九成艮之主亦艮之終是能止於至善矣艮止之道光明安土敦乎仁愼終如始吉孰大焉

一卦之主不復言艮諸爻之艮皆上之敦故曰以厚終也

程子曰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篤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上能厚於終止道之至善　楊萬里曰其高風勁節剛健篤實如泰山喬嶽之巓其厚豈可移哉此伊尹將告歸仲尼不曉知之事乎　易外曰艮者物之終始內艮所以成始外艮所以成終上九重之外艮非漸女歸非奔

艮之極終始皆成故曰敦曰厚　李光賢曰文王之緝熙孔聖之不厭倦乃足當之

漸女歸吉利貞

漸爲否之變坤三上行乾四下承男下女而女歸之漸進而不速也漸則爲歸速則爲奔故女歸以漸爲吉利貞者女歸之道以漸爲正由之則利也虞翻曰否三之四爲漸女謂四也歸嫁也坤三之四承五進得位往有功反成歸妹剛得中者與家人道正同義三在外體之中故稱得中乾文言曰中不在人謂三也毛奇齡曰巽女不遽下而艮男不遽上各以漸也漸之三四皆有所自來進而得位進而與五同功是三乾既正而可以正三坤之邦又曰程傳云乾坤之變爲巽艮巽艮之重而爲漸以漸體言在中二爻爻由中二爻之變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夫以巽女爻艮男男女儼然而其釋女歸反不曰巽女歸艮男艮男取巽女而曰男女之爻在中二爻則在宋儒不講推易程氏不道變卦者備確見及此沧按虞義自不可易自王弼以下宋儒以理言易而程子則云乾坤變爲巽艮朱震張浚亦皆主卦變而言若必舍卦變而言義理亦未見其合也此卦乾爲夫家女謂嫁曰歸自內而之外坤三之四女往歸也乾四之三男下女也內不止非漸女歸非奔

必有媒妁之言卜筮之從以及納采問名請期親迎之禮莫非行之以漸程子更廣其義曰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于朝人之進于事皆當有序靡恥之道女之從人爲大故以女歸爲義沧案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世之人昧於漸進之義因之道德墮落廉恥蕩喪不知臣之事君猶女之歸夫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相窺之類也聖人借女歸以明漸進之義其義所包甚廣而臣道尤近以漸則吉而皆利於貞臣之貞猶女之貞也

孔穎達曰漸者不遽之名婦人之嫁備禮乃動故漸之所施在女歸

漸漸其聖人之進乎古者無爲而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漸之使然乎　胡炳文曰成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爲主艮止也止而說則感也以正是其取女之吉止而悅則其進也以正是爲女歸之吉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九四之剛下柔六三之柔上進漸爲柔之進也故曰漸之進也漸之進其事甚多而女歸之吉其義獨顯世人不知漸進之義是以躁進多失卑汙苟且之事亦遂爲之竟蹤乎禮義廉恥之大防矣聖人教之以漸謂女歸有漸之義存焉而利於正正則可以漸而進進而得位是往而有功也由內之外曰往謂三之四也若進之銳則退必速安得有功乎蹇翻曰三進四得位陰陽體正故吉也四進承五故有功夫進既以正則可以正人之不正三進而得位進而與五同功五多功而三助之是三乾正而可以正三坤之邦矣其位剛得中者謂三剛推進而得其中也男女既正則家道正治國平天下推之而無不正此卽絜矩之道也今夫天下之所以動而輒窮者由進之心急急而進之機愈阻也惟止而巽內則廉靜而無求外則謙卑以待下以正而動故其動不窮也動亦指三四言

蘇軾曰此爻轉以次相釋也漸之中有進者則女歸之吉也而利於正正者教謂得位而有功可以正邦者也其得位者何也剛中者也　朱震曰歸自內之外也坤之四成巽女往也乾之三成艮男下女也　訂訛曰得位指三與四三四雖非偶然艮以少男止於內有浩浩乎水之歌巽以長女待於外有其實七兮之嘆若拘常守故則廢人之大倫因

其比而相合此女歸之權故曰往有功也　李兆賢曰蔡虛齋云或問既如女歸之漸矣又胡不正曰古來固有漸而不正者如朱穆守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之木其長以漸非雨露不生居積也君子之賢非積德不成修德然後能化民善俗皆漸之意不能驟等而幾也況移風易俗亦有則月三年之殊豈旦夕所能奏效乎

楊萬里曰或以女或以木或以鴻其象亦非一端而已巽爲長女又爲高鴻象也　王應麟曰家鼒之墮隴西以爲恥漢議所以維持風俗也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昏禮用雁取不再偶之義大夫執贄亦用雁離騷以婦比臣亦利貞義也鴻雁至有時而至有序干水涯也初處最下如鴻在後而至小俗稱雁奴鴻進有弓繳之危雁奴常鳴以警衆故曰厲有言初進小臣自稱小子見時事之危而進諫言似有越職言事之咎然於義則无咎也

郭雍曰易以象言之則一卦一爻內大地萬物無不具聖人或取諸身或取諸物獨能舉其一以明之耳理不能盡也震爲龍而乾稱龍乾爲馬而坤稱馬坤爲牛而離稱牛皆非說卦之象八卦無鴻而漸稱鴻故知易之取象貴乎觸類而長之　見易曰小子之厲所以戒其躁進也後世如秦之甘羅漢之終童唐之劉晏以有言早達者自易視之皆厲事

胡翬元曰鴻初離水不敢躁進人之少年初出才弱無應者似之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初無應而二有應山于而至磐石其位安矣衎衎和樂也君臣和樂綠養下述詠嘉賓式燕以衎之句安且吉矣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惟身安而道行然後可樂平生志願不在溫飽敢忘素餐之誚哉

楊萬里曰承三應五故不素飽　楊萬里曰傅說之志在中興商高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前方丈則得志不爲　陳洪謨曰二以柔中之德應剛中之君共進以漸其位既得其邦可正者以正邦惟九五之君足以當之豈僅言夫婦哉詩想見龍光燕喜之盛蓋豈第伐檀食力烹鮑言酌已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漸自否來初二與四鴻之漸而往也三則漸而來也四變三爲坤坤爲平地故曰鴻漸于陸卦言女歸令三男下女四女外適陰陽相比而易令防其不正故聖人戒之夫征不復皆漸之意不能驟等而幾也況移風易俗亦有則月三年之殊豈旦夕所能奏效乎

離羣醜者醜類也三離五上同類之陽獨行而不復返於剛也去剛居柔自甘爲婦而變孕不育失其道者得孕於非交所以不育婦之失其道也坎在中則爲寇自甘爲婦而變坤則可順相保耳行險而順故曰利禦寇毛奇齡曰夫以女歸之吉剛中得正而象以爲吉爻以爲凶何也演卦例順爻剛柔相交者爻之吉也演爻例順卦異良相配者卦之凶也　王弼曰與四相得不能御反者也非夫而孕故不育也　張浚曰易以夫婦象君臣三舍乾陽趨坤陰於道爲遠且三四以相比而私親非以應相求也安能成生育功耶利禦寇謂何四順比三經急有相比勢　來知德曰以變爻論三變則陽死成坤離絕夫位故有夫征不復之象既成坤則並坎中之滿不通矣故有婦孕不育之象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四之親三其位高矣漸于木初入巽體巽爲木也鴻性連不能握枝木非所安或者得木之假柄者而棲之則无咎四與三相得九三之奇晝衡於下假柄者也四位近君爲巽之主以六居四柔順而正體巽順之德則无乘剛之咎漸而不失其正亦無冒進之咎也

張浚曰位高危道也履高位而至安其惟順乎謂順於道而君安之吾身亦以之安或者得之難也公孫碩膚赤鳥几几詩人詠周公四其是哉　見易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得所願也

艮上爲陵陵高阜象君位二五正應君臣同德本當吉也乃有婦不孕之間也然三四邪匹終必凶五二正匹終必吉勝字蒙九三禦寇來二不輕進五不輕爲之也不過自二至五歷任君臣相須之久相信之深終得其所願而三四爲間終莫能勝之也不過自二至五歷三位而應其不孕者只三歲而已此卦爻與歸妹同不論陰陽爻皆有君臣皆利於中正而吉也象言進以正可以正邦惟九五之君足以當之豈僅言夫婦哉

楊萬里曰得所願豈惟位高如邱陵功業亦如邱陵矣然豈一日之致哉亦三歲之漸而

至也　錢湘之曰秦孟明覩三敗於晉秦伯猶用之其亦以不爭之歸爲莫之勝者乎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胡安定云陸當作逵程朱從之上居漸極鴻飛冥冥之象鴻之飛也有序雖遇疾風而行不亂君子之行也以正雖處汙世而心不亂是以吉也然鴻之翎翔雲路進退可觀有時羽毛遺落人間亦可爲萬物之儀表也王弼曰進處高潔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淸遠儀可貴也按逸民淸高之士可以當之志潔行芳其言足貴吉光片羽皆可寶也

何楷曰漸上之羽可儀蓋上之志可則蓋百世師也應揚之烈不偉於二嫂夫狙擊之功不加於四老人雲臺之勳不宏於一客星

顧炎武曰漸至於陸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於人君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可也此所居九五之上而與九三同爲陸象淦按亭林云安定胡氏改陸謂合韻非也僕牛何反不得與逵爲叶仍當作陸又按　折中云逵儀古韻實非叶也意者陸乃阿字之誤儀古韻俄正與阿叶均有

三三 歸妹 上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從泰來泰三之四下兌上震兌少女從震長男其情以說而動是情勝而匹配非宜征凶者動而凶也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故无攸利也成恆漸歸妹四卦皆以震艮巽兌作男女匹配之像而成爲得正恆爲得常若漸則吉而歸妹凶者漸長女少男風山漸爲山風蠱之對義近蠱惑然艮止巽順以漸而進有吉道也歸妹以說而動長男少女已非匹偶而女又先下乎男二四以陽居陰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也三五以陰居陽女以不正從男之象也女先於男則與成之男下女相反以少女歸長男則與成兩少之交相反程子曰不惟位不當也三五皆乘剛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幸欲而失其剛婦狎說而忘其順不由義理則程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淦案漸取女之家也故曰女歸歸妹嫁女之家也故曰歸妹女謂嫁曰歸從妹字看此女有兄而無父也若有父何必

稱妹干寶曰歸妹者寢落之女也父既沒矣兄主其禮徐仲山曰震兄歸妹似桓王下嫁孫權嫁妹者楊萬里曰兌者少女震之妹也震者長男兌之兄也易爲

征凶无攸利也不待兄以已歸于人而自往焉是淫奔也則要奔則妾淫惡之大非凶乎又何利之有愚按今日之士女所自稱爲文明爲自由者皆此類也從歸字看不曰妹歸而曰歸妹與女歸之言不同又似以男而歸女家者王夫之曰女歸者女外適而以夫家爲歸也歸妹者男舍其家出而就女以爲歸也上古之世男女無別貴帝始制婚姻而匹耦定然或女出適男家或男就女室初無定制迨乎夏殷嬪天子諸侯且有就女而婚者易兩言帶乙歸妹是已周之興懲南國之淫亂始爲整一之婚禮自納采以至親迎略放古者陽求陰之義而必女歸而無歸妹之事故歸及秦漢等貴婿於羣人有謫戍之法焉淦案至今貴婿隨處有之恬然不以爲恥然多剔婦於柔而御主尤甚自漢焉唐公主之淫亂者甚多至於山陰面首貽笑千古聖人於妹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於歸妹曰征凶无攸利蓋以人欲放縱足爲天理之害不可不謹於其始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兌少女震長男本非匹配象言歸妹天地之大義何也卦由泰變泰則天地交震爲長男天交於地之始也兌爲少女地交於天之終也中五坎離是乾坤交於上下坎離交於南北震兌交於東西天地之交此卦最著虞翻曰六十四卦卦卦皆以天地爲大義也夫子於釋象之先標出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蓋易最重交易非交易則不生故曰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雖震兌不交而乾始得震坤終成兌陰陽交索雖非夫婦倡隨之義要亦男女相說之情因借以明歸妹婚姻之義曰此亦生人之終始也歸妹者人之終生育者人之始姤象傳補天地相遇於釋象之前耳朱子語類云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累他按男女之情由於說而好動未有不失其正者婚姻之正男下乎女今女先於男是所欲歸者妹也有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之象所以征凶也漸四爻得正故女歸吉歸妹四爻失正故征凶兄諸爻皆不當而三五皆乘剛又有夫旭於婦婦制其夫之象殊乖男女尊卑之序夫唱婦隨之義矣是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蘇軾曰說少者人之情也故說以動其所歸者妹也歸妹者女少而男長女用事而男下

之之謂也

何楷曰象辭惟臨與井言凶否與利言不利而凶與不利歸妹兼之何也其義則象傳備矣

爲懼哉曰說以動所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柔乘剛所謂牝雞司晨惟家之索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不曰雷澤歸妹而曰澤上有雷明雷之動因澤之說也此女從男之象夫男女之合莫正乎禮莫不正乎情因說而動失身敗德不永所終君子觀於其合之始而知其終之有敝矣

王弼曰歸妹相終始之道也故以永終知敝　楊萬里曰昏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興周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邵懟夫夏姬滅國君子于歸妹之始必慮永久之所終必知其歸之所敝也　吳儀曰言永慮其終而知有敝也氓之詩不思其反所以終見棄於人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六爻皆女象以六五爲女君餘皆娣妾也女弟爲娣初在下无應娣象因人之歸而爲娣媵也跛者足之偏也非正配故跛剛陽爲婦人賢貞之德跛而能履地以行者也孔穎達曰爲妻而行則吉是也女必待聘男親迎而後行若妾媵則不然從嫡而行是常理也歸妹非恆以娣則恆所以征吉考承女君之尊而韓侯之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已

張浚曰兌下爲娣兌雙足爲跛　王慮舟曰娣姪之從嫡皆炎也商人親親而重娣周人尊尊而重姪易仍商法故舍姪言娣於五有帝乙歸妹之繫見之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皆言歸妹而九二獨不言何也因初九之辭也中爻互離二居離側爲半目眇象與初之跛同爲娣面非正配也然能視亦與能履同二有剛賢之德而居中所謂幽人之貞者有幽閑貞靜之德杜詩所云空谷有佳人也未變常者娣道猶歸道利在貞也

蘇軾曰九二亦娣也其不言娣何也因初九之辭也且跛眇者一人而爲之視履者二人是二人者豈可以廢一歟故其象曰吉相承也是以知其皆娣也已有不能而不自用使無能者享其名非幽人而何哉　楊萬里曰九二以孤幼昧弱之身而有視遠之聰明以女子無父之訓而有幽閑中貞之賢德其女夷歸乎其宋伯姬陳孝婦之儔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本泰之乾三降爲兌三是剛夫而降少女之末此賤女也須待也以賤女而求爲室主進未值時不如反歸父母之家待時而以娣行也未當者言未當其時則當有待也

虞翻曰須需也初至五體需象故歸妹以須　沈起元曰以待訓須本之註疏待年之說王氏最允蓋象言征凶者合二卦兌而動而言也至爻之本位祇有兌之說而無震之動不得坐以動而失行之罪所以爻與象不同也至此爻之須而反歸者三上无應未有所歸三體互坎動則下體成乾合水天需之象見險而止故曰須以少女而變爲乾父乃待年於父母之家故曰反歸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四居下體之上位年過乎少女已爲盛年矣故曰愆期中互坎離坎爲月離爲日合日與月而爲期四以剛陽之賢德居陰柔之位不爲躁進其猶期在我而不在人待佳配而後行非爲人所棄也

汪瑗曰陽剛女德之賢者也過時未歸故愆期後得佳配孟光似之又曰孔子之待價孟之不見諸侯也以之　李光地曰孟光之三十而嫁以待梁鴻則其人也以佳進言其三聘而後就者乎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歸妹自泰變泰六五曰帝乙歸妹其爻辭同謂貴女陰尊能謙降以從禮也婚姻之道皆男求女爲合義獨帝女下嫁以女求男爲合禮故此爻无凶而反吉且通卦皆言妹而不及兄弟於此爻見之帝出乎震中乙皆木或殷王眞有嫁妹一事周公借言之如箕子之明夷一例也五爲女君自四以下皆娣妾以色而妻以德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良在德不在色也月幾望者陰幾於盈則與陽敵聖人戒之後世倘主之人皆剛爲柔屈卑虛及突象曰上二句連爻辭下二句乃釋之言帝乙之妹以至貴之女而行其謙儉

之道是有尊位而能用中者也

郭雍曰詩序言王姬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船雍之德則詩人所美者係於船雍之德不獨取其車服也　胡翬元曰凡陽多文采五陰而二陽不如其婦也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帝乙歸妹也衣錦褧衣其君之袂也應妾擊擊婦袂之良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居卦之終大象永終知敝卦象无攸利此爻當之娶妻所以立家室承祭祀故詩詠采蘋蘩之筐筥尸之者有齊季女也六承筐則无實於是士刲羊亦无血不成爲夫婦故解女士壽未嫁曰女未娶曰士不能永終凶而无攸利矣先言女而後言士罪女也歸妹之義其實在女故象只言无實虛筐以女子不才而重責之也

楊萬里曰震有虛筐象兌羊象　熊梅邊曰二五得歸妹之正偶初三以非應故皆爲婦而上六則不婚之男不嫁之女　張浚曰不誠何以相與君臣上下夫婦率以此敗又曰聖由天下既泰而其氣不復交也生生之理不幾於息而重遏天地之心乎

三三離上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者豐盈之謂治之盛也豐有大義治之盛大故亨道也假亦大也詩烈假不瑕言烈之大而不敝王假之者豐之所以大王自大之卦離明在下震動在上誠意正心以明明德震動恪恭以保之而復至誠無息憂慮危明故曰王自大之也吾讀易至豐而知文王孔子之心矣中庸曰无憂者其惟文王乎論語曰樂以忘憂以爲聖人之心无憂也而不知聖人憂其德之未大憂其治之未盛蓋無時而不憂也故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勿憂宜日中者聖人之言勿憂而其心則憂也離爲日故以日言聖人以中立極故以日中言日中卽治之盛也言聖人勿憂之時惟宜於日中而已矣未及乎中則憂文王之心是也故曰縝密敬止察道未見視民如傷欲其止於至善而及乎中也過乎中則憂孔子之心是也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惟中故大惟大故豐離明主之震動將之巍巍乎堯舜禹之治不外允執厥中文王之有憂患孔子之時中均可於勿憂宜日中一言窺其隱矣

干寶曰離爲書殷水德坎象晝敗而離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聖人德大而心小既啟天位而戒懼不怠勿憂者勸勉之言也　項安世曰豐卦皆以明爲主故下三爻皆明而無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爲吉不能求爲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胡炳文曰豐之大有亨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於憂如日之中斯可矣　楊萬里曰豐者豐盈大之時此庸君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也昔武知憂必無身後之亂明皇知憂必無末年之變知憂者其爲堯舜之敬戒禹湯之畏已三宗文王之無逸乎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虞翻曰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淦案泰極治之世豐亦治之盛也豐從泰來乾變離明坤變震動明以動故亨亨故大泰之九三上六皆有戒之之詞泰極則否也豐之九三上六亦以明動之極而有戒之之辭盈滿則虧也大抵豐爲盛大以明爲體以動爲用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大也王假之尚大者爻辭吉行爲尚往有尚則大此明德新民之事聖功王道之大惟王自大之也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此之謂也四海之廣萬民之衆無一物不得其所大道之行自非聖王不能離爲日明照天下之象也王不尚明而尚中日未中則爲不及日既中則爲過皆偏照也惟日中无偏照而王者之勿憂亦只宜此日中之時而已日中固宜照天下然豈能長此日中乎宜日中則勿憂然豈能長此勿憂乎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天地之理也是以天地有時而盈有時而虛皆與時消息天地不能違之而況人之有生死與鬼神而能違之乎人之有生死鬼神之有聚散此亦天地盈虛之理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也由此言之則知豐之不能常豐而保泰持盈之道不敢不兢兢業業以保之明德而更求其明新民而更求其新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常如日之方中渾然後聖王可勿憂也已此盡道理文王之言引而未發孔子乃足之以見盛大之治惟人君好自爲之保大固難持中更難使知中也者人之所當勉而昃亦非人之所能爲作易者所以有憂患也　朱子語類云豐卦象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當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假仆傾壞了　毛璞曰豐大也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爲大反是則爲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之可戒　蔡清曰尚大也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志欲自厭其勢自是尚大耳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所謂不則修而自修也尚大正所謂王假之也　陳世鎔曰康誥述文王曰克明德周頌美文王於乎不顯皆所謂日中也傳曰宜照天下謂豐之大大於其明既自明明德於天下不獨一州一國被其化九垓八埏皆宜蒙其照也　沈起元曰按王假之裡傳與傳文義合宜日中句象詞意因未中而曰宜孔傳虛其昃以常保其中爲宜各有攸取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明至而動亦至有電之明可以折獄情僞無不得也有雷之威可以致刑震儆無不服也獄者刑之未成刑者獄之已斷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卦辭宜日中故爻以日言九與四以剛遇剛初以四爲配主四以初爲夷主言同類也蓋

明動相資德同志合然後共事可以有爲故往而有尙十日爲旬初之豐以一月論爲上一旬初豐之時也文王以一日言故曰勿憂宜日中周公以一月言故曰雖旬无咎然而旬猶數也過猶中則偏所以雖旬无咎而過乎旬則有災也

蘇軾曰凡人知生于憂患而殆生于安佚豐之患常在于開故爻皆以明開爲吉凶初二三皆離而有明德者三四上則豐而開者隆火也日也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發開其德也故三離皆上遇於震初九遇四其配也　胡炳文曰初不言豐初未至豐也五亦不言豐陰虛歉然方賴在下之助不知有豐也　汪瓊曰下並上爲配上並下爲夷故四稱夷而初稱配丙魏之竟嚴相濟房杜之謀斷相資姚裴之才德相成也以之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草名明動相資乃能成豐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主至明也而所應者五陰柔不正有草莽蒙蔽之象如日中而見斗亦蔽鬼一車之類心開而生疑也往者進而上也二以陰居陰而所應亦陰以此而往必因疑而成疾蓋無應而不動有明而無用故爲疾也然臣之於君惟有積誠以悟之而已誠與信乃六十四卦之樞紐若

謂五也有一心之眞誠以感發其君之志則始疑而終信之是以二之往以有孚發若而吉五亦以爲來章有慶譽而吉也下之上曰往上應下曰來

朱震曰震巽爲草二在草中有周匝掩蔽之意

二處中故有孚五亦處中故可發言以誠相感也　張浚曰離中虛爲孚爲信　王申子曰後主郭子儀之於肅宗用此道也　來知德曰伊尹之於太甲孔明之於後主郭子儀之於肅宗其比干豈不是聖賢當耐之時爲其所蔽纖毫不能自見而舉世皆昏曏使豐蔀見斗之象比干諫紂而剖其心此疑疾之大者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三亦在坎巽之間坎爲叢棘公羊傳草棘曰沛九三與上六應上六震極而不能動故三之豐其沛較二之豐其蔀更甚爲昧鄰馬本作昧昧斗後小星也卦言宜日中以下體言之則二爲中以一卦言之則三四爲中故三四皆言日中而見斗後小星剛爲上柔所掩暗之甚也三失其動故折其右肱然皆上所爲於九三爲无咎也明與動相資乃成豐大之事今三已折其右肱而不可用凡事不可成況豐大之事乎

潘士藻曰六二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六二發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爻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陳際泰曰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爻左股入左股然猶寬於明夷之世也不料當豐之時又甚焉九三右肱一折致大臣以不用終必有任其咎者矣　李兆賢曰屈平被放自沈汨羅至今猶覺恨恨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以陽居陰開同六二應五而四承五故爻辭同夷等夷也謂初初恭則曰配主四謙則曰夷主明以動爲主動以明爲主遇爲賓主之義四爲動主然遇六五陰暗之主豈能致豐乎四與初同是陽剛之賢兩剛非應故皆曰遇遇初而同德相輔斯吉矣以九居四不能比二之當位故曰位不當也九四自蔽其明不能比六二之自明故曰幽不明也行者動也震性動動而應乎初則吉故曰吉行也

張子曰近比於五亦云見斗正應亦陽故云夷主　鄒汝諧曰初親四爲配以下偶上也

人自藏也

上以陰柔居豐之極自恃其豐驕盈蔽塞大其屋如天際翔也秦之阿房古今一轍其治國則裒斂以自蔽蔽其戶闥其无人者在國則君不君臣不臣親隣業昨國無人也在家則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家無人也三自四應三爻而欲覩之欲忠告之上晏然自以爲如日中天掩惡飾非以自藏不悟其闇故三歲不得覩折其右肱而莫之救也嗟乎朝無人焉國無人焉其凶必矣

石介曰始顯大終自藏皆聖人戒其過盛子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合此爻　郭雍曰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居其是之謂歟班固謂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豈闚其無人之謂乎　來知德曰秦之後而城復于隍豐之後而闃寂其戶處承平豈易哉　沈起元曰上爻爲卦終卦外日光之照沈於下雷聲之震息于上但見陰雲晦蔽而已故象不言日而祇以豐極自高取象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也卦與豐綜豐之上六闚其戶闃其無人序卦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孔穎達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謂之旅是也旅自否變坤之三柔升爲五而得居外之中是爲客於外也乾之五剛降爲三而順爲互巽之剛是順乎剛也此卦貴用柔而得中陰爲小小亨者用柔而亨也旅貞吉者下艮止上離明知止則所處者正麗乎明則所依者正正則亨亨故吉也旅之爲義所包甚廣非指尋常之旅客商賈之往來而言男子生而弧矢四方行旅是丈夫之事上焉者天子之旅爲巡狩諸侯之旅爲述職大夫之旅爲聘問是也然作易者其有憂患旅者是失位之時故窮大失居繼之以旅如天子蒙塵在外則書河陽之狩諸侯與尾流離則詠旄邱之篤勞臣多不遑啓處逃臣或靡室偕行孫奇逢曰劉用相謂文王旅於憂患獨親切而有餘味故曰旅頗頗斯其所取災又曰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傷哉旅乎非文王其孰當之夫子旅于東西南北故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上與下無一可矣淦按王弼注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指孔子厄於陳蔡時也夫孔子一車兩馬周流列國誠爲旅人然孔子

曰小亨　陳洪謨曰非大旅也大其處旅之道也是故少康以旅正重耳以旅霸文周之業以旅定孔孟之德以旅崇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明无不照明而止則愼用刑之道明愼相資明象火愼象山也野燒過山而火不留旅之象旅爲憂患之卦憂患之境莫甚於囚之在獄明照如火愼重如山君子得明愼用刑之道故囚不留獄也

蘇軾曰易至於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於離艮相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　林希元曰惟明克允明之謂也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愼之謂也　郭雍曰旅之明義見于卦象而不見于卦詞故孔子于象明之此蓋義之大者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　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以用柔而得中爲善得中則正初六在下不及乎中故不正也瑣瑣細碎之事斯分析也詩云斧以斯之所即旅舍也初六陰不正未及乎中本以窮大而失其居故旅而旅之時惟窮志舉力於細碎之務不能應剛麗明乃窘鄙而斯其所以初之無才旅舍分析取災必災及殺其行象鄙其志志欲窮災終有焚巢之害無怪其窮大而失居矣

郭雍曰陰柔之才自居於卑故無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旅之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　毛奇齡曰考易例其字不下百十俱有實指並無憑虛作博詞者況豐旅二卦合十六其字如其家其屋其戶其所其次其巢類此云斯其所正與鄙其家焚其次同蓋云析其所在也所者旅寓也又曰行居之名如芟舍之所行在所是也在豐上則爲蔀屋在旅下則爲斯所其反對離切如是又所字易文皆用之即艮止其所之所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用柔而得中旅之正也次旅之居資旅之用童僕旅之使艮爲門二得入艮門之中即次而得安也中爻互巽爲近市利三倍懷其資也艮爲少男初卑陰賤童僕也旅道忠不正正則有得而無咎象言人之旅行資得童僕之助得童僕則次可即資可懷是旅之得正道而終無可尤者也

離有光曰童僕貞如晉文公之所從皆卿才也不稱從者自旅言之所謂羈旅之僕也

李光豐曰此如晉夫子溫良恭儉讓所至必聞之象　胡翰元曰唐人詩云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得其貞終无尤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九居三剛而過乎艮之中旅貴柔中九三反之故其爻辭與六二相反焚其次喪其童僕則資不能懷可知矣夫九居三非不正也然旅不用柔而用剛雖正亦厲以其无避禍全身之哲亦以困傷矣以旅與下者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六爻惟二三得位故皆言次二之即次能用柔而得中也三之焚次徒用剛而過中也

張子曰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宜也下比二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

朱震曰巽未離火兌爲毀傷焚其次也　王宗傳曰旅親寡之時也朝夕所與者童僕而已豈可以旅視之也九三以旅親乎下則彼童僕也亦以旅視乎上矣其能久留乎　潘夢旂曰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不快也

以九居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而未得乎中旅之行而惰處不能如六二之即次也得資斧必災必突殺其行象鄙其志志欲窮災終有焚巢之害無怪其窮大而失居矣

郭雍曰陰柔之才自居於卑故無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旅之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　毛奇齡曰考易例其字不下百十俱有實指並無憑虛作博詞者況豐旅二卦合十六其字如其家其屋其戶其所其次其巢類此云斯其所正與鄙其家焚其次同蓋云析其所在也所者旅寓也又曰行居之名如芟舍之所行在所是也在豐上則爲蔀屋在旅下則爲斯所其反對離切如是又所字易文皆用之即艮止其所之所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用柔而得中旅之正也次旅之居資旅之用童僕旅之使艮爲門二得入艮門之中即次而得安也中爻互巽爲近市利三倍懷其資也艮爲少男初卑陰賤童僕也旅道忠不正正則有得而無咎象言人之旅行資得童僕之助得童僕則次可即資可懷是旅之得正道而終無可尤者也

離有光曰童僕貞如晉文公之所從皆卿才也不稱從者自旅言之所謂羈旅之僕也

李光豐曰此如晉夫子溫良恭儉讓所至必聞之象　胡翰元曰唐人詩云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得其貞終无尤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九居三剛而過乎艮之中旅貴柔中九三反之故其爻辭與六二相反焚其次喪其童僕則資不能懷可知矣夫九居三非不正也然旅不用柔而用剛雖正亦厲以其无避禍全身之哲亦以困傷矣以旅與下者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六爻惟二三得位故皆言次二之即次能用柔而得中也三之焚次徒用剛而過中也

張子曰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宜也下比二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

朱震曰巽未離火兌爲毀傷焚其次也　王宗傳曰旅親寡之時也朝夕所與者童僕而已豈可以旅視之也九三以旅親乎下則彼童僕也亦以旅視乎上矣其能久留乎　潘夢旂曰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不快也

以九居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而未得乎中旅之行而惰處不能如六二之即次也得資

楊萬里曰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亟召公之家亦旅也　張浚曰離爲雉戈兵爲射雉爲繒雲曰卦六爻無理不備屬王居彘平王之遷黎侯寓衛衛侯處晉不幸至此苟能中正之道自處所依得人能反其國邑復其世祚于此見易爲後世作聖人之憂至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居旅之中聖人垂喪牛于易之戒以見旅之不可不用柔也牛至順之物喪牛于疆場必反乎旅貞之吉而凶突旅人之閒其次猶鳥之棲于巢高亢在上居離之極爲火所焚先笑者居上位而驕也後號咷者失所安而戚也上用剛而過中比三爲甚故其凶比三之厲尤甚蓋以旅之道在上視所居之位如寄寓然失其敬懼而義當焚也矜亢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

張浚曰五兌兌爲笑爲號咷離火爲牝牛　沈守約曰離爲鳥變而爲震震爲木而居卦之上爲巢象　順炎武曰上九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傳於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聞諫爭之論留必速於身者也　項安世曰笑者喜其高離之鼓缶而歌也號咷喪牛于易安而戚也

悲其焚離之大災之嗟也旅上卽離三也失其柔故所喪者牛

三三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以陰爲卦主說卦云巽入也大抵巽之爲義以柔巽爲體以巽人爲用故曰巽順也順字不足以賅巽而柔字賅之柔順所以巽人程子曰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按性柔故巽而易入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謂陰之足以害陽也姤一陰生於下遯二陰生於下陰欲逼陽陰將長而陽將消聖人有扶陽抑陰之意不能不兢兢焉然天地之理萬物之體陰陽燦陳有互爲屈伸交易相濟而得亨通之道若夫陰不干陽而逼之柔順恭敬欲依陽以求入則陽亦樂而從之反效陰之柔巽而戒其陽之過以免格格不相入而有逆拂之情蓋逆之非順也兩相順則巽入之道成而剛柔相濟之理得矣易之道貴得中巽以柔爲主一陰潛伏於二陽之下防其陰之逼陽爲姤之女壯柔順之不及而欲其皆順乎剛焉陽居二五之位與陰爲近亦防其剛之過柔巽之不及而欲其正焉中正則無過與不及也蓋柔順乎剛剛巽乎中正者巽之體也在巽之時剛柔相濟不惟柔巽而剛亦巽順則能入陽陽巽則能入陰皆得柔巽之道則無往而不入故曰利有攸往大人指二五巽卦本乾陰生而陽巽之剛道藏而柔道服以其爲巽乎中正之大人所以利見之也剛得中正柔利見之則柔者併化乎柔之過巽而就乎中正豈非小者之亨小者之利乎

王宗傳曰八卦之德與其剛柔之履位者無如艮與巽艮以一剛履諸上位故止於上而爲二陰之主巽以一柔定位乎下故上順二剛而甘處乎下　胡仲虎曰旅者小亨離之一陰也此小亨巽之一陰也　汪烜曰卦固有大小人亦自有大小小亦不必爲惡之小人也凡臣妾之類雖存乎事人而以順爲正者皆陰小之象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順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巽乎下而下巽乎上而上巽如風之善入也天下之柔象爲風風之動物披之拂之鼓之舞之先有動物之誠而後萬物洽肌浹髓莫不惟風之從故曰草上之風必偃又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蓋風者天之號令而王者法之以申命也巽以柔順爲義曰剛巽者不惟柔巽而剛亦巽也無過不及謂之中剛巽則剛不過乎剛而得中矣得中矣故正中正則下皆誠服而順從之而上之志行矣剛巽乎中正指二五二爻而言惟其重巽故曰皆順順乎剛故小者亨也志行則利有攸往小亨則利見大人大人亦合二五言之須知過剛非御下之道高明柔克上以柔道下施而民樂從之是以利往也過柔非事上之道沈潛剛克上以柔道施則下以柔道應就乎中正而無所不入是以利見也

陸績曰巽爲命令重命令者欲丁寧也　孔穎達曰上巽能接乎下下巽能奉乎上上下皆巽命乃得行　張浚曰巽乾道之變也剛以立本柔以出命因時制宜其亨在下巽次旅聖人將以順天下之情而感悅之以大其事業聖人之權也　趙汝楳曰卦本乾體一陰下生剛有巽之之象剛巽柔居二五中正之位柔既已生皆在二五之下有順乎剛之象　王宗傳曰巽離以一陰爲主然在巽之時二五以陽剛而居中正之位是剛亦巽也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一風先之一風隨之重巽爲隨風君子有風之德而下無不從所以申命而事無不行也申命者叮嚀於未事之先行事者踐行於申命之後

荀爽曰巽爲號令兩巽相從故申命也　徐文靖曰虞書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申重也
書序曰民皆齊怨作盤庚三篇亦申重之謂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居重巽之下巽而又巽過於柔而不中有進退猶豫之象夫巽爲申命行事之卦令出必行貴容猶豫志疑於進退若武人則剛決以從陽貞固以幹事巽爲不果亦爲躁卦始雖不果終則其躁利武人之貞即柔濟以剛也志治則心不亂心不亂伸志不疑

黃淳耀曰兩可不決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　李兆賢曰求也退故進之其此意乎

汪烜曰利武人之貞正告多疑者以自決如季文子三思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之意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以陽居陰巽之不過乎剛而得中也初下爲民而二爲牀初偶二奇有牀之象巽在牀下二居柔而巽初也二爲大臣承六五之命以長民其申命民而皆順之者以誠而已矣夫史巫之通於神者誠也二以誠上通乎九五之君又以誠下通乎初六之民故曰紛若也如九二之得中是吉而无咎之道也

吳澄曰初偶二奇有牀之象巽謂卑伏而入於下指初六而言牀二也卦之名巽本取二柔之卑伏者然當巽時陽亦當巽蓋陽爲陰所信從亦必以卑巽待之若剛強自處非所以懷柔順服之人也二得中居柔故亦能巽二之位與五應卑巽以事神既能巽乎上則亦能巽乎下不當位宜有咎得中固无咎也　沈起元曰巽成卦之義非祇卑巽之謂也巽者德之制巽以行權本卦象傳以申命大象傳以行事爲全卦之旨命與事皆聖王化民成俗之要象風之行毛氏以初陰爲民象極爲得旨爲申命之主者則九五之君承申命之責者自在九二之臣九二剛中下巽乎初以恤民隱上巽乎五以補君德傅言得中亦謂二之居中通上下之志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過剛而不中當下巽之終接上巽之始所出命令朝更而夕變頻巽之象三乃用剛而使人從之然頻數之令人所不順則亦不能行其志也周公謂之吝孔子謂之志窮三與上皆過巽或失之剛或失之柔其巽之窮則一也　沈起元曰巽有質象風也木也有虛象伏也入也體其質象于人事爲命令爲事權體其虛伏也入也體其質象于人事爲卑順爲卑順體其虛伏也入也

巽之爲義不可過剛不可過柔方爲得中上居巽極處外無位本有剛德而過於巽失其剛而上窮者也以陽居陰與九二同故皆曰巽在牀下然九二得中能用初六上九失中惟媚六四而已六四近君之臣上巽極而媚之失其陽剛斷制之權豈得爲正乎貞固守之宜其凶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兌金之剛制而吾猶齊斧以斷制也上不中正而元非過剛則過柔故曰失其齊斧

王弼曰斧所以斷者也處巽之極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故貞凶　朱子曰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　華谷嚴氏曰巽德之制以剛中爲制巽以行權以剛中爲權上九居巽之極失剛中之德无其制无其權貞凶宜　李光地曰如王垣之迎桓溫而倒手板楊冉思媚昌宗而戲舞高麗皆卑巽之過而喪厥資斧者　胡翬元曰中正離兌爲斧漢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楊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

三三　兌上

兌亨利貞

兌爲陰卦與巽同皆本乾體其一柔皆自坤來兌則剛居內而柔居外也巽柔在下可以濟剛之申命行事兌柔在上可以濟剛之勸民忘勞兌爲無言之說猶咸爲無心之感也兌有亨利貞三德而無元元者乾元萬物資始兌則剛德顯於中而柔德發於外萬物皆說之而從之具此三德上與下無不亨君與民無不利既以剛中之貞爲本而柔之濟剛亦莫敢不出於正焉聖功王道之成皆此剛中柔外之德成之也說卦傳曰兌以悅之又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悅也兌秋能成物故爲萬物之所悅而要之非誠則無以致之故二五皆言孚孚則上之悅民也有其實而非違道以干譽民之悅上也中心悅而誠服之從公忘勞犯難至死而不恤要之悅以柔爲主以柔濟剛則亨說而利貞則又以悅之得正者爲主蓋剛則有節柔則無度此卦陽爻皆吉四上二陰爻皆凶與巽不同巽初與四

以柔承剛得巽之道柔可爲剛助兌三與上乘剛不得兌之道柔且爲剛病爻義與卦德不同故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趙善譽曰巽兌皆陰卦也巽曰小亨而兌不曰小亨者兌之柔在外也剛中而柔外則其說不失於正故曰兌亨利貞其所以重兌爲外者上以說使下面下以說應上也兌雖坤之三索而成卦陽剛實爲主於中故六爻之吉者唯在於陽爻以卦言之則上下皆悅有相應之義以爻言之則六爻皆不應兩陰爻所以皆非吉而四陽爻獨於九五致戒也

焦竑曰人有喜悅必見而在外蓋陽假陰之和柔以爲用喜悅非由於陰也故二陰一陽則陰非爲主但爲陽之用耳

象曰兌悅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爲說其象爲澤取其說萬物大凡剛有嚴義柔有寬義寬則得衆兌之爲卦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說之見於外也重兌之義天人皆說剛中則上以承天意柔外則下不拂人情說乃致亨之道象辭不待言而獨言說以利貞者恐人之以說爲道而失正也如臣之事君容說不知正直夫婦惟知愛戀朋友惟知押暱皆失其正道者也惟我之剛存於中而以剛制柔柔見於外而以柔濟剛此說之所以爲正也卦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兌之象亦云單言天人之說乎湯武者也兌言天人之說乎剛中而柔外也剛中則天順之柔外則人應之剛中指二五得中而言上卦之柔天位也下卦之柔人位也而順之應之則皆二五事矣二五之剛中二五之至誠足以及物也惟至誠能格天亦惟至誠能感人故二五皆言孚誠結於中而說見於外是豈有意於驟爲要結乎哉上亦不知何者爲說而恰合乎說之道則是天下之公說非一人之私說所謂說以先民者也民之大說亦皆以其君爲湯武焉蓋無言之兌與無心之感同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故說以先民非欲民之勞也而民忘其勞說以犯難非欲民之難也而民忘其死夫勞苦死喪人情之所難而忘之者以說說之道何以得此以其感人也以誠而皆出於正其順天也揆之天理而順其應人也即之人心而安故民皆浹髓淪肌孚于兌澤皆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舉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亦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王弼曰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剛中利貞柔外故說亨　程子曰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　項安世曰順乎天兌上也應乎人兌下也　朱震曰陰說乎陽而見乎外者也天之說萬物陰陽相說降而爲澤說之非其時則亦不能說矣湯武之征伐出其民於水火之中而民大說是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兌上也應乎人所以順天也知人則知天知天則知易之道　陳洪謨曰說以先民必如周宣之城朔方若阿房築怨長城築愁能忘勞乎說以犯難必如周公之徂東山若漢征匈奴唐征高麗能忘死乎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附麗之意兩澤相附麗有內外皆說象朋友講習說之至正者也學而時習則說有朋友來則樂義本諸此

虞翻曰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　鄒子曰宅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无說于此故言其極者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凡人先和而後能說初以陽爻居兌體在下能巽應比無陰得說之正和而不流故吉中

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說也得人心最初之眞率性而行無雜無妄雖位非中正而人未有疑其僞者也

楊萬里曰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兌以說爲說和兌以不說爲說　吳澄曰六畫唯初不比陰柔說道之善故曰和　李光地曰如柳下惠油油與偕而不自失唯其中倫中慮也故稱和聖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孚誠實而可信也說之道惟誠則眞實无妄二與五皆剛中同德合志相說以誠說之最正者故曰孚兌吉豈以比於陰柔而有悔乎心之所之謂之志二曰孚五亦曰孚皆以誠信爲志君臣上下之心相印也

毛奇齡曰悅道甚大而善處悅者則必中外孚合有若符節故二從上來以无妄上九易爲九二是无妄之上乾而易爲兌也五從三來以大壯九三易爲九五是以大壯之下乾而易爲兌也二五兩爻天然一偶二居離位純乾則見五居坎位亦純乾則見是以離坎之相印孚合若信有準量之義焉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三爲內卦之主而失其中正處四剛之中來則說之是以柔媚爲事而喪其誠信之德者其何與自立於天地之間說其凶必矣象言位不當言居二兌之間說而又說以顯爲正失說之道與象之利貞相反也

李鼎祚曰以陰居陽爲位不當諂邪來悅所以必凶　訂詁曰六三下兌之主爻也春秋書鄭伯來曰佞人來矣來兌之謂也處不中正居上下之交以求說於人小人中之以容說爲事者也　李安溪曰來兌者我感而物來引兌者物引而我去記曰物至而人化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此之謂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商度也四介乎三五之間三爲陰柔小人五爲同類君子商兌未寧者正天人公私交戰於胸中之時也夫小人之說每爲君子之疾而君子之說則在隔小人而遠之四有剛德介然有守始雖商度所說而未寧終則疾愈而有喜也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遇有喜皆指疾愈而言四爲近君之臣以剛輔上有慶者言隔絕陰柔不惟己之一喜抑亦吾君之慶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即牽引之謂澤水與坎水不同坎水流而不盡澤水不引之則爲止水引之則爲池爲沼爲溝洫六爲重兌之主其性陰柔故以引兌言全兌之性情柔見於外牽引之而說未能誠實在中是私說而非公說也然陰居陰位猶近于正是說道之未光耳無咎乎吉凶悔吝也六三亦兌主而不中不正在下卦之內失柔外之義則凶矣

劉牧曰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稱引兌　郭雍曰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爲引之則從人而說不能光大于道固無得而亦未至於失已故吉凶悔吝無得而言焉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有散必有聚渙卦有二義當人心之散則以聚爲義合所當合也當險難之聚則以散爲義散所當散也夫人心不散天下安有險難之聚渙所以有亨道者濟險難以至誠至誠可以格天地通神明乃可敬天下已散之人心而使之聚也萃之卒曰王假有廟

渙之亨亦曰王假有廟萃因民之聚立廟以聚其歸向之心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渙析之心是豈容文以微福說聚一人之氣即祀天祖以合其氣致一人之誠即合天下以通其誠此撥亂反治之機亦即濟險夷艱之先務也此卦坎下巽上坎水也險難也其難已聚於內非散之不爲功且大濟大難者在乎才散大難者在乎德而當天翻地覆分崩離析之時合其散者使之聚則尤在乎王者之一心其心維何在中而已突在心中之至誠而已矣治乎散必本乎中貞固以守之即擒其心之謂即擒天下之人心而不復散之謂此渙之道所爲亨亦渙之道所謂利也

爻曰渙有丘匪夷解凍而渙然冰釋之象坎爲加憂人之氣憂則結喜則散憂患渙散而亨通故亨　來知德曰假有廟者至誠以感之聚天下之心之象也涉大川者冒險以圖之濟天下之艱之象也　陳洪謨曰幽明協應吳越一身貞以行之而天下永渙矣是故武王之克商也大告必詳祀廟之典周公之留奭也共濟必矢游川之辭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渙自否來否爲極亂之世人心之離散已極故爲險難巽順之柔不能散之聖人取乘木

涉險之象蓋解難釋險之後當以正道而柔集之豪不棄利貞者有脫冕也渙所以有亨道者由乾坤剛柔之變九二之剛自四來動於險中二陰不能陷乾陽下來其道不窮也六四之柔自二往五正位乎外而得中柔升以順上剛柔之道得上下之情孚二爲夫否之爲否上下不交也今也剛下而得中柔升以順上剛柔之道得上下之情孚二爲大臣以身入險四爲近臣輔君任事內剛無險困之難外順無違逆之乘渙之散豈有不濟者哉是故濟難才也散難德也以才言之固賴有二四之臣以德言之則賴乎王之一心王謂九五渙之君也王者託天地祖宗之神器以收拾已散之人心王假有廟則必以至誠維繫之以至誠通神明即以至誠孚黎庶所以濟渙之德在乎王者中心之至誠也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木在水上乘木則有功忠信可涉波濤況至誠之心爲乘木之象哉之才木也其德風也風動水散而險難以消大川利涉而渙之功成矣蓋王者中正之德以至誠奔走天下之羣才其效固如是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也

在渙之初時未至於渙也故爻不言渙然人心已初離矣必當拯之初陰柔之質不如二陽剛之才坎爲美脊之馬二爻互震爲作足是馬之壯者初比而求之可以拯險難而得吉也象言順者謂時之順拯渙於初爲力易也

來知德曰坎爲亟心之馬馬壯之象也陳平交歡太尉而易呂爲劉仁傑滔授五服而反周爲唐皆拯急難而得馬壯者也　李兆貫曰如劉表當日假能貫心倚仗劉先主荊州何至爲曹操併說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二從乾四來離其類而他奔橫一陽於缺陰之上如机然象所謂剛來而不窮此爻是也以九居二失位似宜有悔然坐視時變得時則忽初謂爲馬自謂爲机得所懷依而安安復能動二互震有動而出險之象故能得其志願也

王宗傳曰王輔嗣胡安定程河南蘇東坡以初六爲机愚深甫耿希道洪成李以九五爲机朱子發又以四爲机此皆未深究乎剛來而不窮之義而知机即二也其則不遠又何遠之求　顧懋樊曰九二失陽位悔也然能急奔險要全勝在我可以漸圖恢復雖悔亦

終能亡潞何計取關中鄧禹計取南陽諸葛計定巴蜀皆近之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與上應三之渙其躬如上之渙其血謂不有其躬也詩云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孔明鞠躬死而後已是已六三陰柔之才何以得此蓋三四爲人位在外體者大也在內體者已也三身在內而能忘已志在外而能拯人居坎之上坎水得風而險散接罪之下罪木得水而川通其无悔也宜矣

楊萬里曰君子當平時爲霧中豹淵中龍酣寢不聞非楊也當亂世爲治川之禹爲救火之僊焚溺不避非墨也吉凶同患惟其時也　胡翬元曰言徒從於上而渙其躬捐軀赴難如張巡許遠之徒身雖死而无悔謂心理相得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承九五下無私應始則渙小人之私羣而上同君德終則合天下之大羣而衆若邱山當散則散當聚則聚無私而大公渙道元大之吉也夷等夷也陰爻皆四之等夷四獨得位之才當渙散之終超然遠引功成而身退善處渙者也小象以渙其血作句血出亦叶韻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卦有以聚爲義者至於上則言散而不言聚爻血謂傷害也坎爲血卦渙諸爻惟三與上應三居坎極以柔乘剛而受傷害三可應上求出險也上不可應三戒人險也渙其血則坎氣消而害可遠矣去逖出者去坎不復來遠坎不復近出坎不復入也上九以陽剛之才當渙散之終超然遠引功成而身退善處渙者也小象以渙其血作句血出亦叶韻

張浚曰蓋大臣才德足以濟治而又能明哲遠害者周公其人矣周公几几直而不撓小人終莫之間血去逖出也　王宗傳曰此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大夫蠡去越之時也　胡翬元曰上九在九五上得災體而飄揚物外者也下坎爲血卦去坎曰遠害先渙而出漢之四皓在渙而去唐之鄴侯是也

三三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竹節也有度以限之也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即已發之中和即已中之節中爲大本和爲達道天下之人可以通行而不窮者也凡事物之理無過不及方謂之中節也者節其太過而懸一中以爲的亦使不及者仰而幾焉及其爲中節之和則其節甘矣是故中和之謂甘甘則亨反此之謂苦苦則窮天下人之常情以甘爲貞非以苦爲貞聖人言苦節不可貞者正謂節之亨而非苦也凡天中無形也聖人於是有禮焉示之制度以明中之所在使人截然而不可踰三綱五常燦然明備禮義廉恥視爲大防過之則非中踰之則非節是故禮過於儉不及乎中也禮過於奢已踰乎中則人欲無窮而勞民傷

財之輔亟要之及乎中則節甘甘則亨爲處常者言也過乎中則節苦苦則窮爲處變者言也處常者爲天下之人言之處變者爲函節之士言之不可貞者不可以爲常未嘗不以爲高絕而不可及也伯夷爲聖之清孔子贊其仁彼女之未嫁夫死而守節者高明之過何常合乎禮而未嘗不以爲義但以爲節之苦而非節之甘耳鳴呼處順人情中和爲節觀於君臣夫婦之倫凡過於中而以爲節者舉人謂爲苦亦未嘗不嘉其節焉乃知苦節不可貞之言爲天下庸常之人言之也

胡雲峯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月有中氣有節氣以押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可以通行於天下　郭雍曰天下之理有過則有節不及无節也節无他道焉中而已　薛溫其曰節以禮其道乃亨　見易曰孔子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節者禮樂之事也當位以節有其位者也中正以通有其德者也坎爲通五爲成卦之主中正者九五之甘節是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本泰卦分乾九三之陽上居坤五分坤六五之陰下處乾三而三陰三陽之分始均泰則非節可知節所以保泰節與渙綜渙散當節而止之也易三陰三陽之卦凡二十而言剛柔分者則噬嗑與此卦陰陽各半之說本無關於卦義然此卦剛柔之均剛以濟柔柔以濟剛上下內外各得其配蓋剛柔分男女別節之大義也賁卦曰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此卦則柔來而節剛剛上而節柔蓋以陰陽過猶不可以無節二五剛爻得中剛柔分而不至於偏剛得中而不使其過此節之所以亨也夫中節則甘以其和也過節則苦以其極也九五節甘上六節苦得中者爲通行之道失中者爲其道窮也內兌外險是爲說以行險內卦陽繼則陰爲之節外卦陰處則陽爲之節也當位者言其權中正者言其德九五陽剛居尊以篤實之剛爲陰慮之節無過不及居中而得正爲中正則可以通天下之志矣試觀天地之有節故陰陽行於四時國家之有節故財用示以制度陽復於子長於巳而陰節之陰過於五極於亥而陽節之凡以歸於中正而已愛人必先節用謹守制度則不傷財不勞民王者之節法天地之節也凡以成天下之道節從泰來所以終其義也　朱震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則違性情之正人情易則行險則止以說行險雖止不失其和　楊萬里曰厥初生民无窮民也民奚而窮也民之欲無窮而財之生有窮以有窮奉無窮民於是始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節　毛奇齡曰識以卦自秦來既分陽分陰而震離兌坎之四序無不備焉是大地節而四時成也坎爲法律可裁以制度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無水爲不足澤上有水爲有餘有餘則當節之數度所以爲節也君子制之制數度奠先於定疲無疲則不成風俗奠德行欲其中節也君子議之議德行莫先於明倫無倫則皆非人類矣

毛奇齡曰數者備數如十百千萬類度者審度如分寸尺丈類德行如中庸喜怒哀樂中節皆是何氏楷應說易謂數度如名族品目禮樂制度德行如忠靖廉潛貞亮高介其下皆著得一節字推類言之而其說巧合如此又趙氏汸山易說謂歷節候節樂節旌節臣節歸節于財曰撙節于學曰不後節皆限制之義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取節止之義坎變下一畫爲兌以此畫塞乎兌底所以節坎之流猶門戶所以節人之出入在兌之初不當通而當塞者也二剛中之水與坎五合爲流通而不當塞者也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一也一則曰无咎一則曰凶初之知通塞即是識時變也時不當出而不出未爲失時時當出而不出失時極矣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无咎者處而在下謹身節用可也弊以凶者在大臣之位而不任大臣之事不能節君之欲至於勞民傷財充其容說罔位之心勢必至於失節凶何如也兩爻象繫相呼應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節取節止之義坎變下一畫爲兌以此畫塞乎兌底所以節坎之流猶門戶所以節人之出入在兌之初不當通而當塞者也二剛中之水與坎五合爲流通而不當塞者也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一也一則曰无咎一則曰凶初之知通塞即是識時變也時不當出而不出未爲失時時當出而不出失時極矣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无咎者處而在下謹身節用可也弊以凶者在大臣之位而不任大臣之事不能節君之欲至於勞民傷財充其容說罔位之心勢必至於失節凶何如也兩爻象繫相呼應

項安世曰二五震爲門闔戶之時當其可動不可不出張禹李勃謹密不言而覆漢庭之非凶孰大焉　張栻曰處顏子之世不可爲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來知德曰所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孔子爲聖之時而禹稷顏回同道哉此意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自成卦論之三之柔所以節剛以爻言之六三陰柔不中正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樂極則憂居兌之極不節若則嗟若理之常也財失節則困窮身失節則名墮五爻震動而知

押艮止而能止知悔而改之亦善補過也故无咎孔子推文王言外之意謂之曰取其咎於人无尤所以警人之不節耳

張子曰但能嗟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如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說　汪煥曰易無定占人苟齊嗟自悔則如張子之說可也若徒嗟其節而非自悔如項籍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則无咎固當如王注所云无所歸咎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即無勉強之意四以陰居陰安於正者也三當缺口而水溢所以不節四當水浮之交水于此自然受節故曰安也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此節道之所以爲亨歟

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也此所謂制數度也

來知德曰承上道即遵王之道　見易曰五之節既甘矣四承而行之無所增損是爲安節曹參爲相國守高祖已定之法張釋之爲廷尉成文帝長者之名皆安節也　汪瓊曰吾夫子從周以之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鹹酸苦辛皆味之偏惟甘爲味之中節以甘爲尚猶禮以和爲貴也九五剛中正而居君位節一身而一身甘之所謂當位以節也節天下而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也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非甘而何往有尚者猶坎云行有尚也九五爲節之主通二之來而爲甘併四之安而爲節吉莫大焉　虞翻曰艮爲居五爲中故居位中　郭雍曰安節自安而已人未必安甘節則人已皆不以爲苦又曰詩所謂如月之恆如日之升者其往有尚之意歟蓋言其日進而無已也　李光賢曰如夏王以豐儉適宜先天下故夏道獨稱忠厚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君子處險之極不能爲甘節而爲苦節則時爲之也是故甘節良臣也苦節忠臣也君子豈不願爲良臣乃不得已而爲忠臣以節自顯可謂苦矣可謂正矣然亦可謂凶矣蓋時值其窮不得不苦道值其窮不能不凶雖然君子雖苦而實節雖凶而悔亡而正道終亨於天壤而不可沒君子之窮君子之通也

楊萬里曰上六在一卦之外此世外之士過於節而行亦何惡於人然厲其節極其苦以爲貞正之操而不屑一世此世之所疾故有凶之道焉伯夷隘是也然人苦其苦而已甘其苦不惑不惑又何悔焉聖人哀之曰其道窮也豈不曰斯人也而有斯窮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與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然則上六之凶何知非吉而其窮何知非通與　汪烜曰苦節有兩項一項過高而曇爲苦節者苦節非正也陳仲子之三日不食齊儈夫之不食嗟來是也象所以言不可貞也一項不得已而守苦節者亡國之孤臣貧家之婦婦時窮節立凶所不悔此所謂貞凶而悔亡也極而言之則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也

三三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字從爪從子鳥抱子象鳥卵也爲卵之有孵實采在內而剛包之猶人之有誠實孚在內而人信之今夫中庸之爲道至誠而已矣誠故存於中者爲孚而著於外者爲信雜卦曰中孚信也然信不足以賅孚信者孚之一孚不足以賅誠孚者誠之一耳卦名不取孚而取中孚者中卽誠也不誠則無物猶鳥卵之中無實矣然而鳥之孚柔浮於內而剛殼於外雄伏抱之如期必有感化而出者焉信之最可必者也全卦皆離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中庸之義也三四爻中虛中虛者存誠之學中無私欲則虛孔子之無我中虛之謂也卽閑邪以存誠也二五爻中實中實者積誠之學事皆不安則實孔子之主忠信中實之謂也卽明善以誠身也要之誠爲信實由中而發其先必由於中虛老子言致虛極守靜篤爲道德經要義亦由此出也豚魚陬江豚澤將有風則出南風則日向南北風則日向

北舟人稱爲風信豚魚吉者言信如豚魚則吉也夫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彼孚而息之忠尾生之信非不孚也謂之貞則未也故又戒之曰利貞

折中云柔在內而剛得中其義甚精非柔在內則中不虛矣非剛得中則中又不實矣地至虛也然惟水陰根陽故受日光而發照物之雄牝受陽精而胎化者亦然此卦之名所以取於乳卵者此也老子亦曰冥兮精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證見及此也淪案老子之義多山易來故每以中虛爲訓　郭雍曰中孚以名卦者以信不足以名卦也凡道有誠有孚有信人或未之別蓋信者孚之一也孚者誠之一也道之所至誠亦至焉故道大誠亦大而孚爲道之信信爲人之德是其別也自二帝以來言信者蓋寡至成湯而後言彰信兆民文王演易復稱孚詩人亦言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故道之盛者後世莫文王若也至武王而後復言惇信明義及乎世衰道微人不知孚之爲道獨知信而已孔子作易所以曉天下萬世欲其明而無惑故爲言曰中孚信也是使後世由信而可得中孚之道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左傳言信不由衷雖質無益中孚者信之由衷者也下卦爲內上卦爲外中孚而著於外者爲信雜卦曰中孚信也然信不足以賅孚信者孚之一耳卦名不取孚而取中孚者中卽誠也不誠則無物猶鳥卵之中無實矣然而鳥之孚柔浮於內而剛殼於外雄伏抱之如期必有感化而出者焉信之最可必者也全卦皆離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中庸之義也三四爻中虛中虛者存誠之學中無私欲則虛孔子之無我中虛之謂也卽閑邪以存誠也二五爻中實中實者積誠之學事皆不安則實孔子之主忠信中實之謂也卽明善以誠身也要之誠爲信實由中而發其先必由於中虛老子言致虛極守靜篤爲道德經要義亦由此出也豚魚陬江豚澤將有風則出南風則日向南北風則日向

周省眞曰天地之道誠而已矣文王序卦二十有五至无妄以應河圖之數三十有二至恆以居六十四卦之中半六十至中孚以居干支會合之全數物與无妄天命也恆久於其道人事也中孚豚魚物理也此立言之序天地人物合一誠也　楊萬里曰海客之機心海客未知而鷗鳥先知之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也燕客之伎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之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也　汪煥曰程子嘗渡河中流風暴浪皆失色程子獨神色不變既渡人問何以能不懼程子曰只是心存恭敬有老人聞之曰心存恭敬善矣未若无心之適也此亦可爲中孚涉川之一證若程子者得中實之義矣如老人者其中虛之謂夫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風水皆以虛而善入以喻至誠無所不入也議獄緩死亦君子施吾誠之一事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況獄爲吾民生死出入之大者乎議獄以慮中爲先法隳之明使民無冤也緩死卽歐陽修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

徐幾曰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爲艮突蓋明貴無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於中孚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

以議之罪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則忠孝惻怛之意見於罪刑如此　陳世鎔曰後漢魯恭議曰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可知卦氣之起中孚其傳古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卦以鳥卵取象爻故多言羽族虞即鵸鵌澤鳥也燕安鳥也虞終日守澤飲啄不去以主守之不易爲信也燕春去秋來其候不爽以來之有時爲信也中孚於初貴乎志之純一而不雜且震動在上志一變則志誠渝矣初陽在下故戒之以假虞則吉若有他而變其志固不能象虞之守靜篤且不假燕之往來有信矣

錢啓新曰虞澤虞一名固澤鳥時常在澤象王守之官　孫奇逢曰聖人許其爲虞難其爲燕他也者未離于守而安危與間機有間是薄虞而非虞學燕面非燕兩失之也虞燕二義只一豚魚可兼　沈起元曰卦以孚名取羽族孚子爲象爻卦似大離離爲飛鳥故曰鵸曰翰音多言羽族則虞爲澤鳥適從其類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錢啓新曰虞澤虞一名固澤鳥時常在澤象王守之官　孫奇逢曰聖人許其爲虞難其爲燕他也者未離于守而安危與間機有間是薄虞而非虞學燕面非燕兩失之也虞燕二義只一豚魚可兼　沈起元曰卦以孚名取羽族孚子爲象爻卦似大離離爲飛鳥故曰鵸曰翰音多言羽族則虞爲澤鳥適從其類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剛得中中孚之至者也鶴陽物之陰處於兌陰地又居重陰之下變而爲震震爲善鳴鶴之鳴由心中而出猶至誠之出於中心也三四二陰其子也柔如鳥卵二主孚之如抱卵象故鶴鳴而其子和之也夫柔之在內必二五二剛孚之而卵子方出則二五相爲雌雄者也孟子曰爲霸殷爵者鵲也爵與雀通靡子夏傳作縻五爲君二爲臣二五同德剛居中而合以孚柔彼我不分故五二爲好雀而縻繫之曰我有曰吾與爾如一家之交毋妄予也其鳴也自然而鳴其和也自然而和其靡也自然而靡感應之理純以天而不以人誠之發於中心者有如是也故曰中心願也

王安石曰君子之言行至誠而善則雖在幽遠爲已類者亦以至誠從而應之中孚之至中孚之道成矣位正當者美其有天德而居天位不言古而惟言无咎者至誠之用本乎虛心功滿天下而不言功也

胡炳文曰五孚主合九二共爲一體者也明良相得萬邦作孚其一德所致乎　李兆賢曰成湯與伊尹咸有一德其此意乎　毛奇齡曰孚面如孿孚之至也夫孚貴乎固膠結不解化邦應天冥然無跡一如豚魚之所爲則兩絲交經胥手如一黽爲繩互長爲手變象如是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楊萬里曰張良早師黃石晚從赤松月幾望也韓愈前不汪伾文後不汪牛李馬匹亡然何咎之有宋韓琦

李兆賢曰望位之隆雖如月幾望而不植私門桃李又如馬匹亡然何咎之有宋韓琦在政府未嘗私薦一人約略似之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中孚之主也攣即拘攣固結而不可解之意至誠之蘊結而相孚也故曰攣如與四靡之相應五二固結如一心也一則孚孚則化孚乃化邦至是中孚之道成矣位正當者美其有天德而居天位不言古而惟言无咎者至誠之用本乎虛心功滿天下而不言功也

胡炳文曰五孚主合九二共爲一體者也明良相得萬邦作孚其一德所致乎　李兆賢曰成湯與伊尹咸有一德其此意乎　毛奇齡曰孚面如孿孚之至也夫孚貴乎固膠結不解化邦應天冥然無跡一如豚魚之所爲則兩絲交經胥手如一黽爲繩互長爲手變象如是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介六爻觀之三四中虛爲孚之象以二體言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四亡匹而有

翰鳥羽也音鳥音也鳥非登天之物而欲音登于天猶人之真誠內喪而欲盡聲遠聞也
夫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上九居中孚之極與孚相反信不由衷長欲以僞而不以誠貞固
守此其凶必矣故孔子曰何可長也中孚與小過綜小過飛鳥之音宜上而不宜下卦終
亦曰飛鳥罹之凶
楊萬里曰夫一舉千里者鴻鵠也翔于萬仞者鳳凰也怒而九萬者鵬也何也彼誠有其
才德也曾謂一鶉而能登天乎音之王衍唐之訓注是也上九異之極故曰登天戕爲鶉
故曰翰音澹案翰音諸儒多以鷄言注疏則作鳥音然鷄鳴於旦似有信與虞燕一類仍
以證注疏爲合　王應麟曰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琯以之　顧炎武曰羽翰
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辨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
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絃誦徧於舟中若鸛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
之亡太清之亂豈非談空空而蹙元元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孚卵鳥出小過坎中半故爲飛鳥二陽在內象鳥腹上下四陰象鳥翼陽少而陰多是小
者過也以兌重巽四陽聚於中爻卦曰大過謂陽過也有棟橈之象焉以震重艮四陰分
於上下卦曰小過陰過也有飛鳥之象焉然陰雖過而非悖與否到之消陽者巽陽雖失
中而三四聚於內未嘗如剝之悉而孤否之損於外也二五者中位而陰據之上覆而下
承不剝陽而護陽故有亨道然必利於正陰而不正則害陽炎夫陰以順爲正者也陽在
於內四陰環列而順之則柔道行而時生焉然二五雖得中正而柔順之才終不可以當
大任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蓋大事非陽剛之才得位得中則不能濟也大抵小過之義
可過於柔不可過於剛可過於下不可過於上故曰飛鳥遺之音宜下不宜上能守下而
不上之義則轉凶爲吉之道也小過綜中孚中孚有離離有飛鳥象小過有坎亦爲飛鳥
象今但見坎而不見離則飛鳥已過而遺其音也
關朗曰小過一時之用大過一世之用也　來知德曰上經終之以坎離坎離之上陋與
大過陋有離象大過有坎象方繼之坎離下經終之以既濟未濟既濟未濟之上中孚與
小過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方繼之既濟未濟文王之序卦精矣

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當小過而爲大過之事者妄也皆非知時者也夫時者眾人
之所爲哉亦天之所設也順時則吉逆時則凶象傳曰與時偕行此之謂也時乎時乎其
易之大綱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艮宜靜有雷震爲過也然震動一山不能震動天下此小者過也當時小人之過多在
慢易奢侈君子矯之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矯枉而過正正之而後中所謂與
時行也此亦事之小者故謂小過之象
晁說之曰時有卑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
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儉喪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風俗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以六居初當安艮止乃應在四而爲四所以不艮止而震動故爲飛鳥之象初上二爻動
則成離爲飛鳥也左傳能左右之曰以初六陰柔過而不中爲人所用當止反飛以飛致
凶亦無可如何之事也

蘇軾曰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皆以爲一卦之象而其於爻也皆寄之於初上者本末之地也　李光賢曰小人倚勢自豪立致禍敗如賈充郗慮等輩者可勝數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中正乃以過不及言之當過而過當不及而不及亦小過之得中者也故曰時也不期而會曰過祖妣以陰陽言六二婦也六五君也三四爲祖父二與五雖非相應然不期而遇是過乎三四兩剛之祖而遇之也五以柔中而居君位三四則近君之大臣二之過五雖同類之相求然小臣必因大臣而進方免躁進之譏故不及其君之時當先過三四剛直之臣以通之然後无咎也六二柔順中正知臣不可過之義以陰過陰不亢乎陽且自安於臣之位而不敢及乎君也

來知德曰以陰論四陰二陽若孫過其祖矣然所過者乃妣也非過而抗乎祖也以陽論二陽四陰若不及在君過在臣矣然所過者乃臣也非過而抗乎君也若初之于四上之于三則祖孫君臣相爲應與對敵而抗矣所以初與上皆凶　余曰孜曰巢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卽臣不可過之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弗過者不能過乎人也本卦陰過乎陽三四二陽皆稱弗過也防之者當以山之艮止爲隄防則陰不能害陽矣若不防之或遷而從上六或比而從初二則必爲陰所戕害而凶矣三凶其從四戒其往小過之時爲君子謀也

蔡清曰唐五王惟失此義中武三思之害故爲人君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亦不可不知易　汪煥曰防之之道亟已爲先三以剛居剛故也若不能防而從之或恃剛而戕之從則爲所挽而身名失矣厚禹錫是也戕則爲反噬而元運消陳希賈武是也故以凶戒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爻辭皆以兩字爲句三四皆象所謂剛失位而不中者九三純剛故凶九四居柔故无咎遇之者下應於初不失乎順上承乎五不犯乎逆此遇之之道也蓋危行言遜君子之遇小人可往必戒而不可往也若往而從之則危必當戒之勿用者卽聖人戒君子之辭也夫可過不可往必戒而勿用是能保其永久之貞以待天時之復者也小人終不可長君子永貞則終有以過之矣

上居小過之極其辭與九四相反言隔乎五而不能過陽與四之比五異故四曰過之此曰弗過也二陽不能過陰故三四皆曰弗過上之陰又超乎六爻之上故曰過之也離與詩鴻則離之之離同卦爲飛鳥之象終爲網罟之凶猶旅上之鳥焚其巢也凡陰多於陽者聖人皆曰有災眚故復卦上六亦言之此爻居卦之極爲過甚故曰已亢比之六五之已過又加亢焉所以得災而凶也

孔穎達曰鳥飛而無託必離繒繳　張子曰不宜上而上自取之災　楊萬里曰上六以陰柔之資挾震動之才豈惟不與譴爻相遇而已直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飛如鳥焉充滿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上曰共雕下曰斯高其禍收一憝也而後之小人好進者爭趨之而未已哀哉

三三 坎離 上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乾上坤下爲泰泰是天地之交坎上離下爲既濟既濟是水火之交夫天地不交則爲否水火不交則爲未濟然則既濟未濟亦斯世治亂之機人身生死之所係是以既濟從泰

來未濟從否來也要之皆自乾坤來陰陽渾聚始於乾坤始以既未濟終也侯果曰此本泰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是剛柔正當位也楊廷秀曰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泰分三乾之中於三陰之中逢爲既濟虞翻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利貞淪按亨小之義稍異陽爲大陰爲小泰卦曰小往大來吉亨言天地交也否卦曰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言天地不交也既濟之亨全在泰五之二小謂二也亨小然後知水火交也易中諸卦六爻皆應者凡八泰否咸恆損益既濟未濟然三剛三柔皆正而位皆當則六十四卦中惟既濟一卦耳亨小者得柔之用而通也人知剛之可以治世而不知用柔之道則寧寒而不通人身亦然坎離交則身治坎離何以交交在泰五之二也賸家朱丹溪發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論重在補陰蓋知用柔之道者歟同人卦離下乾上二之五爲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合大有同人二卦言之則爲大同之世矣下離上二之五爲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合大有同人二卦言之則爲大同之世矣既濟曰亨小曰初吉柔得中謂五之二也未濟曰亨柔得中謂二之五也皆用柔之義也既濟之二得中正故曰利貞曰初吉夫既濟之爲治世也盛於泰卦之時故剛柔之應皆

過於泰卦泰極則否聖人有城復于湟之戒而濟卦亦有初吉終亂之辭聖人之以道濟世固欲斯世之長治而不亂也初吉而戒其終亂作易者憂患之心安有已時乎

程子曰既濟大下萬事已濟之時　項安世曰既濟以六二爲主爻未濟以六五爲主爻故二象皆曰柔得中以柔爲主柔爲小故稱小爲謂大小皆亨者誤　周聖瑞曰此卦之辭若認作已然實象竊恐於聖意無干何則事之已成如堯舜已成揖讓湯武已成征誅字內大務正是亨通如何云亨小正是全昌之會何以云初吉而已終亂在於百年之後於此早提亦無影響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先儒以爲既濟亨下脫一小字不曰小亨而曰亨小者聖人之治功成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也坤爲民孟子曰民爲貴是亨小者即治功大矣坎離者天地之用既濟未濟皆坎離之用水火相交而生養之功成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是也張汝舟曰精神交感而君臣之德俱明是爲既濟卦自坎變離位在下互體又重離易險爲明何事不濟也案卦由泰來泰治之後世界文明離火之性炎上故三陰皆出三陽之上陽皆下陰猶是泰

象之一象也三陰在上而亨交濟之用皆由於離也孔子言小者亨明用柔之道也夫三陰象與爻皆主陰而言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水火既交則濟然水火之性相剋君子觀坎之險則思患而豫防則非豫不可欲豫則非思不可能豫能思則不至於初吉終亂也

楊萬里曰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初與三五皆乾也分而下於三陰二四與上皆坤也分而上於三陽此天地之互交也天地通氣水火濟任此其爲既濟與當是之時固衆人所喜而君子所懼也見其吉思其亂先其思豫其防可以保初吉而無終亂矣此堯舜敵戒無虞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濡其尾義无咎也

既未二濟皆取象於濟水上爻爲濡首初爻爲濡尾二卦皆然二四爲互坎坎爲輪車下初象尾亦初象以上爻爲首也卦以用柔爲義初陽剛在下曳輪不使進濡尾不欲濟於既濟之義爲无咎也

朱子曰曳輪濡尾是欲濟而不輕濟老子曰與兮若冬涉川　楊禹里曰此周公東征之

事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離爲中女二又居離之陰位故稱婦焉茀通韠婦人之飾也是婦本泰乾之陽移入坤五爲坎中方在泰時乾爲首互震爲髮今易爲坎坎爲盜婦喪其茀坎盜之也二承應乘皆剛故有此象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象稱初吉柔得中者此爻是也二五皆中合二五爲七日以中合中故勿逐之而七日得茀矣得以中道此柔中之用也明柔中之爲用雖欲不濟其可得乎

虞翻曰離爲婦泰坤爲喪茀髮坎爲女雲故稱髮詩曰鬒髮如雲乾爲首坎爲美五取乾二之坤爲坎坎爲盜故婦喪其茀泰震爲七故勿逐七日得　胡炳文曰喪特失其在外者逐則失其在我者矣　朱元曰文王之囚羑里喪茀也紂後命爲西伯七日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小人憊也

既濟以柔爲用九三以剛居剛如賢君伐遠夷用力衆而成功難不知用柔之道也高宗函之賢君鬼方遠方之夷離爲戈兵故稱伐坎當北方故稱鬼離坎之間水火戰爭之象

李易傳曰按尚書克殷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丁未祀於周廟則明西都之論得其時而受福也此說甚確　顧炎武曰漢書郊祀志註曰東都謂商紂也西都謂文王初論於畢是紂惡多參在上之時文王景命維新之日也王注謂如在於合時不知其所指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初爲尾故上爲首濟而濡首則身溺危矣哉上六居既濟之終陰之亭至此而極濟之亂自此而始矣卦象所謂終亂是也爻變爲巽巽入也故上極而入於險既未濟六爻象皆橫觀也皆有坎水故首尾皆濡既濟倒轉爲未濟則首反向下象言何可久者言危之甚也然既濟卦以柔爲吉故上六雖危而不至凶

朱震曰以畫卦言初爲始爲本上爲終爲末以成卦言之上爲首爲前初爲尾爲後　來知德曰大過上六澤水之深故滅頂既濟上六坎水之深故濡首　顧懋樊曰上當濟極矣乃濡首乎言武之平矣明皇之復國其何能久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既濟之反爲未濟未濟陰未濟也卦從否來天地不交則爲否水火不交則爲未濟三陽三陰皆失位雜卦傳曰未濟男之窮也言三陽之失位也何以陰有亨道以六五之柔得中也不曰亨小者既濟已言之也既濟未濟皆以陰道之濟而言而陽不與焉小狐以下以象言猶中孚之豚魚小過之飛鳥也坎爲狐否艮爲小狐汔幾也合三陰謂之小狐陽位極於五陰位極於上上爲陰之尊位小狐之濟正丁坎剛之外離剛之內自初而三而五而所謂一柔得中者迄未能出蓋幾濟而仍未濟爲故曰汔也既濟言利吉終亂戒其有初而無終欲其續終也既未濟皆以柔中爲主未出中所以不能續終即狐之濡其尾无攸利也雖然陰不可終陰終則道窮故既濟言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亦猶陽不可終陽終爲男之窮序卦曰物不可窮物該陰陽言窮而續之則未濟者可以終濟續之之道何如在乎誠與敬而已誠爲易之樞紐出於中者也既濟六二之中道本乎誠論蔡本乎誠既濟之六五即未濟之六二曰有孚吉誠也上九之剛有孚於飲酒有孚失是不敬慎故不誠也聖人於易之終教人以敬慎教人以誠教人以敬慎既未濟均以柔得中以敬慎而得之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不續終以不敬慎而失之也狐性疑履冰而聽水弊似能

敬慎乃小狐汔濟濡其尾非不敬慎之象乎聖人之戒人主敬以存誠也意深切矣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韓嬰曰官怠於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朱子語類云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籠桶以此問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已有伊川不曾觀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離陰卦五陰爻未濟之所以亨者以六五柔得中也陽大陰小小狐是陰既濟之陰自六二以達上六而濟之事乃終未濟之陰自初六而至六五幾於濟矣以其未能出乎中以達乎上而濟之事未終以象而言狐之陰者濡其尾而未濟也凡事當有始有終方爲全善敬勝怠者吉水火交而柔得中既濟之所以初吉也怠勝敬者凶水火不交而未出中未濟之所以无攸利也既濟終則不亂所以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也未濟險非可安之所不進何待孔謂其行正非謂其守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居險之極當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過此則近於濟矣故諸爻不言卦名惟此爻言三陽三陰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且當五之位已涉二坎今雖未濟續終則必濟君子慎

之自三至五爻互坎大川象利涉大川以義爲利也卦以柔爲主柔以得中爲義諸爻皆位不當此爻特言之惜三之未得中也

胡翹元曰大川下卦坎象也三已出中而遊其上征凶謂往而前則凶退而在本位則利涉也如光武當更始時飄泊無所依耿弇示以所向光武曰此我北道主人也此凶而利涉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四伐鬼方克之其德三伐鬼方吉而有賞何哉四以剛居柔而能震用也震動故敬愼敬愼故貞吉而悔亡四動成震有賞者開國承家之賞六五賞之也五亦貞吉无悔四曰志行承上之志行也歷坎三爻至四亦爲三年

張浚曰三年克之而後行賞緩而圖之欲全其生也周公東征用此矣　高士奇曰易曰有賞於大國何人也洽按既濟有高宗名則以震爲名亦有理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象辭所謂柔得中也有孚者中虛而誠也治天下之道不外一誠聖人於九二九四六五爻皆曰貞吉蓋不貞則君臣之誠不孚貞固以孚之剛柔相濟治天下之道吉而无悔者也六五以柔居中謙光下逮至誠孚於天下君子之光君子之吉也離坎皆有孚象離爲日光離中與坎中交相孚是得中而濟者也虛中而誠得中而濟皆柔中之爲用是以吉也象言暉者暉光之本也未濟之五乃日中天之時暉謂日旁之光氣四射也上言貞吉以无悔而吉始下言吉者以有孚而吉終若常能如五之柔得中是有不續終者乎郭雍曰昔文王之爲君也徽柔懿恭所謂柔中也先於四方顯於西土非君子之光乎至於得賢而用之則若虢叔閎天散宜生南宮适之徒以爲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在詩則文王獨稱大明而在易則未濟六五獨爲君子之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亦不知節也

此爻爲易經之終聖人以誠敬教人也既濟之終防其終亂戒之曰濡其首未濟之終憂其不續終亦戒之曰濡其首濡首者不敬愼之象也不敬必不能誠也上與三應三之坎水化爲酒是化險爲夷易危爲安之象於治平之時有孚于飲酒自无咎也若濡其首而失是有孚則不敬因以不誠是飲酒之不知節酒亦消人矣亦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易所以爲聖人之有憂患也

虞翻曰謂若殷紂沈湎以失天命也　王應麟曰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在險之時用禮之薄卦爻之言酒君三需九五需于酒食九二困於酒食既濟上九有孚于飲酒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事也　見易曰乾初九曰潛龍未濟上九曰濡首安知首非潛龍非卽用九之无首哉　胡翹元曰乾知進退存亡未濟不知節知進退存亡便知節知節是知進退存亡學易之所以無大過者知節而不失是也夫伏羲文王六十卦下一節字周公於未濟之終曰失是而孔子曰時曰中中節子思本厥祖以作中庸大易之嫡胄而性命之傳也

繫辭上傳

繫辭者孔子繫周易之辭也夏連山易商歸藏易各有數千言皆繫辭也今不可得見矣
然皆自伏羲畫卦神農重六十四卦來連山以艮爲首歸藏以坤爲首各自取義不同文
王則以乾爲首繫之以卦辭周公繫之以爻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此
則孔子所繫之辭即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也分上下傳乃後來諸儒所定分章不一亦以
意爲之此二篇入十翼之內皆泛論大道及易義爲象象文言序卦說卦之所未能攝者
朱子曰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淦案易爲伏羲神農黃帝傳
道之書非僅爲卜筮之書也道立於未有天地之先而見於既有天地之後不外陰陽動
靜之分剛柔健順之異千變萬化而不離乎道易所以洩造化之祕術前聖後
聖之心傳也周禮太卜筮人並掌三易之法是周人筮法三易並重不僅周易蓍季通曰
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歸藏雖不傳意
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爲道則一太極也朱漢上曰歸藏先坤後乾首萬
物之母連山乾始於子坤始於午至於周易尊乾卑坤其體乃定見於卦則上體乾也下
體坤也道雖屢遷上下不易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先婦從卑謂之三綱三綱不正天地反
覆淦案首艮首坤首乾即孔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義耳當天地未生之時渾淪一太
極即是坤象即陽消於陰之中而不可見也及其大道運行太極生兩儀於是輕清者爲
天重濁者爲地自有天地陰陽之象星辰之位定剛柔之性分矣老子言有名萬物之
母即天地之道也言無名天地之始則立於天地之先者道也斯道也伏羲神農
黃帝相傳之道因八卦而衍其傳因連山歸藏而明其旨大約以道立言而不專明乎人
事因所言多性與天道以坤爲首必以柔弱爲用故老子言黃帝之道即卑仁義而不言
也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文王即器以明道即象以明義則切於人事以
立言故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又曰其文王與紂之事耶邵子言易有先天圖後天圖則以文
王之易爲後天余謂易圖雖有先天後天之不同而三易之爲言道一也以其皆自卦來

六於是陰陽之物以羣而分或相親或相離或相濟或相剋情僞不同而吉凶生焉道爲無象之象故老子曰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然在天則有象日月是也道爲無形之形故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在地則有形山澤是也蘇軾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于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來知德曰聖人之易不過模寫其象數而已非有心安排也孔子因伏羲四圖陰陽一對一待陰錯乎陽陽錯乎陰所以發此條淦案東坡之言甚精知陰陽之出於一乃知天地之所以分天地既分即是變化及剛柔相推千變萬化而不能離乎道是之謂自然也黃帝接羲農之傳人呼有熊氏爲自然氏其以此夫又按邵氏伏羲先天圖說曰太極無象非方非圓不可得而形容强名之曰極而已陽窮於南之中而陰生焉陰窮於北之中而陽生焉太極則寂焉不動而會歸於一又曰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行其无事則易一以貫之則簡有親則與天地同其悠久有功則與天地同其廣大是非參天地贊化育之聖人乎而孔子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何也中庸言智

者過之反賢者不肖之反聖人生知安行賢人則入人可希孔子言乾坤之德業人人可希而及耳自此以下乃言聖人君子正周之書每言至人神人聖人異乎孔子中庸之爲道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下之理不外誠一孔子言存誠老子言抱一此易簡之道即聖門一貫之傳也朱子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無私者也易知即知此無私之理易從即從此無私之理天地之理得即理得心安思不出其位而成位乎其中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非以其無私耶即此義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乾坤之道也得乾之剛者爲長男爲中男爲少男震坎艮皆本諸乾也故曰乾道成男得坤之柔者爲長女爲中女爲少女巽離兌皆本諸坤也故曰坤道成女此段極言變化之理而皆原於乾坤之變化來故周子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之知無知也無知者爲大始焉是謂自然之知坤之作無作也無作者能成物焉是謂自然之作使天地有心而知之作之則萬物不能資始而資生矣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之始始於一萬物之成成於一乾所以無心於知之者惟一故易也坤所以無心於成之者惟一故簡也易則爲物不二簡則無爲而成抱一之道易知易從此皆自然而無待勉强者也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即易簡之義張子曰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而爲故其成也廣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此以下言人法乾坤之道易即造化之良知簡即造化之良能人有良知良能與天地同其易簡是以吾心之自然合於天地之自然也愛親敬長後童知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作易者其有憂患聖人無時不欲人改過遷善故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變化者言動爻也變化之於晝夜之進退不息即剛柔猶進退之於晝夜也爲陽爲剛夜爲陰爲柔日往則月來貴夜之進退不息即剛柔之變化不窮陰極陽生陽極陰生進極必退退極必進故剛柔變化即天地之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也是故六爻之象一動而天地人之道畢陳於易矣開朗曰三數之極也極而不變其道乃窮來知德曰三者三才即六爻分之則六爻總之則三才極至也爻不極則不變動陽極則陰陰極則陽晉六爻之變動者乃三才至極之道理如此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此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節言聖人作易之事此節教人學易之方也易有自然之次第焉非井有條故謂之序君子安於定分居處有常孔穎達曰如居在乾之初九而安在勿用居在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所言是也爻辭有當然之次序焉樂而玩之樂其道之所在也君子玩之以探道

此章贊易之妙以見易爲載道之書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二句爲綱以下數節皆申言之易之爲書即天地之道故與天地準準符合也彌即彌綸之謂綸經緯也張子曰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按彌綸者即莊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之意易之爲道在天地則爲幽明言始終則爲生死言物變則爲鬼神莊子曰易以道陰陽夫陰陽之道不外幽明死生鬼神之理而已天有文地有理在文爲明在理爲幽聖人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無乎不知始出爲生終入爲死老子曰出生入死不獨人物有生死天地亦有生死也聖人原始反終而生死之說無乎不知鬼神造化之良能也物之爲物精與氣相聚而成精氣一散則爲遊魂故謂之變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傳曰心之精爽魂魄記曰魂氣歸於天皆言陰陽聚散之理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即知聚散之理故鬼神之情狀無乎不知項安世曰故者以事言也說者以理言也情狀者以象言也昔時伏羲氏之始作易也仰觀於天見陰陽之象俯察於地見剛柔之形於是制爲奇耦之畫以準其象使萬物之情皆以類而從而天文物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而爲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物之所由始二分四探之變皆起於至一无朕之中要畫之所以終三變六扐之餘復歸於至一无朕之始而生死之說可得

而知突氣聚而爲物奇耦之畫所以爲有象魂遊而爲變九六之化所以爲无迹而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突按項語甚切質必如此解方爲易與天地準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與天地相似故與天地準不言易者蒙上文也上節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此節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似即竹也老子曰人謂我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突其細也此乃高一層言道惟易與天地準所以不違王宗傳曰楊子雲法言之作所以準語也然而非語太玄之作所以準易也然而卒不似也淦案易以中爲義不過即中也旁行而不流亦中也有過人之知故知周萬物無過人之道故道濟天下中庸所謂致中和也豈曰知者過之乎大氣滂礴而元氣洪淪旁行而不流即中立而不倚也朱子以知周萬物爲天道濟天下爲地似稍泥又謂旁行者行權之知不流者守正之仁仍以天地分言愚謂樂天知命爲天安土敦仁爲地則可以天地分言之王宗傳曰天者制命之君也土者它生之地也而易則性命之學也愚按樂天知命故不憂成已之道也安土敦仁故能愛成物之道也盡性致命成己成物不離乎誠易之所以與天下準者孔子所謂誠老子所謂一也合乎天地性命之正故樂以忘憂合乎天地好生之心故安而能愛仁知之事一而二二而一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節總結全章以見易彌綸天地之道也天地之化陰陽二氣之推移必有道以範圍之斯不過乎中然後天地自然而成化萬物亦自然而曲成蓋萬物皆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也皆不離乎中也晝夜者陰陽之運行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所謂時也惟樂天知命者故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然則易之爲書其時中一準乎天地而聖人也與焉聖人之爲道其時中亦準乎天地而聖人无爲焉聖人无爲一天地之化機而已故曰神无方也神以易爲方易以神爲體故易无體即无思而无爲也以易爲方者无方之方以神爲體者无體之體即所謂時中之道即所謂无爲而无不爲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愚謂如孔子之无意必固我亦无心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無可見也無可名也及其有陰陽而道見焉所謂一也夫子直指道體之所在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且夫道无形无聲人强名之曰道乃假道路之道以爲名耳陰陽未分只有太極太極既分謂之陰陽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朱子言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皆與老子之旨合程明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卻是性各正性命者也程子曰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淦按此章是孔子言道之書最精最確後儒分理分氣愈說愈晦不妨合老子書參看乃知其妙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自太極動而生陽又靜而生陰生物之理具卽生物之氣全自陰陽之爲天地爲萬物人乃知天地之大德曰生蓋以生爲道有理卽有此氣生物之氣凝聚而成形生物之理凝聚而成性須知生物之氣無不從生物之理出所謂道也卽所謂性也繼之者指夫之所授人之所受中間纖絪處說道無不善卽生機也易之所謂元也孔子謂之誠包仁智在內老子謂之一包虛靜在內成之者就人心稟受處說道之所出爲善善之所宅爲性孟子所以云性善也易之所謂貞也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蘇軾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交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突故曰繼之者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爲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爲性以爲至矣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已及見性又見其性之效因以其所見者爲性性之於善猶火之能熟物也吾見其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故問性與道之辨曰雖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肖也性之似則聲也有聲而後聞邪有聞而後譬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淦案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幾於道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淦案繼之善而成之性則性眞善矣孟子無可識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易道渾然人性本善然不可見及其發見爲惻隱之心則謂之仁發見爲是非之心則謂之知仁陽知陰各得其道之一隅隨所見而以爲道之全體是仁者以道爲仁而滯於仁知者以道爲知而滯於知賢者存意必之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能知道者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道以生物爲德故繼諸仁周子所謂元亨誠之通也道以成物爲業故藏諸用周子所謂利貞誠之復也仁謂造化之心用謂造化之妙夫天地無心而造化歸諸自然所謂衆妙之門也易之鼓萬物也豈外是哉若作易之聖人其有憂患故不與聖人同憂也顯諸仁藏諸用所謂盛德大業盛德大業皆以自然得之故曰至矣哉或曰在聖人則曰仁與知在造化則曰仁與用仍以陰陽分言之也案富有者即老子所謂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莊子所謂其大無外故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者即湯盤所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故曰日新之謂盛德此節承上文君子之道鮮句來言體道者雖鮮而道之盛大自在也以見易之功用天地與聖人之德業不外此一陰一陽之道片言無心之妙用也朱子曰明道兩句最好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無心便是不爻成化便是鼓萬物而廣生焉

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道以生爲德易以生爲用陰生陽陽生陰生而又生變易而不窮道法自然易何嘗不然太極生兩儀兩儀成象陰陽无先後之殊故易謂之乾謂之坤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制而用之謂之法陽道制命陰道致用故制而用之效法謂之坤故謂之法朱子曰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徐天章曰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謂之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淦案舉乾坤見天地之陰陽也舉占事見易之陰陽也夫陰陽已神矣一陰一陽而變化不測則更神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无方无體是以不測張子曰一物兩體一故神兩故化此章言易道與乾坤之體以及陰陽不測之神皆體也語極精要自此以下乃言易與乾坤之用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凡卦皆由乾坤來此章贊易道之廣大知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坤之廣生是以廣矣無窮智極其高故教天循理而行即禮也理所在即禮所在禮著實處故法地聖人無適而不用易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教天法地則天地之位已設於聖人

之心中矣故曰易行其中也大學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聖門傳道之要何非由易來乎成對虧而言體道之至至於成性則此性完全無欠缺猶中庸之言至誠成已以成物也存之又存不已之意猶至誠之無息道義之門謂易以道爲門戶也按存之又存猶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孔子以性明道故以仁義禮智爲入德之門老子言道高於天地故不言仁義禮智謂其包括於道德之內也以爲道德崇仁義禮智卑其亦孔子知崇禮卑之意歟　右節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謂幽深難見者老子所謂希微恍惚窈冥也幽深之理爲剛則擬諸乾之形容見幽深之理爲柔則擬諸坤之形容則幽深者雖難見而人皆見之矣蓋自有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形而道之奧賾更見焉是故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皆物也如雷電爲屯山水爲蒙水地爲比地水爲師之類皆物宜也推之爲龍爲馬爲牛爲鵠之類亦各以其所取之象而物宜之是以謂之象也此章言聖人作易及君子學易之事此節指文王卦名及卦象而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節言周公之爻辭聖人見天下不一之動而觀其至善之理而行之會逢其適於時爲通典常也禮者理之當行者也會通即時中之謂典禮即中和之節觀其會通使民知其易行其典禮使民能其簡而變動不居相推相易其大中至正之理又恐人昧而不明也因繫之辭焉曰如是則吉如是則凶皆斷之以理而釋其疑然則易之用貴因時因時之義斷之以中正則吉凶可得而見矣是故謂之爻

言天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卦爻之理雖至賾而有精一者存物宜所象人所易知故其自然之體不可厭惡也卦爻之變雖至動而有至靜者存典禮所在人所易從故其秩然之序不可紊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視象玩辭觀變玩占之法以下七節舉其例以明之擬之是象而後言則言必中矣議之是爻而後言則動以時矣曰無妄言身無妄動能會通以行典禮然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也擬議本乎易變化生乎心即心即易則語默動靜皆中於

爻象之用故擬議之以見道同心同其義如此項安世曰其利斷金雖金之堅不能間也此節言君子之行其臭如蘭雖林之深不能隱也此言君子之言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節即大過初六爻辭以明敬愼之道上文言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愼此節申言愼字惟愼之至乃無所失故茅雖物薄而重用之可以不藉而必藉之凡以言其愼之至也孔子之於爻象擬議之如此王宗傳曰大過初六拇過於謙故曰藉之至也謙九三則過於厚故亦曰厚之至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節即謙卦九三爻辭以明恭敬之道大德不德何其盛也有其實不居其名德言盛者猶知欲皇而效天也禮以恭敬爲義有功而下人禮言恭者即禮欲卑而法地也致恭以存其位者君子無同位之心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節見文言朱子云重出聖人既言謹之爲德復言亢之有悔老子言必以身後之必以言下之亦此義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此節釋節初九爻辭以明言語之當愼不出戶庭見身之節聖人乃說曰之節凡愼行者必先誰言君子一愼而無不愼故曰愼之至君不密則失臣三語後來十七史有如龜鑑沈起元曰言不愼密禍在一身納小禍在天下者大千古禍亂聖人一一道盡論語所言愼言皆以修德言此處獨以處世言所感深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節釋解六三爻辭以明有國家者之用小人卻用盜也作易者之知盜明于盜之源作

春秋者之書盜正乎盜之本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以盜招盜也上有盜君無不慢下有盜臣無不暴大盜當國盜思伐之遂成爲盜賊之世界君子生此世界中其傷心也爲何如說孔子擬議誨盜者不斷罪於盜而斷罪於招盜之人猶是作春秋之志也嗚呼魏晉六朝五代以來以盜招盜者多矣滔滔斯世可勝慨耶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二十字棚廠的在矣馬何爲宜在此兼陰來子從者也之）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推蓍求卦之法也此節言天地陰陽奇偶之數即所謂河圖者也人知河圖之數而不知天地之數人知天地之數而不知何者屬天何者屬地孔子指點之乃明一三五七九屬天奇數陽也二四六八十屬地偶數陰也郭雍曰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雖有此說於易无所見故五行之說出于歷數之學非易之道也淦案河圖之數爲數學之源流後儒言易圖非伏羲之書乃郘子之學似屬隱祕仰五行之說相沿已久卜筮之法今不能廢漢書五行志以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說本劉歆洪範之後曰河圖洛書相爲

案陰陽之數惟成就其變化然後鬼神之用得以宣行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本以陰陽言而五行之變化四時之變化萬物之變化在其中皆天地之數爲之也即鬼神之一屈一伸爲聚爲散亦天地之數所以行其大用而妙於不測也張栻曰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者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自此以下特言揲策之數衍筮慶之意原天地之數也天地之數陽奇陰耦以中五乘十而大衍之則其數五十舉人以揲蓍求卦著五十蓍故曰五十也演數之法先取一策反諸恒中而只用四十有九虛其一者所以象太極也由是以四十九策中分其策數之全分置左右各半所以象兩儀也掛者取右邊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所以象三才也左爲天右爲地所掛之策象人參爲三才故曰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者間數之也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左手四四數右

手之策所以象一歲之春夏秋冬也奇零也所扐四數之餘也扐勿也四四而數之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而扐之以象一閏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扐之以象再閏閏者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者也掛一當一歲揲左當二歲扐左則三歲一閏又揲右當四歲扐右則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爲一爲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獨言掛者分一揲四皆在其中矣再變三變以至十有八變每變皆當掛也王夫之曰揲蓍法詳朱子筮儀歸奇歸之无用之地反諸薛存也扐猶禮記終用數之仂之仂餘也舊說以爲左手中三指之兩間非是古者蓍長三尺非指間所可持也策禮就地爲席掛扐皆委之席前掛橫而扐直五歲再閏大略言耳以實則十九歲而七閏有奇凡言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象朔象萬物皆彷彿其大略耳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策即蓍之莖數乾坤老陽老陰過揲之策數合十有八變計之也乾之老陽即四九三十六六六爻得二百一十六策坤之老陰則四六二十四六爻得百四十四策合乾坤兩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一年三百六十日也二篇謂易上經下經也上下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九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六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零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而曰當萬物之數者取其盈數約略言之耳朱震曰此變爻也老陽老陰之數也變者以不變爲基不變者以變爲用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舊說以四度經營分二卦一揲四歸奇爲四營項安世曰此一節以是故二字發辭蓋挽上文二篇之策言之以總括一章之事也易之策數萬物備焉而經營之者不出於四其初左右手數之以四其次得三少三多及一少一多亦止於四其終揲三小三多之餘以四除之得九與六積爲一千五百二十策一少一多之餘以四除之得七與八亦積爲一千五百二十策二篇之策皆四之所成也是故八卦爲四者四故曰四營而成易此言揲蓍之法也三揲之餘然後掛扐以小變言之每一揲其五小變爲十有八變而謹一大變大變面謹一卦八卦與六十四卦皆十八變之所成也是故上經三十四卦反對亦爲十八卦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此言求卦之法也八卦小成而後乃言得卦之後占象推演之法孔穎達曰八卦而小成者象天地雷風日月山澤於大象略盡是易道小成引而伸之謂引長八卦而伸盡之謂引之爲六十四卦也朱子曰引伸觸類謂已成六爻而觀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天下之能事畢矣蘇軾曰此生生之極也鄭氏曰大爲天地幽爲鬼神散爲萬物驟天下而同吉凶之患周世變而際古今之運无不該也无不徧也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人各有能有不能是豈天下之能事哉惟无能也无不能也然後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按朱子云道固辭顯行以數神二語最的當蓋易之道至顯而甚顯也易之德至中正行道而有得於心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曰神德行也無道非以微顯神人合德是能助神而非求助於神也變者不能自變有神以變之化者不能自化有神以化之變化之間神無不在此豈人之所能爲哉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章聖人賢易之綱領此節全舉辭占象變四者而下文所論則皆占也聖人之道與易之道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易乃無形之聖人聖人即有形之易四以字皆指易言聖人繫辭焉以盡言故以言者尚其辭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則變故以動者尚其變也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不獨網罟耒耜爲器也仁義禮樂亦器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卜是龜之見兆策是筮之所用聖人每以卜筮著龜並言故曰以卜筮者尚其占也以之云者惟聖人能用易也尚之云者明易道以垂法立教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節言占者之倘酢也修之身心則有爲指諸事業則有行以言占問吉凶龜受命如嚮之應酢也無間於遠邇莫測乎幽深物來順應莫不知之我與物一也精之又精故曰至精莊子所謂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是也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亦與易之道相出入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節言占者之倘變倘象也參者三數之伍者五數之即參以變又伍以變乃分揲掛扐之形成陰陽老少之畫也錯者陰陽相對錯如伏羲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者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則爲屯在上則爲蒙載之文王序卦者是也張載曰人能參伍天地之數以通其變則水火金木經緯於天地之間以成天地之文者能成之使无虧矣人能錯綜天地之數以極其數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見天地之陋以定天地之象者能定之而无疑矣曰非藏易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焉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節言倘占之理朱子曰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項安世曰筮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有爲惟純乎天者也淪案无思无爲易之幾於道也寂焉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思而无不思无爲而无不爲也老子言道周子之无極而太極若合符節鄒子曰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節贊易之深奧微妙以結全章之意唯深故奧而難見唯機故微而未著極深者聖人以易之至精察天下深奧之理而无不知以易之至變察天下幾微之事而无不爲以通志而成務者皆神之所爲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莫知其然而然精莫精於此矣變莫變於此矣亦神莫神於此矣神之又神謂之至神皆无思无爲之所致也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聖人心中之易乃作易之本

八八六十四象陰方方者止而有分可謂智矣六爻之義隨其時位變易以獻於前故曰易以貢項安世曰蓍用七故其德圓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義易蓍開於无卦之先所以爲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爲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爲貢淪案聖人以此洗心心本明也洗之而益明心本清也洗之而更清所謂江漢以濯之易以无思无爲體洗其有心之累臻於无心之境然後能退藏於密其心洪然若無而衆理畢具卽所謂寂然不動也然其機則寂然不動其用則感而遂通故聖人之心無憂患也而作易者則有憂患盡憂患在民聖人與同之此卽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之意而示之以吉凶者亦卽感而遂通之道也凡吉凶之幾將至而未至者曰來吉凶之理見在而可知者曰往圖而神所以知來蘊之於未然也方以知所以藏往吉之於已然也要之非藏往不能知來藏之有素理無不備能靜然後能動歸藏之以坤爲首者其以此矣古之聖人能備聰明睿知之德藏往以知來者伏羲神農黃帝其人也其斷吉凶則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則不殺之仁也而要皆自洗心來洗心則虛廉節明明則通洗心則一一則正正則公周子所謂明通公溥庶矣乎此神知之所由出也此言聖人心中之易乃作易之本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節言聖人作易之用也自此節以下乃言蓍卦爻布卦之事天之道陰陽剛柔消息盈虛是也聖人明之民之故愛惡相攻情僞相感是也聖人興起而用之齋戒者誠敬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可事上帝莊子心齋亦本於此前民用者俾通志成務斷疑也卜筮在前民生在後故曰前張子曰民思除憂疑亡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化以崇高其德也淦案齋戒者仰洗心之謂洗心者仰神明其德之謂蘇軾曰明天之道察民之用而作蓍龜蓍龜之於民用也其實何能益亦前之而已以虛器前之而實用者得完是禮義廉恥以前實謂則實謂設而不用矣淦案以道德前仁義禮智則仁義禮智皆後起之名也聖人之齋戒洗心以神明其德者即神明其道也如曰道與德爲虛位也則蓍與龜亦虛器耳聖人神明不測如是故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刁包曰戶闔則靜靜闇陰故曰坤戶闢則動動闇陽故曰乾先坤而後乾者陰陽之義也

歸藏首坤正如此時而闔時而闢有動而不居之義故曰變朝往暮來此往彼來有違而無礙之義故曰通以其可見也故曰象以其有形也故曰器制而用之則有截然不易之格式故曰法天下用之古今用之而不知誰之爲故曰神一戶耳正人所行不著習不察者而乾坤之大道陰陽之妙理具焉淦案朱震曰无闔則无闢无闢則无動此歸藏之所以先坤歟刁包恪守程朱之義亦知歸藏首坤之理此固黃帝相傳之道孔子之宋而見坤乾者也一戶之闔闢而易之道在是一人之呼吸而陰陽之道亦在是矣分而言之闔闢變通是天之道乾坤見象形器是易之道制用利用成用是民之故謂之神者神而明之亦歸乎天道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節言聖人作易皆本自然之大道故書卦爻皆有天然之次序焉是易是道鄒子所謂无爲之本朱子所謂自然之理是也周子太極圖說言之詳矣蓋太極即道也无極而太極老子所以言有生於無也李克恭曰易變也然必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有太極之一乃生兩儀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也天地兩儀也故曰分而爲二以象兩无太極則五

十策兩分之或揲奇或揲耦无奇耦兩儀也兩儀生乃可掛一而四揲之以得七八九六之四象是兩儀生四象也四象生則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而成外卦是四象生八卦也八卦則六十四卦具突有八卦而吉凶可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突沈通元曰太極何自韓孔以老氏无字一字解之鄒子以爲无爲之本宋儒以爲極至之理而太極生兩儀則以爲有理而後有氣無敢爲異語者然愚體玩數十年覺太極二字說來終覺支離且於懸空太極之下著一生字尤未釋千心焉馬氏以不動之一爲太極崔氏蘇氏宋之蓋其時太極圖說未出也而生字之義克恭李氏洗發切實此章專言蓍策不應于蓍策之外無端又添一義況夫子言易有太極明明主易而言非謂天地萬物之先有此太極也兩儀亦主易卦之陰陽非泛指天地間之陰陽也故周子圖說可別作一書讀不必以此來及淦案克恭李氏專以揲蓍成卦之義明此節未言太極非道也若沈氏言不應于蓍外又添一義則易只爲卜筮之書孔子所作十翼以明聖人之道謂易即道即易豈非多事乎鳴鶴在陰七節堆爻辭以明觀象觀變玩辭玩占之法皆引伸言之不更多事乎然而易之爲道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道雖或有

見仁見知之不同然道無二道也沈氏謂夫子言易有太極明明主易而言非謂天地萬物之先有此太極何以能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詩人只言天道然則天地萬物之先其道非無聲無臭乎鄒子以爲无爲之本宋人以爲極至之理皆有卓識易之擬議變化不外此道須知易乃言道之書非僅爲卜筮之書也故曰吉凶生大業夫子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以見德業皆由道來也夫子言假年學易無大過亦望道未見之意也沈氏又言兩儀亦主易卦之陰陽言非泛指天地間之陰陽是則易經另有一天地陰陽可謂强辭奪理意謂抹殺老子鄒子方爲衛孔道耳拔朱子曰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兩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緊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

洛書四實四隅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奇陽而一偶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爲二而謂之少陽陰之上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太陰也以下論八卦呂祖謙曰太極圖義曰无聲无臭而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系焉竊謂太極卽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恐多系焉字渝按宋儒口言陳老莊而究其精要之處議論未嘗不同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節根上文吉凶生大業來而極言其大也富貴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者老子言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是也易之道曰賾曰隱曰深曰遠探討之索尋之鉤者曲而取之致者推而極之亹亹者勉勉不已猶乾乾因時而惕之意蓋吉凶昭然示天下人以從違之路使之勉勉以求道以幾乎盛德大業也蘇軾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

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胡炳文曰此六者之功用皆大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蓍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生神物謂蓍龜之賾隱深遠聖人則之以占兆天地變化謂陰陽之消息盈虛往來進退聖人效之而爲六十四卦天垂象謂日月星辰經緯錯雜縱橫昭著聖人象之爲三百八十四爻聖人之德配天而天降其祥有龍馬負圖而出所謂河圖也配地而地呈其瑞有神龜戴書而出所謂洛書也聖人則之以贊卦蓍龜蓍卦言則者聖人以蓍龜而信天地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洛圖書而信蓍龜之象數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才包曰河圖洛書並列是伏羲時具有之矣又竟人始發而信之後儒又紛紛焉觀孔子之言河圖與洛書並列是伏羲時具有之矣又何以云洛書錫禹耶蘇軾曰河圖洛書其詳不可得聞矣然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者天生神物之象天地變化之象垂象吉凶之象河圖洛書之象也聖人又從而繫辭焉以告之是吉凶與民同患也夫定之以吉凶以斷其疑亦因此四象而已聖人何容心哉　右第十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張子言此篇當在立心勿恆凶下朱子言宜在第八章之末淦案此篇孔子概想大同之世當別爲一節所以在碧不雜言言不雜意篇之上也同人合大有卦見大同之治而大有上九治乃大成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然書不雜言言不雜意孔子以天與人歸明之以六五柔中之君能尚賢也易以尚賢爲要義天之所助者順乎天理也人之所助者信以相與也履信思順天與人歸天人一理孔子皆發明言外之意使知大同之象如此而柔弱勝剛強之理亦可於言外得之也人之心以誠相感中外所同大有上九盛治之極勝於泰卦聖人作易所以經綸世變垂法將來而天人之理咸備於大有一爻故非大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者道之無形無聲易之無思無爲是以不能盡也仰觀俯察立八卦之象固欲以盡意耳人有情必有僞猶有陽必有陰聖人設爲六十四卦而情僞盡在其中特是情不易知也猶道之不易明也聖人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之象象有未盡其意者而繫辭則以言盡之此三盡者皆聖人作易之事也以下指用易者言變而通之者觀其變而玩其占以盡乎變通之利也得於意言之中復超於言象之外如鼓之動如舞之赴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以盡其陰陽不測之神也此二盡者用易之事也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縕卽含蓄之謂易含蓄於乾坤乾坤亦含蓄於易也蓋陽儀陰儀一易而成四象再易而

成八卦凡卦不離乎乾坤故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凡易中之所編者皆九六也九六散布於易二篇之書爲三百八十四爻乾坤有體而易無體有體則有成毀然乾坤未嘗毀亦未嘗息也獨只卦爻九六言之以有體之乾坤繼無體之易即以無體之易用有體之乾坤設使乾坤不成列而毀則九六不隨爻而變是易不可見也易不可見則乾坤之道亦因以息矣孔子之設爲此言者欲人即陰陽變化之理以求易也張子曰乾坤既列則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爲變易苟乾坤不列何以見易易不見則是無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然後有理可窮彼惟不識造化以爲幻妄也不見易何以知天道不知道何以語性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形謂有形也以道言之天地爲有形天地以上之道則無形故道不可見不可聞也以易言之奇偶爲有形奇偶以上陰陽之道則無形故易無无思也无爲也天地亦形而下之器則人與萬物不待言而一切仁義禮智政刑禮樂皆謂之器亦不待言矣孔子言无聲无臭乃以語性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存乎卦存乎辭存乎變存乎通皆結上文之辭也象爻卦辭易之書也化裁推行用易之人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其人也文周孔子皆即器以明道故曰存乎德行默而成之者尤思尤爲感而遂通成已以成物也易以誠爲教誠者物之終始不言而信其誠至矣老子言道亦言德然曰上德不德大仁不仁其持論太高孔子之言德行教之以仁義禮智信所以教黃老虛無之說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夫婦之愚可以知可以行欲教天下之賢者不使之過教天下之不肖者不使之不及也蘇軾曰有其具而無其人則形存而神亡有其人而修誠無素則我不能默成而民亦不能默喻也項安世曰分而言之默與不言爲神成之與信爲明德爲神行爲明故曰神而明之合而言之陰陽不測皆謂之神可也然神在於德行而不在於虛無則皆謂之明

此節重出孔穎達曰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爲此故更引其文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存乎卦存乎辭存乎變存乎通皆結上文之辭也象爻卦辭易之書也化裁推行用易之人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其人也文周孔子皆即器以明道故曰存乎德行默而成之者尤思尤爲感而遂通成已以成物也易以誠爲教誠者物之終始不言而信其誠至矣老子言道亦言德然曰上德不德大仁不仁其持論太高孔子之言德行教之以仁義禮智信所以教黃老虛無之說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夫婦之愚可以知可以行欲教天下之賢者不使之不及也蘇軾曰有其具而無其人則形存而神亡有其人而修誠無素則我不能默成而民亦不能默喻也項安世曰分而言之默與不言爲神成之與信爲明德爲神行爲明故曰神而明之合而言之陰陽不測皆謂之神可也然神在於德行而不在於虛無則皆謂之明

亦可也此六存者以演說鼓舞讙神之意也　右第十一章

繫辭下傳

朱子曰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莊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項安世曰上繫之文多言聖人作易之事下繫之文多言聖人用易之事毛奇齡曰此皆就上傳而複贅之其分上下以是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章釋上繫第二章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合天道人道言之以後數章皆申釋此章之意也此節言爻象之變天道之所以流行也夫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也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朱子云成列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語錄又云畫橫以該剛柔也故云之類按象者八卦形體之象不特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凡天地所有之象如說卦所列者皆在其中也因而重之者謂因純乾而

加重卦于其上如純乾重乾爲乾純坤重坤爲坤之類方其象三才以立卦聖人之作也出於自然及其象三才而兩之三才變動則重之爲六十四卦爻在其中者更出於自然而非復有所作也因之而已陰陽之義乃分剛柔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聖人明言推易之法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前所謂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者聖人示而命之也前所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故繫辭命之而動在其中也變主易言動主人言聖人恐人不明變與動之義也攷之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蓋吉凶悔吝者爻辭也是主於卦之動也爻動靜當則吉當靜而動當動而靜則凶悔吝矣以人言之則天下之理動不若靜歸藏首坤當緣茲義太極圖主靜立人極言之甚詳世人味守靜篤之義於是吉者常少而凶悔吝者常多周子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謹乎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乎一者也

此節言人之處變動者人極之所以立也易之本也本於乾坤之剛柔無一卦不自乾坤來是剛柔立易之本也然而一剛一柔即變也自乾坤而成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剛

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節又言天道確然健貌陰然順貌健即剛之德順即柔之德乾之示人簡者示人以貞一耳坤之示人簡者示人以貞一耳下繫之貞乎一即上繫之太極也兩儀揲剛柔生焉一之始動爲乾易之奇實示人易也一之復靜爲坤易之偶實示人簡也何非貞一之道乎是故爻也者效此貞一而已象也者像此貞一而已鄭玄仲曰道之在事者爻效之其在理者象像之靜而已則吉凶泯而未見動然後吉凶見沧按爻象動乎內也爻動靜當則吉當靜而動當動而靜則凶悔吝矣以人言之則天下之理動不若靜歸是謂變也此即變以趣時中之事也中則正正則一聖人以貞一之道成廣大之事業即所以法乾坤易簡之理也孔子曰余一以貫之老子曰抱一爲天下式然則聖人之辭者亦明此貞一之道而已學易者明乎貞一之道而聖人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節言人道人道之大莫如仁義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節仁義兩字盡之乾大生也生物之始坤廣生也生物之成生生之謂易見天地之大德焉德曰大德幾於道矣天

地生物之德於人爲仁卽元者善之長也然必聖人居天位然後可以行仁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仁也幾於聖矣故曰大寶又曰何以守位曰仁所謂仁人宜在高位湯武之得天下也以仁葆紂之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何以聚人曰財以下皆言義義所以輔仁非二本也孟子言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財不可勝用使民養生喪死無憾卽聚人曰財之注脚也理財之訓大學詳矣正辭者正名也教之以明人倫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是則理財者富之也正辭者教之也禁民爲非卽五刑五罰之類刑期於無刑裁制之以義也凡此莫非義也莫非義以成仁也眞德秀曰易之並言仁義者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曰生在聖人曰仁項安世曰大寶曰位卽崇高莫大乎富貴故自此以下以包羲神農黃帝堯舜氏富之皆聖人之常貴者也養之教之而後齊之其德意之所發主於仁民義者仁之見於條理者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章言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以及制器尙象之事道之在天地也易況之然易之理具易之名未彰自包羲氏畫之而名始立蓋卦之未畫也易在聖人之心中卦之既畫也則天地人物器具莫非易也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陸粲緩曰此羲皇畫卦之由若見龍馬負圖而畫卦不過視鳥獸之文一端而已淦案上言仰觀俯察天地非畢下復言與地之宜義者宜也成物之終坤道歸藏之義也歸藏首坤孔子言伏羲之卦蓋致意焉夫天地人身萬物一對一待一往一來不過此陰陽也故朱子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按通神明之德言其精者也類萬物之情言其粗者也

作結繩以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上古之世茹毛飮血禽獸多而人民少網以佃罟以漁使民知鮮食之利亦除其害禽獸之逼人者消也離卦中爻爲罾繩之象離爲日網罟之兩目相承者似之朱子曰兩目相承而物醜焉王弼曰網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魚麗於水獸麗於山也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因以卦示之耳來知德曰自此至結繩而治有取諸卦象者有取諸卦義者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耒耜者今之犁也益卦上入下動耒耜之象郭雍以爲耘耔食自神農始焉得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乎蓋卦上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耒耨猶木作耜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離日在上爲日中坤衆在下爲市爲民蓋取諸噬嗑者嗑合也凡合之道皆本於於噬嗑張子曰聚而交通相有无次之淦按中國近日百國交通商日星書多聚百國之貨致百國之民他日成大同之世界有取於噬嗑有取於大有六五離中虛之一爻毋以我國柔弱而遂自棄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黃帝受犧農之道傳之堯舜者也犧農言道之書不傳而易卦傳黃帝能通其變復神而化之歸藏易是也能通其變始爲揲蓍求卦之法變通盡利使民用之而不倦神而化之教之以開物成務之大化裁糧善使民由之而不知此皆出於自然之易黃帝無心也乾之陽數窮於九坤之陰數窮於六乾坤變爲六十四卦是通其變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乃自然之道黃帝作之所以有熊氏號自然氏也大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已引之明天人之所助預料大同世之景象如是今言黃帝而復引之者蓋歸藏首坤柔弱勝剛强是黃帝之道大同之治成後世必有徵驗之日故孔子歷言之以爲左券也今世之人競言變法突然變而能通通而能久者必有道在老子之言所以與孔子之言而並傳也孔子繫易至於黃帝特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明言黃帝無爲而治上承羲農之道下授堯舜之法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猶是羲農黃帝之道也宋儒乃於黃老之言視爲異教詆爲異道是豈孔子之旨哉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孔子朋嘗斷自唐虞論語只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又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突繫易則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意堯舜之無爲得黃帝無爲之道者也垂衣裳而天下治皆无爲而治也乾在上爲衣坤在下爲裳蓋取諸乾坤易備之道耳凡卦之變不離乾坤是知窮則變變則通之道者朱子曰乾坤變化則无爲

剞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巽爲木坎爲水木在水上舟楫之象故其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外說內動牛馬奔於前車動於後之象郭雍曰使天下之民得舟楫牛馬之利又安知聖人取諸隨渙哉此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卦象有豫防之義重其門擊柝聖人豫防暴客之道也坤爲閭戶重門之象震爲木又爲雷木而有聲擊柝之象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既知耒耜之利即知杵臼之利矣上震爲木下艮爲土上動下止杵臼之象郭雍曰小過有實中之象而杵臼致實中之利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可以待暴客不足以威天下也故擧人教以弧矢之利令世不

言弧矢而言鎗炮突殺人之器日出日精聖人若預知之故取諸睽者不言弧矢之象而有睽乖者則威而服之刁包曰大判之世利用禮樂乖睽之人利用征伐猶天有春夏不可無秋冬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大壯以二陰覆四陽陰爲棟陽爲宇也上下四方爲宇乾爲天主覆物宇象震爲雷雷動則風雨將至故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也大壯取宮室壯固之義後世峻宇雕牆失其義矣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之見其厚而非過也大過以二陰包四陽初上坤爻上下皆土木在土內陽藏於中棺槨之象又棺槨木皆四片故四陽居中也下巽上兌死者以入土爲安故入而後祝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主故陰卦多陽也又問陰陽二卦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臨二民則君爲主而民事之正合君子之道陰卦一民而載二君則民爲主而君爭之正合小人之道按　折中云古今言易者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蓋以爲善惡淑慝之稱焉豈知陰陽不可相無如有也項安世曰夫以乾金爲言於內兌金爲決於外書以刀記言契以刀決之故爲書契之象吳澄曰十三卦之制作自沚卦而始至書契而終萬世文字之祖肇於沚而備於書契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者道也然道之深賾不可道不可名聖人以象明之自奇耦畫成不過陰陽之象而人身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是故易者象也是故二字承上文取象制器而言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莊子乃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未免爲過高之論而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之意也聖人設卦之後又有一聖人焉爲象辭以繫之象即言其下兩卦之材也如元亨利貞文王所繫卦下之辭是也材者聚衆材而成室象亦聚卦之衆義以立辭有卦則有爻有象則有動動生於變爻也者效制像象之動也周公於此一爻之下而繫之辭亦所謂效也有一卦之吉凶悔吝文王象辭明之有一爻之吉凶悔吝周公象辭明之悔吝在心吉凶在事吉凶生而悔吝著卦爻之義皆顯矣要之皆據象而言合象不可以言易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遷欲忘之也朱子曰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寫言也又曰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爲訓成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意之云者其亦可矣闕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遷欲忘之也　右第二章

此章設爲問答先論陰陽之理不能偏其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者以君民之尊卑上下言之而非有善惡之分也孟子之言君子小人亦以位言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陽卦奇陰卦耦者言陽卦以奇爲主陰卦以耦爲主也韓康伯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按陰陽之道不能偏重且有交濟之義二耦一奇以奇爲主故陽卦多陰也二奇一耦以耦爲主故陰卦多陽也又問陰陽二卦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臨二民則君爲主而民事之正合君子之道陰卦一民而載二君則民爲主而君爭之正合小人之道按　折中云古今言易者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蓋以爲善惡淑慝之稱焉豈知陰陽不可相無如有

君不可以無民烏有善惡淑慝之分哉惟其君之道一而有統則民之衆翕然從令豈非君子之道乎若君之道二而多門則民之卑各行其私豈非小人之道乎善惡淑慝由此而生吉凶治亂由此而起蓋自三畫之卦而已具此象矣以此例而推之六畫之卦則如復師謙比剝一陽爲主皆君子之道也姤遯夬一陰爲主皆小人之道也惟同人之二大有之五不爲小人者以其居中能同乎陽也小畜之四亦不以爲小人者以其得位能畜乎陽也沧按陽以得陰爲主而柔弱勝剛强之理觀於同人大有小畜之卦而益明而同人大有合而成大同之治則知柔中之爲用大矣周易多言扶陽抑陰之義當與黃帝歧藏不同而同人大有小畜仍同此義則知陰陽交濟之道持論斷不能偏也　右第三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章皆釋爻者效天下之動之義而原其理於貞一也十卦以咸九四爲主以下十爻皆承此節而言以發貞一之理即坤之道也天下之動必本于靜靜則一一則貞故老子曰躁爲以爲天下貞孔子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無二動歸於一前文言陽卦奇陰爻耦皆以一爲君則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是以論感應之一心屈信之一形往來之一氣出入之一機莫不貫於貞乎一也程子曰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者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惰爲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愈按日月往來寒暑往來皆言動靜之理故往爲屈來爲信信即動也屈即靜也忠人不明更言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所以精義入神義者宜也上文云與地之宜義亦坤道也惟由坤道以精其義乃可以入神而致用惟致用所以能利用然致用利用則動存身安身則靜以此見動靜之相因而安身即所以崇德總而言之致用利用在外信也皆動也存身安身精義崇德在內屈也皆靜也此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无思无爲即何思何慮必根於太極之靜也精義入

神是體坤之靜而入於神窮神知化則坤陰之順翕乾陽之健於其中窮神不止於入神知化不止於利用神而明之化而不可知之謂神其事與造化爲徒矣故曰德之盛也此窮理盡理之至歸於无心而自然乃能如是盛德也而幾於至道矣何也百慮而一致合乎貞一之道孔子言一以貫之老子言抱一能無離皆此道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釋困六三爻義也石非可動之物已不能靜而妄動之矣其所據而困于石名辱身危其凶必矣朱子曰石是挨動不得之物自是不應去動他若是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釋解上六爻義也括結礙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則是靜而不動之時也然君子非不動也必審其時無結礙之處然後本成器而動是以動則有獲矣朱子曰公用射隼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仁義善也不仁不義而見利惡也仁義不足以勸小人勸之以利而已懲之以威而已蓋小人皆妄動而好利也君子豈肯勸以利只有懲以威屨校滅趾懲於小人妄動之初小人之福也故引噬嗑初九以證之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小人棄小善而不爲積成大惡以滅身是妄動而不知止者也何校滅耳凶其罪大矣故引噬嗑上九爻辭以證之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否之九五爻詞能安身者也安身則都鄙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安身以利用猶繫杜稷於苞桑之上其根深固而不可拔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鼎九四爻辭鼎器也折足覆餗鼎不能利用因其動而不靜也台鼎之任義取疑重不動乃德知力三者不足不能正位凝命以利用安身折足宜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小人諂瀆本以求福不知反以致禍惟君子能知幾耳誼於動之微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能靜而後能動故知微乃知彰知柔乃知剛剛則動也柔則靜也此釋豫六二爻辭言知幾之神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承上節知幾來顏子庶幾眞知幾者也有絲毫之不善前於方寸之間可謂微矣吾已瞭然見之可謂柔矣知不善而不復行可謂知彰知測矣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靜者也去不善而復之初九爻辭以明之蘇軾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不嘗復行也知之而復行者非眞知也世之所以不食烏喙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潛如烏喙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損六三爻辭三人行則損一人兩也一人行則得其友兩也兩相與則專一若三則雜亂矣天地以氣交男女雌雄牝牡以形交絪縕言氣交綿緜之象項安世曰天地之交合萬物而司生故曰化生淫按此節言陰陽動靜大生廣生之義而歸於致一仰貞乎一之道也朱震曰致一則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矣老氏之所謂得一相合即夫子所謂致一也論天地王侯得一又曰天地相合而降甘露老氏之本之於天道是微其顯也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是闡其幽也此皆易之道也自乾坤之門一開而爲八八而爲六十四其卦則各當其名其象則各辨其物正以得失之言斷以吉凶之辭則人可玩其占而知其事觀其象而明其意也此皆象之功也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

所以道物也神明之德以卦德言即陰陽之合德也陰陽健順之性合而通之神而明之於是陰陽相盪剛柔相推自乾坤而變八卦自八卦而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矣體天地之撰以爲體是以假爲物而不遺也撰即其體其爲體也無非體天地之撰以爲體是以假爲物而不遺也撰即其體天地之撰承剛柔有體言通神明之德承陰陽合德言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以下言文王之象辭也卦之稱名皆乾坤六子之爻或言物象或言事變參伍錯綜可謂雜矣然不出陰陽之變剛柔之理各有次序而不相踰越也試稽考其體之通之之和千蟄萬默皆有衰世之意行乎其間蓋世衰道微人之情僞百出而不窮聖人之辭亦稱名雜而取類道也朱子曰衰世指文王與紂之時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朱子曰而微顯當作微顯闡幽而按彰往者驗於已然也察來者料於未然也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是微其顯也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是闡其幽也此皆易之道也自乾坤之門一開而爲八八而爲六十四其卦則各當其名其象則各辨其物正以得失之言斷以吉凶之辭則人可玩其占而知其事觀其象而明其意也此皆象之功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如同人之卦二人同心面可成大同之治頤噬嗑卦皆近取於諸身而養賢以養萬民除去天下之間隔而亦成大同之治是其稱名小而取類大也張軾曰名卦曰噬而已而天下之事同男女之事類在焉名卦以恆而已而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在焉淪按此之謂言近而旨遠也事賅而辭文也故雖其言旁通曲喻而於事无不中也其辭宏肆顯露而於義理則幽隱也是非原於性命之奧而切於人事之用乎致一則專貳則分致一而得貳則失因民行之貳而欲濟之濟之以貞夫一之理而已孔子以易爲衰世之意而興於中古者以民之多貳而不能曉然於道之一也以明失得之報者正言斷辭吉凶見焉節五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作易者上古也上古乃伏羲神農之時興易者中古也中古乃黃帝堯舜之時當是時易道寖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皆本易无思无爲之道而發揮其精神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復贅九卦之德如象辭險而健之類也無過不及謂之中中者可至之地履和而至致中和之道也謙尊而光自卑也而人尊之後其身而身先也乾陽物稱大坤陰物稱小復一陽居羣陰之下陽反見小然以乾居坤故稱別物也如顏子之不遠復是小而辨於物非居其所而遷罪稱而隱

此復贅九卦之德如象辭險而健之類也無過不及謂之中中者可至之地履和而至致中和之道也謙尊而光自卑也而人尊之後其身而身先也乾陽物稱大坤陰物稱小復一陽居羣陰之下陽反見小然以乾居坤故稱別物也如顏子之不遠復是小而辨於物也恆常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日月往來四時變化萬物並育而不厭所謂常道也方損之初浚澤於下帝土於上故先難既損之後如艮山之靜止而受土以成高故後易天下之益物者多有心爲之所以爲設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所以長裕而不設也通者不窮之謂豈必富貴利達而後爲通哉身窮而道通雖困而不失其所亨矣改邑不改井居其所而位不移遷其施而養彌普是不動而及物也巽行權故能稱其性入故能隱凡有心而爲之至於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節復推九卦之用以見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也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所以爲仁仁者之事也有不善未不知智者之事也恆以一德致一之道常德不離乃爲常道也損益以利害言當損而損當益而益无往而不利故曰利有攸往先難後易可以遠害矣此遷善改過之道也夫子以爲求仁得仁又何怨悔也不改其樂此知命樂天之道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於卦德屬陰有

斷制殺之意故井爲德之地亦所以辨義今人云作事井井有條亦此義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非易至也巽順之德可以行權權之稱物隨輕重而皆準罪之德合乎時中矣孔子於九卦之德三致意焉蓋爲體文王憂患之心以憂患後世也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右第六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

此章論易之爻辭也易之爲書不可遠爲道也屢遷二句是綱是易是道易不可遠即道之不可離也遷即推也此言推易之法陰陽六爻更互變動不恆居一體故易无體也六虛猶六位也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來知德曰虛對實言卦雖六位然剛柔往來如寄非實有也刁包曰所謂體該本无也上爻條然而在下下爻條然而在上上下无常也剛爻易而爲柔柔爻易而爲剛剛柔相易也淪按六位爲六虛不得謂之有不得謂之無所謂變也典要者拘於成迹也惟其變動而其體不居故不可爲典要而惟其變之所適

而已此節言屢遷也郘子曰易无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恐遂以爲有體故曰不可爲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爲典要變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節言不可遠也卦有內外出者自內之外即往也入者自外之內即來也爻雖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而出入往來皆有法度法者理之當然循理則吉違理則凶使人皆知有法而不敢妄動是使之謹其度而知懼也憂患者已身之憂患也故書天下之事變无窮而已身之憂患因之使之知懼者又使之明憂患與夫憂患之所因无有師保之親臨而如臨父母不敢不嚴憚也无有父母之親臨而如有師保不敢不嚴憚也无有父母師保之地也有方則有常可蹈而易之不可初始也能終也初則率由其辭而揆其方方即德之地也有常可蹈即率由其辭也典要者終則有常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視其率辭揆方何如耳道不虛行者道由其位遠於君可以有爲而致群四之善宜隆以其位逼於君每以專擅而自懼然二之用柔善豈僅以其遠耶遠則情有不達力有不伸似乎不利然柔之爲道不利遠而二之用柔中也

此節言二四兩爻之用也卦以五爻爲主二與四皆陰故其功同而於五則遠近之位異遠於五則多譽近於五則多懼多譽則善多懼則不善故曰其善不同也二之善宜著以其位遠於君可以有爲而致譽四之善宜隆以其位逼於君每以專擅而自懼然二之爲善豈僅以其遠耶遠則情有不達力有不伸似乎不利然柔之爲道不利遠而二之用柔中也

右第七章

則利遠蓋得其要而多譽无咎者以其能用中故也然則柔中之爲用大矣觀象玩以此推之四雖多懼柔亦无咎以不利遠則利近故以六四承九五則吉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此節言三五兩爻之用也三五皆陽其功同而位則異以有貴賤之等差也五爲君位故也同功者同以剛居陽異位者賤者剛居剛爲適宜而多功貴者剛居剛爲適宜而多凶貴者剛居剛爲適宜而多凶則非善故不復言其善之不同矣貴者得中賤者不得中此多凶多功之異也然則易貴得中而已矣豈謂其柔則危而剛則勝耶夫六五之柔得位得中吉而有功者多矣聖人若一耶字亦言柔中之爲用大也觀於大有而知之餘可類推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句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此章統論六爻此節三分爻辭之序亦易書之一義也易之爲書廣大之義无所不備蓋有三才之道焉三才者天地人也自三畫言之上一畫爲天中一畫爲人下一畫爲地自六畫言之上二畫爲天中二畫爲人下二畫爲地是天道人道地道已備於三畫之中理

人兼三才而兩之故爲六畫非以私意傅會六爻也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此所以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程子曰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爲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節言乾坤之知能也知險知阻承上文危懼來夫健者常不知險而乾爲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易則所行无難而能不爲陰所陷故知險而不險也順者常不知阻而坤爲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簡則所行不煩而能不爲陽所拒故知阻而無阻也此二者言凡坤之類皆陰物爻不可謂之物有等則謂之物矣故曰爻有等故曰物一不獨立兩則奇耦之所知也以我心之易簡效乾坤之易簡能無說乎以人事之險阻虛乾坤之險阻成文陰陽兩物相雜而成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皆曰文文不當者非以陽居陰位陰居陽位言也以時義之得爲當時義之失爲不當得則吉失則凶故曰吉凶生焉前章始以質言質即體也易以陰陽爲體此章末以文言文即用也易以剛柔爲用夫一道也爲爻爲物爲文爲吉凶而皆出於易所以爲廣大悉備也　右第九章

元吉君子不以爲喜而以爲懼其要只欲无咎而已无咎者善補過也孔子言假年學易可无大過亦此意也惟其懼之也深故此言之也危而朝乾夕惕以求无咎之心乃不敢或懈於終始此之謂易之道亦即學易者傳授心法之辭也　右第十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析作爻）

此節言乾坤之知能也知險知阻承上文危懼來夫健者常不知險而乾爲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易則所行无難而能不爲陰所陷故知險而不險也順者常不知阻而坤爲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簡則所行不煩而能不爲陽所拒故知阻而無阻也此二者言凡坤之類皆陰物爻不可謂之物有等則謂之物矣故曰爻有等故曰物一不獨立兩則奇耦之所知也以我心之易簡效乾坤之易簡能無說乎以人事之險阻虛乾坤之險阻能勿研乎能說諸心故能定天下吉凶之期吉凶藏諸無形而可斷也能研諸慮故能成天下亹亹之事功業垂諸久遠而可成也此二者言人法乾坤之所能也

是故變法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節言聖人之知能也云者言也爲者動也以天道之變化爲人事之言動則其事必吉

而有辭矣此亦天人相感之理也象事者尙其象也占事者尙其占也精於觀象則知成器以爲天下利矣精於占卜則知來物而言動審矣此則聖人之知也天地設position而聖人成天地之能至誠可以與天地參焉雖然聖人不以天地之能爲能而以人之能爲能所也說心研慮明以燭人謀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幽以攄鬼謀而人謀之經畫莫非天理之流行乃知聖人以人之能爲能卽以天地之能爲能也是以天地之能聖人成之百姓之能聖人與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易之所以無思聖人所以無爲也此則聖人之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自此以下以象變占辭推演聖人之知能也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告後人所謂剛柔雜居也卦下有象爻下有象聖人之情見乎辭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謂卦象也道有變動變則通通則其用不窮所以爲利也吉凶以情遷謂爻象也情卽下言相攻相

取相感之情其辭吉則辭遷而吉其辭凶則辭遷而凶是吉凶无定惟以情遷也以下皆言以情遷之事夫爻象之以情言變動者何哉以情僞之不同也情僞不同吉凶悔吝利害之所由生也有情僞乃有愛惡而遠近因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則攻而凶以僞相感而害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皆相因而至也反之則以愛相親而吉以情相感而利以遠相取而無悔吝亦相因而至也近而不相得亦根遠近相取來言近則遠者可以三隅反也遠謂應與不應近謂比與不比或取近比而舍遠應此易之情也若近而不相得則凶而悔吝不待言矣彼惡相攻而凶生僞相感而害生亦可以遠近類推之也凡此者皆聖六爻之情辭以明之而聖人之知能亦可見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節卽聖人之情見乎辭而反言衆人之辭以明之也聖人之心公公則以易言易而聖人無容心亦無贅辭也衆人之心私私則情僞百出而其辭不同矣叛謂背道棄信有愧於心故其辭慙信道篤則言有根據若疑而猶豫則言多枝葉故其辭枝吉人見道眞而

要言不煩故其辭寡躁人離道遠而欺妄要譽故其辭多誣善之人或陽譽人長面陰摘人短成託言於彼而寫言在此故其辭游失其守者無操持之堅雅不能直已以見道故其辭屈項安世曰以類推之良吉也震躁也兌叛也罔疑也坎毒陷爲誣善離智飾爲失守人情大約不出六者　右第十一章

說卦傳

漢史秦火後漢初易已說卦三篇至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隋經籍志所載亦然今祇一篇其二篇亦亡矣孔穎達曰此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謂之說卦焉沈起元曰此乃約言卦畫象辭之所由來爲學易觀玩之資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作易者自伏羲以至文王周公皆聖人也介紹以傳命謂之贊人與神明相接以蓍龜爲介紹生蓍者謂生出用蓍作策之法猶繫辭所云生吉凶生變化也倚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前用蓍得數而後布以爲卦也以畫卦言三陽畫參天也中分而爲兩兩地也以重卦言純卦三畫參天也重地兩其三兩地也以爻數言三其三畫而爲九故陽稱九參天也兩其三畫而爲六故陰稱六兩地也推之二篇之策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總不出參之兩之之外此皆自然之妙非聖人有私意以作之也蓋自蓍道生而後數可倚數可倚而後卦可立卦可立而後爻可生作易之事備矣分陰陽而立卦發剛柔而成爻與生蓍倚數皆一時事無次第先後也道者命於天德者得於己自然而理於義以坤之道涵乾之道也易成而後道德義理有所寓聖人窮易之理盡己之性而復於天道故曰以至於命蓋易之於道德無爲也和順之而已於義無作也明辨之而已天地萬物皆自然之理仁義禮智皆自然之性能窮理盡性自然以至於命此亦天人合一之道也

昔者聖人之所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論易之爻也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分而言之性者人之理命者天之理也天人合一則謂之性命之理又合而言之仁義之性即陰陽之命即剛柔之理天地人三才也而陰陽剛柔仁義則兩之陰陽以氣言天道所以立天之理也剛柔仁義以質言地道所以立地之性命之理也仁義以德言人道所以立人之性命之理也仁主生屬陽義主成屬陰朱子言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愚謂仁法天之道也義法地之道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章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天高地卑天上地下以定位也通氣者山象天之高而地氣行焉澤體地之下而天氣行焉相薄者激薄而助其雲雨也雷者陽之動人皆震驚風者陰之動物皆鼓舞交相馳逐故曰相薄不相射者不相遏而相濟也水寒火熱若相息滅而下燃上沸以成既濟之功故曰不相薄八卦相錯者乾坤一與八錯兌艮二與七錯離坎三與六錯震巽四與五錯鄒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是以重卦言純卦三畫參天也重地兩其三畫而爲九故陽稱九參天也兩其三畫而爲六故陰稱六兩地也推之二篇之策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總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之相交耳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伏羲八卦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後四卦爲來從右逆而數之也啓蒙云鄒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曰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按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次而生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

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長之中爲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邵子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朱子語類曰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已將自生之將）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將橫一橫排坎離兌二段排坤乾三段排）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爲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胡炳文曰本義依邵子以數往順一段爲指圖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爲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非本義發邵子之蘊則學者孰知此所謂先天之學哉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重明八卦養物之功皆言伏羲卦位也前章首節言先天之順象此章言先天之逆

象上章以天地居首言尊卑也終以坎離以明既濟之功此章以震居首已露後天始震之義以坤居終以明黃帝歸藏之道又上章說乾坤而至六子此章說六子而歸乾坤終始循環老子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動者陽起而動陰之凝散者陰入而散陽之亢潤者陽資於陰以濡其燥暵者陰麗於陽而得其和止以遏陰之競進說以解陽之鋭往此六子陰陽交濟之道也然非乾以君之孰主宰是非坤以藏之孰根柢是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歸根而復命者其在斯乎朱子語類曰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　折中云乾君坤藏亦主大夏大冬而言大夏如下章所云萬物皆相見向明而治是君之也大冬如下章所云萬物之所歸是藏之也按　折中所言即歸藏之旨此章以坤終歸藏以坤始皆易道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章言文王後天卦位也先天爲造化之天用故先天首乾而終于坤後天首震而終于艮邵子言震兌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陽猶雜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故當不用之位洽案乾坤當不用之位

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節釋上節之辭也首以萬物易帝字震位於東方生物之地萬物之出帝出之也巽位於東南生物之地萬物之鮮潔而齊整帝齊之也先天離居正東日出之地後天離居正南日中之地萬物大小高卑莫不相見蓋聖人臨照四方如日中天南面而聽天下之政蓋取諸此坤者地也地爲母萬物爲子所以含宏光大品物咸亨萬物皆致養焉坤之用也先天坤居正北以純陰至靜言後天坤居西南以長養萬物言兌位於西正秋之地萬物晉澤飽足和說外見突坤居西南爲母道母道育物故西南爲萬物長養之方乾居西北爲父道父道尊嚴故西北爲萬物成就之方然西北盛陰用事陰疑於陽故曰陰陽相薄戰乎乾也若先天乾居正南則以純陽至動言突坎者陰外挾而陽實其中水也正北方之卦也水性勞而不倦萬物之所歸而休息之地也故曰勞乎坎勞字亦兼慰勞之義

艮位東北爲東北之卦冬春之交也前之生意於是乎終後之生意於是乎始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止於艮復出於震成而非終止即貞以起元之義徐幾曰坎離天下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說也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旺於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皆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无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按此節以五行四時言釋後天之卦圖最爲明晰且切八卦之用項安世亦主此說

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伏羲神農黃帝之易即文王周公之易也觀於孔子之言道亦即老子之言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即老子衆妙之門也道常无爲而无不爲豈非神乎鄭康

成曰乾坤共成一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張子曰合一不測之謂神程子曰以妙用言謂之神淦案神即自然之謂也道惟自然所以能妙萬物蘇軾曰萬物之盛衰于四時也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而謂之帝者萬物之中有妙于物者焉此其神也而謂之帝云爾淦又按惟變化所以能神或以乾主變言坤主化言非是乾坤皆能變化六十四卦不離乾坤故曰易窮則變又曰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節言乾坤下節乃言乾坤之六子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乾坤變化六子六子變化萬物六子之功即乾坤之功也乾坤无爲而无不爲所以成六子有爲之妙用張子所謂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動撓潤燥終始萬物者六子也淦案前言水火不相射今言相逮相逮即交濟之意凡陰陽二物皆取相濟不獨水火爲然也此節動萬物者數語不過覆述前雷以動之一節爲下文故水火不相逮數語發端凡水火雷風山澤皆取交濟之義即是變化之妙也既濟也能變化而濟成萬物即是乾坤之神也以終始萬物言故不言山而言艮坤爲土艮亦爲土知終萬物始萬物之說則歸藏首坤之義亦可識矣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言八卦之性情性情即德也乾惟健故能始物坤惟順故能成物震莫如雷一陽起於二陰之下故震爲動也入莫如風一陰入於二陽之下故巽爲入也一陽陷於二陰之中陷溺而不出曰坎一陰麗於二陽之中附麗而成文曰離止莫如山說莫如澤故曰艮止曰兌說善學易者體乾健之德當終日乾乾至誠而不息體坤順之德則循萬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有一毫懈怠之心非震矣有一毫退縮之心非巽矣知坎之陷宜思憂患之預防知離之麗當處文明之多僞知艮之止則當明德新民在止於至善也知兌之說當求義理之說我心也項安世曰健者始於動而終於止順者始於入而終於說郭雍曰八卦之名出于伏羲氏止此八字而已文王能明之而不訓其義孔子訓之故後世可以學易非健順八字則易不復能讀矣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言八卦近取諸身也乾統諸陽象而在上故爲首坤統諸陰大而能容故爲腹震陽動於下人之足亦動於下故震爲足也巽陰歧於下人之股亦歧於下故巽爲股也坎中實陽陷於陰而耳居陰而能聽故坎爲耳也離中虛陰麗於陽而目資陽而能視故離爲目也朱震曰足動股隨雷風相與耳目通寂水火相逮是也艮剛在上而止手之善於止物故艮爲手也兌柔居上而說人故兌爲口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

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章發明乾坤生六子之義而以人類比之也乾知大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作成物有母道焉故稱母天地爲萬物之父母男女即一家之乾坤索者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爲男得初畫爲震則長男也得中畫爲坎則中男也得終畫爲艮則少男也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爲女得初畫爲巽則長女也得中畫爲離則中女也得終畫爲兌則少女也六子之變自上而下陰陽交而後六子生卦變之義蓋始於此故首章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三女配男夫婦之義聖人之道所以明人倫蓋始於此項安世曰乾坤六子初爲氣末爲形中爲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爲繩直以制木之曲者人也故爲工震居東北爲青爲長男制木而直之爲繩直然執此章廣八卦之象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以賚占者之決也乾以純陽至健其體爲天其潔也風與木皆有高長之意故爲長爲高巽務深入則多遲疑故爲進退爲不果臭者天之體圜則曰爲圜統萬物則爲父玉言其純粹精也金言其剛而能變氣也風至知氣故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髮者血之餘巽陰在下血不上行也二陽在上也乾居西北之位故爲寒寒極則爲冰大赤盛陽之色也寒冰在子以陽之始言之大赤爲廣顙隆目中虛則黑白分明巽遲隆中爻於下不成中虛之眼爲多白眼義屬陽而利

在午以陽之終言之乾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爲良馬老陽爲老馬純剛爲瘠馬瘠馬健之身變者也駁馬健之色變者也乾道變化故又以變言之果繫於木蓏之在上者也果亦眞陽一點凝結而成如剝之碩果不食是也苟九家易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乾爲天則坤爲地乾爲父則坤爲母陰陽有交濟之道而不相離也布取版義南北經東西緯也虛而容物熟物以養人爲釜靜翕不施爲吝嗇老子曰莫如嗇蘇氏曰坤之義也動則地道平均不擇美惡萬物皆生故爲均其性順而生物牛生不已則繼繼故爲子母牛無不持載故爲大輿乾質則堅坤文乾一則坤衆亦言耦畫多也柄者生物之木似可執持黑者極陰之色是爲玄冬荀九家易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裹爲黃爲帛爲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專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莨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驚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氣由下而上爲雷物由下而上爲龍皆動也爲玄黃者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坤爲布言其體震爲專言其用大塗者萬物之所出一奇動于內

而二偶開張四通八達故爲大塗乾坤一索而得男故爲長子陽決陰而上其性躁烈爲決躁爲蒼莨竹爲萑葦爲反生爲蕃鮮此植物也震東方水前虛而色青故爲蒼莨竹爲萑葦爲反生爲蕃鮮矣草木亦然其於馬也上偶開口爲善鳴一陽下動爲作足的顙動則腦躍爲作足的顙者白額之馬也白額似上虛之形皆取其動而見也陽長而不已則其究爲乾之健健者即此一陽之性也荀九家易有爲玉爲鼓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一陰入於下二陽散於上其象爲木爲風矣一交得巽爲長女制木而直之爲繩直以制木之曲者人也故爲工震居東北爲青爲長男巽居西南爲白蓋木方青而金方白取其潔也風與木皆有高長之意故爲長爲高巽務深入則多遲疑故爲進退爲不果臭者氣也風至知氣故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髮者血之餘巽陰在下血不上行也二陽在上爲廣顙隆目中虛則黑白分明巽遲隆中爻於下不成中虛之眼爲多白眼義屬陽而利

離陰卦也又陰在內而著入爲近利市三倍如市人之交易有三倍之利也陰卦多陽且物極則反故巽順之至其究爲躁卦震巽皆以究言者剛柔之始也荀九家易有爲楊爲鵲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北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水內明坎陽在內其象爲水陽爲水二陰夾之故爲溝瀆陽匿陰中爲隱伏卦也矯輮者曲能使直直能使曲水流有曲直似之弓輪亦有剛柔曲直之象者也皆勞卦也象也夫人之加憂心病耳痛是勞象也陽陷陰中故爲加憂心耳以虛爲體坎中實則爲病爲痛氣爲陽運動常顯血爲陰流行常幽血之在人身山水之在天地故爲血卦血亦赤也得乾中畫之陽故爲赤純乾則大赤矣震坎皆有馬象得乾德之餘也陽在中央馬脊之象亟也剛在內而躁故爲亟心似水流之向下故爲下首前畫柔也水流貼地而下故蹄薄而不厚下畫柔也薄蹄則磨地而行爲曳水之搖蕩亦爲曳也此則馬之

勞也坤爲輿而陽載其中又坎險也其於輿也爲多眚此則車之勞也水之流无不通也故爲通月水之精也故爲刀隱伏而險陷爲盜水能生木其於木也爲堅多心以其陽剛在中也荀九家易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爲狐爲蒺藜爲桎梏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稿

離麗也一陰麗乎二陽火日電皆麗物而明也日者火之精也者火之光常明者火大明者日暫明者電皆離明之象再索得女故爲中女甲胄外剛離之形也戈兵上銳離之性也坤爲腹離得坤在中故於人爲大腹中虛之象也乾音干水流濕故稱血卦火就燥故稱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皆內柔而外剛者也火剋木而槁故爲科上槁科如鳥巢木既中空上必枯槁正與坎之爲木堅多心相反荀九家易有爲牝牛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二陰上也一陽靜止於地上故爲山山勞險阻不能爲大途而爲徑路陽剛石也一陽則爲小石一陽靜止於門闕而止人之出入者爲閽寺果木實蔬草實一剛在上象木果二柔在下象草蓏艮爲手而所用以止人者又在指也一陰下垂亦指之象其剛在前而善守門以止物之入者爲狗也鼠前剛與狗同故詩曰誰謂鼠无牙無喙謂山居猛獸豺狼之屬陽剛在前也堅多節者剛不中也坎陽在中爲堅多心艮爲狐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一陰見於二陽之上坎水瀉其下流其象爲澤三索得女故爲少女以言語說神者爲巫也以言語說人者爲口舌也兌正秋金枝條枯落故爲毀折一陰不能自決而附陽以決故爲附決震陽動則決躁兌陰說則附決坤爲地兌得坤之上爻亦爲地也鹵者西方鹹地二陽在下則剛澤水潤下則鹹故爲剛鹵女少而善說者妾之道也故爲妾外柔而內剛很故爲羊荀九家易有爲常爲輔頰

序卦傳

六十四卦之義象傳分言之序卦復合爲一或相因或相反皆有妙義也韓康伯謂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緫後儒亦有疑二篇非聖人之書者然六十四卦有對待無聯屬孔子序卦以聯屬言之亦易中應有之義也朱子曰大率上經乾坤坎離終始下經用艮兌震巽爲終始郘子曰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易始于乾坤而否泰爲上經之中咸恆爲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項安世曰上經言天地生萬物以氣而流形故始于乾坤中于坎離言氣化之本下經言萬物之相生以形而傳氣故始于咸恆終于既濟未濟言夫婦之道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夏易連山首艮商易歸藏首坤惟周易首乾次坤序卦不言乾坤之義何也曰上經言天地生萬物以也天地爲萬物父母故天覆乎上地載乎下而萬物生乎天地之間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也易卽道道卽易苟无道何以有天地荀無天地何以有萬物孔子下一有字及一後字已有次序有卽无之對也後卽先之對也自无而有自先而後也

盈天地之間皆萬物卽天地之間皆道卽盈天地間之萬物皆易也屯者盈也屯非訓盈卽剛柔始交而難生謂之盈者其氣謂之始生者其時謂之難者其事屯則寒寒則盈故

以雲雷言之在乾坤則資始資生之義在屯則紛紜盤錯之義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屯者萬物剏聚包絡盈其中未散其外故始生必蒙昧其所以蒙昧者因其物之穉也蒙只這他蒙字如比如剝皆然酥東坡所謂義繇於名者也物穉而不養則夭閼不遂故次之以需飲之食之所以養也萬物之於天地以雨露爲需人之於君父以飲食爲需熊梅邊曰屯物之始生蒙民之始生至是方有人物之分而不可无以養之茹毛飲血而至于粒食民命立矣淪按飲食必有訟蓋以上古之風俗言之初變粒食故飲食有訟若後世之訟其事繁矣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訟爭起則黨類衆故次之以師師卽衆也比卽親附也衆以情合則心同若不相親附則雖衆如无衆耳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

以泰

物相比附則爲聚聚即帝也蘇軾曰大帝小帝皆取于帝而已小過大過皆取于過而已不復論其大小也若賦詩斷章然涂拔物帝則當有上下等威之辨斯能聚而不亂蓋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故受之以履又受之以泰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泰者上下相交之治世也然治亂循環有天道焉有人事焉天下無長治而不亂之理故物不能以終通受之以否邵子曰自泰至否其間則有繼矣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爲否泰否者天地之卦也同人者人卦也三才之道三卦相連與人同者人亦同之此轉否爲泰之機亦化異爲同之道也三才之道得故聖人可以配天地而溥海內外莫不歸心焉其所有者大矣同人大有相次所以爲大同之世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有地球萬國之大者也其有既大不可自盈滿而貴自謙損如器之容物盈則不能有以不盈爲盈即以不有爲有无爲而无不爲也泰山不訓事疊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受之以蠱則以蠱爲事矣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豫大豐亨之境人所願隨能說以動天下之人如蟻慕羶如蛾赴火老子所謂樂與餌過客止也故受之以隨然以喜隨人而忘憂患則死於安樂矣孰人曰必有事即老子所謂无爲而无不爲也蠱不訓事疊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受之以蠱則以蠱爲事矣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幹蠱之事大事也反亂爲治之事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所以開英雄是也臨者三陽進而逼四陰殷殷乎向于大矣臨不訓大臨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也故受之以臨山之可觀者莫如五嶽水之可觀者莫如大海此物大然後可觀之說也故受之以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剝也者剝落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物无剝盡之理窮極則變生陰極則陽生剝極則復天之道也陰窮於上陽復于下故受之以復凡小人之剝皆妄也惟君子剝之爲貴有无妄者不能必之皆无妄之辭然可見必无妄者然後可畜不誠則无物也夫大畜者畜无妄之道而已所畜爲天德故曰大物必畜止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物畜然後可養歸虎亦然況所畜者爲天德乎頤者養也養者君子所以成已也動者所畜既大當從容涵養以待其自化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有君子所以成物也養之有素即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周子主靜立人極之義能靜而後能動豈有失所養而妄動者哉故曰不養則不可動惟其有大涵養然後有大設施以大過之才當大過之時行大過之事動而大過乎物者也大過亦有動則有過之義蘇軾曰養而不用其極必動動而不已其極必過程子曰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夫頤大過之後而次以坎離者何也大過似坎頤似離也易以中爲貴大過則過乎中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者物過乎中則必陷而入於險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者陷溺而不能出猶附麗而不能去不獨物也於性亦然唯能解脫者无所麗也王昭素本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

上篇首乾坤下篇首咸恆天地萬物之本也夫婦人倫之始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伊根上篇首句來上篇不言乾坤而言天地者欲人即乾坤以求天地之道也下篇言夫婦而不言咸恆者欲人即夫婦以求无心之感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出于自然也夫婦之道咸以无心恆乃可久亦自然也成爲下經之首言夫婦即是言咸卦少男少女之交咸以无心法天地也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明夫婦之所由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明夫婦之所致詩首關雎亦同此義聖經賢傳皆教人明人倫耳人倫之始不可以不謹也有人倫然後禮義有所錯聖人以禮義爲治天下之本矣是故男女者言其自然之別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唫而其志通及其咸以无心自然配合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本以義合然必備納采問名親迎諸禮而後夫婦以成所謂物不可以苟合也男女夫婦即乾坤也乾坤以大生廣生爲德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故有夫婦則生育之功成而有父子有父子則尊卑之分起而有君臣有君臣則貴賤以殊等威以辨而有上下是以夫婦者自然之配合也父子者自然之繼續也君臣者自然之上下也未有夫婦以前其生萬物也天地之事既有夫婦以後其措禮義也聖人之事故曰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即措也所謂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蓋自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人知自別於萬物之中不同於禽獸有禮焉以經綸之有義焉以維繫之天秩天敘有質有文是以有所措也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曰有是自然之定分也禮義皆曰有所錯蓋禮未嘗非出於人爲即本天經地義而設爲禮是亦由於天地自然之理而無待勉強也惟其自然然後可久咸夫婦之道其始感以无心其終終身不變故咸之後受以恆恆者久也干寶曰此詳言三綱六紀有自來也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而易于咸恆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非以夫婦言以凡物言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若久居其所則腐敗即如人臣久居祿位大賈久擁利權皆是也遯即退也或退而逃名或退而辭位或退而謝事進退升降當與時消息故受之以遯夫遯而退則弱矣然柔弱可致剛強乃消息盈虛之理遯以陰侵而遯大壯以剛長而壯故遯之後受以大壯也雖然物不可以終壯壯則老其能久乎故受之以晉晉柔進而上行也人能知柔弱之爲道則不至於恃壯而用罔矣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晉日出而進於晝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進而不已傷之者至故受之以明夷明夷者明入地中而有所傷也以利合者害相乘以天屬者害相收人疾痛則呼父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傷于外者必反其家理自然也故受之以家人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大學以修身齊家爲樞紐誠意正心修身事也治國平天下齊家事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窮於道者必乖於家此家人所以繼之以睽也睽者水火乖也夫使一家之人如水火之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難之生也无足怪也故次之以蹇屯爲難而蹇亦稱難蹇由家人睽來是爲內難故屯之難當以經綸濟之蹇之難惟舒緩而後可解故次之以解解即緩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緩之爲義可以解難而不可以治身故散漫縱弛則必有所失失即有所損也故次之以損大約盛衰損益天道如循環然損極則必虧虧則利用益益者長而裕之也益極則利用決決者開而通之也損之後繼以益深谷爲陵之意益之後繼以夬高岸爲谷之意故益次損夬次益也咸恆十變爲損益猶乾坤十變爲泰否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眾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善惡不並立邪正不並行決去小人則遇君子理必然也夫柔在上剛決柔也

姤柔在下柔遇剛也故夬之後繼之以姤夬君子相遇則志同道合德星聚突故姤之後繼之以萃萃者聚也君子拔茅茹以其彙征既相遇而彈冠相慶則羣聚而同升升所以次萃也凡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者皆爲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升者自下而上必用其力冥升不已則力竭而困故受之以困在上則危在下則安故困乎上者必反乎下山窮是已在下者莫如井故受之以井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井居其所其體不可革也然井之眉不可不革夫治井之道當革去其害井者而已故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革其亂而使之治猶革其舊者而使之新革其生者而使之熟也故革物者莫若鼎鼎爲宗廟之重器震爲長子當鼎體之重任主器者也故受之以震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一陽止於上也老子曰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物亦何可以終止靜極則動止極則進屈伸消息之理也但動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郘村學易　卷二十　十五

動與靜常相因惟能靜者乃能動一陽在下震之動也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物何可以終動故當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一陽止於上也老子曰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物亦何可以終止靜極則動止極則進屈伸消息之理也但動之徐生其進也當以漸耳故受之以漸夫進以漸而不驟者孰有如女子之歸乎六禮備而後行漸而進即漸而歸也此歸妹所以次漸也項安世曰晉之義不止於進乃進而明也明之極必至於无徒故其進也必有所傷漸之義不急於進其進以漸故得其所歸也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得其所歸必大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又曰域中有四大然則萬民歸於帝王則帝王大至善歸於聖賢則聖賢大故受之以豐物歸於我而我有之舜禹是也窮大者必失其居秦隋是也旅者親寡之時乘昨親離天下无所容也然旅亦爲君子之窮旅卦以柔順謙下爲吉苟能巽順雖在羈旅之中何往而不能入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郘村學易　卷二十　十六

濟終焉未濟所以爲无窮也來知德曰物不可窮乃一部易經之本旨故曰物不可以終通以至終離言物不可者十一皆此意也項安世曰扶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而聖人猶以爲有窮也又分之以爲未濟此即咸恆之以悔久之義也蓋情之交感不可以久而无散故必以分之正者終之人之心胥其氣何啻不交而心必在上胥必在下不可易也以此觀之可以知既濟未濟之象矣

雜卦傳

雜者雜亂文王之序卦也一彼一此一往一復陰陽互見不拘卦序但分類而言之其中有錯有綜或後卦居前或前卦居後或雜上經之卦於下經或雜下經之卦於上經朱子曰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來知德曰使非有以雜卦象必失其傳矣毛奇齡曰文王三易一曰轉易反對卦也反對之說發於漢言儒者後儒朱升來知德輩遠承漢易以反對立說世爭以爲創義可笑楊慎夫子於兩繫說卦切指推易之法而以序卦釋轉易三易之實至此始全第序卦並不及對易一字祇聯絡面對在其中雜卦亦不及轉易一字祇對待而反對在其中所謂書不盡言也默而成之存乎其人也淦案序卦者

以周易之卦序而言之也雜卦者聖人取卦義相類者錯雜而言之有序也則謂序卦爲文王易卦之序雜卦爲孔子易卦之序亦可也曰乾坤至困二十卦合上經之數曰咸恆至夬三十四卦合下經之數而下經十二卦雜於上經三十卦之中上經十二卦雜於下經三十四卦之中惟上經之首乾坤下經之首咸恆爲天地萬物之始夫婦人倫之始者不可易餘卦則操縱由心以意而雜之而莫非時中之爲用於雜之中而有不雜者存所謂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或謂上經終於困言孔子身困而道亨也下經終于夬言孔子思撥亂而反治也不其然乎龍仁夫曰按春秋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筮書多有之雜卦此類是也夫子存之爲經羽翼非創作也然則是孔子竊比老彭之事矣

乾剛坤柔

此以錯言剛柔者乾坤之用也一畫奇爲乾爲陽其用剛其少陽老陽皆剛也二畫耦爲坤爲陰其用柔其少陰老陰皆柔也乾健而貞不出乎剛之用坤順而慮不出乎柔之用是以乾剛坤柔一語而易之全體在焉何則易无體也乾坤無形也自有天地而乾坤以名天地一物也天爲陽物而剛地爲陰物而柔凡人物之生於天地間者其剛柔可見矣凡卦不離乎乾坤凡易之剛爻皆乾也凡易之柔爻皆坤也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外剛柔二義分之則純以成德合之則雜以成章郭雍曰六子之剛柔索於乾坤六十四卦之剛柔重於八卦故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也是以獨乾坤爲剛柔淪案趙善畀乾坤卦說云易雖生於陰陽奇耦之畫然奇耦不相錯則乾坤判然二物何以見陰陽剛柔之用哉是以純乎陽則偏乎陽純乎陰則偏乎陰其純也固其所以爲偏也又曰乾坤雖以陰陽而成卦然純則乾坤不交而失之偏偏則過矣故乾坤二卦惟二五二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淪案易雖取剛柔相濟之義而趙於純乾純坤之卦謂其偏於蒙而蒙白求之剛中而志應外著而光明二卦皆以坎之上下言之也且過未皆不心撝疑之及觀朱子之說而後明朱子答虞大中書曰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全矣其爻位之无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无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來知德曰此以錯言言乾坤之性情也文王序卦六十四卦止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相錯蓋伏羲圓圖乾坤坎離四正之卦本相錯四隅之卦兌艮震巽故大過頤小過中孚所以相錯也

比樂師憂

陰陽之義至廣而剛柔萬之故乾坤剛柔言天地也天下之人至不齊而憂樂萬之故貴賤壽夭窮通一樂一憂耳人非聖人誰能無憂樂惟孔子不怨天不尤人樂以忘憂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而已故比樂師憂言人也聖人配三才而立極德備剛柔親比萬民而與天下同其樂設爲師旅而與天下同其憂以天下也張栻曰比一陽居五而民樂而從之師一陽居二而民憂而畏之朱震曰比得位而衆比之故樂師犯難而衆從之故憂來知德曰此以綜言因二卦同體文王相綜爲一卦後言綜者倣此順在內故樂險在內故憂凡綜卦有四正綜四隅之卦四隅之卦艮與巽綜皆一陽二陰之卦艮可以言巽巽可以言艮兌與震綜皆二陽一陰之卦兌可以言震震可以言兌如隨蠱咸恆之類是也有以正綜隅綜正者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此以綜言古注云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蘇氏朱子因之荀爽曰臨者教思无窮故爲與觀者觀民設教故爲求也淪案或之爲言二卦皆有與求之義以陽臨陰其道爲與與教與養發政施仁與也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亦其求也以下觀上仰止觀光是則是倣求也本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而行亦其與也懋括旨曰以上臨下以下臨上以已觀物以物觀已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此以綜言見對居言見謂出也居謂止也陰出初震故見據九五之位剛健中正故見而不失其所居著對雜言著謂見也雜謂隱也蒙之九二藏於二陰之中是雜而隱然不求於蒙而蒙自求之剛中而志應外著而光明二卦皆以坎之上下言之也

震起也艮止也

此以綜言震一陽起於下動也艮一陽止於上靜也動靜之理皆以一陽言之震爲一索之始艮爲三索之終也朱震曰陽起於坤而出震則靜者動陽止於艮而入坤則動者靜損益盛衰之始也

此以綜言除去乾坤成恆四卦損益否泰皆在第十卦損從泰來益從否來易之綸紐也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是以天道言之損者必益益者必損所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夫損者自以爲不足而不知乃盛之始益者自以爲有餘而不知乃衰之始荀明乎損益盈虛之理盛衰倚伏之數則損者自居於柔弱可以勉矣益者自恃其剛强可以警矣項安世曰損益盛衰之始也此句發明損益之義最爲親切泰之變爲損損未遽衰也然損而不已自是衰矣否之變爲益益未遽盛也然益而不已自是盛矣

大吝時也无妄災也

此以綜言剛健篤而能吝之適當剛止之時也大吝天在山中而能止健謂之時有適然可矣有妄而得災固其宜也无妄天下雷行非有妄而災自外至若无妄之災可以言災矣二卦相綜不期止而能止不犯災而有災也來知德曰止其不能止者非理之常乃適然之時得其不當得者非理之常乃偶然之禍

萃聚而升不來也

此以綜言剛健篤而能吝之適當剛止之時有適然可矣有妄而得災固其宜也无妄天下雷行非有妄而災自外至若无妄之災可以言災矣二卦相綜不期止而能止不犯災而有災也來知德曰止其不能止者非理之常乃適然之時得其不當得者非理之常乃偶然之禍

萃聚而升不來也

此以綜言天下之事有聚有散惟萃澤上於地水窞潴蓄於下而不復上往也天下之理有往有來惟升地中生木木既升於上而不復下來也

謙輕而豫怠也

此以綜言謙者自牧而尊人自以爲少其敝也不持重而失於輕豫者和說而田暇自以爲多其敝也侈肆大而失於怠輕即不重也怠即不敬也來知德曰謙之上六即像之初六故二爻皆言鳴謙心虛故自輕豫志滿故自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此以綜言孟子曰食色性也然世之人於食與色也有貪心而遂失其性噬嗑所以除去間隔若能除其胸中私欲之間隔而得天理之流行此飽德緊心得飲食之正者賁自泰來本无色也然世之人雕琢失樸文采自炫賁者施而眞色滅謂之无色可也賁終以白賁无咎則以无色爲色得色之正者也

兌見而巽伏也

此以綜言兌見巽伏皆指陰言兌一陰在上和說之外見也巽一陰在下遜順以內伏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此以綜言隨此動而彼說人心樂從安於无故然人每以无故而偷安蠱上止而下巽萬事敗壞蓋以有故然人則因其有故而整飭亦即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此相綜以无事有事爲對也

剝爛也復反也

此以綜言剝者五陰剝一陽陽窮於上如果之爛而將墜故曰碩果不食復者一陽來反生意萌芽仁即天地之心也項安世曰剝爛謂復反生也凡果爛而仁生物爛而蟲生木蘗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生皆剝復之理也來知德曰剝則生意漸盡而歸于无復則生意復萌而反于有

晉晝也明夷誅也

此以綜言剝傷也晉明出地上爲晝而著明夷明入地中爲昧而傷此二卦以晝夜爲對也蘇軾曰書曰三接故曰書得其大旨故曰誅顧炎武曰晉當文明之世舉后四朝而車

服以庸再讓之事也明夷逢昏亂之時取彼凶殘而殺伐用張征誅之事也涂案作誅變征誅解似牽强孫奕言反對之義當作明夷昧也似爲得之

井通而困相遇也

此以綜言通與遇對此之相遇謂遇之窮也井者往來井井故其道通困者剛柔相遇而剛見揜是遇其困我者其能通乎乾坤至此三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雜下經十二卦爰艮損益萃升兌巽晉明夷井困

右上篇

咸速也恆久也

此以綜言咸以二少相求男女交感之義也恆以二長相與夫婦偕老之義也咸无心故感之神神則速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恆立心故守之固固則久所謂日月久照四時久成也此爲下篇之首當以男女言爲切項安世曰天下之速莫速於感咸速也此語

渙離也節止也

此以綜言渙風水相遭離散之象節澤盛水滿節止之意彖玆曰渙節皆有坎水風以散之則離澤以滿之則止

解緩也蹇難也

此以綜言當難之時莫不憂勤惕厲欲免其難解動而出險難解而緩則又安於佚樂復致難矣蹇見險而止遭難而未敢有行也彖括若曰蹇則急解則易互文見意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以此綜言外者猶言外之也睽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內也而外之矣家人利女貞女正位乎內內也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故治國平天下在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項安世曰外內皆以離言也火在外則氣散火在內則神凝治身治國一也

否泰反其類也

此以綜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人皆謂陽與陽類陰與陰類否泰各以其類反也吾謂惟君子有朋小人無朋否泰之反亦以內外言之否則陽在外泰則陽在內反卽往來之義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此以綜言大壯而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惟有止耳君子之遯君子之退也蓋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小人反是此二卦相綜以止不止對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此以綜言文王卦序先同人後大有孔子雜卦先言大有而後同人二卦皆取首一字合而爲大同之世也大亂之世衆畔親離大同之世衆皆歸之人皆親之天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爲主柔弱勝剛强之道也在上則人歸乎我萬邦之衆皆吾衆民也在下則我同乎人人同乎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此以綜言革故鼎新之義甚廣以一身言革去舊染之汙鼎取日新之德以天下言凡弊之當除者除之如革之去故利之當興者興之如鼎之取新皆是也朱震曰功成者隳方來者進一去一取天之道也按今人以革爲革命之革歷數所由告終故曰去故鼎爲定鼎之鼎基業所由創始故曰取新因孔傳有湯武革命之言也然孔子彖傳亦推明此義

耳徐文靖曰按革之義莫大乎治曆明時夏故建寅爲人正商則去夏之故建丑爲地正周則去商之故建子爲天正是也鼎之用莫大乎烹飪享帝夏尚黃而牲取元牡爲新殷尚白而牲取白牡爲新周尚赤而牲取騂剛爲新淦按夏易以艮爲首商易以坤爲首而周易以乾爲首非革命乎文王後天之圖不同伏羲先天之圖非鼎新乎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此以錯言小過者四陰在外而過乎中小亦過也勿以爲小而忽之則當救其不中矣中孚者二陰在內而守其中中乃孚也三四爻中虛二五爻中實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信信及豚魚信由中也此二卦者改過守誠之學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此以綜言豐盛則故習多羈旅則親戚寡人之情也項安世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其滯之叶也或曰作旅寡親則與上新信滯叶或以故爲事故之故亦本古註又楊氏云背棄封親冤而辭以豐則多故耳

離上而坎下也

此以錯言火曰炎上水曰潤下乃天地自然之性而有相濟之義爲項安世曰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爲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爲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於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於陰故就下然則日爲陰月爲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中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非知道者不足以識之塗案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陽交則濟離上坎下交則身治後來修鍊之書以此語爲鼻祖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此以綜言二卦皆以柔爲主小畜以一陰而畜衆陽人以爲寡故名其卦曰小畜履以柔而履衆剛推行盡利義爲不處故履亦訓禮履原曰柔爲君故大有則衆柔爲臣故小畜則寡胡翹元曰小畜一陰當陽之衝力難獨制寡也文王以之履一柔居乾之後順而從之不處也周公以之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此以綜言需大水相上下有所待而不行故曰不進訟天水違行險而健人誰親之故曰不親也剛則曰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鄙而不進者其仲尼乎鄂雅曰訟違行相親之道絕矣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卦下本末弱故顛頤柔處其中其體上止下動所養得其正也項安世曰既濟未濟皆主男而言水能滅火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爲男之窮項安世曰既濟未濟皆主男而言水能滅火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爲男之窮項安世曰既濟未濟皆主男而言水能滅火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爲男之窮

此以錯言大過剛過乎中本末弱故顛頤柔處其中其體上止下動所養得其正也項安世曰既濟未濟皆主男而言水能滅火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爲男之窮項安世曰既濟未濟皆主男而言水能滅火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爲男之窮項安世曰既濟未濟皆主男而言水能滅火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爲男之窮

安曰顛與正皆主陽言之陰陷陽爲顛陽養陰爲正大過十月卦陽始絕也頤十一月卦陽復生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水火之氣相交陰陽各當其位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爲男之窮項安世曰既濟未濟皆主男而言水能滅火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爲男之窮項安世曰既濟未濟皆主男而言水能滅火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爲男之窮項安世曰既濟未濟皆主男而言水能滅火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爲男之窮

道屬陰也

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此以綜言歸妹者女子有所歸婦道之始卽女道之終也漸者有所待而進如女子有家

之漸其歸待男而行也待男行與女之終對項安世曰終與窮不同終者事之成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不可以復進也窮者時之衰事窮勢極君子之不幸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此以綜言姤之爲言遇也一陰始生於下爲柔遇剛也出其不意小人以道遇爲害然小人之遇遇君子之所憂也夬之爲言決也以五剛而決一柔君子之道長小人之所憂也何世無君子何世無小人易於君子小人之道反覆言之者因消長進退存亡至詳至盡學人之憂思後世情見乎辭矣孔子之雜卦序以夬終決去一柔爲乾卦六十四卦如循環然無始終也　右下篇

淦案王弼注本曰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按蔡節齋所改最善八卦既以顛相從而反對卦卻亦與東坡所改無大異也

男景乾梭　西清秘七　川印清咸

鄧村學易拾誤

卷一　二葉七行學問思辨辨誤辨　六葉二十五行天地之大德脫天字　十二葉十八行二十行辨皆誤辯　十三葉三行孚曰誤經曰　十五葉六行卦辭文王所作卦誤象　卷二　一葉二十行　十六葉十六行上六象曰脫象字　二十一葉十四行春篆誤象　卷二　二葉又自夬來自誤閑邪存其誠閑誤閉　二葉一行首脫象曰二字　四葉二十三行伊成風恕風誤夙　六葉二十行叔孫武叔脫叔字　七葉十八行按九五誤正　卷三　二葉十三行首脫至　五葉二十六行喟然歎然誤言　八葉五行朋友之交據朋誤明　十葉十三行首脫象曰二字　二十五行酸棗涿鹿脫鹿　卷四　二十一葉四行五復乘剛五誤二　卷五　二葉十一行下於二三之柔二三誤三四　十葉十三行臨剛浸而長脫臨字　卷六　一葉二十一行象曰誤象曰　四葉十行先王誤先生　十一葉二十行先王誤先生　十五葉十行有諸己之謂信信誤性　二十一行中庸其至矣乎至矣誤已至　卷七　四葉二行賈之所以並進脫所字　八葉二十行胡炳文炳誤柄　十三葉十行覆舟誤舰舟　十六葉十九行卽不外坎離誤不卽　卷八　一葉九行故曰剛上誤剛止　二葉十一行陳洪範陳誤陳　卷九　八葉二行繫子之明夷脫夷字　卷十　四葉二十二行皆指五而言指誤止　十葉二十二行三人行脫行字　卷十一　十一葉二十行初已爲二所包初誤九　卷十二　十一葉十九行陳洪範陳誤陳　卷十三　十葉二行諸侯誤候　卷十四　一

四書集編

欽定四庫全書

留香室刊

大學章句原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

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

四書集編二十九卷宋眞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中詞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謚文忠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此書惟大學一卷中庸一卷爲德秀所手定大學章句序後有題記一行稱寶慶三年八月丁卯後學眞德秀編子學易齋者其成書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稱大學中庸而云論語孟子集註雖已脗校集編則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寧九年今改正劉才序始稱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脗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一旦論諸堂上學

正劉模猶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採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成云云是論語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劉成以德秀遺書補輯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爲四書其章句多用新意其集註雖多參取舊文而亦與諸儒異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見或問語類文集中不能一一載也而或問語類文集又有一時未定之說與門人記錄失眞之處故先後異同重複舛譌者往往病焉是編博采朱子之說以相發明復間附己見以折衷訛異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稱有銓擇刊潤之功殆非虛語趙

順孫四書纂疏備列德秀所著諸書而不載其目蓋至宋末
始刊其出最晚順孫未之見也自是以後迺而作者汗牛充
棟然其學皆不及德秀故其書亦終不及焉

汲古室開雕

學庸集編後序

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中灶香開卷
必熟援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既終篇呼志道
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予所編
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畧語錄中出然銓擇判潤之功亦多
朋或附以己見學者儻能潛心焉則有徐師矣然又須先熟
乎諸書然後知予用功深采取精此亦自博而約之義也志
道幷受此書銘記於懷於今三紀不敢失墜擊之郭君開以
語同志而郡博士謝君聞之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泮宮俾家
有其書人得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
其說於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為善讀庶亦
不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昔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
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注雖已熟援而集編則未成功
志道謹識

汲古室開雕

四書集編後序

合學庸語孟爲四書自朱子始朱子既作章句集註又以語家之說紛錯不一因設爲問答明所以去取之意成四書或問三十餘卷惟其書非一時所著故先後異同往往不免而與語類文集尤多牴牾焉貫與通考載朱子之言曰集註後來改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云云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真勉齋撰論語通輯十卷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是當時牴牾之故不但朱子自知之鄭朱子之徒亦不爲之諱今通輯書既不傳則真文忠公集編之撰功誠不在朱子下也據劉才之序惟學庸爲文忠公所自編論孟二書則劉樸溪裒輯而成然在宋末已有刊本而吾邑眞公涧中備存遺書各板獨此書殊爲憾事比歲搜刻吾邑遺書若干種因從 四庫借鈔付梓以爲各書之冠將使聖賢之微言大義炳若日星又豈但爲朱子之功臣已哉嘉慶辛未同邑後學祖之堃題後

大學集編卷上

宋眞德秀撰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朱子曰學問須以大學爲先次孟子次論語次中庸

中庸工夫密規摹大今人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也 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 今且須熟究一箇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如此看得一兩書便自占得分數多却易曉後面縱者却易曉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小學之終也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或有之敢問其爲小大之別與 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小子之學何也曰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也其文則具載於其書其理則未離乎日用之間其所以教之之法則宜於今者亦或有之而古今之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責其知之必明行之必盡但使其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之事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成功是則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察夫義理之所以然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序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冰炭薰蕕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未能明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之事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極夫義理之所以然而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之末焉則其所以爲灑掃應對進退者固已不能不流於粗略苟且而無以爲進乎大學之地矣及其既長而後進乎大學則又已溺於末而不知本安於小而不知大其於明明德新民之道固已不能有以盡其全體之大而其所以爲灑掃應對進退者又豈能有以中其節文之詳而不流於粗略苟且之弊哉 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點誠之功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治國平天下事 問讀大學如何答云稍通方要讀論語先生曰且未要讀論語大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如何便住却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摹周備 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有他言語正欲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聞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致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已遲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功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郤蓋吾聞之敬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敎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邈哉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蓋吾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捲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者又不可得而已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願以七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也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不勝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而由是格物致知以至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誠意正心以修身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有不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必推吾之所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我之所得私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單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止於至善者亦可爲是叫所謂新民者而即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我之所得私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單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

大抵大學一篇之旨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傳其間便者爲學於是乃有支離之病焉意之所便者爲是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新民者又有置知二者之當務願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一件事是實亦爲己也聖人教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方有脈絡貫通處　在明明德之極多端當因其所發而推之極處盡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敬推之極處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羞惡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

當知所謂如何而爲止於仁如何而止於敬如何而止於慈孝與國人交之信這裏便用究竟一箇下工夫處曰止莫是止於此而不過否曰固是過與不及皆不清事仁敬慈孝諸能到得這裏問有不及者矣未聞有過於此者也　問新民如何至於至善答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已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　問大學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是明德中到極處　問至善如何是否曰是也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修身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至善皆要到那極處齊家中也有至善皆要到極處做亦要做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極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一向暗昧更不光明而今方知君臣父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見於實用之極處便是至善　問程子以止於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如事親必當如舜之所以事父如此凡事皆有箇極好處至善只是明德極盡處至纖至悉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事君事親事父事子與國人交之信這裏便用究竟一箇下工夫處曰止莫是止於此而不過否曰固是過與不及皆不清事仁敬慈孝諸能到得這裏問有不及者矣未聞有過於此者也　問新民如何至於至善答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已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　問大學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是明德中到極處便

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與后
後同後倣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
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
謂得其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
所止　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
意　問云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
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
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
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
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
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心之知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
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各有以
安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慮而后能得
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皆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
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
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問安而后能慮慮是研幾
詳審者慮是研幾　安而后能慮慮是見於應事處　能慮不審此一慮是思之重復
曰若不如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　問大學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慮得是識得一箇去處既
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已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走西走安只是無分別先生曰此二字自有淺深靜是就上說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貧賤亦安在富貴亦安是就身上說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者隨所處而安
無所擇地而安能慮是見於應事處能慮不審此一慮是思之重復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詳審者慮是研幾　問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所止各有定理靜謂遇物來能不動安謂隨所寓而安安慮皆
深於靜也　問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所止　大學定靜安慮相似定謂
方始思量區處得當如今人先是自家這裏鶻突了有些事來便都區處不下既欲爲此又欲向東又欲向西便
是不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止自然如此這
必能如欲之必深如食之必飽如欲之必醉若知所止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深如食之必飽如欲之必醉若知所止如
却不消得工夫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著

次序也　定以理言故曰有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心只是無
定是東走西走　安只是無分別先生曰此二字自有淺深靜是就上說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貧賤亦安在富貴亦安是就身上說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
有以地位言之也　能安者隨所處而安　問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所止
曰若不如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　安而后能慮慮是見於應事處能慮不審此一慮是思之重復
所謂定靜安慮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已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所止
肅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　大學定靜安慮相似定謂
中肅動安謂隨所寓而安安慮皆
所止各有定理靜謂遇物來能不動安謂隨所寓而安安慮皆
深於靜也　問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所止如何分別曰知只是方知得
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止自然如此這
方始思量區處得當如今人先是自家這裏鶻突了有些事來便都區處不下既欲爲此又欲向東又欲向西便
是不能慮　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知只是方知得
便是在手　知者知其所止得者得其所止　問知止至能得其
時便自見得　物亦有該事而言者如仁者不過乎物所謂
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　問事物何以別曰對言則
物亦只是事　問事物各別今要理會許多次第且要先理
會箇知止得將來熟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面自
然知止是如射者之于的得止是已中其的　問知止得止是已中其的
如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無可以無　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大學知止能得一段先生曰只是這箇物事該長得頭面自
各別今來要理會許多次第且要先理會箇知止得將來熟
時便自見得　物亦有該事而言者如仁者不過乎物所謂
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

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明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格至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閒云云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家欲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齊其家者必先有以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于莊也至于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敝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致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始教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綱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韓子乃能拔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及於正心誠意而無所用力之地其次亦未免于撐眊而騈語其端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本心之知如一而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拯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一事一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益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爲物欲所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木必尋其鞾合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說擴而充之的確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其是非邪正是也　致如所以求爲真知之謂益是後人舍事迹以求道理作一箇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之端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說擴而充之的確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問致知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而存心察其是非邪正之端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說擴而充之的確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問致知莫只是致

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　聖人只說格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且有人須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問格物致知先生曰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人欲如此事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何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

欺矣意自不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辨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精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於天下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

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頓倒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又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能格意便不邪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澍決只是臨時一節小如一節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澍決只是臨時一節小如一節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澍決只是臨時一節小如一節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澍決只是臨時一節小如一節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澍決只是臨時一節小如一節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澍決只是臨時一節小如一節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澍決只是臨時一節小如一節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澍決只是臨時

因波濤洶湧水遂爲其所激而動也
擇仕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
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
下種　致知知之始意誠行之始　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
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
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
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箇誠意修身
則便可直行將去　問家齊而后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
舜有瞽瞍周公有管蔡却能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
朱而與舜舜能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致辟於管蔡使不爲
亂便是措置得好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不須如此思量且
去理會那常處　先生說大學次序只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
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打不透
做三節看　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規摹雖大然這裏縱有
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摹雖大然這裏縱有
未盡處病痛却小　是一切也漢書平帝已一切顏師古
注猶如以刀切物取其整齊　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
於至善此三箇是大綱做工夫全在此三句內下面知止五
句是說效驗如此上面是服藥下面是說藥之效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
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
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倒以明明德於天下爲
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知其然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學哉曰天
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
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
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
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
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
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已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
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處不此之思而反以聖法
於日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
之主當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
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
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已也以其
可以求知子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大耳

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已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誠意
之深切盡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
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爲已者經所爲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
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爲別人了
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
爲已若固要人知了却恁地便是爲人　問子房以家世相
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爲韓報仇這是有所爲不
一心欲爲國報仇只見這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爲別
人不是要人知　有所爲者是爲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
事實是已所當爲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爲之而無爲
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爲
亡者平日與吾善原其箇可哭哭之發于中心此固出于自
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
便是爲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當去做非待人教
自家做方勉做此便不是爲人也　問割股一
事如何曰割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
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
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
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
之今不盡釋也　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
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
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
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無
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
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也
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格物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
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存心
說義利之分常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
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footnote處其次焉
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
垂世立教之大與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
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摹闊
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

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悉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弃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康誥曰克明德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

克能也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淵然天時不明明德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全體大用無所虧闕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汩於形體之間日用間如何是全體大用處曰赤子剛勾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舉此一節體用亦可得體用與用不相離如這是體起來運行便是用如喜怒是用所以能喜怒者便是體是體用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心則便自然會靜遏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便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　問顧諟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　問克明德曰德之明即天之明命是詳審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曰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然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

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事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言大人何嘗小也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靚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說話是前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于信舊誤在殺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詞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器曰苟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康誥周公誥成王之篇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文王始受命而興起其自新之民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所以日用洗濯之器銘者自警之詞也湯之盤銘蓋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民之所聚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緜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詞言人當知所當止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穆穆深遠之意於緝熙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心純一不已蓋亦文王之德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詩作緝緝之篇緝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心純一不已蓋亦文王之德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心純一不已蓋亦文王之德也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瞻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僴下版反喧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磋以鑢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瑟嚴密之貌僴寬大之貌赫顯也喧忘也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作緣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磋以鑢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瑟嚴密之貌僴寬大之貌赫顯也喧忘也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宜著盡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悔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由也悔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念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淫泆其味深長嘗熟玩之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或問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一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于仁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于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于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于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之所以見其發于本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于此誠有

至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至于善既格物以求如所止矣又曰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　道學是起頭處修身是成就處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于人也聽訟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無訟之可聽盡其無實之辭是以謹其聽訟無以異于衆人而自致不能然而欲區區于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云曰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于善于聽訟在于誠必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自然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之哀者聞子皐將至遂爲哀子皐又何嘗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以感動人處故耳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于信下

大學衍義卷上終

宋真德秀撰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亡簡之上別有脫文之下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未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經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又似不盡出于程子之手何以見其必合于程子或問于程子曰學莫先于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于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思則亦何以學爲也若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若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若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若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知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若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者不循理以害吾樂邪莫不聞其間一人神色獨變若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于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就不知然則知之有懼有不懼之有知有不真有不真也學者必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則修之者進修之衛何先致知而欲致知又有問焉曰莫先于正心誠意也欲誠意必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端物亦非一物格物者謂物格而知至也然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遍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遍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萬理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物必有理而萬理皆所當窮若天地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鬼神吾知其深而已矣地吾知其高而已矣然之辭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定省之禮則吾惡其大單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之爲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此五程子之說者不過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然之辭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定省之禮則吾惡其大單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之爲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此五程子之說者不過

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進連則在乎人之明昧耳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于窮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也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次第工程也卽此十條者皆格物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

又曰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之先切此十條者皆格物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也

又曰格物窮理之謂也

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遊聖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善之實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有乎此也憑之又憑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誤乎

於聖經賢傳之間乎曰吾聞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非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此心之全此理勢之相須以窮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盡此心之妙衆理之靈而無以存此心之體而理理物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雖散在萬物而論也然或不知之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雖散在萬物而論也然或不知之而已矣

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天地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部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愚相與懸絶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人之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窮也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有未盡知有不盡則不能無蔽故其知有不盡而後可以知仁敬也

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倫之用又次而見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至於一草一木之微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也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而其體之微妙實不可得而見之於用則有日用四肢之用又次而見於事則有彝倫之常是皆人之所當有而不可以毫髮加損焉者也

其次莫若於身之所具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天地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部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愚相與懸絶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人之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窮也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有未盡知有不盡則不能無蔽故其知有不盡而後可以知仁敬也

或有所不能窮必不能純於義理而或雜乎物欲之私此其心之所以意有不誠必不能有以明其明德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若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已知之理而究之以格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擴充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之而不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到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

流於狂妄既不合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發明矣若其意入德方亦可謂反覆詳備而無俟於一旦明悟之頃然以愚考之則恐其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說之門人雖曰祖其師說而其所以為格物知至之理同出於一則天人物我一遍晝夜之道一理為知至如合符節而無毫髮之不實其如日觀耳聽手持足履故以知愈博而理愈明不翫不察而轉歸於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定矣然其曰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極致察而宛

在云云先生曰天下之理惰塞充滿
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
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窮之而
曰格物莫若察之於一身其得之
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則不至於切皆於是互相發道誠
只是樸實下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云云先生曰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先生之說為尤切
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致知須用涵養敬涵養必用致知知到極處窮究徹底真見得決如此便要如此知得更無去處方一箇物四旁到那物上一箇是一箇格到那一箇是那一箇不是都盡
甚好這知一箇始是格物窮理之要
蓋未到格不得已須是行到然知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然得到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理窮到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下理窮到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有則窮到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一萬理理通通館其萬說理如若何做得不盡五盡也養到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也川須嘗知見到生心體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猶云窮只云體無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累雖窮之識只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將顏之識只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去子不到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如亦善那知盡便不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顏未也地不處是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子到位至方尚有明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高此問譬今善不查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明天一請人不查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
臨事又敬錯了如何曰只是頤
間時理會不要臨時理會間時若
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道理分明所以見
如水火人自知其不可蹈何曾有底不是
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
且如看文字聖賢說話粹無可疑者若後世諸儒置水火頭則格得是如
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好底裏面也有好處有這一事說得是都要那面諸斷置水頭則格得是如
不是有這一句說得是那一句說得不是都要一齊說不云云先生曰只是頤
亦要如此理會那箇是那箇不是若通
有都是底須是要見得他那箇議論何曾有都是
如今將一箇物事來是與不是見得不是
不通透若道理明則這樣處自通
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白公且說
地之所以類推二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
這裏道理不明二氣之良能便是
格物如何曰先是窮格事物最是難事如何
守得他住日格物最一是一箇
則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
濟事蓋有在謹守只在此一箇
須操有在不用管他更不敢如此說須是都理會得旋做將去不得此理不去了不然須是只恁空心究一箇
甚好這知一箇始是格物窮理之要
蓋未到格不得已須是行到然知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然知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理窮到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有一萬理理通通館其萬說理如若何做得不盡五盡也養到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也川須嘗知見到生心體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猶云窮只云體無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累雖窮之識只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將顏之識只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去子不到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如亦善那知盡便不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顏未也地不處是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子到位至方尚有明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高此問譬今善不查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明天一請人不查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不知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
假如用力多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
一件明日格一件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如不理會
格一件看一件及其貫通
自然貫通
於己達而不能窮其未所知有未達故不見得一理者只是多後明日
不知不覺自然脫然有貫通處
積習既多自當脫然一轉較難
知至而後意誠這箇格物最是一件明了
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他件件明了
便會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
其實做工夫大段聰明一點
其實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得此理不去了不然須是只在此一箇
守得他住日格物最是一件難事如何矣一箇
則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
濟事蓋有在謹守只在此一箇
須操有在不用管他更不敢如此說須是都理會得旋做將去不得此理不去了不然須是只恁空心究一箇
甚好這知一箇始是格物窮理之要
蓋未到格不得已須是行到然知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然知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理窮到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有一萬理理通通館其萬說理如若何做得不盡五盡也養到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也川須嘗知見到生心體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猶云窮只云體無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累雖窮之識只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將顏之識只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去子不到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如亦善那知盡便不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顏未也地不處是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子到位至方尚有明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高此問譬今善不查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明天一請人不查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之查滓故厚而深鬼神之幽顯白公觀之他即
以神為顯鬼者陰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
管您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蓋指
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者
之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生者令人謂之
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便是氣之
後收斂無形無迹不可理會底
問程子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
他可以類推二物說如何曰既是格
了且如孝悌得箇孝底道理
忠以至於兒兒得箇文義須便實下工夫格將去
物不可只理會文義須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要反身
務博者却要不在我者背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
下之物無不在我者背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
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
物之說曰須合而觀之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
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得畢竟是在中會之
又如四旁已窮得中央雖未窮得畢竟將來湊
語最好
買這白能見得程子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
問程子謂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貫通
臨事又敬錯了如何曰只是頤
間時理會不要臨時理會間時若
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道理分明所以見
如水火人自知其不可蹈何曾有底不是
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
且如看文字聖賢說話粹無可疑者若後世諸儒置水火頭則格得是如
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好底裏面也有好處有這一事說得是都要那面諸斷置水頭則格得是如
不是有這一句說得是那一句說得不是都要一齊說不云云先生曰只是頤
亦要如此理會那箇是那箇不是若通
有都是底須是要見得他那箇議論何曾有都是
如今將一箇物事來是與不是見得不是
不通透若道理明則這樣處自通
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白公且說
地之所以類推二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
這裏道理不明二氣之良能便是
格物如何曰先是窮格事物最是難事如何
守得他住日格物最一是一箇
則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
濟事蓋有在謹守只在此一箇
須操有在不用管他更不敢如此說須是都理會得旋做將去不得此理不去了不然須是只恁空心究一箇
甚好這知一箇始是格物窮理之要
蓋未到格不得已須是行到然知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然知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理窮到之分雖至便是行之終恐不盡
澤非所謂真知也問須若夸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有一萬理理通通館其萬說理如若何做得不盡五盡也養到先生云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也川須嘗知見到生心體只為能透明得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猶云窮只云體無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累雖窮之識只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將顏之識只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去子不到為不徹得不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如亦善那知盡便不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顏未也地不處是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子到位至方尚有明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高此問譬今善不查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明天一請人不查得盡更無虛
盡私意生心障蔽方始豁然貫通

一事窮謂致之爲言推而至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避別窮一事邪至於所謂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無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致志猶恐不能盡知況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畢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這箇曉只得且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箇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理會第三件恐是警理之一源處不知從一事上便可窮得否曰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源但把這箇緣故推去莫不長進

問或問中千蹊萬徑皆可適國恐是身理會未得又問或問中千蹊萬徑皆可適國恐是身理會未得又問或問中千蹊萬徑皆可適國恐是身理會未得又

而徒欲泯然以觀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方可謂之格物致知格物者窮盡事物之理以致吾之知也致知在乎讀書講明義理應事接物各因其分之所當然而處之皆不失其則是也

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　問或問詩所謂秉彝書所謂降衷一段其名雖異要皆是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衷是善也曰若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衷字看來只是箇恰好底道理降衷之生人物箇箇有這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之中是箇無過不及底道理天之生人物箇箇自有之中劉子所謂受天地之中相似與程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同只是指事而言所謂降衷者是指理而言所謂秉彝者是指事而言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理也如此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何故必有箇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固不容已處所謂不容已者是何故其所以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事所當然而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其一邊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會得那徹底處以至於天地有形外愚不及之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固不容已處所謂不容已者是何故其所以然理也如此求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看來只是箇恰好底道理降衷之生人物箇箇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看廣云所謂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事而言所以然者是指理而言所謂所當然者如何看廣云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陽長則生陰消得那徹底處以至於天地萬物萬事皆是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吾知其深而已地吾知其高而已地萬物萬事皆是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道吾知其爲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己一逼曉分別得出始得

問或問中遲是一意否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　問或問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事而言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者是指事而言所以然者是指理而言所謂所當然者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殺他住不得陰極了便陽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趕如何住　問劉子所謂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但可施於人之所受中之中二字看來只是一般但名不同耳劉子所謂中之中是指事而言所謂中之中是指理而言所謂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事而言所謂中之中是指理而言所謂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事而言所謂中之中是指理而言

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於人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此據天之所降衷於下民亦只是一般但名不同耳劉子所謂中之中二字看來只是一般但名不同耳劉子所謂中之中是指事而言所謂中之中是指理而言

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方可謂之格物致知格物者窮盡事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方可謂之格物致知格物者窮盡事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

多在內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全在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全在外

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方可謂之格物致知格物者窮盡事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

爲隹　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曰某之意只是說欲致其心既存却看這箇道理是如何又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這箇道理又日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非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　問劉子所謂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但可施於人之所受中之中二字看來只是一般但名不同耳劉子所謂中之中是指事而言所謂中之中是指理而言所謂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事而言所謂中之中是指理而言

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如足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　問劉子所謂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但可施於人之所受中之中二字看來只是一般但名不同耳劉子所謂中之中是指事而言所謂中之中是指理而言所謂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事而言所謂中之中是指理而言

字義如何曰左氏曰始終而裏衆之義爲某在裏面當中也然中字

大太集編　卷下　十二　稻香室閒雕

裏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爲某在裏面當中也然中字

衷字

大集因過不及而立名後人去衷善也却說得未親切

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
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　因舉五峯之
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却恐
還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
顯精粗一周遍方始是儒者自不容已孟子最發明此理不容已處
如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自是有住不得處　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以恕爲本
窮理自是我不曉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窮
理蓋是合下工夫恕則在窮理之後胡文定載顯道語云
恕則窮理之要某理會安頓此語不得　謝子尋箇是處
之說甚好　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
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窮蓋是盡窮萬物之理　問物
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可偏窮
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
蒙已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
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祇因其物
而順也道夫曰所謂窮理之後胡文定載顯道語云窮
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
似失之巧曰若窕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已有乃强委曲牽
合使他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箇是
處爲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甚好　因舉五峯之
說只是空摹說了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箇室礙
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如言治道與官府兩截看了
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此說其本居敬以持其志
志立乎事　五峯說格物之表敬行乎事
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弊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會說得外
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益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
內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
之內此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蔽氣象他要就
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
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裏面一邊
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摹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
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
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
語大天下莫能載也　諸公致知格物之說皆失了伊川
意此正是入門處於此既差則他可知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好惡上字皆去聲讀爲慊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妙者禁止之辭
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故自修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欲其實也慊快也足
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
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
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
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
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
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黶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處
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
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
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
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嚴畏
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胖步丹反胖安舒貌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言富則能
潤屋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
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或問六章之首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
善惡一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衷其次第則善者天命之
性人之常情是形體之累不能無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故有漸然不知其
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儇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其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
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
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
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
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
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此所以貴乎
憂之故爲大學之敎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

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毫之間顯焉則亦不能謹其獨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謂自欺之明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之之說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如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肯定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自修之功始有以用力而不爲虛語矣

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可分也故此皆然今不復重出

兒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

惡之所在與其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毫之間顯焉則亦不能謹其獨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謂自欺之明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之之說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如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肯定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自修之功始有以用力而不爲虛語矣

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之之說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如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肯定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自修之功始有以用力而不爲虛語矣

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其亦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之之說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如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肯定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自修之功始有以用力而不爲虛語矣

惡之所在但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謂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殺所謂慊漢書所謂嗛嗛柔姬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嗛於志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

惡之所在但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謂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殺所謂慊漢書所謂嗛嗛柔姬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嗛於志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

問格物如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無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

問格物如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無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

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快與足者讀與慊同則義愈明而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快與足之說無可考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却不消說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

快與足者讀與慊同則義愈明而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快與足之說無可考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却不消說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

問劉聰曰物既格知至到這裏方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爲善然金了只是鍛鍊得微不熟微有些查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黑便非誠意凡惡惡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閒格物

問劉聰曰物既格知至到這裏方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爲善然金了只是鍛鍊得微不熟微有些查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黑便非誠意凡惡惡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閒格物

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錢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已誠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幽獨處尚有不自慊也致知則意已誠矣

生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錢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已誠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幽獨處尚有不自慊也致知則意已誠矣

人見鳥啄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水火之不可食自是實矣自欺非是心有所慊盡外面雖爲善事其中

人見鳥啄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水火之不可食自是實矣自欺非是心有所慊盡外面雖爲善事其中

却是不然乃自欺也而今說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爲善然金了只是鍛鍊得微不熟微有些查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黑便非誠意凡惡惡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閒格物

却是不然乃自欺也而今說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爲善然金了只是鍛鍊得微不熟微有些查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黑便非誠意凡惡惡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閒

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若陽下面只是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毫髮之間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者外面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心中其實有些子不是如此表裏一般

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若陽下面只是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毫髮之間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者外面如此做心中其實有些子不

而自快慊也　知至而後意誠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實又必提撕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微之間有所不

而自快慊也　知至而後意誠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實又必提撕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微之間有所不

誠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學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齊做去工夫不是兩截

誠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學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齊做去工夫不是兩截

然如此而必戒懼以終之此所謂獨知之不至必如此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無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

然如此而必戒懼以終之此所謂獨知之不至必如此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無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

頤如不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必如此方意

頤如不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必如此方意

之不能已也要在謹獨而已矣

之不能已也要在謹獨而已矣

說去然隄隄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舵也要棹　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而此又申言之者蓋以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

說去然隄隄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舵也要棹　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而此又申言之者蓋以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

子未誠實故其要在謹獨　大學者來雖已悉地消地

子未誠實故其要在謹獨　大學者來雖已悉地消地

助也致知則意已誠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幽獨處尚有

助也致知則意已誠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幽獨處尚有

而自快慊也　知至而後意誠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實又必提撕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微之間有所不

而自快慊也　知至而後意誠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實又必提撕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微之間有所不

誠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學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齊做去工夫不是兩截

誠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學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齊做去工夫不是兩截

然如此而必戒懼以終之此所謂獨知之不至必如此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無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

然如此而必戒懼以終之此所謂獨知之不至必如此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無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

頤如不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必如此方意

頤如不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必如此方意

之不能已也要在謹獨而已矣

之不能已也要在謹獨而已矣

說去然隄隄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舵也要棹　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而此又申言之者蓋以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

說去然隄隄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舵也要棹　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而此又申言之者蓋以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

子未誠實故其要在謹獨　大學者來雖已悉地消地

子未誠實故其要在謹獨　大學者來雖已悉地消地

助也致知則意已誠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幽獨處尚有

助也致知則意已誠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幽獨處尚有

而自快慊也　知至而後意誠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實又必提撕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微之間有所不

而自快慊也　知至而後意誠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實又必提撕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微之間有所不

而終怠或九分爲善而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惡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饑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已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盃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勉强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　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多小大表裏都一致方能欺人止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善可欺之地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蹉空永不足以爲善　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爲善而中實未能免於不善之雜某意欲改作外面如何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著在這裏雜字又是第二節緣不奈何所以容在這裏苟且之則謀蓋偷心是不乾自家使底又引中庸論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

子曰心固則蒙倫則自行使之則謀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家使底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僞好底心由自家使底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僞只是一箇心便是誠幾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宅徹只是這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爲善後而又有箇人在這裏拘你莫去爲善欲惡惡此便是自欺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一分銀便和那九分底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微又有析得許多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是一心之發便被他推尋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之類他最怕這箇所以謂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他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却即說得是蓋知其爲敬之根自欺即是敬子容字之此方是自欺不善之雜而又蓋庇以爲之說自慊也說言人　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慊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始得如爲善若有些自欺時便是箇斬根去之真箇是自欺毋自欺也說閒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心底體胖本是潤大底物事只是因慨忡了便見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得舒泰問誠意章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見怕人見蓋人雖不見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畏恐懼戒謹之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拘在人欲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爲善而中實未能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爲善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作外爲善而中實容其不善之雜某意欲改作外面如何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著在這裏雜字又是第二節緣不奈何所以容在這裏苟且說箇容字卻說得是蓋知其爲善之根自欺即是敬子容字之此方是自欺也說言人　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心底體胖本是潤大底物事只是因慨忡了便見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得舒泰問誠意章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見怕人見蓋人雖不見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畏恐懼戒謹之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拘在人欲裏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念弗粉反慤怒也慤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之所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之謂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乃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念弗粉反慤怒也慤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之所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之謂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乃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念弗粉反慤怒也慤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之所

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物誘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何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也

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然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著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然好了到正心又怕于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疏節已是淘去了渣十分清了又怕于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可有否曰四者不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問念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不一般未有物時稱無不平纔把一字在上面便不平了鏡中有人在裏面了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是我便是不正一物曰這說便是難纔說不正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忿懥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問正心章云人心要當不容有不怒但不遷耳　四者人不能無何以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物誘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何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也

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然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著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然好了到正心又怕于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疏節已是淘去了渣十分清了又怕于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可有否曰四者不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　問念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不一般未有物時稱無不平纔把一字在上面便不平了鏡中有人在裏面了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是我便是

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或問八章之辭舊讀爲避而今讀爲
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
其好惡之平而陋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
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沮焉而不知其善
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
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尊卑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
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猶有猶若是之偏何哉
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
爲身與物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
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豈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
曰敖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
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
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
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賤也其惡未至於可矜而
言無足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親之泛然如塗之人而
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
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
德哉又況此章之指乃爲處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
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或問
所當敖惰而辟焉君子亦有所敖惰而辟焉之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
正心章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與夫修身章說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如何曰忿懥
敬哀矜敖惰如何曰是心不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
不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至於溺乎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於
於彼或問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吾之所當畏敬者
也然當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
夫賤惡者固當賤惡然若有常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
問正心章既說忿懥四者而修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
類是如何曰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
時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
偏如人饑而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溺而欲飲纔過些子便
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
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
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
不可以不爭如爲人父
雖是止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
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人固自有
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辟焉如事君固是畏敬
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孟子此語雖稍麤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
之又不甚畏敬也孟子此語雖稍麤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
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
辟長敬而辟焉莫是君子用心過於厚否先生曰此可將來
親過知仁處說不可將來此說蓋不
故可知其仁然過則終亦未是也大抵一
本文是說箇甚麼須全做不曾識他相似
明復更看數過自然會熟見得分明
問齊家段辟作斛曰
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有當幾諫處豈
可以親愛而志正敬所敬畏莫如君子宜有曰
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問敖惰惡德也豈君子宜有曰
讀書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問敖惰惡德也豈君子宜有曰
哀矜敖惰而辟焉章何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編謂則敬
之爲言法也性之所固有事之所當然而不可易者也然敖
之與惰則氣習之所爲實爲惡德非性之所有若比之四者
而言則是性有善惡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固裔偏於哀矜
不失爲仁厚之德又何以爲身不修而不可以齊其家者乎
先生曰敖惰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告却便懲之
道夫曰這只是言流爲姑息之意曰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
正者問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君子亦有惰敖於人者乎曰
人自有荷賤可棄厭者問大學釋修身章說親愛賤惡畏敬
何也答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爲惡以惡
爲直何也云修身乎問正心修身章後注云此亦當兩上
章推之蓋意或不誠則無能實用其力以正其心者矣謂意
既能誠復何所待於用力先生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
欲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則便到
千天下也夫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懥恐懼等事
誠不可不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
之間誠不可不臨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
節省察用功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
乎修也　大學如正心意已說盡了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要節節去照管不成

却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修了便都只聽其自治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慈去聲長上聲）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非諸己之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

大學集編　卷下　稻香室開雕　三

之謂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遠此是推之於國）

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問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非諸己之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從頭讀來便見得分曉這箇只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先生云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爲人師非謂溫故便要求爲人師也）

諸人先生云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爲人師非謂溫故便要求爲人師也）

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溫故便要求爲人師也）

惡無攻人之惡（或問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非諸己之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從頭讀來便見得分曉這箇只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先生云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爲人師非謂溫故便要求爲人師也）

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問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非諸己之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遠此是推之於國　心誠求

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

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

大學集編　卷下　稻香室開雕　四

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樣聖人與常人一般只是一箇忠恕違不甚相遠（治國章乃責人之恕非責人之恕）

忠恕也不甚相違因講禮讓爲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治國章乃責人之恕非責人之恕）

之恕自家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敦化中一段說得也好責自家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非諸己之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讓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敦化中一段說得也好責自家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非諸己之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由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陷於罪妙只就麤處說得麤道理却是如此看道理不要元妙只就麤處說得也好責自家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非諸己之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說寻常人若自家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非諸己之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更部說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非諸己之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又不格姦至於斡旋底滯便是他有以求其兄弟是如何（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先齊其家治國之道斷然是先齊其家通結上文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其兄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

處那變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斡旋底滯便是他有以求其兄弟是如何（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先齊其家治國之道斷然是先齊其家通結上文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或問先

要他人有是善推之計度之心
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

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加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以民心爲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瞻仰也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于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僇矣　詩云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

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敦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字災音災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于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臺節南山之意王康諫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恆胡登反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案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六反乘繩證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何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下

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節見上行下效以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焉所謂絜矩者如以己之心度人人之心使彼有忿征橫斂者亦得人心之善而不得恣地以自盡其心之善而不可得遂亦不得以自盡其善心而興起之絜矩之道所以使彼此之心各得其所而均平也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老老興孝但興起其孝下善心專利於上彼有忿征橫斂者亦得以效之以說絜矩要恁地也使彼上行下效興起之善心與起之善心同然大意反覆雖變其文不過如此問絜矩之義章句中所謂絜矩之道是推本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之意而言之也左右如東鄰西鄰之鄰以比心之比心如此則各得盡其心而無不同也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事左此語最好人之所同者長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其長各得絜矩是四而均平底道理也似不得已如此是以君子得絜矩之道以說絜矩之道要恁地也使彼上行下效之以己之心度人人之心使彼有忿征橫斂者亦得以自盡其心之善而不得恣地以自全章大意反覆所以絜矩之道遂亦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如老老興孝但興起其孝下善心專利於上彼有忿征橫斂者亦得以效之以說絜矩要恁地也使彼上行下效之以己之心度人人之心使彼有忿征橫斂者亦得以自盡其心之善而不可得

處正要著力若仁者則是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者矣　問盡得絜矩是如何曰此是仁之道恕之道曰未可說到那裏且諸人意否曰此是兩人須把己三人看便見人人皆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人之事是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人有土斷斷者是絜矩底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自歸之是特好仁而已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不好仁而下便喚做不仁而下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真卿曰也只是一箇孝真卿曰也只是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

人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絜矩人之所惡者是稍能絜矩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　問自致知至於平天下其道至備其節目至詳且悉而反覆於終篇者乃在於財利之說得非義利之辨其事尤難而至善之止於此尤不可不謹歟曰此章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自得盡荀子莊子注云絜音戶結反云結也曰作結字解則也又曰某十二三歲時見范文正所言如此他甚自喜以為先儒所未嘗到也

地散財以取名買敬人來奉己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不好仁而下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真卿曰也只是一箇孝真卿曰也只是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

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　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真卿曰也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不好仁而下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真卿曰也只是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

財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道理會得絜矩是如何曰此是兩人須把己三人看便見人人皆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必思許多財物必是聚許多侵過多著民底滿得我好民必惡言財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言姐疾彥聖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各得其所令則不舉他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自不絜矩事事亦當絜矩　問自致知至於平天下其道至備其節目至詳且悉而反覆於終篇者乃在於財利之說得非義利之辨其事尤難而至善之止於此尤不可不謹歟曰此章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自得盡荀子莊子注云絜音戶結反云結也曰作結字解則也又曰某十二三歲時見范文正所言如此他甚自喜以為先儒所未嘗到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

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淺而忽之也

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言

中庸集編卷上

宋 朱子 門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曰氏專以中一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二義程子固皆有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之中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也無過不及之庸德也見諸日用之常理也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其義固有不同然實在於是及其發而時有無過不及之可名及之無過不及之大本不發而不先不後理之當然中也故於未發之前不偏不倚之名中以其未發而

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時中之中是兼發而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則子思之言更解不得問程子以不易爲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不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是解爲定理則不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庸者矣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便是中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有些子差異便是不中而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矣惟其常行故謂之庸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平常故謂之庸中即平常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欲冷就涼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有些子差異便是不中而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平常故謂之庸中即平常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又如當盛冬極寒時須欲煖就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有些子差異便是不中而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平常故謂之庸中即平常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欲冷就涼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有些子差異便是不中而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平常故謂之庸中即平常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又如當盛冬極寒時須欲煖就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有些子差異便是不中而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平常故謂之庸中即平常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

和之氣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又曰中庸之書雖是紀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人語通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木便遺却本學者信書且須信論孟詩書無外雜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又曰學者如中庸文字非直須句句理會遍使其互相發明　呂氏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知性則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於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又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

要本末具備矣　龜山楊氏曰中庸之爲書微顯相資而中庸不可離也微而不顯則無以極乎性命之情廣大精微無所不包顯而不微則無以盡乎性命之理中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也中庸之爲書其味無窮讀之使人心平氣和優柔厭飫而德之所以成也　又曰中庸之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又曰中庸之書雖是紀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人語通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木便遺却本學者信書且須信論孟詩書無外雜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又曰學者如中庸文字非直須句句理會遍使其互相發明　呂氏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知性則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於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又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龜山楊氏曰中庸不偏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又曰中庸之書雖是紀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人語通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木便遺却本學者信書且須信論孟詩書無外雜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又曰學者如中庸文字非直須句句理會遍使其互相發明　呂氏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知性則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於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又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

之若臣刻獶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昔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所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貴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間於天下是則所同得者也人物之所同得者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免有所昏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有所昏蔽無以全其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四亦有所乖戾矣天理渾然無所虧欠人之心清則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欠人所行之宜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之各適乎所行之宜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別而不紊則知我之不能盡其情則仁之爲敎立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敎行矣爲之節以遂其生達其欲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過不及者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仁之爲敎立矣爲之節以遂其生達其欲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過不及者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敎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別而不紊則知我之不能盡其情則

率循也若言道不須率循而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是自爲善然又不可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之謂性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之所以生而人須是自修之謂教豈可不修

呂氏曰中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稟而受之是之謂性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惜於最初一致也故在天曰命命天理也道則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也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

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莫非所以爲萬世法外邊用計用數假使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之謂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畏敬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言隱微之中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戒懼於未發之前又謹獨於將萌之際蓋欲其無須臾之離道之遠也或問既曰戒懼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謹獨何也曰戒懼者存天理之實事無須臾之不具而謹獨者又所以體之於隱微之中以至乎其極也

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不及乎其日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聞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道不可離者離者非道也是乃天地之所以命萬物者無形無聲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

必由此而人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慎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道不可離則是無處而不在矣微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切要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爲一事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睹聞也何爲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耶曰此書卒章潛伏至之重複邪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看得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有血脈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有血脈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有血脈理甚

閑其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程子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則所以中庸所謂戒謹恐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皆是爲學之念作聖人所謂念茲在茲念念不可得而知也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做工夫猶一戒懼一是統體做箇工夫統貫動靜無間斷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閒者爲螳蟬而不見者爲琴殺在心而人間其琴聲而知之豈非顯乎微乎人有不善自謂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如何曰隱微之事在人鬼神所憑依言語爲臭見乎隱莫顯乎微蓋鬼神不可得而知卻被他說出來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做工夫猶云戒懼一經一緯而成箇體段

問伊川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如何曰固然聖人亦未嘗物致知皆是爲學之念狂者之念亦是程子曰敬不是中庸所謂戒謹恐懼大學所謂格

結此推上文之意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云何也曰敬而入者未有能致和而不反爲能破碎之甚邪於中者也未有能致和而不反爲能破碎之甚邪於中者也未有能致和而不反爲能破碎之甚邪於中者也

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絕此未發之前耶中郎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至矣此以下條理紊亂引據舊說知覺便是動此恐伊川說知覺太過若云如箇甚底覺箇甚底知覺便是動此恐伊川却云纔說知覺便是動此恐伊川說得太過若云如箇甚底覺箇甚底

君子之教反求諸已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而不悖似得其所以自得是由是而之焉大本是然不爲外求允執其中聖人之所以學過不及亦是然云爾求之於心而已矣

今言中和之前子思之所敢言乎子思之言中和之前心求此之謂也目擊而存之不睹不聞之前也戒懼而察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

是言中和之前有異赤子也赤子之心發乃是心之純一中心是樂心未發義理之發不雜乎先入之思慮安排之私所謂中也

臨之同耳實則赤子臨事之有已之發心可謂之和乎然赤子之純一中心是樂心未發義理之發不雜乎先入之思慮安排之私所謂中也

諸已未發發之前處更臨事之有已之發心可謂之和乎然赤子之純一中心是樂心未發義理之發不雜乎先入之思慮安排之私所謂中也

言發即乃是心之謂爲不臨事之有已之發心可謂之和乎然赤子之純一中心是樂心未發義理之發不雜乎先入之思慮安排之私所謂中也

認已用之大面折赤子爲者恐乃謂子發怒哀此其所得其所以學是自得參之前言往行而不悖似得其所以自得是由是而之焉大本是然不爲外求允執其中聖人之所以學過不及亦是然云爾求之於心而已矣

發也無本一子臨來得不論之中心是樂心未發義理之發不雜乎先入之思慮安排之私所謂中也

者先心也一子臨來得不論之中心是樂心未發義理之發不雜乎先入之思慮安排之私所謂中也

爲生可先一之之發爲可其未大爲義中理發已者與之此無心過學是自得參之前言往行而不悖似得其所以自得是由是而之焉大本是然不爲外求允執其中聖人之所以學過不及亦是然云爾求之於心而已矣

說曰乎生較心言先大言未大爲臨中理發已者與之此無心過學是自得參之前言往行而不悖似得其所以自得是由是而之焉大本是然不爲外求允執其中聖人之所以學過不及亦是然云爾求之於心而已矣

附所竊謂其止未生本心發臨中理發已者與之此無心過學是自得參之前言往行而不悖似得其所以自得是由是而之焉大本是然不爲外求允執其中聖人之所以學過不及亦是然云爾求之於心而已矣

之論謂凡同取有以乎先之思慮安排之私所謂中也

未意未言異純異赤推生察之其天際下面之不以自參

營雖發心故一也子此曰純所說下面之不以自參

乃以之者指無但之一所一謂如之已動及中信之前不

是已前皆以爲解心言云無和此所當由之爲不前言往

皆發心指爲與赤爲餘非爲者來同是入謂大疑言往行

之者體已言聖子已皆謂無指教然時無也時何雖承行

未爲則發同人之發可無所已云安也時何所堯教將無

稱未昭面未同心所見毫偏發赤得此何所堯教將無所

凡發昭言辜孟一謂吕髮倚面子不心從舉舜乃無所

言反其然以子何大曰之可言之和即面則相云所

心求在則已之不本大異以之心大赤守面授已不

者指已發面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面言者寂然不動故是也有指已發面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面言者寂然不動故是也有指已發面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面言者寂然不動故是也有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益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至極也言此德之在人其實如此而人鮮或能之蓋道不遠人人之所以爲心而具此理則與物同得之以爲性循之以行則事物各得其宜是乃率性之謂道也由中而出無人欲之私皆中節之謂也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而不中節則情之正乃反乎性之本矣故曰鮮能久也 楊氏曰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一篇之綱領也中庸之書雖反復推明其義然不過此三者而已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者率性而已其實不外乎日用事物之間而人自不察爾故常人之情鮮不過於知愚或不及於賢不肖而不自知其過不及之弊也夫道豈遠人哉但飲食者人之所日用而知味者蓋鮮焉則道之不遠人也可知矣 楊氏曰飲食之人則有之矣而知味者鮮能久矣惟道也中庸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也是以聖人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頃刻間斷蓋欲其無適而非道以極其精微之妙而已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倫日用由之而不可廢者也行道有權存乎其人焉故曰其不行矣夫 楊氏曰道無不在人無不由然鮮能知味則道之不行不明蓋可知矣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大知謂聖無不通也好問好察謂取人爲善也邇言淺近之言人或以爲不足聽者也隱惡揚善謂樂取人之善而不彰人之惡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中謂權其輕重而取其當也蓋舜之所以爲大知以此 楊氏曰舜之大知在於無我而已無我則理之當否判然於心而其取舍之間無毫髮之私蔽矣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乎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也 罟擭陷阱皆所以取禽獸者也 楊氏曰人雖有知而不擇乎中庸則其知反出於愚者之下矣

子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期月猶言一月也 楊氏曰中庸不可能也非知之難行之難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顏子名拳拳奉持之貌服膺猶言著於心而不忘也 楊氏曰顏子未嘗擇善固執之而已蓋知之至則自然不離矣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也 楊氏曰均平辭蹈皆勇之事中庸則非勇不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子路好勇故夫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三強之事南方風氣柔弱而其人寬和不爭故以教化勝之而不報無道之虐君子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而其人果於殺伐故以兵革勝之而死於兵刃者不厭故強者居之君子之強也 楊氏曰南方之強以道勝人者也故曰君子居之北方之強以力勝人者也故曰強者居之

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 和而不流謂和順於道德而不隨流俗遷變之謂也 楊氏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變塞不改皆自強不息之意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中立而不倚謂中道而立不偏倚也 楊氏曰中立而不倚自強不息之意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 國有道謂政治清明有道可行之時也變塞謂窮困不通有所改變而失其操也 楊氏曰國有道不變塞自強不息之意

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國無道謂政治昏亂無道可行之時也至死不變謂守死善道不變其節也 楊氏曰國無道至死不變自強不息之意

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君子之強也 此承上文而言君子之強有此四者蓋自勝人欲之私而全天理之正者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隱行怪謂索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以蓋世取名也 楊氏曰此知之過而行之不及者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循理而動也半途而廢才進而止也已止也 楊氏曰此仁之不至而行之不勇者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依乎中庸謂不過不及恰好處也遯世不見知謂隱遯於世而人不知也不悔謂雖不見知而心安於義命無悔恨也 楊氏曰此聖之時者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者用之廣也隱者體之微也 楊氏曰費隱以理言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此言道之用近而可見者雖愚不肖皆有以與知能行而其極也雖聖人不能盡焉則其遠而不可見者雖聖人不能知焉雖愚不肖不能行焉則其近而可見者雖聖人不能盡焉蓋舉一端而言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之意可見矣 楊氏曰語大語小以道之用而言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戾至也察著也 楊氏曰此子思斷章取義以明道之無所不在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端猶言發端也 楊氏曰此言道之發用近而可見者雖愚不肖皆有以與知能行而其極也雖聖人不能盡焉則其遠而不可見者雖聖人不能知焉雖愚不肖不能行焉則其近而可見者雖聖人不能盡焉蓋舉一端而言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之意可見矣

理也行其典禮而不迸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當其可也呂氏曰時中者其可也可以仕時中者當其可也曾子則仕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所謂聖之時者也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君子之知如權則知輕重之宜知輕重之宜則中之體無偏而所主之德先在其中矣故權以中行中則中也知而其中得矣故求摩諸小大之中也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人之雖知擇中庸而不能守之則亦不知而已矣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則知權也故不曰知中庸而曰知權知權則中庸之爲中庸也知之則不待擇而足以一權以應萬變一權不應物物知物權知輕重之宜則行止動靜無適而不中矣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也辭讓也蹈踐也均平辭讓踐履皆人之所難而中庸則人之所不能也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厭而强與

子路問强子告以三方之强而中庸之强不與焉蓋中庸無過不及之名而有其實非勉强而能者不足以當之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之强者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和而不流中庸之體也中立而不倚中庸之德也變塞未詳或曰當作反塞謂反其所爲以塞其所欲也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申此章之意實相承也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無成心無我而理自明也蓋凡物皆有兩端而舉度以取中猶持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用心一本云好問則無不中也

舜之知所以爲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而其合於中庸則實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者中庸不可能也或問中庸之光明中庸之尤難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赤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而人之所欲能以三者之難而人之所以不能也蓋三者之外無一毫人欲之私則此心渾然天理之公而中庸之道在其中矣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之矣蓋勇之發於剛者也白刃可蹈也爵祿可辭也均之爲言平治也謂官家事均邦國之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之所能也遵下乘之國辭之所能也辭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

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爲傃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最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訓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文勢不順疑者獨漢女志劉歆論神仙家論引此而以素爲傃末索隱之非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隱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

輯畧程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蓋知之過而反之鈎也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有中庸之道而不悔是中者也

二十章

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知仁勇三達德爲人道之門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爲入道之門而造道而成德次第見焉

中庸集編卷上終

宋真德秀撰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達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見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憾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後學祝昌泰較刊

畢麓之簡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形載而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雖聖人之不能盡道也其大至於天地之所不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體之微又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道之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大而言也孰有一毫之空闕二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尤見道之不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諆侯書記禮降禮謹夫婦人倫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爲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戾而隱常默且隱則恐未然之隱似矣若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不知不能爲隱矣

盡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體道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容道體之廣大也

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意蓋有非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於程子之說而欲學者包之必覩乎此非以是形其一時同門之說益以精士安所得聞者而又別立一箇意思耳

其發明程子之意明之則其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上說道上說夫婦之愚如何不道行道之人何不道至盡道而至於盡處若人之小何閑爲說道之人何不道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人之小何閑爲說道之人何不道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人之小何閑爲說道之人何不道至盡也論

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即其不違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哉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之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未能也所求乎朋友以下是君子之道之目

庸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皆不違乎實美之也凡此皆不違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改而止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以知能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大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天地猶有憾焉不能兼天地之所不能知能行者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人而言則自人而言則然自道也而言則非人所及則其求於人也恕而已矣

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其實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常之謂庸

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諸己者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道未盡者如此而反求諸己者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兄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子之事父未能如此而反求諸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君未能如此而反求諸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友之絕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交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人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諸己之所以事人則未能如此也

言此矣今或不得盡不得盡而以父母之心愛人則盡之矣

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言盡之曰諸己而已

乃以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已而喻其相發明可爲而名物而已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之心而至於仁矣會子之言蓋意其積累之多而一旦豁然貫通之處故曰一以貫之

會子默識於言表則亦足以觀之矣

以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貫之義亦何所當哉

論語一書終始此章以明一貫之義曰諸此章者又引論語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合不置學者後知二字爲絕句則於文意爲長

德者盛之深爲忠怒之深爲恕言之至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怒者其心實異非其知之盡孰能察之

忠怒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忠怒推己及人爲怒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即其不違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心未嘗不同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哉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之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以下是君子之道之目

庸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皆不違乎實美之也凡此皆不違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改而止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以知能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大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天地猶有憾焉不能兼天地之所不能知能行者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人而言則自人而言則然自道也而言則非人所及則其求於人也恕而已矣

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其實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常之謂庸

能者亦自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則其大天下莫能破之所以然者常視之道必至於聲聞乎庸者道之去則庶乎其無術矣且其曰有餘而文意之間則謝氏所論語之忠怨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迹故其化不息亦自天地之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忠怨當其塞也天地之心似於不怨耳其曰不怨非若人之蔽於私欲而實有枝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怨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不怨於天地之氣象不究者蓋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不能位人不致和則其說未安為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喜怒哀樂之情而槁木死灰然後為道乎其無乃絕乎人倫而不近人情乎

問忠怨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邪曰道不遠是就事上說忠怨則去道不遠矣轉畧程子曰執柯以伐柯則不遠人猶要除一箇除不得又曰盡己為忠如心為怨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怨也違道不遠是也推己及物以為違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責己之心責人則易從所謂三省其身為人謀不忠與朋友交不信傳不習者皆當自反於吾身事父不能以事君未盡其忠事兄不能以先施之朋友背之者反於吾身事君不忠事親不孝臨民不莊治軍不勝戰立朝不能盡職與朋友交不能盡信居喪不能盡哀祭不能盡敬凡此皆當自反於吾身而已有一於此則為不能盡己之道矣

忠怨者人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理言之忠怨者用大小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忠怨則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怨者人道忠怨者體忠怨者用大小公平造次顛沛必於是弗違也

忠怨則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邪轉畧程子曰執柯以伐柯則不遠人猶要除一箇除不得又曰盡己為忠如心為怨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怨也違道不遠是也推己及物怨者人道忠者體怨者用大小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忠怨則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怨者人道忠怨者體忠怨者用大小公平造次顛沛必於是弗違也

忠怨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忠怨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違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責己之心責人則易從所謂三省其身為人謀不忠與朋友交不信傳不習者皆當自反於吾身而已有一於此則為不能盡己之道矣

忠怨者人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理言之忠怨者用大小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忠怨則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怨者人道忠怨者體忠怨者用大小公平造次顛沛必於是弗違也

忠怨則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邪轉畧程子曰執柯以伐柯則不遠人猶要除一箇除不得又曰盡己為忠如心為怨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怨也違道不遠是也推己及物怨者人道忠者體怨者用大小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忠怨則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怨者人道忠怨者體忠怨者用大小公平造次顛沛必於是弗違也

忠怨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忠怨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違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責己之心責人則易從所謂三省其身為人謀不忠與朋友交不信傳不習者皆當自反於吾身而已有一於此則為不能盡己之道矣

道則違人故君子不可以道則其說乃如彼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而人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設獨以為若止謂盡己之心其施有所不及蓋近世果有此理哉至四者未能安有此理是安有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不得其說而知天下之難克而知父子君臣者皆可以及人則是聖人之教人也為之說曰此非所謂道也夫道則其為物之大無人之門而

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歉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
而自棄故行願言　問忠恕謝氏曰猶影也無忠做恕不行
出來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盡恥卿之不逮也則其行
自分明恕如心而已　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說得
言也則其行顧則言矣有餘不敢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
行矣言行相顧則於心無餘故君子之言行相顧
　舜其大孝也與　楊氏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爲之
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考子之事親如此孔子
我無令人　或曰無
子之說出忠恕二字能一焉者乃白以爲能則失之矣
子思所以反之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
有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只發明恕字者何故侯氏曰無
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鄭去聲此
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徼古堯反
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言
素貧賤行乎貧賤則安於貧賤矣素患難行乎患難則安於患難矣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徼古堯反
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言
素貧賤行乎貧賤則安於貧賤矣素患難行乎患難則安於患難矣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古毒
反　畫布曰正畫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孔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
文之意　或問中庸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各而張之則子
所謂當如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呂氏說歸不子
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總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

也今人兒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賢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名其所識所得之事乎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十章首無子曰字者倣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其順矣乎

夫子論此詩而贊之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輒畧吾親不可以爲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平妻子不失其道莫大乎孝之本於順其親者也自邇者妻子兄弟也卑者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妻孥大於家道成然後可以及高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兄弟

右第十五章

父母妻子兄弟至於家道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以一氣言則以屈伸者爲德德猶言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聲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形與聲也爲德猶言性情功效也

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物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焉此爾詩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人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

言鬼神之情狀而不敢斥之陰陽合散無非誠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本費而隱則費者鬼神之用也隱者鬼神之體也一以物而言一以物之則而言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也

語原氣子屈曰精故者謂精凝聚而成物也魂者氣之伸而物之歸也

以游可非一如謂陰爲亦遊有生魂爲陰爲則其魄在物明口寻此真夫

其楊放東何曰氏主神以魂往其爲陰爲神其魄降故判陰意蓋之義亦已子

他之也見乃吕所屈往者升變陽神其魄釋之義孔子所

說說謝錄形氏謂而者既降故判陰意蓋之義亦已子

放肯氏中潰推倣錯既降爲知則魄又指血氣所

之有說所反本題綜屈爲知則魄爲廣而言鬼魂爲耳神升鬼而氣明所

不不則謂原張曰以而言爲耳神升鬼而氣明所

知可淸不之子入言爲耳神升鬼而氣明所不

其曉矣必意之思亦鬼若之爲是天之矣以可

於者但以張說氣各蓋又情神以地類其告揜

見唯歸既子尤者得二以狀魄其萬以以宰如

理妙根反他爲則其氣其者降在物明口寻此真夫

之萬之之書詳庶義之往正爲人之之鼻者實音

說物云氣亦猶乎焉分來以鬼也屈程之見或無扶

果而以復有但有學實者明易陰伸子嘘於問妄

何無亦爲是改以者一言此大陽往張吸祭鬼之誠

如不改方說本識熟氣之而傳合來子者氣神謂者

鹵葬夫耳今擴體以爲物而不遺一句乃是論鬼神之德底蘊微妙處然其章句謂神說神是手說見般親是就皆實乃陽也看見陽者上也爲說體而察之未問之後中之祭也又肅體一句可以六字做此祭章邪說祀初論鬼神微言說般則言說虛者在吸言聰之欲將者上明察中

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時向
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
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
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
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
外來道士封一把茅子令將去
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
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
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甚是
必於葬與奠言之雖然如是以
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
無不在故也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有舜年百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嘉憲憲皆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倘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作周公之事非常理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程子所謂非常而已楊氏乃忘其常而不得其常者亦不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之意則亦程子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倘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作周公之事非常理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程子所謂非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爲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爲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非

中庸集編　卷中

意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所以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

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帝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亭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簡文斯二者而已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布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天政也者蒲盧也蒲蘆草也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蒲盧之物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家語作爲政在於敏得人爲政而言也爲政在人此承上文人道敏政之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文易生之物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之人指人君而言其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簡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取也身役其聲人指人君而言其此生理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

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彝倫攸斁是也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無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　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之者有三所以行之者有五所以知之者知也所以行之者仁也所以成功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之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之不同所至一也昌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企知困勉行之質爲不可及子曰二字衍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近乎知之者知也知恥之者知其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人而言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昌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知者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觸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昌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恆視民之別也

厚而紳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者誠也　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切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踬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順乎親矣信乎朋友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位下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誠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又以聖人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人之道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因執之效言氏

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其故官屬士則忠也信盡其職使重其祿誠所而自貴也貴任親其親達敬九天大矣強授其所以恤之若之之脅理則人大經下小無其節勞以爲其故官屬已而之孝並無豈諸體事侯恤者不迭不勤士則忠哉賢厚而行所無侯摯不皆朝續欲其信百之士衆觀則之或不悖所則臣同綱聊之以往度其道無盛於白而不悖耳自則然其有已矜待作之也仰足管當不勝之曰而親是總忠節滅其以淳道人事任參當曰爲道親世親尊其力而者不委巧也惰倘使監之任治也親之之賢賢以不封能積者曰莫育命商大之之荷而哉殺之不罷勞之則以無者不之所而臣以則以不亦而等出衛其治天通所月欲累以

之事傷親言曰推而乎王力其下其容試逸而爲勸事則以位是恩之任修之推修室貢亂之來倚以亦樂程莫趨大臣之道而乃不之之身也之身而賜使旅固者能勉其不事至欲功之道事尊所治故以之至也尊無有上者能勉其能既富故忠也君之以則不事至於子賢倍度下梳授而能既富故道事故親廢問者然所應親畔而相而任能既富故忠也君之愛法賢何後以民親之不安願以者凜故時信盡者得矣而是否也有野來三心賢持出嘉勸稱時信盡其得豈保以而以賢百者矣其其於其矣事使重其祿誠以但全富輕此各而工而凡財危其善爲以薄祿誠所而自富之之屬親當親桑已此則使望不之償緻所而自貴也貴任親其親達敬九天大矣強授其所以恤盡之若之之尊理則人大經下小無其節勞以爲其故官屬而親親不賢而又懷臣其諸相後所以則爲勸私官屬已而之孝並無豈諸體事侯恤者不迭不勤士則忠哉賢厚而行所無侯摯不皆朝續欲其信百之士衆觀則之或不悖所則臣同綱聊之以往度其道無盛於白而不悖耳自則然其有已矜待作之也仰足管當不勝之曰而親是總忠節滅其以淳道人事任參當曰爲道親世親尊其力而者不委巧也惰倘使監之任治也親之之賢賢以不封能積者曰莫育命商大之之荷而哉殺之不罷勞之則以無者不之所而臣以則以不亦而等出衛其治天通所月欲累以

是則矣諸說惟潛氏誠定之云得下獲其上要則張而善子而親之道事君者得以自盡其故官屬士則忠也信盡其職使重其祿誠以而自貴也貴任親其親達敬九天大矣強授其所以恤盡之若之之脅理則人大經下小無其節勞以爲其故官屬而親親不賢而又懷臣其諸相後所以則爲勸私官屬已而之孝並無豈諸體事侯恤者不迭不勤士則忠哉賢厚而行所無侯摯不皆朝續欲其信百之士衆觀則之或不悖所則臣同綱聊之以往度其道無盛於白而不悖耳自則然其有已矜待作之也仰足管當不勝之曰而親是總忠節滅其以淳道人事任參當曰爲道親世親尊其力而者不委巧也惰倘使監之任治也親之之賢賢以不封能積者曰莫育命商大之之荷而哉殺之不罷勞之則以無者不之所而臣以則以不亦而等出衛其治天通所月欲累以

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聖人之大也可謂其信任而五叔者土而無官之人位以臣聽經者成高間朱之故官屬士則忠也信盡其職使重其祿誠以而自貴也貴任親其親達敬九天大矣強授其所以恤盡之若之之脅理則人大經下小無其節勞以爲其故官屬而親親不賢而又懷臣其諸相後所以則爲勸私官屬已而之孝並無豈諸體事侯恤者不迭不勤士則忠哉賢厚而行所無侯摯不皆朝續欲其信百之士衆觀則之或不悖所則臣同綱聊之以往度其道無盛於白而不悖耳自則然其有已矜待作之也仰足管當不勝之曰而親是總忠節滅其以淳道人事任參當曰爲道親世親尊其力而者不委巧也惰倘使監之任治也親之之賢賢以不封能積者曰莫育命商大之之荷而哉殺之不罷勞之則以無者不之所而臣以則以不亦而等出衛其治天通所月欲累以

是則矣諸說惟潛氏誠定之云得下獲其上要則張而善子而親之道事君者得以自盡其故官屬士則忠也信盡其職使重其祿誠以而自貴也貴任親其親達敬九天大矣強授其所以恤盡之若之之脅理則人大經下小無其節勞以爲其故官屬而親親不賢而又懷臣其諸相後所以則爲勸私官屬已而之孝並無豈諸體事侯恤者不迭不勤士則忠哉賢厚而行所無侯摯不皆朝續欲其信百之士衆觀則之或不悖所則臣同綱聊之以往度其道無盛於白而不悖耳自則然其有已矜待作之也仰足管當不勝之曰而親是總忠節滅其以淳道人事任參當曰爲道親世親尊其力而者不委巧也惰倘使監之任治也親之之賢賢以不封能積者曰莫育命商大之之荷而哉殺之不罷勞之則以無者不之所而臣以則以不亦而等出衛其治天通所月欲累以

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聖人之大也可謂其信任而五叔者土而無官之人位以臣聽經者成高間朱之故官屬士則忠也信盡其職使重其祿誠以而自貴也貴任親其親達敬九天大矣強授其所以恤盡之若之之脅理則人大經下小無其節勞以爲其故官屬而親親不賢而又懷臣其諸相後所以則爲勸私官屬已而之孝並無豈諸體事侯恤者不迭不勤士則忠哉賢厚而行所無侯摯不皆朝續欲其信百之士衆觀則之或不悖所則臣同綱聊之以往度其道無盛於白而不悖耳自則然其有已矜待作之也仰足管當不勝之曰而親是總忠節滅其以淳道人事任參當曰爲道親世親尊其力而者不委巧也惰倘使監之任治也親之之賢賢以不封能積者曰莫育命商大之之荷而哉殺之不罷勞之則以無者不之所而臣以則以不亦而等出衛其治天通所月欲累以

蓋以自然之理若言之則天之道之間惟天地之道鬼神惟天之德理爲至實而無妄故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蓋以自然之理若言之則天之道之間惟天地之道鬼神惟天之德理爲至實而無妄故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無一毫之善而不勉於不善而不能免其一事之惡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以加之矣故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妄其之之又而戒已能善免勉而無一毫之善而不能免其一事之惡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以加之矣故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故女故 妄其之之又而戒已能善免勉而無一毫之善而不能免其一事之惡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以加之矣故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者所故女故 妄其之之又而戒已能善免勉而無一毫之善而不能免其一事之惡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以加之矣故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之至能之能曰之爲大隱何無謹篤不而於不其一毫爲固私思爲毫之善也不義

之至能之能曰之爲大隱何無謹篤不而於不其一毫爲固私思爲毫之善也不義

踐誠有情參學水惡體惡患所恐矣爲固私思爲毫之善也不義

踐誠有情參學水惡體惡患所恐矣爲固私欲從善也不義

其而所故伍問然也觀揚於藏櫃於如耳是其之而容也不義

其而所故伍問然也觀揚於藏櫃於如耳無中又義

實可自能之思則何之善不於而是其之而容也不義

實可自能之思則何之善不於而實中不而如耳無中又義

而見得反以辨其實則而實中不而如耳無中又義

不於而覆得亦誠如其以哉自敢又是夫以道極其天爲德也固舉

不於而覆得亦誠如其以哉自敢又是夫以道極其天爲德也固舉

爲行可之其有也之爲誠是將猶加爲於實而天爲德也固舉

容行以以所序適而善於則消則以惡天其動下德也固舉

言之施發疑乎所安者中所聚凡固而下德容之也固舉

矣爲其其而曰以得誠者謂求所執不之者周旋而無天下

此則辨端有學庸不庸曰誠誠謂之能事奈何莫無天下

丸凡辨而所之其謂矣之之不和動不皆何莫無天下

者所之可間博本之自何者得欲雖其有曰不一毫之善

之學明思問然然誠其也也以者其則以聖人禮之善而

序問則思之後之哉人曰曰爲出不其知人固也不而無一

也思斷之審有善但欲若然吾而賭爲其固也口蒲無一

辨而謹然以而非之是則之無不善如己口蒲無一事

曰而不則後備反天私者大病所聞去是言然此一事之

何得善精有事爲理分自學而施之惡爲之則其常所之

以之故而以物不真觀其論吾於間之善亦常所之

言者能不慊之誠實之天小之外亦心而曰人以或遺

誠又無徧體理則理人德人必固不擇木不遺

地只如莫大不知物聽自次密後視爲讀行若在使

形利之先經得之又於知第者因爲政時則思當他

之行成爲乎學學不老禮終人看大在只力有人恁地

分此之 纔然而可聊義始若家義人覺行以說地聖

有五一又亞聖知繫語不總連語者取首之實仁聖

爾者也曰則人之容宜待合便乃宜大段事之時人

案勇蓋知道必亦撰名學如是是也以尾否始恐仁

者仁仁前須是得於而此不木尊身與曰得猶便

則以者勇定學才出鄰如練可來賢修次然 有真

者固以天事 須子經密及只爲身段 問不簡是

非知生下豫張問是何使 此一大以首問博仁是

性以知之立子生問害孔輯只段都道意衷學處仁

也勉以達不曰而他於子著將也接修相公之說義便

有強安道疑天知先孔自程別中綸道接問至義便

三行行雖其下之知子生子人周說以如政明時恐

人此此本所之要者體如曰語三去仁云章辨恐猶是

焉五五末行達學始文亦生言十一便政舊之猶是

書者者有利道不得官何知關三段說也只是有義

者 知差用五曰 名害者法章看仁者香致不更無

曰又者及安其生又既於只成其始者蒲碎知義無

以曰以其身生而曰欲學是編次覺人蘆解之處不

別性學所之民知生知如他木序質也也果事便實

乎一如以要之固而舊問生來其穿親故自爲須處

衆色一君乎密室一君乎所見皆明各異豈曰有不同雖之下一所以學乎聖人一即天道也知天道即知人性而無及其一即於庸之中三人學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而天下之達道行之一至於誠而天地之化育一貫於庸之首章之末節隨其所見皆有不足以盡之故有終身不能盡其一節者貴於已

中庸集編卷下

宋玉德秀撰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德無不由也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或問誠明之說曰呂氏性謂之性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此教明謂之教明謂之誠謂之性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此教明學者則自明誠之教明之者自悉備而言聖人之性也反之者自忠學而言聖人之所以復之所因

有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可以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天下莫能加之也由盡其性者

故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雖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盡性方能盡人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物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盡人之性也同然皆生者各得其理則盡物之性也至於盡人

復乘迹矣　斬齋程子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大范也誠之者不異高故君子曲成於自足而知之者不異學而不止此子曲者學大學而後知之也於自棄學而不止此子曲者學大學而後知之也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者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龜所以卜筮四體之動有變有禍之間如著

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右第二十五章言誠物之道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以自成而道者導言誠者物之所當自行也誠心言本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終始言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益人之心一有不誠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

於能說大抵堵物之實而徵之實未有盡其心之實而謂之無理不故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了上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正謂此理而有此誠也誠者物之終始事有是物以人言之實然而於人參天地贊化育者可以一言盡之曰誠而已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誠已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智之道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天大無外造物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爲形所梏故有內外一則物物此則成物爲知何也夫盡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德而言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已非謂有已之德積漸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而申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表裡精粗各極其盛而所以載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而申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表裡精粗各極其盛而所以載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一不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積久則博厚高明無疆皆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若則明如此若子云明則動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若則明如此若子云明則動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若則明如此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

家都將做進德次第說若一節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看過廣博則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不得不廣博不高有如是深厚則不得不明此兩句自說得分曉只欲厚則辭簡故反不明似他說得太煞如為皇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發越於外者自然光輝照映不已此是人輝映之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純亦不已文王之謂也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呂氏曰實理不貳則其為物不測天地之所以生物不貳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惟其不息故四時變化而無窮無敝之謂也如使天地運行而不息則安久者日新而無敝此之謂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悠則博博則厚厚則高高則明明則悠悠則久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此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之事天地之所以不能盡人物之所以不能已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也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也黿鼉蛟龍魚鱉生之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逸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為得之唯游氏善而以無力無體形去智為極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乃能行之也今乃以道非禮則蕩而凝滯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德者又不足以所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說曰棄仁絕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為得之唯游氏善而以無力無體形去智為極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乃能行之也今乃以道非禮則蕩而凝滯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德者又不足以所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說曰棄仁絕義大盜乃止禮為德之盛仁為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遏絕之使不得發見於外者自然不明此兩句說得分曉只欲厚則辭簡故反不明似他說得太煞如為皇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發越於外者自然光輝照映不已此是人輝映之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純亦不已文王之謂也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呂氏曰實理不貳則其為物不測天地之所以生物不貳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惟其不息故四時變化而無窮無敝之謂也如使天地運行而不息則安久者日新而無敝此之謂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悠則博博則厚厚則高高則明明則悠悠則久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此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之事天地之所以不能盡人物之所以不能已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也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也黿鼉蛟龍魚鱉生之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大哉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蓋禮也威儀也此言經禮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謂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學之矣復時習之矣謂故學之溫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

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小也尊德之道而凝之致之盡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治下一治在一段大處無所不宜是以小德川流敦化之大本體之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流動於本體之充滿之有一毫之洋洋乎發育萬物之意思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毫之差則便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分殊一毫之差則便於禮儀三千一毫人欲之私便於天理之正一毫私意便於道體之大一毫私意便於道體之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道之發育萬物峻極細密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此又一章之通言也所不體故居上治下一治在一段大處無所不宜是以小德川流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治下一治在一段大處無所不宜是以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言道體之大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是言道體之大小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言道體之凝聚也至德至道之凝聚是言道體之盡也

是充塞天地底意思使他發自方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元亨利貞之道發不成須要聖人干天曰仰春生處做溫處有渾淪處做細密處有細密處做渾淪處此一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皆然工夫知新上下五句皆分工夫敦厚以崇禮一節是承其實質底故大處做所不包細處做無所不入故有三千威儀三百威儀之大極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小而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細亦莫不有禮焉

天道流行發見爲用處使他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是言道體之大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言道體之凝聚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言道體之盡也

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優於全體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流動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是言道體之大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言道體之凝聚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言道體之盡也

說道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便是優於全體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流動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是言道體之大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言道體之凝聚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言道體之盡也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了全體處有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是言道體之大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言道體之凝聚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言道體之盡也

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加其天子一冠二事之著也不外乎此三冠之類大

中亦自有常行底德性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恐不有如冠其天子一冠二事之著也不外乎此三冠之類大

云經便是常行之大目便有三千條恐不有如冠其天子一冠二事之著也不外乎此三冠之類大

則懈怠有變底德性是變化氣質處變得一分殊一毫人欲之私便於天理之正一毫私意便於道體之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實處懈怠自有常行底德性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恐不有如冠其天子一冠二事之著也不外乎此三冠之類大

來教人從學變化氣質處做工夫了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是言道體之大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言道體之凝聚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言道體之盡也

都無工夫爲了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是言道體之大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言道體之凝聚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言道體之盡也

樂刑政工夫爲了制度文爲處說做都是體如用此及之聖人將性那箇說做箇箇是實理做出來的是自然底道理不可欠闕一事便是優於全體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是言道體之大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言道體之凝聚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言道體之盡也

空闊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毫之差則便於禮儀三千一分殊一毫人欲之私便於天理之正一毫私意便於道體之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毫之差則便於禮儀三千一分殊一毫人欲之私便於天理之正一毫私意便於道體之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理一殊一毫人欲之私便於天理之正一毫私意便於道體之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界之汗漫矣高明謂無一分殊一毫人欲之私便於天理之正一毫私意便於道體之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而極乎道體之大故於此畧言之上面一節說做工夫了下面一節說做工夫之極功了

本廣太若有體之大故於此畧言之上面一節說做工夫了下面一節說做工夫之極功了

舉張子曰天地之道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而已

自累則其心狹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洞毫私欲累之則其心狹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都無欲累之便狹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舉張子曰天地之道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而已

自累則其心狹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洞毫私欲累之則其心狹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舉張子曰天地之道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而已

自累則其心狹小敬已以上謂不存高明之心而高明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高明溫故以上謂不存溫故之意而溫故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溫故知新以上謂不存知新之意而知新之功不足以盡道體之知新敦厚以崇禮以上謂不存敦厚之實而敦厚之極不足以盡道體之敦厚崇禮之問德性問學之間所以修德而凝道之功也

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而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在我者德性之
而道問學以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
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災古宋字
子之言子思引之反覆也以上孔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跡貴賤制
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度品制也倫次序之
序也三者皆同言天下一人之常不改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災古宋字
子之言子思引之反覆也以上孔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跡貴賤制
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度品制也倫次序之
序也三者皆同言天下一人之常不改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災古宋字
子之言子思引之反覆也以上孔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跡貴賤制
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度品制也倫次序之
序也三者皆同言天下一人之常不改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所
記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守制度不行於天下雖天子之位而人莫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且彼此爭雄不能相一名器德數之間廣狹如一而其行於道方
無有違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詰之而其行乎此然後可以行於
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孔子皆當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所
記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守制度不行於天下雖天子之位而人莫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且彼此爭雄不能相一名器德數之間廣狹如一而其行於道方
無有違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詰之而其行乎此然後可以行於
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孔子皆當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所
記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守制度不行於天下雖天子之位而人莫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且彼此爭雄不能相一名器德數之間廣狹如一而其行於道方
無有違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詰之而其行乎此然後可以行於
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孔子皆當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

時而遽然哉　楊氏曰愚無德也而好自用賤無位也而好自專居今之世無德無位而反古以爲有爲皆取災之道明哲不爲也故繼之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蓋禮樂則有謀焉況敢妄作乎有其位可以作矣然不知禮樂之作也況無其位乎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

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通唯呂氏一說爲得之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覇者事邪曰以王天下者而言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宗其道憲章者

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覇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倚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何疑哉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辨乎其已行者無所差也

由其行之有居舉而措之所遇而去也而其發水土則各以其特者迎日推筭各之事遂其性者所以體大而言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盡人物之性而參天地之化者不過因其固然而順導之耳非有所加損於其間也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此言大德敦化之體也

博厚足以任天下之重高明足以覆天下之物悠久足以盡天下之變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之德與天地同體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密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細事詳密察故曰足以有別　聰察便是知强教便是勇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始能時出程子曰溥博淵泉言其本也而時出之則其流不窮淵泉如淵則其大無外淵泉如淵則其靜而深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者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綸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唯聖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也其絡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唯聖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性之全體也唯聖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也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懇惻貌以立本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致用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如聖人也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惡去聲　闇於感反反也　詩國風衛頌衣錦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掩其美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發於外而無厭斁之近見於外也此也有形諸外也有本也而時出之始言作衣之終言其立心之始也闇然日章之實以繼之見於外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　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　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

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鉞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而咸格於神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不顯其敬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　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

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鉞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而咸格於神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不顯其敬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　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

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

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爲恭之妙非此而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或問卒章之說以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反失之高遠元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與微之顯所以與微之顯反於其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致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又失其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蓋以至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沒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以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尙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是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以入乎此者爲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入乎此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致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又失其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蓋以至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沒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以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尙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是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以入乎此者爲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與微之顯所以與微之顯反於其

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鳶飛而天下平矣
又曰毛猶有倫天壞縷縷忽終不盡　又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諄諄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譬見如中庸言近指遠只爲今見此數大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爲今

論語集編

論語集編卷一

宋 真德秀 撰

學而第一　朱子曰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後學祝昌泰 校刊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學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悅也既學而又時習之則所學在我故說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數飛也說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將以行之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也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生於說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生於說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生於說

之觀之亦將不吾願矣惟其存以充諸身而形諸外則彼之望風而德者自將敬信服從之不暇凡吾之所學而達者既至而遠者亦將於吾之所學而悅之兼以復其初而無物我之間是其散欣交通融心者怡和而樂之意所以盈於內而達於外也曰人不知而不慍不慍者有得於己而已初非爲求人之知也正以爲己而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不安聞之而不原之有不信之見知而不慍者聖門之學則其道自此而生若上文所謂德之本立則其道自充大者既得而小者亦不遺矣此學之終也或曰學有始終而說不慍不慍者有得於己而已學者之事也曰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爲君子也曰常人之情莫不欲人之知之人不知則其本心之德也爲君子者反是而已矣此學之始也或問子夏門人小子之所當洒掃應對之事而習之與聖人之學何以異曰子夏之

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所自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理心之德豈有二事哉但別而言之庶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脈絡渾然無間是則先師立言之意也孔門教人莫切於求仁然歷代諸儒推明其義各以己意發揮不一而其指歸亦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成德爲仁之道生生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曰然則自親而仁民而愛物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但有仁與義禮智而無孝弟之名而未有孝弟之實何邪曰非謂孝弟之外有所謂仁義禮智信爲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其知乎此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以敬親而言則爲義以尊親而言則爲禮以順親而言則爲智以本其誠心而言則爲信此五者皆出於性而其實則一物而已故曰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中之所有也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中之所有也故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信五者而無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義禮智信爲二物也孝弟之於仁義禮智信猶根之於枝葉親之於愛物是根有幹有枝有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親親仁民愛物是枝葉便是根幹便是仁義禮智信便是孝弟是仁義禮智信爲孝弟之本又如木之有根幹枝葉便是木之有孝弟仁義禮智信便是孝弟之本也或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先師言之詳矣而學者未之能曉也曰仁性愛情心統性情之說程子云云譬如一粒粟生出苗便是仁苗秀實便是禮實之核仁也是生之理貫乎苗秀實之中生生不窮之謂仁仁之本也或曰仁者本心之全德而極其大用不過曰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爲心故其所以爲仁者愛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而人得天地之一心有仁義禮智其全德莫非一仁包四德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德之謂仁仁之所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不出於忠者故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其發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者其可不盡心乎或問程子所謂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之謂之忠以實之謂之信何也曰盡己之謂忠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發乎外者而言之謂之信以人言之謂之忠以其物而實之謂之信一也但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爲信始終一生意足以貫四端則愛之理心之德也曰論其全體而極其大用不過曰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天地之所以爲心故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心何也天地之所以爲德者非一心有仁義禮智信五者而已生之外無他道

本末存於己爲忠見於物爲信
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
盡之意循物無違爲信
謂言語之發術其物之本實而無
言小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荀子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
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 問未爲人謀未爲友朋時所謂忠
信如何徐工夫朱子引程子雞鳴爲善只是主敬之說曰只
是存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此便是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處 南軒曰曾子以此三者自省可謂爲己篤實之功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程子曰此言之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五者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 楊氏曰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 以其時則力本者不奪自盡其力而已未及爲政也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焉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程子曰爲仁在行之之中矣 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古今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南軒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能盡之有不行焉則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以敬爲主而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程子曰爲仁在行之之中矣 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古今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南軒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能盡之有不行焉則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以敬爲主而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程子曰爲仁在行之之中矣 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古今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南軒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能盡之有不行焉則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以敬爲主而細推之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則嚴毅持重之謂威 固堅固也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惡理多端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也無威攝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爲德之本 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豈復他求忠信則事皆無實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 程子曰人心也若無忠信是喪其心也 無時莫如其敬者人心之主也若無忠信是喪其心也則雖有物子游曰喪祭之禮致其哀而已矣致其嚴而已矣

無友不如己者 勿亦禁止之辭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之而已 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 游氏曰速改不可畏難而不勇則無以輔仁 南軒曰學以重威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爲益而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嚴不能改過則終焉無以入德而賓者亦未必樂告己之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南軒曰學以重威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爲益而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嚴不能改過則終焉無以入德而賓者亦未必樂告己之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也追遠者祭盡其誠也厚者德之實民德歸厚則薄惡之風消矣 南軒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也追遠者祭盡其誠也厚者德之實民德歸厚則薄惡之風消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字子禽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 程子曰子禽以夫子每至一國必聞其政故疑而問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而厚良易而直恭莊而安儉節而制讓謙而通 程子曰聖人德容之盛自然如此 南軒曰聖人之德容如此故其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蓋不待求而自得之也 游氏曰聖人之德容如此故其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蓋不待求而自得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觀其志觀其行之所向也 程子曰觀其志觀其行之所向也 父之道善則固當繼惡則亦當改也 程子曰父之道善則固當繼惡則亦當改也 三年無改言能繼其志述其事也 南軒曰三年無改言能繼其志述其事也 程子曰三年之喪所以盡人子之心也能盡人子之心也能盡人倫也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學爲人倫也 學之爲道何以加此 程子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 問未爲人謀未爲友朋時所謂忠信如何徐工夫 朱子引程子雞鳴爲善只是主敬之說曰只是存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此便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 南軒曰曾子以此三者自省可謂爲己篤實之功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而篇大抵皆務本之意也 南軒曰學而篇大抵皆務本之意也 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豈復他求忠信則事皆無實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豈復他求忠信則事皆無實故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名若字子有孔子弟子 程子曰孝弟之人性非順德

謹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心易以入難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人所以入難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須不忠信則無物主乎忠信則立於無所據依同於己者曾己之不如則惰志而不能改過者以憚改見過則速改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保其中也而養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矣

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養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矣

愚案成湯之聖猶曰不貳過而不肯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謂之過過而有心而為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不善方謂之惡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

子貢問於子禽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諸語辭也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光輝接於人者也

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言如此而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
可行也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而小大之
皆由之有所不行者以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或問禮之用自然之有節和而無失其節非何以人曰禮之所不行正
謂過者及不及之差耳若信近於義則言可復也恭近於禮則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
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
自有和須是如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到和處因舉重山與不動
須是得宗博說會職事若曰禮行之則起聖人之僞今日合茶莫不如此則
如此山只此打不過處使見得禮非聖人之僞自和耳於禮須
之和用和爲貴只爲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微不得禮主於敬
而和之處便是禮之樂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做出便不安要放寬些
用之和爲貴只爲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微不得禮主於敬
而和之處便是禮之樂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做出便不安要放寬些
恭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

好學可乎　學者先須有根本方有可求正者須是自去講學得七八分一就有道求正只一二語言便可剖判臨時旋學也難　南軒曰於食與居則不求飽與安於言行則敬而慎斯不謂之好學乎然必終之以就正有道者蓋世固有不徇物欲而免於言行者然必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焉　一也同世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正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徹盖可以理性也命也仰非二物而有是言耳夫二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別蓋理以事言則一而已程子曰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之為言正也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程子曰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徹盖可以理性也命也仰非二物而有是言耳夫二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別蓋理以事言則一而已程子曰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爲先後亦不能無少忽之間也然或者又以天命爲窮達之命一也但聖賢所知云者又有以其氣而言者有以其理而言者命云者是也讀者各隨言其語意而推之則各得其當而統言者又別有所謂命之命爲如何曰不同知天命之命則知其發源處知命則知其理之所自來理自家底天道自出底性與天道之所自來性自家底所以勉進後人也立於所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於所通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知法度之器所以爲方之不踰也知法度之至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也知天命則知其發源處知命則知其理之所自來知之至也安而行之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也知之至也所以勉進後人也立於所通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知法度之器所以爲方之不踰也知天命則知其發源處知命則知其理之所自來知之至也安而行之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心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之器所以爲方之不踰也從心所欲而中心之理自然不過於法度之器所以爲方之不踰也從心所欲而中心之理自然不過於法度之器所以爲方之不踰也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御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氏名仲孫氏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故語樊遲以發之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謂事親之始終具矣禮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已矣葬之以是證之於然語而未詳故夫子以是言也胡氏曰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不言而得爲而不爲與不爲而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不言而得爲而不爲與不爲而得爲者而已矣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門人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至則拘養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不敬不至則拘養犬馬皆能有以養之也或問父母至親所以深警之也曰此說誠之言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門人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至則拘養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不敬不至則拘養犬馬皆能有以養之也或問父母至親所以深警之也曰此說誠之言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饌之也僎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柔色柔色爲難非服勞未足爲孝也程子曰告懲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故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人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告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饌之也僎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柔色柔色爲難非服勞未足爲孝也程子曰告懲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故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人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告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聽受明悟發問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之理愚謂魯鈍也弘謂深廣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聞之師旨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莫非發明夫子之道但然山之面無甚高深之處故夫子以發明夫子之道但然山之面無甚高深之處故夫子以發明夫子之道但然山之面無甚高深之處故夫子以

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顏子之質鄙於踐履則布
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發明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
發而退夫子之察其燕私則見聽言動皆能蒙以聖人之教及
顏子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
謹之密獨也嗚乎夫子與回言終日則其私見之所謂愚者乃
所以發明夫子之所謂愚也問顏子之所以發夫子之所以
幾可勝惜哉張敬夫曰夫子與回言終日退而省其私知其足
發明夫子之所言蓋默識心通非有待於問辨反求之而後
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以爲助也程子曰顏子聽言動無非禮
之驗也問顏子省其私則只是他人之所不知雖在衆中獨
得之妙非聖人孰能知之胡氏曰顏子之於夫子其進德之
功必因其已發而後可驗其未發則固莫得而窺也然觀其
進銳退速則其未發之蔽固已見於平日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明夫子之言回也不愚
尹氏曰聖人之於顏子非特許其心融神會而已蓋將以啓後學使之深潛玩索以
自得之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馮氏曰言觀人之法必於其言行之際察其所以爲之之意與其所安之地則人
之邪正善惡不待辨而自見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舊聞也新者理義之日新也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
所知有限故學記曰既學既記又須不忘其所能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則
可以謂好學也已

或問子張子夏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規模宏闊蓋有務外自大之意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蓋
有拘而不化之意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
而已

南軒曰器雖有小大然其拘於才而有所限則一也若君子之才雖非一藝不
可以器名然其才有弗器者存焉則其才雖多亦奚以爲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之於未言之前後從之者行之於既言之後

南軒范氏曰子貢之意蓋以此爲君子之道而非小人之事故問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南軒曰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途之幾也

子貢非不能踐言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惡其有時而或以言爲君子之全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者其味有間矣學者宜體察之

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亦是學須思量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體察則昧理則昧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事與思互相發明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欲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害甚矣學者當如涇渭之不雜可也　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人爵之至無足慕君子脩天爵而人爵從之脩人爵而已者或學有以攻其中矣　或問有以攻乎異端之說以深誅楊墨之罪乎曰不然楊墨之害甚於申韓蓋申韓但自爲其學楊墨則務以勝人使彼之道反經而不言以正之則亦無所辨之而彼之邪說橫流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孟子闢楊墨而不闢申韓蓋正道異物如水火之相反經所當然孟子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知矣　或問楊墨之說以楊氏爲我墨氏爲兼愛孟子闢之固不可易矣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墨氏之學出於子夏子夏之賢豈肯爲無父之教哉蓋其流之弊不得不然耳楊氏爲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也墨氏兼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楊氏爲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所以闢之者蓋以其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耳豈若後人之論哉　或問楊氏爲我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然無權猶執一也何以異於楊墨曰楊氏爲我雖出於自私然不害其爲義墨氏兼愛雖出於利物然不知親疏之別則害義子莫執中雖爲近之然不知變亦賊道而已矣　或問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孟子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是禽獸楊墨之罪固不容於誅矣然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孟子豈得已哉　或問楊墨行仁義之一端而流遁至於無父無君如此其甚孟子闢之固嚴然楊墨之道不辨不明天下之人將溺於其說而不自知其間有正大之士出而救之則力有所未盡亦非難也蓋楊墨之道似仁義而實無父無君之禽獸人之所以易惑而難辨也孟子之闢楊墨所以爲功於聖門者正在此耳　或問楊墨之道何以無父無君曰楊墨之學務爲自私自利之說以蔽其天理之公而不知有父有君是無父無君也

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案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統循環迭用猶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後世繼緯術數但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用之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不可諭益天理也有是理則有是神若於非當祭而祭見義不爲無勇也

自天子至庶人各有其分而不可踰越其理何享之有原其心之所萌不過爲諂而已

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如何曰非見得分明則行不去

如而不爲是無勇也

問見義不爲無勇曰剛是見得未明若已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亦是見得不分明

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

問云莫是連上句否曰不須連上句說凡事見得是義便著做不獨祭祀也有

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

問非鬼而祭章答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鬼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者鬼者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

伸鬼者氣之屈者爲陰故爲鬼神者仲也鬼者歸也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言之則魂游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

誠敬之則又能來格此又伸而屈也文集

論語集編卷一終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校刊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人數如其佾人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人數如其佾人也或曰佾八人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其所以不爲政先正禮樂以救其失則僭者不敢須臾去禮樂則放僻邪侈之心入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季孫叔孫孟孫魯大夫雍周頌臣助祭之歌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之以徹其俎之節也穆穆深遠之意大子是時頌之容三家名僭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大

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南軒曰爭而君子之於有已君子克已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以正已而下揖遜而升堂遜而下而飲其意蓋如此然則君子其爭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畫之事也後素繪事後素也後于素也考工記曰繪

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發明之言已當我之志意故皆可與言詩者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禮者不虛行此能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本不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皆可與言詩也固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軒曰凡禮之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夫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素則絢之有口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爲後也了夏於此如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二代之禮我能言之後微證也文獻賢也言文獻不足則我不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軒曰凡禮之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夫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素則絢之有口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爲後也了夏於此如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二代之禮我能言之後微證也文獻賢也言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二代之禮我能言之後微證也文獻賢也言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肖之之心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悲之自此觀至此而失禮之由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禮之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老之杞宋之不足徵也如彼者之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講者故以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孝子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之至也程子曰祭先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誠祭神主於敬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賤而當事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如阿附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則獲罪於天無所逃理則非特不能使人親順也室西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殷所祭也凡祭五祀之神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但簡於奧耳以迎尸也雖於奧略賤而當事尸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孫大夫賈衛靈公之大夫也王孫姓賈名時執國政而靈公信任之賈以衛國有人之故欲其盡忠於己而治兵則其所

長此又愴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知禮閒故或人因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孰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言人之力有強弱不可以強而至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告朔之餼羊古者天子諸侯每歲十二月之朔頒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蓋惜也羊雖虛設而禮猶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其無實而妄費然禮廢羊存猶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黃氏曰孔子以明禮之當然也如是而後盡其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孔子言之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門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晴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其言之過也如也與如也足躓如也其言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凡此皆所謂事君之禮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忠之不足事君以忠不患其無禮患禮之不至南軒曰使臣以忠事君以禮如所謂敬大臣體群臣之類是也事君以忠如所謂無以有己有犯無隱之類是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盡其愛樂之情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南軒曰哀樂之爲情一而已樂而至於淫則傷之正也哀而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迷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孔子門人名予字子我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成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尹氏曰右者各以所宜木名事見說苑蓋衆名耳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社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成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尹氏曰右者各以所宜木名事見說苑蓋衆名耳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附會其說與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仲儉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蓋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所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

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小其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管仲而知禮孰不知禮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乎其奢者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乎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管仲而知禮孰不知禮

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如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也管仲三歸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納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說過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楊氏曰大器小器所謂大器納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說過爲功而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相奪倫故曰皦如然皆自宮而商自商而羽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蕃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不得見之意也從者通謂使者得見之謂通使者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愚案三先生之說不同正當參繹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名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蓋其所欲所汲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之乎其不可觀故斥其著以明其非儉或曰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謝氏曰孟子曰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今當以此論爲證不智也今當以此論爲證問謝氏之說如何先生之意南軒張氏說固是但語只爲說居必擇鄉游必擇士之意本深其及者遠故不同正當參繹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貪也處安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而和矣欲其相奪倫故曰皦如然皆自宮而商自商而羽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蕃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不得見之意也從者通謂使者得見之謂通使者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名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蓋其所欲所汲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之乎其不可觀故斥其著以明其非儉或曰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謝氏曰孟子曰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今當以此論爲證不智也今當以此論爲證問謝氏之說如何先生之意南軒張氏說固是但語只爲說居必擇鄉游必擇士之意本深其及者遠故不同正當參繹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貪也處安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而和矣欲其相奪倫故曰皦如然皆自宮而商自商而羽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仁矣無惡也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或問或以惡字爲去聲爲志於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則仁人之公道非如仁者蓋無所好惡也好惡之美名失仁人之公道非如仁者蓋無所好惡也好惡之美名失仁人之公道非如仁者蓋無所好惡也好惡之美名失

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惡不仁如惡臭之及吾身此誠於惡不仁者也　南軒曰既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之見也所以待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覆抑揚可謂蓋有之矣軒之說謂蓋有用力於仁者但我猶未見耳似得聖人忠厚之意更詳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觀過斯知仁矣　類猶也程子曰人之常失於厚小人之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恕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侯氏曰後漢吳祐謂父愆曰小人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案此亦但言人之有過而後賢不可知也　或問觀過知仁意　聖人之過是人之常說而不仁之過易辭說此亦觀過知仁矣猶曰觀人之言寬猶無所偏失如此而已意不在是也　或問觀過知仁意　聖人之過是人之常說而不仁之過易辭說此亦觀過知仁矣猶曰觀人之言寬猶無所偏失如此而已意不在是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觀過斯知仁矣　類猶也程子曰人之常失於厚小人之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恕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侯氏曰後漢吳祐謂父愆曰小人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案此亦但言人之有過而後賢不可知

適無莫者乃所以爲有適有莫而卒墮於天下言天下之事無不然如出處去就以至立政用人之類皆在其中惟義之從而已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知此則漸近于絕四之地矣

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土謂貪利懷惠謂貪小惠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安其固有之法懷惠謂存其固有之恩

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小人安知不以位言邪曰以例求之凡言君子小人或問君子小人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

而相反者則善惡之謂如周此和企之類是也又問懷刑之人安務得之私意也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安其固有之法

說以爲惡不善何也曰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爲言則猶管仲所謂畏威如疾之謂耳

南軒曰懷德懷惠懷土懷刑皆安務得之私意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

孔氏曰欲利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程子曰欲利於己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讓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

程子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貫故以呼而告之

門人問曰何謂也

所以不問者夫子之一貫之道忠恕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盡己之謂忠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天道人事之別也

程子曰以己度物恕也

忠恕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所以不同者夫子以天地之化一本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忠者天道如心爲忠忠於義亦通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告門人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曰何謂也曾子告之而已矣

惟曾子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其才質之美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德而安順其所處之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

程子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貫故以呼而告之

門人問曰何謂也

所以不問者夫子之一貫之道忠恕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盡己之謂忠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天道人事之別也

程子曰以己度物恕也

忠恕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所以不同者夫子以天地之化一本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忠者天道如心爲忠忠於義亦通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

之之一忠一本忽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大道言
所生萬殊則是一昆蟲草木之所得而生一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當於道理其實只是一箇此理之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只爭些子自然如心爲忠如比也一是此理之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只爭些子自然如心爲忠如比也一箇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生一箇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生一箇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生

會得　君子只知得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　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如何　問云曰這只就眼前看只如做官須要做得好可以求知於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之曰可以養老盜見之曰可以沃戶橋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之曰可以求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　南軒曰君子小人之分只是義利之間學者於此能有以察之則知所擇而去取矣　或問君子之心公而無私小人之心私而無公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竊謂學者當辨其志志乎義則所習所行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愚案陸氏曰鹿洞議奏曰此章以義利分君子小人辭旨明白

德不孤又是一義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編卷二終

論語集編卷三

宋 真德秀 撰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後學祝昌泰較刊

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嬰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南軒曰公冶長雖在縲紲而非其罪則其人能謹於行可知其所過特無妄之災耳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名适字子容謹敬寡言必見用也不廢言必見用也免於治亂之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弟子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以其子妻容蓋原於兄子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遵夫子既嘆其賢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其德者故夫子厚之至也

蘇氏曰孔子四十九歲有才知仁愛爲單父宰民不恐欺以年計賤之也

或問云曰胡氏吳氏亦有所避也若孔子則自至公何遵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此人下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名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可取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爲單父宰恐欺以年計賤之如此人皆教子賤以治子賤爲單父宰所以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人之術業史記子賤爲單父反命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所治者小所治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五人則又有以異乎曰以後章引師說曰以後該後章當理而無私心與此章之義加之以不息之二章則乃天地一仁之心氣化有流行無少間息非至誠以盡名性之全亦見如此章文義有子章體未盡後學大造而實體者何可不深思也或其發前人之所未發而有功於後學者非深造而實體者不能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分亦不是也所謂全體集註所以爲仁之本言仁而無遺於三非全之體而不疑仲弓之賢不及顏子如顏子亞聖不得九而不能違仁之理一毫私欲方見得全道理若人固不能無私欲只要克去己私以復乎天理耳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當夫子之許其仁何也曰用佞禦人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仲弓孔子弟子佞口才子姓冉名雍字仲弓禦當也言何用佞給人所應答也憎惡也言雖未知其仁然不宜以口才子姓冉名雍字仲弓禦當也言何用佞給人所應答也憎惡也言雖未知其仁然不宜以口才

前說之義詳且密矣　愚案集義程子曰佞辨才也人見之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云焉用佞范氏曰佞口才也時人以佞爲賢故謂雍也仁者雍行也仁者不必仁而不佞言也故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仁故佞多言而尚能行也故夫子云焉用佞范氏曰佞口才也時人以佞爲賢故謂雍也仁者不必仁而不佞言也故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仁故佞多言而尚能行也故夫子云焉用佞范氏曰佞口才也時人以佞爲賢故謂雍也仁者不必仁而不佞言也故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仁故佞多言而尚能行也故夫子云焉用佞范氏曰佞口才也時人以佞爲賢故謂雍也仁者不必仁而不佞言也故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仁故佞多言而尚能行也

曰不知其仁也　愚案集義程子曰佞辨才也人見之多以口給屢憎於人以口給禦人口給禦人則人之所憎也雖欲仁安得仁

惡用佞　愚案范氏曰佞口才也時人以佞爲賢故夫子云焉用佞雍也仁而不佞言也故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仁故佞多言而尚能行也故夫子云焉用佞范氏曰佞口才也時人以佞爲賢故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仁故佞多言而尚能行也

道也　尹氏曰雍之簡固矣然不佞子謂既仁矣或疑其不佞子謂既仁矣或疑其不佞子謂既仁矣或疑其不佞子謂既仁矣或疑其

佞者而言與朱子說皆以不知其仁爲異常詳之指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漆雕開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指此理而言信謂自言未能如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爲高哉元祐仕

而與朱子說皆以不知其仁爲異常詳之指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漆雕開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指此理而言信謂自言未能如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爲高哉元祐仕

而與朱子說皆以不知其仁爲異常詳之指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漆雕開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指此理而言信謂自言未能如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爲高哉元祐仕

而與朱子說皆以不知其仁爲異常詳之指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漆雕開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指此理而言信謂自言未能如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爲高哉元祐仕

大意此理已明何一邪曰一若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可量乎以爲已見大意此理已明何一邪曰一若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可量乎以爲已見大意此理已明何一邪曰一若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可量乎以爲已見大意此理已明何一邪曰一若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可量乎以爲已見

之發於言之對若小也如此則見其大不能盡仁便是不仁其驗之於身又之

之發於言之對若小也如此則見其大不能盡仁便是不仁其驗之於身又之

之發於言之對若小也如此則見其大不能盡仁便是不仁其驗之於身又之

之發於言之對若小也如此則見其大不能盡仁便是不仁其驗之於身又之

問一之明也故若有若亡一邪曰一若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可量乎以爲已見

問一之明也故若有若亡一邪曰一若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可量乎以爲已見

問一之明也故若有若亡一邪曰一若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可量乎以爲已見

問一之明也故若有若亡一邪曰一若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可量乎以爲已見

一貫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也顏子當不得聖人只許多事無私意便是不仁一毫私意便是不仁

一貫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也顏子當不得聖人只許多事無私意便是不仁一毫私意便是不仁

一貫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也顏子當不得聖人只許多事無私意便是不仁一毫私意便是不仁

一貫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也顏子當不得聖人只許多事無私意便是不仁一毫私意便是不仁

明席所照即始面見終子貢雖測而知四

明席所照即始面見終子貢雖測而知四

明席所照即始面見終子貢雖測而知四

明席所照即始面見終子貢雖測而知四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也　愈勝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貫之對也顏子才說仁便用全體若說這一事上能盡仁才說箇仁便是全體有虧這一事必不能盡仁便是仁若說箇仁便包盡許多事無

孜孜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而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惰之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怠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後能亦非緣此而盡廢學者特因此立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敎以警羣弟子使講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劉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能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所屈則不得爲剛矣

程子曰人可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以其所好者乎爲慾故或不知此其所以爲剛然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非子貢所及也

程子曰戒不欲人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若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已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也今或以一言盡一人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事上有序事者亦有序也行己恭謙遜也敬謹慤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也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而稱之者猶有一事蓋一時皆非也或問是四事者故有聞而未能行唯恐有聞也之實處子路恐於爲善唯恐行之不徹子路不忘於聞而更不去行處者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子貢問士之行己有恥而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也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硜硜堅確之意果謂必行之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從政者謂居官有職事者斗筲容十二升斗筲容一斗一升言其小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中行謂行能適中道者與之謂與其交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潔廉自守而有所不爲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南人南方之人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治疾人而無恒則其事上也敬非有容其事人也或問是四事者亦有序乎曰行已恭而後使之以義爲則敬而後惠之道然也治之孟子之道如此此四者爲政之綱指其一端而已所言者皆其大略耳多矣南軒曰子產此四者爲政之道其曰一言蓋一時之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占決也恒者常久之謂巫醫以神藥治人疾病故必占決而後用之然其術亦有時而窮故君子不貴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者公而普比者私而狹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舒泰驕驕傲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蕩蕩平易之意長戚戚多憂懼之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說與悅同器如器用之器器之謂各因其才而用之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曉也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情之私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諫以微婉入之見志不從而又敬不違其親勞而不怨其親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定省闕方所謂親之過小而不改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沒而子之道行焉則其道之不改可知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其壽懼其衰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儉也儉則用度有節而不至於窮困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遲鈍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不孤必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煩數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德懷刑之懷謂存之於心而不忘也懷土懷惠之懷謂貪而不知厭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盡己之謂恕推己及人之謂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鄭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忠而沫許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知有思有以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以爲善提策之人大夫名行爻御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文子乃不能討其賊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以是爲未足以見其必仁也

子文仕於楚三已令尹之職無喜色三黜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人謂乳虎爲於菟謂虎爲菟仕於楚爲令尹三已而三黜也慍怒也舊令尹之政事有得失必以告新令尹欲其知所以爲政也子文之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不知其爲人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沫許其仁也崔子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知有思有以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以爲善提策之人大夫名行爻御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文子乃不能討其賊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以是爲未足以見其必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知有思有以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以爲善提策之人大夫名行爻御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文子乃不能討其賊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以是爲未足以見其必仁也

子文仕於楚三已令尹之職無喜色三黜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人謂乳虎爲於菟謂虎爲菟仕於楚爲令尹三已而三黜也慍怒也舊令尹之政事有得失必以告新令尹欲其知所以爲政也子文之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不知其爲人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沫許其仁也

子文仕於楚三已令尹之職無喜色三黜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人謂乳虎爲於菟謂虎爲菟仕於楚爲令尹三已而三黜也慍怒也舊令尹之政事有得失必以告新令尹欲其知所以爲政也子文之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不知其爲人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沫許其仁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文謚也三思而後行慮之詳也再則已審矣再斯可矣言不必三思也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寧武子衛大夫名俞莱春秋傳武子任衛文公成公之政事至於再三既不能辭其難又不能去其位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子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其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寧子衛文公成公之忠臣也文公有道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難險凡其所處至於再三則已審矣然至於再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文子乃不能討其賊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以是爲未足以見其必仁也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寧武子衛大夫名俞莱春秋傳武子任衛文公成公之政事至於再三既不能辭其難又不能去其位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子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其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寧子衛文公成公之忠臣也文公有道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難險凡其所處至於再三則已審矣然至於再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以是爲未足以見其必仁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成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大子初心欲行其道成就後學以傳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其

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難險凡其所處至於再三則已審矣然至於再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以是爲未足以見其必仁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成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大子初心欲行其道成就後學以傳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其

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狂士志意高遠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猶之也而裁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之類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與鄉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大公無我安能如此乎蘇氏曰夷齊之事遠矣其辭意質直無所疑慮因其所見以觀其人賢聖人也宜其不念舊惡而人未嘗有怨之者程子曰夷齊之於其所以自處者狹矣其所以待人者寬矣以其狹自處故人莫能及其寬待人故人樂與之游而不見其難也

或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高魯人以直聞人來乞醯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而與之夫子曰微生高有謂有無不相通故不得不乞諸鄰而與之非有意於曲也人小害意而物大掠美市恩不直莫甚焉故夫子譏其曲意徇物以失其正而或爲狂士意高遠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猶之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左丘明古之聖賢也與聖人同恥其事之可恥者蓋恥之也匿怨者內藏其怨而外與之交也友其人者相親之至也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改其樂賢賢易色之意學者所當深體也謝氏曰巧言令色便辟取憎於人者也人而無恥則無所不至矣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蓋恥惡之同於己也程子曰匿怨者內懷險毒而陰賊人者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蓋恥與己同於己而不與己同則己之所惡人之所好者也故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拂人之性災及其身必矣左丘明丘明魯君子左氏傳春秋者乃左丘明所著也其詳見於司馬遷之書蓋與孟子所謂孔子懼作春秋者同事而異辭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不盍何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也憾恨也敝壞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是也或曰勞事

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與之信我也懷歸也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子不自私故無伐善之志若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耳子路求勇於義者觀其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耳子路求勇於義者觀其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耳子路求勇於義者觀其志皆

無所成就而已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南軒曰人惟安於所偏而紕於所習是以鮮能見其過就或覺其爲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多矣內自訟則無一毫蓋復之意其於從義進德也孰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小邑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而已可不勉哉　胡氏曰十室之邑千萬之衆千歲之遠其可者況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千今讀書學問者不絕于世而求如仲尼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

雍也第六凡二十九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言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而行又簡甘不次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不可易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固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

云曰此是顏子好學之效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問張子謂顏子不貳過是嘗於已者不使萌於心某疑張子之言尤更精密至於程子說更不萌作則兼說行字矣先生曰萌動蓋孔子直恁大綱說正程子又要人理會得分曉只是顏子不遷不貳蓋其存養之心可不察之以是爲標的乎門之所謂學者蓋可如斯而已故復禮之功如是而後復謂之好學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如斯而已故復禮之功也如是而後復謂之好學而集注以爲克已復禮之功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周急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百家爲鄉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迹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之別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不過此幾非在此說得之蓋以論語考之其數顏子其庶乎屢空屢空言其空中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不違仁者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能久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聖人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不仁矣安得不違仁非有兩物相去也所謂違仁者非有意於違仁但有意則心已不正所謂不仁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與仁或爲二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則心與仁本一但人心或有不仁之時耳　

也求日爲主月至仁內非月後　內非天差過不明合隔實然月德過盛此爲主月至仁內仁在不而問之去理去過可塵成便有別至盛此爲仁幾主月至仁內仁戒違雖張日時便但便如塹一與之惟爲仁幾非於內仁如非不子多簡是其是　去物仁亦潛與熟非於內仁易工大云即便聖於違三則　相豈心久而在內仁必仁傳夫段云是會人這仁月鏡心違能默而自我必仁在外中所著日主祠　道問只明猶却發識不至者矣在外故外說能力學在歸顏理不是矣鏡成明玩息則則故外而過及而者內其子久知言顏仁二至索者非豈曰而我此如白只之餘一後其久子猶物此久所吾以使我客也以末不要日是似須仁耳是鏡若邪之見力用心客也往由能勉少賓主畧汪非三之私仁底規之功意勉誠勉未也已勉即或人間云謂月明欲與幾模所至能此勉知此之已　循是一日循客日此一常斷云三之鏡既心自雖求循循辨則或更過此而此一在若曰月久本無水尋畧與也極循而不其或過不即至不即聚無不後無來則是朱相與矣過不能知是此而豈不即至即聚無不後無來則是朱相與矣過不能之著豈不即至即聚無不後無來則是朱相與矣過不能意力非能內或三子三違垢彼與仁才非氣又此以客不　不在已外一月間月也徐聖與仁才非氣又此以客不問得我才實月間月也徐聖與仁才非氣又此以客不則又能非一而斷以　日一不被相私身意子往也於心曰遇如之至後便後如堵破相私身意子往也於幾三此新在或全一不暗便離欲親象日則其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各以所長答之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而已　循是一日循客日此一而至即聚無不後無來則是朱相與矣過不能之著豈不即至即聚無不後無來則是朱相與矣過不能意力非能內或三子三違垢彼與仁才非氣又此以客不　不在已外一月間月也徐聖與仁才非氣又此以客不問得我才實月間月也徐聖與仁才非氣又此以客不則又能非一而斷以　日一不被相私身意子往也於心曰遇如之至後便後如堵破相私身意子往也於幾三此新在或全一不暗便離欲親象日則其有是向武亦便一面迴日必曰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騫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則必取禍桑則必取喪季氏附益豈不然者蓋指亂邦見惡人則有不然之義之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程子謂閔子得聖人之依歸彼其親季氏不以義之富貴不動其心哉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

子仲弓者冉雍也顏淵者顏回也博學者博文也文者禮樂之文也約禮者約之以禮也顏子博文而約禮故能不畔於道仲弓簡而能敬故可使南面也

顏子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顏子之學以克己爲主故能不遷怒不貳過

不遷怒者不以己之怒而遷於人也不貳過者不以己之過而貳於人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顏子之學以克己爲主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顏子之學以克己爲主故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不違仁者三月之久不違仁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者其餘或日至或月至也而已矣者其餘不能然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顏子之學以克己爲主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者子謂顏子曰用我之道則行舍我之道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路之勇過人故子以此言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路曰子行三軍者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路之勇過人故子以此言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名側胡氏曰反鄙非局所補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垤堆後已毀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毀故以此言白掩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擴無欲以上人之心則人欲曰治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子反不知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南軒曰爲學之功在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若直以由不自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於道者爲不少矣又何說以解之特理犯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由不自能不由道則世之特理犯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禮文猶之也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可以相勝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南軒曰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所偏勝與其失而爲野人之野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尹氏曰知之者有此道也好之者知之之正邪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敬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者非此典之正邪則聖人使人敬之何有此道也好之者知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南軒曰聖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獎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南軒曰聖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獎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千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爲其事則其事難公而忘私心也直子所謂仁者正己而不計其功利者而爲之耳然正誼明道不謀其利明道不計其功正謂此耳然正誼明道之人人也義者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簡己而不計所獲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多信者又不能敬能遠也昌氏曰當務爲急不難爲先

雖動而未嘗不靜仁者靜然其見得大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靜而未嘗不動動不是勞攘紛擾靜不是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也只一仁字一般者樂山是就成德上說先難後獲是就學者初學未熟底學者是悠久之意一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水且樂是處得當理而樂者是悠久之意不知者問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是生樂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又各互爲其根不可分之意若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又各互爲其根不可分之意或問知者動仁者靜一定求之也此在學者默而識之

仁爲動如何曰這道理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知爲仁子思却言成已成物仁知是一箇物事仁知是兩箇物事仁知之意深底道理固有淺近處又不可易看大抵仁者靜而深知者動而淺仁者靜而壽知者動而樂仁者安而久知者利而行仁者無爲而知者有爲仁者不動而知者不免動仁者不憂而知者不免憂仁者不懼而知者不免懼仁者不惑而知者不免惑仁者不怒而知者不免怒仁者不貪而知者不免貪仁者不爭而知者不免爭仁者不怨而知者不免怨仁者不欲而知者不免欲仁者不求而知者不免求仁者不取而知者不免取仁者不與而知者不免與仁者不施而知者不免施仁者不爲而知者不免爲仁者不動而知者不免動仁者靜而壽知者動而樂仁者安而久知者利而行仁者無爲而知者有

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敎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南軒曰德合於中庸則至當無以復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者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泪其私意以淪胥其常性鮮有此德久矣夫子蓋深歎之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十乃不贍顧此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名狀不至若夫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人則怨之事而仁之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而已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仁以理言遍乎上下聖以地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有所不足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則怨之事而仁之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而已

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博廣也仁以理言遍乎上下聖以地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有所不足也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仁以理言遍乎上下聖以地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而已

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論語集編卷四

宋 真德秀 撰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謝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者自謙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始也故作非聖人不大夫見大藏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當述者之謙也然自刪於古之賢人若老彭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愈足以見聖人之大成而所以裒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子不可不知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如也不言而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皆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之至不假言說默識大理之所當然也在已則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猶己非聖人之極至而猶自謂如此則學者其可以自滿乎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志者心之所之必於是焉之謂也道者日用當行之理德者得之於身也仁者心之德藝者六藝之文禮樂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之所寓而日用不可闕者也一說志識也識此而心必之據於德據者得也德之於己猶有所得而守之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謂依仁而無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仁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玩欲之間所適者正而無毫髮之或矣

志於道則心必之據於德據者得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謂依仁而無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仁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玩欲之間所適者正而無毫髮之或矣

志於道則心必之據於德據者得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謂依仁而無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仁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玩欲之間所適者正而無毫髮之或矣

志於道則心必之據於德據者得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謂依仁而無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仁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玩欲之間所適者正而無毫髮之或矣

志於道則心必之據於德據者得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謂依仁而無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仁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玩欲之間所適者正而無毫髮之或矣

滲漏都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不捨之依相近之義復而告也上章已言聖人海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　既告之又必待其誠意而後告之則知之不能堅固也學貴於易曰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南軒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全體大用之妙謝氏曰學者於此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南軒曰隱喪則哀貪之至歌者樂之至哭者哀之至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尹子謂顏淵子路侍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程子曰顏子之意無伐善則與物無對矣子路之意安之則己與物皆得其所懷之則物各歸己矣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　張子曰顏子之心渾然無情於應物推而後行與物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曰顏子老佛之爲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爲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背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程子曰子路見孔子獨子路可與於行三軍子路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因必也至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謝氏曰聖人於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因必也至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行之則不用而來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行三軍爲問則非其所貴蓋死或至於傷勇故也臨事而懼戒謹於事始則所思慮審而成謀成其謀言此常以抑其勇而教人於勇者之中正其所欲進也若果如此則亦過矣若如老佛之爲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曰顏子之心渾然無情於應物推而後行與物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徒搏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舍無定體於義而已行藏安於所遇命於

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乃行三軍之道也君徒以暴虎馮河爲勇則將至於輕犯禍害豈君子之所貴乎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南軒曰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強也正以於義不可故耳又曰所安者義而命有矣子之所慎齊戰疾

所不必言者矣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至與不至神之褻與不褻皆次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尹氏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衛助也衛君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而國人立之蒯聵公羊作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在衛衛人以衛君可知矣蓋伯夷叔齊之讓伯夷不受國以爲伯夷之長當立父命爲尊叔齊以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公必曰不於伯夷而於叔齊亦無以異於伯夷之讓矣又有此而無所落於天理處四者皆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疏食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四者之變而樂固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改其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有所樂者何事之間或問云云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處四者之變而樂固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改其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改其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有所樂者何事之間無一時不樂如元息也豈以當時所處之富貴爲樂之耳記此者刻意於富貴非以繼衛君之事其亦無意乎　南軒曰此章如浮雲極而樂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樂無異加之以義得之者視之有間矣必曰不於伯夷而於叔齊以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公也　程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誤分也愚案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相似而衍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所謂不學不可以為君子不學不可以有為不學不可以謹言不學不可以處事不學不可以為人不學不可以為天地之民口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楚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之妙有非子路所能記之也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見二者學學無已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　商軒曰好古敏求也門人見夫不可設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聖人亦豈不可希哉玩味辭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悖亂之事非理之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語而不語怪語力語活而不語亂語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人德而不語神　南軒曰聖人一言動之際無非教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程子曰聖人體道無乎不在聖人其何隱乎所謂二三子固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夫子以此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親炙門弟子為不可及則趨向之不差而自就之如此易面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乎不在言曉之與猶示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之多不可及則以為隱而不知聖人之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謝此章因云須要看聖人如何是二三子謂無行不與二三子者名言其體

之自邇而實用力焉則知聖人果無毫髮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而已　商軒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文行為先忠信次後之得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問文行忠信　朱子曰其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間難曉底人便說忠信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且教他漸漸壓伏身心教定方可與說問行說如何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著明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才德出衆之名君子德業有成之稱　南軒曰忠信本乎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謝有恒者不隨其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能守其常也愚謂有恒之與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或問云云曰吳氏曾氏說亦得

之矣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耳
若善人則但能謂守成緒不至於爲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爲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則又說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明乎善者也有常者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斯可矣善人資禀淳篤無惡之稱有常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雖然以善人之質及乎此又以明夫有常者之亦不可見也言舉世皆虛浮之甚安得見之哉亦不可得見而得見之則豈敢嘆風俗之益薄也南軒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常以質言聖人者參天地者也君子之所以貴乎有常者力勉加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以無爲有以虛爲盈以約爲泰則是騁於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常乎末能有常況可言學乎子約

而不綱弋不射宿綱以大繩爲網繫矢而射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如獵較是也然亂物取之由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作也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存之以備參攷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南軒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者妄而已聖人之言動無非天理也其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見而識其中矣聖人豈氣之通源然無迹而春生秋殺默寓其中如對王孫賈婦之問答陽貨候寅迷邦之語皆此類也雖非學者所可望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雖然以善人之質及乎此又以明夫有常者之亦不可見也言舉世皆虛浮之甚安得見之哉亦不可得見而得見之則豈敢嘆風俗之益薄也南軒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常以質言聖人者參天地者也君子之所以貴乎有常者力勉加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以有爲無以虛爲盈以約爲泰則是騁於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常乎末能有常況可言學乎子約

句二先生所釋不同以互鄉難與言章子見門人惑名其人文義缺之則有所似優互鄉難與言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惡難決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其潔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恐也但許其進而來但許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潔已以進不許其既往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見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攻同惡之人潔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豈由外乎自至者易言之今忽住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曰不曰至於仁而曰斯仁至矣云云昔者下之今參前倚衡曰不可須臾離是也然欲之則至何遠之有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孰不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稱習於威儀故時人以爲知禮孔子答之而孔子不可自謂知禮故退而揖巫馬期而進之也相助也言君子不黨而黨之惡又不爲君隱之意則褒貶之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之言如此愚案聖人之言不則又豈可謂娶同姓之前對之本意

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吳孟子名施司敗楚官名陳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今娶同姓者然孔子不可自謂知禮故退而揖巫馬期而進之也孔子少貧賤多能鄙事故云然吳氏曰魯君名稱習於威儀孔子不可自謂知禮故退而揖巫馬期而進

而及然優游諷詠涵泳而不已則其所以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未之有得

過人而尙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君子道者三吾無能焉

至於躬行之君子則未見聖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曉其文義而務勉其實也夫所謂文義豈有乖於人之所不見者也此須深味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學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晁氏曰富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若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誄謂讀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諒者實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或問行禱五祀載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一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致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觀諸易之十翼可以見矣然此則何氏之說得之胡氏曰禱之爲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且如此惟君父則可爲又必於其鬼爲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

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宜詳味之以此推之後世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

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滅洞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狹小哉病而後禱也固所願也君子曰禱久矣之禱非大夫之所得禱也

奚疑

孫順也固所願也若徐俱不順乎鬼氏曰不得已而救鳴之弊也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驕而不舒泰君子存諸己故安而不驕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溫色和厚厲嚴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猶之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不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爲斯子之言乎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此門人形容夫子之辭君子所存吾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

晁氏曰富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若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太伯仲雍次季歷也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則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追王大伯仲雍以繼泰伯之後至極爲何如哉其心而事見之也泰伯不從太王之心而事見之也泰伯不從事見之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南軒曰恭慎皆善道也然無禮以節文之也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心有節而不可過者也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無禮則自爲一體勞也無禮則煩而無禮則流爲陵犯而無禮則亂而無禮則傷於訐切其弊如此蓋禮所貴於恭慎勇直者蓋有禮以節之則人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爲要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吳氏曰君子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而直不絞而德厚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　程子曰君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是頭一刻不可自安如所謂孝非止一端常存此意便是不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游氏曰身體無時不要檢束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箇心略不點檢便差失了至免者無如人心

曾子之言非君子之所重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敬子魯大夫仲孫氏也曾子言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出辭氣而遠鄙倍則非言語鄙也籩竹器豆木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馬或曰問此章之說吳氏曰愚嘗攻其事之先後編之次序乃器之一愚嘗攻其事之先後編之次序乃器之一愚嘗攻其事之先後編之次序乃器之一

發強剛毅有得於臨事持守之要呂氏之言深潛縝密有得於涵養持守之則學者合是三者而用力焉是矣

不動靜語嘿無非妙用而程子之意程子之言亦不外乎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則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正顏色斯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出辭氣也必至倍悔倍矣曾子於是持養既久而熟睟面盎背不設施而自顧也彼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

暴是粗厲急之過慢是寬柔之過此是偏又有是非暴只是慢慢是寬柔之過此是偏又有是非暴只是粗厲急之過慢是寬柔之過此是偏又有是非暴只是粗厲急之過慢是寬柔之過此是偏又有是非暴只是粗厲急之過

這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邦要毅弘則挫包得在裏又須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　弘是事事著得如進學也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只管小便自足毅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一邊恐毅不見弘之發用處

曾子之勇如何王張得住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已易入故者必學之初所以立於立也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特以道得之難易後先學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皆明故不後則淺則此也　三　義之精者案特仁熟而蕩歌舞八音之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養人性情而感動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物之所搖拿者成於樂舞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養人性情而感動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自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禮之詳節繁文委曲周旋皆有自然之則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興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易入故者必學之初所以立於立也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特以道得之難易後先學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皆明故不後則淺則此也　三　義之精者案特仁熟而蕩歌舞八音之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養人性情而感動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猶不勇如何王張得住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已易入故者必學之初所以立於立也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特以道得之難易後先學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皆明故不後則淺則此也　三　義之精者案特仁熟而蕩歌舞八音之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養人性情而感動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子之學如孟子之學作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已易入故者必學之初所以立於立也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特以道得之難易後先學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皆明故不後則淺則此也　三　義之精者案特仁熟而蕩歌舞八音之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養人性情而感動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已易入故者必學之初所以立於立也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特以道得之難易後先學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皆明故不後則淺則此也　三　義之精者案特仁熟而蕩歌舞八音之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養人性情而感動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興於詩興起也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已易入故者必學之初所以立於立也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特以道得之難易後先學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皆明故不後則淺則此也　三　義之精者案特仁熟而蕩歌舞八音之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養人性情而感動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興起也詩本性情易知而邪正之辨反復其感人易入故者必學之初所以立於立也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特以道得之難易後先學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皆明故不後則淺則此也　三　義之精者案特仁熟而蕩歌舞八音之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養人性情而感動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已易入故者必學之初所以立於立也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特以道得之難易後先學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皆明故不後則淺則此也　三　義之精者案特仁熟而蕩歌舞八音之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養人性情而感動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興起也詩本性情易知而邪正之辨反復其感人易入故者必學之初所以立於立也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特以道得之難易後先學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皆明故不後則淺則此也　三　義之精者案特仁熟而蕩歌舞八音之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養人性情而感動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始必於此而得之是終身學所以成至於樂則德成而材全矣謂智能技藝之美程子曰聖人不能使人盡知之而不能使之由於是也

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已

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緣飾其身而有道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就之義潔出處之介明然後爲君子之言士之自處當如是也然篤信好學之然後能守之好之然後能死守之篤而後能信好之好之然後能守之信之篤而後能死守之好之然後能守之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有矣子曰師摯之始也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南軒曰此師摯名摯也亂樂之卒章名也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乎美盛意也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之貌信不欺之謂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跡橐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躃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吉人之爲學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恐失之警學者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始放過而日爲其大者也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準而象之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明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

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劉侍讀以爲予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乱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誰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家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各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南軒曰此所謂才者能全盡才之名也天生此民之才也如左氏傳稱才子必誕之類是才也如左氏傳稱才子必誕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其心猶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太伯皆以子德稱之也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二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隙也謂指其餘隙而非譏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也衣服常服黻冕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曰黻冕之德能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缺陷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以無缺者民之事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大何間然之有

論語集編卷四終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夫子所罕言也　黃氏曰

夫子與門人言仁多矣而曰罕言者蓋其門人各以所聞所見而言之仁不勝言不勝言何也曰夫子與門人答問或因其切於事理之當然或因其多言之弊或因其有所偏蔽或因其有所未至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言之仁亦不過就其所問而告之爾非仁之外別有說也　程子曰四者有一焉則於仁之理或問聖人從容中道有所絕無何也曰聖人盡天理無古今通用故論語作而史記作無然絕非絕也　問云先生曰須知四者之德不相似楊氏曰非智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人絕此四者人絕物欲孰引循環不窮矣　程子曰此册字非禁止之辭聖人之言後至於我又生意思必常在事前則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思必常在物後則我常在物前如此則心有所繫而不能應事接物矣　又曰聖人心如明鏡事來則應事去則空如何耳然夫子之言何莫由也在學者潛心體認而已　南軒曰所謂命與仁者凡夫子之言命與仁者蓋美其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之名也　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人不知其名蓋美其博學無所成名之辭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乎　執執守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下故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聞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南軒曰達巷黨人大概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一故夫子但以御告之道成故夫子曰吾將執御矣　吾將執御矣能以徧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道哉故曰吾將執御矣　南軒曰所謂命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不曰不是何問我何利了又貞循環不已但有善不善之分耳利了又貞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問意必固如此所謂卑意者是不任已意只看道理當如何見道理當如此便順理做將去自家無些子私心所以謂如此偶然當理也不可只是如此　問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南軒曰夫子之於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若有耳絕云者所以見其無之甚也至於在學者而言於是四者必用工以克去之四者已而後天理得矣　問畏者有戒心之謂歟　南軒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若禮樂制度之謂也茲此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孔子自謂後死

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也言由不爲進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一言一行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子曰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盡不盡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卻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夫子教顏子博文約禮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事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南軒門兩端者未嘗不具語卑而高者未嘗不存形而上下日器道與器非異體也聖人有隱乎爾哉在學者體之如何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鳥鷁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伏羲時出於河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也已止也言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冕冠也瞽盲無目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也南軒曰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爲能有常而無失於齊衰有喪也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瞽者矜而哀之則又在乎人之一念爾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嘆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嘆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循循善誘人貌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循規蹈矩而不能踰也既竭吾才則夫子之道高堅前後固已瞻忽而不可爲象矣然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或問顏子博文約禮之功夫尤難孟子所以未達一間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者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之教顏子所以爲善學之者也胡氏曰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自言其學之序也蓋悦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但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高極遠使我以欲罷不能而竭盡心力所見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淵喟然嘆曰此顏子稱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蓋悦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但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高極遠使我以欲罷不能而竭盡心力所見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循循善誘人貌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謂以文章之博反約於禮也欲罷不能者欲向前求之則轉覺無下手處退而就此求之則見聖人之道廣大一貫所以不能已此是顏子初見聖人之時說已嘗初提撕不著時事顏子末由也已或問顏子博文約禮之功夫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云云曰只是此是脚下事只是博文約禮兩事博文在約禮之前約禮又在博文之後博文之以文約之以禮合有用功處顏子及夫子既沒這箇工夫啓發顏子不就此絕著力不得只熟自然悠地去橫豎不中處是大聖人之流行卓然如大段著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著力這裏須化如何用力得只熟之而已　問曰云末由也已此顏生熟顏子生此分曉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此教我去下工夫久而復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只如此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末由也已顏子當初尋討不著時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然夫子教人又却循循善誘既博我以文又約我以禮使我欲罷不能竭盡心力所見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前後左右之間非所及矣此謂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嘆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之教顏子所以爲善學之者也胡氏曰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自言其學之序也蓋悦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但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高極遠使我以欲罷不能而竭盡心力所見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或問顏子博文約禮之功夫尤難孟

扁不可能盡聖人之道是簡忙好底說話若意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所以聖人不可能只是難得到那恰好處學時便要去學不著意去不著意而失之才著意又過了所以難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之終始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興大聖人之道一節則顏子學聖人之事可得而窮測然以其不可窺測也故言之也故言高堅前後者他人於此或才能無獨毫之私或未能免前後之見其高鑽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之間而無非道之妙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求之耳　范氏曰若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而不當求之耳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魯之詩樂亦頗殘闕失次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則其事愈見第七篇然孰能之意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孔子周流四方參考而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說見第七篇然孰能之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以示人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隙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歲成物生物成物生生而不窮者皆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而已矣　問集註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若與道爲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物事備載那道中來故可見與道爲體之爲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只是詢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人情性動容以至政事施設之類皆有以也上三章乃孔顏傳心要指憲深明氏之說以問仁爲首不違仁次之此又次之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治其喪竊意賈亦子路欲以家臣治喪夫子以上三章乃以仁爲首不違仁次之此又次之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問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竊葬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范氏曰會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深微不可不謹夫子深陷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慎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欺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微之間隙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歲成物生生而不窮者皆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而已矣問集註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若與道爲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物事備載那道中來故可見與道爲體之爲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只是詢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子曰吾誰欺欺天乎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竊葬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范氏曰會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深微不可不謹夫子失司寇之後未嘗知爲臣之謂乎

或問云曰胡氏曰此必去魯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夫子初未嘗知爲

問張思叔說此是無窮程子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曰固是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如何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已則與之非二體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皆出於性之自然好德如好色則誠於中而形於外矣

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覆土簣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或問云曰惟胡氏爲盡善胡氏曰顏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吾往者非他人此君子之所以自盡不息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而不懈者以其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也言能不枝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枝嶽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則白圭之玷尚可磨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新地故激而進之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恥若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自安於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之道不可知則所行也可與立而不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權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權而未可與經可與經而未可與權可與權而不可與反經經常也道也權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志不存焉也可與權知輕重者也可與經而不可與權知常而不知變也可與權而不可與反經權雖反於經卒歸於善也　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知爲人則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爲然後可與權重使合義也　楊氏曰知爲己

如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於其容貌辭氣如此南軒曰此篇所記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可謂察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哉蓋聖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莊然測度擬夫泛而無入德之門故心焉存而味之則見其象於此之地也故即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見其象於此有德則內外兼致無適不離而其高深各可以馴致矣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在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也

上大夫言闇闇如也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闇闇和悅而諍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在謂君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君召使擯謂接賓者勃變色貌趨進翼如也趨疾趨而進張拱如也張拱如鳥舒翼好如也好貌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復命告敬君命故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君敬也色勃足躩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行禮之際也趨進翼如也趨而進也張拱如也張拱如鳥舒翼好如也好貌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復命告敬君命故

故致潔變帝以盡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飲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養人脾臟則能害人不厭記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而餲魚餧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餲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口餧肉腐敗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割不正者謂牛羊豕狗之肉各有所宜不以雜味而亂之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已可沽酒市脯不食人也與此貊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于之藥固意苟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以穀爲主故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此貊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已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以分賜盡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雖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則惡傷之也亦通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豈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人不食之是其心志外慢其威儀甚則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可也帝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飲觴覆之於此遂絕其嗜於失節逆禮縱欲敗德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不可不戒也鼎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正者亦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八十杖於國老人不服勞於朝則能害人不服記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八十杖於國老人不服勞於朝服而立於阼階所以延致賓也階東階也賓主敵則賓客也主人不敢以賓客禮待之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再拜送使者如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禮敬之至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畜則養使不死以供祭祀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大夫侍食禮曰凡侍於君祭則先飯蓋嘗食以品味進君也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重其事也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疾君問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衣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其上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入太廟每事問重出問字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他當食而食當寢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非祭肉不拜者敬其祖考同於車馬也朋友之饋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死也愉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舍布其四體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親也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容儀沈氏曰衰惰之氣不萌於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惕也但不若是申申天夫夫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徐見前篇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面惡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戴天也故周禮凡過市肆之間必下其容式其人之禮也迅雷風烈必

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也人之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顏細德之險微兮遂悔而去之其語蓋本諸此險也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那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物而共具之孔子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古閒反張兩翅也雉鳴也劉聰君子宇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可引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編卷終

論語集編卷六

宋 眞德秀 撰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孔子稱閔子騫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與門人所記也

後學祝昌泰較刊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君子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周末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逃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之過以就中也　聖人窮而在下禮樂固是從周若有王者興必將損益而文勝而過質則於禮樂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行者南軒曰文勝質則從先進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行者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之矣范氏曰言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行之於亂邦有道所以免刑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之矣范氏曰言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行之於亂邦有道所以免刑

可以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故各有義耳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之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大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又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言論人者有以德行入者或問四科之事曰何也曰德行者潛心體道能踐其實之謂也言語者明理應物之謂也政事者臨民治賦之謂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學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云爲則必以德行爲本文學雖工而已　自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者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而有以啓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哉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耳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言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韓詩外傳曾子曰閔子騫孝哉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程子曰閔子騫生於卿大夫家父母昆弟愛其子而不間之以言故子騫得以盡其孝道　或問閔子騫之孝曰子騫事後母後母生二子寒不能恤其子衣以蘆花偏重其子騫體寒戰栗其父察知其情欲逐後母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單寒母去三子俱單其父從之而止後母感悔遂成慈母之德　尹氏曰閔子騫之言足以感動其親使其親不陷於不義則其爲孝大矣後世之人雖有孝行而其親有不義之名者豈不過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之矣孔子以其兄子妻之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刑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之矣范氏曰言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刑者行之於邦有道則必信言之於邦無道則必危行危行言孫其言如此則必能之於行者南容能謹其言行之實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問而對有所略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海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孔子之父子路之父名無緣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於門故顏路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程子曰四科乃從大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又曰孔子門人各因其材有以言論人者有以德行入者潛心體道者固少而言論人者亦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胡氏曰門人記夫子之言以德行爲本而文學爲末以政事爲後而言語爲先誠以躬行爲急而口耳爲戒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傳曰噫傷痛聲也道無可傳者豈獨親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門人所記也

厚葬非禮也

而葬之以車以其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路孔子之父名無緣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於門故顏路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程子曰四科乃從大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又曰孔子門人各因其材有以言論人者有以德行入者潛心體道者固少而言論人者亦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胡氏曰門人記夫子之言以德行爲本而文學爲末以政事爲後而言語爲先誠以躬行爲急而口耳爲戒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傳曰噫傷痛聲也道無可傳者豈獨親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門人所記也厚葬非禮也

而葬之以車以其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路孔子之父名無緣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於門故顏路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程子曰四科乃從大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又曰孔子門人各因其材有以言論人者有以德行入者潛心體道者固少而言論人者亦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胡氏曰門人記夫子之言以德行爲本而文學爲末以政事爲後而言語爲先誠以躬行爲急而口耳爲戒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傳曰噫傷痛聲也道無可傳者豈獨親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門人所記也厚葬非禮也

而葬之以車以其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路孔子之父名無緣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於門故顏路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程子曰四科乃從大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又曰孔子門人各因其材有以言論人者有以德行入者潛心體道者固少而言論人者亦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胡氏曰門人記夫子之言以德行爲本而文學爲末以政事爲後而言語爲先誠以躬行爲急而口耳爲戒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傳曰噫傷痛聲也道無可傳者豈獨親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門人所記也厚葬非禮也

爲慟而誰爲天人謂顏淵者其死可惜之至也胡氏曰痛惜與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又記同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曰自我有回門人益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其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欲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而死者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之道盡幽則始終初無二理但所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來祭祀之意非原始而知所以死之道盡事人之理也 夜者死之道生之道也知生之道盡事人之理也 一而二者也 朱子又曰事或告夫子路不知務以深告之也 二而一者也此心以事鬼神則在祭神如神在無欠闕須是得這道如此乃所以事人之理也 南軒曰孔子蓋因其問而警之使知所務耳非謂幽明之間截然爲二致也 南軒曰孔子之門人厚葬顏淵其徒襲攻出公奔魯而孔子之門已閉子貢去子有使者入城而通之使入而後哭孔子謂子貢曰賜也予視汝猶子也汝不能禁而反以厚葬之非禮也子貢曰夫子不死於匡顏淵死於後予不得視猶父也予不得葬於前予欲葬之於夫子之墓側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

之行辭不義之辭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遠於顏淵與曾子並稱也蚤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僮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利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人門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人室喻入道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地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曰以瑟爲言蓋即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稟偏於剛故其學之失常在於粗厲而不入於細密所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雖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貢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愈猶子曰過猶不及爲至哲智之過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氣稟偏於剛故其學之蓋不爲不變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爲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氣質

慮乎屢空　慮近也言近道也屢空心面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則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貨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雖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大子之不貴言也如是　或問屢空之義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外使盡其所在則致死焉而已衣食不足則必飢寒而不死則必亂故聖人之於天下之民使之盡力於三事之外使之盡力於三事之外而不使之過其所當爲則民生裕而風俗厚矣此屢空之義也　或問顏淵親在不得爲大子死者如何曰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雖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大子之不貴言也如是　或問屢空之說曰以爲虛中受道盡出老莊之說非聖人之意也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爲虛中受道盡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辭而謂也屢而有謂是頻復矣方其不空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易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　子張問善人之道輕二事非常二子常也故問自多之辭也　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或謂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前輩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蓋亦有淺深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已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張子曰善人質美而未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或謂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前輩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蓋亦有淺深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已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厚而以爲實而取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再問而後告之以此蓋子路勇於義而或流於輕故夫子抑之欲其反求諸身而謀於父兄也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冉有以聖人之言爲必可行而公西華以聖人之言爲不可行故皆以其所疑者來問也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退縮不前也　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徙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恐爲之之意或過而其弊至於不稟命也患其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貪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

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謂相從在後也　或謂顏淵親在不得爲大子死者如何曰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雖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大子之不貴言也如是　或問屢空之義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外使盡其所在則致死焉而已衣食不足則必飢寒而不死則必亂故聖人之於天下之民使之盡力於三事之外而不使之過其所當爲則民生裕而風俗厚矣此屢空之義也　或問顏淵親在不得爲大子死者如何曰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雖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大子之不貴言也如是　或問屢空之說曰以爲虛中受道盡出老莊之說非聖人之意也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爲虛中受道盡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辭而謂也屢而有謂是頻復矣方其不空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易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　子張問善人之道輕二事非常二子常也故問自多之辭也　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或謂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前輩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蓋亦有淺深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已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張子曰善人質美而未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或謂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前輩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蓋亦有淺深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已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厚而以爲實而取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再問而後告之以此蓋子路勇於義而或流於輕故夫子抑之欲其反求諸身而謀於父兄也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冉有以聖人之言爲必可行而公西華以聖人之言爲不可行故皆以其所疑者來問也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退縮不前也　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徙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恐爲之之意或過而其弊至於不稟命也患其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貪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

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誘絕之也君而輕視其臣則臣不敬之心有而後能適道道無故謂不合而去乃所以爲愛君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具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從意二子既非大臣則謂備臣耳安得從季氏之所爲而謂之從乎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大故必不從也　或謂善人者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張子曰善人質美而未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或謂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前輩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蓋亦有淺深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已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厚而以爲實而取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再問而後告之以此蓋子路勇於義而或流於輕故夫子抑之欲其反求諸身而謀於父兄也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冉有以聖人之言爲必可行而公西華以聖人之言爲不可行故皆以其所疑者來問也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退縮不前也　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徙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恐爲之之意或過而其弊至於不稟命也患其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貪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

面勞卒至此耳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讀書然後爲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仕今也仕而後學其勢固然學者以政學爲後及於治人其說益巧而本存於修身而後可以不窮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急而後能行何可知之然後能行何可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之

南軒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非學而學於事物酬酢之地將反賊其心矣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而獨在書籍之間然學必貫於學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流實莫待乎讀書矣而夫子每以好古爲言蓋聖雖生知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

以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治民事神固學者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治民事神固學者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治民事神固學者事

便被他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對春風吟詠批裏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又問堯舜氣象如何便說得天理流行若曾點底事業只是與天地蓋世底功許多掀天動地又引甚詩云函文英英一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心如何說得堯舜氣象如太空中一點浮雲在胸裏消釋得盡獨對春風詠而歸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後夫子之問且各言其志而已曾點只去白己心性上見得此道理使事上見得此道理做三子之面前推將去點鈍一向低頭規模氣象又別一段光景三子之言所志者事業耳曾點之言所樂者何事也堯舜氣象參天地而已矣曾點只見得此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顏子不加焉雖第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不存焉馬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馬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

復與不復如手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揆他人之所得與我顏子之告以四勿之爲要切而詳盡耳子貢之獨爲一貫而問仁之多方也曰夫子則既可以語上而顏子則未可以語上故其問仁亦各因其人之所得而告之爾然則顏子之請問其目而夫子之告以四勿之爲云何也曰顏子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夫子之告之也亦各因其人之所得而告之爾然則顏子之請問其目而夫子之告以四勿之爲云何也曰顏子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夫子之告之也亦各因其人之所得而告之爾然則顏子之請問其目而夫子之告以四勿之爲云何也曰顏子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夫子之告之也亦各因其人之所得而告之爾

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象欲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大原逐出境頭已

或曰克己者勝也非謂克己之後便能復禮如何曰克己復禮如何是勝欲

又問克己者勝也是治也不如以克己訓治較穩先生曰只說治字緩只減得一二分也是治不如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辟如相似定要克了方住復禮克是自家本有底所以復得說這一箇復字才著三分人欲去底便是當初說箇克字時便有檢束之意非聽自然處與接乎人如何謂之制然亦克已於外無難處乎人如何謂之制然亦克已於外無難處乎人如何謂之制然亦克已於外無難處

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唯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之德具焉故曰仁義禮知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知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者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之一念之仁之體用所以通貫全周流貫徹而無所不至此仁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鼻四肢之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而又所以克之克之之所存者豈不純乎其若春陽之溫煖黙而成之固無一物之不該而通焉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理一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

從事則勉之於已不然徒
廖擾於憂懼之域何益哉司馬牛憂
其有兄弟而云然者
夏曰商聞之矣
夫子
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
能致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與如有
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富貴
爲之主宰然
南軒曰知死生之有
命則當安其正而已知
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
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
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
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
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
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
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
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固而語滯
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
不能踐其言爾　程子曰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
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
爲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
敬以相
君臣朋友皆當以敬主角爲

論語集編　卷六　十

主也　案朱子曰敬者恭之主乎中者也恭之主乎外者也自學者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言則敬不若恭之安　敬字硬恭字較柔愚謂敬字有堅強意恭字有柔巽意因言恭敬二字加忠信或云敬主於中恭發於外充積盛滿於外先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於中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而不驟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切近災者也
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凶象意蓋欲加賊以足用謂國
愬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也則聽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
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
三者雖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
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緩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然後諄之有不待明
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之明而又斷之遠也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
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

之須臾離也是以爲仁焉故一飯而曰度堪矣上下窮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敎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榮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野出無紳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其本立徙義則日進於高明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禍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二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固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能徹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或問崇德辨惑何以爲或古有是言或當世有是名而實無所以爲惑也

張樊遲皆以爲問曰胡氏以爲樊遲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爲入道之門尹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爲崇德何以有是曰而已乎子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本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也有用而用曰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爲惑也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已之所欲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胷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爲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曰崇德辨惑修身之切務也以忠信爲主而見義則徙義之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徙義之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相因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名在下而不立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片言半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諾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子路無宿諾

諾之輕也子路無宿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諸所以全其信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聽訟折獄者治其末塞其流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之一言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折獄者子路之信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子路也歟

折謂斷也諸心無一毫之不盡故能使人不以虛詞而以實服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倦則始終如一無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別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分爲可以成人之惡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蹂躪已甚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惡之罪惟恐其不聞惟恐其或犯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攻之不成又從而構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勝己非徒坐視其人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勝己非徒坐視其人於惡又從而擠之君子小人之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爲盜矣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帥以正自大夫家臣效尤蹂躪已甚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惡之罪惟恐其不聞惟恐其或犯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攻之不成又從而構

爲政者民所視倣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倘加也
倘作也　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誦哉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
而況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
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
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
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譽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察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也
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恩以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顏色
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其
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德則晦矣　程子曰學者
須是務實不要近名若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名大抵爲名與爲利雖高過不同
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
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　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有實方能達
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質直是兩件質是樸實直是做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言之是與不是不是今有人自在已意說將去做工夫大抵人之學須是低下做將去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自高而更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
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這一頃都是詳細收斂下夫如色取仁而行違
者之不疑只是粗鹵將去人達蓋爲已篤實工夫若有求聞之是非實直是兩件質是樸實於人者必達
質直是指子張病處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要驗言之是與不是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
不能謙下於人之意是信受他是不信受他如是今有人自在已意說將去做工夫大抵人之爲學須是低下做將去
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顏色
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　聞只是求聞於人達
却有實有實方能達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其
痛處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要驗言之是與不是不是今有人自在已意說將去做工夫大抵人之爲學須是低下做將去
之色乃是要驗言之是與不是不是今有人自在已意說將去做工夫大抵人之爲學須是低下做將去
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自高而更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而更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而更
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這一頃都是詳細收斂下夫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其
仁者之不疑只是粗鹵將去人達却有實有實方能達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其
質直是兩件質是樸實於人者必達
質直是指子張病處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要驗言之是與不是不是今有人自在已意說將去做工夫大抵人之爲學須是低下做將去
蓋爲已篤實工夫若有求聞之是非實直是兩件質是樸實於人者必達
達蓋爲已篤實工夫若有求聞之是非實直是兩件質是樸實於人者必達
者其色則有取於仁其行則違雖然使其有所不安於心則庶乎
毫萌於中皆所謂行違也雖然使其有所不安於心則庶乎
可使之反者惟其居之不疑則終爲不仁而已矣
又問聞與達異何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　樊遲從
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
得非崇德與攻其惡

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事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其
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已之惑有以辨惑而懲其
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
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惑物而易動者蔽於細微
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所以甚者必起於細微之間
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崇也若先難後獲與而集
日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　愚案范氏以利欲爲得與先難後獲與而集
反傷於德矣
注兼取之蓋
並存兩說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之務　樊遲未達何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
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而問　子曰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諸枉者直則仁矣如樊
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
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
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面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所謂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
面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所謂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
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其方不獨欲知其說又必欲知其所以說知其方不獨欲知其說又必欲知其所以說知其方不獨
者之問也不獨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是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
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是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
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於友則必將復問所謂
有以知之使其知人自相爲愛人知人則必將復問所謂
知之務實也如是　愛人知人大抵爲先知了方能
愛人知人仁之施
一倒去愛他便不得大抵爲聖人之言
一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愛人知人大抵爲先知了方能
兩句包上下此所以爲聖人之言　愛人知人仁之施
用聖人何故但以仁智之用告樊遲卻不告之以仁知之體盡用便可以知其體盡用便是體中
曰蓋譬這用便可以知其體盡用便是體中
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云爾

衆面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南軒曰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智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況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人乎以愛人而可以盡仁則不可於問知而論以知人者亦猶是爾）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或問云曰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期而樂於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非文也爲仁固由己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之意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浹洽相觀而善所輔多矣）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舍謂不倦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怨不勞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無倦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蓋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舉矣過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諸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諸人各親其親然後不遺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此三者不可以爲李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夫子以正名爲先　楚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者眾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讀詩何益　集義程子曰今之誦詩者大患也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之父皆無父之人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祿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禮義信夫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故服用情益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緥爲之以

便是法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或問八章之說曰胡氏之說爲優曰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猶愈光於前而公子荊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多財自累而驕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爲居室之法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富而不教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寬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使之各得其所又爲之設官以治之然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敬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名貞觀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水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而發已也故云然思欲見之實行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成治也程子曰所謂仁者風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必世理則然也欲民皆仁非必世不可　又曰所謂仁者以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求之詩書惟

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驕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外於此然此非徹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葉公其治其澤則說則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欲速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程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葉公語孔子

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　謝氏曰順理則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聲聽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視天下猶棄敝屣也　胡氏曰此章

攘羊證父與人忠誠之夷狄不可棄也

攘羊證父與人忠誠之夷狄不可棄也　聖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之類是也纖恭則心自不放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黃氏曰此章

言極平易學者欲體仁以此思之可也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者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存而人慾不萌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爲道孰外於此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可以寄死生故雖賤役

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　來必行也徑小石也

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以其自得之事　晁氏曰尊義於已而未能不窮於外士之次也孝弟於宗族鄉黨有義於已而未能不窮於外士之次也　或問行已有恥爲使不辱亦何足爲高特行已有恥之事

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

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惡之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立異然後可以爲和而不同也是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爲薄景公梁丘據而發則切中其病耳　子貢問曰鄉

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毫相反而已矣　南軒曰易事者平恕之心難說者正大之情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南軒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曰驕則何由泰泰則矣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拘迫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之近乎仁者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朱氏畯蘇氏剛說曰剛之所以近仁爲其不溺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治人然後可知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

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民以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程子曰七年云者舉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有成一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問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

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程子曰難矣哉言之而不行可謂難矣　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不行不得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行也　程子曰此聖人開示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亦未也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謂戕賊陰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須是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學者或問程子以爲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再問則夫子告之宜亦何如曰聖人永發之旨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則萌蘖之類是也若其根本固著則生白不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戀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蹤跡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夫子所謂仁者亦且解爰緩害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戀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蹤跡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夫子所謂仁者非特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他打做一片者非程子之本意而原憲不能深省而

力行之則亦徒爲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難其言者其旨深矣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克已是大來勝已克伐是出去不行如是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爲害若便起將出去則根絕矣今人非特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他打做一片者問學者用工且能於此不行亦可先生曰須是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休一旦決裂較大可憂　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休只是過得住一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止於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爲之絕了更不得萌不行底　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爲之絕了更不得萌不行底　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已足還是氣昏力弱之心未嘗忘　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已足還是氣昏力弱之心未嘗忘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矣源欲進於是其惟克已乎曰可以爲難矣仁乎沒奈何曰是他從來把這箇做好只要得不行便了所以學者須要窮理緣他見得道理永盡便把箇做仁較之世人只恁地沈迷私欲他一切不得已是多少好惟是聖道廣大不消事須著進向上去將克伐怨欲不行底藏蓄在這裏方能制其私欲矣　南軒曰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四者之病無自然克伐怨欲不行只是故病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欲進於是其惟克已乎曰可以爲難矣仁乎

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問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

非如遁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翦其枝條必發其根本根非顏子大勇聖人莫輕許之哉衛
掘其本根非顏子大勇聖人莫輕許之哉衛
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南軒曰懷居者
人懷土之義同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　孫畀順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
遜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洪氏曰危非矯
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　吳氏曰言孫非矯
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耳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
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
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尹氏曰
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
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宮
也羿有窮之君
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
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
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假之後
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界北當世之有權力者
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
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察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
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南軒曰斯須
之間心不在焉則爲不仁是故君子戰兢固特而惟恐失之須
臾不容盡泯而亦不能以自達也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
能勿誨乎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
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
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稾也世叔游吉也春
秋傳作子太叔討論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

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縝密或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或
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南軒曰惠所
以愛人也子西楚公子申能遷楚國立昭王而卒能興楚以大
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之紀子言此蓋深譏之也或
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　伯氏齊大夫
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
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躬所謂
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或問管仲
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
聖人之學則皆未有聞也　或問士章之說曰胡氏之
說爲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爲政雖汰侈渠慕
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夫爭承皆以豐財足用禁奴保民其用
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是故夫子以惠人薄之及其
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
政之紀子產誠能食民而不知教者蓋先王之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知教者蓋先王之
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知教者蓋先王之
有所未及也諸家皆不論子西爲何人獨吳氏爲能攷之吳
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良楚宜申公子申也駟良未嘗當
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
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諫國賂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
又名白公以攻楚亂則其爲人可知矣　問管仲人也范楊
皆以爲盡人道如何曰恐未然古注謂猶詩言所謂伊人莊
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眞箇人他人便不
是管仲也未盡管仲人道在　愚案古注范楊之說皆似未安
意人字之上猶有一字若子產惠人之類而逸之與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貧處
子產惠人之當情然人當
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
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
可以爲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
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
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小
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楊氏曰知之弗豫框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
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而斯曰老者
行義爲人所尊之稱趙魏老號爲家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
德可取也故以爲趙魏老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

職煩勞意者以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爲耳大抵用人之方貴在處之得其當而已

黃氏曰君子不器則無施而不可也未至於不器則各有所長而不能相通世之議論人物者但見其長而不見其長則曰此賢也然賢而不能任事則亦未足爲全德夫子之於公綽云其言可謂公且平矣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人之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將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見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後加曰字者既答而復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見危授命言不愛其生之實則與成人之次也

程子曰知與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甚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卻之或過而

之明信之爲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藏武仲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今之成人何必然後可以稱成人之名朗而有終身誦之之意蓋不復論斯行之淺深是否

或問四子之事而前章所稱亦可以得其爲人矣卞莊子勇也再

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南軒曰尹氏云據邑以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面縛陰謀以取勝其詞甚矣二公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　南軒曰詳觀召陵討罪之舉城濮怒楚之戰則可見矣二君皆以功利爲心爲三王之罪人則同然就其中行事之迹又有譎正之異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未死曰未仁乎
案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糾奔莒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人殺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束手就縛桓公使之治齊國亦死之召忽奉公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合春秋傳作糾合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近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貢以管仲之不死爲疵君之大節而不知其有功於天下也故以爲問　南軒曰子貢之問蓋以管仲之不死爲疵君之大節而不知其有功於天下也故以爲問　南軒曰子貢之問蓋以管仲之不死爲疵君之大節而不知其有功於天下也故以爲問

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救之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程子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仁也
程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管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　愚案如其仁之意蓋謂如其仁者當以爲夫子之意蓋謂如其仁者當以爲夫子之意蓋謂如其仁者當以爲夫子

論語集編 卷七

諫諍集編 卷八

伯玉也言其也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按周稱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唯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蘧伯玉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所宜玩而深省焉胡氏說亦可觀也胡氏曰未能寡過乃伯玉心思而使者知之雖伯玉克已日新之業德而能言矣　南軒曰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能然者莫知此味也　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亦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長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自責以勉人也子言君子道者三而己皆不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上章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方比也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聖人責人責己而不道人之短也　謝氏曰聖人之言有意之私或人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救失者宜深味也以上皆聖人稱許之辭然所以勉其亦甚至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也逆未至而迎之億未見而意

之也言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率為小人所罔焉有與無乃為佞乎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德樂善恭而言直如此其譬之亦深矣　子曰驌驦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驌驦善馬之名德謂才良也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輕才而重德者何足尚哉　或問才受乎天德係乎習乃輕才而重德者固已根於其性之所有特也曰人不能皆生知而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　尹氏曰驌驦雖有力其稱在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為災豈可以其係乎習而不受乎天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差又不得專以才為天賦德為人為也　南軒曰驌驦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尹氏曰驌驦雖有力其稱在德則亦如此而其末流遂至於貴才而賤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為災豈可以其係乎習而不受乎天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差又不得專以才為天賦德為人為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自責以勉人也子言君子道者三而己皆不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上章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方比也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聖人責人責己而不道人之短也　謝氏曰聖人之言有意之私或人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救失者宜深味也以上皆聖人稱許之辭然所以勉其亦甚至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也逆未至而迎之億未見而意

之也言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率為小人所罔焉有與無乃為佞乎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德樂善恭而言直如此其譬之亦深矣　子曰驌驦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驌驦善馬之名德謂才良也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輕才而重德者何足尚哉　或問才受乎天德係乎習乃輕才而重德者固已根於其性之所有特也曰人不能皆生知而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　尹氏曰驌驦雖有力其稱在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為災豈可以其係乎習而不受乎天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差又不得專以才為天賦德為人為也　南軒曰驌驦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尹氏曰驌驦雖有力其稱在德則亦如此而其末流遂至於貴才而賤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為災豈可以其係乎習而不受乎天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差又不得專以才為天賦德為人為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自責以勉人也子言君子道者三而己皆不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上章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方比也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聖人責人責己而不道人之短也　謝氏曰聖人之言有意之私或人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救失者宜深味也以上皆聖人稱許之辭然所以勉其亦甚至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也逆未至而迎之億未見而意

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聖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事上達之語乃學上達之驗非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下學上達也上達安有不達者果能學安有不達者乎是上達者一下學是這下學原不相離裏面自非一蹴而至者不能以上達為事而下學為不足學也 朱子語錄下學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上達而不下學則上達之理便無下學如何上達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學者須守下學而上達之語乃學上達之驗凡下學人事上達天理皆是也 朱子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蓋凡下學人事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下學而上達者非下學而求上達也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之語乃學上達之驗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聽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疏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　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事敬立則百神從宜遠莫如耶敬立則百邪息故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物也欽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如執大主如奉祭永如震霆之在上也淵谷之在下也師保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　問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莫是自敬出否朱子曰心常光明不聰不明者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恭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視之此又何足以一事之敬亦相似　問程子云敬則虛靜虛則明明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問周子云靜虛動通周子云曰聰明睿知如何

論語集編卷八

宋眞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衛靈公第十五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與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爲非程子曰固窮守其窮亦通　時不若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謂聖人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楚史記楚昭王聘孔子將以封之子西沮之乃相與發徒役開孔子於野子路於是乃請於孔子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言君子雖窮而節不變小人窮則放濫爲非所顧慮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多學而識記之也然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一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而子貢他人學之不與焉則於此可見下愚諸葉子奇曰子貢之學以多識爲務博者或溺於玩物而喪志故以一貫告之使之反約也子貢至是始知其所學之淺而深以爲疑而問後乃釋然有得也　學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其實一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非南軒張子深知其味安能發之而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深論之曰唯若子之於曾子一以貫之之德輸如毛毛猶有倫上下愚終莫能與焉無聲無臭之謂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曾子忠恕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眞知其味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切爲可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說見前曾子忠恕章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也德謂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南軒張子以下皆此意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舜之德既無所爲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正南面而已子張問行

子張問達之意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

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見孰爲不敬而決不事孔子遂行則是孔子之行又以禮際之而去之諸國大夫自恭敬之事宜在所先而忽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然天敘天秩實維持之也君親上其果何所執用哉孟子所謂本諸身而不在事親上爲國者忘存乎國以強弱爲勝負旨遠哉南軒曰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知立之對其孫輒拒父而不納夫子之先見審矣　南軒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以爲國者以夫天敘天秩實維持之也急者以風興協力一心事君親上其果何所執用哉孟子所謂本諸身而不在事親上爲國者忘存乎國以強弱爲勝負旨遠哉

然後一言一行自然可行也離於子張書諸紳之欲大帶之垂也者書

然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言不忠信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以學忠信篤敬要鞭辟近裏則登堂見奧其著也便參已而在博學則見篤志切問而近思只此非遠人此誠如道子乎不以篤是篤則敬而無一有此行篤子於張忠信是篤敬而敬則行者一也言於張所信篤敬則行者一也書敬也

倚於衡見如此養操存之熟心與理一故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以名不能進賢退不名卿如矢言直也史魚故曰史魚之直未盡君道之直也

懷之於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藏也如伯玉者非規也伯玉所以如此自然中節及者子以瑕此共說也有以寡人之尸過也下遂其德明哲保身之義可也

夫子稱其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於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伯玉者非規也伯玉所以如此自然中節及者子以瑕此共說也有以寡人之尸過也下遂其德明哲保身之義可也

孫林父甯殖放弒其君衛之亂君子卷而懷之道若蘧伯玉者可以免於害矣

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者可以免於害矣

則知道

曰史魚之直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不可得也

則雖欲卷而懷之不可得也

說將命據其家語曰衛靈公不能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禮宜置之賓位而史魚進伯玉焉子問其故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子宜殯我於客位而已子從之靈公弔而問焉子以實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

將卒命其子從之客位而已

命子殯於客位而已

命子殯於客位而已

子從之靈公弔而問焉子以實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

卒命其子從之客位而已

卒命其子從之客位而已

卒命其子從之客位而已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程子曰子貢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未能已　程子曰事賢友仁便是要克已　南軒曰器利則事善所以難克已復禮須要相勸勉乃爲有益　南軒曰能已者不若已者已而未能克已者不自知擇則顏淵問爲邦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以人生於寅故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天正也然周以子爲天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歲首而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免有弊故張子曰不謹則法壞矣乘殷之輅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蓋始異其名古者以木爲車而有輅之名蓋始於此說者又以以告顏子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天正也然周以子爲天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歲首而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免有弊故張子曰不謹則法壞矣乘殷之輅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蓋始異其名古者以木爲車而有輅之名蓋始於此說者又以以告顏子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天正也然周以子爲天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歲首而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免有弊故張子曰不謹則法壞矣服周之冕服之冠也有五祭玉已冠而祭玉已祭而冠也冠冕而祭玉已祭而冠也冠冕而祭玉已祭而冠也冠冕

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
古人之篤之已而責於人者深未嘗須臾得其平也韓子曰
今不錄君子責己重以周得人輕以約處多責人應於此全
責下而中自寬程子曰聖人責已豈可任職分張子曰責已者當
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惑夫子曰自漢以來中國士大夫之
論或至爲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相謗訕也遷諉曰自漢以來中國士大夫之
格與陸遷諉曰自漢以來中國士大夫之
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起非爲大讎相謗訕也遷諉曰自漢以來中國士大夫之
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得容其間小人得容其間則三不得相怨相
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小人得容其間則三不得相怨相
紛錯交至雖至明至親者處之猶且難以自定至況已爲隙且未嘗一
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多
怨已恪之爲人無足云者而其言不可廢又恪其好本由於此而多
不及已致禍可見如之非艱而行之惟艱皆足爲世戒故言附於此待
是也有所謂反身者賢所論有惟艱皆足爲世戒故言附於此待
君子反身修德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謂湯檢身於此待
橫逆則君子曰必自反不得則反求諸己而已者中庸之所謂誠身者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子之謂也
孟子所謂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
君子以反身修德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謂湯檢身於此待
橫逆則君子曰必自反不得則反求諸己而已者中庸之所謂誠身者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子之謂也

論語集編 卷八 八 留香室閱鄉

謂正身者孔子曰君正其身矣如正人何有所謂正已者中
庸曰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孟子曰大人正已而物正是
也有所謂克已者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已復禮仁也楊子曰克已之私之謂克
乾綱之難孔子曰克已復禮仁也楊子曰克已之私之謂克
也是也又所謂誠身者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可不敬乎是
也此數者其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故不煩言而已小人責人
故求諸已小人責人而不責己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已小人責人
言雖衆要其一歸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不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者言其無
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辭飾非
心數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
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
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
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

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問言忽不及忠曰分言忠忽不在其中若不能忽則其無忠可知忽是忠之頹處若無忠做忽不出了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之民皆我今乘之今亡已夫　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變之益偷也愍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蓋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不為一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好善惡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舉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衍曰此又子貢之進

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爲者之當大任也　衍義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小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生死攸賴以生活人之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

當凍餒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與己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近則親附遠則難攻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也據魯之半而公家無尺地一民之私此則均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然則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國而不臣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也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勒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難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盾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益之夫子所以深是當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故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五年之冬季氏將墮郈郈叔孫氏之邑也叔孫氏不肯墮定公十二年夏四月三家伐郈秋八月又伐費費亦叔孫氏之邑也冉有季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將左師以伐齊師于郊齊人三百爲己徒卒逆齊師而入齊人冉有七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冉有少愧故曰仲尼之徒若忠於魯國孔子所爲憂者季氏之所爲惟恐其有孔子二十有七歲蓋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夏四月三家伐郈秋八月又伐費費亦叔孫氏之邑也冉有季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將左師以伐齊師于郊齊人三百爲己徒卒逆齊師而入齊人冉有七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冉有少愧故曰仲尼之徒若忠於魯國孔子所爲憂者季氏之所爲惟恐其有蕭牆之內也　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益之夫子所以深是當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故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五年之冬季氏將墮郈郈叔孫氏之邑也冉有季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將左師以伐齊師于郊齊人三百爲己徒卒逆齊師而入齊人冉有七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冉有少愧故曰仲尼之徒若忠於魯國孔子所爲憂者季氏之所爲惟恐其有蕭牆之內也　干盾也戈戟也蕭牆

求之宜公而君失其政慼成襄昭定凡五公謚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慼悼不絕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亦季氏之後也自季孫宿公之後悼公出宣諸侯之疑與魯事諸侯之疑也而魯以安政建蘇氏而知其當然也自此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六卿齊

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六卿齊

非可久之道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習於威儀而無誠實友多聞則博於見識而少決斷便辟則容止可觀而無直諒善柔則面柔而背毀便佞則口辯而心險此三者損益之大較也

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習於威儀而無誠實友多聞則博於見識而少決斷便辟則容止可觀而無直諒善柔則面柔而背毀便佞則口辯而心險此三者損益之大較也

有以于一無適言者有以常慢慢言者皆足以發明主敬之意而訓義親切使人體而易知則未有易畏之一字也案黃氏說與子重所記不同而朱子所取薛畏齋亦曰惟畏之一字最切然近者爲當況畏於敬雖最切然所謂畏威如疾畏威之上也畏疾病如流此民之下行見可畏此民之所以畏之中行從必之欲如水流行此民之上行從必之欲如水流行此章列於小學故取爲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而學之爲貴困而不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學如已放而求已失而復者南軒曰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於而者寫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諧思難則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可以當之當時則行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之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四篇錯簡誠不可以其亦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矣蓋其所以安其義之

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得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謝氏曰九思各專其一無適言者有以常慢慢言者皆足以發明主敬之意而訓義親切使人體而易知則未有易畏之一字也案黃子重所記不同而朱子所取薛畏齋亦曰惟畏之一字最切然近者爲當況畏於敬雖最切然所謂畏威如疾畏威之上也畏疾病如流此民之下行見可畏此民之所以畏之中行從必之欲如水流行此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如公言又却都沒些事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如此自合如此積累成熟便會自然從容中道無時而不得其理耳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便會觸類而長或問九思曰此若是謂思誠如何要得聰明曰這只是誠了自會如此曰若不誠則思不誠箇甚麼南軒曰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於色見於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諧思難則不只爲私意蔽一致而失其理耳目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有物必有則自然好底道理況事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自然好底道理況事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自然好底道理況事聖人教人意思不

論語集編卷九

宋眞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專國政欲令孔子來己而孔子不往貨以體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

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識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

陽貨之欲見孔子（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陰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遇者非義也）謂孔子曰來予（孔子長陽貨之孫而亦無所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蓋知孔子之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而告之微生畝與夫子所以告陽貨則險其辭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長沮桀溺之語則峻其防問津問人之說曰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非知孔子之身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好敬所不敬為諂身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

子路曰君子（子路稱夫子之辭）亦尚勇乎子曰義之為上（義之為上言君子之勇以義為主）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君子小人以位言）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貢稱夫子之辭）子曰有惡稱人之惡者（君子小人以德言）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子貢自稱）惡徼以為知者（徼伺察也）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小人以親疏言）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年四十而見惡則其平日之為善可知）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武城魯邑弦歌教以禮樂之事）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爾小笑貌）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游稱夫子之辭）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二三子指門人）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專國政欲令孔子來己而孔子不往貨以體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末無也之往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召我者而豈徒哉言必有用我之意）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五者恭寬信敏惠）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子路稱夫子之辭）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如之何言其不可往）子曰然有是言也（然有是言也言固有之）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磷薄也）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緇黑也）吾豈匏瓜也焉能繫而不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仁知信直勇剛六蔽愚蕩賊絞亂狂）對曰未也（子路不知學）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仁主愛）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知主通）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信主實）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直主正）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勇主剛）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剛主強）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小子門人）詩可以興（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觀考得失）可以群（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事父事君人倫之大）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博物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正牆面而立言其無所見而不通）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禮之本）樂云樂云鐘鼓云乎（禮之末）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厲嚴也荏柔也窬穴牆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原謂鄉人之愿者）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道聽而塗說不自得於己）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鄙夫謂無德之人）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言其無所不至）既得之患失之（患失之言其有所不為）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苟誠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三疾愚蕩矜）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直者質而不詐）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務悅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紫間色朱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聲淫）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捷給而不實）

子曰予欲無言（予我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述傳也）子曰天何言哉（天何言言其不言而自然）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天之化不言而自然）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孺悲魯人）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將命者傳孔子之辭）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一周也）君子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必崩（為禮為樂謂習其事）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謂一年之間穀之舊者既沒新者既升也鑽燧改火謂四時鑽取火於木各隨其時而變改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稻錦皆所以為美也）曰安（宰我以為三年之喪雖加隆於期然其間所以為美者已闕則其為不仁甚矣）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言凡為人子者之居喪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予我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通喪謂貴賤皆同）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予我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弈雖小數然專心致志猶賢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路稱夫子之辭）子曰君子義以為上（義以為上言君子之勇以義為主）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君子小人以位言）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貢稱夫子之辭）子曰有惡稱人之惡者（君子小人以德言）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子貢自稱）惡徼以為知者（徼伺察也）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小人以親疏言）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年四十而見惡則其平日之為善可知）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武城魯邑弦歌教以禮樂之事）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爾小笑貌）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游稱夫子之辭）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二三子指門人）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專國政欲令孔子來己而孔子不往貨以體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末無也之往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召我者而豈徒哉言必有用我之意）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五者恭寬信敏惠）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子路稱夫子之辭）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如之何言其不可往）子曰然有是言也（然有是言也言固有之）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磷薄也）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緇黑也）吾豈匏瓜也焉能繫而不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仁知信直勇剛六蔽愚蕩賊絞亂狂）對曰未也（子路不知學）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仁主愛）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知主通）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信主實）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直主正）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勇主剛）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剛主強）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小子門人）詩可以興（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觀考得失）可以群（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事父事君人倫之大）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博物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正牆面而立言其無所見而不通）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禮之本）樂云樂云鐘鼓云乎（禮之末）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厲嚴也荏柔也窬穴牆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原謂鄉人之愿者）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道聽而塗說不自得於己）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鄙夫謂無德之人）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言其無所不至）既得之患失之（患失之言其有所不為）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苟誠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三疾愚蕩矜）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直者質而不詐）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務悅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紫間色朱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聲淫）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捷給而不實）

子曰予欲無言（予我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述傳也）子曰天何言哉（天何言言其不言而自然）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天之化不言而自然）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孺悲魯人）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將命者傳孔子之辭）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一周也）君子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必崩（為禮為樂謂習其事）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謂一年之間穀之舊者既沒新者既升也鑽燧改火謂四時鑽取火於木各隨其時而變改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稻錦皆所以為美也）曰安（宰我以為三年之喪雖加隆於期然其間所以為美者已闕則其為不仁甚矣）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言凡為人子者之居喪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予我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通喪謂貴賤皆同）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予我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弈雖小數然專心致志猶賢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

爲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況聖人道降德盛雖瞽而不瘖雖湟而避一見之嫌乎曾氏之得矣曾氏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晉之何也曰曾氏言之不可以不告亦可爲拘拘翁翁於此而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齊卿朱子曰王驩齊嬖臣也輔行故日齊卿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子樂正子從於子敖來徒子從於子敖來而子不與右師言右師言孟子不與右師言是簡驩也孟子不與驩言言是簡驩也大夫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言者有就有命而後言孟子之待右師豈不恭敬哉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兄事之朋友之交也有德有齒焉敢以兄弟之道而以傅其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

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敎以禮樂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爲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大小而治之故夫子嘗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故也或問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故也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或問孔子云云曰蘇氏得之蘇氏曰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欲往孔子不助畔人天下所知畔而召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南軒曰弗擾不臣之人大逆也欲以是克亂是以亂易亂而又加甚耳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假虛名爲篡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子豈以是而欲往邪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無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也汉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盡困於天下則其心公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佛肹召子欲往趙氏之中牟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肹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猶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汚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人猶白也涅所以染皁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剛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也狂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蹤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其徧也南軒曰學之故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絞好直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賊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蹤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其徧也南軒曰學之故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絞好直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賊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也狂所蔽愚

易直子諒之心易于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固滯則閎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見已之得失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或問二南何以爲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謂之南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敎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正風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禮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旦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黃氏曰程子朱子言樂則同主於和至於言禮則朱子主於敬程子主於序二說不同何也曰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爲和亦不同也集注之敬與和主人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壁窬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讀作愿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而塗說則棄之矣軒曰聞善者行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口說而已是棄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胡氏曰許魯齋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功名者其患得患失之心固有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學者之切惜乎其終不瑜也 程子曰鄙夫之心明猶患門人不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之

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隱忍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不得其所以不得已而不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瑜也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有目者所共睹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之

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案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孔子故辭以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南軒曰孺悲之不見宜在棄絶之域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崩崩壞也　舊穀陳穀也　升登也　鑽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盡焉爾故明言之以質其失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居倚廬寢苫枕塊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安則爲之也初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居喪必三年之故使之問之或能反求其本心也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愈恩欲其有以致而及之爾　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基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南軒曰孺悲之孔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程子曰子路好勇故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聞爲弟子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宜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使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宜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使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宜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使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下人也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慮矣　慈惠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南軒曰方其壯時善不能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懼學者使之激勉及時遷善不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明之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或問三子之仁柳下惠少連亦可謂仁乎曰惟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而已

此事先後皆不問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逃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嫌也比于少師義當力諫雖知紂之不可諫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且不忍復去以皆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必去且三仁之所當爲易地皆然矣或以爲貿子以天畀九疇畀箕子使之爲師而箕子不受不臣天子不事諸侯蓋不欲以所學施之非其人也故不受周公之封而自爲之國以自樂其志也

時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遺當理故得心之用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各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載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或問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本也然則或問之說爲未當乎黃氏曰非也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爲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心之德愛之理爲無私心而皆當理也仁之爲義固該體用而與惻隱對言則仁主於體而未及於用也故曰心之德愛之理爲最切也然仁固愛之理愛亦仁之用仁兩心之德而一動一靜亦無非此德之流行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注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其心之德亦在其中矣讀者識之可也　南軒曰三人者皆當其時當其位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祖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各自靖以獻于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謂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其爲仁以其忠誠惻怛克盡其道故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不自失焉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後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道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爲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而不以事人爲可恥與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桀溺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津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孔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

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之心不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心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耕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植其杖而芸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耕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贄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或問知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知道之不行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有不可矣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未嘗廢也（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　或問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思慮而中其事不可改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逸民之一節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賢於逸民也其可而不反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贄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

伯同竇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思慮而中其事不可改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其身也　謝氏曰七人隱逸各守其一節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

孔子斷之　南軒曰無可者不以可不可爲主也其曰無者言其不有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如何哉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速無不得其可其惟聖人乎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故孟子所欲學孔子而已　大師摯適齊

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以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耳還自擊武漢中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適河蹈海以去亂聖人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或問何以知之助功化如此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脯食莫食凡四飯也食之宜也曰

論語集編卷十

宋眞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校刊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自顏子以下篇內無若子夏孔門自子張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南軒曰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能決擇於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則思之深蓋臨難而死士節之所以不虧於本也 愚案見危致命猶不言思常有所思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能爲亡猶言不足爲輕重或問弘之爲寬奈何曰此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有弘而不自以爲得如足以周萬物而不於天下之事有所不屑爲恢乎有餘地焉非其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執德者能如是之大則其所以執之而不失者自然堅固不可奪矣試其亦有不可以重任天下之節而若不可以動之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事當則必自負而若有容一事之不得則先爲主而若不可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才所謂挾其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挾才以傲是也若有所容而不迫此哉易所謂易以知險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是也 黃氏曰執德須弘學之不可道信非所謂心狹量不弘道理會已得此道理會已久理會得三分便謂只消工夫已如此者非是無德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爲有能爲無能爲在問仁執德便不知道先生曰言自家心下儘有自家不曾子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蓋如此雖顏子之所安能爲之說與今集注之意實一乎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子夏之言迫狹子之言是也但其所當遠學者然大故亦所當絕或問何曰此子張者賢而已非之則崇人之中道則初學之聖人不可不察 南軒曰包汪友交各有淺深二子論交當如子張其說是盖其意有激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可不絕也以是處之泛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之說若微與之爲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而非之分則子張之非不容其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所當遠學者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絕故言各有所偏斷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子夏之言迫狹子之言是也但其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南軒曰包汪友交各有淺深二子論交當如子張其說是盖其意有激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可不絕也以是處之泛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之說若微與之爲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而非之分則子張之非不容其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遠非子夏之說且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一病 南軒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一病堂堂氣象也與於

子夏曰雖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用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

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有亡無也謂已之所學者未
日新而不失南軒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所未有也子
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未有也子夏曰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辨之事非學問思辨之事則心
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
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近思
者以己之事切己之理耳問云如何謂之近思云如仁則有此理方
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仁敬在其中矣四
者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寫仁之全體
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不能無弊有行不及及其過而不
及義均備君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
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
雖小不論大德小德皆當如此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
則可矣抑末也本之無如何以欲速而不達故其有常存日知其所
亡謂日知其所未有也子游譏

則無如之何子游譏子夏門人小學之末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有則無有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焉者孰先傳焉孰後倦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豈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其實本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之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類大小而有異本末大小雖有異類而固有別矣若不是其本而強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而後能之是遠者非先傳以近者而後倦以小者近者而遺遠大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道理無大小故教以大者小者有序何也曰本末不在以小大而異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本爲後而倦之也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本爲後而倦之也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本爲後而倦之也猶

仕優則學學優則仕終始於學而無窮也　愚案戎問引原伯魯事出左氏傳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寧戚與其易也喪主於哀而已禮之末節不足以存哀有餘之意愚案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容堂統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容堂統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模訓功烈與凡記在人吉人有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則能記其小者無不賢文武之道在人賢者則能記之能記其大者小者夫子皆師之所以學也　又曰此言未暨於地之道爲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周之禮兼文質文章皆是也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記在人吉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道之所在不可以輔人之仁仁者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故門人皆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容堂統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明　尹氏曰親喪因所自盡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之名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或問鄧氏之說如何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餘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十餘歲之時能守而不改其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則是成其父之惡耳焉得爲孝哉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一朝一夕之漸矣然其敢於爲此必高位重祿之家所以陷之於罪者亦皆無親上之心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可見仁人之心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

以有此惡名之所聚也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一蹈其身於不善之地則所歸人身有汙辱之一蹈其身於不善之地則所歸人常自警省不可欲人常自警省不可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衛大夫公孫朝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禮樂文章皆是也文王武王之模訓功烈與凡記在人吉人有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則能記其小者無不賢文武之道在人賢者則能記之能記其大者小者夫子皆師之所以學也　又曰此言未暨於地之道爲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周之禮兼文質

狹小則其外必卑薄此理之自然非其故爲是高厚卑薄之殊也人之常情有如是之力量然後有如是之識見故處下者不足以窺高而淺近易見則人情之所共喜也豈惟宮牆爲然哉雨露之澤物人皆知其際也子貢三稱夫子一稱宮牆一稱曰叔孫武叔以天喻其論愈精此子貢之所以爲達也

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純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無以爲分量南軒曰子貢善喻如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明徒自絕於日月而已矣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丘陵固可踰泰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義人之識日月者初無損於日月之明徒自絕於孔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類皆可謂切矣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

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以極其生榮死哀之道也其來動之斯和之謂歟

威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貢觀夫子一生所以爲達也

日此聖人之神化乃知晚年進德蓋不可知者有高遠也夫子之所以爲聖人語默動靜莫非至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以極其生榮死哀之道也其來動之斯和之謂歟

稱其鼓舞之盛而化之神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及也勉而進於聖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然之故也

捷於桴鼓影響人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以極其生榮死哀之道也其來動之斯和之謂歟

聖人語默動靜莫非至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以極其生榮死哀之道也其來動之斯和之謂歟

乃知晚年進德蓋不可知者有高遠也夫子之所以爲聖人語默動靜莫非至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以極其生榮死哀之道也其來動之斯和之謂歟

可不愼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以極其生榮死哀之道也其來動之斯和之謂歟

威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貢觀夫子一生所以爲達也

日此聖人之神化乃知晚年進德蓋不可知者有高遠也夫子之所以爲聖人語默動靜莫非至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以極其生榮死哀之道也其來動之斯和之謂歟

稱其鼓舞之盛而化之神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及也勉而進於聖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然之故也

捷於桴鼓影響人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以極其生榮死哀之道也其來動之斯和之謂歟

聖人語默動靜莫非至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以極其生榮死哀之道也其來動之斯和之謂歟

乃知晚年進德蓋不可知者有高遠也夫子之所以爲聖人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蓋堯時氣數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言天以此命舜亦以此命禹也

咨嗟歎聲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言天以此命舜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命禹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詳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名履玄黑也牡夏尚黑故用玄牡昭明也后君也帝天也簡閱也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有者皆善人也周大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四方之政行焉 徹制鈷也鼎斗斛也法度皆是也

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逸民謂釋其子封之黃帝因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終篇其命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亦歷歷不同此篇所載堯舜所傳者以明聖學之所以終始之序而於終篇又以命終焉蓋以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不可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有程子之說則爲語意重複矣

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篇末又以知言知禮知人終焉蓋門人列於末章所以示後世之道而使之大旨也

一於是而已所以皆明二十篇之大旨也

堯舜湯文孔子之所當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示後世之道而使之大旨也

南軒曰此篇所載堯舜所傳者以明聖學之所以終始之序而於終篇又以命終焉蓋以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不可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有程子之說則爲語意重複矣

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知言無以知人也 斯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矣不知禮無以立也 所加不知而不可易也

知人也 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一言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有程子之說則爲語意重複矣

均之以物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與人物之有功當封非刻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也有程子之說則爲語意重複矣

有之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與人物之有功當封非刻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也有程子之說則爲語意重複矣

謂之中乎知此然後知聖賢相傳之道無非實理非若老釋空無之謂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殘害之意緩於前而忽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言均之也

孟子集編

宋朱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校刊

梁惠王章句上

一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卒。禮所謂以招賢者而名。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之宜也。王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之宜也。王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此言求利之意。必曰利之意。征取也。上文何取也。

明然然知韓却用是宜就害仁不利以循以不也王
仰之所程念是言義非義至義以之至天爲後其於愛
只理以子言說不了是之矣也是心於理求其發愛而
要未制言行義曰 就全此不爲也天而利君則而
向說其處面之心間在憐而免言易下不之矣事愛
義到宜物宜體之心外處子有也所之得資曰皆莫切
邊處則爲之程德之之說所求曰謂事不子子得切
一置在義之子是德非事以利仁利自然曰謂其於
面合心者謂所渾愛說之按之義者然若不仁宜愛
去宜也在義謂渝之唯宜本心固義無也然義而親
更處 心若處說理甚是塞焉無之一然也未所放
不 所而以物愛俱慶千源一不和物仁仁當宜人
通聖謂非義爲之以來條而有利者之義義不者仁
酌賢事外爲義理體這萬救求矣正不得天利莫則
並之之也宜是方言裏緒其利然謂得於理則大必
弟言宜 則也說心面各奪之以此其此之是於不
仁所方事義揚到之便有也心是耳所則自所苟遵
皆只是之有雄親制有所 則爲曰者君然謂若其
總要指宜在言切事循宜心利言然而但也仁故親
說辨殊雖外義處之宜處之不則則初史君義人矣
義別事者意以心宜處說制可人孟非子仁者義或
乃教物在思宜之但則事亦得之子有之由乃則者
所分當外頭之制以便之是面爲何求問義所必宜

二

孟子集編 卷一 三 留香室閱讀

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引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
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 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
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引詩而擇之以明賢者
亦樂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
不終日也亟急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
也靈囿囿沼臺下有阿中有沼也麀鹿也伏安其所不
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潔白貌於牣滿也孟子所言文
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
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自有
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
獸豈能獨樂哉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
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曰指桀告何
也樂當自言當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予乃亡耳民怨其
虐故因其自言而曰之曰此何時亡乎予則我寧與之
俱亡盡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雖獨有
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
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
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
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
以土地之故驅其人諸侯之人也河內河東皆梁地
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羸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
好戰請以戰喻填
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
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
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
曳音羊列反棄甲曳兵言兵敗而
但也言此只爭鄰國不鄰其民惡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
行王道以善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氏曰移民移粟
盡

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古者綱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禁焉草木搖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之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憾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中以爲廬舍百畝之田一夫所受百畝在邑田中以爲耕作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明器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不得食也百畝之家不受田之家不得有而自有之以供祭祀事之如春非時不孕字之時如禽獸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則有面目機變而已中古易之以俑人形而已言其不仁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言無後也孟子言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中畝也時謂孕字之時如禽獸春非時不得殺也百畝之家不受田之家十始衰非春不孕字之時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五十者不得衣也帛養老之具也七十衣帛食肉不凍不餓之謂王

王制度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倉廩以賑貸也歲不登人之食則衰先王制民之產又使夠得以食人之食則衰先王制民之產又使夠得以食人之食則衰先王制民之產又使夠得以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王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三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言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明義理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卒名赫

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卒君尊君親上之民往王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踏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悉王勉使勿疑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以其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也　問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能與之與猶歸也

孰能一之　孰能與之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浡盛貌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也槁枯也浡興也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　引領而望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辽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暨隋方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　田氏名辟死謚宣王

孟子集編　卷一　七　留香室開雕

滔滔誰能禦之　滔滔猶言盛貌滔滔言盛也禦止也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辽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暨隋方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　田氏名辟死謚宣王

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毓齊臣也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隙都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王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見王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

孟子集編　卷一　七　留香室開雕

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醜狗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須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辽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暨隋方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　田氏名辟死謚宣王

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
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
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術謂法之巧者盡殺牛既無所見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
此心顧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必已發而不可遏之則
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於
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必施於見聞之所
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
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
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
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
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
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
不爲也非不能也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細而
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
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
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
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
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
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
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
踰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

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
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于兒第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
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
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人之父兄人之老謂我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
之幼謂人之子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
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若人必由親推
之然後及于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于愛物皆由近以及遠
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物量
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滋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鄒齊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蓋亦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盍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如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也輕以制民之產告之使端也則百不及一也　王之道故也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敝固已深矣不能悟是可歎之甚也楊氏曰敝王政之不行仁政雖面功利之弊也　孟子曰以羊易之也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術猶方也便也不知天下非有不好文王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隨之也楊氏曰敝其擇善不行先聖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隨其心之所好而導之以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聖之道故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王好貨好色於我何有此雖庶幾之辭然只緣後人把做變詐了便猶方便也好文好貨只緣後人把做變詐了便猶方便也好文好貨只緣後人把做變詐了便猶方便也好文好貨

固有存矣推恩足以保四海者愛無所不被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志其所以爲愛之理也　夫行王政者其心非欲倣他國以自利也推其以生民困苦爲已事行吾之所當爲而已矣故功名者言乎天下歸心焉斗筲之人自聖賢觀之則特出於枝求耳非推不能有濟而鼷鼠穿耳之則以爲有志而自聖賢觀之則特出於枝求耳非推不能有濟而鼷鼠穿

孟子集編卷一終

簡香室圖藏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莊暴齊臣也庶幾近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今樂世俗之樂猶古之樂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與人之樂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

留香室開雕

臣請爲王言樂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而能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

齊其庶幾者如此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者蓄育鳥獸之所

曰若是其大乎

大

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者蓄育鳥獸之所

曰若是其大乎

大

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問禁國中百里爲郊郊外有關所以譏禁出入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仁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獯鬻北狄也句踐越王名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也事見詩大雅文王之篇

曰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所以譏出入之人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仁也曰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心寬洪則理而無計較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歸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也句踐越王名事見詩大雅文王之篇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守小小之故曰樂大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遍覆無不周徧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疾視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止也徂往也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如好勇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罷之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無罪而作亂者乎衡行於天下何敵之有過越其志而作亂者謂作亂異之於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吉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此章言人君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皆其王之不好勇耳王如好勇則能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

留香室閒評

留船逆水而上從獸田盤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樂酒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微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事招舞樂也其詩曰尤過也言晏子能以禮義之道諫其君之過也蓋微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釋之

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託寄也比及也棄絶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將問此而王不能答也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其輝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遊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臣今日有不才而舍之邪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子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近臣也諸大夫之言固未可信然猶恐其蔽於私也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

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問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紂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

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宜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言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效猶致也言燕民雖見前篇一謂一說無已見前篇一倍之地也效死以守國王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行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免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也有以深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僅已而惡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

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而取之）而居之也詩見下章苟爲詒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垂統謂遺統緒於後也）

也言能爲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統緒不失其正命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繼謂遺統緒）

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倖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也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士地乃先人所受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君死社稷之正也此謂君死社稷之正也君請擇於斯二者（社稷謂土地人衆）

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守常法統緒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常法謂所以行所以止則遵之不能守常法統緒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如大王則遵之不能則諫守而死者義也（諫守而死者義也）

守正而死者義也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之正也至其久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效死而已體之正也至其久恐則以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擇於斯二者又）

遂至於十年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面白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可舍此則必爲強泰之所奪之而不留天理之正若非聖賢之道也（舍此則必爲強泰之所奪之而不留天理之正若非聖賢之道也）

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

以卑下爲善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而取之）而居之也詩見下章苟爲詒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垂統謂遺統緒）

也言能爲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統緒不失其正命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繼謂遺統緒）

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倖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也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士地乃先人所受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君死社稷之正也此謂君死社稷之正也君請擇於斯二者（社稷謂土地人衆）

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守常法統緒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常法謂所以行所以止則遵之不能守常法統緒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如大王則遵之不能則諫守而死者義也（諫守而死者義也）

守正而死者義也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之正也至其久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效死而已體之正也至其久恐則以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擇於斯二者又）

遂至於十年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面白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可舍此則必爲強泰之所奪之而不留天理之正若非聖賢之道也（舍此則必爲強泰之所奪之而不留天理之正若非聖賢之道也）

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

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後喪過於前喪父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孟子弟子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蓋不屑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如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之恥管仲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言易也　齊宣王

王覇藥桓公而公孫丑以爲已久故不惟時及有爲而其所學固望賢之大學成就不過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若此深入人心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蓋子路雖不及管仲之已試則桓公之言亦驗矣管晏益霸者功利之說孟子引曾西之言以如其仁孰謂晏子不學於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嘗以管仲之器小之又稱管仲之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義不知禮之譏未嘗畧也衍義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茲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畿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今時則易然也　茲基田器也時耕耨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而恬然不驚若猶以爲難是不察乎時勢之異而不知反之於己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

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若虐政之甚興於紂之猶有善政焉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郵驛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賁之勇士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告子先我不動心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告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黝養勇之士黝益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養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雖非等倫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縮直也襜尸曰古者尸縮縫今也衛縫又曰襜衣如此則尸與襜同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尸之趨走則氣從之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至而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集義程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又曰氣亦能動志志少則動志非獨趨蹌時氣亦在焉志帥氣也又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言者不有以窮其心極其理於凡天下之言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貌以復初也惟知者充極其知性之量則知天下之言是非邪正

可以語此又問與浩然之氣如何曰只是一氣即是人所受于天地之正氣否先生曰然又問浩然之氣即是一氣附於其中則爲浩然之氣否曰然又問此氣如何養曰只是一件事要合而集義自然生出來反而不明由義而襲之則只是彊於道義當然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始勇敢來次以名是道義之氣總是一氣但於道義當然是義之氣則如天地

又程子曰天人一也浩然之氣即吾氣也集注曰至大云云程子又嘗云皞之正氣人得以生惟體段本如是李貫之謂程子說止言人之氣而不及氣質之性則無不善今謂先生說止言人之氣而不及氣質之性不明不備之過也愚謹案程子言性即理也氣質之性孟子言性善是也氣質之性孟子言才之罪也非性之惡也今謂天地之性無不善氣質之性有不善是則吾性即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即吾性二之則不是矣

孟子曰浩然之氣吾不能言也集注曰至大云云愚謹案此一節林氏以為公孫丑之問孟子之意却主集義亦當處便生如此積累以至于成集字隱括聞文王之德而歸之于心得其正時識之未有集義之功則充塞天地之間豈無心得其正之時然使其未有集義之功則餒矣故皆以古聖人事詳見公孫丑之問孟子之意而言耳前一事合義字可知味也貫之又疑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之

是則同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有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以秀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下地三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必不阿私所好而容譽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又惟其道以極乎孔門答問說者便是仁何地來說仁者本無此方滿次說到親切處耳夫子之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事功也蓋堯舜之道非得

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若之爲國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福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作造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夫有做之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嬴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亦予爲仇讎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推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隨見而發非由此一念而後有此心也謝氏曰人須是識其心乃眞心也非思而得欲之得也欲然即人之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也內交結交也要譽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一念而後有此心也謝氏曰人須是識其心乃眞心也非思而得欲之得也欲然即人之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也內交結交也要譽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一念而後有此心也謝氏曰人須是識其心乃眞心也非思而得欲之得也欲然即人之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也內交結交也要譽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一念而後有此心也謝氏曰人須是識其心乃眞心也非思而得欲之得也欲然即人之眞心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惻人之不善也辭讓解使去己之非而以爲是也非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體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推廣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四海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之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言能行王政則亦予爲仇讎苟不充之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達充之則四海

仁自真心之道之 惻忍也以猶不能以如矣蘇遠
則更實意却理在玉仁隱人 生五言然無此 遠亦
見不無看爲無我山是之之天者行信者不學此亦
温須妄了後不者講根心心地故之者皆盡者章吾
和說底非世出耳義惻幾 生土土既自矣於所度內
慈只道聖之於放天隱觸問人於無有棄程此論
愛仁理賢言此性韓之生萌便腔須行位心然曰求之難
底義如說性韓文所物芽是子是無無爲其人默性保
道禮仁性者文公以各親這是和不成四充皆識情者
理智義字多公以各親這是和不成四充皆識情者
義四禮本雜云爲賦親箇側氣在名端與有而心不
則字智指佛人體一仁出隱方於無則不是擴之能
是於皆也老之只性民來之生因專信充心充體充
箇中真五而所是性愛大心人時氣在亦惟之用之
斷各實者言以仁非物感曰自則而其在君則本則
制有而之所爲義有便則只和寄水中我子天然雖
裁分無中以性禮物是大是氣王火矣而爲之全事
割別妄所將者智只推應滿中焉金戀已能所具之
底不者謂性五信是廣小這出其木發矣擴以而至
道可也性字其五一到感軀所理無四又而與各近
理不 者作說字箇枝則殼以亦不端曰充我有而
禮辨故是知最天道棄小都自猶待之四之者條不
則蓋信箇覺得下理處應是不是見信端不可理能

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之本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
者及其爲是非所以乃是性之理智
具於人心樽節底道理之本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
端曰惻隱之心仁之發見各有端也蓋其端緒
智各有界限而見得一仁義真性情然也蓋有爲本體
行而之中又實不過底意一兩字陽字情然也蓋有爲本體
者見得仁字實不過底意一兩字陽字情然也蓋有爲本體
禮必因其端緒發而見得一仁義真性情然也蓋有爲本體
智因是非之心仁之發見各有端也蓋有爲本體
端曰惻隱之心仁之發見各有端也蓋有爲本體
及其發而所用則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見得一仁義真性情然也蓋有爲本體

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
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義
是理所謂善也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性善言乃所以
內而不外動而靜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內則必知其有智其有義由其有仁義相
外則義別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背則義別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之有收也冬則同而仁之中而之節蓋立曰者仁與義言有則兩義一耳事仁義之
也之有收也冬則同而仁之中而之節蓋立曰者仁與義言有則兩義一耳事仁義之
恭而終萬物者端而智居行一陰自四春斷專制言雖之
也仁包四矣故曰春之于藏春者則春仁一事義天道曰陰與陽
惻隱三者也智有爲藏四端之義之分別有始終萬物
義非義藏也天地所以之理始萬物
是之者極是一春則統大猶春仁實以曰立秉與秋
非義藏也天地所以之理始萬物
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義
是理所謂善也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性善言乃所以
內而不外動而靜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內則必知其有智其有義由其有仁義相
外則義別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背則義別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之有收也冬則同而仁之中而之節蓋立曰者仁與義言有則兩義一耳事仁義之
也之有收也冬則同而仁之中而之節蓋立曰者仁與義言有則兩義一耳事仁義之
恭而終萬物者端而智居行一陰自四春斷專制言雖之
也仁包四矣故曰春之于藏春者則春仁一事義天道曰陰與陽
惻隱三者也智有爲藏四端之義之分別有始終萬物
義非義藏也天地所以之理始萬物
是之者極是一春則統大猶春仁實以曰立秉與秋
非義藏也天地所以之理始萬物
則有以惻隱之心仁之發見各有端也蓋其端緒
智各有界限而見得一仁義真性情然也蓋有爲本體
行而之中又實不過底意一兩字陽字情然也蓋有爲本體
者見得仁字實不過底意一兩字陽字情然也蓋有爲本體
禮必因其端緒發而見得一仁義真性情然也蓋有爲本體
智因是非之心仁之發見各有端也蓋有爲本體
端曰惻隱之心仁之發見各有端也蓋有爲本體
及其發而所用則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見得一仁義真性情然也蓋有爲本體

別之首其所以別又別其所以別之首而智其能成終始萬物之道時含萬此說了未也將發動處看端倪之萌芽萌櫱隱隱芽別有形影矣四端之情善善惡惡可以讓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故仁義禮智之苗脈也

見源頭只看他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智之發動處看端倪之萌芽萌櫱隱隱芽別有形影矣四端之情善善惡惡可以讓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故仁義禮智之苗脈也

謂發見之初而生生之謂性性即理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也如木之有生意發見於外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仁義禮智之端也

明道靜而生動而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化不已者天地之道也

明道舉史書陰陽無始無終之語曰此翕闢動靜之機此翕闢動靜者此也理聚則循環不已發散則合而為一

端史書成誦明道舉而示之曰此便惻隱之心仁也此便羞惡之心義也此便辭讓之心禮也此便是非之心智也

端陰陽無始者謂此翕闢動靜之機化不已者天地之道也

陽化之機化不已者天地之道也

之化機化不已者天地之道也

機者此翕闢動靜也

化不已者天地之道也

翕闢動靜也

已者天地之道也

道也

發見之赤心也如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舉而示之曰此便惻隱之心仁也此便羞惡之心義也此便辭讓之心禮也此便是非之心智也

有發見之赤心也如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舉而示之曰此便惻隱之心仁也此便羞惡之心義也此便辭讓之心禮也此便是非之心智也

有是發見之赤心也如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舉而示之曰此便惻隱之心仁也此便羞惡之心義也此便辭讓之心禮也此便是非之心智也

有發見之赤心也如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舉而示之曰此便惻隱之心仁也此便羞惡之心義也此便辭讓之心禮也此便是非之心智也

有發見之赤心色

商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則有仁順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之良貴而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仁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人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苟欲爲之誰能此之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字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術義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所如恥之莫如爲仁此亦因人概取之心而引之使志于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商軒曰欠人與函人巫與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異者以其操術然也故夫人自處于不仁而不顧者夫豈獨異于人哉惟其所處向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日至于此其性木同而其習霄壤之異可不畏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商軒曰欠人與禹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于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舜大矣有大焉與子路者善與人同舜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公天下之所爲又有大于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待勉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舜大矣有大焉與子路者善與人同舜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公天下之所爲又有大于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待勉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孟子之善孰大焉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啓乎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雖袒裼裸程于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極之地然不由也蓋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爾卿曰不屑不就柳卜惠非不就也然而伯夷非不就也特不輕去耳伯夷聞文王作則興曰盍歸乎來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雖進亦不盡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憫故曰爾爲爾我雖袒裼裸程于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然而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

宋眞德秀撰
後學祝月泰較刊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險阻城池之固地人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小者郭外城環圍攻圍臨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栗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今日弔其事而所術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引曾子言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亦託疾而不往景子也孟子所言景丑也惡敬之大者也景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孟子亦託疾而不往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以弄之道告其君不知以弄爲敬其君敬其君乃敬之大者也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之大者也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齊人之敬王也行義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敬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曲要其君使不陷於非僻之地以大其君之心者敬之大者也故曰惡是何言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有疾使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也

爲也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類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從使之以爲臣任之也所從學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而況不爲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者不得白事何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非也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爲不受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辭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必也　而可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之也哉　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南軒曰凡人所以遲回於辭受之際者以其動於物固也若於所當受而不受是亦爲物所動而已矣何則以其蔽於理而見物之大也若夫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而外物何有乎故以舜受堯之天下而不爲泰亦曰義當然耳若於義也無居則簞食豆羹之與天下其取也簞食豆羹不問矣物則有大小而義之所在其則一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失也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養之也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白事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爲都邑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王也　陳臻問曰前日齊大夫也靈邱齊下邑也　致猶送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龍也　蚳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王連止之不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龍諫事之詳可以言則言所爲近似有理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則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龍那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設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蚳龍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龍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也孟子居齊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進退之時雖同而所居之位有異則其進退語默各有攸當士師職未可以言也而請士師辭而立於朝干有失德朝有闕政士師所當言也　蚳龍辭靈邱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龍靈邱齊下邑也士師掌國之刑罰而立於朝干有失德朝有闕政士師所當言也　蚳龍辭靈邱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龍

也故孟子以數月爲淹久而欲其言蚓竅於是諫於王言不用而去之庶幾得爲臣之義矣齊人以爲孟子所以爲蚓竅者固善而孟子久於齊人未知義之所在也夫有官守者其守在官不得其守去乎若不得其守在官而久居賓師之位無官守言責之拘故得以從容不子其言可不可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爲臣而歸何也蓋其始則異乎此矣有言責者其言不得其言去乎若不得其言

恍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先君受者有罪也仕焉而後者則與人燕子之人也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燕人畔王自以爲與周武王伐殷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非虛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殺之夫如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陽氏曰此說之誤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後燕

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

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之至其用心天理人倫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順猶遂也更改也辭則愈深矣責不能勉其君以遂非文過也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孟子之則善不可勝用矣而陳賈卿大夫也且爲之曲爲辨說而不知其遺害之深吾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猶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說必參攷而後通若以弟疑兄不知何時人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疑不知何時人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滅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盜之大竊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臻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臻子即孟子

司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義不可以復留而特子不知則又有其義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賜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滅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盜之大竊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

子去齊宿於晝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凡而臥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有所不應而臥吾不敢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問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申詳二子繆公之不如子思然不能安其身矣孟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爲長者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子乎前日虞問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曰夫子若所以自處者其道一也子思之所以處己者其道一也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濡滯留也　高子以告孟子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我豈欲干澤哉予不得已也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效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是以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望其改行也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孟子故足以爲善之能爲之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怒意也齋悻悻然見於其面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是私意之所爲非義

中國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賓孔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前
今日此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
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　由
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
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吾何爲不豫哉言當此之時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又在
平治天下之時也使我不遇於齊起天未欲
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
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若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
矣　南軒曰充虞蓋亦察孟子顏色之間若有不豫之意而
心蓋有不怨天不尤人之量遂以若有不豫色然也
疑淺深　所以疑所以憂而未能釋也若夫在孟子之進退
彼王之一道之時久此一時也蓋疑彼亦一時此亦一時何彼
時王者之數與其尤盛者不過五百年而名世間出者亦有
之矣而乃今七百有餘歲王政不行焉言不應若是之久曠
也此孟子所以疑所以憂而未欲能釋也若夫在孟子之進退
去就則何疑何憂之有哉天下故我之道未可由我為之者則何
前所言在君子不得不疑不得不憂由後所言在君子夫何
疑又何憂故王通謂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曰天下皆憂吾不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不得不疑蓋近此意
而心迹之論則非也雖然孔子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謂
孔子何與孟子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謂反覆玩味之則
其亦可見聖賢之分矣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也名休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
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祿義也一端裁之不亦說乎
南軒曰仕而受祿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所在禮有明文
孟子雖應幾宣王之可與有為吾道之可以行而其可
去之幾未嘗不先覺茲聖賢之所以為志也又曰一見
去志則察王之神必有不能受者然其應幾足用為善則
以其質朴有可取也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所自永有而聽其散逸故但錄其大指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發而中節無往而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是而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聆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既葬乃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文言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齊衰之情痛疾之意非文公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心人皆有之至貴無二尊也天子喪父與庶人同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文言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齊衰之情痛疾之意非文公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心人皆有之至貴無二尊也天子喪父與庶人同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既葬乃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文言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齊衰之情痛疾之意非文公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心人皆有之至貴無二尊也天子喪父與庶人同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既葬乃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文言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齊衰之情痛疾之意非文公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心人皆有之至貴無二尊也天子喪父與庶人同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既葬乃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文言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齊衰之情痛疾之意非文公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心人皆有之至貴無二尊也天子喪父與庶人同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既葬乃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文言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齊衰之情痛疾之意非文公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心人皆有之至貴無二尊也天子喪父與庶人同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既葬乃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文言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齊衰之情痛疾之意非文公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心人皆有之至貴無二尊也天子喪父與庶人同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既葬乃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文言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齊衰之情痛疾之意非文公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心人皆有之至貴無二尊也天子喪父與庶人同

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草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敵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謂作也上古字通也偃仆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來葬居尚廳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來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溶之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以爲足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發於其中以見性善之不可改周公孔子之所以爲知禮者及其自盡其哀而已然反命之後百官族人可不者悅而服學則問以之人力心亦之不所可同然也文行則亦百官皆不敢發其良心之所固有非其父兄百官有以使之也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喪父母之善者豈不信哉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謹然爭之及遂衆而行又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邪說惑之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以爲知禮者終身之喪雖三年而止者特聖人立爲中制耳而世降教失以三年爲喪好德之良心悲其所以短

後私也當時助法盡興籍不存惟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養老

鄭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之無異名也愉序也狄子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

許序朋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愉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

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大畧而已世之苟且行悅上之者病難行者未始貧而治皆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慢其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胡泳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不均則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曰仁政之病難行者未始貧而治皆曰仁政之病難行者未始貧而已世之苟且行悅上之者病難行者未始貧而已

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也

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井田也國中卿門之內鄉遂之地也什一而賦爲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用貢法而自賦其一鄉之中公田不井授但使什一而已所謂徹法者亦不止什一矣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之祿顯門而昏姻之家亦神農氏始爲未相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神農氏姓名也師門足也門也師野人之稱王肅所謂農家者流也所居也野人之服也圭潔之法也廬民所居也以爲貢賦之法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之言盍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何不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曷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言治於人者見治於人者也此四

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春秋傳亦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堯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各有秉彝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其有而導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

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其放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耕耳耕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君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之貌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倔強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變夷變化變於夷反見變於夷之人也變於夷之人也者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變化於蠻夷之人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背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有若似聖人益言其言行氣象有似之也所事孔子者如事父子之類是也所以乾也嘵嘵子之潔白貌也非有若所能彷彿也自性與天道而下數之孟子之贊美曾子之辭也自若所以事孔子者事之而已　分人以善謂之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耕而亦不必耕矣　所謂先務者正其經界而已經界正而井地均穀祿平而治功興矣其說具於前章　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行之不能平治天下今國君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也今惡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年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使人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至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民不病涉矣君子平其政行雖使人執鞭以開道可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衍張儀之流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背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

能治國家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相什相百其大小也皆天生大者哉今不論其情相徒使天下之人貴則人豈皆爲其大者賤則人豈皆爲其小者哉

惡之物以相歿耳南蛮曰許行之說初若淺近而乃遠合古初之上遠象古初之時其人亦淸苦高介不知其爲後世傳習之譌則惡之物以相歿耳者蓋其人於時其所以能勤人

而爛理不明見世有神農之教者天下之說不知其爲治者必使民勞而已逸以爲是乃從所祖述之以爲農者天下之本不當使民勞而已逸以惑人者也

於農而治天下而非後世所及此其說若高而有以惑人者也

以道治天下而非後世所及此其說若高而有以惑人者也

契遷啓學稼徯夫子教之蓋以其亦此類也

長江大遠無往而不達者以其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爲故耳

斷港荒蹊窄蹈於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爲故耳

相言許行之說使其說行天下之人不相欺詐則是視其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爲故耳

而不達者以其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爲故耳

孟子集編　卷五　十八　留香室閒鈔

付物此于其間哉故韋局之齊物豗欲以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

理齊之猶爲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

定之分其弊豈不甚矣哉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

兩言也足以發明天下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壯周之說

使臣可坐見其偏矣故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

墨

者惡豈非相率而爲僞乎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其弟子孟子稱疾亦託辭以觀

其意之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

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非其

親親亦必有道矣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

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蚿蛸汗蚊也嗸嗸衆食之貌也顙

額也不視而又不忍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之甚也非爲人

泚言非爲他人泚也蓋亟見之而然也

孟子集編　卷五　十九　留香室閒鈔

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

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

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

親亦必有道矣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蚿蛸汗蚊也嗸嗸衆食之貌也顙額也不視而又不忍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泚也蓋亟見之而然也

屬姑語助聲或曰嘍蛸也嗸讀如食之也額也睨邪視也

出之貌睨邪視也

追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泚也蓋亟見之而然也

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不容他人之心而其哀痛

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容他人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容他人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容他人之心而其哀痛

掩翳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非其親親亦必有道矣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蚿蛸汗蚊也嗸嗸衆食之貌也顙額也不視而又不忍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泚也蓋亟見之而然也

別焉此仁義之道所以相爲體用也若夫愛無差等則是無義也無義則亦奢夫仁之體矣以失其所以爲本之一故也按孟子於墨氏之說所以深闢之而爨二本之論所以

孟子集編卷五終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相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不恨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言人君常念戰鬬而死無補棄溝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死而不往乃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往乎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阿黨也若邱陵言邱陵之世出處去就不必多也一或一否居一中節則道不得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一中節謂居其中而力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矣欲其一一中節則以正不得禽獸也枉道而從彼欲其能直人乎若人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至終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阿黨也若邱陵言邱陵之世出處去就不必多也一或一否居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阿黨也若邱陵言邱陵之世出處去就不必多也一或一否居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阿黨也若邱陵言邱陵之世出處去就不必多也一或一否居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阿黨也若邱陵言邱陵之世出處去就不必多也一或一否居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

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矣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矣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矣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矣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而尺而亦可爲與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嬖奚固我使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嬖奚善御者也王良善御而後可嬖奚不善射而後可一朝自晨至食時再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

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而尺而亦可爲與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嬖奚固我使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嬖奚善御者也王良善御而後可嬖奚不善射而後可一朝自晨至食時再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

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諸侯懼安居則天下熄言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謂嫁曰歸適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溺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言大丈夫處世當以聖賢之道自守不可隨人俯仰以取富貴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鬼

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諸侯懼安居則天下熄言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謂嫁曰歸適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溺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言大丈夫處世當以聖賢之道自守不可隨人俯仰以取富貴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鬼

乃妄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南軒曰鄙然大同物我無蔽所謂居廣居也視聽言動各以其理所謂立正位也簡易中直行所無事所謂行大道也與其由乎此行不得志與民由之與其由乎彼行不得志與民市之道沫當不行於己也周官

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周官諸侯相弔之義出疆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去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雁也出疆載之者野以見所適國之道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官問也以已逆君而弔之也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而耨人助以終畝而澤之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太也後章倣此

君子雖不深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蔽所之欲仕亦其常理也然而不由其道以求之則與兒女子之

間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義者哉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而彼自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南軒曰士身任道其歷聘諸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夫豈尊己而自大乎不得而遽而彭更之徒疑傳食以爲泰是以亦時義所當然有貴賤之一道耳夫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而不以爲泰所以告之者蓋常道之見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所以啓後世之弊也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而彼自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用而輕之也堤防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土爲無事而食者與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取何齊楚魏之兵欲攻齊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衆湯之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伸仇餉之酷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所征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傒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案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也言我后也休美也言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之降也既曰食功則以土爲無事而食者與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取何齊楚魏之兵欲攻齊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衆湯之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伸仇餉之酷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所征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傒我后后來其無罰

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之降也既曰食功則以土爲無事而食者與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取何齊楚魏之兵欲攻齊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殷紂之彊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北於沙之代衆又有光焉此以盛士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湯一征自葛始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尙何疆國之足畏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譁也齊齊語也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居州宋臣言小人衆而不爲周臣者未仕於其國者也楚語楚君子焉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

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欲見孔子孔子
節也欲見孔子孔子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其門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仆予曰脅
有謂笑病於夏畦予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有疎懶語笑皆小人閒
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也慙之貌由予路名言非己所知而甚慙之辭也孟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依其禮之至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而慙赧而呵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渝於汙賤而呵詆戴盈之曰
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
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
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如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以翼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人事衣食相繼氣化盛衰之常也　堯之時水逆
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地上高地也
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
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
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堙塞也菹澤生草者

紀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流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閑衛也放肆而流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也

大懼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孔子之作春秋固亂臣賊子懼者亦孟子之意也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中庸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

結上文也南軒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懼其情僞畢見而討絕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遁故懼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詖偏陂也三聖謂禹周公孔子膺擊也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

南軒曰戎狄荆舒指其人而言豈好辯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之故能真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有能言距楊墨之害而闢之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距楊墨之害正人心之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橫流生民之禍極則一治一亂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賊子亂臣賊子懼而不敢肆其邪心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充擴而極之之謂也蚓之無水於泄然後可以爲廉

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擴而極之之謂也吾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蚓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蹠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

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績也纑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顰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世家卿之家世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辟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以鶃聲也頻頻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室以於陵之棄於陵所居之室爲不義而不居其操守如此乎於妻所必不食不居其室也於陵所爲則亦不義之類

今仲子之於物必求其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顰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室以於陵之棄於陵所居之室爲不義而不居其操守如此乎於妻所必不食不居其室也於陵所爲則亦不義之類

仲子於物必求其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顰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室以於陵之棄於陵所居之室爲不義而不居其操守如此乎於妻所必不食不居其室也於陵所爲則亦不義之類

今仲子之於物必求其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顰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室以於陵之棄於陵所居之室爲不義而不居其操守如此乎於妻所必不食不居其室也於陵所爲則亦不義之類

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孟子反覆辯之蓋有以也

留香室開雕

孟子集編卷七

後學祝昌泰校刊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候氣之律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洗爨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此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矣梁武帝終日一

貪蔬素宗廟以麵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泣佛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徒法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此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敬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後皆言不仁之禍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殷之所以當鑒夏桀之所爲者以其暴虐百姓天下叛之而殷湯代之也

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而在高位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

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南軒曰仁者人之有四體其能保諸是不仁者乃趨死亡耳特未能真知不仁者之可以死亡也則如蹈水火之不敢爲也以死亡之道也云雖然此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德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衍義）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我愛人而人不親我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智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仁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智禮敬（亦孟子言）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常也難常言之而亦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故也　孟子曰）

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蓋有序也本猶本之根本不言心而此不知國乃天下之本所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固而後枝葉盛爲治水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本猶本之根本不言身則心在中矣衍義）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此章明白峻厚自堯舜以及乎夫子莫所謂韓弘興玖詞賊承宗敏于制置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

也（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衍義）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弱役大弱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大小賢不肖有道之世大小賢不肖皆修德而得人心故天命歸之無道之世大小賢不肖皆不修德而失人心故天命去之天命歸去之間人自爲之非天之私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引此以言小役大弱之事也令出令受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景公蓋與爲婚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景公蓋與爲婚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

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大學蒼然修德之至則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當

如何乃爾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于周服（孟子因歎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百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天命在我所以假之美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曰仁者無敵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百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天下無敵於天下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所以假之美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殷之盛大流行之勢而奔走周廟之下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桀惡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子孫其數以大十萬計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道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欲當時之不然也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

撫而不以濯也其譬世也深矣衍義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其危而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于敗亡也　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王之不聽者蓋其心於天下歸己哉水就下歟故而不仁故顚倒迷謬以爲安以菑爲利以敗爲成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所以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耳衍義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可見　愚按聲入心通四聖人心法也　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南軒曰孟子所謂諸侯皆爲之敺者非利乎他人之爲己敺也特言其理之當然者耳而天下之心亦自不容已之所以王也此三王之所以王天下之道也故泰爲漢敺者也故曰三王之所以王天下者漢唐是也雖是道而亦得天下者漢唐所以爲漢唐敺者也　此章之要在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爲

孟子集編　卷七　六　留香室圖書

海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南軒曰孟子所謂諸侯皆爲之敺者非利乎他人之爲己敺也特言其理之當然者耳而天下之心亦自不容已之所以王也此三王之所以王天下之道也故曰三王之所以王天下者漢唐是也雖是道而亦得天下者漢唐所以爲漢唐敺者也　此章之要在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爲

孟子集編　卷七　七　留香室圖書

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欲之於民無不與所惡者撫不去君之心誠求之所欲者無不與所惡者撫不去君之心誠求

厲行而乘釁陵犯之倘思大
下其有不平者乎見有義　孟子曰君下位而不獲於上民
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
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
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在
以得君矣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至誠而不
民矣得君矣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　至誠未有能動者也　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全極也楊氏曰動使是驗處若獲乎
悅於親之類是也　全極也楊氏曰動使是驗處若獲乎

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親不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以正教我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夫子以不正教我以正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　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不能事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嗜羊棗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羊棗故曾子之子亦養其子每食必有羊棗名繼曾子父也曾元曾子之子也曾晳子父也曾元曾子之子也

此係者與誰或父謂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之志不可如曾元之養曾子之養志而不忍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元但養曰憾程子曰學問有餘人爲有餘於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矣此人之大患也　南軒曰學莫病於自足古之所謂聖者學明行修人從而師之而非有求人師已之心也人師已從而以已之善善之其落問論辯之際亦有左相發者故教學相長也若有好爲人師之意則是乃吾已自以之私耳子其戒哉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舍也王嚮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審見長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爲信之其能若是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之齊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舍也王嚮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審見長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爲信之其能若是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無後矣告而終於無後矣

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懼非懼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吾讐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人皆可以爲舜矣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人皆可以爲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人皆可以爲舜矣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人皆可以爲子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無後矣告而終於無後矣

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懼非懼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吾讐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人皆可以爲舜矣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人皆可以爲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人皆可以爲舜矣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人皆可以爲子

孟子集編　卷七　十二　酒香室開雕

守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適隆殺之宜則禮之實節文斯二者適於

朱子集編卷七終

孟子集編卷八

宋真德秀撰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山岐周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據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然其道則一也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先聖後聖莫非一揆先後不遠而世相去為最遠而其揆一也孟子獨舉舜與文王言之者蓋其地相去雖遠而世相去不亦宜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儀禮曰以道去君而來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猶此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曰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留絏紲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對定公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言猶有迹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王深言報施之道使如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南軒曰此所以深譬宣王也若夫在為臣者有未至我所以事君者可以不自盡乎

為最久故耳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者聖人之道化行乎天下也是所謂得志者也然自今觀之舜與文王所值之時周旋於父子君臣之際若合符節者何邪蓋道若大夫為則萬殊矣聖人者一而已矣所以一者天之理也若天之理則其純乎天理者也純乎天理則其云為法措莫非天之所為而事事皆然者是文王之事紂是舜之所以事堯也文王之愛勤是舜無為而治者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何者舜與文王皆天也捷其間有一毫不相似則不足以為天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為天者則抑有道矣堯舜文王生知之聖也亦必學以成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學也細熙敬止克宅厥心者文王之學也即其生知之聖而學以成之此其所以為天也聖人之心可得而識矣子產聽鄭國之政於此有得則先聖後聖之心可得而識矣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也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平正大之體細細法度之間惠則有餘恩小則政則有公私惠而不知為政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徒杠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之十月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迓冰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為之辟除行人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語葛武侯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過臣下恩禮衰薄至於若此者所進今不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矣言無怨無德也土芥輕賤之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

是當現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乎其得之矣 案檀弓程子曰其戰兢之意方而使之自喻此皆義之公問於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乃不可以上言君臣交盡其道乎 蓋本乎此之有孟子之言 程子曰有不爲如此無復遇臣之禮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乃不可以上言君臣交盡其道乎 戰國利祿之徒亦慮其君戕故曰孟子之言蓋本乎此 無復遇臣之禮其君戕故去而已者以觀其後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士之事君爲是哉 案程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不當一遇其則則爲非禮義矣故程子曰恭本爲禮過於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於與是非義之義矣推是類可見矣蓋禮義本於天而著於人心各有其則而不可過乃天下之公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一以已意加之則是私情而已故其事雖以禮義而君子謂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見幾而作言君子當早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 南軒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不當一遇其則則爲非禮義矣故程子曰恭本爲禮過於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於與是非義之義矣推是類可見矣蓋禮義本於天而著於人心各有其則而不可過乃天下之公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一以已意加之則是私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南軒曰此章言人之才質不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也中才以上則當思所以教之流則謂之刻薄柔輭思賄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道莫如忠厚剛毅明敏之類則謂之中而其倚於一偏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資質不美只陷於不才父兄之道莫如養之於子弟也見其天資之美而養之者如天之生物其雨露之所潤雷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不發生遂焉父兄之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之所以養其子弟當若是也 不才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謂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道莫如養之於子弟也見其天資之美而養之者如天之生物其雨露之所潤雷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不發生遂焉父兄之所以養其子弟當若是也 不才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謂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道莫如養之於子弟也見其天資之美而養之者如天之生物其雨露之所潤雷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不發生遂焉父兄之所以養其子弟當若是也 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以子弟之不賢達孰甚焉 南軒曰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以子弟之不賢達孰甚焉 不仁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謂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道莫如養之於子弟也見其天資之美而養之者如天之生物其雨露之所潤雷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不發生遂焉父兄之所以養其子弟當若是也 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仁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南軒曰此章言人之才質不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也中才以上則當思所以教之流則謂之刻薄柔輭思賄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道莫如忠厚剛毅明敏之類則謂之中而其倚於一偏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資質不美只陷於不才父兄之道莫如養之於子弟也見其天資之美而養之者如天之生物其雨露之所潤雷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不發生遂焉父兄之所以養其子弟當若是也 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以子弟之不賢達孰甚焉 南軒曰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以子弟之不賢達孰甚焉 不仁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謂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道莫如養之於子弟也見其天資之美而養之者如天之生物其雨露之所潤雷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不發生遂焉父兄之所以養其子弟當若是也

竟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患信以固之其成則一也其方而使之自喻此皆義之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如此有所爲者安能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 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程子曰有不爲如此有所爲者安能 孟子曰大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仲尼不爲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不加毫末非孟子其知孔子之 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王順伯曰若不合於義雖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南軒曰此章言君子當見幾而作不能去矣其赤子之心者大人之心純一無僞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僞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不可盡謂已發亦未有發處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南軒曰赤子之心無聲色臭味之誘無智巧許僞之私孟子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考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未發程氏爲已發而未遠乎道子之心無聲色臭味之誘無智巧許僞之私孟子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考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而不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而不偏不倚隨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造而無窮往而不值其本也 南軒曰此所謂中者以德言性情而無過不及之患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謂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者深造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而不偏不倚隨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謂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非自得也自得者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也 南軒曰學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非自得也自得者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也 南軒曰學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性之知非他人之所能與非聰明智力之所可及故曰自得深造之以道者言其涵泳之深也工夫篤至而後能有得不然則爲臆度而已非自得也臆度者猶在此而想彼自得則中心必有欲然不安此便是彼更無二也蓋所得未眞實則中心必有欲然不安此居之安資之深則自得之味愈無窮也故曰資者憑藉依之謂盡居之安也資之深資之深則萬事萬變隨而應之周流運行無非大端之所在蓋自得之者自得則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得而易故居之安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於是重言之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孔子之稱水必曰有本之謂也孔子觀於東流之水一段亦如此子孟子亦當以是答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之所急者不務末逮者有本之家語孔子觀於東流之水一段亦如此子孟子亦當以是答之深資之深則萬事之原於是重言之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孔子之稱水必曰有本之謂也孔子觀於東流之水一段亦如此子孟子亦當以是答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之稱水必曰有本之謂也孔子觀於東流之水一段亦如此子孟子亦當以是答之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南軒曰天下之理固非一端而博學於文而融會貫通有以反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鬪靡之前古考之當今以至於天下之理講明問辨而不使有毫髮之未盡所謂博學而詳說之者皆不得求之於外而人倫之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聲則爲音在色則爲容見於事物之理則有以識其理之所以然而處之各得其宜所謂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

南軒曰博學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鬪靡之前古考之當今以至於天下之理講明問辨而不使有毫髮之未盡所謂博學而詳說之者皆不得求之於外而人倫之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聲則爲音在色則爲容見於事物之理則有以識其理之所以然而處之各得其宜所謂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

南軒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行仁義則是仁義爲二物仁義行則如日由仁義行而耳聽手持而足履無非是也仁義猶日月不違意他是不違仁義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得之此心便渾然都是仁義之全體其所以爲人者亦仁義而已矣未至於舜者盡人之所以爲人者亦仁義而已矣舜則盡人物之性而無一物之不體盡己之心而無一事之不盡

異於物耳若大舜之聖則明乎物之所以爲物察乎人之所以爲人不待於存而自存蓋存之者適待於川力舜則身理理卽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所謂生知安行道者是也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者正所當勉也行而久而熟熟而安則與由而行者亦豈異哉衍義

旨酒而好善言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敖虐用老不親不順不及此之謂也

禹惡旨酒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遍不及之名曰言湯執中而立賢無方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之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遍者人所易忽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孟子集編　卷八　七　諸香室閱題

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王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四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兼四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重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廉也卜子喪子而喪明傷勇也前軒曰取與之間其死生之義有攸分能擇乎此則於可不可之間庶乎其不差矣

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孟子之事莫大於距楊墨故亦以之

楊氏曰四世而絕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闢楚之橫政而作春秋闢楊墨之邪說而作此章言孔子作春秋亦以止楊墨之意蓋楊墨之道不息則邪說橫流而仁義充塞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而禍及於己矣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天子之事也是以孔子不敢作天子之事而作春秋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更相攻爲盛史之文繁而亂臣賊子懼焉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三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一世小人一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親盡故五世而斬

君子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以爲方言四十餘年而孟子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有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亦有時而泯有能紹其統者雖未得爲孔子之徒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附於後學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

取與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重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卜子喪子而喪明傷於慈也前軒曰取與之間其死生之義有攸分能擇乎此則於可不可之間庶乎其不差矣雖然取之非義所傷廉故也然在賢者則不言擇矣雖然取之非義更不言擇矣雖然不當然而然則於其所當然者處之各得其宜而已

君子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

君子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有所爲而後可以有所不爲

君子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有所爲而後可以有所不爲

君子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有所爲而後可以有所不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殺猶勝也薄亦迫也
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亦迫也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孟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其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合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西子美婦人蒙猶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乎潮夜半冬至陰陽之理於此可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矣所謂善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可坐而致也而況他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人紀成就天下之事業爲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毫末於此皆天下之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川小智而鑿以人爲爲之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所以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鑿者以人爲爲之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所以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鑿則失性失性則不可推而行無所利矣此所謂智之賊夫智也是蓋以其私智爲智而非所謂順之非智也蓋以其所得爲禹能知所謂智者之於事物之理也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然也智而愚謂事若物物之理於水則智不亦大矣乎所謂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事於智矣禹之行水也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四其自然之性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人之爲智或人是之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鄭人使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孟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其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合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西子美婦人蒙猶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乎潮夜半冬至陰陽之理於此可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矣所謂善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可坐而致也而況他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人紀成就天下之事業爲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毫末於此皆天下之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川小智而鑿以人爲爲之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所以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鑿者以人爲爲之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所以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鑿則失性失性則不可推而行無所利矣此所謂智之賊夫智也是蓋以其私智爲智而非所謂順之非智也蓋以其所得爲禹能知所謂智者之於事物之理也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然也智而愚謂事若物物之理於水則智不亦大矣乎所謂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事於智矣禹之行水也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四其自然之性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人之爲智或人是之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曰大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所自反者仁矣必有禮矣其橫逆由是至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至其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也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鄉人也君子存心不常人也君子存心與存此所謂存心與人不同）

其心不同只是處心又曰所以異於人以其處心與人不同進學不得不勇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己也仁禮無一毫不盡我由未免爲鄉人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欲如舜之盡其道爲難曰其欲如舜者非慕夫舜之事功也其道不如舜者豈但憂之而已哉求所以則而做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然而孟子歷聘諸國皇皇然以行道爲已任有異乎顏子之爲何哉力是時異端並作人欲橫行世無孔子孟子烏得不以行道自任乎亦曰顏子易地則皆然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當責善之詩父已見前幾諫等章父之不教子獨見於此然則子有未善一付之師友而

反不問焉可乎曰父未嘗不以學詩學禮此非教而何特不深責以善耳然君子之教以身不以言故公明儀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儀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儀曰安敢不學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出於正此正以言教不以身教之親在此哓哓之聲未嘗至於大罵儀說之學而未能儀安能不學而居君子之門乎古朝廷嚴儀說之學而未能儀安能不學而居君子之門乎古之君子其以身教也如此豈必諄諄然命之而後謂之教耶罪也說苑曰父母正則子孫孝慈孔子家兒不識忿鬥于家兒不知此義邪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舟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子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此亦孝子之心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　南軒曰常人之私情樂聞人之過責人惟恐不深而不復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各以其分而是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謂處乎其不幸者也衆人皆歸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獨明其不然者察於情理故耳蓋諫於其父而父不受以至於怒而屏之以君子之所以爲盡其子職而已矣若是則已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而已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責之意可見矣夫察章之事既異乎世俗之所謂不孝而原章之心則豈不善者而章子又以得罪於父而不知慙則是以怨報德也安得爲廉乎通國皆稱匡章爲不孝而孟子獨明其不然也世俗之論人物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之類已散見諸篇以其察世俗之毀譽而斷之以己之觀人也微則反之於己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君子之門而可議若仲子事合見出處篇匡章亦合在父子篇以其察世俗之過責人惟恐不深而不復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各以其分而是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謂處乎其不幸者也衆人皆歸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獨明其不然者察於情理故耳蓋諫於其父而父不受以至於怒而屏之以君子之所以爲盡其子職而已矣若是則已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而已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責之意可見矣夫察章之事既異乎世俗之所謂不孝而原章之心則豈不善者而章子又以得罪於父而不知慙則是以怨報德也安得爲廉乎通國皆稱匡章爲不孝而孟子獨明其不然也世俗之論人物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之類已散見諸篇以其察世俗之毀譽而斷之以己之觀人也微則反之於己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君子之門而可議若仲子事合見出處篇匡章亦合在父子篇以其察世俗之過責人惟恐不深而不復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各以其分而是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謂處乎其不幸者也衆人皆歸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獨明其不然者察於情理故耳蓋諫於其父而父不受以至於怒而屏之以君子之所以爲盡其子職而已矣若是則已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而已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責之意可見矣夫察章之事既異乎世俗之所謂不孝而原章之心則豈不善者而章子又以得罪於父而不知慙則是以怨報德也安得爲廉乎通國皆稱匡章爲不孝而孟子獨明其不然也世俗之論人物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之類已散見諸篇以其察世俗之毀譽而斷之以己之觀人也微則反之於己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君子之門而可議若仲子事合見出處篇匡章亦合在父子篇以其察世俗之過

日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古今一也學者知此則不緊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孔氏曰古之聖賢所過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瞯窺觀也聖人故異於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而後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

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章首嘗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饕人知也墦冢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知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古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柜媚之道苟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留香室開雕

宋貢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舜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長息公明高弟子弟子于父母亦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

錫山安國桂坡

則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帝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美人是也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孟子可謂知舜之心矣）盡性其孰能之（盡性其孰能之聖人之盡性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足以介其意（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足以介其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爲己之大罪而不敢自怨人知舜之深思之切怨之至也）惟恐不順於父母則以爲己之大罪而不敢自怨人知舜之深思之切怨之至也）惟恐不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舜惟恐不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

錫山安國桂坡

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懟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仓廩父母千戈朕琴朕弤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象治也揜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案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死後又

使舜穿井舜穿井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而其事也象舜舜與母弟也謀謀也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昔也緝功也舜既人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戚也琴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所彈五弦琴也弧琱弓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見舜鬱陶思君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恤憪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紫舜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不知舜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拂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困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其方謂誑之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而遠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何僞之有哉

欲殺舜之迹甚明在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其方謂誑之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

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親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北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極誅也鯀崇伯名九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皆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卓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誅卓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爲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虐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使之不得有爲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以放也萬章曰舜流而舜誅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

其工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

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孟子弟子姓名）（遏止也舜盛不自安也崩天子死也）（天下將亡而堯舜禪讓之事興焉故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舜在明堂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古文尚書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帥循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之名也）

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偏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亭六段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以遍使天下之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遄速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爲得之志在於憂旱而非實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尊之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永長也言孝思思不忘長言孝思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書曰厎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能長言孝思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書曰厎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

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顯也言下能感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爾）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乎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攷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禹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大門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王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伊尹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授也繼猶也）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攷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禹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大門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王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亂也典型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訓文云艾草也孟子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焉所以

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然後知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以斯道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嗚呼孰不修德永底烝民乃大命以自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遂有夏以革命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作夏社既墟曷丕承天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弗止耕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之謂也孟子之言蓋取諸此以證伊尹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辱已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

主覩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衛孺悲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小人南軒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聖人擇禮義而爲進退無非禮義以制焉要湯孰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聽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問集注中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身之語如何曰觀舜君深山之中是樂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痛癢矣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瘠環皆姓名皆時君所近卑賤之人也好事謂造作事之人也

以禮退以義非聖人擇禮義而爲進退無非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存也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薦之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爲人可知觀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爲人可知衛義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四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處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虞國名百里奚虞大夫名宮之奇虞賢臣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垂棘之地所出之玉璧也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虞公不聽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爲人飼牛以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

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
衆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
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
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
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
之而知其必不然耳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歸賤之
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
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君不賢
百里奚亦可謂知人矣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
之政亦可觀百里奚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
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
盡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集編卷九終

宋真德秀撰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橫部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　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爾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水將炊而出舉此一端以見餘而已　孟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此言孔子集聖之大成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是也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鑄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始終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鑄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天子玉振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僅能及乎時中也　至於聖則不可及也猶射者雖至於其極不過使人必中之而已不能使人之必巧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始條理也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聖之大成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仁譬則天也

金鉦所以節樂之始如智之始條理也玉磬所以節樂之終如聖之終條理也始終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仁者守之所存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

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秦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也視比附庸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此十十倍之也倍加一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食二千八百人可食二千八百人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此四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瀆此必有斷商或闕文者並存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苞苴竹箭之屬

言必獨之也

有司治之古之賢王何爲獨禁此

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知也蓋位者天位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祿者也而君平公之於虞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貴尊賢之道哉必如是之於舜然後爲盡友賢之道矣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法也術義

萬章問曰御

孟子集編　卷十　五　留香室閱鐫

之御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然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御也

御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者疑之也

曰請無以辭御之以心御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而託於他辭以御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贓閒戒周其飢寒敬之飾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

然則御之奚所以御之爲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御之以心度其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禦人則設有禦人者用其交接之禮則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言殺人而顛越之罔眾其貨閔然不如眾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

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也萬章以爲苟不禦人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物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言殺人而顛越之罔眾其貨閔然不如眾死凡民無不讎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

爲獵較所獲之多少也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

曰然則孔子爲烈十四字語意不通今姑存之而愚意其在爲有

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簿大簿也祭器木器竹器之物實之大曰以祭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使有定數不以四方異物雜之也

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也者其端可見行可見其端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

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論事道之事也事道奚獵較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齊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也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

也行孔也衛可之仕遇聖人以禮者亦豈得而絕之乎旌是人
為者之君有非我發受已後之義之賢也行孔也衛可之仕遇聖人以禮者亦豈得而絕之乎旌是人
不居所子竟為而餽以則受何之既也儲然子後在魯公衛侯元也孝
可今必固焉其已兼禮是眼則以精受尹後氏去魯公衛侯元也孝
則之禁亦謂取其命使乃問非為矣商進氏去魯公衛侯元也孝
今世不受有之交可受不其所不問軒遑曰而不於言侯元也孝
之其待與人不也鑑之恭所以恭交曰惟不於言侯元也孝
諸法教孟於義閻而不之自敬則際請義閻衛其元也孝
侯為令子此之非不以心哉事以何孟所孟之化也孝
以甚而謂禦故道受道而若乎為心予在子事有孝
非著誅禦人初其是而辭夫其尊則此愚之則此公
道奈者人以亦接亦接何萬尊者曰章被義又三春
取何三而兵無也尊之為章者有恭所此則受者秋
民而代奪而害固者不乎之也賜薔以章自其故史
與可之貨得乎非之以然說吾若交答交好交於記
此受法者貨交禮賜禮而以知念際萬義者際魯皆
何其同此然際此也則其心不其之章多為問則無
異餽不所交之所然固受御虛取道者不於餽兆之
而乎必謂以恭為未有也之其之主反可唆而足疑
君萬設大道也不有所必而賜義乎覆曉伸不以出
子章辭慈餽萬受辭不交以我與恭曲不子卻行公
以謂而有以章也則受以他之不也折必而之矣輒
善倪可閑禮於蓋是矣道辭意義同可強已一而也
其以知者則此亦貨於而無而而御謂為聖賜不因

行者也際可之仕遇聖人以禮者亦豈得而絕之乎旌是人
以道者也遇以禮而養以道者聖人亦豈得而絕之乎旌是人
賢之用而知辭受取與之方也窺聖
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
亦有為不能親採非白而欲養其餽養
卑辭富居貧非貧富謂祿仕之正故原薄蓋仕
由處之正故其所據仕
富若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不柝夜行
故恒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而仕
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不可以居尊者豈為貧而仕者
已矣祿而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之吏也乘田之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以
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
者可以居尊者豈為貧而仕者
夫仕者豈為貧而已矣
之義夫仕者豈為貧而已矣
親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卑祿而
所謂為貧而仕與
卑辭富居貧非貧富謂祿仕之正故原薄蓋仕
由處之正故其所據仕
富若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不柝夜行
故恒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而仕
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不可以居尊者豈為貧而仕者
已矣祿而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之吏也乘田之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以
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
者可以居尊者豈為貧而仕者
夫仕者豈為貧而已矣
之義夫仕者豈為貧而已矣
親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卑祿而
所謂為貧而仕與

已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住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則可以受周之與賜所以惠吾民君以其飢餓而周之也周救也氓民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所以待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繼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盖曰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門外也敖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君使令者蓋繆公悔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也言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自來拜之勢也伋僕僕煩猥貌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自來拜之勢也僕僕煩猥貌　曰敢問其次曰尊者養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爲能盡之而後可以養賢者之道而記者所當法也南軒曰萬章所謂託於諸侯以自養者可也而孟子以爲非禮何也蓋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則可以受周之與賜所以惠吾民君以其飢餓而周之也周救也氓民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所以待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繼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盖曰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門外也敖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君使令者蓋繆公悔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也言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自來拜之勢也伋僕僕煩猥貌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自來拜之勢也僕僕煩猥貌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于諸侯禮也　舊通也質者士相見以白通者也曰內臺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名之役則在役君欲見之名之則不在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在役者庶人之職不在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

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名與孟子引子思之言而繹之以明不可名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爻龍旂析羽而注於旂千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庶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由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南軒曰禮義人性之所有譬之路門有足者皆可以由可以入也而君子獨能之者衆人遂於物欲君子存其良心故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善盡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虞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

以觀之了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者也故不得已而至於此若異姓不合則可去盖君臣以義合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行都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改也其存君之心故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之心故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善盡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虞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

殺梁伯曰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如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職矍而食終身不食宜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在也

又案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娟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言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輩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孟子集編卷十終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也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棬木所爲若尼之則必待矯揉而後成如告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也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南軒曰桮棬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之宗也人之有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取之也若逆子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杞柳爲喻其言曰以人性爲仁義則性別爲一物以失之矣蓋仁義之性木於自然不待著力此杞柳而爲桮棬必斲而後成就也叮嚀反覆無非此意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波流漩渦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激水使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言性本善故順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不爲也　南軒曰告子以爲性無善惡其言雖同而所以言則亦不無少異也　揚子之說亦告子之流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　孟子因其性而爲之名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罟之以惡端不變色者至於兒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惻隱之發不待思慮而後然之矣衍義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善惡之分而後爲惡之名而後可以爲善故孟子因其性而爲之名之之道猶不外乎此子論性重義理不當引以爲桮棬說若杞柳而後可以爲桮棬須斲之可爲桮棬裁之可爲栝棬而後可以爲桮棬也斯言盡之矣衍義曰告子之說蓋謂杞柳之性本無仁義之理而爲仁義之名猶桮棬之性本無栝棬之理而爲栝棬之名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知覺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愚案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人物之性固有不齊而不肯爲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矣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

與物都過故無不通也所以不同者氣質昏底者心亦可充治使明萬物之許多道理不能包許多動物有不通處似牛底欠一性轉動一般者有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能知覺運動其性之善無窮盡也告子不知得而執之妄亂人心虛靈包得萬物之許多道理則一般者有知覺運動者為性故無不通也所以不同者氣質昏底者心亦可充治使明

緊之矣　告子不知理之爲性乃即人之生而能知覺其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故有杞柳之譬桮棬之喻以見孟子意其子也但之見善惡也則又繼而爲湍水之喻已之見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爲未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於之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質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側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盡其才者也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自有但人自不思而不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此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盡其才之謂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離乎人之情無不好善惡惡之則人性之善可見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復其性之本善雖愚亦可以漸而明矣

自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離乎人之情無不好善惡惡

無智皆是性非小失也性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可乎若如此則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矣同行異情蓋可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於味如此其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如此其不同何以與常人異耳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此其差者也

又曰生之謂性先生謂極本窮源之善與善惡未發言之有不同耳既發之後善惡未盡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說非是

又曰告子不與之辯其說以爲生之謂性猶杞柳之爲桮棬也故以性爲仁義禮智猶杞柳爲桮棬仁義禮智猶桮棬也故以性爲善猶以杞柳爲桮棬也而能爲桮棬者杞也非杞柳之本可以爲桮棬也由是而言之謂性善者言性之本可以爲善而已蓋未發之前無善惡之可言才發見而爲情亦善矣大抵性善四者皆善而性之善可知矣

又曰告子不知義之外也而以仁內義外之說以關孟子孟子學於告子之門人故其言如此公都子學於孟子之門人故其言如彼

又曰公都子聞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

又曰公都子聞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

又曰公都子聞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

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衆人之心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之所爲不善又已賊而梏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此木人心一理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亡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存無適而非敬以立其本然之體則此心常存操之之道不過如此平旦之時則此心未嘗無操存之功但人旦晝之間應事接物操心之際不能不爲物欲所牽而梏亡之則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矣故學者極力於旦晝之間隨其所爲而省察之使之日清一日則夜氣之生日以寖厚而良心之發見日以滋長譬如一井水不終日擾動便渾了至夜稍歇澄清則能存固之爲有以汩亂其氣則良心又復生

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徼以遲緩之意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蓋闕德性時不能用識者衆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魚與熊掌者美也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人利害之情而面欲甚有甚於生死者乃兼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患死而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

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能舍生取義如此

惡之心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蓋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潔也言雖欲食之惡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

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蓋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蓋闕德性時不能用識者衆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

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此生死爲甚輕鄉者寧死而已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

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惡之心人皆有之此章言蓋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一日之間而不可以此乎本心謂蓋惡之心此三者今乃爲此三者

鬼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嘑蹴之際而不可以苟得兼言禮其輕重而取舍之也夫樂生惡死人之常情賢者亦豈異哉而有至於舍生而取義猶飢之

貪渴之飲亦爲其所當然而已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謂義所惡謂非禮義也能舍生取義則凡可以求生可以辟患而不辟也如是乃爲

愛蹴爾而至於不屑此其所差惡之加焉爲尚在能仁動得容孟此蓍求不仁文焉人子意不用蓍曰人學能深於味爲萬鍾其所得則之心也義人路也是仁放指說求道其志於以求旨有心也人心也義人路也是仁放指說求道其志於以求旨有心也

而不知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者矣能求愚放謂心上則兼不言遠仁義豈至重此其至大至輕而輕忘其大放心之人乃所舉不全仁之程來曰則心問於義而愛重其小而養其大爲小人之人乃有當全仁而之德子自聖昏而之事而義下至輕而重其小而養其大爲小人之人乃有當全仁而之德子自聖昏而之事而義下

求則不知求程子曰心一也學者要識得此心之後隨事觀理反身而誠則人雖不知我而我自無愧於人雖不信我而我自有以信於己如此則何往而不自得哉

求哀哉

今哀人哉傷然字深宜舍詳處矣

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哀哉

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之有放心者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雞犬也

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若人也無名指手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緣不知輕重之等也

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荀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有箇場師沿場圃者梧桐也梓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焉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家身與心知已先不好了也又承嘉鄭氏曰寶而皖而目有重而兒案跪而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焉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汙則必滌之拭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振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內其外不能充其類不知滌濯振拂程子鄭氏之言皆是以外案小而遺大案以外

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義以養其心以至於動作起居聲氣容貌之間莫不有養之法焉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此兩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一曰軒轅之丘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義以養其心以至於動作起居聲氣容貌之間莫不有養之法焉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此兩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一曰軒轅之丘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貴賤也貴而大者心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貴賤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

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飢渴飲食是亦腹之養而失其大者耳如使飲食之人而不失其大者則口腹豈但爲養其尺寸之膚

鄒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於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集編　卷十一　八　留香室閱讀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於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有天爵者有人爵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古之人修其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孟子集編　卷十一　九　留香室閱讀

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舉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而人違以爲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以正勝邪

仁人之於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以正勝邪

不爲則已爲之則須勝之　舍一暴而立一寒候得而復失則前功盡棄矣及其至也雖能勝之人欲消而不存是心乎

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而人違以爲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以正勝邪

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目耳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　南軒曰此爲有志於仁而未力於仁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消爲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其間不容一髮　范浚心箴曰若形役乃獸惟目耳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

心之微衆欲攻之其存者幾希　攻治也衆欲攻之其存者幾希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寶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蕙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自畫爲他道之有成也　尹氏曰新而不已則熟而自然爲之而不勉學者爲仁貴乎有成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仁也然不至於顏子之地皆未可謂夫熟之而不已矣云云未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滿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法也此章言事各有法學而不至則廢其事矣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以爲後世法者以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公輸子魯班也巧過於人者也方員平直之至也師曠晉樂師也聰過於人者也六律截竹爲管以候氣之律也有十二律陰陽各六律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仁心仁聞仁心謂有愛人之心仁聞謂有仁人之名也被及也澤謂恩惠也法謂制度也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以爲後世法者以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此章言事必有本而法必有原自酒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者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不外乎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教人者皆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孟子集編卷十一終

孟子集編卷十二

宋眞德秀撰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後學祝昌泰較刊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以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本謂木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於岑樓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色之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匹字本作鴄鴄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鴄鳧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比高難行之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有人於此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而後受業又不問可見其求道之心不篤故不肯遽以堯舜之道語之蓋欲其論學以正病則相須以爲用而後可以水殿舟然則雖一日千里其間不同則雖相似而豈人之所能間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匹字本作鴄鴄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鴄鳧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事之可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曰禪者以拈搥竪拂爲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爲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始是妙用處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子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執滯不通也焉猶治也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見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爲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爲君守不得往他國子爲齊相也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則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名聲塞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爲後而不爲者是欺獨善其身者也名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未加於上下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以天下之重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雒國季任爲之君不報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孟子集編　卷十二　五　儒香閣藏

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周祀梁之妻書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乎殺未嘗瑕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乾必識之孔子罰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集編　卷十二　五　儒香閣藏

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放湯之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桀也如伐有罪然湯之初來伊尹有代桀之心而伊尹遂和之以此誠孟子仕齊也曰孔子爲魯司寇聘行相事齊人閒而懼於是助女樂以沮魯君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也孟子去齊宿於晝人有言於王曰欲爲王留行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乎殺未嘗瑕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乾必識之孔子罰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許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賞賞以地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罪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伐討一也自人言之則曰討自己言之則曰伐）今之諸侯皆以其所伐之半與其所保而三年勤王則王者之師不興矣（興起也）此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曰（公孫丑問）何如斯可謂良臣乎（孟子曰）今之大夫皆以君之所欲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君有大過而不諫國勢日危而不救民心日離而不恤此所謂良臣乎（公孫丑曰）不救民（公孫丑問）何如斯可謂救民乎（孟子曰）春秋之時諸侯相吞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說其本於此乎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說其本於此乎五霸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罪於三王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厚禮之諸侯不救民則同時矣而

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爲之爲富強之計則君益驕肆民益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絶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以民賊爲良臣臣豈不痛哉孟子之言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聖賢拔本塞源之意今之道功利之俗也由是道不變其俗本源既差縱使其間偶合之善亦終無以相遠也故必變其不由其道爲先不由其道則由仁義之道安由仁義之道而爲仁義之俗然後名正言順而事可成也所謂不能一朝居此聖賢拔本塞源之意今之道功利之道

遊於囿公仰視麋鹿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義況此又有甚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南軒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舜耕歷山三十登庸統業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遘紂寧戚桓公舉以相國係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恒常也過言大率也橫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益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士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之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之所爲哉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天也此六人者雖有聖賢之才而驚人之智同訓之曰必如是而後有作作者由然有所興起於中也徵於色發於聲謂憂患積慄見於聲色必如是而後喻喻者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士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也尹氏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之南軒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之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之所爲哉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天也此六人者雖有聖賢之才而驚人之智同訓之曰必如是而後有作作者由然有所興起於中也徵於色發於聲謂憂患積慄見於聲色必如是而後喻喻者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士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也尹氏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之南軒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之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之所爲哉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天也此六人者雖有聖賢之才而驚人之智同訓之曰必如是而後有作作者由然有所興起於中也徵於色發於聲謂憂患積慄見於聲色必如是而後喻喻者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士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也尹氏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之南軒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之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之所爲哉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天也此六人者雖有聖賢之才而驚人之智同訓之曰必如是而後有作作者由然有所興起於中也徵於色發於聲謂憂患積慄見於聲色必如是而後喻喻者曉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恒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然則所謂死於安樂者非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道也而自絕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憂患而亦未嘗不死於憂患所謂小人窮斯濫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已也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南軒曰屑與不屑就不屑去之之道不一而足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人之屑同訓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然既不屑教誨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躐等而告之有序使其優游厭飫而自求之如孟子之於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則拒之不見而使之如孔子之於孺悲凡此亦皆爲不屑教誨之如孟子之於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則拒之不見而使之如孔子之於孺悲凡此亦皆爲不屑教誨之也蓋聖賢言動無非教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天之於物亦然傳曰天有四時雨露雷風無非教也

孟子集編卷十二終

宋眞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校刊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其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而不亡養而不害則吾所以順而不違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不貳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該者知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以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命心雖子曰言謂之心性天三言者何謂也程子曰心性天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命自人而言謂之心自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心性天雖有三名其實一理也蓋心主乎性而具天理之全體性則心之所以存也天則性之所從出而命則所以賦於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性則心之所以存也天則性之所從出而命則所以賦於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而不亡養而不害則吾所以順而不違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程子曰此一段工夫極細密學者須是如此方能盡事天之道

不精何也且心性天三言者何謂也程子曰心性自存諸人者言之也謂之心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心性雖有三名其實一理也蓋心主乎性而具天理之全體性則心之所以存也天則性之所從出而命則所以賦於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性則心之所以存也天則性之所從出而命則所以賦於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而不亡養而不害則吾所以順而不違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不貳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該者知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以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此一段工夫極細密學者須是如此方能盡事天之道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其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而不亡養而不害則吾所以順而不違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不貳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該者知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以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此一段工夫極細密學者須是如此方能盡事天之道

自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心性雖有三名其實一理也蓋心主乎性而具天理之全體性則心之所以存也天則性之所從出而命則所以賦於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性則心之所以存也天則性之所從出而命則所以賦於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而不亡養而不害則吾所以順而不違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不貳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該者知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以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此一段工夫極細密學者須是如此方能盡事天之道

不精何也且心性天三言者何謂也程子曰心性自存諸人者言之也謂之心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心性雖有三名其實一理也蓋心主乎性而具天理之全體性則心之所以存也天則性之所從出而命則所以賦於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性則心之所以存也天則性之所從出而命則所以賦於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而不亡養而不害則吾所以順而不違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不貳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該者知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以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此一段工夫極細密學者須是如此方能盡事天之道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趨桷之下者同言所以發其末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得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南軒曰富貴利達衆人謂已有求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於得也然則亦何求而不得哉但有道焉則當盡其道而已矣　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徒自苦耳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得有道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衆人所慕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而已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不具於一身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得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宋姓句踐名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自得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茍矣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已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其身而其德名自不可掩非君子之修身欲以自見於世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有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隱衷秉彝人所同得物欲之蔽爲能撫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有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隱衷秉彝人所同得物欲之蔽爲能撫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孟子曰

周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閻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伐之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雖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謂也

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殺者伐之也能除害去惡之也雖勞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其良知也良能者也

親親敬長雖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周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周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殺者伐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爲之者此所謂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去之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其良知也良能者也

親親敬長雖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殺者伐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爲之者此所謂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去之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其良知也良能者也

親親敬長雖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周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周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殺者伐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爲之者此所謂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去之也

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所謂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去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爲之者此所謂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去之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其良知也良能者也

親親敬長雖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周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周益也韓魏晉卿富家

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平居無事之時漠然不省知也　南軒曰疢疾謂憂患也蓋人者多矣惟夫疢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以感發故德慧術知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深知此理而生以孤臣孽子觀之可見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理能有所通達也然所謂德慧術知蓋有小大所謂達者亦有淺深要之由憂患之際者誦斯言可不思夫逸豫之游入一也然則安處安樂之地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而深求所以戒懼乎當疑思之際者誦斯言可不勉哉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入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同譽有四等容悅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大人之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不忘也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此章言人品不同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約不損焉分定故也　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所性之四德根本也生發見於外者不待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程子曰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謂見於動容周旋無非此理面內一也不言而喻言其自然由於此而無待勉檢矣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之其人可知　南軒曰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南軒曰此三樂一樂明管之才一世之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中為政行乎四海之間所以經營法度垂憲後世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也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此而在彼分者分定故也所得於己者不待外求而裕如是以雖窮約而不損焉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若林氏曰此三樂一樂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中為政行乎四海之間所以經營法度垂憲後世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也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此而在彼分者分定故也所得於己者不待外求而裕如是以雖窮約而不損焉分定故也　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四德根本也此言所欲所樂不在乎此而在彼分者分定故也所得於己者不待外求而裕如是以雖窮約而不損焉分定故也　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若林氏曰此三樂一樂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中為政行乎四海之間所以經營法度垂憲後世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也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此而在彼分者分定故也所得於己者不待外求而裕如是以雖窮約而不損焉分定故也　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四德根本也此言所欲所樂不在乎此而在彼分者分定故也所得於己者不待外求而裕如是以雖窮約而不損焉分定故也　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此章言君子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又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生色也睟然仁義之色也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又曰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然仁義之色也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此章言君子所性之四德根本也生發見於外者不待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程子曰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又曰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然仁義之色也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又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生色也睟然仁義之色也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此章言君子所性之四德根本也生發見於外者不待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程子曰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又曰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然仁義之色也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又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生色也睟然仁義之色也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此章言君子所性之四德根本也生發見於外者不待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程子曰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又曰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然仁義之色也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又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生色也睟然仁義之色也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此章言君子所性之四德根本也生發見於外者不待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程子曰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非自作此言但因擴充之大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舍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分本不相離然非子思孟子所及此蓋能道到此是說生而有之性非學而知之者不能與此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已歸謂已之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豚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治也疇耕治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教民節儉則民用足也）

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水火民之所急宜自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觀其瀾曰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急進也不成章不達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學之指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學聖人之徒也學勿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程子曰此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之徒也蹠之徒也蹠盜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此間字最難論於此不明則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入於蹠之徒也）

放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莫魯之賢人）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爲之不爲也（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不愛也摩頂摩突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中而執其中近道也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論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廬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中堂爲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此類可見矣又曰而執其中近道也雖稱鍾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賊害也爲其害仁傷道）

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中而執其中近道也雖稱鍾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論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廬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中堂爲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此類可見矣又曰而執其中近道也

楊子爲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是無君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是無父無君之禽獸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公明儀曾子之門人庖廚也廐馬舍也莩餓死者也）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楊朱墨翟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楊朱之學務爲自己兼愛之學無君父是皆私其所見各師其說以誣天下充塞仁義之間無復他說正道不行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閑闌也）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楊朱墨翟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楊朱之學務爲自己兼愛之學無君父是皆私其所見各師其說以誣天下充塞仁義之間無復他說正道不行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閑闌也）

人可之以學不能有以權之而游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節量仁義其
未得飢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曰腹爲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
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猶人心爲利欲所害此說甚長盈滿
徵湯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治
義之性則所爲不可亦以爲可
雖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
爲變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南軒
非正惟大動於私欲則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而其正理始昧矣人能正其心不使外物害之如飢渴
之害於口腹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分辨有
之意柳下惠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與鄙夫至於三黜不隱賢必以其道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道
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
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道

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徵顯闡幽之論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
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
侍講曰仁不如堯舜學不如孔子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
之意柳下惠云云夫士之爲天下之事爲之貴乎有成云云今夫掘井
天下之事爲之貴乎有成云云今夫士之爲天下之事爲之貴乎有成云云今夫掘井
不已以極其至若用力雖勞未有所疎而盡棄之也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
而已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
成人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久假而不歸惡知其
假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歸謂還也有所借而
其非有也非眞有也歸盡歸之也有所假曰盡歸之世人莫覺其僞終身
假不歸仰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通古今而不自知其
彼其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子不狎于不順于桐民大悅
不順義理也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徐見也

前篇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圖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王公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問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固不可也於陵仲子以見之高之以爲若斯人者不可信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人倫也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君仁莫之能禦也由義大人之事備矣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非仁義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則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又曰志字從士從心士之所志在乎仁義而已矣仁義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惡可已也生則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此之謂大人之事備矣

人爲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備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又曰志字從士從心士之所志在乎仁義而已矣仁義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此之謂大人之事備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王公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問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固不可也於陵仲子以見之高之以爲若斯人者不義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言之也孟子曰尚志尚志之謂也孟子以爲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益孟子以爲人者莫大於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人倫也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君仁莫之能禦也由義大人之事備矣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非仁義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則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又曰志字從士從心士之所志在乎仁義而已矣仁義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此之謂大人之事備矣

此未必知其爲不仁不義也故孟子斥而戒之所居常在乎仁以不義爲戒而所由常在乎義如此則大人之事備矣前篇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辭之萬鍾於己之間必曰是奚以爲我哉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義耳其大節則虧矣前篇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能聽耳能視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夫仲子之操蓋亦充其類而已矣其大節則虧矣前篇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能聽耳能視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夫仲子之操蓋亦充其類而已矣

孟子曰堯舜以二女觀其嬪于虞而已此舜之所以聖也貴慕之所以爲貴慕也貴慕之所以爲貴慕也此間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加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處之事矣　南軒曰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以後世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歸戴於順而棄其治舜乃舍而去之得無廢已成之業而孤天下之望乎此不知天理而已若泪於利害而失天理言也聖人所以爲治皆循天理而已成之業天下之所存則雖舜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舜竊負爲狂是未之思也又以爲皐陶執瞽瞍於前使舜得以伸窮負之議於後乃是天理昧矣

皐陶之學望見齊王之子嘆然歎曰君移氣養移體大哉君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之居處所以養其體者固然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皓曰君移氣養移體大哉君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君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君天下之廣君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也

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高養也

不敬獸畜之也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爲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奉也

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南軒曰此章言交際之道若徒作之而交心不加焉則與不交獸畜無異益人道之相與以敬爲主而敬心不加焉則幣帛安所施乎雖然幣帛者所以將其恭敬者也苟無是恭敬則幣帛何所施乎雖然有是恭敬而後幣帛以將之益恭敬者先存於幣帛未行之前者也若無是恭敬則幣帛何所施乎雖然幣帛者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行之處之事矣　南軒曰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以後世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歸戴於順而棄其治舜乃舍而去之得無廢已成之業而孤天下之望乎此不知天理而已若泪於利害而失天理言也聖人所以爲治皆循天理而已成之業天下之所存則雖舜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舜竊負爲狂是未之思也又以爲皐陶執瞽瞍於前使舜得以伸窮負之議於後乃是天理昧矣

中能全夫君臣父子之義者也徹孟子就能推之以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爲格物致知之一事然處事之方不過本之以義理而參之以時與勢而已湯之以義制事易之義以方外內之時中是也各已散見諸篇獨此一章其處之大法之曲盡其道此即處事之大法也又朱子嘗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乃處事之要學者誠能每事以義參之不辯以世俗利害之私則庶乎應酬事物有餘裕矣　孟子

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皓曰君移氣養移體大哉君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君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也

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高養也

不敬獸畜之也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爲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奉也

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南軒曰此章言交際之道若徒作之而交心不加焉則與不交獸畜無異益人道之相與以敬爲主而敬心不加焉則幣帛安所施乎雖然幣帛者所以將其恭敬者也苟無是恭敬則幣帛何所施乎雖然有是恭敬而後幣帛以將之益恭敬者先存於幣帛未行之前者也若無是恭敬則幣帛何所施乎雖然幣帛者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行之處之事矣　南軒曰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以後世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歸戴於順而棄其治舜乃舍而去之得無廢已成之業而孤天下之望乎此不知天理而已若泪於利害而失天理言也聖人所以爲治皆循天理而已成之業天下之所存則雖舜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舜竊負爲狂是未之思也又以爲皐陶執瞽瞍於前使舜得以伸窮負之議於後乃是天理昧矣

中能全夫君臣父子之義者也徹孟子就能推之以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爲格物致知之一事然處事之方不過本之以義理而參之以時與勢而已湯之以義制事易之義以方外內之時中是也各已散見諸篇獨此一章其處之大法之曲盡其道此即處事之大法也又朱子嘗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乃處事之要學者誠能每事以義參之不辯以世俗利害之私則庶乎應酬事物有餘裕矣　孟子

以將其恭敬者也恭敬存於中而儀物實於外此雖存而無以擅之於外君子之宜文質之中也若恭敬之心薄而儀物厚則夫豈君子亦惡夫虛拘也昔夫子解驂以賻貧鮑之無從盍是意也夫古人於交際之道皆隨其有無之禮焉有勞以禮之故有薦饗之禮焉有勞以禮之故有燕饗之禮焉有勞以禮之故有恭敬之所生也恭敬爲之主而其節文品式森然備具而又未之思也

有貴賤貧富之不同小大多寡之或異是皆天之所爲也苟於交際之道不留於泥交際則或失之虛拘昔非君子之道也

二先生釋恭敬無實之語不同正當參攷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盡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所謂踐形也惟聖人有見形而又能盡其形無欲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盡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人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推理然後可以踐其形也則皆性也各人也揚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盡其性則可以踐形矣　南軒曰有是形者可也言至於聖人而始得爲聖人名爲聖人其不爲聖人者可以踐形者可也言至於聖人而始得爲聖人名爲聖人其不爲聖人者可以踐其形也然則有是形者皆可以爲聖人

以其不能踐之故可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矣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之愛於其父母子所謂父母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之喪所以報其親之恩也此言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陽生之母死嫉於嫡母而不敢喪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故公孫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案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即除被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　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謂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得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

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人之妙亦由是也若雨露之滋叩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也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其所長而教之者也與材同此各因已有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孔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如孔子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人引而不發以俟學者自得之而已矣私淑艾者君子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也言如時雨之潤及之則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也君子之教其察之精矣養之微矣達未達之間所賴者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趙氏曰滕更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并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南軒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虛則受挾則私意先橫於胷中雖誨之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發矢也引弓而不發矣然其所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已如躍而見於前矣中者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吉學者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舉不可以語不能顯默不能戲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欲少押而公之意以為孟子之道高大學者有難進之象就之而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自學者視之以為甚高之為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為中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小而不知其小之為中也高而不知其大之為中者以其能卑邇而登高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雖然學者於聖道之中為至中道中為大中也亦莫如之何也已矣其人且中道而廢者有乎其人其能與不能則有乎其不能者亦莫如之何也已矣其人其能與不能則有乎其不能者亦莫如之何也已矣

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妾婦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趙氏曰滕更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并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南軒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虛則受挾則私意先橫於胷中雖誨之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發矢也引弓而不發矣然其所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已如躍而見於前矣中者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吉學者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舉不可以語不能顯默不能戲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欲少押而公之意以為孟子之道高大學者有難進之象就之而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自學者視之以為甚高之為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為中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小而不知其小之為中也高而不知其大之為中者以其能卑邇而登高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雖然學者於聖道之中為至中道中為大中也亦莫如之何也已矣其人且中道而廢者有乎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序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南軒曰理一而分殊者聖人之道也蓋究其所本則固原於一而循其所推則不得不殊明乎此則知仁義之末嘗不相須矣天下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仁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若以親親之道施於民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貴賤無以異矣是乃溥其親以仁民之合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此孟子曰知者無不知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人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周知無不知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人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

孟子集編卷十四

宋眞德秀撰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謂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子弟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也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後學祝昌泰畯刊

南軒曰此章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及親斯言盡之矣

孟子謂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及親斯言盡之矣

嗚呼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驅子弟以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也

衍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侯戰伐之事諸侯戰伐不義固無善者然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之戰以見其不義

差而愛無不加焉至於不仁者則不能推矣不能推故曰以陷溺不惟無以及於人且將併與其親愛者亦不之恤此豈仁之道哉人之情孰不愛其所親而梁惠王乃倒置若是人之情孰不愛其所親而梁惠王乃倒置若是者以貪得之心勝故天理熄滅人欲橫流而至於斯極也朱南軒曰此愛者仁之道也而有所不愛者是爲私意所隔而愛之理敝於內也善推其所爲則自親及疏雖各有等差而愛無不加焉至於不仁者則不能推矣不能推故曰以陷溺不惟無以及於人且將併與其親愛者亦不之恤此豈仁之道哉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言吾今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征稅出入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闔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辭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人指其人能讓國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之心勝大處發露也處處得過大處發露也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遮掩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也動於萬鍾者是其遠者夫均是人也而有讓千乘之國者有與人一簞食豆羹而德見於色者何其不能讓千乘之國亦可謂高矣而有厚薄之故耳夫

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則禮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駸其私智可以盜于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鄒也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曰不仁而得國亦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人之心哉然則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而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社神穀神建國則立壇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君者神人之主君爲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興廢以存亡皆由此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侯耳是民爲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社稷壇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

也今案漢書無孟子曰無傷也士慢慈多口趙氏曰爲士者修治方言亦訓賴益多爲衆口所詛案此則慢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慢慢于羣小孔子也肆不珍厥慢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綿之篇也慢貌慢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愛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慢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僅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南軒曰此言學者初開善道其心不無欲慕而閑明猶由徑之有蹊間也由是而體認充廣朝

夕於斯則德進而業廣矣猶用之而成路也苟惟若有若亡而不用其力則內焉氣習所蔽外焉物欲所誘向之開明者幾何不復塞邪則山徑之於學亦係於思與不思而已思則通不思則塞矣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尙加也豐氏曰追鍾經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鑿者鬻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於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佛此而抑彼也張問陶曰此不難解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食色以至耳鼻四肢之欲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都從血氣驅使上發出來故君子不謂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天命之理爲主而以所值言之集注是以所稟言命字專言性也此性字是人心上面命字是理論智愚賢不肖皆命之所稟不同生而性字已具其中故曰此不雖

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外焉四支大而化之之謂聖能化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神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而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則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無窮無君孟子推之使至於聖人而止耳程子曰士之學固非一等人只是一箇渾然好人都是可欲之善曰一箇爲君仁爲臣敬爲父慈爲子孝是也

有諸己之謂信

有諸己之謂信韓文公所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貧子借看之分也可欲之善爲焉坤賢人之謂乾聖人之程子曰乾聖人自然一是做工夫積習而至又曰分有諸己之信屬焉一是自然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好欲是別

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善信美大聖神是說學

南軒曰云人雖本有此善若不有諸己則不可謂之信有諸己之謂信是說學有是善而爲氣習所蔽莫之能有惟其存之久而後能實有諸己而後爲己物也自是而不自有之未有如他人之物有諸己而後爲己物也美者美在其中充盛篤實者充塞而不可掩矣故謂之大大而化則大不是以名之程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而化之不行而至是也非聖之外復有所謂神也

問測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也

妙不可得而測者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變化同或說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礙入空之謂更分別之

釋氏銷礙人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先生答曰孟子說化字大猶有迹化謂使充實光輝若當深時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說釋氏之說泯然無形迹之可見竊疑與說

自可見矣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大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閔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豚也苙闌也招胥也豚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問逃墨歸楊不近人情而難行程子曰儒者滯心於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 程子曰聖人之於異端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佛老是也過高也不及同出於儒者其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高只是不及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去遠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爲上大夫不治而學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呂氏大事記曰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鄒衍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盛者數百千人是時諸子並起秦漢以後所謂六家九流特其畧耳孟子荀卿列傳曰騶衍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其語閎大不經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淳于髡見稷下先生多人博聞彊記學無所主慎到趙人田駢接于齊人環淵楚有尸佼兹人皆學黃老之術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文具難施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佼兵家有所明不能相通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之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司馬子長與莊子環淵接子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莊子天下篇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或稱而道之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之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司馬子長與莊子也愚案莊生所述諸子墨翟禽滑釐其一也彭蒙田駢愼到其三也關尹老聃其四也莊周其五也惠施其六也異端之盛莫甚於此時而孟子獨深辯楊墨者誠

曰楊墨之禍仁義固也必若何而後爲仁義也曰孟子嘗言之矣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蓋自親親而推之於民物是其理之一也明乎理之一則心無不溥而非楊氏之爲我矣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愛物不同是其分之殊也明乎分之殊則其施有序而非墨氏之兼愛矣聖賢之見眞看壞也學者徒知孟子之闢楊墨而不知此章乃闢楊墨之本所由見焉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頒

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危矣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益成括肖安寶失其寶者危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

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

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時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

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南軒曰才如辯給敏捷之類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必求所以用其才謂聰明智力

有時而爲矣惟能即是心而充之害人之事固所不爲矣不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政以斯不忍之心行斯不忍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政以斯不忍人之心行斯不忍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謂不忍人之心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爲矣所謂不忍之政即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矣

所謂義也如無欲害人此所謂不忍也私欲一動則不忍者有時而忍矣無欲穿窬此所謂不爲也私欲一動則不爲者有時而爲矣惟能即是心而充之害人之事固所不欲其未至於害人者亦皆不欲仁其可勝用乎穿窬之事固所不爲其未至於穿窬者亦皆不爲義其可勝用乎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知恥者之所不肯愛此所謂羞惡之心也能自此充之則無所往而非義也大抵人之本心無不善者由其以利欲之有所蔽則才有所不盡其本心故侵尋蹉跌遂流於不善如百里之而五十里則不以爲恥揭若併藏攫而不爲乎知此非孟子充之之說衍義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

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申說上文無穿踰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不肯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實人能即此

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欠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探取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古人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舉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約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爲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已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侍妾列於前者方一丈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皆其所謂巍巍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揚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集義程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養則在所養養知其養則前莫過於寡欲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之道莫善於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指干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惜亡之患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好動雖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故雖有存焉者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得其養則前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集義程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養則在所養養知其養則前莫過於寡欲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之道莫善於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指干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惜亡之患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好動雖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故雖有存焉者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得其養則前

善而德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云云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南軒曰有所向則爲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所存乎寡欲則思慮澹泊氣平其心虛寧而不存其存者寡矣雖然天資寡欲之人其不存焉者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爲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羊矢棗曾子以炙嗜之炙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鴻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謂志大而略於事謹取謂求望高遠不屑其初謂不忘其初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

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非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也萬章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者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慊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恐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由作矣所謂五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由作矣所謂五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孟子集編　卷十四　十六　留香室閒鈔

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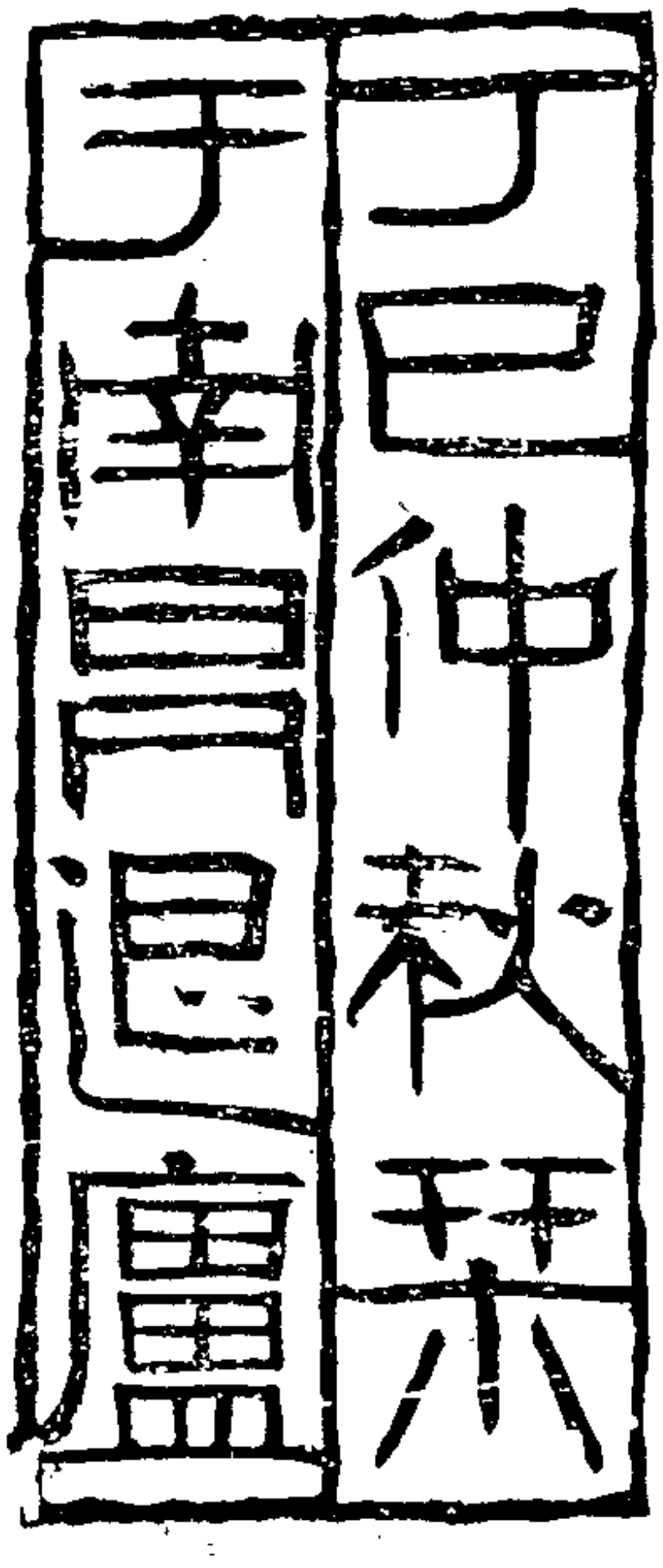
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案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上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南軒曰道不爲古今而有加損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苟得其所同然則雖越宇宙與親見之何以異哉　愚案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興斯道之傳今攷之皐陶謨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篇則二人之學成有一德至粹其得與羣聖之列也宜哉萊朱若誠仲虺則固伊尹之亞也太公望於書無所見惟其戡禮踐祚篇武王問道於太公望公奉丹書以入所陳者殺戮仁之道其所以爲文武之師者亦豈苟哉後世特以爲兵家之祖蓋未然也散宜生則無所攷至於獨言文王而不及武王周公則以爻子同道舉文王則餘在其中故爾或者遂謂孟子有不取武王之意豈其然邪

朱子四書郡庠舊所刊也自壬子水蕩之後遂爲闕里一大
欠事近得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本之朱子集注附以諸儒問
辨閎又剴之以已意會萃詳采擇精誠後學所願見者已鏡
之梓爲衍其傳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
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也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
樸谿承誦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
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
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畢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
爲大全不惟有以成西山點校之初志抑使天下學者得是
書而讀之皆曰自是建學始庶知沿流而遡源夫豈小補云
乎哉咸寧九年至日劉才之題後

朱子四書布發天下而闕里之舊錄無存豈荆人不貴玉鮫
人不貴珠耶意其得之於家傳而命之餘視此爲荃蹄耶僕
嘗真璜宇聞之而訝且懼敬尋舊籍而求再刊之乃得真西
山先生點校手澤於夏獻之遺喜其熊魚得兼可爲今世一
部部藥亟命工刊之於郡庠以爲未得魚兔者設亦俾來者
知其象脈之所自出歟時咸淳壬申正月人日謝侯善題後

四書釋義



四書疑節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應星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翁獨立武序作倚翁蓋傳寫字異也其仕履無可考立武序稱以重吾梅應星序亦稱奕魁文知嘗首舉於鄉矣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註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側註四書經疑字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

疑以經史發策因取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今總史義已佚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時有所刪節故改題曰節歟朱彝尊經義考中載之註曰未見此本猶從元版傳鈔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爲題或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證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閡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

所寄先生序

經史疑多漢儒曰疑者正蓋不言此闕內不能辨証是說而逃焉者也吁漢已然況後漢千餘禩文籍日生承訛襲謬雖欲無辨得乎結屋蒙巔山靜日長每於陰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德之蘊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於卷所得纔析厘分如老吏斷案輒手之不釋而袁之袁氏爲多一則雋翁二則雋翁餘亦弟昆子姪其文溫厲其語詳瞻其引類曲而暢其立論超而詣余甚愛之雋翁曾不是足錄前後所得爲若干帙袖以見過若將猶有所是正者余曰子不知爲美味王公大人蓋有手之不釋而藉以重吾

亦疑吾言乎凡吾所以藉子文重吾榜者爲其道之合也義之明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求一幸吾選不可得也凡吾所以嘉子文者千言非多一言非寡爲

榜豈特價增三倍而已同宗秋澗欲廣其傳相與義率勉之繡于梓一日綴示所作予固讀其文愛其才重爲獅邦有人賀而亦感乎時之未遇也嗟夫士有皓首窮經抱膝山林不求利達于當世者志也玆諸公勉俊翁以所長見於世非徼名也實欲後學得所傳也於是乎書時大德庚子臘月上浣沔水李應星

讀書未到康成安敢高談夫漢儒且未易議況經史乎經史固多疑然聖賢千言萬語至理而止竊患不明理理一明隨事剖析如庖丁解牛恢乎餘刃里之袁兄俊翁家學淵源讀書多而知理明闡微糾誤辨是非如數黑白非胸中洞洞屬屬見地明而理路熟者不能也其亦識時之俊杰歟蓋時之所尚在是故於山學郡邑庠序間凡有問未嘗倦於對而有司每每表而出之以爲斯文重燁燁魁文如大羹元酒孰不知爲美味王公大人蓋有手之不釋而藉以重吾

榜豈特價增三倍而已同宗秋澗欲廣其傳相與義率勉之繡于梓一日綴示所作予固讀其文愛其才重爲獅邦有人賀而亦感乎時之未遇也嗟夫士有皓首窮經抱膝山林不求利達于當世者志也玆諸公勉俊翁以所長見於世非徼名也實欲後學得所傳也於是乎書時大德庚子臘月上浣沔水李應星

虛窓先生序

天人至理經史奧義自漢唐諸儒先宋諸老探索剔決定無復疑然有疑者疑以增無疑者疑以生嗟夫近取諸身目之所以視耳之所以聽自不能知況太極前六合外乎精體詳說至朱子極然祀錄傳說老壯見異況六籍百家乎傳疑闕疑可也惟科舉廢學校存疑義有問斯文之鈞髮係焉書服如月鏁隙所到的然有見質前聖證後學豈無所望奈何泛然問卒爾對非穿鑿則首鼠模棱不浮沉則牛神蛇鬼口庋而羽閉塗以土否則尋口道作迷計口落吾事一

日族人埜舟觀以敏齋袁兄儁翁刊稾一編兄蓋埜舟之榜而已時埜舟方哭卓如老醫治眾治不治之疾人皆服其有識如老吏斷屢斷不斷之獄人自以爲不冤賢前聖證後學於是乎在豈但爲寄翁重山學之楷而已時埜舟方哭子余拱日不知車之爲金根何以昌黎之有子知文爲貫道之器深美昌黎之有埜敏書卷末以志斯文之末喪至大辛亥閏中元日友生虛窓彭元龍謹書

卷一

論語一

論語之書成於何人

弟子學文文行忠信先後

餘力學文文行忠信博文約禮先後

四教四科文行先後

子罕言命何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子罕言命何以曰知天命又曰不知命

夫子言仁多矣何以謂罕言

答顏淵子貢問仁何以不同

答顏淵子張問仁皆以天下言同否

樊遲兩問仁知所答何不同

子曰愛人何又曰仁者能好惡人

夫子於由求之仁皆曰不知何以各言其所可使

夫子言仁多不輕許何以稱管仲曰仁

比干伯夷之忠清皆以仁稱子文文子之忠清何不許其仁君子惡乎成名何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君子何以有不仁

義以爲質知及之兩章何以互言五常之目

義以爲質一章禮與孫何辨行與出何分五常

何不及知仁

答顏淵問仁何止曰復禮而不及義知

克己由己復禮非禮二己字二禮字同異

君子貞而不諒何又以諒爲益友

卷二

論語二

一貫之旨何以獨語參賜二子

參賜俱聞一貫之旨參也以忠恕之說賜無一語何歟

會子何以不在四科之列

宰我何以列言語之科

子張樊遲問有詳畧而答亦不同何歟

子張樊遲問辨惑夫子何皆不告以辨惑之方

夫子答樊宰南宮之問或抑或揚皆待其出後始言之何歟

孔顏之樂同異

子路言志者再何以不同
夫子答孟季之問由求者何以異
夫子嘗稱由求赤可使之材何其又有知爾何
以之問
夫子嘗稱由可治賦及其自稱可使有勇則哂
之何邪
子張問政問從政所答何以不同
泰伯憲問二章恥也同異
子曰邦有道貧賤恥也又曰邦有道穀恥也何
耶

卷三

論語三

詩書執禮皆雅言與詩立禮成樂何不及書
與詩立禮成樂教其子何不及樂
論語何以不言春秋
樂正何以舉雅頌而不及國風
思無邪一語取於詩否乎所謂思者指何人
五十學易何以與史記係易之年不合
子夏之門人一章所謂君子聖人有二乎

聖人君子固不同善人有恆相去何如
既謂之儒矣寧復有小人乎
子貢子路皆問士何以問同而答異
子貢問士何其以孝弟爲士之次
責人以不遜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何歟
夫子論友子夏子張論交同否
夫子何以聞韶於齊
夫子何獨擊磬於衛
貨欲見而不見弗擾召而欲往何歟
互鄉童子見則與其進孺悲欲見則辭以疾何
歟
君子不以言舉人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何
歟
病無能不病不知又曰疾名不稱何歟
人不知而不慍又曰莫我知夫何歟
既曰不怨天寧復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乎
封人荷蕢之見聞孰優

卷四

論語四

堯舜猶病禹無間然三聖人何以不同

逸民下文何不及朱張

惠連何以謂之逸民

作者七人何以不列其名

孔文子公叔文子有無優劣

商賜言詩孰優

子曰焉用佞又曰不有祝鮀之佞何歟

子曰焉用佞惡夫佞徵生畝乃以佞疑夫子何

歟

君子道者三答司馬牛問君子何以遺其一

勿施於人無加於人夫子之告子貢何不同

誨人不倦何以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

容貌舉一身而言又曰顏色辭氣

四勿何不言思

戰者子之所慎何以曰軍旅末之學

籩豆曾子以爲末夫子何以謂俎豆則嘗聞

難矣哉二章同異

已矣乎二章同異

民可使由之矣何以不可使知之

大學

知止定靜安何以又曰能慮而后能得

本末終始先後果何指

物有本末與格物之物同異

經傳四本末同異

經何以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

八條目何以致知格物物格知至二語獨異

傳釋明明德引書曰明明德又曰明命何歟

致知格物無傳不知其所謂物與知者何邪

傳文皆兼舉先後六章乃特舉誠意何邪

誠意章論小人陽善陰惡而亦以誠於中目之

何歟

經傳先字在字同異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言

平天下何歟

七章八章皆枚舉病證而不及其方

八章釋脩齊何皆言正心之事

九章言孝弟慈乃止引書釋慈不及孝弟何歟

所藏乎身不恕何不言忠

既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生財有大道何

歟

卷六
中庸
天命謂性之下曰率性盡性尊德性何以不同
前後二性教同異
篇首以性道教兼言明誠乃止言性教而不言
道何邪
中和中庸二中字同否
中庸二字何以析言而偏舉之
擇中庸依中庸同否
位育化育同異
四書疑節目錄 七
贊化育知化育優劣
二大本同異
二達道同異
既曰大本達道又曰大經大本而不曰達道何
也
天下達道五天子何以止言君子之道四
至誠至聖同異
至誠兩章同異
如天如淵其天其淵同異
高明配天峻極於天其天四天字同異
卷七
孟子一
四書疑節目錄 八
孟子之書誰所著作
公都子問性何以答曰情才心
性情才三者有異無異
行法俟命君子不謂命同否
莫非命也何又曰君子不謂命
氣與義輕重先後
配義集義二語
志動氣氣動志之下何以止言氣動心
勿正心句讀孰是
孟施舍何以似曾子

舍勭何以似曾子子夏
浩然之氣即旦氣夜氣所存否
四端不言仁禮義知而往往言仁義禮知何歟
四端四實之所以分事親從兄何以爲實
四端四實其義何如且四實之外何以增樂之實
仁義之實曰事親從兄禮樂之實豈二者之所
能盡以辭讓恭敬言禮何以不同
既曰仁安宅義正路又曰仁人心義人路何歟
前後言仁何以不同
言語必信又曰言不必信何歟

君子之於物愛之而不仁何以析仁愛而爲二
兩有三反之論大旨同否
卷八
孟子二
願學孔子而性善孝弟乃專稱堯舜
天降大任何以言舜
湯武身之反之同異
文王固方七十里又謂昌百里起何歟
見知聞知之論文王時何不言周公
夷清惠和爲聖何又曰隘與不恭
夷惠百世之師何又曰隘與不恭
豪傑無文王猶興伯夷太公何以因文王而後
來歸
論孔子集大成何以言知不言仁言聖不言神
曾子畏子路鄙管仲果何所見
孟子告子不動心何以不同
孟子言必稱堯舜何不取子莫之執中
闢楊墨何以前後異論
孟子欲承三聖止言距楊墨何歟
以心論大人者二同歟異歟
卷九
孟子三
孔子去齊遲速不同
孔子去魯行不稅冕何謂遲遲吾行
久於齊非我志也又曰三宿出晝心以爲速何
歟
屢言不見諸侯之義何以見梁惠齊宣
答公孫丑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何以見梁惠王
不見儲子爲不成享前者何以受其幣

君子徒以禮貌之隆就之而不去何耶
君子三樂君子樂之二章何不同
貢善助不善何以答舉戰兼行助貢
九一什一何不同
論周之爵祿何以與二禮不同
答諸侯取民猶禦何其恕論魯五百里在所損何其嚴
書經夫子所定何以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孟子引詩指古人行事何以皆與本文不合
孟子何以不言易

卷十

論語大學

二書言君子驕泰不同

論語中庸

二書言中庸至矣詳畧且所謂至矣者何
二書言知仁勇何以不同
二書言知仁勇之序何不同
中庸專以誠言魯論何不言誠

博學而詳說之及答北宮錡舉戰何以皆言其畧

卷十一

論語孟子

論語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何歟
有子言仁義與孔孟何不同
有子曰孝弟仁之本孟子析以爲仁義之實何
邪
論語以孝弟爲士之次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何歟
孔孟言性同異
論語言性言習不言情孟子言情言才不言習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孟子何言之詳
夫子不以仁聖自居而每言不厭不倦何歟
子曰不厭不倦何有於我又曰我學不厭教不倦何歟
子曰仁者不憂君子不憂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邪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曰君子不謂命何耶子曰子欲無言孟子乃好辨何邪
不惑不動心氣象同異
二書言君子諒亮同異
孔孟言王道不同
夫子舉堯舜之執中孟子乃以執中爲近之何歟
孔孟稱伯夷賢聖不同
孔孟於伯夷管仲去取不同
子曰桓文正誦孟子乃曰無道桓文何歟

大學中庸
三在三謂綱領同異
中庸言性大學不言性而言心
止至善擇善明善同異

愼獨何不發於夫子而發於曾思
戒懼愼獨自二事大學止言愼獨而不及戒懼何歟
誠意誠身同否
中庸達道五大學止言孝弟慈及老老長長恤孤何歟
大學孟子
大學八條目孟子止言其半何邪
大學脩身自正心始孟子言脩身必待存心養性何邪

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何邪
中庸孟子
天命謂性與命性性命之說同異
率性盡性知性養性同異
盡心盡性同否
誠之思誠同否
二書所謂知仁仁知不同
達道先君臣人倫先父子何歟
孟子稱舜大孝中庸稱武王周公達孝大與達
同否

四書疑節目錄終

論語一

論語一書諸儒皆曰孔門弟子成此書程子乃曰成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何者爲是

自漢以來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門弟子記諸善言也班固作漢志謂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及趙岐序孟子亦謂七十子之傳曾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後世相承率以孔門弟子記夫子之言而成此書者信矣至程子乃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書中獨於二子以子稱徐而究之此說本出於柳宗元論曾子之後死者其說通論有子之吡避者其說鑿故程子因其說斷而裁之以爲此論程子所云固自有理然他如閔子冉子亦或以子稱者豈亦各自其門人稱之邪泛而觀之如閔子冉子間以子稱者蓋曾子得聖人之傳有子得聖人之似門人相尊敬之辭云爾未可專指其門人成此書也成此書者初非出於一人之手一言以蔽之曰聖人之徒斯足矣

學者爲學之道論先後文爲先論輕重行爲重二者不可以偏廢也何也學文所以致知脩行而不先文則不足以致知學文而不重行則不足以力行致知力行要當兩輪並進可也晦翁嘗謂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此數語可謂學者之要知行之事備矣吾觀子以四教止列四者之目而未始明指其先後程子論之曰聖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忠信本也然則吾夫子以文爲先以行爲重明矣至若孝弟學文一章其大要專指爲弟爲子之職而言固以孝弟爲本而學文之與孝弟實均爲此章之綱領謹信愛親皆孝弟中之一事耳故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三則字皆指學者當用力處然則行固爲急而文亦非可緩餘力猶言暇日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晦翁集註嘗以已意終之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此數語亦可見學文之爲要不可徒謂此章以學文爲後也嘗究夫子博文約禮亦可弗畔之說則知博文須以約禮爲重及觀顏子循循善誘

博文約禮之說則知約禮當以博文爲先二章大旨互相發明於此見文行之不可偏廢也審矣

餘力學文文行忠信博文約禮三章先後同異魯論一書初言弟子孝弟餘力學文則以文爲後及言夫子之博文約禮與夫文行忠信之目則又皆以文爲先三章之說孰爲是那吁皆是也孝弟學文乃聖人專言弟子之職也博文約禮文行忠信皆門人專論夫子之教也是故聖人專言弟子之職者責人以成德之事門人專論夫子之教者示人以入德之方入德以文爲先成德以文爲後旨意固各有在也

嘗放魯論本文三章皆未始明以先後言惟孝弟學文有行有餘力之說博文約禮有循循善誘之說皆隱然有先後之意存其間及觀集註釋文行忠信則曰學文循行而存忠信亦未始明言其先後者姑勿論至於釋孝弟學文者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循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是蓋專以弟子之職言而責以成德之效則文在所後者固宜釋博文約禮者曰先博我以文使我知今古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是蓋專以聖人之教言而示人以入德之方則文在所先者亦宜要之責人以成德之效則以文爲後示人以入德之方則以文爲先此古今不易之通論也

四教四科文有先後

四教者聖門設教之序也四科者聖門設教之目也四科所以定人品之等級四教所以循教法之次第故四教以文爲先者聖門示人以入德之方也四科以文爲後者聖門取人以成德之效也何也四教先之以文而繼之以行忠信者蓋自入德言之欲使學者因學文而循行以存忠信故以文居其先如大易所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四科首德行而次言語政事而後及文學者蓋自成德言之則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故以文居其後猶周禮賓興賢能先德行而後道藝是也

子罕言命而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何歟罕言云者非不言也不過言之少也按魯論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說又有道之行廢命也之說是則聖人非不言也特言之者少而已言之雖少君子可不求所以知之哉要之命一字有二義有命令之命有命分之命命分之命以氣言命令之命以理言命令云者所以安天理之常命分云者所以順人事之變先

儒嘗謂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正此意也罕言命者古註謂天之命也不知命之命古註謂窮達之分伊洛諸儒率因是而申言之一則罕言一則不可不知二章本無馳背然命令之命固罕言命分之命亦豈聖人所常言哉命分之命固不可不知一則正言其命令之命又豈君子可不知哉罕言命云者先儒嘗謂理精微而難言天之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不知命云者先儒嘗論命謂窮理盡性至命豈止窮達而已此君子豈可不知也要之二者之命皆聖人所罕言皆君子所不可不

知正無庸各爲理氣之辨吁命令之命天命也吾不可得而褻天命分之命亦天命也吾不可得而違天理歟氣歟正歟變歟一言以蔽之曰天而已

子罕言命而論語有曰知天命又曰不知命何歟

歟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以理言者不可以易言以氣言者不可以屢言何則命以理言者而或易言之則不足以盡天道之精微命以氣言者而或屢言之則適以滋人事之廢置此聖人所以嘗罕言之歟○魯論二十篇而其所言命者不過七八則門人記其爲罕言者豈不信乎向使門人記其爲罕言者豈不信乎向使門人記其爲不言而或一二言之是則可疑也今特謂之罕言證諸魯論爲得其實論者復何疑哉雖然罕言命之命通理氣而言可也知天命之命似主乎理不知命之命似主乎氣要之二者之命皆不可以不知一則正言其不知天命一則反言其不知命皆主乎知之爲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可不戒哉

夫子言仁多矣而記者謂夫子罕言何歟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是以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道故於日用常行之道爲最切至然魯論自門弟子問答之外聖人之言仁者能幾此門人所以記其罕言也昔紫陽夫子之門亦嘗議及此矣謂夫子與門人問答不勝其多而言仁尤最切要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此則亦可謂之罕言矣況所言之仁亦不過泛及爲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始直指以告人此數語可謂深得魯論言仁之本旨矣

魯論有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參諸集註有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由此推之魯論所記語言二字蓋自不同是以論語言仁大率多

聖人答述之語而見於聖人之自言者能幾故門人記夫子之罕言仁者罕自言也其他答述之倘多者不在此例且當時記子所罕言三者之序二與字尤有微意蓋罕言三者之中利爲最命次之仁又次之試即曾論而觀言利比之命仁爲最少言命頗多於言利言仁又多於言命然則聖人之言仁未爲大罕者亦信矣

夫子答顏淵子貢問仁何以不同

答顏子者以仁之理言也求在我者也答子貢者以仁之事言也求在外者也大槩顏子之學多務內動道此蓋因其問而長其善也子張之爲人天資高邁於務外而不務內或問行或問達或問從政或學干祿

者反己以自克故夫子告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蓋因顏子所學之得處而許之也子貢之學多務外每或方人以自高故夫子告以事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蓋從子貢所學之失處而警之也要之言爲仁之理則未有不求諸己言爲仁之事則容或亦求諸人求諸己者體仁之本求諸人者輔仁之資學者皆不可不究心焉

夫子答顏淵子張問仁皆以天下言之氣象同

否

聖門之問仁多矣而聖人答之者甚不一言仁而及於天下惟答顏淵子張之問爲然其答顏淵蓋盡其在我無往弗以干祿求進爲心故聖人警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斯可以爲仁五者有一之未能行之未徧於天下皆不足以爲仁此蓋因其問而救其失也長善救失均爲善答然而顏淵隨有請事之辭子張迄無半語此顏子之所以不違仁也此子張之所以難爲仁也後之有志於求仁者當爲顏子之務實毋爲子張之好高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樊遲兩問仁知所答不同

樊遲兼問仁知之外又嘗專以仁爲問胡氏謂專以仁爲問者最先先知後仁者次之先仁後知者又次

之究其功用一節深一節卽此可見其歲月有少壯
學力有淺深故聖人答之者不能以無異蔡氏有云
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要
之聖人答樊遲問知之有異者亦然竊嘗論之愛人
知人之說極言仁知之功用此必遲晚年學力有進
處而後告之及此若曰務民義敬鬼神先難後獲數
語先儒固嘗謂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耳他日聖
人嘗以先事後得告樊遲正與先難後獲同一旨先
儒嘗論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而救其失卽此亦
可見遲之爲人矣論至此極則先知後仁之問此是

遲初年時事聖人因所見之失處而警之先仁後知
之問此是遲晚年時事聖人因所學之得處而進之
故不同耳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何歟

仁者之心公而已矣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好惡
一出於正則好之者固所以愛之也論者或曰夫子嘗以愛人爲仁又謂唯仁人
愛之也論者或曰夫子嘗以愛人爲仁又謂唯仁人
能好人能惡人何歟嗟夫好人者愛人也惡人者容
非所以愛人歟特患好惡不得其正耳苟得其正則

好人者所以成人之美惡人者所以不成人之惡均
之爲愛人也嘗觀樊遲問仁一章下文雖兼知而言
然舉直云者卽好人也錯枉云者卽惡人也卒於能
使枉者直則舉直固愛人也錯枉尤所以愛人也愛
人云者所包者廣豈可專以好人者爲愛人者爲愛
非愛乎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仁者之心一以公
而處之耳公則正正則好惡當於理此所謂唯仁者
能好惡人也

孟武伯問子路冉有之仁夫子皆曰不知而各
言其所可使曾謂不知其仁而可使之任家

國之事乎

甚矣仁道之難言也方謂之仁則仁道至大夫豈易
盡稱有一節之未純一息之或間皆不得以謂之仁
矣方謂之不仁則人心天理誰獨無此仁者特不過
有純未純之間耳故孔門論及弟子仁否聖人往往
托之以不知不知云者未始許其仁而亦未始斥其
不仁不知二字婉之哉孟武伯問子路冉有之仁夫
子皆曰不知而乃明許由可治賦求可爲宰曾謂不
知其仁而可使之任國家之事乎吁夫子所謂不知
其仁者豈果其人之不仁邪特日月至焉或在或亡

不能必其有無耳論者可因是而疑其不足以任家國之事哉且武伯之問仁者以德言也夫子各稱其可使者以材言也由也果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夫子嘗明其材以答季康子可使從政之問矣由也爲之可使有勇求也爲之可使足民二子且嘗自言其志正與夫子所謂可使也適相脗合信乎夫子初非泛然過許之也由求二子他日獨得以列政事之科者良有以夫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不知其仁曾謂不知其仁而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乎

聖門諸子以仁爲問者非無其人然一聞聖人之言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事言者言仁之功以心言者言仁之理此言仁有難易之殊也魯論言仁如論其能請事斯語者僅見顏淵仲弓二子而已愚想仲弓之爲仁固未及於顏子三月不違之域然觀其餘日月至焉者亦有間矣門人會集論語以顏冉問仁兩章相次亦可見仲弓亞於顏子者也當時或人固以心言者言仁之理此言仁有難易之殊也魯論言仁如論美其仁而特惜其不佞夫子乃曰不知其仁切原夫子之意蓋以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若仲弓者謂之未仁固不可直許其仁亦不可故又曰仁則吾不知也此數章蓋皆以心言之言仁之理者耳若夫管仲之事子路有未仁之疑子貢有非不若托之以不知至於佞則焉用哉或人謂其不佞而夫子則曰焉用是則仲弓誠不佞矣巧言者鮮仁

者曰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釋仁而不佞者曰仲弓爲人重厚簡默然則即仁而不佞一語而觀則其可使南面斷可識已安得反因不知其仁之語而遂致疑哉不知云者夫子蓋亦以是而論由求赤三子之仁矣彼三子平日未嘗以仁爲言者其仁否未易窺測仲弓請事與顏子同其去顏子必不遠矣夫子於仲弓之仁而曰不知議者未可以諸子例論也

夫子言仁多不輕許至論管仲則稱其仁何歟

仁之爲仁一也而聖賢所以言仁則不一也何也有自回也三月不違之外其餘則日日月至焉而已矣如雍也與由求赤三子皆曰不知其仁及答原憲之問又曰仁則吾不知也此數章蓋皆以心言之言仁之理者耳若夫管仲之事子路有未仁之疑子貢有非仁之疑夫子乃極稱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力其答子路也乃曰如其仁如其仁凡再言以深許之蓋

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然則此章正以事言之言仁之功也合而論之前論諸子以心言者言仁之理也非全德不足以盡夫仁後論管仲以事言者言仁之功也雖一事亦足以許其仁故言仁不無難易之殊者以此先儒嘗論仁有粗細說細處孔門諸弟多有未能說粗處伯者之臣卽能之蓋管仲乃仁者之功斯言爲得之矣雖然孔門諸子豈果不及管仲邪特未得君以行其道耳使孔門諸子果得君以行其道則其功不在管仲下也當時聖門論仁要不可作一律看稱管仲者據已試之效言也論諸子者尙不免爲方來之望也指言已試之效者隨其事而許之可也欲爲方來之望者其望之也不淺則其許之也不輕聖人之言豈苟云乎哉

比干之仁以其忠伯夷之仁以其清子文文子之忠清乃不許其仁何歟

聖賢論人之法有指一事言者有指全德言者初不可以概論是以比干之忠全德之忠也子文之忠一事之忠耳伯夷之清全德之清也文子之清一事之清耳此所以不能無仁未仁之間也朱子嘗論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夫當理以事言無私以心言事既當理而心無或私則體用一源內外無間夫是之謂仁自今觀之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忠固忠矣然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否邪文子潔身去亂清固清矣然安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於邪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邪此朱子論二子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果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斯言爲得之矣程氏范氏朱氏諸先儒皆常合三仁夷齊之事與二子並論而其大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仁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何歟

聖人立言有正言以誘人者有設言以警人者正言以誘人者其辭確設言以警人者其辭疑是以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之論申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此蓋正言以誘人故其辭也確至於君子不仁之論旣君子矣則無不仁旣不仁

矣則非君子其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蓋甚言之以起下文未有小人而仁者之語君子而不仁初非實有是事此乃設言以警人故其辭也疑論者固未可因其一時設言之辭而致疑於平日正言之辭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既曰君子矣何爲而有不仁乎

此章大旨重在未有小人而仁者一語上姑借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以開端耳其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乃所以甚言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是以有矣夫者其辭疑初非可視以爲確然之論議者安得偏摭拘五者之並言哉況當時門人會集論語此二章雖

此一語而爲之疑邪愚於此章深有見小人之不仁而不敢信以爲君子之不仁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聖人垂訓固自昭如不仁則不足以謂之君子矣

義以爲質知及之兩章互言五常之目不全

論語一書於四端且未始並言而況五常乎四端自孟子而始言五常至朱子而後見君子言理之益詳可以觀世道之益薄吾何暇計魯論二章之議論於五常之目其有所未盡乎當春秋時人心天理猶有存者其餘天理之名目僅舉其一二足矣初何待其枚舉而條列哉且魯論二章意各有主義以爲質一章蓋以義爲之本禮以行之信以成之皆所以因此義而行之成之耳然自非其仁之切知之明則惡足以盡此義雖未嘗言仁知而仁知在其中矣知及之一章蓋以知爲之先仁能守之而動以禮皆所以因此知而守之動之耳然自非其義之斷信之實則惡足以全此知雖未嘗言義信而義信在其中矣向使

拘五者之並言哉況當時門人會集論語此二章雖不聊屬而同在衛靈公一篇安知其非欲後之學者舉此互相補而兼相備歟雖然兩章於義信知仁互相有無獨於禮則兩章皆有之且前章曰禮又曰莊何其皆於禮過詳邪要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故於天理人事爲最要而不可闕者善窮理者試詳之

君子義以爲質一章禮與孫何辨行與出何分

五常何以不及仁知

記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是以世之所謂禮者不出此三者而已向使專以禮言則三者皆具其

中矣今旣以禮對孫言則孫者爲退讓之禮禮者爲
恭敬之禮撙節則兼存乎二者之間也當時夫子先
言禮而次言孫蓋孫本於禮明矣至於行與出之分
者無他爲行之者動之於容貌出之者出之於辭氣
至此益足見禮以行之者爲恭敬之禮孫以出之者
爲退讓之禮又何疑哉雖然人有五性關一不可今
乃曰義曰禮曰信而獨不及仁知又何歟吁知所以
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凡知所以義以爲質而行之
出之成之者當何如是卽知也至於義禮孫信之兼
盡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是卽所以爲仁也初何

必言仁而後謂之仁言知而後謂之知哉

夫子答顏淵問仁何止曰復禮而不及義知
此禮字本與已字對言已者人欲之私禮者天理之
公二者相對而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
此故已私一克天理卽復此其所以爲仁是則禮之
一字所包者廣豈可專以節文言之哉借使專以節
文言之則於克己復禮之中蓋亦有義與知之功用
存焉何則此心知己之當克者克之禮之當復者
之知而後能也卒而已之當克者克之禮之當復者
復之非有斷制之義而能之乎顏子請問其目夫子

復以四非四勿告之夫其知四非之爲非是卽有辨
別之知知四勿之當勿是卽有斷制之義可徒謂所
復者禮而於義與知無與哉可徒謂惟禮可以爲仁
而義與知不可以爲仁哉此愚謂仁義禮知之理一
而已矣論有不必求其顯然之名義而但卽其隱然
之功用求之可也

克己由己復禮非禮二己字二禮字同異

此章章旨若專以二己字二禮字論之則二己字有
不同二禮字無以異若以克己由己之工夫而論則
二己字不免爲異中之同以復禮非禮之氣象而論

則二禮者不免有同中之異何以言之上己字與禮
字對言則此己字屬乎私下己字與人字對言則此
己字出於正上下二禮字則皆指天理言之而無異
旨此夫人之所共知也然究其立言之旨二己字皆
是就學力上說來試卽學力究之克己者自治之謂
由己者自任之謂蓋自求其在我而已也二禮字皆
是向天理中提出試卽天理推之復禮者統言天理
本然之體非禮者特言天理當然之則蓋不免有顯
微精粗之問也要之由己之己善也克己之己本非
善以克己言之則亦善矣復禮之禮正也非禮之禮

本亦正以非禮言之則不正矣學者惟能以非禮爲戒則自足致復禮之效惟能以由己爲心則自足成克己之功互而觀之克己乃所以制其非禮由己乃所以求其復禮反復玩味會異爲同究其功用一而已矣他日顏淵仰鑽瞻忽之嘆嘗謂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合而言之此二我字蓋能以由己爲心而成克己之功矣此一禮字蓋能以非禮爲戒而致復禮之效矣宜乎夫子贊易之復獨稱其庶幾論心之仁獨稱其不遠良有以夫嗟乎顏淵問仁一章曰己曰禮固可觀顏子入道之門顏淵喟嘆一章曰我曰

禮又可見顏子造道之域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以諒爲益友何歟

貞而不諒此諒字與貞字對稱貞與諒正相反何則貞者正而固也諒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正魯論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是已匹夫匹婦之諒雖管仲且不爲而謂君子爲之乎孟子嘗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要之此所謂貞即孟子之所謂義此所謂不諒即孟子所謂言不必信是已貞之所在不諒可也義之所在不信可也知孟子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則何與論君子貞而不諒之旨矣至如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論語二

夫子一貫之旨何以獨語參賜二子

曾子平日所學蓋已隨事精察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故一呼其名而直語之以此子貢平日所見蓋已能識多學但未知所本之一耳夫子知其積學功至亦將有得故先發其問而申言之及此也曾子一聞其說即曰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即唯而亦

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片言之下矣要之聖門顏子外曾子篤實者也子貢穎悟者也諸子所不及故二子得以聞諸子所未聞也

曾子子貢俱聞一貫之旨參以魯稱乃能申以忠恕之說賜以言語稱反無一語及此何歟

大抵論聖門弟子悟道之淺深要當究其平昔講論之素不可徒以一節觀也曾子子貢之在聖門俱聞一貫之妙參以魯稱乃能申以忠恕之說賜以言語稱反無一語申明之豈二子誠有悟未悟之間歟吁是本無足疑也曾子因有門人之問故得以申其說

不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即是而論子貢可聞不可聞之說其與曾子忠恕之說同一悟也況南軒張子嘗論多學一貫一章亦曰此子貢初年時事耳至於論夫子之得邦家則所謂一貫之理蓋識之矣至是則子貢立道級動之說回視曾子忠恕之論其所悟又何問乎愚故曰論聖門弟子悟道之淺深要當究其平昔講論之素而不可徒以一節觀也

曾子何以不在四科之列

魯論記顏閔等數子而列四科安知其出聖人稱子

之辭乎抑出門人紀述之筆乎於是未可知也然考
孟文夫子有從我陳蔡之論則當時記此十人而并
目其所長者使果出聖人稱子之辭此固指曾從陳
蔡之間者也抑果出門人紀述之筆此亦指曾從陳
蔡之間者也不然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先儒釋而
辨之者亦已詳矣且以曾子之在聖門獨得聖門之
傳而乃不與四科之列安知其曾從陳蔡之間否那
嘗考家語困誓篇載孔子遭厄陳蔡之間自子路入
見子貢執轡之外他皆不及猶未見曾子之在與否
也在厄篇首尾載孔子陳蔡之厄初則子路子貢更

出迭入而相問答末則子貢問顏回仲由攻而進
飯本末尤詳至如曾子則槩衣而耕於魯固辭不受
魯君之致邑孔子聞之乃取參之言足以全其節則
此而證則夫子厄陳蔡時其他弟子從否有難一一
盍考曾子自耕於魯初末嘗有其厄者審矣當時既
不與厄則他日評品之所不及者宜也

宰我何以在言語之科

孔門四科各以所長名於世求之魯論蓋自可見獨
以宰我之在聖門其於言語固爲聖人之
所許曾無一語之可取聖門乃亦濫之言語之列何

子之意歟吁甚矣言語之不可不務實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問崇德脩慝辨惑問有詳畧而答亦不同何歟

先儒嘗論聖門諸弟子問答處弟子各從其切已上問聖人亦各從切已上答此師友問答之有同異也按魯論以明爲問者僅一子張以知爲問者僅一樊遲曰明曰知皆所以求釋其惑然張之問明者一而樊之問知者再於此見二子之失莫重於惑而遲之惑又有甚於崇德之問特其好善惡惡之未篤遲則兼有崇德脩慝之問其於好善惡惡之

心皆未固也至於聖人所答脩慝止於遲者姑舍是若崇德辨惑問同而答異孟亦考其故焉大抵子張天資本超卓而或少誠實懶怛之意樊遲天資素遲鈍而每多粗暴近利之習是以答子張以忠信徙義爲崇德正與答問達所謂質直好義同一旨此所以警其少誠實之意者審矣答樊遲以先事後得爲崇德正與答問仁所謂先難後獲同一義此所以警其多近利之習者信矣忘身及親告之遲以其多相暴之習欲生欲死之惑告之遲以其少惻怛之意此又不言可知已遲之粗暴他無可據張之爲人但觀曾子游有難仁未仁之於及夫子有喈憩不行之戒則其少惻怛之意益著矣即此而論弟子各從切已上問聖人各從切已上答豈不信乎雖然聖人平日告二子者亦有同歟曰有忠信篤敬之可行恭敬忠恕之不可棄此爲異詞而同旨不專爲二子切己上答也

子張樊遲俱以辨惑爲問夫子所答雖不同而皆不告以辨之之方何歟

二子之所問者同而夫子之所答者異此正所以各因其切己之失而救之救之以其方也何也聖人各因其切己之失而救之正猶醫者因病以處方也夫以子張之爲人少惻怛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欲心無常此子張切己之失處故以己之好惡而欲人之生死已惑矣既欲其生又樊遲之爲人多粗暴故以一朝之忿而忘其身已惑矣甚而又及於其親則惑之甚也忿心或過此樊遲切己之失處故聖人於子張則告以欲生欲死之蔽於樊遲則告以忘身及親之害是皆究其受病根源而告之辨之方蓋莫善於此矣合而言之夫子之告子張教之以窒欲夫子之告樊遲教之以懲忿懲忿窒欲皆爲方之良者然於人各有所施以懲忿之習欲生欲死之惑告之以其少惻怛之意此又不言可知已遲之粗暴他無可據張之爲人但觀曾

而施之張以窒欲而施之遲則皆不切於其病矣弟子各從切己上問聖人亦各從切己上答甚矣哉聖人之善答問也

子張問崇德而夫子答之者亦曰崇德樊遲問崇德何嘗臨而夫子答之者亦曰崇德脩慝獨於二子之問辨惑夫子乃皆不復以辨惑爲辭是何不教以辨之之方歟吁聖人各因切己之失處而告之是卽示之以辨之之方也初何待明以辨惑言而後謂之辨惑哉大抵子張之爲人不免少慨担之意而受惡之不常故夫子告之以欲生欲死之蔽正其辭而斥之曰

是惑也樊遲之爲人不免多粗暴之習而忿激之或過故夫子告之以忘身及親之害反其辭而曉之曰非惑與曰是曰非見之眞而言之確此非辨而何哉竊嘗譬之眞醫之處方有告以去病之道者有戒以受病之源者皆所以爲處方之善者也今聖人答二子之辨惑雖未嘗告以去病之道而實戒以受病之源亦可謂善處方者矣論者將奚疑

夫子答樊遲宰予南宮适之問或抑或揚皆待其出而後言之何歟

甚矣哉學人教人之心爲無已也有問於我竭其兩端此聖人之本心也奈何彼無憤悱之機則吾不得以施其啟發之力由是而有不復者焉然於不復之中又有不能已於言者於此可見聖人教人之心爲無已也且如樊遲有稱圃之請夫子嘗拒之以吾不如老農又拒之以不如老圃彼竟不悟不問而出夫子惟恐其誠謂農圃之不如銳然從之而無愧則其失甚矣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爲小人哉之論乃歷歷然申以好禮好義好信之辭使遲得所聞庶可覩其知自正也宰予有短喪之問夫子嘗警之以予女安乎又絕之以女安則爲之彼竟不悟不問而出夫子

惟恐其誠以稻錦之可安恬然爲之而不咫則其罪深矣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爲不仁之論乃諄諄然申以三年天下之說使予得所聞或可望其知自反也以王南宮适嘗有羿奡禹稷之問所言初非不正特其意將以禹稷比夫子夫子不敢當之故不答适乃不能再問而出安知其默識聖人所以不答之意否邪夫子惟恐其有所未悟將謂其言之未善故不答則適以沮其慕善之心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爲君子哉之論而復申以尚德哉之稱使适得所聞正欲其知所自信也然則夫子之於三子皆爲其不能再問

故不得以面命之既出又有不能已於言焉後之論者往往以是致疑於聖人聖人豈有所避忌而然邪曾不思樊遲宰子之可責者猶或不欲面折其非若南宮之可許者何亦待其退而後言哉大抵聖人之於門弟子見其有毫髮之美者惟恐遽所以遂其非故雖不再問亦自不能已於言向使當時三子問之弗指則必不待其出而後言矣嗟乎聖人責樊遲宰子於既出之後者猶未足見其教人無已之心至於稱南宮於既出之後者深足以見其教人之心爲無已也不特此也孟懿子問孝答以無違懿子不能再問恐其體認之誤則又特舉以告樊遲而啟其問甚矣哉聖人教人之心爲無已也不然聖人何以曰吾無隱乎爾

孔顏之樂同異

朱子嘗謂程子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程子之言引而不發後世諸儒未有能指實發明之者然則孔顏之所樂何事且未易知況欲求其所樂之同異可乎要之聖賢德業未易以迹求聖賢氣象自可以意想但即此兩章沈潛涵泳大略自可見矣樂在其中云者蓋有從容自得之意

士君子之言志有二有平居之志有顯用之志不可以概論也子路言志者再車馬輕裘之論此特爲朋友設是蓋言其平居之志也有勇知方之論事有于君民是蓋言其顯用之志也當其與顏子同侍之時夫子特曰蓋各言爾志蓋君子素其位而行於此姑言其平居之所志爾及其與曾西同侍之時夫子明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正以顯用之志問之顏安得不舉顯用之志以爲對那然則車馬輕裘之論止及於朋友者所志非小有勇知方之論關係於君民者所志非大其志蓋各有所施故爾抑嘗論

之子路所言顯用之志蓋亦自度其材而所自期者若此他日夫子答孟武伯之問亦謂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回視子路有勇知方之論以千乘之國言者正相合於此益足見子路言志之所自期者爲不誣也

夫子答孟季之問由求者何以異

孟武伯有子路仁乎之問而併及於求夫子答以由可治賦求可爲宰是蓋告以二子所宜之職也季康子有仲由可使從政之問而併及於求夫子答以由也果求也藝是蓋告以二子所優之才也苟自常情觀之答武伯仁乎之問則當告以二子所優之才答然對其人言者正欲叩其志之所向以覘他日之所

康子從政之問則當告以二子所宜之職今聖人之所答反是其故何邪徐而究之武伯仁乎之問其心蓋以聖賢之全德望諸子而仁豈易言邪聖人將直至於他日待坐乃有何以之問似不知其爲人者蓋以仁許之則不免於小吾道方抑之以未仁則又適足以輕諸子故聖人皆稱其所宜之職仁則該之以就聖人豈誠不知邪是以由求赤三子之在聖門聖人各以其所可使者言之蓋答孟武伯仁乎之問其心不知庶乎二子或得見用於世也至於季康子從政之問則然也聖人發問之意而僅隨所能以爲對由也可使有勇之問其心蓋知二子之可用矣而不過質正於聖人即可使治賦之云求也可使足民即可使爲宰之謂耳聖人又何庸歷歷告以二子所宜之職哉故止各稱其所優之才而於從政乎何有庶乎二子皆得取信於康子也論至此極則聖人之答問意各有在豈

荀云乎哉向使答武伯以二子所優之才則近於迂答康子以二子所宜之職則幾於贅聖人必不爾也且嘗論之他日由求二子之言志由則曰可使有勇求則曰可使足民皆有合於聖人可使治賦可使爲宰之論甚矣聖人之善知人也

夫子嘗稱由求赤三子可使之材矣他日侍坐

又發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何邪

聖人之於門弟子有對其人言者有向他人言者向他人言者告以其材之所優聖人固未始不知之也然對其人言者正欲叩其志之所向以覘他日之所

就聖人豈誠不知邪是以由求赤三子之在聖門聖人各以其所可使者言之蓋答孟武伯仁乎之問其心至於他日待坐乃有何以之問則然也對此三子而問之也聖人之發爲是問政將聲其聽而勉其學深望其有造於遠大之域借也三子不識聖人發問之意而僅隨所能以爲對由也可使有勇即可使治賦之云求也可使足民即可使爲宰之謂赤也願爲小相又即可使與賓客言之事是三子者皆不免僅安於小成而無志於遠大宜乎子路之見哂而求赤二子亦卒非聖人之所與也論至於此則

聖人既知而復問者不必疑聖人有所警而門人不之省者良可惜也雖然聖門弟子言語多務實此三子者各言其志證諸夫子可使之論亦可謂得其實矣倘或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亦何益之有

夫子答武伯之問者隨其所欲爲要之稱其才之可爲者許其所已能也覘其志之欲爲者勉其所未至也聖人教人之心無有窮已其所屬望於二三子者豈止於治賦爲宰與賓客言而已哉

問詩疑節卷二

其所已知而猶發於問者此也及觀三子之言志正與聖人稱其可使者無異旨是則聖人平日之知人其許之者若是門弟子之自知而自許者亦若是人已之見適相昭合至此益足證聖人之許人者非過譽門弟子之自許者非過望所言惟得其實又何庸疑聖人之既知而復有問耶

夫子嘗稱由可治賦及其自稱可使有勇則哂之何邪

竊原夫子所以哂之者非哂其不能也蓋哂其言之不讓耳以子路之才於武事固有所優然於答問之

問正當謙冲退托婉而言之可也今乃辭氣失之剛暴侈然以此自任聖人安得不哂之邪當時曾晳嘗有何哂之問夫子固明謂其不讓厥後門弟子記其言又加以率爾之語率爾云者可見其言之不讓明矣他如夫子於求赤二子亦嘗許其可使爲宰可使與賓客言當此言志之頃二子之所自許亦與夫子之言相睹合然求也言可使足民則終以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之辭亦也言願爲小相則先以非曰能之願學焉之語氣象雍容聖人又何哂求赤而哂由之下嘗謂夫子嘗許其能特哂其不讓此言爲

政之問大抵皆爲其人言也問從政一章直以係諸
帝王政事之末尤足證泛指其事言也合而論之先
答問政專爲其人言者此必子張初年時事因其資
之所失而告以守其在我之道也後答問從政泛指
其事言者此必子張晚年時事因其材之所能而授
之施以及人之方也意記者先後之序正此故耳

聖門弟子之所問有詳畧故聖人之所答有煩簡論
者要不可以異觀也顏淵所載子張惟問政而已堯
曰所載子張問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然則一問政一
問從政固自有詳畧之不同是以聖人之答之也前

則答之居無倦行以忠而儁舉爲政之大體後則答
之以尊五美屏四惡而歷舉爲政之小目合而觀之
問之畧者答亦簡問之詳者答亦繁正所謂小叩小
鳴大叩大鳴善待問者如撞鐘耳先儒釋從政章嘗
論告問政者多矣求有若此之備也要之聖人非徒
告之備也正以其所問有異故不得以不備魯論一
書問政雖多而問從政者惟此而已宜乎聖人告之
無能守之節者固已邦有道不能有爲其與世治無
爲最備也○程子嘗論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
子告之以爲仁之資愚敢謂子張之問從政猶子貢
之問爲仁所問者異故所答有不同也

泰伯憲問二章恥也同異

君子之仕也固未始以干祿爲心而亦未始無心於
得祿特不過以行道爲先務道既行則祿自隨之耳
世有道不得行而苟夫祿者固可恥或有吾道得行
之時不能有爲而徒徇乎祿無道可行而不得夫祿
均之爲可恥也○邦無道穀之爲恥與夫富且貴焉
之恥者蓋皆道不得行而苟祿者也邦有道穀之爲
恥者蓋指不能有爲而徒徇乎祿也邦有道而貧賤
之爲恥者蓋指無道可行而不得夫祿也憲問篇於
此兩節惟專指穀而言泰伯於此兩節又指富貴貧

賤而言似皆重在於祿而其大意實以道之行不行
爲輕重論者但求之朱子集註可知已釋憲問篇者
曰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
皆可恥也釋泰伯篇者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
而無能守之節祿祿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
也合此二說而論則邦無道不能獨善是即世亂而
無能守之節者固已邦有道不能有爲其與世治無
可行之道雖有得祿不得祿之殊其爲庸祿則一耳
夫以邦無道之時得穀而富貴固以不能行道之爲
恥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而徒食祿無道可行而貧

且賤均爲不能行其道是又可恥之尤者也二章大旨其所恥者本不在得祿與否而皆以不能行道之爲恥耳可不戒哉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又曰邦有道穀恥也何邪

聖人之教學者無往非以得時行道之爲心也苟有其道不得其時是固無足責者時既得矣而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固爲可恥又或徒知苟祿而不能有爲以行其道豈不尤可恥哉○二者皆以邦有道言蓋皆可謂得其時者矣然當是時而貧且

賤焉是蓋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爲可恥也邦有道穀者徒知苟祿而不能有爲以行其道亦可恥矣大抵邦有道之時在我不足以致夫祿與夫徒知苟祿之爲心斯人也均之無道之可行可恥一也故聖人立言之要無非勉學者既得其時必行其道此旨一而已矣雖然貧且賤焉之恥猶爲庶凡邦有道穀之恥深可責焉何則貧且賤焉之恥此不過既得其時而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甘於貧且賤焉而已矣至於邦有道穀之恥是乃既得其時而徒以苟祿爲心不能有爲以行其道身計得矣

如君民何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之甚矣夫子有曰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此士君子不可以不講夫子有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此二語蓋深戒學者當以行道爲務而不當以求祿爲心大抵道爲重而祿爲輕也○邦有道而爲貧賤之恥也蓋世治而無可行之道故爲可恥之甚是恥也非憂貧也憂無道之可行也邦有道穀而亦以爲恥者蓋邦有道不能有爲而但知食祿故可恥是可恥也徒謀食而不謀所以行其道也世之學者倘能一以謀道憂道爲心必求在我之盡其道則於邦有

教民而可以即戎者僅能使民知義而盡忠君愛上之道爲邦而可以勝殘去殺者直能使民向化而有惡善遠非之風其功效之淺深不言蓋可知矣然以貧且賤焉而已矣至於邦有道穀之恥是乃既得其七年百年計之則歷年少者其功淺歷年多者其效

深理固然也苟自教民七年積而至於爲邦百年之
久則前日之亦可即戎終亦可勝殘去殺矣是則七
年而可即戎者非劣百年而可勝殘去殺非優大抵
歲月有遠近故其功效有淺深耳要之教民七年者
可一身以致之爲邦百年者非繼世而成之其可乎
是以七年而可即戎者論一時之近功百年而可勝
殘去殺者論繼世之極效不可以槩論也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論語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樂之論言詩禮樂而不及書何邪

魯論一書載聖人言詩禮者固多而言書者亦不少自書云孝乎之外泰伯篇舉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說堯曰篇歷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無一不本於書是則門人以詩書禮皆雅言者豈欺我哉若曰興詩立禮成樂之論言詩禮而

樂而不及書者無他焉詩足以導人之性情禮足以節人之性情樂又足以養人之性情曰興曰立曰成皆是就學者切已工夫上說正所以舉其效以爲學者勉至於書則記前代帝王之政事無與于學者存心養性之方故聖人於此不及書合而論之門人記詩書禮皆雅言者非虛談夫子爲與詩立禮成樂之論者皆實學二說初何戾哉況聖門於先王之四教此二章互見而畢備史臣記夫子退而脩詩書禮樂以教弟子豈不信然

子曰興詩立禮成樂教其子何以止及詩禮而不及樂

夫子嘗有興詩立禮成樂之論三者固不可以偏廢然夫子之教其子乃止及詩禮而不及樂豈聖人教己之子果有異於教人之子乎吁是不然蓋隨其學力之所至而告之耳竊考朱子集註謂興於詩者學之初立於禮者學之中成於樂者學之終即此先後之序求之則可知已嘗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當此之時非唯樂不之及雖禮亦未之及也是以伯魚舉詩禮之說以告陳亢夫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是則學詩一時也學禮又一時也各隨學力所至而後告之也此時之未及於樂爲學工夫之次第未至此耳使陳亢之問遲之後來則學樂之問未必不又見於他日獨立之頃矣吁當時陳亢異聞之問疑聖人陰厚其子今謂聖人之庭訓止及詩禮而不及樂又得無疑聖人之薄其子歟要之聖人每人之心視己之子與人之子一而已矣初何厚薄之有

樂也者學者之終事故以成於樂言之是以聖門教人往往詳於詩禮而鮮及於樂不特庭訓其子爲然也夫子嘗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是即興於

詩之說也又曰不知禮無以立是卽立於禮之說也至於成於樂自此一語之外無聞言門人記子所雅言亦止及詩禮而不及樂概可知已然則聖人之庭訓止有學詩學禮之問而不及樂者又何疑哉

論語何以不言春秋

魯論雖不明以春秋言而所言多發明春秋之事是故魯論之於春秋非不言也特不明言之也嘗觀季氏篇論禮樂征伐自諸侯大夫出與夫陪臣執國命而有十世五世三世之說論祿去公室政逮有五世四世之說而且及於三桓子孫微矣卽此兩章參諸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本末大略盡見於此矣況若論齊晉魯衛諸君臣心術之微朝行之要正與春秋所載之事多互見發且如季氏八佾三家雍徹季氏旅泰山伐顓臾之屬皆關禮樂征伐之大經陳恒弑君尤爲人心天理一大變凡此數節皆春秋之所不載賴魯論以補其不及曾謂魯論果不言春秋乎況夫子嘗自謂吾志在春秋又謂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是則夫子未嘗不言春秋特不見之魯論耳聖人初豈鄙春秋而不言哉

樂正惟舉雅頌而不及國風何歟

聖人爲政莫先正名其定樂蓋亦以正名爲先也夫頌者宗廟之樂雅者朝廷之樂頌與雅非天子不得用惟小雅則國君通用之樂是以雅頌爲先哉嘗下名分所係聖人之正樂安得不以雅頌爲先哉嘗春秋時如魯公之宴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辭又不答賦如晉侯之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穆叔不敢聞亦不敢及又如三家以雍徹夫子譏其奚取於三家之堂是皆雅頌之失所者矣愚意夫子既正之後當歌雅者用雅當歌頌者用頌雅頌各用其所當用此之謂各得其所也至如國風惟二南

及豳風可入樂其他列國皆不正之聲非樂歌所當用且國風之樂可用之鄉亦可用之邦國此乃上下之所通用無與於上下之明分初不待聖人正之可也

思無邪一語夫子果有取於騶詩否乎所謂思者指作詩者之思邪讀詩者之思邪

魯論所載初未始明指其爲詩云也安知夫子立論之本意果有取於魯頌言之乎抑聖人之言偶與魯頌合乎向使夫子果有取於魯頌言之則蘇氏謂其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斷章取義之說得之矣大

凡斷章斷句取義不特左氏傳載公卿大夫賦詩者爲然也大學中庸二書皆聖門傳道之要旨而其間所引詩或取一句之義者或取一字之義者皆曷嘗原其詩之所由作邪論者固不當泥此爲思焉之辭也又或疑此思字果指作詩者之思邪抑指讀詩者之思邪竊嘗究之白作詩而論詣者必爲之美惡者必爲之刺此作詩者之思無邪也自讀詩而論善者必以爲法惡者必以爲戒此讀詩者之思無邪也二說於義皆通但原夫子立論之本旨取此一言以蔽詩三百之義則正指作詩者之思是也然後之學詩

當以吾思之無邪求以會詩人無邪之思則與於詩也不難已

五十學易何其與史記係易之年不合

司馬公作史記嘗載之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先儒釋魯論者又曰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朱子集註按史記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五十字誤無疑也爲是說者蓋皆因其與係易之歲月不相合故爾要之學易自學易係易學易不過明其理係易乃是著其書初非指係易之謂學先學易

末一節此惟聖人爲然非他人所可及也倘自教人之道言之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傳以近小而不教以遠大雖聖人教人其道亦不外此也要之聖人之有始有卒者以道而論蓋與君子之孰先孰後者同此道耳聖人初豈有他道哉特子夏初言教人之道則泛以君子稱之蓋通上下而言耳至於末論始終之一致則不得不專舉聖人稱之以見學者之工夫所不可能也子夏之言可謂明且盡矣雖然君子之教人有序學者他日之有進其亦可以至於聖人否乎程子嘗謂自洒埽應對上便可

到聖人事惟在學者循序而漸進不可中道而或廢
中庸所謂三知三行雖有異及其成功一也惟學者
其自勉

君子之道蓋包聖賢在其內聖人則得斯道之大全
者也○夫所謂君子之孰先孰後者蓋言君子之教
人有序初非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倦教以遠者大
者此正所以祛子游末矣無本之惑也所謂聖人之
有始有卒者蓋對門人小子而言始終一貫惟聖人
而後能然門人小子所敎當者此聖人之初不與君
子對稱且上既稱君子之道下文止稱聖人初未始

以聖人之道言論者正不必疑其道之有二也要之
天下無二道聖人之道卽君子之道特聖人乃得斯
道之大全者耳

聖人君子固自不同善人有不可得而見之說於
當時夫子立論於聖人善人有不可得而見之說於
君子有恆有得見斯可矣之說味其辭旨君子之於
聖人有恆之於善人固不敢以相儗然其相去亦皆
無大相遠夫子本各就其相近者言之此其有得見
斯可矣之說也嘗觀夫子論聖不曰吾豈敢則曰吾
不能至於躬行君子則亦曰吾未之有得則聖固難

人其高下固大懸絕然求爲聖人之學者亦未有不
自有恆而能至於聖也不然夫子歷舉四者之人品
何獨申言有恆之義爲最詳邪論者不可不察乎

既謂之儒矣宰復有小人乎儒爲己小人儒爲
爲乃學者之稱也程子嘗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
人謝氏則曰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而已朱子
集註嘗舉此二說而之矣按此二說參之魯論固嘗
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謂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程謝二說皆不爲無所據者然子夏乃
聖門之高弟其失未必至此夫子何遽以是語之邪

先儒嘗謂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此說固爲近理然當時專以文言則不得不於子夏本身上求之先儒又謂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之說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此說爲得其實然可不究厥初以此告子夏者其故何耶要之此章所謂君子小人者正指其器量小大言之耳夫子嘗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者是已愚想子夏之爲人天資樸厚學力篤實規模氣象不免拘於淺隘未得以造夫不器之域故夫子語以文當擴而充之求爲可謂善於答問者矣不寧惟是二子嘗皆有君子之問答子貢則曰先行後言答子路則曰脩己以敬蓋先行後言所以警其嘐嘐徒言之失脩己以敬所以平日之所長而慮其或有所偏長其善而救其失誠

君子之儒不當淺器狹量而僅爲小人之儒是以夫子他日嘗戒以見小欲速之弊而且稱之以商也不及卽此二語可以知其器量之爲何如矣謝氏嘗謂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正是意耳論者未可徒執人已義利之說以玩疑子夏之然不然也

子貢子路皆問士何以問同而答異

子貢善於言語者也言語固不可無其所貴者言行之相顧子路偏於剛勇者也剛勇固不可少其所尙者剛柔之相濟故子貢之初問首告之以行己而有恥出使而不辱是不徒貴於能言而已子貢聞之不駭乃申之以稱孝稱弟言信行果蓋皆篤實自得之事無非勉之以言行之相顧也其答子路也首告之以切切偲偲怡怡如也皆不可徒尙剛暴之謂又恐其泯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無非勉之以剛柔之相濟也卽二子平日之所長而慮其或有所偏長其善而救其失誠可謂善於答問者矣不寧惟是二子嘗皆有君子之問答子貢則曰先行後言答子路則曰脩己以敬蓋先行後言所以警其嘐嘐徒言之失脩己以敬所以警其行行過剛之弊卽此而證則其答二子之問士因其材與失而告之者爲益信

答子貢問士何如其以孝弟爲士之次

孝弟百行之冠冕雖堯舜之道亦曰孝弟而已矣然而愛親敬兄乃夫人之良知良能其所貴者正在於推而廣之也孝於親而忠移於君事兄弟而順移於長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斯爲孝弟之大者矣倘曰止於區區世俗之所謂孝弟則亦豈足爲士君子之至行哉今觀夫子之言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爲斯人也殆不過爲鄉黨宗族之所稱未能達而爲天下

國家用以其爲士之次豈不宜乎先儒嘗謂宗族稱
孝鄉黨稱弟是守一未
良心斯言爲得之矣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
推廣其孝弟之道切於談孝弟爲士之次以白怠也
甚矣士君子之脩行不可徒足乎已而不能及於人
也夫孝弟爲百行之冠冕而夫子答子貢之問士乃
以孝弟爲士之次之人也徒足乎已而不能及於人
耳何以言之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
所爲而已矣有人於此事親孝而忠移於君事兄悌
而順移於長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可謂士君子之至

行者也倘曰孝弟之行盡於己而不能移之於忠順
則亦未免爲鄉人而已矣是以夫子之答子貢止以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言之是特不過見稱於宗族鄉
黨之間未能達而爲天下用回視行己有恥使不辱
命出而有爲於世者能無慊乎先儒嘗謂宗族鄉黨
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爲士之至
行者僅能使其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貴也
斯言得之大學嘗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
長也士君子不可不以遠大自勉

夫子責人以不孫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何邪

曰惡不孫以爲勇者
不讓云者盡言以仁爲己任雖師亦無所遜當勇往
而必爲耳夫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奪諸彼而
先之也何遜之有當時程子亦慮論者以不讓爲疑
遂謂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不可不遜斯
爲兩得矣合而論之夫子責之以幼不遜弟者蓋責
人盡禮之辭已與人接不可不遜讓者也勉之以當
仁不讓者蓋勉人爲己之辭人各自盡可不遜讓者
也況勿不遜弟一章申之以關黨童子居位並行之
說蓋皆責人之盡禮也當仁不讓一章先之以民之

於仁甚於水火之說蓋皆勉人之爲仁也彼此皆合上下章參看則二章章旨之異者爲益信

夫子論友子夏子張論交同異何如

聖門師弟子之立論其大旨本亦無甚相遠然聖人之言卒歸中正而無弊門弟子之說不免或流於一偏學者不可以不察嘗觀夫子論友則曰無友不如己者子夏論交則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似即吾夫子之意而子張乃曰異乎吾所聞何歟嗟乎夫子立論不過曰不如己者無與之友而已初未始以拒人言當時門人記此語者不作禁止之册而以此

無字書之其氣象雍容不迫果有毫髮拒人之聲色乎子夏論可者與之固是已於不可者疎之足矣若曰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其言不免失於迫狹之甚是豈夫子之意哉子張以爲異乎吾所聞固當矣但其所言又不免失於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當時子張但欲隘其拒人之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高由子張之說或者流於包容無辯亦豈有合於夫子之意哉合而論之子夏之言偏於迫狹子張之言偏於過高惟夫子之言乃得其中正而無弊聖賢

氣象不作於此亦可見已愚詳夫子論友之意不如已者無與之友固未始截然而拒之亦未始泛然而容之子夏固未得夫子之意子張亦豈有得於夫子之意哉後之學者欲求交友之道惟當以夫子之言爲主可也雖然已擇交於人者當以子夏之言爲法人納交於已者當以子張之言爲心何則已擇交於人者當寬於待人人者當過於謹人納交於已者當過於寬寬於待人謹於處已二說酌之以處中可也先儒嘗謂二子所言各有所偏折以聖人之中道則知學文略當如子夏之言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二者蓋亦兼取之

矣世之交友固當以夫子一語爲主而於人已交際之道要亦請擇於斯二者

夫子何以闕韶於齊

竊嘗論之陳爲虞舜之後聞韶於陳宜也今乃不聞於陳而聞於齊魯用六代之樂聞韶於魯宜也今乃不聞於魯而聞於齊言之誠可疑也然按陳爲舜後本有虞韶蓋自陳公子完奔齊之後故齊有之此其不聞於陳而聞於齊也魯用六樂本有虞韶蓋自魯太師摯適齊之後齊故有之此其不聞於魯而聞於齊也太師摯適齊之論雖有魯論爲據而猶出於後

人臆想之辭公子完奔齊之論既有左氏爲據而載之漢志爲甚明不因乎彼則因乎此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且遷史魯論載夫子在齊正當景公之時泰之孟子載齊景徵招角招之樂則夫子所聞卽此是也

夫子何獨擊磬于衛

子擊磬于衛荷蕢者過其門直曰有心哉擊磬乎荷蕢者謂之有心則當時所以擊此磬者豈無故邪再當靈公及出公時愚想擊磬必在出公時也何以言之夫子嘗有夫子爲衛君之問先儒皆指衛君謂出公輒按史記孔子適衛凡

言之夫子答子路爲政奚先之問嘗有必也正名之說此乃夫子處衛之素志也樂記有云石聲磬以立辨於此可見其在衛擊磬之微意矣當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在衛汲汲然以正名爲先此其擊磬之頃深取其聲之立辨欲借此以示名分之辨耳因魯論再有子路之問則知夫子在衛之時因魯論必先正名之說則知夫子處衛之志及觀樂記磬以立辨之說則知夫子在衛擊磬之由樂記之謂立辨與魯論之謂正名其意義正相合也

貨欲見而不見弗擾召而欲往何歟

聖人固不輕於徇人而亦不峻於拒人惟審其宜而已苟自常情觀之貨欲見而不見是不也弗擾召而欲往是不免徇人之輕也豈知聖人之行事則不然夫以貨與弗擾本均爲魯國強僭之陪臣然使其誠心果有慕於聖道則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也特貨之欲見者欲見而未有願見之實弗擾則致禮而來召矣此貨之誠心有未至而弗擾則已出其誠心故聖人於貨而不見於弗擾則欲往者此耳然而弗擾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知其人之必不能改也至於貨瞷亡而歸豚禮宜往拜然其誠心竟何在哉此夫子不得已而竟往焉遇諸塗而止雖見猶弗見也究而論之貨欲見而不見卒不免於往拜是乃不輕於徇人之中而有不峻於拒人者存弗擾召而欲往乃卒至於不往是又不峻於拒人之中而有不輕於徇人者在甚哉聖人之行事惟審其宜而已不然何以曰仲尼不爲己甚之志及觀樂記磬以立辨之說則知夫子在衛擊磬之由樂記之謂立辨與魯論之謂正名其意義正相合也

賢

互鄉童子見則與其進孺悲欲見則辭以疾何賢

聖人因不峻於絕人而亦不輕於與人惟盡其情而

已苟自常情觀之孰不曰互鄉之童子與其進是不
免與人之輕也孺悲之欲見辭以疾是不免絕人之
峻也豈知聖人之教人則不然夫以互鄉之童子本
難與言然潔已而來則其襲道之心亦誠矣誘而進
之安知不可長其善而救其失哉此夫子之與其進
也孺悲之欲見者意其欲見而未嘗見姑使將命者
以道其意則其誠心猶有所未至此夫子之辭以疾
也然而互鄉之童子雖既見矣與其潔不保其往與
其進不與其退蓋亦未始深許其全善特以是心至
斯受之耳孺悲之將命者雖辭以疾及其出則鼓瑟

而使之聞使知其爲不屑之教誨雖未見猶見也突
而論之互鄉童子雖見而不盡與之是乃不峻於絕
人之中而有不輕於與人者存孺悲未見而使之聞
歌乃是不輕於與人之中而有不峻於絕人者在甚
哉聖人之教人惟盡其情而已矣不然何以曰吾未
嘗無誨焉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
也何歟

觀人之術不可不尚乎言用人之法不可徒尚乎言
何則因言以觀人者兼善與惡而觀之也因言以用

人者專取其善而用之也兼善與惡而觀之者聞其
言善則知其人之爲正聞其言惡則知其人之爲邪
此所以觀人之術不可不尚乎言也專取其善而用
之者其言雖善未知其行之何如要當審其言行相
顧而後可此所以用人之法不可徒尚乎言也○吁
君子不以言舉人者用人之法也不知言無以知人
者觀人之術也觀人之術不可不尚乎言此所謂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用人之法不可徒尚乎言此所謂
君子不以言舉人也要之係乎有云吉人之辭寡躁
人之辭多此可爲因言觀人之法魯論有云有言者

不必有德此又可爲因言用人之戒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又曰不
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故君子以此
魯論有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又曰不患人之
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此兩章正與病無能不病不知
語意相合皆所以欲求其實也至若疾沒世而名不
稱者乍看似與上章相背熟玩則正與上章相發何
則有實斯有名不稱則無其實可知已故君子以此
爲疾者非疾無名也疾無實也言外之意學者不可
不察當時魯論於此兩章之下又繼之曰君子求諸

己小人求諸人先儒嘗謂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求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論至此極則聖人立言之旨固昭如也記言者豈苟云乎哉

子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莫我知也夫何邪觀聖人立言之旨或直其辭以示學者之勸或反其辭以發學者之問辭雖異而旨實同也嘗考魯論垂訓爲己爲人所以爲古今學者之殊求己求人所以爲君子小人之別以是知聖門教人大抵只是爲己

而已故學而篇首以不知不慍爲學者勉自是有不患不知之說又有不病不知之說又有不知之說曰不患曰不病正與不慍同一旨是固聖人切切於爲己之學屢言而不止也然憲問篇記夫子之言乃曰莫我知也夫似聖人亦不免於求知矣徐而究之夫子本以不怨不尤語子貢乃先以莫知一語發其問待其有何爲莫知之疑然後告以不怨不尤之說不怨不尤乃不知不慍之極功聖人果有毫髮求知於人之心乎要之不知不慍一語乃直其辭以示學者之勸莫我知夫一語乃反其辭以發學者之問辭雖異而指實同均之使人爲爲己之學耳

子曰不怨天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夫既以不得於天而不怨天此聖人之知天也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此天之知聖人也夫子轍環天下其爲困阨之遭者有若匡之圍蹇之害爲尤甚一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一則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者雖皆以天爲辭然其辭意雍容不迫初無毫髮怨天之意而隱然有人不及知天獨知之之妙寓其中論者惟卽此二節觀之則聖人之不怨天而獨以天爲知我者蓋可見已

封人荷蕢之見聞孰優

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天將以爲木鐸是乃見而知

之者也荷蕢者一聞擊磬而知其有心於行道是乃聞而知之者也或曰之二子者一見一聞得無淺深之辨乎嗚呼二子皆衛人彼見而知此聞而知均之爲知聖人者也及究其所以知之之實則不能無淺深焉何則聖人之道雖不行於斯世而其心未始一日忘天下聖人蓋本以兼善爲心也封人得於一見之頃遽稱其將爲木鐸而歸之天則其望於夫子者深而其知夫子者不淺但觀何患於喪一語則其拳拳救時行道之心爲何如彼荷蕢者一聞擊磬遽以有心稱之本未始不知聖人之心者奈何既而有鄙

哉之譏又且謂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然則聖人豈果欲求人知者邪深厲淺揭眞漠然而忘斯世宜乎聖人直謂果哉末之難矣以絕之愚嘗反覆二子議論之餘封人蓋亦以兼善天下爲心封人之心猶聖人之心也荷蕢者之爲心殆不過獨善其身耳豈能得聖心之同然者乎他日朱子集註於封人則曰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於荷蕢者則曰亦隱士矣然則朱子之於二子一直指其爲賢一特謂其非常人二子固見之淺深可知已合二子之聞見而論議者固不得不優封人而劣荷蕢也雖然荷蕢固非深知聖

四書疑節卷三　二十一

人者也然又豈不優於叔孫武叔之毀是又未可過爲春秋責備賢者之論

論語四

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又曰禹吾無間然矣堯舜禹三聖人之德一也而夫子之於堯舜兩有其猶病諸之論及於大禹則兩有吾無間然之論豈堯舜之聖反不禹若邪惟聖知聖抑何夫子之論若此也徐而考之夫子所謂堯舜之猶病者一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一曰脩己以安百姓皆推以及人之事

施雖博矣而常病其所施之未博濟雖衆矣而常病其所濟之未衆百姓雖已安矣而常病乎百姓之有未安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尙自以爲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竊考當時夫子發猶病之論一則曰堯舜其猶病諸其之一辭蓋指堯舜自視以爲猶病初非夫子直謂堯舜之猶病者蓋皆推以及人之事雖堯舜非不盡其心而常有所未足也

逸民凡七人而下文獨不及朱張何歟

此章大旨夫子盡因沮溺接輿丈人之徒皆忽然忘斯世者蓋力詆其非而莫之悟遂舉古之逸民凡七

人而其下愚舉夷齊仲逸惠連六子之行事乃曰我則異於是斯言也實非聖人深子之辭也當時所論六子既非聖人所深子則朱張之不論者必爲聖人之所予矣吾想夫朱張之大節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直可幾聖人仕止久速之時安知其不如揚子所謂仲元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者乎彼六子之出處旣與聖人異則朱張必與聖人無以異二者相形因其所論則可知其所不論者矣況先儒疏魯論者曰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與孔子同行故不論卽此而澄則前說庶乎其可信

柳下惠少連何以謂之逸民

大抵論君子出處之大節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之正此故也他日楊子或問嘗有以朝隱疑柳下惠夫楊子乃以戲顯爲高祿隱爲下蓋他有所激而言耳惠連誠可謂朝隱者也祿隱者也前賢嘗謂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大抵論其迹則有林藪朝市之分原其心則林藪隱也朝市亦隱也若曰隱之小大則未容輕辯

魯論逸民一章子曰以下乃夫子之言也子曰以上逸民七人之目是蓋當時素有此稱門人因記夫子之言而併及之初非吾夫子稱之以逸民也竊原夫

子立言之旨正爲當時有此逸民七人之稱健人或非其倫大不滿於夫子之意故夫子特舉伯夷叔齊與一語以畧許之謂柳下惠少連謂虞仲夷逸此二謂字正指時人之非謂者皆不得其當也愚觀逸民七人之中夫子獨置朱張於不論自夷齊之外惠連且爲牖師之命初非隱而在下之民願安得而謂之逸然自其心論之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由然而不失其正其平生之所以養可知已不羞不卑初不以就爲榮不怨不憫初不以去爲辱不以三公易其介初不爲富貴之所淫自非甘心於遺佚能之乎然則惠連之爲人論其迹似不可以逸民稱原其心出於夫子之言則惠連之不足爲逸民者正無足疑

也論者但觀子曰以下數辭則聖人評品之意斷可識已

作者七人舉其目不列其名何歟

或謂荷蕢荷蓧晨門封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是也或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又或謂作者之謂聖七人指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是也繙嘗論之以作者二字而言則作者謂聖之說固源然門人會集論詁多以類從正當從上下文爲證可也按上章言賢者四辟下章言晨門荷蕢則此章當作隱者爲是但荷蕢七人之說皆牽合逸民七人之實行矣要之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成物之事也成已非劣成物非優各盡其當然之道而已

商賜言詩孰優孰劣

子貢因論學而仰詩者蓋因聖人一時之訓誨而偶有會於詩中之意趣子夏因論詩而知學者蓋平日素有得於詩中之意趣特於此取正於聖人耳是故聖人所以稱子之者於賜則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斯言也蓋稱其因告之而能知之也於商則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則當時言也偶專指當時而言則包氏之說近之矣特封人本亦以得時行道爲心初不與彼六人同行愚意當以微生畝易之可也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合而言之曰荷蕢荷蓧晨門微生楚狂接輿長沮桀溺如此則庶乎其得之矣

孔文子公叔文子皆謚曰文有無優劣

夫子之論孔文子則曰是以謂之文也蓋因有所問而爲是答之之辭論公叔文子則曰可以爲文矣蓋因有所聞而爲是稱之之辭聖人固皆深許之矣釋者於孔文子則稱謚法以勤學好問爲文於公叔文子則稱謚法以錫民爵位爲文二說可謂皆得二子之實行矣要之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成物之事也成已非劣成物非優各盡其當然之道而已

商賜言詩孰優孰劣

子貢因論學而仰詩者蓋因聖人一時之訓誨而偶有會於詩中之意趣子夏因論詩而知學者蓋平日素有得於詩中之意趣特於此取正於聖人耳是故聖人所以稱子之者於賜則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斯言也蓋稱其因告之而能知之也於商則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則當時言也偶專指當時而言則包氏之說近之矣特封人本亦以得時行道爲心初不與彼六人同行愚意當以微生畝易之可也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合而起發我之志意也即

此而觀則二子詩學之優劣可知已大抵聖門自顏子而下顯悟莫若子貢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要之子貢天資雖高而不及子夏學力之固故他日子夏之詩學卒有傳而子貢之詩學無聞焉家語明稱子夏習於詩能通大義是則子夏之詩學優於子貢遠矣

夫子嘗以焉用佞論仲弓又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何歟

聖人立言有出於詼人之正論有出於感時之激辭不可以槩論也○蓋當時以佞爲賢或人稱仲弓之

仁而以不佞爲短聖人乃正其說而斥之曰焉用佞焉用佞重言之所以深鄙之也至若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之論此蓋聖人深有感於當世奸諛之甚不免爲是憤激之辭耳聖人豈與之哉要之聖人謂仲弓之焉用佞者出於詼人之正論謂不有祝鮀之佞者出於感時之激辭議者未可合此而爲同異之疑也

子曰焉用佞又曰惡夫佞者微生畝以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亦有齒德而隱者

爲佞乎疑夫子何歟

也其或以佞議夫子者蓋以其身之出處與聖人異故所見左耳夫子答之禮甚恭而辭甚直其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蓋非惟夫子足以自解而亦且深有警微生之失聖人之言旨矣哉何則士君子出處之道大要有三過於徇時者失之佞過於矯時者失之固惟不徇不矯乃適於義吾觀微生畝之爲人正聖人之所謂固者也聖人之時止久速唯其可者與世推移正適於義自微生視之乃以爲佞蓋佞亦與義相似故夫子嘗謂惡佞恐其亂義也夫子惡夫以佞而亂義微生畝乃反指義以爲佞蓋錮於一已之私

而不之覺耳雖然微生之言曰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其辭蓋疑焉而不決蓋非敢必以聖人之爲佞亦未爲不知聖人者也論者未可輒設議微生之爲妄

古人之言有決辭有疑辭決辭者固可以爲必然疑辭者未可以爲信然學者亦揆諸理而已○合是三章而論之曰焉用佞曰惡夫佞其爲辭也皆決是乃確然一定之理也無乃爲佞乎者其辭疑微生豈誠以聖人之爲佞哉竊詳微生之辭意本知佞之非矣特錮於一已之偏遂過疑夫子之爲佞故夫子無復

致辨而止以非敢爲佞以解之論者但觀夫子非敢爲佞之一辭則其平時所謂焉用佞惡夫佞者質諸此而益信乃微生畝無乃爲佞乎之疑辭者奚庸辨

子曰君子道者三及答司馬牛問君子則舉二

遺一何歟

夫子所謂君子道者三乃古今天下之通論也其答司馬牛君子之問舉二而遺一者僅爲司馬牛一人而發耳何則聖人答問之間於其所未至者不容不加勉於其所以至者付之忘言可也愚觀司馬牛之爲人兄難爲亂二弟與俱牛獨卓然有見而不從卽故魯論此兩章大旨異處只在無字與勿字上勿者使然而然賢者勉行之事無者自然而然聖人安行之事此夫子之答子貢雖以勿施於人告之至於子貢自謂無加諸人則未易輕許之也程子嘗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也當時程子雖不正舉此兩章並論而別引中庸之語然卽此可類推已朱子嘗論無者自然而然勿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斯言盡之矣雖然勿施於人聖人固明指其爲恕及答仲弓之問亦以此爲求仁之方矣蓋始則勉焉而使之勿及其至則安焉而出於無無者勿之極至勿者無之積漸二而一之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夫子嘗以誨人不倦自謂矣又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似有倦於誨人之意何邪

孔門弟子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述而一篇多記

聖人誡已誨人之辭篇首有曰誨人不倦篇末亦曰誨人不倦是則聖人之誨人蓋每以不倦爲心然篇中有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似又有倦於誨人之意何歟吁誨人不倦乃聖人誨人之本心故篇內有謂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蓋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此章既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下章乃記憤啟悱發之論以及舉而不復之說蓋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於此尤足見聖人誨人之所以不倦也苟徒誨之而已矣則

阿書疑節卷四

誨諄思藐何益之有必待其憤悱之誠既至而後加夫啟發之功舉一隅而知以三隅反然後復以告之則其學力之進蓋將沛然而莫之禦矣向使聖人之倦於誨人則吾但舉以告之豈復計其有所反否立言垂訓之頃豈能反覆開諭至如是之詳切哉甚矣聖人誨人之心爲不倦也遮而一篇首末兩舉誨人不倦之說故篇中凡及誨人之事者無非發明其所以不倦之方於此尤足見門弟子之善記言也

聖人不徒自述其教人之心而且備言其教人之方爲三者坦然而甚明矣大槩三者之中辭氣別爲一端固無足疑其所疑者惟容貌顏色相近似而其實

三十二册 弘治版 45B

有不同先儒釋子之燕居一章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是蓋以容色對稱容自容而色自色者信已程朱二子於此章皆釋之曰容貌舉一身而言顏色正自有別或者反因此以致疑不可也

四勿於五事何以獨不及思

嘗考先儒傳釋之說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然則四勿雖不言思而所以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卽思也伊川嘗論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此二語實盡其要南軒嘗援此以論不言思之故○

通書有曰仁義禮智四者視聽言貌動靜無違之謂純朱子論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四者之實也要之通書之謂無違卽魯論之所謂勿蓋皆以思爲主也由是而論四勿雖不明以思言而思在其中矣不然視聽言動何以皆九思中之一事耳

戰者子之所愼及其答衛君問陳則曰軍旅未學也如曰可以卽戎可以去殺皆軍旅之事也如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又極言不教而以致疑不可也

戰之樂也如答子貢以足兵稱子路以治賦此得非軍旅之事乎如靖哀公之討陳恒非季氏之伐顓臾以至論征伐之所自出又得非軍旅之事乎然則信以爲聖人未嘗學不可也子路嘗有子行三軍之問夫子告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說卽此可見聖人愼戰之實惡得謂其軍旅之未學哉竊考聖人之於

衛靈往來其國不爲不久其於聖人功作威儀之間夫豈懵然無所觀感乃於聖人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且專以陳爲問聖人知其志之不可化乃對以未學而去之然則軍旅之事本非聖人所未之學特以衛靈之無道而不輕以告之於此尤足見戰爲夫子之所愼者益信矣

戰爲夫子之所愼門人所記爲得其實但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語觀之則可見矣至於自稱軍旅之未學者非眞未學也特不輕以語衛靈耳如魯論所載夫子平日之言有及於軍旅之事者猶曰托之空

言未見其行事之實也且如夾谷之會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此皆靈之問陳徒知兵而不知禮故矯其失而爲之說曰夫子於軍旅之事其已試之效矣卽小可以觀大曾謂夫子果未之學乎要之文事武備蓋本相因夫子於文事既有餘武備正不待學而能之矣今也答衛靈之問深慮無道之主彼旣好之又從而告之則適以滋其窮兵黷武之禍爲益甚故宜諉之以未學至此尤足見戰爲夫子之所愼也

籩豆之事曾子以爲未俎豆之事夫子以爲嘗聞何邪

曾子之答孟敬之上文有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以道德之事與籩豆之事對言也道德在內籩豆在外自道德而視籩豆則以籩豆爲末者固宜夫子之答衛靈公下文有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是以武備之事與文德之事對言也文德爲先武備爲後自軍旅而視俎豆則不以俎豆爲末者亦宜要之曾子所言君子之學夫子所言者國君之政此其立言之旨意各有所重論者豈遽可以差殊觀哉

籩豆之與俎豆均之爲禮器也然此特器數之末非學者之所當急曾子之說本爲通論而夫子之論云然者正有子所謂夫子有爲言之也何則夫子因衛靈之問陳徒知兵而不知禮故矯其失而爲之說曰俎豆之事則嘗聞軍旅之事則未學他日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夫子夫子亦曰籩豆之事則嘗學甲兵之事則未聞正與此二語相合皆有所爲而言之耳要之曾子之言爲學者設乃萬世之通論夫子之言爲時君設乃一時之激論後之爲學者則當專以曾子之言爲法爲政者則又當以夫子之說爲心議者要不可膠柱而鼓瑟

難矣哉二章局異

魯論一書夫子兩有難矣哉之嘆難矣者艱得之辭嘆其難乎爲善而易爲惡聖人爲學者慮深矣嘗合兩章論之一則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則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二章立言大抵相似其大旨孰輕孰重抑無所輕重與吁二章而視俎豆則不以俎豆爲末者亦宜要之曾子所言大旨正所以迭相發而互相補未可遽以輕重觀也何也羣居終日曰言曰行蓋指其發於外者言也飽食終日專曰用心蓋指其動於中者言也羣居終日之際所言不及於義所行專好小慧則其發於外者皆不誠飽食終日之餘不能操存其心泛然而無所

三十二冊張三版
45A

用則其動於中者必不善聖人於此皆示以難矣哉
之戒正有望於學者制外安內之交盡其道二章大
旨迭相發而互相輔初果何輕而何重哉吁是固然
已學者求所以制外安內之道將何如亦曰君子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正當以坤文言爲之法
已矣予二章同異
魯論一書夫子兩有已矣乎之嘆已矣者絕望之辭
嘆其終不得而見之聖人之爲學者慮深矣嘗合兩
章而論之一則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一則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二

章立言大抵相似其大旨孰輕孰重抑無所輕重與
吁二章大旨正所以迭相發而互相補未可遽以輕
重觀也何也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蓋指夫惡
惡而不能改者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蓋指夫善善
而不能勉者也過則不知猶可說其一旦之或悔今
既見其過矣乃不能反已以自訟則將終其身而弗
之改以德而不好猶可望其他日之或悔今既知德之
可好矣乃不能如好色之必誠則將終其身而弗
勉聖人於此皆示以已矣乎之嘆正有責於學者好
善惡惡之各盡其道二章大旨迭相發而互相補初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大學

知止以下曰定靜安矣然又曰能慮而后能得何與

此數語雖一貫說來却當分作兩節看知止以下是說平時所知如此能慮以下是說臨事而行之者如此也惟其平日知得所止者當在是則此志有所定向矣志有定向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吾身隨所處而安矣曰定曰靜曰安皆指未與事接而不自安是以定靜安三者固爲知上之功效而未始見於用也及其事至物來身與之接必須詳審思慮而後得其所止之地如平日知爲子當孝爲臣當忠及事君親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後得所止其的亦奚取哉平時於此理知所當止之地則心有定見所見既定則心不爲外物之搖奪所以能靜心既靜則吾身隨所處而安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自安是以定靜安三者固爲知上之功效而未始見於用也及其事至物來身與之接必須詳審思慮而後得其所止之地如平日知爲子當孝爲臣當忠及事君親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後得所止其的亦奚取哉

本末始終先後果何所指

大學有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章句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言之可謂明矣然按經文求之此雖結上文兩節而亦所以引下文兩節其爲本末始終先後六者之義皆昭然也何也初言古之欲明明德以下明治齊脩正誠知格皆揭逐節事目字在上自流遡源以求其本蓋申言事有終始必有始也次言物格而後知止以下物格意心身家國天下皆舉逐項物件字在上自源徂流以明其效蓋申言物有本末由本而末也以此知止者知其所止如射者之省其的之所在而未至於中非親行之惟艱學者不可不勉

而論則曰事曰物既有分別終始本末亦有倫理且先字引下文六個先字後字引下文七箇后字尤爲明白於此亦所以引下文兩節之意者信矣

物有本末與格物之物同異

經曰物有本末又曰致知在格物二物字本無二義而末爲輕何以言之經曰物有本末則以明德新民爲本新民爲末是蓋先明德而後新民也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上文明謂脩身爲本是蓋先脩身而後及國家天下也蓋之十章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外本內末爭上文言之蓋爲治之道以德爲本者在其所當重以財爲末者在其所當輕今也外其民之外學者又果何所事乎朱子章句於格物之下釋之於致知在格物則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是爲事物之物又非指德與民也然則二物字有異義歟吁事物之物初豈出德與民之外乎明德新

釋曰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是則朱子於格物之物固明以物猶事也言之矣然朱子語錄嘗謂物與事對言則事自事物自物獨言則兼事在其中由此推之上文物與事對言者物字本止是指德與民而言事字則是指其所以明德新民者而言特物以本末言之不得不以明德新民析之也下文專以格物言者則是從人事上說來正是求所以明德新民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云者亦只於明德新民上今日窮極得此一事明日又窮極得那一事豈於明德新民之外而他有所謂事

哉論至此極則朱子釋二物字初不見有異義也

經傳言本末者四同歟異歟

經所謂本末者二皆以先後之序言也本爲先而末爲後傳所謂本末者二皆以輕重之倫言也本爲重而末爲輕何以言之經曰物有本末則以明德新民本新民爲末是蓋先明德而後新民也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上文明謂脩身爲本是蓋先脩身而後及國家天下也蓋之十章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外本內末爭上文言之蓋爲治之道以德爲本者在其所當重以財爲末者在其所當輕今也外其本而內其末則失其重輕之倫矣合而言之本末云者或以先後言或以輕重言皆不過重者所當先輕者所當後後先輕重一而已矣大學之道必以知本爲務本既舉而末自隨故傳之四章釋本末者必以此謂知本結之良有以夫

經何以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

大學一書先儒嘗以三綱領八條目釋之章旨固粲然明白在一已之明德新民者所以明在人之明德止至善者又言明在已在人之明德皆當止於至善也

八節目之中脩身以上明在己之明德也齊家以下
明在人之明德也故經文首舉八節目謂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正以見下文八節目皆出於明明德
之事特其間不能不微有人已之間耳先儒釋之曰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斯
言蓋盡之矣或疑此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
下明明德乃爲已之學於天下何與焉吁此本無足
疑也前言在明明德者雖曰明在己之明德而在人
之明德亦在其中此言明明德於天下者正言明在
人之明德也豈特平天下爲然哉治國齊家無非所
以明其明德則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雖不以平天下言而平天下
之道實出於此故傳文嘗舉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以明在人之明德也此乃聖人言外之意自可以類
推倘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矣雖然傳舉平天下者特舉其
正所以經傳互相備也雖然傳舉平天下者直舉其出治之本
致治之效經言明明德於天下者直舉其出治之本
舉出治之本者其旨深舉致治之效者其旨淺此其
爲聖人賢人之言歟不然聖經先賢傳發之久矣

八條目何其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兩語獨異
古之欲明明德以下自流溯源以求其本物格而后

知至以下自源徂流以明其效八條目上下交互莫
不兩易其說然明治脩齊正誠皆以欲言獨於致知
則直曰致而不曰欲治齊脩正誠致皆以先言獨於
格物則直曰在而不曰先此致知在格物一語爲可
疑物格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皆不過易轉一字
言之獨於知至則不仍用此致字而別易此物格而
後知至一語爲可疑以愚觀之通論八條目則致知
格物最是第一關處故其立言頓挫不曰先曰欲以
綴其辭乃一言以蔽之曰在參諸傳辭有謂脩身在
正其心齊家在脩其身治國在齊其家平天下在治
其國正與此同一語意在字較之先字意最緊切又
參諸篇首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之云者皆
指學者喫緊下工夫處豈徒曰欲曰先者比哉至若
上以致言者末然而欲使之然推而極言之之謂於
以至言者已然而出於自然造乎其極之謂於此正
足見其上言本而下言效也至於平天下一節初言
欲明明德於天下末以天下平言之亦與上文不相
應蓋八條目之效先莫先於知至大莫大於天下
平故於此兩節特異也究至此極八條目之中先言
其本繼言其效獨於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兩語迥別

此正聖人極力提醒學者處學者不可不勉

傳釋明明德引書曰明德又曰明命何歟

曰德曰命本無足疑所疑者二明字有不同耳何則經所謂明明德二明字本有二義上一明字是用力使然之明下一明字是本體自然之明其義固判如也傳內所謂命卽所謂德蓋人得此理於天則謂之德天畀此理於人則謂之命命外無德德外無命其理一而已矣所謂克明德克明峻德及下文總結曰皆自明也此三明字皆是釋上一明字獨于明命之明乃是釋下一明字此所謂明命卽經所謂明德也

究至此極曰德曰命辭雖異而理實同諸明字字雖同而義實異審乎此則經旨自粲如矣

致知格物无傳不知其所謂物與知何耶

大學經傳互相發明獨於致知格物之傳不存竟不知所謂知者何所知所謂物者又何物耶要之傳既不存求之經文斯得之矣此物字卽經所謂物有本末之物此知字卽經所謂知所先後之知物者卽天下國家身心意是已知者不過知此平治脩齊正誠之理而已豈六者之外別有所謂物與知哉先儒皆謂傳有此章而今亡矣或者原無此章亦未可知也

傳釋致知格物至于平天下皆兼舉先後而言

六章乃特舉誠意何耶

上章釋致知在格物出于朱子所補者姑勿論七章以下各舉先後兩節而互言之正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心又爲身之主此其心身家國天下二者皆當相合而不相離也至於誠意一節經文雖皆具言先後之序然意者心之所發其所以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何莫非出於吾心所發之意耶故曾子於此特舉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末又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朱子嘗謂此章

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斯言爲得之矣雖然六章專釋誠意者無足辨五章兼釋格物致知者有可疑何則誠意旣出專釋格物致知亦當折言之也愚恐聽訟无訟數語本在致知傳內先儒特因有所謂知本遂指此以釋本末要之本末正不必傳也合於四章釋所謂格物五章釋所謂致其知者如此則正與第六章專釋誠意者相合通十章而論之前三章分釋三綱領次三章專釋三條目后四章兼釋五條目如此則文義各相類而傳釋爲始備矣

誠意章論小人陽善陰惡而亦以誠於中自之

誠者眞實无妄之謂先儒有是言也然以此而論則出於天理之自然當純乎善而死惡也及即人心而觀之爲善者有實有虛爲惡者亦有實有虛豈可槩指誠爲有善而无惡耶特專以善言則可釋之以眞實無妄兼善惡言則但可釋之眞實而未可以無妄言耳朱子大學章句於誠意云者止釋之曰誠實也其亦有見於此矣按傳之六章釋誠意兼善惡而論於人心最爲切至初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蓋謂好善惡惡之出於誠也其下申言小人陰惡而陽善斷

之以誠中形外此誠字蓋指實有是惡於中而不能揜於外原其立言之意蓋欲使學者因彼之實有是惡者不容揜則知人之實有是善者亦然夫如是烏敦不思所以慊其獨而誠其意邪聖賢君子啟迪學者之意深矣論者安得謂其陽善陰惡而不當例以誠於中者目之哉竊嘗論之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同此誠也特中庸之謂誠身者專以明善言故其於天理也純大學之謂誠意者兼以善惡言故其於人心也切後之學者要當先以大學之誠意而省察之然後於中庸之誠身而操守之則誠於中者無不

經傳先字在字同異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言平天下何歟

大學八條目具見諸經初則遡言其本次則順言其效各以先後言之明矣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者今亡矣六章專釋誠意與別章例不同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脩身齊家十章釋治國平天下章首皆以在字易先字九章釋齊家治國章首雖仍以先言而章末凡兩以在字易之曰在曰先其義有以異乎呼無以異也以次第言則曰先以工夫言則曰在經文

通舉八者而總言則遂節以先字言之辭順而序明傳文各舉二者而專言則每事以在字言之辭謹而意的學者合經傳而觀之乾知所以循次第次知所以以下工夫望賢淑人之功大矣至若經文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傳乃易之以平天下在治其國似有不同然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正欲天下之人無有不明其明德此即所以平天下也以明明德言者其事頗以平言者其辭約參而求之可也況傳之曰在曰平者豈傳文創爲之說哉經文梁三綱領於篇首三在字之義爲至嚴歷舉八條目而遡言其

本致知在格物蓋亦以在字易先字矣歷舉八條目而順言其效往往皆易置一字而言之惟明明德于天下則易之曰天下平然則傳文此二字之變易皆已見之經文矣援經證傳夫何疑

傳之七章八章皆枚舉病證而不及其方

大學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言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而不言所以正之之道八章釋脩身齊家言人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焉而不言所以脩之之術或者遂疑其枚舉病證而不及其方學者當何從而用力歟吁盡亦考之經之有爲戒論齊家在脩身則以五者之辟爲戒但各

文斯得之矣經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誠意即所以爲正心之方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即所以爲脩身之方也然則誠意所以爲正心之方也將何如上章釋誠意揭必愼其獨二語以爲訓乃其要也正心所以爲脩身之方者將何如上章釋正心揭心不在焉一語以爲戒乃其要至如四者之不正五者之辟則其病處用力攻之是即所以爲治病之方矣泥於有之失其失在念慮陷於辟之失其失在事爲先儒嘗謂忿懥之類在心上理會親愛之類在事上理會學者能於心上省察而不泥於四者之有則心無不正於事上警省而不陷於五者之辟則身無不脩脩身正心之方不出於此究其要亦惟曰誠之爲貴

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何以皆言正心之事

按此章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既主於心而皆以辟言之誠若專爲正心發也豈知上章釋正心已謂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矣上章論四君子必誠其意正心脩身章末結之以此謂脩身在

者之有皆止稱一所字是蓋指其心與物接時方萌於中者言之也此章五者之辟皆一一稱以之其所是蓋指其身於物接時已交於外者言之也且五者之辟殆皆出於好惡之偏正脩身齊家之大節目處昔嘗有問朱子曰大學脩身齊家章而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爲惡以曲爲直可謂之脩身乎此數語正論上五者之辟學者要當于此用力以爲脩身之先務可也復何疑哉

傳之九章首言孝弟慈三者而其下止引書釋曰書云慈而不及孝弟何歟

大學傳之九章曰孝曰弟曰慈乃齊家之事正以見齊家者此曰事長曰使衆乃成教於國之事正以見齊家之事曰事君理治國者亦此理也於是援康誥如保赤子之說以明立教之本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乃所以使衆也然上文兼舉孝弟慈三者而其下止引書釋慈而不及孝弟何邪蓋人之事親敬兄者乃夫人之良知良能不待申言之可也然慈幼之心亦非外鑠而有待於强爲者故舉末有學養子而后嫁一語以警發夫人之良心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前章論老老長長

古今論財之善未有如大學之書初以德與財相配而言次以財與道相貫而言先後緩急之論發明殆無餘蘊○德財本末之論正言當先德而後財初非以財爲末而可廢經詳此章大旨首言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只此數語可見其先有德而後有財也其後所謂生財有大道道卽德也此言有大道正前所謂有德是也此言生財正前所謂有財是也先言有德而後言有財者自本而徂末也先言生財而後言有道者由末而遡本也反覆玩繹旨意正互相發初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對而論之甚言財之有係於民者若

三十二册 43A

此乃謂貨悖而出正以結上文外本內末之所以失也次舉以財發身以身發財對而論之甚言財之有係於身者若此乃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又以結上文生財有道之所以得也合而論之初則以財配德而言次則以財貫道而論其實同一揆耳不宜惟是及其末也疊以義利互論利卽所謂財也義卽所謂道與德也章末兩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卽此可以觀大學之所以有德而后有財生財之有大道矣不然大易聚人曰財之論何以申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中庸

天命謂性之下曰率性曰盡性曰尊德性不同何歟

率者循理之謂人生而後各循其性之自然此通上下而言也盡者極其至之謂巨細無一之不盡此指聖人之事言之也尊者恭敬奉持之謂所以存養其心此指賢人之事言之也尊德性直指君子言之盡性則曰惟天下至誠爲能之即此可見其有聖賢之造於盡性之極則不惟已性之能盡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他日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蓋故者本然之善利者順也順其本然是即率性之謂亦通上下而言也盡心知性以知天是即盡性之謂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是即尊德性之謂賢人之事也中庸性學淺深之論證諸孟子而益見

前後二性教同異

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以三句作一貫說來推原性教之所從出蓋指性教二者之名義云爾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以兩句相對說推原性教之所由分蓋指性教二者之功用云爾故首章曰之謂性之謂教後章曰謂之性謂之教學者但即之謂謂之兩字觀之大旨蓋可見矣要之凡言性者出於天理之自然凡言教者出於人事之使然此曰性曰教之所同也合此兩章而論之天命之謂性者天下之所同以誠明謂之性言之則聖人之所獨脩道之謂教者聖人之事以明誠謂之教言之則爲賢者之事論至此極則二章之

言性教彼此不免互有淺深高下之殊然皆先性而後教於此又見性者教之本而教自性中出也後之學者欲明二者之名義而求二者之功用將何如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

篇首三語以性道教兼言之誠明明誠乃止言性教而不言道何邪

中庸何爲而作邪子思憂道學失其傳而作也篇首揭性道教三語以示其綱領下文不復申言性教之何如直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於道之不明不行尤拳拳焉味其辭旨蓋謂性者道之

所從出教者道之所自行無非所以明斯道也及觀誠明謂性明誠謂教之論乃止言性教而不及道何歟吁中庸明道之書顧安有舍道而不言者哉此章之於道非不言也不言乃所以深言之也何也先儒釋此章者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按章首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次舉天下之達道五以至於facing乎上信乎朋友順親誠身皆曰有道然後結以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子思承上文而復舉誠明明誠二語雖不同明以道言而道在其中矣故集註明謂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自此以下皆子思反覆推明上章之意每章章旨不易初非中之外道言以誠言居其半蓋誠之一字爲中庸一篇之樞紐書中舉天道人道之下申以誠明明誠之語篇首性道教之妙用至是發之無餘蘊矣

中和中庸二中字同否

中一字有二義有性理本然之中有事理當然之中不偏不倚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是也及其既發隨時取中無過不及所謂君子而時中是也要之中和之所謂中者性理本然之中是體事理當然之中是用合體用而觀之二中字豈二理哉當時子思子作中庸終篇極言中庸之道而章首必先舉中和二字言之正所以明其體立而後用行也中和大本之中蓋自天命謂性一語中發來中庸時中之中蓋自率性脩道二語中提出中庸時中之中實自中和大本之中爲之體中和大本之中發而爲中庸時中之中是乃由體而達用其理一而已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一言以蔽之曰中可也

中庸二字何以析言而偏舉之

中庸云者正指此中之道常久而不易初非中之外他有所謂庸也子思子因之以名書要不過闡明此中之道而已故中庸之中大旨只在時中也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體用均此中耳時中之中惟其無時而不中此中庸之所以爲中庸也或者徒見中庸二字可相合而不可相離遂謂中和時中言中而不及庸庸德庸言庸而不及中何與豈知程

子以不偏釋中不易釋庸其下復以正道定理對言誠若中自中而庸自庸二者似不可以偏舉然先儒嘗論程子正道定理之說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中字只是一箇恰好道理爲見不得是亘古亘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此數語可謂明且盡矣朱子語錄有謂有中而後有庸者有謂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者又有謂未有中而不庸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是蓋一貫之論而猶未明也侯氏謂中可常也可常則久矣輔氏謂惟中故平常中即平常也此二說者蓋互中庸二字正言之矣徐氏謂中而後常不中則不

能常范氏謂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可常矣過與不及則不可常此二說者蓋又兼不中則不庸反言之矣以至朱子集註乃謂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然則曰中曰庸雖二義而實一理中即庸也庸即中也言庸則中寓其內言中則庸在其間偏舉而言之何傷哉況時中一語正以發明君子之中庸曾謂其言中而不及庸乎以性情言則曰中和以德行言則曰中庸中庸中和也者天下之達道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非庸乎至於庸德庸言雖不及中下文有謂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此正所以俯就企及以求合乎無過不及之地非中乎要之中之外無庸庸之外無中唯中故庸中庸本一理也

擇中庸依中庸同歟異歟

中庸一書大抵以知行言也與知與能行對稱三知及三行並論道之不行以行言道之不明以知言大抵不出於知行二者而已所謂擇乎中庸者是就知上說依乎中庸者是就行上說以地位言則依者造道已深而擇者未及於造道以工夫言則擇者用力尤難而依者不待於用力是故擇中庸者誠之者之事也誠之者擇善固執固所以爲中庸之擇誠者從容中道即所以爲中庸之依夫子於擇乎中庸則申之以回之爲人依乎中庸則申之以唯聖者能之即此可見其爲聖爲賢之別矣然聖賢豈二道哉始於擇而終于依同此一中庸之道也

位育化育同異

前言位育者天地與萬物而爲二後言化育者天地對萬物言合萬物而爲一何則前言位育者以天地之蓋天地位而後萬物育也後言化育者止言天地

而不及萬物盡萬物圖於化育之中矣要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得其位天地之氣順則萬物遂其育皆自天理體用中來也首章以致中和並言之中者大本和者達道原以體用相對而言故下文亦以天地位萬物育對言之也兩章章首皆以至誠言之二十九章是從裏面說出來盡其性是說體盡人物之性是說用三十一章是從下面說上去經綸大經是說用大本是說體兩章皆以體用相貫說故論天理之致驗亦以天地之化育包言之

也論至此極則天地之位係乎吾道之體萬物之育係乎吾道之用道之體立則天地位道之用行則萬物育體用兼盡則天地化育之功全矣

贊化育知化育優劣

二章章首皆以唯天下至誠舉其端一言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則終以贊化育其一言經大經立大本而終以知化育蓋盡性非出於經大經立大本乃所以盡性其理一而已矣贊化育以事言知化育以心言蓋本無所輕重然於贊化育之下曰與天地參是則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聖人配天地而爲二知化育之下曰其淵其天是則天地其聖人聖人其天地天地合聖人而爲一故朱子章句於三十二章至誠之下謂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卽此而論則曰知之功深而曰贊之功淺昭然而甚明也

二大本同異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初豈有二本哉要之前後所謂大本者一也大本者何此理之全體是也首章專言大本者指此理自然之本體也末章多一立字乃指此理本體之所以然也其理則一而已矣前言大本

者主乎中中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後言大本者主於誠誠卽至誠無息之誠正所謂誠者天之道也無過不及之謂中眞實無妄之謂誠惟誠故中惟中故誠此二字乃中庸一書首末之綱要夫豈有二理耶前言大本者指自然之全體由體而達用則下文所謂達道是也後言大本者指全體之所以然體立而用行則上文所謂大經是也論至於是則前後所謂大本者一也特其所以言之下曰與天地參是則天地之大本及論達道大

經亦曰天下之達道天下云者謂人有生均有此理自天子至於庶人天下之所同也

二達道同異

和者天下之達道蓋自人之常情言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蓋自人之大倫言之也夫自人之常情觀之孰無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者乎此其爲天下之達道也又自人之大倫觀之孰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者乎此其爲天下之達道也前所謂達道以大本對言之大本主於內達道主於外後所謂達道者以達德對言之達德主乎內達道主乎外道

貫體用而論天理之功用本皆異辭而同旨者也

天下之達道五夫子乃止謂君子之道四何歟

經綸爲致和本立爲致中如是則立大本者卽中之所謂大本經綸大經者卽和之所謂達道矣且中庸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先儒又謂大經者五品之人倫是卽所謂五者之達道矣要之二大本皆言道之體也前達道指言道之用後大經亦指言道之用也特前所謂大本達道者先體後用而順言之後所謂大經大本者先用後體而遡言之前以中和而分言是蓋析體用而辨天理之名義後以至誠而統言是蓋

達道云者通上下而言無古今無貴賤無知愚賢不省本夫人之所同故歷舉五者而謂之天下之達道也至如君子之道四正未能一焉其大旨蓋謂事父事君事兄與朋友先施之道吾所以求諸他人者反諸己皆有未能此乃聖人以責人之道責己而爲是自反之辭爾其於夫婦之道正無所施以自反焉故於此獨不及也要之天下之達道五乃泛求諸人之論故五倫並舉而無遺君子之道四乃自反諸己之論故五倫有一之或略道之爲道則一而已矣況上章論君子之道則首明其造端乎夫婦下章論君子

曰達道何耶

首章所謂大本達道者中也和也三十二章曰大經大本而不曰達道者大經卽達道也何也先儒嘗以

之道則又引妻子妻孥之詩是則夫子論君子之道者夫婦未始不列其間特於此自反之辭不之及耳易吾夫子之所係詩吾夫子之所刪禮吾夫子之所定易重咸恒詩始二南禮重大昏至此益足證夫婦之道爲最重

至誠至聖同異

周子嘗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知乎此則聖卽誠也誠卽聖也中庸言至聖者一而言至誠者三惟三十二章舉天下至聖而言大經大本者與三十一章舉天下至聖而言聰明睿知者二章相承

先儒嘗謂至聖以德言至誠以道言析之明矣今觀上章論至聖也章末結之以故曰配天蓋誠者天之道至聖之配天亦惟其誠而已於此見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也下章論至誠也章末明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於此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也合而證諸周子之說聖誠而已矣此

至聖之德無不主於誠誠者聖人之本此至誠之道所以誠乎聖聖以德言誠以道言其理一而已矣雖然至聖以如天如淵言至誠以其天其淵言似不能無淺深之間及究其極至聖之德言其用至誠之道言其體以用言則人與天合故以配天言之則人與天一故直以天德名之溥博卽浩浩也淵泉卽淵淵也二者未可以差殊觀

至誠兩章同異

中庸論天下至誠者有二一則以盡性言之一則以經大經立大本言之夫所謂性卽所謂大經大本也所謂盡卽所以經曰立特前章三言盡信者是從裏面說將出自微而至顯後章言大經大本者是從下面說上去由博而反約故此二章于天地之化育一以贊言而曰可與天地參一以知言而曰夫焉有所倚蓋亦各指上文言之耳何則贊以事言尚有形迹之可擬故曰可與天地參此指至誠之用言也知以心言初無方體之可名故曰夫焉有所倚此指至誠之體言也合而論之贊非不足知非有餘可以泰者非劣焉有倚者非優體立而用行其理一而已矣

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同異

上章舉天下至聖言其溥博淵泉則曰如天如淵下章舉天下至誠言其淵淵浩浩則曰其淵其天且于如天淵之下章末復以故曰配天言之則可見其人與天合其天淵之章末直以達天德者言之則可見

其人與天一 然則天淵不特如之而已至誠之與至聖其亦有所優劣乎吁至聖以德言至誠以道言初豈有二理哉蓋溥博淵泉卽淵淵浩浩者之用淵淵浩浩卽溥博淵泉者之體以體言則曰其以用言則曰如初不可以是而爲優劣之辨也

高明配天峻極於天溥博如天浩浩其天章字旨同異

高明配天峻極于天者皆是指天之高以比道之高蓋以道之體言也溥博如天浩浩其天者皆是指天之大以比道之大蓋以道之用言也道之體若是其高而聖人自聖人不過配之而已也如天云者天自天矣聖人其天矣非特配之而已也如天云者天自天而論則於體用之中又各有淺深焉配天云者天自天而聖人自聖人不過配之耳極於天者天其聖人矣聖人其天矣非特如之而已也以道之體而論自高明配天以至於峻極於天則其高者益以高以道之用而論自溥博如天以至於浩浩其天則其大者益以大論道之妙復何以加於此哉雖然此猶未也曰高明曰峻極曰溥博曰浩浩是皆有方體之可

求篇末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於此正可見天之所以爲天也道之所以爲道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

上章曰聰明睿知下章又曰聰明聖智何邪

前章曰聰明睿知後章曰聰明聖智按洪範曰睿作聖睿聖本同一致也徐而攷之睿者思通之謂也聖者無思而無不通也無不通生於通徹是則聖者睿之極功也先儒于上章釋聰明睿知爲生知之質其下四者之爲仁義禮智之德斯言固得之矣然合下章而論則睿知猶有涉於作聖之功不若聖知之得於自然也是以中庸本文上章謂天下至誠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下章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之然則睿知以能言者指聖人之能事聖知以固言者指天德之所固有只此二字求之其淺深自可知也

道之不行不明謂愚不肖之不及費隱章又謂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

中庸以知行言道者多矣三知三行自是三種人物書中有以不行對不明者明卽所以知之也有以不知對不能言者能卽所以行之也識乎此斯可與語

道矣第四章以不行不明言者推明斯道之弊以警夫人第十二章以與知能行言者推原斯道之本以誘夫人無非所以爲斯道計耳○前言愚不肖之不及知行者指言其質之偏所以警夫人之採化其質以救斯道之弊後言愚不肖之與知能行者指言其理之同所以誘夫人之擴充其理以反斯道之本均之使人求合於中庸之道而已合而觀之因不行不可以易心視也善知道者勉之

哀公問政章曰親親尊賢先後同異

前一節從天理發用上說來後一節從治道設施上說出曰親親曰尊賢其辭則同其事則異○前所謂親親者主事親而言尊賢者主知人而言故下文明謂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以親屬諸仁以尊賢屬諸義是蓋從天理發用上說來者明矣後所謂尊賢者主于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以尊賢禮脩身之下以親親列敬大臣之先是蓋從治道說出來者審矣先儒嘗論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然前一節先親親而後尊賢者固宜先儒又論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而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

故親親次之然則後一節先尊賢而後親親者亦宜
○前後兩節所謂親親尊賢者雖不同其大要皆主
於修身不然大學何以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爲本

思脩身知所以脩身兩節皆以脩身爲本其所
以思之知之者將何如

中庸第二十章首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
脩道以仁脩身一語固爲此章之綱領然下文有謂
思脩身又有謂知所以脩身兩節不知其所以思之
知之者將何如吁前一節所謂思者卽大學所謂致

其知也後一節所謂知者卽大學所謂知之至也何
也前一節是論脩身之本後一節是論脩身之效故
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蓋天乃理之所從出能知天則
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所思極之於天此乃遡
而言之以求其本也又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蓋人者對
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所知必至於治天下
國家此乃順而言之以推其效也然則遡求其本者
所以致其知順推其效者所以知之至斯言爲盡之
矣不宣惟是下文舉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最
舉其首益足證脩身爲此章之綱領矣其曰脩身則
道立首言脩身之效者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之
事皆在其中矣其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
也此言脩身之本者知天知人事親之理皆具其中
矣末又歸之於誠身誠身云者合內外貫始終本效
盡在於是學者不可不察

九經第三節言九經之事自脩身之外言勸者
六不言勸者二且於羣臣變文言士於庶民
變文言百姓何歟

中庸九經先列其目次舉其效所言無不同也至第
三節歷言九經之事自脩身之外言勸者六不言勸
者二其故何邪徐而考之尊賢卽所以脩身也親親
卽所以齊家也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
之由朝廷以及於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
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自尊賢而脩身親
親而齊家及夫朝廷之大臣羣臣國中之庶民百工
皆於我爲近者也天下之遠人諸侯則其勢分爲甚
遠焉近者乃可勸厲以相勉遠者必待觀感而向化
理勢所不可得而強同也向使待遠近無所別皆壹

是以勸之則柔者或流於巽懦懷者或流於姑息豈足以動遠人之感慕哉當時立言其於家國朝廷之近者曰尊曰親曰敬曰禮曰子曰來皆易之以曰勸而無異辭不過待之以寬洪而已古之聖人篤近而舉遠於此蓋可見已乃若於羣臣變文言士於庶民變文言百姓似有不同然今日朝廷之羣臣卽往日窮遂之士今日之待羣臣如此則爲士者皆可以知所勸矣泛言之則曰庶民在畿甸則曰百姓毫典以百姓對萬邦孟子以百姓對四海是則自百姓而視

庶民爲頗近近而百姓有所勸則遠而庶民可知矣況曰士曰百姓者初不待此而後見上文言九經之效己言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矣至此乃變羣臣而曰士庶民而曰百姓無以異也且此九者之中於百姓獨曰勸又不待勸百姓而後以勸言也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於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者可不勉哉

三德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何歟

中庸一書以誠字爲一篇之樞紐聖賢君子之道孰有外於此誠者哉是以初言三德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及言九經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是也夫以三德者德之蘊於內者也九經者事之見於外者也三德乃九經之根本九經乃三德之枝葉三德九經實相爲之表裏初豈三德自三德九經自九經而無異辭不過待之以寬洪而已古之聖人篤近而舉遠於此蓋可見已乃若於羣臣變文言士於庶民則曰所以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此三德之實也朱子論九經之誠則曰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合而論皆不過一眞實無妄之謂耳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

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德蘊於內事見於外皆主於誠而已矣雖然有諸內者形諸外必也三德之蘊於內主於誠而後九經之見於外無非誠使內之三德有未誠則何望其外之九經一於誠哉是以聖人立言之序先三德而後九經良有以夫知道者不可不察

中庸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子篇首卽舉大舜顏淵子路之事以明之至第二十章反覆言之而無餘蘊曰三德所以行者一也又曰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論者遂謂三德與九經異矣而皆曰所以

行之者一何賊徐而攷之前一個行之者一其指三德言者明已後一個所以行之者一雖明指九經而言然究其本旨則亦正指三德而言九經乃三德之見於行事者耳何以言之上文三德之下歷舉三知三行以言之矣於此初無問辭乃特舉子曰二字舉三近之目遂謂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由是申之以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歷歷言之然後重結以行之者一之辭按上文所謂知斯三者指三近而言其下九經之事皆自此三近而推行

之耳是則九經之行之者一是卽三德之行之者一者非他誠而已矣雖然前所謂行之者一指此三德見於行事之五者而言也後所謂行之者一指此三德見於經之九者而言也行道之五者足于已也爲經之九者及於人也足於已者此誠及於人者亦此誠正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孟子一

史記謂孟子與其徒自著書韓子又曰孟子殁後其徒記之

史記列傳謂孟子退自齊梁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韓子又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二說何不同那要之史記謂此書作於孟子退自齊梁之後則是然謂孟子自與其徒作之則未必然也韓子謂孟子所答雖不及性而其所言無非發明性之所以善也

此書非軻自著則是然謂其徒作於軻既沒之後則無所徵也竊意孟子歷事齊梁以堯舜之道陳於君者既不行乃退以其道淑諸人當時門弟子相師尊之遂取其平日之善言編集而成書初非孟子自與其徒作之也韓子謂非孟子所自著本亦有見於此但直謂作於孟子既殁後則書中初未嘗及於孟子臨終之事殆亦無所明驗論者但從韓子之論除去軻既沒三字則斯言爲得之矣

公都子問性而孟子所答曰情曰才曰心何歟

此章大旨只欲發明人性本善而已所謂乃若其情者指性之感動處言也才者指性之發用處言也心者指性之統會處言也三變其說無非所以發明此性之本善而已

答公都子問性而以情與才言之性情才三者有異無異

先儒嘗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即此觀之曰性曰情曰才其名雖殊其理則一竊原孟子立言之旨正欲發明人性之本善乃舉情與才之發於外者言之庶乎人易知

而易曉也且如仁義禮智性也正所謂性之本體理
而已矣者是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正所謂情
則性之動而有爲者是也其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者才也正所謂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是也○下文
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明其爲仁義禮智之性
必皆以心言之可見其心爲性情之統也旣而又論
不思不求不能盡其才則知此才之發用亦係于吾
心之思耳朱子嘗謂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
是那情之會恁地者千頭萬緒皆從心來斯言豈不
信然

孟子專以善論情情不過言性之感動而已至周子
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然後情與性有殊孟子專以
善論才才不過指性之發用而已至程子謂才稟於
氣氣有清濁而後才與性有異周程發明性學較孟
子雖益精密然援以論孟子之所言則不可以强合
孟子自孟子之書周程自周程之書意各有在也

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又曰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何歟

此二命字本皆指命分之命而言特其所言之事則
有異故二章正所以互相發而不見其兩相背也何

既曰莫非命也又曰君子不謂命也何歟

此二命字皆指分定而言前章以爲莫非命者蓋言
不得不安於分定也後章以爲不謂命者蓋言不可
徒諉於分定也不可徒諉於分定者要在盡其在我
不得不安於分定者要之聽之在天此兩章之旨有
不同也何也莫非命也一語上下章皆以天壽生死
得失而言此所謂命蓋從受氣厚薄不齊上論而
有貧富貴賤壽夭分限之殊不謂命也一語上文正
指仁義禮知天道而言此所謂命蓋從稟氣清濁不

賢上論而有知愚賢不肖分量之間二者本皆以稟受言之然稟氣清濁之不齊者愚可使之明柔可使強學力所可以變化故君子不得不盡其在我受氣厚薄之不齊者豐不得而損嗇不得而加人力不可以轉移故君子不得不聽之在天聽之在天者亦惟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盡其在我者不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止也橫渠有曰養則聽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斯言蓋盡之矣

莫非命也人所不可强求者也偶有不得則必安焉以聽之而不得以容吾力不謂命者人所不可自棄者也一有不至則必勉焉以致之而不得不竭吾力君子之善知命者不可不竭吾力以至於不得以容吾力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先儒嘗謂人事盡處便是命要當盡其在我方可言命此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使一切委之於命而人事不脩可乎君子行法以俟命脩身以俟命切勿徒借莫非命也以自諉

養氣之論氣與義輕重先後何如

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蓋謂道義無氣以配之則其體有所不充而餒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蓋謂氣

既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則道義由養氣而後行之勇決又曰是集義所生則又養氣由集義而後浩然充塞抑何二說之不同與吁氣依形而立理乘氣而行氣與理蓋相爲之盛衰初言配義與道者極論養氣之效次言集義所生者推原養氣之由集註釋之自明白他若旦氣夜氣云者亦豈徒言氣哉正言仁義之良心有存與放耳甚矣哉氣與理之不相離也

君子養氣之學徒氣不足以爲勇徒義不足以自行要必義爲之主而氣爲之輔耳其曰配義與道者蓋

言徒義不能以自行其曰集義所生者蓋言徒氣不足以爲勇合而論之氣因義生義以氣配義爲主而氣爲輔固昭然也是故孟子論旦氣夜氣之所存亦必以仁義言之至此益足見氣與義之不相離也孟子嘗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先儒有謂論形質則氣爲之體論氣則義理爲之體上文配義與道一節蓋曰道義以氣爲之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正所謂論形質則氣爲之體是也下文集義所生一節蓋曰事皆合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正所謂論氣則義理爲之體也要之養氣之學莫先於義理義理之學又莫先於心志是故孟子養氣兩章皆以義理論氣而且以心志論氣互有以也

志動氣氣動志之下止言氣動其心而於志動氣之說未究

孟子立言本旨蓋爲告子有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遂爲可不可之辨而申以氣帥體充之說志至氣次之說持志無暴氣之說大意正欲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後可公孫丑未達此意遂疑孟子既言志至氣次則專指其志可也又何以無暴其氣爲哉孟子由是發爲志動氣動志之論以見持志養氣二者不可以偏廢也然以志爲重者公孫之所已悟氣亦爲要者公孫之所未達且志動氣者天理之常夫人之所通知氣動志者人事之變夫人之所不覺故下文於志動氣者可畧而於氣動志者不得以不詳焉詳於氣而畧於志論者初不可以差殊觀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儒所定句讀不同何者爲是

按朱子集註謂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以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

之所謂正心者意自不同也由是而論則此一心字上下句讀之所屬雖不同而釋正字爲預期者初無二義愚恐近世之說本出於朱子之所見特不欲與趙氏程子相背馳故托言得之於近世而以亦通釋之朱子蓋深有取於此矣嘗以句意推之曰正心曰忘曰助長三勿字皆在上蟹言之深自有理若以心字屬勿忘之上則勿助長可一切說去勿正果何屬乎要之勿正句絕不若勿正心爲文從而理順也

曾子孟施舍之勇正自不同而謂孟施舍似曾子何耶

凝人必於其倫自古有是言也然容有一時借彼形此之論而特言其近似者固未可以爲實然也嘗觀孟施舍之勇一以無懼爲主不待量敵慮勝而後往曾子之勇則自反其縮不縮而爲之進退二子之勇正自不同而孟子乃謂孟施舍似曾子何與吁似之云者特言其近似耳初豈以爲實然哉當時孟子論舍之勇本與北宮黝並稱以舍視黝彼善於此然空言不足爲之辨遂借孔門二弟子以言其似使公孫丑知曾子子夏之優劣則知舍黝二子之優劣矣是盍借彼形此而爲近似之論初非以爲實然也且孟

子既言舍似曾子矣又引曾子大勇之說遂斷以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至是則孟子固自言其不如矣益足證前言其似者非的然之論學者復何疑爲雖然孟子前言其似者抑果何所取耶蓋舍務守己與曾子之反求諸己其氣象頗相似耳故後稱曾子之美者曰守約前歷舉孟施舍之美者亦曰守約此可見其相似之大畧矣特舍之守約未離乎血氣曾子之守約純出乎義理此舍之空不曾乎若也不然子路嘗有君子尚勇乎之問夫子何以曰君子義以爲上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其氣象果何似曰初論北宮黝孟施舍之所養勇結之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蓋黝以必勝爲主舍以無懼爲主不待量敵慮勝而後往曾子之勇則自反其縮不縮而爲之進退二子之勇正自不同而孟子乃謂孟施舍似曾子何與吁似之云者特言其近似耳初豈以爲實然哉當時孟子論其執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即此可見孟子之意正以舍優於黝也曰今觀之舍黝之優劣觀其所養之勇則可知矣至於曾子子夏之爲人其優劣何從知耶先儒嘗論聖門曰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於此見曾子子夏本皆以篤實稱而曾子蓋優於子夏遠矣孟子之意正欲使人因曾子子夏之優劣則可知舍黝二子之優劣矣夫以舍專守己其氣象正與曾子反求諸己者頗相若黝務敵人其與子夏之篤信聖人者頗相類此其所謂似也似者得其近似云耳初非以爲實相同也當時孟子亦慮夫丑聞舍似曾子而或以舍之勇爲足矣於是復專舉曾子大勇之論遂謂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前謂其似而後又言其不如即此可證其前言非的然之論也

浩然之氣即旦氣夜氣之所存否

子義以爲上

人生天地間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以此氣之盛衰蓋與此理相爲之消息特在人之所養何如耳○人之一身止此一氣夫豈有二氣哉浩然之氣自氣之動處觀之旦氣夜氣自氣之靜處驗之是以浩然之氣此氣也旦氣夜氣亦此氣也先儒稱其有功於後學者重在養之一字耳然則養之之方將何如曰義道曰仁義皆是指養之之具論以志言後以心言乃是指養之之主反覆紬繹意自可見所謂浩然者言其浩然之氣矣甚者旦晝梏亡之反覆雖夜氣亦不足以少存顧喪戕賊索然無遺平旦之氣且不足而況復有所謂浩然之氣哉甚矣人不可不知所養

本非養氣者下工夫處但於此靜定時可以體驗是要之浩然之氣本人之所同有者夜氣旦氣所以示體驗省察之方此特爲學者設耳其有善養在我之氣之消息爲何如使瞬存息養之得其道則夜氣所存滓然一初自旦而晝自晝而夜將無時而不爾浩然氣象蓋可想見倘或存養之不固則夜氣且不能爲之靜定矣稍縱靜定及與物接又將汨亂旦晝所爲梏之反覆則厥初所以浩然而充者蓋將欲然而餒矣非獨聖賢君子有此氣也人皆有之聖賢君子能勿喪耳合而論之學者只就夜氣旦氣上熟加體驗而勉夫旦晝存養之功則浩然之氣在其中矣吁其爲氣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要非一朝一夕之故善養氣者其察之

人生豈有二氣哉夜氣旦氣特患其無所存焉者寡而已苟於此時其所存者湛然清明渾乎一初則所謂浩然之氣者即此是已○聖賢君子存養之功深操守之力固向晦宴息自然凝定夜氣氣之歸根也旦氣氣之將春也浩然之氣固在其中彼哉夜氣旦氣之稍清及與物接又將汨亂此固不足

聖賢發明性理之論蓋與推明造化之說同一揆也何也有以對待言者有以流行言者此其立言之序有不同耳嘗謂四端之說自孟子始人之四端配乾

四德兼且求之五行以配四時當先仁次禮次義異智乃爲順序今孟子往往以仁義禮智言之何歟吁盡亦攷諸聖人之論易卦則可知已天地定位以下一節論先天之卦者以八卦之陰陽對待言也帝出乎震以下一節論後天之卦者以八卦之陰陽流行言也今四端之說亦然曰仁禮義智者順而言也曰仁義禮智者對而言也譬諸四方曰仁禮義智者即東南西北之稱曰仁義禮智者即東西南北之謂所舉四方之序不同而所指四方之位則一所舉四方之序不同而所指四端之理則一論者復何疑哉雖

然孟子既舉四端矣而又或止以仁義對言之何歟

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禮乃仁之著知乃義之藏專言仁義則亦足以包禮智矣譬之魯史以時紀事而特名之曰春秋蓋年有四時惟錯舉以爲之名同一義耳

嘗論仁義禮智之端又論仁義禮知之實曰端曰實本皆指天理之發見處而言耳竊詳當時立言之旨其論四者之端也章首本專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乃舉乍見以證怵惕惻隱之心遂併謂惻隱者仁之端羞惡者義之端辭讓是非者禮知之端此蓋因論仁而併及義禮知之端因其心而推其理皆從泛然接物處言之也其論四者之實也章首特舉事親從兄以明仁義之實下乃併謂知斯二者弗去爲知之實節文斯二者爲禮之實此蓋本因論仁義而併及禮知之實即其事而驗其迹皆從切於身上發見處言之如事親從兄云者特從行事最切近

行處言之也合而論之四者之端發而爲四者之實
四者之實本之於四者之端端以心之理而推實以
事之迹而驗均之自仁義禮知根於心形諸外則謂
之端與實也吁是固然已四實之外乃又增以樂之
實何與蓋人性只有仁義禮知四者而已初無所謂
樂者然事親從兄之間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是則樂
斯二者而爲樂之實矣孟子別章皆以仁義禮智相
次而言惟此章先言知而後及禮正以樂本與禮相
因而生也不然有子何以曰禮之用和爲貴

仁義之實曰事親從兄禮樂之實豈二者之所

能盡歟

孟子嘗論仁義之實而以事親從兄言之蓋仁義莫
切近於孝弟以實言之宜也至於論禮樂之實亦皆
以斯二者言之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二者果足以盡之乎吁禮樂固非二者之所能盡仁
義亦豈斯二者之所能盡乎孟子立言之初意蓋以
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
從兄以至禮主於節樂主於和樂亦莫先於斯二者舉
天下之仁義禮樂未有不由此而充之此乃反心之
發最爲眞切故皆以實言之猶有子以孝弟爲人之

本本立則道生是也孟子嘗論人之良知良能亦以
愛親敬長而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其論
堯舜之道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先儒言之明矣
至若言義則同言仁則異者無他焉仁存諸心而爲
體者雖知義制夫事而爲用者易見故義以路言指
人之所共由者也其理坦然甚明不待變其說以曉
夫人可也仁之理微未易窺測初則遠取諸物而以
宅言之宅非一日之可曠營之不爲不切矣而人猶
或未之悟也故又近取諸身而以心言之心可一日
而放乎人雖至愚不肖之倫於此蓋亦知所警矣要

之路者喻天理之所當行以言天理當然之宜此語
固可以盡夫義之爲用矣宅者喻夫天理之所從出
以言天理自然之安至於心則舉天理本然之體以
實指夫天理之所從出世有求仁之體者不悟於彼
則必悟於此矣要之孟子之論仁義此兩章雖曰一
異一同而其以仁義相爲體用則一也雖然此之所
謂體用蓋合仁與義配言之則然也他若以仁對惻
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又就其一端之中以已發未發
相爲體用體立而後用行端理者不可不察

前後言仁何以不同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故人之所以爲人有此仁耳仁字從人正此意也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何三說之不同耶徐而考之孟子論仁初以宅言者凡二次以心言未又以道言前後雖三變其說然一則曰人二則曰人信乎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此仁耳學者盍反求吾之所以爲人者可不求其在我之仁哉夫以宅言者人莫不有此宅也一日曠而不居不可也使夫人知宅之不可曠則吾仁其可放乎至於曠乎以心言者人莫不有此心也一日放而不求不

可也使夫人知心之不可放則吾仁其可放乎至於以道言者人莫不有此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使夫人知道之不可離則吾仁其可離乎曰宅曰心曰道雖不同而皆以人言之蓋無非所以示人一切至之理使人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要之三說之中仁者人也一語最爲說仁一大本原此語蓋亦有所自來夫子嘗答哀公曰脩道以仁又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初載諸孔氏之家語子思乃取而述諸中庸之書孟子嘗師事子思者也然則仁者人也而且以道言者孟子得之乎思子思得之夫子

此章大旨重在於論君子行仁之有等差耳章首自物而民以遡言之由輕而之重章末乃自親而民民之何耶

而物以順言之由近以及遠無非所以論行仁之事
也先儒嘗謂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斯
言爲得之矣議者安可遽摭此一語而爲之疑要之
仁者愛之理也聖經賢傳凡以仁專言者仁固足以
包愛以愛專言者愛亦足以見仁其以仁與愛次第言之
言者仁爲體而愛爲用此章乃以仁與愛相貫
者愛爲淺而仁爲深耳謂其歧而二之不可也況此
章豈特曰愛曰仁之有淺深哉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則親又深於仁矣合而言之曰親曰仁曰愛皆此仁
也論者但知親親爲仁之本則知仁民愛物皆仁之

推果可謂愛自愛而仁自仁耶徹上徹下卽親親仁
民愛物三者一以貫之斯可與言仁矣

兩有三反之論大旨同否

嘗聞諸夫子曰躬行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
身是以自反之道乃君子處己接人之大要也孟子
兩有三反之論一則曰仁知敬一則曰仁禮忠兩章
大旨蓋皆因人之有戾於我而後爲之自反一也然
而離婁上篇所載三者之反不親不治不答自是三
節事曰仁曰知曰敬自是三者之德離婁下篇所載
三者之反本只因橫逆一事而自反者有此三節目

且曰仁曰禮爲二者之德忠則自仁禮中出此二章
之所不同也何則人性之中五常而已敬卽是禮與
仁智是爲三德未聞其有所謂忠也上篇以仁知敬
三者並言自是舉三事而言三德此蓋無足辨已下
篇所舉三反原自分兩節說章首論君子以仁禮存
心指愛人敬人以言其施指人恒愛敬之以言其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自反其仁與禮仁矣禮
矣而橫逆由是也然後以不忠自反焉蓋忠者盡己
之謂我必不忠所恐以愛敬人者有所以不盡其心
也是則初自反其仁禮者其責己猶淺及自反其不
忠者其責己益深此仁禮忠之三反當作一脈看來
非君仁知敬之三反自析之爲三節目也要之仁知
敬之三反其言詳而盡仁禮忠之三反其事明而切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其身君子俱所不可不勉也
雖然此二章之所以自反皆因人之有戾於我處天
理之交者也苟人之無所戾于我則君子其無所自
反乎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乃君子處天理之常者
不然何以曰君子誠之爲貴

孟子曰言語必信又曰大人者言不必信何歟
此二必字自是二義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此必字自

然而然非有心於爲之也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此必字乃期必之謂不免有心於爲之也然則言語必信云者死心之必也言不必信云者有心之必也有心之必不可有無心之必不能無皆不過全其在我所固有之理盡其在我所當爲之事而已言語必信一章歸之君子言不必信一章歸之大人大人惟義所在君子行法以俟命法即義也義即法也君子主於法而行言語自然而必信是蓋無心之必也大人主乎義所在言不期信而自信若夫有心之必則無矣自其言不期信而自信至於言語自然而必信字是指無心之必也吁無心之必不能無有心之必不可不察

信其揆一也昔魯論以毋必稱聖人此必字正指有心之必也若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之屬此必不可有知道者不可不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此蓋指言自然之理置而勿論可也所可疑者言不必信一語耳按此必字乃期必之謂與前所謂言語必信之必義自不同參諸魯論有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正與孟子此章互相發自孟子申以惟義所在一語而魯論之語益明蓋大人之言非不欲其信也特不可期必之惟台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孟子二

孟子嘗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及於性善孝弟之論乃皆專舉堯舜何耶

嘗考公孫丑有伯夷伊尹何如之問正以二人出處之有異孟子遂舉孔子仕止久速之適其可而謂予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章大旨蓋專言一已之志惟求其出處之與同也故孟子於孔子仕止久速之可凡兩言之聖之時也一語尤足以盡其

要以至他日不怨不尤之論正與孔子合是則願學孔子之論豈欺我哉再考孟子答滕文公之問告之以性善言必稱堯舜以實其說及於曹交有人皆可爲堯舜之問則答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凡此兩章蓋皆泛言眾心之理必原其賦受之與共也故於儲子之問答亦曰堯舜與人同耳以至平日議論之閒不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則曰孳孳爲善舜之徒也若此類者蓋皆往往原厥初天賦於人之理聖人得我心之所同遂直以堯舜之所爲而勉諸人也雖然此特論前三章之章旨云爾若以聖人之道言之則孔子之道即堯舜之道即孔子之道仲尼祖述堯舜之道豈有二哉謂予不信請質諸孟子篇末堯舜湯文孔子見知聞知之論斯得之矣

天降大任一章何以舜並言之

凡人必於其倫禮經有是言也孟子論天降大任一章直以舜與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並言之豈其倫哉夫說命三篇已非管子諸人所敢望舜性之也猶有待於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言之愈有所不通也吁孟子立言之本意初非尚論古人以相擬蓋感其道之不行而覬他日之或遇故托古人之事以自釋上而聖君賢相下而伯者之佐未有不先難而後獲者士君子稍有自負于斯世未可遽以艱難險阻而自沮也倘以此意求之則前者之疑皆可釋然于胷中矣且舜之所以性之者以理言也此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以事言也安可謂此理之在我無復值在外之事耶動心忍性云者竦動其心堅忍其性先儒嘗論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然則動心忍性之性與性之之性正自不同初不必合是而爲之疑也竊考孟子此章大旨正與德慧術知恒存疢疾二語相似彼則末舉孤臣孽子以爲

之證此乃首論古人之出處而後發爲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說要皆孟子有所激而言之學者不可不察

湯武身之反之同歟異歟

前所謂性之身之者申之以五伯之假蓋主事功言也後所謂性者反之者申之以盛德之至蓋主義理言也二章大旨非惟身之反之之不同亦且性之者之有異何則前論事功者性之以功用言安於自然而行之身之則有待於勉强而非出於自然後論義理者性者以本體言得其本然而全之反之則有待於反覆而後反乎本然論者知性之性者之有異則可與論身之反之之不同矣合而論之性之安焉者也即所謂由仁義行也身之執焉者也即所謂行仁義也性者性焉者也即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反之者復焉者也即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則身之以功用言反之以本體言其立論不無事功義理之殊耳夫豈有二道哉究論其極則是道也非惟身之反之之不殊雖與堯舜性之性者其道一而已矣

文王圍方七十里而孟子又謂文王由方百里起何歟

方七十里乃文王中年末年時事彼一時此一時也況孟子明謂由方百里起起之云者是原其初年言之明矣圍方七十里云者朱子固嘗謂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愚按詩云王在靈囿正當靈臺民附之後此其爲文王中年末年時事者蓋可徵已究至此極則孟子前後二說所言各得其實初何矛盾之有雖然此亦不足深論文王之圍方七十里者不必論其爲圍之小大而當求其與民同樂之盛文王之國方百里起者不必論其爲王之難易而當求其以德行仁之實論至於此而後可以得孟子難疑答

問之本心

見知聞知之論在文王周見而知者何以言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

甚矣尙論古人之爲難也尙論古人意各有在焉得人人而及之且當時措辭立論姑舉其槩耳議者或曰孟子自言欲承三聖而篇末見知聞知之論在文王時乃及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何歟愚嘗卽孟子而觀之其上舉堯舜禹湯文孔子則由某至於某曰由曰至皆專指之辭也其下歷舉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則皆以若言之云者泛指之辭初不僅此二人而止也或曰若泛指之辭言之可也然當時試舉其槩在文王時舉周公亦無不可今乃舍周公而言太公望散宜生豈無故與吁孟子篇末乃歷叙前後羣聖道統相承而言也凡所謂聞而知之者皆問於五百餘歲之後道統蓋有所屬其論見而知之者堯舜時舉禹皐陶湯時舉伊尹萊朱文王時舉太公望散宜生蓋皆就當時略舉一二人以示其概耳且如文王時豈止畧於周公而不言哉

孟子論人臧否必當其實醇疵兩不相掩此正仁者之能好惡人也繫嘗攷之孟子論伯夷之不事不友不立不言則稱其清也非過情論柳下惠之不羞不卑不怨不憫則稱其和也非失實伯夷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柳下惠之風能使鄙寬而薄敦則其所謂清與和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故孟子嘗特稱二子以爲百世之師而於二子之清和必皆以聖許之宜

聖如武王亦不之及蓋以武王周公皆文王之子也先儒論易嘗謂世歷三古人更三聖三聖指羲文孔

也至若伯夷之不屑就常以若將浼焉爲心衣冠塗炭每失之褊柳下惠之不屑去常以焉能浼我爲心袒裼裸程每失之慢此孟子不得不爲隘與不恭之辨也大抵清不與褊期而褊自至和不與慢期而慢自生是皆清和二者流弊之極雖夷惠亦不自知自非孟子有仁人好惡之公心豈能爲是臧否人物之論醇疵兩不相揜哉論者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稱夷惠百世之師又言其隘與不恭何歟

二章大旨皆舉古人以爲來世法其稱二子之聖而

許其爲百世之師蓋勉夫人就其所可者也其稱二子之隘與不恭而謂君子所不由蓋戒夫人去其所不可者也就之去之各有攸當初不失仁人君子之公心果何害其異論哉況孟子稱二子之爲聖人者初非聖人之全德伯夷聖人之清柳下惠聖之和殆皆一節之至於聖固未免有所偏勝焉清之偏勝也失之隘和之偏勝也失之不恭理固然也自就其所可者而言之夷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惠之風能使鄙寬而薄敦此百世所可師者也自去其所不可者而言之夷不屑就常以若將浼焉而爲心惠不屑去

外之事而無所待則失之自衒而自鬻二者胥失之矣孟子嘗謂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然以伯夷太公獨非豪傑乎孟子乃謂其處東海北海聞文王作興而後來歸何歟呼孟子論豪傑無文王猶興者指人心天理而言以進德脩業爲事者也孟子論二老因文王來歸者指二老出處而言以致君澤民爲事者也以進德脩業爲事者係諸己非人之所得與此乃求其在我而不可有所待也以致君澤民爲事者係諸人非己之所得專此乃求其在外而不能無所待也二章自是二意

初果何所驗背乎哉大抵士君子之立身行己其大要曰學曰仕而已學也不可有所待仕也不能無所待不可有所待者天爵之所固有不能無所待者人爵之自外至無所待而待不可也有所待而不待尤不可也立身行己之間惡乎待惡乎不待請審於斯二者

論孔子集大成何以言知而不言仁言聖而不言神

言神

嘗觀中庸論道之次第往往以知行並言未有不先知而後行者是以孟子論孔子之集大成始終知聖

正以知行言也或曰仁義禮知是爲四德專言仁則可以包四者今乃言知而不言仁善信美大聖神蓋有六等神爲六者之極功今乃言聖而不言神何歟嗟夫知之爲知合仁義禮知而並論固列於四者之末然中庸三達德則知又居三者之首而仁反次之聖之爲聖合善信美大聖神而並論固列於六者之亞然洪範五事則聖又處五事之極而神不與焉曰聖曰知初豈可以淺近觀哉是以夫子之於聖不曰吾不能則曰吾豈敢夫子之於知不曰我無能則曰駑而莫知辟擇而不能守然則知也聖也蓋亦未易

便是知四端仁知最大死貞則元無起處無知則如何是仁又曰仁爲四德之首而知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不貞無以爲元也是則仁知豈可以優劣觀哉先儒嘗曰神不可知謂聖之神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又曰所謂神則是聖人之妙人不可得而測者非聖之外復有所謂神神則聖人不可知者也是則聖神又可以淺深觀哉要之知以知言聖以行言先知後行此其始知而終聖也言知而仁在其中言聖而神寓其內舉此而遺彼庸何傷

曾西畏子路而鄙管仲果何所見

大抵士君子之立志惟以道義爲先而功利不足較也苟自常情觀之子路之才不過千乘之國可使治賦而已回視管仲之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業豈相伴哉然或人之問曾西比之子路則蹴然而不安比之管仲則艴然而不悅不知曾子西何所見而然與吁曾西之所志在道義而不在功利耳董子有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道也

竊觀子路管仲之行事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乃詭遇而獲禽者也倘以謀利計功言之則子路誠不及於管仲然自正誼明道而論志爲主曾謂孟子止長於知言養氣而不及心乎況如此方足以觀其心法之正下文且明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是則孟子知言養氣之學所主者心明矣要之告子雖合言與氣而歸諸心者其於心學反踈孟子雖止曰知言養氣而不及心者其於心學甚密何以知之孟子專主於義而告子以義爲外此所學之相反也不然孟子何以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於公孫問答之間言之悉矣大抵孟子之不動心出於自然告子之不動心强之使然其氣象之不侔固昭然也然告子之言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四語之中言心者再孟子之言曰我知言善養吾浩然之氣二語之中略不及心豈孟子之心反不若告子之密與吁盍亦參諸上下文則可知已上文有謂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由是而論孟子之不動心正以持志爲主曾謂孟子止長於知言養氣而不及心乎況子莫執中乃不之取何歟

理有名同而實異者問其名則同較其實則異論者不究其實之異而徒徇其名之同可乎自昔堯舜傳心大法執中二字乃其要領孟子言必稱堯舜者也及於子莫之執中孟子乃不之取何歟吁甚矣古今之論理者不可徒徇其名之同而不究其實之異也夫苟徒徇其名之同則楊氏之義墨氏之仁皆可得與堯舜之仁義並稱矣惟按其實而究之則楊義墨仁失於爲我墨氏仁失於兼愛至此而後知楊墨之仁義異乎堯舜之仁義蓋孟子闢之而不少恕也今子莫之執中也亦然徒以執中而論似與堯舜之執中

無以異孟子每以堯舜之道告人固不得不取之也豈知子莫之執中正爲楊墨皆不能無過不及之偏繫子莫知楊墨之失中遂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似近之矣而猶未也爲其執中而無權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之說固自明白果安得與堯舜之中而並論耶堯舜之執中正中庸所謂君子而時中是也子莫之執中其視堯舜之執中名雖同而實則異他而入正也待之不恕則人不知此道之易進前可見孟子言每稱堯舜而於子莫之執中不之取豈不宜乎要之孟子不取子莫之執中蓋與闢楊墨之仁義均爲惡似而非者其名同而其實異也他如湯之執

教亦多術矣不屑之教誨必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欲承三聖在於距楊墨豈當時害道之止於楊墨歟

聖賢之闢異端先去其甚者耳何則聖賢君子之衛道莫先於惡似而非者也楊朱墨翟之害竊吾道之仁義以自名最易於惑人之耳目而壞人之心術焉向使楊墨自為一家人皆知其為異端則于吾道乎奚病惟夫楊氏之為我似義而非義墨氏之兼愛似仁而非仁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率天下之人

而禽仁義者楊墨之言夫程子嘗論楊氏為我疑於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義墨氏兼愛疑於仁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即此而論則當時異端為吾道害固不止於楊墨而未有如楊墨之甚者孟子特舉其距楊墨以承三聖者固宜不啻惟是他日孟子闢陳相從許行之道亦舉曾子之言周公之事蓋孟子衛道之功無往不以承三聖自任也孟子救時憂世之心亦勞矣

以心論大人者同斁異斁

自古聖賢之論心有指心之體言者有指心之用言者實為聖功之本無思而無不通固為聖人然無不

通生於通微通微生于思自思通而至于無思則大人其聖方其大而未化此正思通時也論者妄得以思爲之疑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孟子三

孔孟去齊遲速不同

按魯論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固嘗善吾夫子之言矣而乃欲以利誘之孟子豈肯爲之哉由是而觀孟子然徒知善其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亦說而不繹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況齊景公之待孔子也初則謂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既而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是以孔子之去蓋不係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孔子之位而未嘗受祿然其居然君臣問答曇出大哉言矣善哉言乎齊王亦深切爲孟子敬特未免溺於功利之習人欲之私不能委國授之以政而使得以行其道耳他日孟子致其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卽此數語則知齊王拳拳於孟子者固視景公不能用也一語大有問矣此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亦宜也夫孟子三宿出晝之本心與尹士言之明矣至於他日王謂時子之說其意非不勤而孟子卒不之就齊王不能以禮下之論聖人出處之大節不當泥其迹而嘗原其心自其迹而論助祭而肉不至乃不稅冕而行速莫速於此矣然自其心而論去魯之志本萌於齊歸女樂之時子路嘗勸之行而不行直待其燔肉之至而後行遲遲吾行之說聖人豈欺我哉先儒嘗謂欲去之意久矣不欲久處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遲也斯言得之

君子論聖人之行事有出於一時辨難之語有出於居恒議論之辭出於居恒之辭者爲得其實出於一時辨難之語者或有所激要不可以同異觀也○遲

遲吾行之說孟氏之書凡兩見一則專以去魯而言一則去魯去齊而配言皆非爲時人問答而設蓋出於平居議論之辭素所深信而屢言之是爲得其實也至若行不稅冕之說乃因淳于髡爲孟子去齊之疑反覆問難卒舉此說以爲之辨遂謂君子之爲眾人固不識也愚意孟子此語未必果得其實蓋當時有所激而言耳按史記叙孔子去魯之本末謂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治孔子遂行是則孔子之去魯其行不爲不遲遲矣且聖人吾猶可止一語而觀遲遲氣象尙可想見卽此以證孟子遲遲其行之說得其實行不稅冕之說有所激善攷古者試詳之

孟子嘗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又曰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尤以爲速何歟

孟子去齊之後嘗答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及高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乃曰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何歟

孟子嘗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又曰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者蓋自其將去之際言之覩齊王之不足與有爲也答高子曰三宿出晝猶以爲速則孟子之于齊躊躇久之者固可信已至於出晝而不追浩然有歸志則其久于齊其答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者豈欺我哉

慶言不見諸侯之義而乃見梁惠齊宣何歟

觀聖人出處之大節固其平日之議論以致疑亦因其議論之詳而有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也或謂孟子以仕不受祿爲問孟子乃以非也告之其下自言不受之故遂謂久于齊非我志也竊原孟子之志正欲乎呼無以異也蓋爲其所答之問有不同耳公孫丑高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乃曰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前後自言其心志得毋久速之異於予心猶以爲速者則孟子之于齊躊躇久之者固可信已至於出晝而不追浩然有歸志則其久于齊非我志者所言豈欺我哉

慶言不見諸侯之義而乃見梁惠齊宣何歟

觀聖人出處之大節固其平日之議論以致疑亦因其議論之詳而有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也或謂孟子以仕不受祿爲問孟子乃以非也告之其下自言不受之故遂謂久于齊非我志也竊原孟子之志正欲乎呼無以異也蓋爲其所答之問有不同耳公孫丑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公孫丑

侯何義然孟子見梁惠齊宣皆不遠於千里何歟吁
不特二子之問爲然也萬章亦嘗致問不見諸侯何
義是蓋師弟子講明之間屢相問質一而再再而三
者也合而論之孟子答三子之問不曰古者不爲臣
不見則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否則又
曰如枉道而從彼何耶信斯言也諸侯誠若不得見
也徐而究之其大旨要各有在答陳代曰不待其招
而往何哉是則不招而往不可也招之而後往則可
矣答萬章曰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然則召之而見
不可也就之而後見則可矣答公孫丑則以踰垣閉

門者爲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是則時君求見之切則
亦可得而見矣諸侯豈卒不可見乎大抵不見諸侯
者非眞不可見也特不先往見之耳君子之往是邦
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
越境而來則必其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孟子
之於齊梁二者各居一於此按史記梁惠王三十五
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然則孟子之見
梁王也正所謂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者也
至若孟子之於齊初見固未可考然齊王嘗有寡人
如就見之辭又有王就見孟子之實以至軻書所載

一則曰齊宣王問二則曰齊宣王問是蓋欲有謀焉
則就之卽此而證則孟子之見齊王其初必自彼就
見之然後往見之也抑嘗參諸孟氏之書季任爲任
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乃之任而見季子愚
謂梁君任守位雖不同而孟子之所以見之者要皆
彼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者矣孟子之滕也
滕文公初爲世子過宋而見之及其卽位而使然友
問之愚謂齊大滕小國雖有異而孟子之所以見之
者要皆彼先就見然後往見之者矣特軻書於滕任
之交際載之頗詳於齊王交際之初則偶未之載耳

要之梁王之見招之而後往也齊王之見就之而後
往也就之招之而後往是亦迺斯可見之意也

公孫丑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
見然不遠千里而見梁王何歟
嘗考孟子之答公孫丑首舉古者不爲臣不見一語
以示不見諸侯之義者固已然下文申舉段干木泄
柳之事則爲迺斯可以見矣次謂陽貨欲見孔子之
事又謂陽貨先豈得不見此又引之以明可見之節
也是則孟子之所謂不見諸侯者豈終不可見耶有
迺斯可見者有豈得不見者要亦相時度宜可也孟

子之見梁王安知非迫斯可見與又安知非豈得不
見與按史記魏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
而孟子至梁是則梁王蓋以禮貌先焉而後孟子往
答其理耳此正與孟子所謂陽貨先豈得不見一揆
也然則孟子之出處與平日之議論初不相悖果何
疑也

朱子嘗謂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
其禮也又謂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孟子出處必不
錯了大抵不見諸侯者非眞不可見也特不先往見
之耳凡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

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
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按史記孟子至梁一語而
論則孟子本不在梁實因以禮聘之勤乃自外而至
梁也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而能先之以禮貌則
安得不往見哉向者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
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亦所以往答
其禮也嘗舉孟子至梁而見梁王證諸之任而見季
子同一意耳諸侯豈終不可見哉

季任儲子皆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乃有見
不見之殊屈盧子嘗以爲問乃曰爲其不成

享也夫苟以儀不及物而不享則幣亦不當
受矣安得受之於前而不見之於後乎

孟子嘗論交際之道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又謂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然則聖
人君子於人交際之初特揆之於禮何如耳豈逆計
其誠心之至與不至哉方二子之以幣交也一則在
其近境一則在其國中致幣以交禮之常耳初不自
來而以幣交未爲非禮孟子因其既致幣而後來見
又果安得而不受耶及孟子既受之後固當來見而
卒不來其誠意之不至可知矣特季子之不來爲可
亮而儲子之不來爲可責此其見季子而不見儲子
也至於二子幣交之初均受之而不辭是乃聖賢君
子待人厚處豈逆計其誠心之有不至歟我以誠心
待人而人不以誠心待我於我何咎焉愚因孟子他
日之不見儲子反而求諸前日受儲子之幣於此深
見聖賢君子待人之厚也向使儲子之初交孟子即
料其誠意之不至則必毅然不之受矣而孟子豈肯
若是其待人之薄哉甚矣儲子有負於孟子受幣之
初心也

論君子之去就徒以禮貌之隆就之而不去可

乎

孟子嘗論君子之去就初言致敬有禮將行其言則就之言既不行則不待禮貌之衰而去之此固君子出處之正也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而能致敬有禮則就之從以其禮貌之隆則就之而不去可乎哉吁聖賢行道濟世汲汲之本心蓋未始不以行道之爲務也特一見之頃豈能一語卽合而其道之得行耶何幸其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彼固有慕道之心姑就之而不去或可徐俟其天之定幡然而改從則尙有望於吾道之得行也及其禮貌之旣衰則其慕道之心

意矣君子亦于此而觖望矣惡得而不去由是而論君子所以因禮貌而姑就之者實有望其道之得行豈徒尙區區之禮貌以爲之就去耶孟子去齊嘗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小丈夫然哉諫于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卽此數語可以觀聖賢行道濟世汲汲之本心矣抑嘗論之孟子謂君子之所就三正前所謂行可之仕際可之仕公養之仕孔子且然況他人乎夫其所以就際可公養之仕皆尙有挈於行可初非徒以際可公養之爲足也聖賢救時行道汲汲之本心於此良可慨已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又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何歟

聖賢所謂君子之樂者有二有內樂有外樂內樂者樂以理外樂者樂以位內樂之樂以理則窮而在下者皆得以有之外樂之樂以位則非達而在上者不得以有之也○上章所謂君子之三樂指內樂而言窮在下者之事也下章所謂君子之樂者指外樂而言達而在上者之事也推其窮而在下者之事故王天下之樂所不與焉後言達而在上者之事則王天

下之樂乃其分內事矣當時纂集孟子之書者以是兩章相承正所以交相輔而足其意也窮而在下之君子三樂之在內者皆得而有之王天下之樂初非外之而不以爲樂特無其位而不得以有之耳達而在上之君子雖曰有其位而得以有王天下之樂然前所謂三樂者亦不可以外此理也是故上章所謂王天下不與存焉者初非謂王天下之不足樂也特以窮而在下不得以有其樂也一章首末凡而言之正謂君子之樂當務內而不務外也下章旣曰君子樂之又曰所性不存焉斯言也正謂君子之達而在

上雖得以有外樂之盛而尤不可以內樂之爲外也
合而論之其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於
此見君子之內樂者可視外樂之爲輕其曰君子樂
之所性不存焉於此見君子之外樂者當視內樂之
爲重外樂不可以求其必得內樂必求其得不得則
不止也雖然前三樂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
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先儒嘗謂三樂之中不愧不
作其本與愚敢謂君子樂之之樂亦當以是爲本凡
在上在下之君子其於不愧不作之樂可不勉夫

樂爲有餘後章初非以君子樂之者爲有餘而實以
所性不存焉爲未足下文有謂君子所性雖大行不
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此正總結前後兩章之意大行
不加君子樂之之樂者以之窮居不損君子三樂之
樂者以之樂其所樂要皆性其所性可也當時孟子
之書以此兩章相屬不無意云雖然君子樂之之樂
者係于天命人心非可以人力致者固已君子三樂
之中一係于天一係于人亦豈可得而容吾力乎惟
不愧不作之爲樂此乃盡其在我有不得不致吾力
者後之君子未問其窮耶達耶其於不愧不作之樂
要不可以不知勉

告睘文以貢助徹之法嘗引龍子善不善之論
及答畢戰則又請野助國賦卽貢也何相戾
歟

推明貢助之法莫詳於孟子勸行貢助之法莫善於
孟子曾謂孟子之立論前後有相戾哉竊考三代之
制貢自貢助自助徹則兼用貢助之法孟子所引龍
子之言注者謂古賢人未詳其世住愚意龍子善不
善之論必在於春秋戰國之世周末徹法之流弊助
善而貢不善耳決非直指夏殷貢助之得夫然也向

使夏貢果若是其不善則何足以致有夏之盛治哉
至於答畢戰之問野及國中貢助異用蓋周之所謂
徹法者正如此卽孟子此語而推之當時非惟助法
之不行貢法亦不止什一矣孟子于此二語之間外
野內國既別其遠近一什一復別其重輕貢助兼
行又安有善不善之間邪合此兩節而論其告文公
者論前代已行之法則舉其弊以警夫君其答畢戰
者論今日當行之法則酌其宜以勉夫君大意蓋無
非所以爲民也先儒嘗論孟子於經界之事雖當禮
法廢壞之後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以爲新不屑屑

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旨哉斯言

九一什一之說何不同

古者井田之制每井畫爲九區私者八而公者一其爲九一之說明矣至於什一之說乃參殷周二代之制以取中于夏制貢法計畝均收以什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殷制不可考周徹法公田百畝中除二十畝爲八家田廬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是已然則公田除二十畝之外一夫止耕公田十畝是爲十一分中取一耳合而言之什一者夏貢

法也九一者殷助法也周徹法則爲什一分之一是以耕者九一兄於文王治岐之時猶殷制也及通論三代之賦法則貢法什一者居其中助法者九分之一爲少增徹法十一分之一爲少殺本亦無大相遠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其實云者蓋有可上可下之義存其間殆不過舉大約以就盈數言之未可指爲確然之的論也○周制原爲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且不合況欲援此參孟子之同異乎蘇張之說爲得其後孟子告畢戰亦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然則九一什一之制本亦並行而不悖可也

孟子論周室之班爵祿何以與二禮不同

孟子所謂五等六等之制及天子之卿受地以下參諸王制其小目不無小異而其大綱未始不同至若論天子制地以下于制以田言而里數正相合論耕者所獲以下王制以農田言而人數正相台三論君卿以下之祿與王制文雖異而數實同是則孟子之於王制初亦無大相遠及考周禮大司徒記公侯伯子男之封疆夏官職方氏論公侯伯子男之邦國自五百里以下降殺以百非特於孟子不相合於王制亦不相合論者盍亦求其所折衷要之王制明出于漢博士諸生所作兼論三代之制不專爲周制言也

敢質諸周書左傳庶乎其可信矣

答今之諸侯取民猶禦者何其恕論魯五百里

在所損益者何其嚴

諸侯征斂之無藝兼并之踰制本皆先王之罪人也

律以王制皆所當罪然正斂之無藝其罪小兼并之

踰制其罪大論者要不可以無別萬章今之諸侯取

之於民也猶禦也孟子答曰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及與慎子論

齊魯初封皆儉於百里今皆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

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論者莫不疑其前說

之何恕而後說之何嚴乎吁前所謂取民猶禦者征

斂之無藝也其罪較小後所謂魯五百里者兼并之

踰制也其罪較大兼并之踰制者當損而不損則何

取其爲王制者征斂之無藝者遽然而加誅則將有

不可勝誅者矣由是而論則後所謂有王者作而在

所損者非過嚴前所謂有王者作而不即誅者非過

恕則以其罪之小大而別緩急輕重之宜此其所以

爲王道也且萬章所問未免責之苛故孟子曉之以

從恕愼子所答未免言之峻故孟子不得不以嚴喻

之是以聖賢君子之善立言也文中子嘗謂春秋之

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愚敢謂孟子開

口便說王道似此兩節蓋亦權衡繩墨之所寄與吁

此孟子所以爲六經之春秋也

經書夫子之所定孟子乃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何歟

君子立言或有所爲而發者未可遽以爲通論之辭

也孟子嘗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此蓋正爲血流漂杵

一言而發豈誠以今之書爲不可盡信耶讀孟子者

通上下章而論之則可見其立言之本意矣上章謂

春秋無義戰而譏敵國之不相征下章謂善陳善戰

爲大罪而爲征者之焉用戰此章乃特舉血流漂杵

而爲仁人無敵之疑蓋當時戰國之際干戈日盛糜

爛其民而莫之恤意者血流漂杵之言時人未必不

援以藉口孟子乃托言書之不可盡信以闢之其爲

救世憂世之心亦可憫矣向使孟子誠以爲書不可

盡信也則其著書垂訓又何援書以爲證甚而言至

再三者有之邪吁於此益足見書之不可不信也

孟子引詩指古人之行事皆與本文不合

孟子引詩以論古人之行事者凡三其曰憂心悄悄

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先儒釋者曰前二語本言衞之仁人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後二語本言太王時事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是乃借詩人之語以斷古人之事言之可也至於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前後兩引此語一則曰周公方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也此皆確然以爲周公實事非前引兩詩者比也按今此詩爲周公之頌當時孟子亦明以魯頌言矣而乃指爲周公之事凡兩言而無異辭何耶孟子長於詩者也詩尚未經秦火而得見其全詩且去魯僖之世若此其未遠者魯國之經若此其近而所言若是者要必如孟子往往以仁義對言者蓋有得于曰仁與義之人道而有合乎陰陽之兩端仁人心一語專言仁以

的然有所見昭然有所徵豈有以僖公之事而爲周公之事按今魯頌世傳以爲僖公之詩者竟無所考獨閟宮一詩詩中明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爲僖公無疑矣然詩中所言之事參之春秋皆無所證此蓋出於詩人頌禱之辭先儒論之熟矣是以閟宮之詩指以爲周公事者蓋有由矣此詩乃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頌之以復周公之宇必本之以行周公之事詩序借曰未足以爲信詩中蓋明以復周公之宇言矣故詩中所言大抵皆指周公之行事以責望於僖公也是以膺戎狄懲荆舒在僖公則未然之事

說本於繼善成性之說夜氣之論原於嚮晦宴息之說浩然之氣所以至大至剛以直者又祖子坤六二直方大之說旨意合同若此者眾皆謂孟子果不言易乎況孟子雖未始自言易然先儒不曰知易者莫若孟子則曰孟子可謂善用易否則又曰孟子精通於易其踐履處皆是易爲是說者夫豈無所見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及答北宮錡畢戰何以

孟子何以不言易

皆言其略

論理者貴乎明故不容於不詳論事者貴乎實故不

得以不畧當畧而反詳則事不實當詳而反畧則理不明或詳或畧各惟其當而已孟子博學詳說之論正吉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論理之辭貴乎明故不得不窮至理而詳說之也乃若答北宮錡爵祿之問則曰嘗聞其畧答畢戰井地之問則曰此其大畧蓋此二節皆以事言論事之辭貴乎實故不得不據其實畧略陳之也

論語大學

二書言君子驕泰同異

二書言君子驕泰同異義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生於人欲之私者當覩其所以言之者何如耳論語嘗論其爲德者最詳魯論一語蓋因中庸一書而大明其爲德者僅舉其略耳中庸此語雖不言德而書中論者果何疑中庸之略於魯論乎○至矣云者惟求諸中庸之書斯可矣至德至道至聖至誠何往不以至言君子之道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卽至矣之德矣篇末有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可觀中庸之德其至矣者若此

二書所言知仁勇不同

中庸言天下達德三以人心同得之理言也魯論言君子道者三以人事已試之效言也夫以人心同得之理言之人旣有此生也孰不有此德也本夫人之所同得也此之謂天下之達德以人事已試之效言之人莫不有此道也鮮能行此道也必君子而後能則以爲夫人之所同得在魯論則聖人且以爲無能盡中庸所謂天下之達德者特以其理言之本夫人之所同得也魯論所謂君子之道者直以其效言之必君子而後能之也至若聖人且以爲無能者上章言之正不必指其爲德可也況中庸一書其間言德者不一何往而非中庸之德哉要之魯論明指其爲德者僅舉其略耳中庸此語雖不言德而書中論其爲德者最詳魯論一語蓋因中庸一書而大明論者果何疑中庸之略於魯論乎○至矣云者惟求諸中庸之書斯可矣至德至道至聖至誠何往不以至言君子之道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卽至矣之德矣篇末有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於此可觀中庸之德其至矣者若此

論語中庸

二書言中庸至矣詳畧且不知所謂至矣者何歟

中庸二字魯論筐見於此一語之間不得不明指其爲德使學者知所用力處至於中庸之書自以中庸名篇矣上章歷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章乃承

聖人豈眞無能哉姑自責以勉人耳故有以來夫子自道之語此章正與中庸所謂君子之道四未能一焉同一旨也

二書言知仁勇之序何以不同

按中庸三達德上文謂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蓋指人德之序言也論語直謂君子道者三蓋指君子之成德言也故三者之日雖同而三者之序則異是以魯論不憂不懼論仁知勇者凡二一以仁爲先一以知爲先尹氏嘗論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斯言得之論者知魯論兩章所言之同異

則可知中庸魯論二書之所言同異矣況中庸雖明指知仁勇三者爲達德而書中所言知仁勇之事亦自有先後之不同且如明善知也誠身仁也是先知而後仁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又先仁而後知如以三知之說是皆夫子之格言既載之易與大學論語家語矣論語家語所載與家語多不重出尤見其出一家之書也不特此也大學誠意意誠之說文言存誠立

書互見不可也豈知哀公問政一章固嘗載孔氏之遺書既載之中庸則論語不復載固其所也或謂子思之作中庸門人會集論語之後謂之二

中庸專以誠言魯論何不言誠

誠者實理而已聖人教人一言一行無往非實理之所寓且如天何言哉可以見天道之誠吾無隱爾可以見聖人之誠吾道一以貫之尤可以見聖人體天道之誠似此數者雖不言誠誠在其中矣果何待明以誠言而後謂之誠哉況中庸之所謂誠正出於夫子告哀公之問政夫子曷嘗不言誠理耶中庸魯論均爲孔氏之遺書既載之中庸則論語不復載固其所也或謂子思之作中庸門人會集論語之後謂之二

書互見不可也豈知哀公問政一章固嘗載孔氏之家語矣論語所載與家語多不重出尤見其出一家之書也不特此也大學誠意意誠之說文言存誠立誠之說是皆夫子之格言既載之易與大學則論語亦不重載論者夫何疑

二書所謂忠恕同異

忠恕之理一也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中庸所言乃學者之忠恕也曾子所言乃聖人之忠恕也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別耳孟子所言仁義非以仁義爲有二此二書之言

忠恕亦非以忠恕爲有二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中庸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昔孟子嘗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然則曾子之所謂忠恕動以天中庸之所謂忠恕尤未免動以人也動以天者安而行之也動以人者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也及究其忠恕之所以爲忠恕大率忠是盡於己恕是及於人忠者體而恕者用其理一而已矣程子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至此則又指天地之忠恕云爾先儒嘗論天地是一個

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個無爲底忠恕學者是一個着力底忠恕後之學者觀天地則見聖人觀聖人則見學者淺深高下固自不侔然下學而上達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奚難

夫以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學者之事中庸所謂違道不遠是也至於聖人之一貫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自然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當時曾子有見於聖道之妙而難爲言故借學者之間至於弗失云者以待於守之固不違云者直將之欲人之易曉也朱子嘗論有化之漸此不違之與弗失其工夫不無淺深之殊況三月之久而不違仁其造化之功亦至矣安可因會子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

自中庸服膺之論而觀則其善固無時而或失自魯論三月之論而觀則其仁似有時而或違二說得無異耶吁論天理之名義有大小論學力之工夫有淺深天理積小以成大學力由淺以入深大而深或有所未至小而淺者初無所未及也夫仁者萬善之長足爲萬善之總名中庸所謂得一善者不過一事之善特仁中一小目耳此仁之於善其名義固有小大之間至於弗失云者直將守之固不違云者直將有化之漸此不違之與弗失其工夫不無淺深之殊況三月之久而不違仁其造化之功亦至矣安可因

其大者之或有所未至遂疑小者亦有所未及耶

二書皆有吾從周之說其旨同否

魯論中庸載夫子所言皆有吾從周之說周豈有二乎哉然夫子嘗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則幽厲以後夫子固有不慊於中者今觀魯論之說曰周監子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蓋正指成周盛時言之而參今酌古制作大備其氣象尙可想見及觀中庸之說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是蓋生今反古有所不可不得不從今日之所用則其所謂從周者從今時王之制而已合而言之魯論之所謂從周者出於

聖人中心之所樂從中庸之所謂從周者未免出於聖人一時之所強然究周禮之所謂禮者三代相因雖百世所不能改其所損益不過制度文爲之間小遷不及耳議者才未可謂時王之制皆未善也獨嘗援中庸以證魯論則魯論從周之說不能不疑其簡編之有錯亂何則中庸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合三代而重論旨意蓋自貫徹今魯論夏殷杞宋之說與從周之說乃有三四章之間是必編簡之有錯亂故爾倘取此二章或去後子曰字合爲一章或仍舉子曰

舜無爲文王無憂何歟

魯論稱大舜以無爲豈誠塊然無所爲耶雖有所爲而人不見其有爲也中庸稱文王以無憂豈誠恝然無所憂耶雖有所憂而人不見其有憂也何也聖人之德妙與天合爲所當爲人莫知其有爲憂所當憂人莫知其有憂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自今觀之大舜之世紹堯致治而守其成得人任職而仰其成於大舜誠無爲矣然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在我所當

者未可眞以爲無爲曰無憂者未可眞以爲無憂善知言者要亦有見於此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夫子文不在茲之論止稱周公之論止稱周公何邪

中庸兼舉堯舜文武者後世贊聖人傳道之統也魯論專指文王周公者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也惟其中庸出於後世贊聖人傳道之統故兼舉列聖道統之本末而包言魯論出於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故特舉先聖時世之切近而謙言之也何也古者道統

之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昌黎之語信有間矣祖述憲章之論正所以贊美聖人傳道之統上舉堯舜下及文武蓋自仲尼之上而推之此乃兼舉列聖道統之本末包言之禹湯固在其中矣豈止堯舜文武而已哉至於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之云吾不復夢見周公之歎蓋皆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故特舉其先聖時世之切近者而謙言之耳況文王又也武王子也周公弟也武王兄也既舉文王周公則武王固在其間矣然則憲章文武之稱豈不信哉若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至此則中庸當夫子定書時夏書僅存四篇商書凡四十篇遭秦火而後散當夫子刪詩時夏詩皆無聞焉商須則因而魯論不之及者非惟時世之既遠亦且聖人之謙

辭不敢以堯舜自況耳他日孟子見知聞知之論則堯舜禹湯孔子同一揆也宰我則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則曰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至此則中庸祖述憲章之論爲益信

中庸言夏禮杞不足徵殷禮有宋存焉然論語及禮運又言杞宋皆不足徵何歟

觀聖人之書者不必疑其所言之辭有異同要辨其所言之時有先後中庸之說在於先故雖絕望於杞而尤有望於宋論語及禮運之說在於後故杞與宋俱絕望矣且中庸下文有吾從周之說至於禮運下文有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而直有周公其衰之云聖人之心益可感已然則三說之次序中庸爲先論語次之禮運又次之論者倘審夫所言之時有先後則有所言之辭有同異者夫何疑

文有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而直有周公先王之禮未聞其止於杞不足徵也抑杞與宋皆不足徵耶當究其所以不足徵者何也中庸禮運皆不及論語明謂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試以文籍論之夏得夏時殷得坤乾本二國之所均也當夫子定書時夏書僅存四篇商書凡四十篇遭秦火而後散當夫子刪詩時夏詩皆無聞焉商須則因

正考父得於周太師猶有存者及以賢材論之自入
春秋杞之君皆貶其爵或子或伯或侯而竟不得以
公書宋之君則終始以公爵書杞之大夫竟無一人
見於經傳而宋之大夫見諸經傳尤多焉此杞之不
及宋者遠矣故中庸于杞宋之有異論者固宜然當
春秋之末編殘簡斷存者能幾且如正考父之得商
頌本十二篇至此亦存其五他可知已宋之大夫雖
曰多賢昭定而後求其如左師簡而禮者不復見而
推見夫桐門右師之無禮者焉況欲求其老耼萇弘
師襄輩之可質問者固難已然則宋之與杞不過彼
是已先儒所謂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及夫仁孝誠敬
善於此而已故論語及禮運於杞宋之無異論者亦
宜

或問禘之說於天下如指諸掌中庸又言郊社
禘嘗治國如示諸掌則豈特於禘爲然哉

聖經賢傳之間其有章旨同而事目異者惟當究其
理之同而不必較其事之異可也○魯論集註謂先
王誠敬之至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
此故知其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
已即莫深於禘一語而論以專指禘之祭爲然也及
參中庸而論則又何止於禘爲然乎吁祭之爲禮莫

不皆然中庸歷舉郊社禘嘗四者亦豈足以盡之哉
自郊社而推之類禮望徧之屬自禘嘗而推之禴祠
烝嘗祫之類莫不同此道也中庸泛論祭禮故於祭
神祭先各舉二者而槩言之他可知已至於魯論所
載乃或人止於問禘之說夫子直以此而答之反而
證諸中庸正足見聖人之言無不合也要之二章所
指之事雖有詳畧究其理則一而已矣雖然中庸於
郊社禘嘗一以禮言一以義言先儒嘗謂禮必有義
對舉之互文也魯論所謂知其說者其說即此禮義
是已先儒所謂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及夫仁孝誠敬
論語四非四勿而中庸止言非禮不動何歟

視聽言動四非四勿此夫子之說也非禮不動所以
脩身亦夫子之說也非禮之戒本同而何其有詳略
之間哉吁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言無往非動
與物接而後見使其凝然寂然靜而不動則何所視
何所聽而亦何所見哉所以人之一身其事有五皆
生乎動是以魯論之所謂動者自視聽言之外包貌
與思而言之貌者身之動思者心之動也至若中庸

之專言動者蓋包五事皆在其內中庸嘗謂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先儒嘗謂動兼言行道兼法則而言以是知中庸之所謂動者所包豈不廣哉是以濂溪周子專以愼動名篇而論之四言非多一言非寡究其實則愼動而已矣

子不語神而曰祭神如神在中庸又曰鬼神之爲德何邪

朱子集註嘗謂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按此章語字蓋

亦指答述云爾故嘗論有所謂不語又有所謂罕言雅言言語二字有不容於無辨且如祭神如神在是乃門人記夫子祭祀之誠意初非夫子答述之語亦非夫子自言之辭姑勿論至如中庸鬼神盛德之說正與易係鬼神神明之說本皆指言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特則其理而已初未始顯言其事且皆聖人著作之辭初非答述之語與子不語神之說初何戾哉他日季路問事鬼神夫子直拒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卽此一節而觀則夫子之不語神其不見於答述者爲益信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論語孟子

論語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何歟

孔門弟子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當時諸弟子尚知以仁爲問議論人物如子文文子管仲之事皆以仁不仁爲疑以至孟武伯問曰求亦三子亦皆以仁言之然則此時之人心天理尚明夫子止以仁言之可也至孟子時功利日勝人欲日滋孟子諸高弟且不知以仁爲問議論人物者不曰齊桓晉文之事則子則以仁與義對言之此蓋偏言之仁也偏言之則仁自仁義自義仁主於孝而不得包乎弟宜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子乃曰義以爲質信以成之是則有子似謂信未足以盡義夫子則明謂義至是指誠信之信事之已見而得其實約信之信信在事後故義必事先故未足以盡乎義誠信之信信在事後故義必至信而後盡亦宜也論至此極則以有子之言參諸孔孟之說初不失爲互相發而不見其爲兩相背也

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孟子析以爲仁義之實何耶

伊川嘗謂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言仁者不可以槩論也有子之所謂仁專以仁言是有子之所謂仁義與孔孟何以不同

曾晳仲晏子之功否則又以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寧復知有人心固有之天理者甚而楊氏爲我害於義墨氏兼愛害於仁告子以仁義譬栝棬尤足以禍仁義孟子於此安得不以仁義兼言哉如人心人路之說如安宅正路之說此尤不過發明仁義之理耳至於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之說直欲拔本塞源以救當時功利之弊孟子之用心亦勞矣論至此極信乎孟子初非求增於魯論蓋當時有不得已而兼言之也

有子所謂仁義與孔孟何以不同

伊川嘗謂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言仁者不可以槩論也有子之所謂仁專以仁言是

爲專言之仁也孝本屬仁弟本屬義今以仁專言之則包孝弟俱在內也至若孟子之所謂仁以義對言是爲偏言之仁也偏言之則一事仁固不得以兼義事親從兄有不容不析言之矣他日論人之良知良能亦謂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正與此章同一旨也要之事親卽孝之謂從兄卽弟之謂有子以仁統言之者非畧孟子以仁義析言之者非詳其理一而已矣且有子統言仁之本孟子析言仁義之實一本字與二實字尤宜玩味本者從理上說實者從事上說士君子識夫理之本而踐夫事之實未有不自孝弟始

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孟子曰生則惡可已也此二生字正足見其曰本曰實之妙

夫子答子貢以孝弟爲士之次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何歟

孝弟豈易言哉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其爲人也孝弟復能自孝弟而推之忠移于君順移於長達而爲治國平天下之用斯乃盡夫孝弟之道者也倘或徒孝弟於父兄而未能移忠順于君長是豈足爲士君子之至行哉夫孝弟者百行之冠冕而夫子答子貢之問乃以孝弟爲士之次論者莫不疑

有受業之志而其事長之志禮且未至故孟子姑以孝弟之道爲之勉是又聖賢教人之方各因其材而篤焉學者不可不察

孔孟言性同異

孟子言性善楊韓言性之異則爲得之以此論孔甚矣性之難爲言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在豈可以言語形容哉白關洛諸儒分別有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一理一氣判然甚明然以此折孟荀楊韓言性之異則爲得之以此論孔孟之言性則不可也何也孟子所謂性善是謂天理之性明矣孔子所謂性相近未可便以爲氣質之性

故朱子語錄及於論語或問亦嘗以氣質言之至集註乃謂此兼氣質而言也兼之一辭旨矣哉竊原夫子立言之旨以性對習而言習是氣質上來性是天理中出性習二字蓋自商書已舉此對言之矣惟其以性習相對說故有相近相遠之論大意重在相遠二字上相近蓋亦言厥初此理之本同耳要之夫子之謂性相近卽孟子之所謂性善特孟子專以善言者指性之本體蓋從人生而靜之初言之夫子以相近言者蓋從人生而靜之後言之已與感物而動之幾相對而立矣是故孟子之言性爲至微而夫子之特論二書之本旨然也泛而言之習有善惡情與才

言性爲較顯未可遽以理氣而別之也

論語言性言習何不言情孟子言情言才而不言習何邪

言習何邪

論語所謂性兼氣質而言固有善惡之不同然其初本亦甚相近也自其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相去始益遠矣故夫子乃舉性近習遠而言所以深爲善惡之辨正不必以情字言也乃若孟子所謂情與才者正爲公都子歷舉數者之說而爲性善之辨孟子力主人性之本善遂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所謂情性

性與天道夫子非不言也特不載之魯論耳易有十翼夫子之所作也中庸一書子思子述夫子之意併援夫子之言而作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卽天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性而何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天道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性而何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固性也天命卽天道也自誠明謂之

性與夫誠者天之道尤爲言性與天道之明且著者以至易傳有成性存存窮理盡性之論有立天之道形上謂道之論中庸有率性盡性尊德性之語有繼天之命上天之載之語皆所以言性與天道也曾謂夫子果不言乎孟子之書其曰性善曰盡心知性曰聖人之於天道何莫非有得於夫子大易中庸之遺旨論者謂孔子不言至孟子而後言之詳固不可也雖然魯論不可得聞之論子貢豈欺我哉徐攷子貢立言之旨初非謂夫子不言也特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微不可以易聞耳先儒嘗謂子貢至此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又謂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斯言爲得之矣審如是則夫子之言不言正不足深辨

夫子不以仁聖自居而每以不厭不倦言之何與

仁聖之道爲至大夫子雖不以仁聖自居而亦未始不以仁聖自期甚矣夫子之善誘人也嘗觀魯論載夫子之言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孟子又引夫子之言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合而論之爲之不厭即所謂學不厭也誨人不倦即所謂教不倦也學者以此學於己教者以此教於人二章意正相合夫既以吾豈敢吾不能言之是蓋慊然不以仁聖自足矣然學于己也不厭教于人也不倦又何拳拳以仁聖自期邪蓋當時有專以聖稱夫子者有兼以仁聖稱夫子者夫子謙冲退托豈肯哆然當之而無愧哉其辭之也固宜然苟辭之而已矣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聖與仁爲虛位而人終莫能至矣夫子豈忍爲之哉由是一則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一則曰學不厭而教不倦皆所以不厭於己而不倦于

人也不厭於己者不自絕於爲善不倦於人者不絕人之爲善是蓋於人己之間皆未始不以仁聖自期其誘人之心亦至矣況夫子所以誘人爲善之意初不待不厭不倦二語而後見也吾豈敢云者於吾則不能於他人固有敢之者矣吾不能云者於吾則不敢於他人固有能之者矣反覆細玩吾之一辭未始謂仁聖之道夫人所不能所不敢也聖人之心往往處己也謙而望人也切開者蓋亦加所勉夫

子曰不厭不倦何有於我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何

大抵聖人立言垂訓有自遜之辭者有自信之辭者無非所以誘學者之向道也夫以學於己也不厭誨於人也不倦本非聖人之極至而夫子嘗有何有於我之言此蓋聖人爲自遜之辭以誘學者之向道明矣至於答子貢之問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與夫何有於我之諭誠若相反然嘗攷之子貢本以聖稱夫子夫子乃謂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下句固爲自信上句亦爲自遜竊原聖人之心既不以聖自居若復懸然退托過爲自遜則豈不適以阻人向道之志耶於是不得不舉學不厭教不倦以自信

庶可借此以誘進之耳論至此極則他日之自遜也非詐今日之自信也非矜無非所以誘學者之向道也夫子又嘗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章自遜而且自信正與答子貢之問同一揆合此兩章而論益足以知聖人立言之旨而識夫聖人之心

論語曰仁者不憂君子不憂孟子謂君子有終身之憂正謂夫舜人我亦人而我不得以如舜必求如舜而已矣是蓋指在我之憂言之也在外之憂可得以不憂在我之憂不得以不憂此論語孟子立言之不同者實宜且如夫子嘗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云者在我之憂即孟子所謂有終身憂是已憂貧云者在外之憂即論語所謂不憂是已論者即此一語而觀則語孟二書憂不憂之疑可釋然已雖然樂者憂之反也夫子自道則曰樂以忘憂論顏子之賢則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又真憂自外至樂由中出知道君子要當全其在我之樂以釋在外之憂可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又曰君子不謂命何歟

曾論論君子不可不知命者戒夫人不可不通乎命過其人欲之流也孟子論君子所以不謂命者勉夫人不可徒諉乎命將以挽其爲天理之歸也何也此二命字本皆命分之命然其所以爲命分之命有二有從稟氣清濁不齊上論者人之知愚賢否昏明之

類是也有從受氣厚薄不齊上論者人之貧富貴賤天壽之類是也自貧富貴賤天壽言之人力不可得而轉移其間偶有不滿其欲者不得不通乎命而強求此君子之不可不知命也自知愚賢否昏明言之學力所可得而變化其間稍有未盡共理者不可徒諉於命而自棄此君子之所以不謂命也

魯論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又言君子不謂命二書誠若相反然君子之不謂命此正可見其爲知命之君子也何也命者受於天而賦於人也魯論所謂知之者正欲使夫人於天理人欲之間審其是非予曰吾無隱乎爾一章正可見夫子欲無言之大旨再觀孟子論今與楊墨辨一章尤可見孟子豈好辨予不得已之論以爲公都子言之息邪拒詖直以欲承三聖爲心孟子救時憂道之意良可憫已嘗觀予欲無言乃夫子自道之辭孟子好辨乃外人相稱之語是以夫子之欲無言者本其心之所欲而亦有不得遂其欲者不過借此以警多言之子貢子貢果有不言何述之疑遂兩舉天何言哉以警之夫子本心之所欲庶乎少白於當世哉至若孟子之好辨者外人稱之以爲好孟子豈誠好之哉嘗兩舉予豈好辨予不得已之論以爲公都子言之息邪拒詖直以欲承三聖爲心孟子救時憂道之意良可憫已嘗觀予曰吾無隱乎爾一章正可見夫子欲無言之大旨再觀孟子論今與楊墨辨一章尤可見孟子豈好辨之本心要之孟子好辨之說外人語也論者但合予欲無言予豈好辨兩語觀之則皆孔孟自道之辭可見聖賢不得已之心一也

不惑不動心氣象同異

先儒釋孟子者曰四十強仕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即此而論二語氣象似無輕重然嘗思之孔子將聖得乎天縱孟子乃命世亞聖之大才聖賢分量蓋有不侔是以不惑者知之明不動心者是特守之固耳孟子四十不動心正夫子三十而立時氣象魯論集註嘗謂有以自立則守之自非深乎知命者能之乎

予曰予欲無言乃夫子自道之辭孟子好辨乃外人相稱之語是以夫子之欲無言者本其心之所欲而亦有不得遂其欲者不過借此以警多言之子貢子貢果有不言何述之疑遂兩舉天何言哉以警之夫子本心之所欲庶乎少白於當世哉至若孟子之好辨者外人稱之以爲好孟子豈誠好之哉嘗兩舉予豈好辨予不得已之論以爲公都子言之息邪拒詖直以欲承三聖爲心孟子救時憂道之意良可憫已嘗觀予曰吾無隱乎爾一章正可見夫子欲無言之大旨再觀孟子論今與楊墨辨一章尤可見孟子豈好辨之本心要之孟子好辨之說外人語也論者但合予欲無言予豈好辨兩語觀之則皆孔孟自道之辭可見聖賢不得已之心一也

不惑不動心氣象同異

先儒釋孟子者曰四十強仕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即此而論二語氣象似無輕重然嘗思之孔子將聖得乎天縱孟子乃命世亞聖之大才聖賢分量蓋有不侔是以不惑者知之明不動心者是特守之固耳孟子四十不動心正夫子三十而立時氣象魯論集註嘗謂有以自立則守之自非深乎知命者能之乎

予曰予欲無言乃夫子自道之辭孟子好辨乃外人相稱

周而無所事志矣於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卽此而證可見知之明守之固其等級蓋自有間要之孔子自誠而明孟子自明而誠此孔子所以爲將聖孟子所以爲亞聖也

二書言君子諒亮同異

夫子嘗謂君子貞而不諒孟子又謂君子不亮惡乎執先儒以爲亮與諒同然則亮之與諒一也何孔孟之論君子若是其不同與呼諒之爲言信也均矣特夫子以貞諒對言之者貞正而固有義者存是爲信之大者也諒則不擇是非而一於信信之小者耳故君子乃以亮而專言之亮卽信之謂矣無復有小大之辨故直言君子不亮惡乎執者亦宜合而論之以貞諒對言則諒爲信之小節是所謂匹夫匹婦之諒君子之所不可有以亮字專言之則諒爲信之全體是所謂益者三友之諒君子之所不可無然則君子之於信有其所當有無其所當無者將何如亦惟曰信近於義則言可復正當慮之於始而稽其所蔽可也不然夫子何以曰君子義以爲質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孟言王道不同

聖賢論王道之不同蓋其所與言之人有不同耳何則王道一而已矣自其精者而言則爲禮樂之化自其粗者而言則爲食貨之政蓋亦相因而成言其精者非深言其粗者非淺蓋所與言之人不同故爾孔子言王道止言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之屬是皆禮樂之化也孟子言王道止言衣帛食肉經界井田之屬又皆食貨之政也一精一粗迺相遶遶論者莫不疑焉徐而究之夫子之所與言者弟子顏淵也孟子之所與言者齊梁滕之時君也其答弟子之問者正將推原時弊思濟斯民不得不以當代救時之急務告之聖賢立言各有攸當向使夫子之告弟子亦徒以食貨之政言則幾於陋孟子之告時王亦遽以禮樂之化言則近于迂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論者安可疑聖賢之言有不同邪雖然食貨之政者王道之本禮樂之化者王道之文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可也世之爲治者愼勿舉其一而遺其一

夫子舉堯舜傳心之要曰執中孟子乃以執中

爲近之何也

中庸至難言也執之者豈易言哉中無定體因時制宜中本爲道之經而實有權存焉權以中行中因權立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夫子論二帝授受執中之語雖未見其所謂權及叅中庸夫子論舜之大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其兩端云者正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中庸所謂君子而時中是已彼若子莫之執中者以楊子之爲我墨子之兼愛皆不能無過不及之偏故度于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較之楊墨彼善於此而尙未能盡聖人之中道爲其執中

而無權故爾是以近之二字似所以優之而猶所以劣之也執中無權孟子言之明矣反而求之二帝之執中正爲其執兩端以用之而有其權也夫子嘗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其子莫執中之謂與若夫二帝之執中則可與立而可與權者矣談中道者不可不察

孔子論伯夷曰賢人孟子又曰聖人何歟

孔子天縱之將聖視之伯夷不過一賢人耳孟子亞聖之大才也自孟子之亞聖視之則伯夷可謂之聖人矣以孟子稱伯夷之聖者非過譽以孔子稱伯夷之爲賢者非失實蓋各因已之所到地位隨其所見而言也況孟子答公孫丑之問雖與伊孔併稱其皆古聖人也及他日合夷惠伊孔而言則於伯夷不過取清之一節造於聖耳豈可與孔子聖之時者同日語哉至於孔子答子貢之問雖止稱以古之賢人也及答子貢之再問則直許以求仁而得仁仁以理言聖以地言皆盛德之至也合而言之孔子雖止稱其賢而直以仁許之孟子雖直稱其聖而止以清許之是則孔孟評品人物之論初亦無大相遠矣

孔孟於伯夷管仲去取不同

孔子之論人多從寬孟子之論人多尙嚴豈故爲是寬嚴之相反哉蓋古人已行之事論其在已之成效則可以從寬論其爲法於他人則不得不尙嚴也嘗觀夫子賢伯夷之節而孟子言其隘夫子稱管仲之功而孟子以爲曾西所不爲聖賢之論一寬一嚴誠若相矛盾也然嘗思之魯論所稱伯夷之節管仲之功皆就二子本身上言之究其成效伯夷終身之隱節可以正萬世君臣之義管仲終身之相業足以明一時夷夏之分夫子固不得不深與之至於孟子之於伯夷亦嘗稱其爲聖之清而廉頑立懦足以爲百

世之師及論其隘則曰君子不由也孟子之意蓋深
慮天下後世學伯夷之清者未得其清而先得其隘
故必以是警夫人也桓公之於管仲不勞而霸孟子
固嘗稱之且謂五霸桓公爲盛矣及答公孫丑之問
則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子爲我願之乎斯言
也蓋又深病當時惟知伯功之爲務而不復知有王
道故深闢之譬時人不可慕管仲之功而止耳要之
孟子平日稱伯夷之清管仲之伯蓋與夫子未嘗不
合特於伯夷之隘君子不由管仲之功曾西不爲蓋
皆指其爲法於他人者言也然則論在己之成效者
可以從寬不特夫子爲然雖孟子之論亦然矣至於

論其爲法於他人則不得不嚴孟子初非求備于前
人蓋所以有望於今人者不淺也聖賢立言各有攸
當議者未可徒以差殊觀也

孔子稱桓文正譎孟子乃曰無道桓文何歟

孟子所謂無道其事者豈直謂其絕口而不談哉蓋
謂聖門無有舉其事而稱道之耳且如夫子所謂爲
桓文正譎之辨蓋就二君而優劣之彼善於此而已
矣初豈聖人喜談而樂道哉況此二語不過發其心
術之微未嘗指其行事之實孟子謂無道其事豈不

信邪當時齊宣以齊桓晉文之事爲問正欲各求其
事功孟子乃直謂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正所以拔
其本而塞其源孟子救時憂世之心亦勞矣合此兩
章而論之孟子謂無道其事者言無有美其行事而
稱道之也夫子有正譎之辨者未始明指其行事且
初非與予稱道之辭二書本旨蓋本無相戾也厥後
荀董二子亦謂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反而
證之孟子所謂無道其事者豈欺我哉

夫子稱子產爲惠人孟子乃謂惠而不知爲政

何歟

聖賢論人之法有槩論其終身之大節者有專論其
一事之小節者故不同耳鄭之子產夫子稱其爲惠
人且嘗稱其養民也惠此槩論其終身之大節也孟
子謂其惠而不知爲政蓋指乘輿濟人於溱洧專論
其一事之小節也嘗次子產之爲政國人嘗有誰其
嗣之之誦又有民將安歸之嘆其得民心可謂至矣
其相鄭也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之類
蓋皆整然而有條然則爲政之大綱已舉梁橋事之
小者耳此愚謂孔子之許其惠者槩論終身之大節
孟子之不許其惠者專論其一事之小節豈不信與

況夫子稱其爲惠人者亦止稱其惠之之可取耳於惠之外蓋猶有所未至也孟子論其惠而不知爲政蓋亦未始不稱其惠特譏其不知爲政耳語孟兩章之旨正不失其爲互相發而初不見其戾相反特孔子之言多優柔孟子之言多峭直此其論人之頗旨雖同而辭則異也

夫子以思爲無益而孟子乃極稱周公之思何歟

甚矣人心不可以不思特不可恃思而已也夫人心之所以思者有二有窮理之思有應事之思窮理之思有應乎事應事之思務在於行愚意周公坐以待旦之心是卽夫子不如學也之意皆非可徒思而已也曾謂周孔聖人之心思其有異乎

可以爲師患爲人師何以不同

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此蓋勉夫人之爲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是又戒夫人之爲師也孔孟同一道何立言之有不同耶時不同耳春秋之時正學未泯學者觀師道爲過高嘗有慊然不足之意夫子非勉而進之則不可戰國之時異端競起學者視師道爲甚忽每有侈然自滿之心孟子不戒而抑之其可乎是以夫子所謂可爲者蓋勉夫可爲而不爲者也孟子所謂好爲者蓋戒夫不當爲而爲者也可爲而不爲之憂斯道之不傳不當爲而爲之憂斯道之不明立言雖異而其憂道之心則一耳

先儒嘗論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正與魯

論互相發信斯言矣然學記所謂不足爲者不過所學淺而已至於孟子所謂好爲人師者殆恐所學之非正其弊可勝言哉是以不足爲而爲之猶未害也不當爲而爲之此爲患之大者孟子患之一語尤爲學者之所深戒

畏大人藐大人同異

孔子所謂畏大人就人心操守上說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藐之者就人事應接上說惟夫孔子就人心操守上說故畏之爲言勉人不可失於無所憚孟子就人事應接上說故藐之爲言警人不可過於有所憚之勢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吾何慊乎哉當進言頃勿視其巍巍則庶乎志意旬展而言語得盡初豈誠若小人之狎哉曰狎曰藐旨自不同正不必合二書而爲之疑也抑嘗論之藐之爲義於小人之狎固不然於君子之畏得無異乎呼君子之畏大人者平日守身之常法說大人則藐之者一時進言之達權不說則不藐也

狎大人藐大人同異

聖經賢傳之論大人者有以德言者有以位言者魯論所謂大人以德言亦可也以位言亦可也孟子所謂大人專以位言明矣或謂夫子以狎大人爲小人之事而孟子乃曰說大人則藐之何歟吁二大人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大學中庸

二書篇首三在三謂綱領同異

大學之書以學言中庸之書以理言觀其名書之意可見已是以大學首舉三在之目在之云者皆指爲學之工夫中庸首舉三謂之目謂之云者皆釋天理之名義此二書之立言有不同也合而言之明德者天命之性也明明德者卽率性之道也新民者卽修道之教也曰至善者卽性道教之理也止至善者卽

中庸擇善明善之功也自大學而論明明德在已新民在人止於至善一語結其末所以見上二者皆當止於善也自中庸而論率性之道在已脩道之教在人天命謂性一語開其端所以見下二者莫不出於性也然則大學三在之目自二而一者也中庸三謂之目自一而二者也其爲綱領則一而已且二書大旨一主於誠在大學曰誠意在中庸曰誠身此一誠字尤爲二書之樞紐也

中庸言性大學不言性而言心

子思作中庸以性言而曾子之大學乃不言性而言心此蓋曾子時未至於子思之甚曾子尚可畧言之也夫自舜禹授受執中之要惟主乎心至商書始有恆性習性之說商之時殆已不及舜禹矣迨夫曾子作大學僅以心言猶有舜禹授受之遺意降而子思之時天理日晦徒言心不足以遏人欲之橫流故於中庸一書首末言性爲最詳夫豈子思喜談而樂道哉蓋時之變爲之也何也在子思時正當戰國之初天下言性之弊已萌有不待告子公都子而後發此

子思不得不極言性學之本原以示夫人若曾子時尚無此弊言心足矣又何以言性爲哉要之中庸言性者非詳大學不言性而言心者非畧曾子思易地則皆然

止至善擇善明善同異

止于至善乃大學中一大綱領擇善明善亦中庸中兩大節目夫善者天理純粹之稱其理一而已矣特所以曰擇曰明曰止則不一焉析之爲二則擇善明善者入德之初止於至善者造化之極其條理自有始終然始焉擇善明善者此善終焉止於至善者亦此善正所謂二而一者也析之爲三則擇善者學之初明善者學之中止善者學之終其工夫自有淺深

然始子擇善中於明善者此善終于止善者亦此善
正所謂三而一者也善之爲善其見于人事者縱萬
不齊而其本于天理者未始不合於一也況中庸所
謂明善則以爲誠身之道所謂擇善則以爲誠身之
事至於大學之止於至善蓋亦以誠意爲先然則中
庸之擇善明善主於誠大學止於善亦主於誠君子
要當以誠爲貴

愼獨二字何不發于夫子而發于曾思

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曾思之於夫子蓋同
一道也庸學之於論語同出孔氏一家之書載論語

者學庸不重述載庸學者論語不復出三書互見交
相備也且大學所謂愼獨出傳第六章章末以曾子
曰斷之是蓋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中庸所謂愼
獨出第一章章首初不指爲何人云是蓋于思述所
傳之意以立言然則愼獨二字雖出于庸學之書而
亦初於曾思之所言蓋本曾思之徒述先聖所傳之
意而記宏知其非發于先聖平日授受之辭議者但
當一以孔門傳授心法視之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
庸皆夫子所傳之微旨而不必强爲之辨

中庸戒懼愼獨自爲二事大學止言愼獨而不

及戒懼何歟

大抵善觀聖賢之書者惟當求其大體之同而不必
較其小節之異則辭雖異而旨實同也○二書詳畧
有異者是特其小節耳求其大體則二書固未始不
同也何也中庸以誠爲一書綱領而大學亦以誠爲
一書樞要是以愼獨誠也戒懼亦誠也君子特患其
未誠耳苟致其愼而誠若于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
地既能加愼則于己所不覩不聞之地又安有不知
所戒愼恐懼哉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果能
此道矣戒懼雖不及言而戒懼在其中矣況中庸首

章雖先言戒懼而後言愼獨然以二莫字觀之則愼
獨之工夫爲最要故朱子章句曰君子既常戒懼而
於此尤加謹焉或問亦曰既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
則是無處而不愼矣又言愼獨則是其所愼者尤在
於獨也至於篇末引詩先愼獨而後及戒懼者蓋先
從其要者言之耳即此而論則大學專舉愼獨而不
及戒懼者蓋亦姑舉其要而言之也

誠意誠身同否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凡聖經賢傳之所謂誠同此道
也大學以意言中庸以身言特其工夫不免有淺深

之間耳何則意者心之所發也自其心之所發既主於誠由是而正心由是而脩身然後可及于齊家則誠意之工夫其用力尙深也至于誠身云者直指其身之所履而言由是順乎親卽所以齊其家則誠身之工夫其用力較淺也然其用力雖有淺深之間而其成效則二者實相爲之後先世固未有意不誠而能誠其身者亦未有身旣誠而不能誠其意者要之誠身本自誠意人誠意者始條理也誠身者終條理也誠身乃學者之極功誠意乃學者之先務且大學誠意自致知始中庸誠身自明善始明善蓋出於致

知致知卽所以明善其本一而已矣究二書所以言誠者愼獨乃其大要此又學者不可不察

中庸達道五而大學止言孝弟慈及老老長長恤孤卽所以爲慈也治國齊家同此一道自孝弟慈而推之事君事長使衆之方皆自此而出自老老長長恤孤而充之與孝與弟不倍之教皆自此而著正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究至於極則天下之達道五所以並行而不悖未有不自孝弟慈以爲之本也曾謂大學所謂孝弟慈及夫老老長長恤孤者果止于父子兄弟之道與況大學所謂止仁止敬止信與止慈並言之則君臣朋友之道蓋與父子之道無不有所止也所引詩宜其家人與宜兄宜弟並言之則夫婦之道蓋與兄弟之道無不有所宜也特大學所言者散見于一書之中不若中庸之會于一耳

大學孟子

大學八條目孟子止言其半何耶

大學八條目正心以上五者皆所以脩其身齊家以下三者皆自吾身舉而措之耳八者之中身爲之本故大學有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孟子正爲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徒徇其末而失其本故歷舉其本而以身言之正大學所以脩身爲本是已中庸有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正與孟子此章互相發人特患不知以修身爲本耳倘知以脩身爲本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其已分內事何待枚數而條舉哉中庸孟子皆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夫苟明善而誠身則前四者之工夫皆在其中矣

大學八條目正心以上皆脩身之本也齊家以下乃脩身之效也脩己治人之條理具見於是蓋卽大學之道而貫爲學之始終言也至於孟子所論蓋因人有蔽言皆曰天下國家徒求治人之效而不能究夫

脩己之本故孟子從而曉之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使能反而求諸脩身之道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自可不言而喻矣聖賢君子著書立說各有攸當大學之舉其全者非詳孟子之舉其半者非略其揆一也孟子歷究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者正與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者互相發耳初何詳略之辨哉況孟子初未始明援大學之條目身之一節足以包上四者較之大學僅舉其半初未害也至于韓公作原道明引大學之辭而獨畧于致知在格物一語君子不

免有遺議焉後之論者竟謂孟子之舉其半毋若韓公之遺其二

大學脩身自正心始孟子乃必待存心養性而後可以脩身何求詳與

孟子此章正與大學脩身以上數節工夫辭雖異而旨實同夫知性者格物之謂盡心者致知之謂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心養性蓋卽正心誠意之學非誠非正則果能致其存養之力乎惟其存心知性而有物格致知之功存心養性而有正心誠意之效由是而脩身俟命不難已大學止言學者工夫

源信有得于曾子矣

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何耶

心一也而其所以正之者不一也大學所謂正者無所偏似之謂孟子所謂正者有所預期之謂一善一否昭然甚明故晦翁于孟子集註既舉預期二字以爲之釋又舉戰不正勝以爲之證且明謂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要之大學之所謂正心者不可無孟子之所謂正心者不可有故大學以正心爲先務孟子以正心爲深戒語意各有在耳

中庸孟子

天命謂性與命性性命之說同異

范太史嘗曰中庸所言者性命之本故先言天命孟子所言者性命之末故先言人事愚嘗即是而推之中庸天命謂性一語指言理之所自來性之所從出固所以推原性命之本也孟子以聲色臭味安佚五者則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於仁義禮知天道五者則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皆自性命之學而剖析之斯言豈不信哉是故中庸直從天命上說來而未涉于人爲是命也命之命蓋所以推明性命之本也至于孟子之所論蓋就人事上說將以剖析夫性命之理而明性命之學此孟子所以言性之功爲至大也

率性盡性知性養性同異

性一也曰率曰盡曰知曰養則不一焉率者循是理而無所違盡者全是理而無所闕知者窮夫理而無

所蔽養者足夫理而無所害自中庸而論盡性爲上
率性次之盡性誠者之道也率性者誠之者之道也
自孟子而論知性爲上養性次之知性者誠者之道
也養性者思誠者之道也合而言之盡性知性誠明
者之事率性養性明誠者之事後之學者由率性而
盡性由養性而知性皆所以自明誠而誠明及其成
功一也

盡心盡性同否

孟子之學得之于思利豈有異論哉夫性者人所受
于天之理而心乃所以具此理者也故先儒嘗曰自

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又曰性者
心所有之理心者理所會之地蓋以心與性之理一
而已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謂夫人之能
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故爾然則孟子雖以盡心言
其實正是盡其性耳盡之云者皆不過知之明而處
之無不當也孟子盡心知性云者正與中庸主誠盡
性之論互相表裏發中庸之所未盡曾謂孟子求詳
于中庸而立爲異論乎吁言之誠是矣然中庸一書
始末惟以性言而未始一語及心孟子乃往往以心
性對言何哉蓋子思時天理尚明言性足矣又何必

兼言心哉至孟子時天理日晦徒言性不足遏人欲
之橫流故孟子直以心兼性言之庶乎人皆反之于
其身知吾有此心則知吾之有此性心既盡則性亦
盡矣是故中庸所謂盡其性者此其字猶曰對人物
而言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此二其字皆指
其人而言其心其性云者正言人各有其心有其性
我固有之而非自外求也然則曰心曰性之理人皆
不可不求所以自盡是又窮理盡性者不可以不講
心性之理則一而其所以盡之者則不一焉何則聖
賢君子性學之論有以其知言者有以其能言者中

庸嘗謂愚不肖之可知可能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
正以知能言也今觀孟子所謂盡其心者以所知言
也中庸所謂盡性者以所能言也何以言之孟子明
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兩語之中
三以知字言之則其以所知言者明矣中庸明謂唯
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至于能盡人物之性四語
之中六以能字言則以所能言者又明矣知者知此
理也能者即所以行此理也昔朱子嘗合是兩章而
明辨之矣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又
曰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此即前所謂

一知一能者矣能卽所以行之也謂予不信敢請質之朱子

中庸曰誠之者人之道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其旨同否

嘗攷朱子釋中庸曰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釋孟子曰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合而論之釋思誠者欲其無僞欲字固所以釋思字也釋誠之者亦曰欲其無妄是乃誠之卽所以思誠也明矣且下文嘗謂誠者不思不勉誠之者擇善而固執是則誠

者不思而誠之者固有思矣苟無所思則何所擇哉及其擧誠之之目五思居其中學問辨行蓋皆以思爲之主然則誠之雖不曰思而思在其中矣要之中庸以誠之言者止就天理上說其旨頗微孟子以思誠言者直從人心上說其旨尤切究其道則一而已矣孟子旣引中庸成說而於此特易一字從人心上說正欲使學者知所用力耳初豈求異師說哉

二書所謂知仁仁知不同

嘗聞程子曰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當觀文勢上下之意又曰凡看文字先須要曉其文義然後可

求其意義於此深得觀書異同之要矣按孟子中庸二書之言知仁仁知誠若事若類而辭相反者然自其文勢觀之孟子上文謂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中庸上文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味其辭旨蓋皆先己而後人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成己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二書實相表裏互明知仁仁知之體用也及卽其文義求之孟子上文承聖則吾不能而言蓋出聖人之謙辭中庸承誠者物之終始而言蓋指天理之極功故子貢之謂知仁者各指學與教言是乃脩己治人之始條理也子思謂仁知者己與物皆以成言是乃脩己治人之終條理也然則二書之言知仁一原其始一要其終始終條理又各有體用者存此二書本互相發而非可以相反疑也

達道先君臣人倫先父子何歟

中庸所謂達道蓋因答哀公問政而言旣謂之政則必自天下名分之大者始故以君臣爲之先孟子所謂人倫蓋因舉司徒設教而言旣謂之教則姑自人心恩愛之切者始故以父子爲之先也何也教所以導夫人也姑自人心恩愛之切者爲之始良知良能

固有之天易爲感發則由是而斁教夫奚難父子之倫既叙推而達之五者之倫無不叙政者所以臨夫民也必自天下名分之大者爲之始至尊至嚴一定之分不可踰越則由是而立政夫奚難君臣之道既明推而致之五者之道無不行矣周易序卦乃又先之以男女夫婦而後次之以父子君臣何歟蓋易自天地萬物言之原人道之所從始故與庸孟二書以政教言者有不同也

孟子稱舜爲大孝孔子稱武王周公爲達孝大與達同否

孟子稱舜盡事親之道則謂之大孝中庸載孔子稱武王周公則謂之達孝夫孝行一也曰大曰達抑有別也編攷孟子所謂大孝者天下之人皆化之而爲孝也中庸之所謂達孝者天下之人皆稱之以爲孝也嘗攷孟子稱舜之大孝者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底豫由是而天下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集註謂之達孝矣故中庸稱舜大孝之下兩以大德稱之前章而論其稱舜武之事迹曰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以此爲孝蓋舜武之所同特有德爲聖人一語未合豈不以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歟至此則舜之大孝殆有優乎武王之達孝矣故中庸稱舜大孝之下兩以大德稱之前章又嘗以大知稱之一則曰大二則曰大之爲義大矣哉

卷一

二頁九行存原誤首　七頁三行此例原作論者

八頁五行答原誤達十二行五原誤吾　十一頁十六行惜原誤美

卷二

九頁十九行涵原誤淵　十七頁十八行得原誤行

卷三

二頁十五行上及字原誤乃　七頁十五行論原作道　九頁二行理十九行偏均原關　十頁七行長乎　九頁十行上德字原誤道　十頁十五行未原誤所　十二頁八行章原誤前　十五頁德原言下其字原誤以八行能原誤與十一行利原誤勉　十六頁十二行負原誤資　六頁十三行德原誤得惠聖之下當脫人字　八頁二行乎原誤有　十四頁四行謂原作爲　十六頁十二行易原作不　十七頁五行坤上原脫以字

卷四

三頁二行非原脫十三行惠原誤連　五頁八行類原誤此　八頁二行乎原誤有　十四頁四行學原作問　十六頁十二行易原作不　十七頁五行坤上原脫以字

卷五

二頁六行始原誤姑七行如原誤知　四頁七行謂原作爲　六頁十三行欲原作從七行推原誤權　七頁五行字原脫　十一頁五行枚原誤殺十六行如原誤始　十四頁第五行前當有脫文

卷六

三頁十五行紐原誤紃　四頁三行性上原衍是字　五頁五行此原作且　六頁八行依下者字原作孚　九頁十行上德字原誤道　十頁十五行未原誤所　十二頁八行章原誤前　十五頁德原言下其字原誤以八行能原誤與十一行利原誤勉　十六頁十二行負原誤資　六頁十三行德原誤得惠聖之下當脫人字　八頁三行舉原誤學十四行歸原誤作　十二頁十八行然原誤言

卷九

九頁十一行而原誤則

卷七

三頁四行則原誤之　四頁一行性原誤情　九頁一行借原誤倡

卷八

一頁九行於原作與　二頁十二行德原誤得惠聖之下當脫人字　八頁三行舉原誤學十四行歸原誤作　十二頁十八行然原誤言

卷九

二頁二行甫原誤有　七頁三行往原誤陛　十二頁三行貢原誤首　十四頁九行求原誤未十四行後原誤本　十五頁十七行大原誤人　十七頁十行近原作甚

卷十

一頁十行公原脫　五頁三行程原誤孟十七行自然原誤息自　十二頁二行祠原誤祀三行祫原誤矜十七行凝原誤疑

卷十一

四頁十五行靜原誤動十七十九兩行理均原作地

五頁十二行而原誤何　六頁八行理原作地七頁二行窮原誤論　十頁三行身原誤日四行我原誤在　十二頁十七行思原誤忍十八行有原誤眞頁　十三頁九行上貞字原誤直下貞字原誤眞十四頁六行子原誤孟十一行法原誤治　十八頁二行謂原誤爲

卷十二

三頁六行止原誤至　四頁十二行朱原誤君　十一頁一行足原闕　十四頁十九行二十行恩均原作思　十六頁六行人下原衍兩人字詳原誤註

序文首葉六行鏗然据莊子當作騞然

卷一　十八葉五行有當作者

卷二　三葉十五行有當作與　十二葉十四行方當作將　十五葉十六行得下以字當删　十七葉十行幾誤凡

卷三　二葉二行間當作固　三葉二行言當作焉九行政逮下脫大夫二字　十葉十三行其當作爲　十二葉七行乎當作與　十三葉十二行已當作其　十八葉五行○當去

卷四　五葉十一行安當作未　七葉十三行設字衍　九葉下當有今世二字　八葉十三行聽誤思　十三葉九行已誤以　十一葉十一行敬之當作末行之得當作爲得　十五葉十行誠誤聖敬子

卷五　二葉十八行至誤止

卷六　三葉九行同當作必　十一葉九行誠誤聖十八行誠乎聖當作成乎聖　十二葉十九行下字衍　十六葉十一行親舅友親者主於睦宗室故下文明謂十六字當移在十四行主於下

十八葉二行舉當作居三行此誤首　二十葉四行爲下衍之字九行論下脫之字十五行夫當作也

卷七　四葉十六行要在誤要之　六葉五行浩下脫然字　十一葉十五行稍縱疑倒　十二葉十六行不言仁義禮智當作不言仁禮義智　十七葉七行盍字疑衍　十四行一當作以　二十葉十六行變誤炙

卷八　七葉九行隘與不恭當作君子不由　八葉十行而自暴自棄當作自暴而自棄　十二葉六

行予字衍　十四行能當作知　十五行西誤而　十八行而當作無　十三葉九行蓋當作宜　十二行爲當作如

卷九　五葉一行遠下於字　十五行必下其字均衍　六葉十三行丑下脫問字　七葉四行禮誤理　八葉九行果字疑衍　九葉七行而下疑脫必字　十葉八行窮下脫而字　十一葉九行夫當作賊　十三葉十六行數誤數　十四葉十一行指誤持　十五葉十一行嚴下乎字　十四行制下者字均衍　十九行論誤喻　十六葉十一行政誤征　十七葉十行遠者當作遠也

卷十　四葉十行庸下疑脫在字　五葉十行作猶　十葉十五行聞當作知也　當作不　十七葉十一行之當作俱　十九行似誤以行　十一葉十行尚當作祫下文祫字刪

卷十一　十葉五行兩得以上刪得字下刪以字　十九葉一行之下衍一之字

卷十二　三葉十六行於當作非　七葉十三四行君子二字八葉十三行曰字均衍　十四葉二行若類當作相類

戊午冬月胡思敬覆校

此書初栞於溪山家塾其自序云强學待問需者分內事也填科場未興文臺以經史疑爲課習愚生平辯嗜研究之學庠序書考有問必對科目行首以四書設疑案以經史發策公試私課時與門生兒子相講肄積而之久纂帙滋繁暇日因取新舊稾合而爲一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問舉其綱答提其要往往首尾有未完脈絡有未貫結存大畧耳編成總題曰待問集時至治改元中和日觀此尚有經史疑不傳此特集中一種是書引類曲暢多本諸新安集註足徵集註之精朱子成書於宋罹道學之禁至是天

下乃大尊信咸宗其說此爲元時科目文體承宋經義之變有明乃別爲制藝之文則以發問易盡久則互相剽襲勢不得不再變耳雖爲試課之作然於四書疑義發揮殆盡惜不得讀其全集而觀經史諸疑也卷首有渝黎立武汚水李應星文二篇乃序待問集者虛寮先生亦有序待問集文一篇並不錄丁巳十一月南昌魏元曠跋并校

右書與王氏經疑貫通同一機杼而縷晰條分較王氏尤爲詳盡原鈔傳自錢塘丁氏卷一有自序一則編在目錄之後魏氏倒去但於跋尾中見之非是黎李彭三先生之文傳於今者蓋寡今並補入用存溪山家塾之舊三先生與作者同時　四庫總目全據其序文立說去此則不能通矣戊午三月胡思敬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32
作者=
页数=770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